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35-3



24396/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四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四)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

史緯三百三十卷(四)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一百十七

南齊書六

列傳

巴陵王昭秀

德嗣不封
自是正論
但厚於齊
明有局連
合達君

巴陵王昭秀，文惠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維也。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郡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東晉南遷，事移威絕，近郡名非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龍子，苟中私愛，有乖訓誥。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非古聖明。御寓禮傳，竊謂畿內限斷，宜遵舊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與弟桂陽王昭粲俱見殺，身之不保。」

明帝諸子

江夏王寶玄，明帝第三子也。東昏即位，爲南徐兗二州刺史。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怨望，因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平。平亦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伏分部軍衆，乘八棚與手執絳麾，隨慧景至京師。往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名得朝野投寶玄者，

東晉此事
明白

此亦可取

帝令姚之曰。寶玄尙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部裝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聞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都陽王寶寅。明帝第六子也。封建安王。爲車騎將軍。鎮石頭。雍州刺史張欣泰。起事於新亭。前南譙太守王靈秀。馳往石頭。率城內將吏。去車騎。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匿三日。乃詣草市。市尉以聞。帝迎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困。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不自由。帝笑。復其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都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二

裴叔業

裴叔業。開喜人。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上疏曰。咸都沃壤。四塞爲固。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登。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略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獵山源。料度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建武二年。爲徐州刺史。虜主寇河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若侵伐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豫州刺史。永泰元年。叔業率東海太守孫令終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州刺史城百

二十里。僞刺史孟袁拒守。叔業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遣軍主蕭瑱。分攻龍亢。成卽虜馬頭郡也。僞廣陵王平軍至。瑱拒戰。不敵。叔業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

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將劉藻。引兵至。叔業迎擊。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械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大將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叔業還保渦口。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數誅大臣。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南兗州刺史。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將上表辭。朝廷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三

疑其欲反。叔業兄子植。屬並爲直閣。應禰至。葉母奔叔業。言朝廷必見掩。葉徐世樹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蕭衍。衍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京師。而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春。詔遣豫州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蕭懿。將軍西討。次小岷。會叔業病死。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虜遣楊大眼率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入洛陽。

崔慧景

崔慧景清河人太祖受禪以慧景為梁南秦二州刺史世祖即位轉司州刺史高宗建武中遷度支尚書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加侍中帝誅戮將相慧景自以年宿位重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授慧景平西將軍率軍征壽陽將發帝長因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曰此頗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閣將軍慧景嘗與期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遣左右余文典說之曰朝廷任用用草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爵衛亦不知戚人何時君此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

史籍

卷之十七

四

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時廣陵王長史蕭寶司馬崔恭祖守廣陵恭祖慧景宗人慧景遣人告之恭祖口雖相許心實不同與實謀為拒守計及慧景至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嘆息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勸慧景遠襲之慧景遣軍主劉靈運同行突入慧景繼至遂據其城使覺領兵八千趨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失望欲拒之沈休復曰推護軍威名既重相與唇齒忽中道立兵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舉千蟻燭為烽火以應覺俟二日慧景率大衆濟江來寶玄向京師以覺為前鋒恭祖

次之慧景為衆軍節度帝以右衛將軍左典盛督水陸衆軍追驍騎將軍張佛護血閣將軍徐元稱據竹里為數壘相應寶玄遣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絕佛護曰小人奉命於此創立小皮殿下還朝但自直過逐射慧景軍因合戰覺所領皆伶楚者戰輒行不火食以數觔穀酒肉為軍糧每見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得食以此饑困元稱欲降佛護不許壘破佛護見殺元稱降慧景至臨沂縣令李王之發楊斷路慧景殺之臺遣中領軍王榮據湖頭築壘上帶藩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欄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慧

史籍

卷之十七

五

景從之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噪臨之臺軍驚散左典盛率兵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軍入樂道恭祖率輕騎突進北掖門官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典盛逃淮清秋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盤不赴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斬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稍安慧景稱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費費用功力不從慧景好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豫州刺史蕭懿率

子美未末
人

軍自掠石濟岸，頓越城東，火城中鼓噪稱慶。恭祖勸善景，
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虛。
敬不許。恭祖請自擊義師，又不許。而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
渡南岸，義師進戰，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
軍馬退，開行阻。恭祖於東宮掠得女妓，覺過奪之。由是忿
恨。恭祖夜詣崇降，衆情離散。慧景將腹心數人潛通諸軍，不
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盡，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賊衆潰散。圍
城凡十二日。慧景單馬奔塘浦，門人太叔榮之爲戍主。慧景
投之榮之斬其頭，內船盤中，擒送都。恭祖善馬，稍氣力，絕人。
討王敬則與左與盛軍客袁文贖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
史壽 卷之一百十七 六
忝馬終彩，手刺倒敬則，故文贖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
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與盛，帝以其舅，使謂與盛曰：『何容
今恭祖與文贖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殺之，覺亡命見
執伏誅。覺弟假爲始安內史，藏寶得免。和帝以爲宰相將軍，
假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
子者，江夏王與陞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
同方。江夏先帝之子，陞下之兄，所行之道，卽陞下所由。如此
倘弗恤，其餘幾何哉？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
則天下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幸小民之無識耳。事
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冤，伏承聖詔，已有褒贈。

此臣狂陳之罪也。臣不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恩，而曲陞下
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背
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寔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
可明昭得矣。然未嘗陞下，亦是人臣，而不與軍復奉人臣，逆
人君。嚴兵勦卒，方指於象魏，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親息
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
開泰矣，而死於社稷，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於陞下世矣。臣
謹案鎮軍將軍臣顗，自宗室之親，股肱之重，中領軍臣衍受
帷帳之寄，副宰相之尊。同知先臣股肱，江夏王濟王室，天命
未遂，王公與匹而不爲陞下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也。不知
史壽 卷之一百十七 七
而不言，乃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
爲見殺？陞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
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
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難，行權無玷純節。今如
今日，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死，
猶願陞下獲申先臣何則？中之則天下伏不中之天下之人，
北而而事陞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亦何待
陞下屈申以爲褒貶。小臣倦倦之愚，爲陞下計耳。臣之所言，
非孝於父，實忠於君。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
爲多忌。公聽並觀，申人之冤，垂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

臣以爲易詔報曰具卿寬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良

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者也陛下無以向隅之悲而傷滿堂之樂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使侍萬一天聰昭然則沈族燔身人以爲難臣以爲易詔報曰具卿寬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良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諡假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夢見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圖義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遂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爲老婦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爲陽事不果故泄彼則通光顯達慧景之應也

史籍 卷之十百十七 人

張欣泰

張欣泰與世子也興世據雍州還泰見錢三十萬芬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步兵校尉欣泰性和雅交結多召素下直輒遊園池者鹿皮冠納衣錫杖扶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豈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教欣泰甲仗廉察欣泰伴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告世祖世祖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當處以清貴除正員郎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前

史籍 卷之十百十七 九

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戰必見危今日此行勝旣無名負誠可恥彼衆所以爲用者徒利賞逼威耳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果敗從隨王子隆泰軍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典籤密啓之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園下面接松山負弩射雉恣情閑放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虜旣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恐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誇大實懼我蹶其後耳今若告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遣欣泰至城下具述此意虜果引退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不足爲武敗則盡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不加賞蕭衍起兵以欣泰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時少帝昏亂人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譚太守王靈秀直閔將軍鴻選合德主帥奇勳直後劉靈運等密謀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鄆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於座斫元嗣頭又行明泰破其腹蟲兒手指皆墮居上踰牆出法珍走還

臺王靈秀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唱贊至杜姥宅
欣恭開事發馳馬入宮與內事必見委因行廢立俄而法珍
反閉門上仗不用欣恭鴻運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眾尋散
事覺詔收欣恭等皆伏誅欣恭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
年裁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曰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亦可得方伯死時四十六

文學

丘靈鞠烏程人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
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朓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
或復如此也遂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父靈鞠獻挽詩有云

史

卷之十七

十

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帝甚嗟食太祖禪讓使靈鞠掌
策兼知國史營遠東諸司徒褚淵別淵不起曰此足疾更增
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
餗其強切如此不修威儀唯取歡適世祖即位領東觀祭酒
靈鞠曰人居官顧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
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家江
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僕渡江妨
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鞠不治家業好飲酒臧
否人物在沈淵座淵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
如我未進時言達於儉靈鞠宋世文章甚盛入齊頗減王儉

詩法華口
成金今
目正如

成續而上
於今則有
備也

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大中大夫卒子通字希
範仕梁拜中書侍郎辭采麗逸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低
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下彬字士蔚濟陰人父延之為上虞令令彬太守孟顗以令
長裁之積不能平脫憤投匭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憤耳
今已投之矣卿以勲門而傲國士乎拂衣去彬陰後有才而
與物多忤宋末四貴輔政衰榮等雖敗而沈攸之尚存彬猶
以高帝事無所成謂帝曰比聞謠曰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
不在日代哭列管警鳴死戚族公頗聞不服者衣也孝除子
以日代者字也列管肅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藉與高祖書

史

卷之十七

十

敗也高帝不答及彬退笑曰彬自作此後於東宮謂高帝曰
殿下居東府以青溪為鴻溝青溪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標
詩云誰謂宋遠跋子望之大忤旨積歲數年作枯魚賦以
意後為南康郡丞好飲酒放浪形骸仕既不遂著書益顯
等賦以指斥當世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或謂曰卿都不持
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變豈復是擲子之
拙吾好擲政極此耳為後建太守卒時有廣陵高爽傳學多
材孫抱為延陵縣真謂之抱了無故人之懷抱形體肥壯
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曾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
詎央劉備為晉陵縣真經途造之殊不相接候而真代備為

縣。請迎贈甚厚。與受餉。答書自稱高晉陵人。問其故。與曰。劉
蔣。伯晉陵令耳。何關真事。有人與與書告。云。比日守羊園
苦。與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耶。其作此答依

丘巨源。蘭陵人。為南臺御史。率與還家。桂陽王休範。以巨源
有文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救起復還都。
桂陽起兵。詔巨源接符檄事。平巨源望封賞。不獲。與書令
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聞於量事。將謂丹誠感達。賞報屆期。
豈虞寂寂。忽焉三貽。議者必云。筆記賤技。非殺活所待。開勸
小說。非判判所寄。然先聲後實。軍國舊章。固非胥祝之伶佐。
巫匠之流。匹矣。昔日奇兵。幾起呼吸。雖凶渠即判。而人情更

史

卷之一百十七

主

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替胡越。奉迎新亭者。士
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聞。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
畏。其可論一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刀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
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雖有緩急。
順逆獨斷。以決成敗。當崩天之勢。抗不測之禍。其可論二也。
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摘輪振藻。非為
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強盛。勝負難測。羣
賢怯不樂。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以羽檄之難。必須傑筆。羣
賢推能見委。則民宜以才賜列。其可論三也。竊見募賊賞格。
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李恒鍾與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

才得是

釋然。而吳邁遠伏族誅之罪。議罰則。操筆大戮。而操戈無害。
論賞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可論四也。且邁遠爵辭可
云。侵慢放筆出手。卽就壘粉。民作符檄。抵暴罪狀。使桂陽得
志。民且身首報裂。嬰孩脯膾。其可論五也。往年戎旅。萬有餘
甲。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者。一介狂夫。可謂
寡矣。徒關救旨。空然泥沈。詎其荷版從戎。皆是白起操旗遺
書。必非魯連耶。迅足馳烽。旆之機。逸翰赴眉羅之會。既能陵
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餽。遂乃羣之溝間。
如蟬如蠅。擲之度外。如土如灰。結綵帟。戰無拳。無勇。並隨資
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勝何

史

卷之一百十七

主

如彼。既非草木。何能研弊。巨源竟不被申。建元元年。為尚書
主客郎。除武昌太守。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為餘杭
令。沈攸之事。起太祖使巨源為尚書符。荆州巨源又望賞。與
意常不滿。後作秋胡詩。譏刺明帝。見殺時。會稽孔廣孔道。以
才學知名。廣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不
須來。來則莫聽。去張緒數巾車。詰之。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
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遠抗直。有才藻。謝淪遊會稽。還父莊
罔人。東見孔道。不為武陵王東曹掾卒。又有虞和。少好學。居
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危坐達旦。官至廷尉。

物不成人
如此家書
何以能佳

王智深、琅琊人爲太學博士。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襄實事，上遺左右謂約曰：『二帝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記，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成書，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召見於齋，明發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勅索其書，智深遷竟陵王參軍，坐事免。家貧，無人事，嘗饑，五日不得食，掘草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分其衣食，卒於家。

王摛，剡人也。尚書令王儉，實集才學之士，類物隸之，謂之隸。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事唯盧江何憲爲勝。賞以五花單白團扇，憲坐簾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辭甚華美。舉坐擊賞，摛命左右抽葦，手自擊扇，登車而去。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摛問無不對。』爲林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儼有寵，兩宮婦弟紀法微爲之請，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儼謝之。明日見代，承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曰：『是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爲尚書左丞卒。』

陸厥字韓卿，閩之子也。遷後軍參軍。永明末，沈約謝朓王融以文章氣類相推轂，時周顒善聲韻，約等文皆用官商，約制

韻以平上去入爲四聲，宋書謝靈運傳後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古今文人，多不全了，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謂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音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聞此事，而云斯秘未覩，近於誣矣。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命篇惜於虛實，擷句差其音律。范又曰：『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聞與理合，則美詠清吟，辭章調韻，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言。夫思有合離，前哲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能無。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自云遺恨。且文非絕技，未免遺恨。辭卽合作，尚有譏彈。君子苛求絕技，使遺恨掩其合作，何如恕於譏彈，使合作畧其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嚙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至於掩瑕藏疾，合少離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爲不知。斯曹陸所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夫以有病爲悔，必知無病之美，引其不合爲恨，將誣相合之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事情而

緩於章句。事情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離多。義在於斯。必非不解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東都。無妨於咏史。平子羽獵。不累於惡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并賦猶日不獻。一人之思。迅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官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云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官商之音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音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自古辭人。豈不知官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謂此秘未親者也。夫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

史

卷之一百十七

太

虫不得頓相乖反。子野操曲。雖無失調之聲。陳思作賦。有似兩人之手。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坐。誅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人。父慶緒。爲梁州刺史。父慰祖。料得假貸文疏。謂族子絃曰。彼有白常見。無吾何言哉。悉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有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卷。慰祖未嘗辭。爲始安王行恭軍。遙光好恭。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非朝望不見也。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省中會集。

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酬據精悉。一庵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價四十五萬。或者云。寧有減不。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又曰。君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如何。慰祖曰。是與君欺人也。少與江祀劉渢。善及祀。爲侍中。常來候之。慰祖不往也。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時渢爲恭軍。謂之曰。卿有老母。何以在此。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年三十五。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回。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麓。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可寫數本。付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

史

卷之一百十七

七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人。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冲之以爲疎畧。乃更造新法。奏之。孝武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遷謁者僕射。宋武平關中。得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太祖輔政。使冲之修之。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北人索駿。驍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於樂遊苑校試。駿驍頗差。辭乃焚之。晉杜預造欽器。三改不成。竟陵王子良使冲之造之。與月廟不異。文惠太子見冲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二器。施機自運。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

里不勞人力子輒之少傳家業究極精微有入神之妙當其
 精思雷霆不聞也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勉呼之乃悟冲
 之所改何承天曆時尚未行梁天監初勉之更修之於是始
 行焉位至太府卿史臣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拙而為論畧
 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逸托辭華曠疎慢閑緩背古之病典正
 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由盛運而出也次則縝事比類非
 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
 引直為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
 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提調險急雕藻流麗傾
 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紫紅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史籍卷之一百十七

太

種作

良政

太祖承宋氏奢縱恩振民瘼為政永恭擢山陰令傳瑛為益
 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正己導民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別置
 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垂心治術杖威善斷長史犯法封刃
 行誅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當官在布衣曉達吏事未嘗枉
 法中恩守宰以之肅嚴永明十許年中百姓無鵠鳴犬吠之
 聲都邑富盛士女逸樂歌聲舞節袿服華粧堯花綠水之間
 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間虜難發急征役連歲軍
 國從此康耗矣齊世史治表績無幾位次還并非止郡邑今

取其清察有迹者餘隨以附焉

傳瑛靈州人泰始六年為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父僧祐在
 縣有稱瑛尤著名遷尚書右丞遺母喪隣居失火延燒其屋
 瑛抱樞不動兩臂已被燎灼隣人競來赴救乃得全太祖以
 山陰獄訟煩瑣除瑛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鬪絲米詣瑛
 瑛不游毀縛團絲於柱懷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
 父爭鵲瑛問何以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鵲得粟罪言
 豆者縣內稱神明無復偷盜瑛父子並著奇績世云傳氏有
 治縣諸昇平中遷益州刺史五年卒子嗣為吳令有能名建
 康令孫康問曰聞丈人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曰無

史籍卷之一百十七

尤

佐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政事自理憲綱行則吏
 不能欺政事理則物無疑滯欲不治得乎時山陰令臨惟制
 立明政為天下第一及嗣代為令謂立明日願以舊政寄新
 令尹立明日我有奇術卿家諸所不載作縣令唯日食一升
 飯而莫飲酒

丘寂之字德立烏程人為州主簿刺史王或出行夜還前驅
 至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教或乃於車中為之然後開或
 歎曰不意郡君章近在閣下丹徒縣令沈嘖之以清康抵罪
 寂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嘖之武康人
 性康直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嘆曰一見天子足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至如武
帝貴得長

矣上召問曰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噴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亦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舉言日至上知其無罪復官入縣界吏人候之噴之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聲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何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還都水使者卒無以殯殮吏人為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乃生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罔宜罪貶無論災恤遂不給贈賻

史記

卷之一百一十七

二千

虞愿字士恭餘姚人元嘉末為湘東王常侍明帝立以蕃國舊人恩遇甚厚除尚書祠部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帝以相儉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剝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人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慈悲哀愍愿高浮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出容色不變少日復召入帝好圓基甚拙其

史記

卷之一百一十七

主

歎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圖基依品賄獻抗每饒借之帝終不覺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聖人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賞賜優渥遷中書郎帝寢疾愿侍醫藥帝素好逐夷以密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彧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彧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帝食過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請飲酢酒數升乃消及疾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令掌而絕愿出為晉平太守前太守與民交關質其兒婦愿取還之立學堂教授郡出婢地騰可為藥有餉愿地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康太守乃得見愿往觀之清微無隱蔽後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遊差得無事除後軍將軍精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奏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不待詔從省步還家還廷尉齊還宋神主于汝陰廟愿拜辭涕泣建元元年卒有五經論會稽記裴昭明松之之孫也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納微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微虎

豹皮各一意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然虎豹雖文而古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今日所不及玃雖難美而爲用各不同今宜雅經語一皆詳正於是行司察議加玃虎豹熊羆皮各三元椒中爲長沙郡丞罷刺史王湛曰卿清貧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恭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遷祠部郎永明三年使虜還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立宣云神人與其主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以此惑衆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中誰比遷射聲校尉建武初爲安北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三

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動嘗謂人曰人生何事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一經足矣故終身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弟顓少有異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求外戚請顓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諄諄掛冠去伏誅

沈憲武康人補烏程令其著政績太守褚淵歎曰此人方員可施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遷廣陵太守

孔琇之山陰人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陸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震肅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其薄及知琇之清乃歎息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行事遷琇之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開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孫興仕梁爲儀曹侍郎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誘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與廷議理之竟得白又有毛惠素禁陽人爲少府以清刻取怨勅市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書用錢六十萬有疑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三

八萬餘伏誅死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史臣曰魏晉爲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必世之仁未及宣理春月之治已求成功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於救過利在苟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減固非由此夫撓奸辯僞誠俟異議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高逸

諸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

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見之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王僧達書曰聞諸先生出詣貴郡此子威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惟可整務不宜久羈君當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先生還策之日整紆清塵更願助為聲說僧達答曰諸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借隱鹿門或成市華陰而此索然唯朋松友石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要其來此與慰日夜比談計芝桂借訪蕩蘿若已境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中啓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辭疾上不欲違其

史纂卷之一百十七

志

志勅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舊棲所孔稚珪於館側立碑明僧紹字休烈平原人泰孟明之後以名為姓僧紹明經術宋舉秀才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嶗山聚徒立學魏範淮南乃渡江高帝為太傅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食往往郡之介榆山棲雲精舍不入州城泰始李年嶗山崩淮水竭僧紹謂其弟曰夫立國必依山山川為變不人何待建元元年徵為正員郎稱疾不就帝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耶小京欲有請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來僧紹曰不食周粟猶食周薇

率得絕人逃世邪釋僧遠有夙德僧紹往定林寺候之高帝欲至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當依戴公故事昔戴顓高臥廬下以山人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遂入攝山高祖建樓霞寺以居之謂慶符曰卿兄高尙其事亦朕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時見夢寐所謂逕路絕風雲通造以竹根如意筇籜冠勃海封延伯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兩先亦宋齊之孺仲也永明中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亂能言玄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與州刺史次兄僧嵩亦好學宋大明中使魏時誅劉誕孝武曰

史纂卷之一百十七

至

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位青州刺史僧紹子山賓字孝若衛將軍江祐薦其才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讀書不輟何堪官邪山賓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受錢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渴路瘵瘳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遠近取錢阮孝緒聞之曰此足還淳反朴微薄停澆矣仕梁為國子祭酒顧歡字景怡吳興人年六七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牛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

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元嘉中。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歎為諱。老子規地作獄。有狐狸龜鼈。自入獄中者甚多。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歎曰。可取孝經置病人枕邊。病遂愈。人問其故。荅曰。善。祿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會稽孔稚珪與歎談鍾會。四本歎曰。夫中理惟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歎以佛道二家。學者互相非毀。乃著論曰。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教末以存本。佛教所歸。歸在常住。常

史。卷之二十七。五。壬。

住之象。常道孰異。蔣終賦詩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屬鵬遙大海。蜩蟬之桑柘。進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越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又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從張永。後魏承。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能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楸流來。附之。得過後。隱居廬陵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度名呼之。次第取食而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終。

劉蚪字靈預。涇陽人。豫章王為荊州。遣青禮辟蚪。與同郡宗淵。新野庾易。蚪等修牋荅。而不痛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宗淵。宗淵之。庾易。劉昭。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等荅書有曰。蚪四節臥病。三時營。營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殊酒。假館之。糾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建武二年。徵圖子博士。不就。冬。蚪病卒。其日有白雲徘徊戶內。又有香氣及聲。歷年五十

史。卷之二十七。五。壬。

宗淵字敬微。少文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告以爲美。後余痛有惑。但當用天運。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豫章王義俊爲將軍。淵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喪身自負土。植松柏。變復造青諸之。淵曰。吾縱名丘壑。久達人路。今猶疑已白。豈容謀虛實有。限魚鳥。慈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遊人廬山。魚復戾子。嘗爲江州。厚造贈遺。淵曰。尋山採藥。偶至此。豈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絳羅。淡然已足。豈容濫施。子嘗命駕造之。淵不見。後子嘗不告而來。奄至住所。淵竟不交言。子嘗不悅。而退。待中王秀之。欽慕之。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陸嘗曰。昔人有圖畫。儻札聊以自方耳。淵送弟喪還西。留永業寺。與

同志庚易劉此宗人向之等往來請就荊州刺史隨王子隆
遣別駕宗斯致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
二年卒測善畫作阮籍遇蘇門圖及永業佛影壁皆為妙作
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向之字敬之好山澤
微辟不就

庚易字幼簡新野人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薦之餉麥
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拾採糜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
月之車得保躬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安西
長史袁承欽其風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亮青閣巢許今
觀臺尚建武三年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

史

卷之十七

夫

沈麟士字雲祿武康人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
卿屐耶即跌而反鄰人得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
受之或勸之仕答曰魚縣就糧天下一焚聖人玄悟所以每
履言先吾未能景行坐忘何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
世宗人刺史墨慶侍中懷文尤事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
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戴安道
舊蹟也欲一觀之乃停數月永欲以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
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疾病必欲
飾混池以娥眉冠越客於文見走雖不飯有斯東海而死不
忍受此顯朝也昇明末徵為太學博士建武三年徵為著作

郎永元二年太子舍人皆不就麟士以讀書為務恒憑素几
披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遭火燒書數千卷年
過八十耳目猶聰明燈火下細書抄寫復成二三千卷時人
以為養身靜嘿所致以楊王孫皇甫謐澤達生死而終禮矯
俗乃自為終制年八十六卒

徐伯珍東陽人隱九巖山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
壁夜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隻棲其戶牖論者以為
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兄弟四人白首
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
惠明亦有道術除奉朝請不就永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

史

卷之十七

竟

縣眾不知所以尋而賊唐寓之破郡
孔祐山陰人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之如
瓦石采樵者斂取入手即成沙礫有鹿中箭來投祐祐養之
創愈然後去

孝義

崔懷慎清河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沒虜懷慎布衣蔬
食如居喪禮邪利仕虜中遺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從叔
模為樂陽太守亦沒虜模子雖居處變常而不廢婚宦大明
中懷慎宗人吳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模邪利並力
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聖驥王

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得。泰始初。淮北陷沒。界上多有去就。懷慎因入北。至桑乾。邪利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冰雪徒跣。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以弟在南。喪畢。逃歸。而弟亦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給其米。永明中卒。

華寶。無錫人。父豪。義熙末。成長安。寶年八歲。隨別父。謂之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不忍。答。

韓靈敏。剡人也。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以家貧。無以營喪。兄弟共種菰。半畝。朝採暮食。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又王氏。永

史錄

卷之一百十七

三

興人。八歲得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呼。服皆血出。妹娥祇其血。左目開。時人稱爲孝感。

朱謙之。錢塘人。年數歲。母亡。假塗田側。族人朱幼方焚之。謙之志懷報仇。遂不婚娶。永明中。刃殺幼方。自繫詣獄。縣令申靈。貼表上。別駕孔稚珪記。室劉璉。司徒左掾張融。戕刺史豫章王。曰。禮聞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律斷相殺之條。以表法今之制。謙之揮刃報冤。既申私恩。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當世罪人。有之。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德風。豫章王言之。世祖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裴。

之謙之兄。選之又殺憚。有司以聞。世祖赦之。選之少時。顧歎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江夏王參軍。

樂順。字文德。涇陽人。世居南郡。爲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公願忽思父。涕泣請還。中路果得凶問。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鬻被至碎。恐母之憂也。吏部郎庾景之嘗往候順。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景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出常膳。魚羹數種。景之曰。卿似茅李。偉我非郭林宗。爲郢州治中。卒。弟預亦有孝行。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哭吐血。數升。官驛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霍之事。君當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

史錄

卷之一百十七

三

入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甚愧。建武中。爲永世令。卒官。有一老嫗。擔糲薪。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屬門解仲恭亦居南郡。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有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勝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高樹垂下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母病。卽差。

江泌。字士清。考城人。少貧。晝所屨。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仁。慈。嘗易衣。恐虱候死。乃取置新衣中。遂終身無虱。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嘗諸王。泌憂念。詣誌公道人。問子琳。稱福。誌公覆香。值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哭之。淚盡。繼之以血。殯墓畢。

乃去。華族入兗州治中亦名泌。世謂泌為江孝。泌以別之。
蕭叔明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臥。叔明晝夜祈禱。時寒。叔
明下淚。為冰如筋。額下叩頭。血亦成冰。忽有一人以小石函
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叔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母中唯
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時秣陵朱緒。每行
母病。積年思拔。黃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
能食。遂盡食之。即利血而死。叔明後為松滋令。母公不勝喪
而卒。詔贈中書郎。

庾道愍鄆陵人。襁褓時。母流漂交州。及長。求為廣州祿寧府
佐。既至。去交州尚遠。負擔目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

史

卷之一百十七

聖

泣。嘗入村。日暮雨驟。寄止人家。有一姬。負薪外還。道愍心動。
因訪之。乃其母也。拜伏號泣。見者莫不揮淚。道愍精相。板宋
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見忤。託以已板為他人物。令
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與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辭帝。
求換其板。他日淵侍帝。自稱下官。帝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
意乃解。仕齊為射聲校尉。

王虛之廬江人。喪親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
一人來視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愈。墓上橘樹。一冬
再實。咸以為孝感所致。永明中。詔榜門。闕其役三世。
宗元卿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

原到風傳
公與正

史

卷之一百十七

聖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降里號曰宗曾子。又有匡
斯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不與俗人交。母病。已。經日。斯
奔還號呼。母即蘇。人以為孝感所致。
鄆縣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以其病未愈。
不令之知。小兒疑之。曰。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甚。今不
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匍至母尸側。而死。時建武二年也。
封延伯。勃海人。寓居東海。延伯好學。孝謹。垣崇祖為兗州。請
為長史。不就。崇祖賦其門。不肯相見。為梁郡太守。以疾還東。
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依海曲者。皆往宗之。如遼東之仰祁
原也。

劉濂南陽人。度支郎。兄渢。為始安王遙光諸議。遙光敗。渢靜
坐。幕舍濂奔。公及知渢在不肯去。渢曰。吾為人吏。義不逃死。
汝可去。無相守。同盡。濂曰。向若不見兄。亦欲草間苟免。今既
相見。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曰。兄
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

渢不應從遙光事。遂
為兄死。可哀。故錄之。

辛普明河南人。居會稽。士人高其行。當塋。兄皆來。聘。後至者
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受。今已足。豈可利
以者。餘贈邪。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

幸臣

紀僧真建康人少隨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惠開罷益州還都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初惠開在益州被圍急有道人謂之曰圍尋解貴門後方大興無憂也惠開審謂僧真曰我子弟並無異才政是適成耳僧真志共言惠開卒乃事太祖以開書題令荅遠近書除南臺御史太祖將廢立謀之袁粲褚淵皆不荅僧真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耶太祖然之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曰主上雖在虛而皇基猶固今百口北度未必俱全縱得廣陵天子目公爲逆將何以避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非萬全

史

卷之十一

書

策也沈攸之事起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兵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呼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曰呼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官軍必勝尋啓石頭平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報荅書疏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治城得古錫杖九枚有篆文衆莫能識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錫面有九九錫之數也建元初封新陽男還尚書主客郎太祖疾甚令僧真與遺詔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戶如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爲泰山太守遺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永泰元年除司馬勅賜廟號山陰事爲

陵內史卒

劉繼宗

直舍人虞整草敕整醉不能起乃召繼宗使草諸處分勅令及四方書疏皆稱旨轉步兵校尉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勸役繼宗啓用勸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謁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繼宗爲國家得此一城鬱林卽位除宣城太守繼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可讀書繼宗一劉繼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建武二年卒沈約王融輩固無用謂繼宗茹法亮武康人爲武帝江州典籤及卽位爲中書通事舍人

史

卷之十一

書

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奸諂爲帝所委信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爲虛位而已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怨怒逃亡避役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法亮文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謂人曰我雖處尊位惟寄望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男巴東王子驎於荆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法亮至江津子驎呼法亮法亮不敢往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子驎怒遣兵破尹畧軍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勅斷次軍還上悔誅子

史之史不
信人

齊而法亮親任如舊大納貨賄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勝公家苑囿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鬱林卽位除步兵校尉時蔡母珍之爲舍人所論薦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有空宅珍之併取之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賜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至湖熟迎母輒將青氍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相從者百數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微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禱蔣王廟願得三公封郡王因自陳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玉石俱焚
第一道明

皆我用也卽勅兵入尙書斬錄君兩都伯力耳此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若遲疑不斷錄君稱勅賜死在照中矣珍之不能用少日高宗收珍之送廷尉與奉叔文謙同死文謙父曰吾所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徐龍駒本奄人爲東宮齋帥帝卽位以便佞見龍駒驕驕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黃門署令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往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盡數左右侍而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明帝誅之曹道剛彭城人爲直閣將軍廢帝之日蕭謀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因廢帝直後徐僧亮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亦殺之道剛性質直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善騎射帝呼入華林園令騎馬大賞狎之道剛謂明帝曰主上尙幼左右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請殺之遂殺護及道剛死張融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明帝卽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惟法亮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歎歎流涕東昏卽位以爲大司農法亮固辭蓋中書權利之職不樂去也旣而代人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呂文顯、陳海人。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後以三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民疲於道路。四方守宰。倘遺四戶。一年人數百萬。舍人茹法亮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戶內年可辦百萬。蓋約言之也。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所禳之禮。王儉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乃奏文顯等專擅。愆和上難納之。而不能改。文顯為少府卿卒。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東昏時。並為制局監。俱受幸。新蔡人徐世檣。寵信在法珍蟲兒之上。為直閣驍騎將軍。凡

史籍

卷之一百一十七

美

諸殺戮。皆世檣贊成之。嘗謂法珍蟲兒曰。何時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以白帝帝惡之。世檣因有異志。左右徐僧重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呪詛文。又得盡十餘形像。為刑斬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衣。題云徐氏皇帝族誅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為外監。口稱詔勅。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岳尚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兖州。以宥賊黨。而羣凶不依詔書。家無罪者。莫不受戮。藉其家產。或謂暄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及再赦。誅戮如先帝。自羣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帝呼潘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東宮營兵俞靈韻為阿

兄。其用事者。凡三十一人。帝與法珍等。詣寶慶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作市中雜語。以為諧謔。又輕騎戎服。往南刀勒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又有奄人王寶孫等十人。寶孫年十四。號為猥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暄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勅。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稱息。梁武帝建鄴。皆伏誅。東昏左右刀勅之徒。皆號為兇。後為小一時誅滅。是其應也。

魏廢

史籍

卷之一百一十七

美

宋明帝末年。始與魏和好。元徽昇明之世。魏使歲通。齊太祖建元元年。魏主宏太和三年也。宏問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昶為太師。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軍郁豆春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之。宏又遣南郡尚書托跋等向司州分兵出兗。青界十萬衆圍朐山。戊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與二州刺史盧繹之遣子與領兵助之。城中無食。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柴供給城內。虜斷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游溺。元度出兵奮擊。大破之。臺遣軍主崔靈建萬餘人。從淮入海。舡艦夜至。舉火虜望見。謂南軍大至。一時奔退。永明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與虜戰於淮陽。大破之。初虜至。蘇淮驛。江北居民。悉徙。時事皆驚走。乃於梁山置一軍。南置三軍。慈姥置一軍。湖州置二軍。

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軍徐浦置一軍虜壽春推敗朐山不拔復於淮陽被破青徐民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畧以虜旣摧破欲示以威懷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庚夏登庸親當禪讓魏晉匡戰貽厥子孫時宜各嬰豈得一揆是以主上順天應物虜又問齊主有何功德僧朗曰主上少爲宋文皇帝遇入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子房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受顧命二王阻兵一應殄滅蒼梧敗後行權廢立戮力征討四十餘載經綸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議虜又問南國無復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甲

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聖主功同呂尚故號等營丘且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新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黃鉞世所共聞何傷於義昇明中殷靈誕北使問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虜寇豫州靈誕請爲劉昶司馬及僧朗至北虜置之靈誕下僧朗曰靈誕昔是宋使今乃齊民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遂相忿晉劉昶賂客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虜收奉君誅之殛殛僧朗送喪與靈誕等南歸時世祖踐阼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遣驍騎將軍劉綽使虜明年虜使李彪報聘

世祖於玄武湖講武閱水步軍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四年分魏晉司豫青兗冀并幽秦雍涼十州地及宋所失淮北爲三十八州明年邊人桓天生作亂虜遣步騎萬餘人助之至北陽爲征虜將軍戴僧靜所破荒人胡丘生起義憑輒爲虜所敗南奔僞遼東公攻舞陰戍主殷公慙被之六年虜遣衆與輔國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七年遣使邢產侯靈紹復通好八年世祖還隔城所俘二千餘人宏議遷都洛京九年遣使李彪蔣少游來聘少游有機巧密令觀宮殿楷式崔元祖啓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輪之巧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甲

令瓊卿之郤取象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通和意不許少游果圖畫而歸虜宮室制度皆從其出太和三年道人法秀與荀兒王等謀反事覺因法秀加以龍頭鉄鍊籠鎖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復有神當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北使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僞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默然世祖於石頭造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宏亦欲南侵於淮泗間人積芻粟十一年遣露布言當南寇世祖發揚徐民丁備禁北地人支酉聚

數千人於長安西山起義秦州人王慶人應之攻獲偽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應衆至十萬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稱自保壁望朝廷救援宏遣河南王幹擊義軍幹大敗西進至咸陽攻長洛王繆老生大破之老生走還長安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率數千人助支酉進向長安會世祖崩宏聞關中危急乃稱開喪退師遣使吊國諱令大將楊大眼數萬人攻西酉等見殺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劉敬報使其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衆降以爲洛州刺史是歲宏徙都洛陽初匈奴女名托跋婁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其實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改姓元氏宏聞高宗踐阼非正既新移都兼欲示威力是冬自率大衆分遣豫司徐梁四州遣偽荊州刺史薛真度向沙場爲南陽太守房伯玉所破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鎮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有黑鵝行殿容二十人鐵騎爲羣前後相接牛車駉馳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出兵奮擊虜衆多赴淮死乃分軍據邵陽州柵斷水路夾築二城右軍將軍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募人出燒攻城車虜力竭不能赴王奐之誅子肅奔虜宏以爲南豫州刺史以妹新城公主妻

之遣蕭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史蕭詵拒戰虜衆圍連柵三重并力攻城城中負柝而立虜遣三萬餘人攻右率蕭季敞於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告急王廣之遣軍主蕭衍開道據賢首山城內見援軍至出攻虜柵因風放火衍等自外擊之剋蕭棄柵引退追擊破之宏別遣尙書盧陽烏攻堵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陷守虜設鉤衝攻城百餘日期殺傷數千人臺遣軍主桓歷生救之陽烏退官軍追擊破之偽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圍南鄭梁州刺史蕭懿率東從兵二千餘人拒戰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武都太守杜瑩瑗等戰死懿遣氏人楊元秀起兵仇池斷虜運道破虜歷城等戍殺偽尙書辛黑未梁州土豪范疑梁季羣設會請元英謀伏兵殺之事實英殺季羣疑竄走英亦引去偽荊州刺史薛真度爲房伯玉所破宏怒督城南陽郡四年自率軍至南陽伯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單黃繼去城一里遣偽中書舍人公孫雲謂伯玉曰我不尅此城誓不還北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帝象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此是一罪前歲遣薛真度督來此卿遂破傷之此是二罪武帝之亂悉被誅戮初無報効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荅曰承欲見攻期在必尅卑微常人得拒大威真可謂獲茲死

所先。紫武帝所採。賜預左右。大馬之恩。寧容無感。但隆昌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退不負心。進不負國。前歲薛真度導誘羣氓。遂見陵突。既荷國恩。聊爾撲掃。反已而言。應畧此責。宏引軍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遣勇士數人著班衣虎頭帽伏竇下。忽出。宏入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射將原靈度射殺之。乃過宏三十六軍。衆號百萬。其諸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並有鼓角。吹將沸地。宏留偽威陽王禧圍南陽。自向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宏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新野爲何獨取麋碎。思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贈梁州刺史。汴北大震。湖陽戍主蔡道福藉陽城主。成公期舞陰城主。黃瑤起順陽太守。席謙並棄城走。房伯玉以城降。伯玉清河人。既降虜。以爲龍驤將軍。伯玉不愛明帝知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一郡。爲焉翊太守。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末。希哲入虜。伯王大怒曰。我力屈至此。不能死節。猶望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間關求反。汝何爲失計。伯玉竟死。虜中宏既得汴北五郡。復破慧景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汧水而去。還洛陽。聞陳顥達經畧五郡。圍馬閤。宏復率大衆南攻。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七

星

芒王肅以疾卒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七

星

破顥達而死。謚孝文皇帝。子恪立。號景明元年。永元二年也。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初吳興人沈陵以失志奔虜。爲東徐州刺史。至是率部曲降。授徐越二州刺史。虜既得淮南。遣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畧於建安百餘日城陷。虜執景畧以歸。又遣將桓道福攻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僞威陽王禧以恪年少。與氏乞佛馬居謀。因格出北芒獵。襲殺之。禧猶豫未發。馬居曰。今若不襲北芒。便可據洛城。天子必向北河走桑乾。殿下斷河橋。爲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禧又不從事。發禧欲走渡河。而天雨迷道。恪入洛城。討禧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壅棄尸北。

史緯卷一百十七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十八梁書一本紀

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卷一百十九梁書二列傳

武帝太子統棟

南康王績會理

廬陵王續

邵陵王綸堅

武陵王紀淵

蕭穎胄

王茂

曹景宗

夏侯詳宣

蔡道恭

史緯

梁書目錄

楊公則

鄧元起羅研

張弘策綱

鄭紹叔

呂僧珍

柳惔傳

韋叡放

范雲

沈約王斌

江淹

任昉

謝朓覽

張稷

馬仙琕

馮道根

王瑩

康絢

昌義之

卷一百二十梁書三列傳

劉坦

樂藹

劉季連

陳伯之

王志

王泰

王峻

王份登

張充

蔡搏

宗長沙王懿業

永陽王敷

衡陽王暢

臨川王宏正德

安成王秀推

南平王偉恭

邵陽王恢範

始興王憺朕

吳平侯景昱

徐勉

史緯

梁書目錄

傅昭

蕭瑛

陸杲

陸倕

陸襄

殷鈞

裴邃之廣

卷一百二十一梁書四列傳

顧協

裴子野

袁昂

徐摘

蕭欽

陳慶之

劉孝綽典

王僧孺

蕭子恪子顯

王筠

江革	何敬容
朱异	賀獎
郭祖深	羊侃
劉之遴	許懋
卷一百二十二梁書五列傳	
王規	褚翔
蕭介	傅岐
張嶷	沈浚
祖皓	柳津
史籍 梁書目錄	
江子一	胡僧祐
諸王太子大器	南海王大臨
建平王大球	世子方等
王僧辨	張彪
徐孝義	徐普濟
沈崇保	荀匠
庾黔妻	吉玢
甄恬	韓懷明
庾沙彌	庾子興
劉靈哲	江紆

劉秀	簡范縝
司馬筠	崔靈恩
沈峻	皇侃
伏挺	學庾肩吾
鍾嶸	劉峻
謝幾卿	劉勰
劉杳	劉苞
臧嚴	陸雲公
顏協	
卷一百二十三梁書六列傳	
史籍 梁書目錄	
史何點	阮孝緒
陶弘景	劉敬
庾詵	鄧郁
止陶季直	庾庚車
沈瑒	丘仲子
孫謙	何遠
方沈僧昭	劉敬敬瑜妻
宣城女子	婦扶南
于陀利	中天竺
豫章王綜	侯景

果書一

唐武康姚思廉撰著

清晉江陳九錫刪修

本紀

高祖武皇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人。與齊同承淮陰令，整四傳至皇考順之外，清和而內懷英氣，嘗與齊高帝共登金牛山，路側枯骨縱橫，高帝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凜然動色。皇考知高帝有大志，常相追隨。高帝外討，皇考每為軍副，及北討薛索兒，索兒夜遣人提刀

史緯

卷一百十八

一

徑至高帝床，皇考手刃之，為高帝長史。張緒常稱文武兼資，有德有行，吾敬蕭順之。袁粲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皇考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覘人還告曰：「朱雀橋南一長者，威風屹然，坐胡牀，南面，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及即位，封臨湘侯。高帝嘗指皇考謂像章王巖曰：『非此翁無以致今日。』然內相忌，故不居台輔，拜領軍將軍，丹陽尹。臺議曰：『帝龍顏虎顧，映日無景，有文在右手，曰：『武為兄時，能路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略，為衛將軍王儉祭酒，餼深相器異，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瑗、范雲、任昉、陸倕並游焉。號曰八

史緯

卷一百十八

二

友。齊武帝不豫，中書王融欲立于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智小而圖大，吾見其敗也。鬱林失德，齊明帝將為廢立計，每與帝謀，明帝將徵隨王，恐其不從，以問帝。帝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輩惟利是與，若陷以顯職，無不奔馳而至。」隨王止須折簡召耳。乃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並至。遂召隨王至都，賜死。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遣劉昶攻司州，以帝為冠軍將軍，隸左衛將軍王廣之救襄陽。眾以魏軍盛莫敢前，帝請先進，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城中見援兵至，因出軍攻魏柵。帝自外夾擊，魏軍大敗，棄

於懿曰昔晉惠肅主諸王爭權內難九與外寇三作今六貴
在內人欲肅威雖毗成德理相屠滅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
一總萬機恣其所欲蜂日忍人豈肯虛坐積相嫌貳必大誅
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見性甚猜狹徒取亂機江祚怯而
無斷劉瑄弱而不才蕭坦之胸懷猜忌徐孝嗣聽人穿鼻若
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智若見機不俟終日今猜防未生宜
召諸弟以時聚集至相防疑拔足無路鄂州荊州雍州
士馬強盛虎踞以待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爲國除
暴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不從高祖
乃迎弟偉情至襄陽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稍溪密爲舟

史籍 卷一百十八

三

繼之備尋而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十一月懿被害信至
高祖召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謀之大集僚佐建牙收兵得
甲士三萬人馬五千匹出桓溪竹木裝艦旬日大辦東昏以
劉山陽爲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與蕭穎川裴襄
陽高祖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過與州府書因謂將
佐曰荊州襄陽唇亡齒寒自當相應我若總荊雍之兵雖韓
白重山不能爲謀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救之徒哉山
陽至則當即授首諸君試觀之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
虎責將與穎川兄弟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心戰爲
上兵戰次之前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此行止有兩封與

爲以天虎
爲死開

穎川兄弟云一一天虎口具及問天虎既無所說穎川不容
妄有所道天虎是穎川心脅必人生疑謂穎川與天虎共
隱其求山陽處於衆口必相嫌貳穎川無以自明必從吾計
是曉兩空兩定一州矣山陽聞之果疑不上檄忱請斬天虎
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荊州穎川斬之送首於
高祖且曰時月未利須來年二月進兵高祖答曰今坐甲十
萬資糧自竭衆義興師藉一時銳氣頓兵若久必生悔吝今
太白出西方天時人謀動無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竟陵
太守曹景宗勸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陽然後進軍高祖不從
王茂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若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爲

史籍 卷一百十八

四

人舉使此豈善策高祖曰若大事不捷故自蕭文同笑使功
業克建贊令天下誰敢不從登祿祿受人處分三年二月高
祖發襄陽諸弟偉總州府事移檄京師至竟陵命王茂與曹
景宗爲前軍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過郢城其刺史張冲據
石橋浦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超死之諸將問計高祖曰漢口
湖不一里衝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守魯山爲郢城犄角若
悉衆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今欲遣茂景宗濟江與荊州軍會
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陽城梁湘中之兵連舸
繼至糧食既足士足益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臥
取之耳乃命王茂曹景宗帥衆濟江進頓九里張冲山軍迎

耿茂等邀擊大破之。荊州遣將軍鄧元起率數千人會於夏首。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游遶江中。絕鄧魯二城通信。張冲北。衆推薛元嗣爲主。三月。南康王卽帝位於江陵。遷廢東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尚書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東昏遣將軍吳子陽等十三軍救鄧州。進據巴口。西臺遣衛尉席闡文、黃蕭穎、冒等議曰：「今頓兵兩岸，不取西陽武昌，定江州機會已失。若請救於魏，猶爲上策。」高祖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所經，所以兵厭漢口，連絡數州。今若山軍圍城，又分兵前進，房僧寄必阻沔路，搃吾咽喉，糧運不繼，三軍必至離散。」鄧元起欲以

史籍

卷一百十八

五

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見機一動，生足矣。脫距王師，故非三千兵所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守。若守兩城，不戒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賊各以萬人攻一城，兩城不能相救。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救，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鄧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必分兵散衆？自貽其患。大丈夫擁數州之兵，以誅群孽，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示弱於人，彼未必從。徒貽讒聲，此計之下。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無患不捷。特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進軍武口。高祖命軍主梁天惠據漁湖城。

史籍

卷一百十八

六

唐修期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進據加湖，去鄧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高祖命王茂潛師襲加湖水涸，不通。其夜，暴長衆軍，乘流鼓噪攻之。賊大潰。子陽竄走，鄧魯二城相視奪氣。東昏遣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聲援。高祖謂諸將曰：「夫征討先聲，足以奪人不盡兵威也。今加湖之敗，誰不畏服？陳虎牙伯之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必凶懼。九江可傳檄定也。」命授所獲俘囚，得伯之轎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鄧州俱降。鄧城之困，男女十餘萬人，疾疫死者十七八。高祖並加隱鄧死者命給棺槨，司部悉平。高祖至尋陽，伯之遂降。軍次蕪湖，豫州刺史申胄棄姑熟走。乃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屯江寧。東昏遣將軍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大軍次新林。李居士據新亭，燒南岸人居以開戰場。石頭軍主朱僧勇降。東昏遣將軍王珍國率勳兵十餘萬列陣於航南。閩人王僧子持白虎幡督軍，開航背水以絕歸路。王茂潛景宗馳擊之，將士殊死戰，無不一當百。珍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義兵乘之以濟。朱雀諸軍望之皆潰，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徐元瑜以東府降。石頭白下諸軍皆潰。高祖領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驅營署文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以其衆降。京口軍主左僧慶、廣陵常僧景、瓜步李叔獻、寒

郡太守蔡質並帥衆降十二月兼衛尉張稷北齊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首於軍高祖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收發妾潘氏及凶黨王暄之等四十一人誅之以宮女二千人分賞將士宜德皇后臨朝令廢涪陵王爲東昏侯授高祖侍中大司馬錄尚書驛騎大將軍假黃鉞揚州刺史封建安公高祖入屯閱武堂大赦天下涪州溫役悉皆蕩除遣豫州刺史李元履以兵五千慰勞東方十二郡二年正月下令檢尚書衆曹諸評訟失理及淹停不時施行者高祖入鎮殿內下令曰孤系荷大任務在澄清思述大帛之美厲鹿裘之義解紱更張額雕爲機自非可以奉案盛脩級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

史事

卷一百一十八

七

之備一皆禁絕率先卿士准的吐庶非食薄衣請自孤始群才並執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基月有成進位相國總百揆封梁公加九錫焚東昏潘耆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進梁公爵爲王二月丙辰齊帝禪位於梁王即安姑就四月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級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策曰谷爾梁王惟昔農軒炎皞之代放助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釋重負一獨汾陽便有自然之志適適其領即動讓王之心故知藏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常蓋欲令歸趣有

是故忘已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眷極外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附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曆應符啟運二葉重光三聖繼軌嗣君喪德昏亂紀度茫茫九域窮爲仇讐薄天相顧命懸晷刻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傾危人神無主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舜倫攸敘則端冕而協邕熙時數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流泉幽顯宅心誼訟斯屬夫長人御物爲之司牧本同已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祚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遣使

史事

卷一百一十八

八

持節兼太保中書監王亮兼太尉中書令王志奉皇帝璽敕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於是齊豫章王元琳等及梁臺侍中臣雲等並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群臣重表固請乃從之大興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乃備法駕仰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封齊帝爲巴陵王禮樂制度皆用齊典宣德皇后爲齊文帝妃追尊皇考爲文皇帝皇妃爲獻皇后追謚妃都氏爲德皇后追封兄懿爲長沙王諸曰宣武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茂詳等十五人爲公侯已巳巴陵王薨謚爲齊和帝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行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載

丙寅集位
已巳薨
三曰之
封王
帝徵

斯股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居釣致王棄於緝熙被淳風於遐
邇朕以寡薄昧於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
櫛若駁朽思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
備照遠智不周物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可分遣內侍周省
四方親或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徇
私侵漁是務者隨事以聞若蘊奇待價不求聞達依名騰奏
因或遺隱使輶軒所屆如朕親覽焉詔有罪入贖有司詳為
條格封諸沐公蕭寶義為巴陵王以奉齊祀詔曰商政甫移
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越矣升中駁索是用慄然可於公
車府訪木肺石傍各置一面其議朝政者投謗木函其申已

史籍 卷一百十八 九

任者投肺石兩詔斷遠近上慶禮五月益夜入南北掖燒神
虎門總章觀害術尉卿張彊策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
王茂為征南將軍帥眾討之伯之奔魏六月前益州刺史劉
季連據成都反詔中書監王瑱等參定律令十一月立皇子
統為皇太子二年春正月詔曰朕雖齊居宣室留心聽斷而
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寬就抑匪惟一方可申教諸州
月一臨訊務在確實以沈約為尚書左僕射范雲為右僕射
四月尚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
卷五月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斷諸郡縣獻奉惟諸州許
薦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以謝脚為司徒三年春二月魏

臨梁州八月魏陷司州各十一日詔曰敕因時設淳薄異
刑以世華輕重殊風上失其道罪罟相尋若悉加正法則刑
不勝用並申弘宥則民不知禁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
命今遐邇知禁同有稍虛可除贖罪之科四年春正月詔曰
大禮郊饗帝至敬饗致誠盡敬實懼不逮而往代多令官
人縱觀韓官廣設輜軒耀路屬車豹尾見議前世非所以昭
格昊天其禁止之辛亥親祠南郊赦天下交州刺史李凱據
州反長史李爰討平之六月立孔子廟冬十月北伐以臨川
王宏都督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悛為副王公以下上園租
以助軍資是歲大穰米斛三十五年三月陳伯之自壽陽率

史籍 卷一百十八 十

東歸降夏四月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廷尉分掌獄事號建康
為南獄廷尉為此獄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五月克魏宿
預梁城合肥霍丘胸山等城秋九月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
潰所亡萬計宏單騎而歸六年春正月詔曰夫有天下者義
非為己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自今祝史
不得為朕祈禱凡諸災害以朕身當之毋及萬姓夏四月右
衛將軍曹景宗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七年冬十月詔
大舉北伐以平北將軍始興王憺率眾入清軍騎將軍王茂
率眾向宿豫魏懸瓠鎮主白阜生豫州刺史胡遜降八年春
正月魏鎮東秦軍成景儻斬宿預城主嚴仲寶降夏四月魏

此山出
如一事
見此

楚王城主李國興降九年春三月幸國子學講肄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皆入學尚書令史改用士流六月盜殺宣城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太守蔡樽討平之十年三月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郭晰潘引魏軍遣振遠將軍馬仙琕討之大破魏軍斬賊十餘萬復胸山城冬十二月山車見於臨城縣十一年春正月詔自今遷謫之家及罪應質作其老小者停送三月詔曰胸山大祗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但掩骼埋骸仁者川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十二年春二月新作大極殿為十三間以象閏六月斷作太廟十三年秋八月作浮山縣十五年秋八月浮山堰壞十六年春正月詔尤貧之家勿

史纂 卷一百十八 土

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給并優賜產子之家夏四月赦太醫不得以生類為樂縱官紋錦禁仙人鳥獸之形郊廟牲牷皆代以麋時議以宗廟去牲為不血食上不聽十七年春正月詔曰夫樂生反始有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恒規朕矜此庶民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寬恤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闕乏自還爰由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黎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縣土邑靡游民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可期半歲悉聽還本屬課三年其流寓久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即使著土為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三老請

縣占諸村內官地令有所託凡生割盜市塲應被封籍者其田宅車牛民生之具優量分遣勿盡沒入其商賈富室不得兼并遁叛之人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制為條格咸使聞知秋八月詔兵賜奴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免為平民十八年夏四月帝於無妄受佛戒赦罪人普通二年正月辛巳親到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明祀思隨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務令周足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詔置孤獨園二月辛丑親祠明堂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屋三千間六月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秋七月命大匠卿

史纂 卷一百十八 土

裴遜督眾軍北討魏荊州刺史桓叔興降三年夏四月詔公卿百僚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之士六年春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封法僧為宋王自去歲以來北侯諸軍所在剋獲詔曰廟謨以定王略方舉西昌侯漢藻元戎啟行豫章王綜董軍繼邁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三月辛白下巡軍命豫章王綜屯彭城總督眾軍六月豫章王綜奔於魏魏復據彭城七年十一月貴嬪丁氏薨夏侯寶烈壽陽城魏新野太守以郡降大通元年春正月以徐勉為尚書僕射詔曰朕恩利兆民惟日不足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自今以後可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懸

散失官物並從原有事涉軍儲不在此例詔流亡者並聽復業獨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司州刺史夏侯夔進軍三關所至皆剋三月與駕幸同泰寺捨身三日還宮夏五月成景帝剋魏臨潼竹邑冬十月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降二年夏四月魏鄧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降時魏大亂其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或汝南王元悅並來奔北青州刺史元世雋南荊州刺史李志皆降冬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降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陳慶之攻拔魏梁城進屠考城擒魏濟陰王元暉業五月進剋虎牢魏主元子猷走河北元顥入洛陽閏月

史纂

卷一百十人

主

魏爾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秋九月與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釋御服披法衣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三請乃許十月又設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御太極殿大赦天下十一月魏巴州刺史嚴始欣降二年六月遣魏汝南王元悅還北爲魏主以薛法護爲司州牧衛送入洛幸德陽堂祖送元悅三年夏四月皇太子統薨謚曰昭明立統諸子爲王以皇子綱爲皇太子詔宗戚有服屬者並賜卿亭侯冬十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涅槃經義十一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說摩訶般若波羅密經義訖於十二月四年春正月魏南

兖州刺史劉世明降二月命元法僧還北爲東魏主十二月魏彭城王爾朱仲遠來奔封爲河南王隨所剋土使自封建五年二月行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法座發金字摩訶般若經題凡七日夏六月魏建義城主薛寶殺魏東徐州刺史以下邪降六年魏始分爲二國大同元年十一月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剋之魏梁州刺史元羅降二年春三月詔曰政在養民德存敝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倏焉三紀疆場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治道不明政用多僻州縣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僭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陳懸鍾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

史纂

卷一百十人

南

良臣惟聖實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謏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以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爲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隨才擢用勿有所隱尚書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事得失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躬有過不能自覺尚書可時施行勿致淹緩十二月魏請通和許之三年秋七月東魏來聘九月使兼散騎常侍張舉聘於東魏四年秋七月詔以東治徒李胤之降如來真形舍利大赦天下五年春三月詔凡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仰時上言勿得欺隱如使怨訟當境任失六年夏四月詔曰命世興王聲稱不朽二

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沒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有侵毀。作兵缺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八月詔曰。經國有體。詢諸卿士。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風夜在公。集思議事。然後奏聞。引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大族勲之聖。猶咨四岳。人非堯舜。何能發言。便是。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有疑事。於朝堂參議。然後啟聞。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典。七年十一月。停在所役使女丁。詔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彌長奸盜。朕亦知此之為病。然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愆戾。耗通負無問多少。皆赦除之。又詔曰。用天之道。分

史籍

卷一百十八

主

地之利。先聖之格訓也。凡田宅沒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賈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徵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其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十二月。交州民李貴。攻刺史蕭瑒。路奔越州。八年春正月。安城郡民劉敬躬。反。內史蕭說。委都奔敬躬。進攻廬陵豫章。前追柴桑。二月。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鄂。討擒敬躬。斬之。十年春正月。李貴於交趾。僭號署置百官。三月。與駕幸蘭陵。謁皇考建寧陵。帝登陵流涕。陵傍有枯泉。至是流水。香潔。詔曰。朕自適桑梓。五十餘載。乃春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

附始獲展敬園陵。深增感愴。故鄉老少。接踵遠至。宜有以慰其心。可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作還舊鄉詩。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夏四月。與鄧至自蘭陵。十一年春三月。詔曰。朕負辰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退食。寧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惟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內外。有不侵於民者。尚書州郡條上。當除省以舒民患。詔復開贖罪科。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交州刺史楊驥。剋交州李賁。竄入屈獠洞。斬賁。傳首京師。交州平。夏四月。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是夜。同泰寺災。秋七月。詔曰。禽獸知母而不

史籍

卷一百十八

主

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多屬王憲。致及父母。昔年禁執。大。可傷。慙。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惟大逆不預。丙寅。詔曰。朝四而暮三。眾徂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用心有。顛倒。至於遠方。為害滋甚。國有異政。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可通用足陌錢。今後百日為期。犯者男子。請運女子。質作。太清元年五月辛酉。親祠南郊。詔曰。天行彌綸。覆燾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齋宮。虔恭上帝。大重克。達。感慶兼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二月。白虹貫。日。魏司徒侯景。請以河南十三州內屬。以景為大將軍。封河

南王、大行臺承制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
卿以錢一億萬奉贖、夏四月、與駕還宮、遣司州刺史羊鴟仁
應接侯景、未至、東魏遣兵攻景、景割地求救於西魏、方解圍
六月、以鄱陽王範總督漢北諸軍事、秋七月、羊鴟仁入懸瓠
城、八月、王師北伐、以蕭淵明為大都督、以侯景錄行臺尚書
事、冬十一月、魏將慕容紹宗大敗淵明於寒山、淵明被執、紹
宗圍潼州、陷滿陽、進剋豫殷二州、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鈞
八月、以朱異為中領軍、侯景舉兵反、攻馬頭、木柵、荆山等戍
以鄱陵王綸督眾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譙州、執刺史蕭
泰、進攻歷陽、太守莊欽降之、以臨賀王正德都督京師諸軍

史

卷一百十人

七

也、丹陽郡景自橫江濟采石、正德率眾附賊、景立正德為天
子、十一月、景至京師、攻陷東府城、害南浦侯緒、推等、鄱陵王
綸入援、與賊戰於湖頭、敗績、鄱陽王範遣世子嗣帥眾入援
次於張公洲、十二月、天西北中裂、光出如電、有聲若雷、司州
刺史柳仲禮、前衛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
史羊鴟仁、並帥軍入援、三年、春正月、柳仲禮帥眾分據南岸、
賊濟軍於青塘、襲破韋粲營、粲戰死、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
青溪、為賊所破、死之、二月、侯景遣使求和、帝不許、皇太子周
諮乃許之、盟於西華門下、景還東城、米歸於石頭、而不解圍、
啟求散遣諸軍、皇太子命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帥眾頓於

南亭、范景老陳帝失復舉兵、向闕三月、羊鴟仁等進軍東府
與賊戰、大敗、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
抄掠而已、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屠掠諸石城公大欸
解散、侯景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夏四
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丙辰、崩於淨居殿、年八
十六、遷梓宮於太極前殿、葬修陵、高祖性淳孝、年六歲、皇太
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戚、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
為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荊州、聞訃星馳、不復寢食、憤風驚浪
不暫停止、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親友不復識、每哭輒
吐血、絕而復蘇、服內不食米、日進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

史

卷一百十人

七

灑、松草變色、及卽位於鍾山、造大愛敬寺、又於殿內立至敬
殿、月中再設淨暎、每展拜、涕泗滂沱、哀動左右、少而篤學、能
事畢、兒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親燈常至戊夜、制撰經義
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奉表賀、皆為解釋、修飾國學、增廣
生員、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等撰五禮一千餘卷、高祖
稱制斷疑、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等遞相講述
皇太子亦於東宮開講、四方儒林趨學、向風、尤長釋典、製諸
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
總眾、常萬餘人、又造通史六百卷、金冊三十卷、天寶曆、敕下
軍成、章諸文集凡百二十卷、書數占卜、樂律騎射、莫不精妙、

如此解達
以今人下
升中北來
明可定
候景

勤於政務。每至冬月。四夏。凡即把燭看事。廟樂執筆。手為被
裂。糾奸。擿伏。洞盡物情。泉。刑獄。常涕泣。可奏。晚年。溺信。佛
道。日止一食。豆羹。糲食而已。或遇事。擁日。移中。便嗽。口以。過
身。衣布衣。木絲。卑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五十。外。便。陋。房。室
貴妃以下。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聲伎。非祭祀。餐
宴。未嘗作樂。性方正。閑居。獨處。恆理衣冠。盛夏。暑月。未嘗
褻。祖。不正容止。不與人相見。對內豎。小臣。如接大賓。雖在紫塵
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常。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
曰。荷。荷。遂崩。賊秘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於閣下。慟哭。初。齊
高帝。夢。登殿。願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
史籍。卷一百十八

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過百。在
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其使適至。云此草。嘗有紅鳥
居其下。故以為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會中有男子。不知何
許人。割肉以餽饑鳥。血流滿體。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鈎
掛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帝流道既其境內。化之
遂至。喪亡。云。南史論曰。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勝
勢。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
之業。雖曰天命。亦惟人謀。及據圖錄。多歷歲年。制作禮樂。敦
崇儒雅。自江右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然為國
之道。不可獨任。先王文武。通川。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
陽。而帝。謂心。祖豆。忘情。千戚。溺於釋教。弛於典刑。綱紀不立。
悖逆萌生。反噬。殘。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創
業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及後嗣而敗亡者。有之矣。
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徐。儉。之仁。致陷窮門之酷。可
為深痛至戒者也。
前文帝。綱。字世。高帝第三子也。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亮
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高祖崩。辛巳。即皇帝位。立宣城
王大器為皇太子。秋七月。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
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
刺史。大寶元年。春正月。西魏寇安陸。執司州刺史侯仲禮。盡
史籍。卷一百十八

漢景帝之地。前江都令祖略起義。焚廣陵。斷賊南交。州刺史董紹先。侯景帥軍攻皓。陷廣陵。城中無少長。皆殺之。侯景遁。帝幸西州。東魏主遜位於齊。自奉送。大饑。人相食。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湘東王繹遣將軍王僧辯率眾攻郢州。郢陵王綸棄州至。董賊為西魏所殺。侯景自進位相國。漢王加守。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景害南康王會理。任約據西陽。分兵寇南昌。執衡陽王獻。送都下。害之。湘東王繹遣將軍州刺史徐文盛督軍拒約。二年春三月。侯景率眾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進寇巴陵。湘東王繹遣將軍王僧辯。與侯景任約擒之。景宵遁。僧辯進剋郢州。獲賊帥宋子仙。景還京師。僧辯軍次淦城。賊行江州事范希榮棄城走。八月戊午。侯景遣衛尉卿彭偃。廂公王僧貴。廢帝為晉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安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人。矯為帝詔。以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送詔。令帝寫之。帝書至。先帝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鳴咽不能自止。賊眾皆為掩泣。乃幽帝於永福省。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達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於京口。冬十月壬寅。帝崩。年四十九。明年三月。王僧辯平侯景。率百官奉梓宮升朝堂。元帝追崇

為簡文皇帝。廟號太宗。葬莊陵。帝幼而聰睿。六歲能屬文。武帝弗之信。面試之。帝提筆立成。辭彩甚美。武帝歎曰。常以東阿為虛。今信然矣。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之色。尊嚴若神。方願豐下。須臾如畫。髮長委地。手執玉如寶。不相分辨。眇眇則日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覽不忘。博綜羣言。善談玄理。自年十一。便親庶務。歷試諸政。所在稱美。居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所生之席。淚溼盡爛。在襄陽。拜表伐魏。赴南陽新野等郡。拓地千餘里。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綽部領。纖毫必察。文學之士。皆陵下。休雅好賦詩。善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書。五百篇。行於世。雖在蒙塵。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南康王會理為賊所害。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隴涓先此下復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饑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景尚帝女深陽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為言。景以告主。主惡之。偉懼見譏。乃勸景廢帝。又勸景行弑以絕眾心。景從之。偉與彭偃王修纂進謁於帝曰。丞相以陛下自憂。日久使臣等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壽酒將無盡於此乎。於是偶等壽酒有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為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偶進土囊加於腹。王修纂坐上。遂崩。偉撤尸屏為棺。殯於酒庫中。帝自幽繫之後。賊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

稽垣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云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而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王偉觀而惡之即使剗去

元帝釋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遷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侯景陷建鄴長史王冲等拜牋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曰吾以帝子之尊寧假都督之名藉上台之重投笈流涕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侯都自建鄴至宣密詔授帝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時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新除雍州刺史張續密報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共襲江陵帝遣諮議周弘

史纂

卷一百十八

七

直至梁所督其糧米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緣人帝怒遣世子方等征舉軍敗先之復遣將軍鮑泉討譽九月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攻江陵其將杜嗣來降營道走鮑泉攻湘州不克遣將軍王僧辯代之大寶元年四月寇湘州執河東王譽譽謂守將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中此賊賊死亦無恨僧辯遂斬之岳陽王譽稱藩於魏先是邵陵王綸書至言武帝凶問帝秘之以待湘州之捷至是始命陳瑱報廟問帝哭於正寢二年閏四月侯景襲鄧州執刺史世子方諸五月遣王僧辯胡僧祐帥衆擊景軍破之景宵遁僧辯追景所至皆捷進平鄧州九月簡文帝崩帝大臨三日百官縞素南齊王恪等

史纂

卷一百十八

七

帝等進帝不許承聖元年三月僧辯平侯景傳首江陵僧辯等奉表曰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竄頻擊頻挫奸場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刃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糾七步圓羽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戴履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泣血臨兵嘗瞻普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修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並雪永懷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寔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國陵嗣后升遐龍輅未殯承華掩曜梓宮無所並即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祖哭聖情孝友理當戚動口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光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忝然凝遡飛龍可踣而潛躍不定帝聞云叩而闕問未開謳歌再馳是用題言越人固執重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慰功臣之望光武非中興豈謂結宗廟之統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狗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忠爲報主孝寔感神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綏陛下拂袂水而游廣城登崑山而去東土羣臣於何仰訴兆庶奚所歸仁况郊祀配天靈籙久曠齋宮率祖簠簋不陳仰望乘輿匪朝伊夕

贈言法駕。鼓渴且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葬則舊邦。輿復彼都。已平宮館。雖毀佳氣。猶存阜門。有仇彤廷。四敵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其已立。豈得不揚清警。而赴名都。具玉輅而旋正。寢陛下跡。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翦夷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對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不從。將軍朱買臣。密害豫章王棟。及其二弟橋。穆。世祖志也。四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帝遣兼司空蕭秦。奉謁。壁陵。修復社廟。五月。司空南平王恪。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帝固辭。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等。於江陵。市下令赦境內。齊將潘樂。攻秦郡。王僧辯帥師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徐州刺史齊人賀平侯景。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將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散騎常侍徐陵聘魏於鄴。奉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慕高皇之祥。無爲稱於華島。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問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嶺。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助華。明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騰珠衡。先彰元后。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

文允武。包羅羣藝。歷試諸職。咸熙庶績。自無妄與暴皇。祚廢徽封。稀修蛇行。災中國。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頌。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錄。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水霜。如霆如雷。如龍如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旣挂膽於西州。方燃膽於東市。蚩尤三冢。寧謂嚴誅。王莽千朝。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翼行天罰。莫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姬。甘露如珠。朝華景。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莫英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苑。西踰白狼。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踴躍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寧固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啟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仰鳳屐以承天。歷數在躬。時與爲讓。伏承聖旨。謙冲爲而弗宰。或云旋駕金陵。方膺天聰。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恆宅。登封岳岳。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祿。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旣錫。蒼玉無陳。乃杖屨之誓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與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遠

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連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說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竊珥雍容尋盟漳水加半貶節隨勢汗隆瞻闕望鄉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泰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損承間內殿事絕耿弁之恩封奏邊城私等劉現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冬十月湘州刺史王琳來謁執之以子方畧為湘州刺史琳長史陸納舉兵反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進袁三上乃從之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江陵不升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八

正殿公卿陪列而已時有兩日俱見立世子元良為皇太子陸納破衡州刺史丁道貴道貴定零陵進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走之二年春正月詔王僧辯討陸納大破之湘州平夏五月魏將尉遲迥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迥陷益州武陵王紀軍至西陵巴人荷昇斬其將公孫晃來降紀眾潰見殺八月詔曰夫爰始居毫不廢先王之都受命於周無改舊邦之頌去魯與孰有威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稍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巴峽鼓棹六軍遙征九旂揚旆拜謁塗陵修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

蕭僧兵
於魏又一
袁固也然
元帝殺袁
實有以致
之

帝王之學
與經生不
同梁武帝
與梁元帝
帝立會讀
書耳

時宜勸九月齊遣郭元建頓合肥冬十一月僧辯鎮姑十
二月宿豫人東方光據城歸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三年
秋九月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僕射王褒為執經初西
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待有闕魏相宇文泰憾焉使柱國
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蕭督帥眾會之停驂內外戒嚴
與駕出行城櫓詔續講徵王僧辯十一月以胡僧祐為都督
城東城北諸軍事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魏軍至櫓下
帝猶賦詩不廢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入援軍
次馬頭胡僧祐等出戰敗績魏軍大攻帝出柅門親臨陣
督戰僧祐中流矢死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城陷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八

帝見執如蕭答營甚見詰辱他日謂魏僕射長孫食日
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食將帝入城帝曰向卿相贈欲言
相辱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食乃面帝於主衣庫十二月
徐世譜任約退屯巴陵辛未帝為魏人所害時年四十七明
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為元皇帝廟號世祖帝天才英
發年五歲武帝問所讀書對曰讀曲禮武帝使讀之即簡上
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武帝自療之遂昏目
好聲色博極羣書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
絕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縉為布衣交著述辭章行於世
性屬飾多猜忌人有勝已者必加害忌劉之遠才學使人楊

史事

卷一百一十人

老

之愛書籍既患目疾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不休五人各伺一更雖眠熟大婦有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加以煩楚更令追讀雖戎略殷渙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留手常曰我傷於文士負於武夫論者以為實言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距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萬武陵之平賊者欲因舟楫還都建鄴宗懷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俱未欲動侯射王褒左戶尚書周弘正言都楚非便宗懷劉謫以為建鄴王氣已盡於是乃留尋陽守

又一土堂
今黃曰生
金之報也

史事

卷一百一十人

老

而城見危在幽通求酒飲之賦詩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幾樹杳空復感行人梁王臺遺尚書傅準進土蓂莢之莽津陽門外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任約後降於齊將軍裴綏弟機謝朓仁俱見殺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倖以歸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小弱者皆殺之帝於技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靈之遇刺之見曰信已至頃之人到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禱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讓之何益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五采分明故老泣曰昔年龍山建康天下大亂今龍復見禍至無日矣江陵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為荊州刺史乃擊破一洲以應百敬隨而崩散宋文帝在藩一洲自生俄而文帝入立後遇元凶之禍洲還沒太清末枝江縣開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也封晉安王為江州刺史魏冠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為梁王承制奉迎至建鄴人居朝堂以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樞密中外諸軍事加霸先班劍三十人三月齊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拒戰敗績死之僧辯出

屯姑孰四月陸法和以鄆州附齊七月僧辯納蕭淵明入建
鄆卽位以帝爲皇太子九月丙午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
淵明奉帝卽位紹泰元年冬十月以淵明爲司徒封建安
公加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齊州刺史杜龕攻信武
將軍陳霸先於長安義興太守韋載應之霸先討韋載南豫州
刺史任約應泰二州刺史徐嗣徽乘京師無備舉兵據石頭
反十一月齊安州刺史翟之崇等率衆赴任約霸先平韋載
還京師十二月任約等至采石迎齊後遣任約將軍侯安都
於江陵遂擊敗之約嗣徽奔江西遂入齊翟子崇等降放還
北太平元年春正月齊州刺史杜龕降賜死東揚州刺史張

史事 卷一百十人

圭

起國臨海太守王懷振於鄆二月遣周文育襲會稽應解
國走若耶村人斬應傳首京師以東土經杜龕張彪之亂命
大使應省齊遣大將蕭軌向梁山霸先遣軍主黃敢逆擊大
破之軌退屯蕪湖遣周文育侯安都據梁山拒之四月安都
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建安公周
明罷齊軍至秣陵故治敕周文育還屯方丘徐度頓馬牧杜
校頓大桁齊軍進據兒塘與駕山頓故隄門六月齊軍至玄
武湖西北霸先大破齊軍斬齊北兗州刺史杜方慶生擒蕭
軌徐嗣彥等皆誅之九月進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
將軍揚州牧封義興公十二月封劉叔爲汝陰王蕭沈爲巴

陳位卽是
故也

陵王奉宋齊後二年春正月詔求孔氏族爲奉聖侯繕廟堂
備祀與二月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
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討之文育軍
於巴山獲蕭勃僞帥歐陽顒余孝頃棄軍走遣使詣丞相府
乞降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殺蕭勃於始興領軍將軍徐度
燒齊船三千艘於合肥夏四月齊遣使詣和蕭勃直問蘭鼓
虓殺譚世遠鼓爲亡命夏侯明微所殺勃記室李賈藏奉懷
安侯蕭任據廣州九月進陳霸先爲相國領太傅總百揆封
陳公備九錫之禮冬十月進陳公爵爲王辛未詔陳位於陳
依宋齊故事陳王褒祚奉帝爲江陰王臺於外郎時年十六

史事 卷一百十人

圭

追謚敬皇帝梁氏四王共五十六年史臣魏徵曰高祖允文
允武多藝多才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取獨夫如
拾遺布德施惠悅近來遠干戈載戢凡數十年魏晉已來未
有若斯之盛也然慕名好事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
不食心未遑榮虛則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總黃屋之尊夫
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
祖屏除奢慾春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明有所
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結華稍竭惑於聽受險躁之心暮
年愈甚開門揖盜棄好卽仇雲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
災及子孫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奮契所未聞也太

宗聽廢過人詞藻麗。然文繁用其華而不實。淫靡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元帝以磐石之宗。屬君親之難。不能致命率先。極溺救焚。乃擁衆遠遊。坐觀時變。未施葬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爪牙心膂。拘囚道隘。不都建業。卽安荆楚。雖元惡克剪。而西鄉責言不弔。吳天假手。敵人天道人事。其可誣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之廢。天厯去矣。焉得不爲殞讓與。

史緯卷一百十八終

史緯

卷一百十八

章

史緯卷之一百十九

梁書二

列傳

武帝諸子

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誦前五經。天監元年立爲皇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思戀不樂。高祖知之。令五日一朝。或數日乃還宮。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屬思便成。無所點易。母丁貴嬪有疾。朝夕省侍。衣不解帶。及薨。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宣旨曰。禮不勝喪。比於不

史緯卷一百十九

孝。有我在。那得哀毀如此。可強飲食。太子奉教。乃進數合。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已塞成疾。應強加餽。不使我恒爾懸心。太子雖奉勅。日止一盞。不啻菜果。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明於庶政。高祖使省萬機。每奏事。有謬誤。詐安。皆令改正。未嘗彈糾。平斷刑獄。多所全宥。士人應死者。必降長徒。天下稱仁焉。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性好籍籍。有書三萬卷。與學士商確。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宜奏女樂。太子不答。但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在東宮。

宋武好色
昭明曰
因果所生
而面者東
宮在北也

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勅賜女妓一部非所好也每聞百姓賦役勤苦憂形於色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高祖憂勅參問輒自力手書疾篤左右欲啓間猶不許堯年三十一詔欽以袞冕諡曰昭明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驚悼百姓號泣滿路四方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初丁貴嬪薨太子求善墓地將斬草有人因闖人俞三副求賣地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墓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二

蕭子良

蠟鵝及諸物埋長子位鮑遠之魏雅並爲官監遠之與雅有隙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禍帝遣檢掘果得蠟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乃止唯誅道士太子終身慚恨故帝不立其嗣遠之後爲簡文所誅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導暗故封諸子大都以慰其心統長子歡封豫章王薨子棟嗣簡文見廢棟方與妃張氏錫葬法駕奄至棟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殿祚未幾讓位於景封淮陰王及弟橋樛鎮於密室景敗兄弟相扶出建杜於道崩去其領二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懼之初王僧辯將發詔元帝曰平賊之後嗣若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

是伍向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三

平賊之責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遣他人帝乃別勅將軍宗買臣會簡文已被弑棟等與買臣遇呼上船共飲並沈於水南康王績武帝之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堯年二十五歲日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稅悉寄天府子會理嗣爲南兖州刺史侯景圍京城會理將入援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僚佐曰紹先書非天子意請拒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手勅召我入朝臣子之心何忍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國之肝腹吾計決矣遂行紹先入廣陵以烏帽麾輿單馬進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起義謀襲侯景約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免會理官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妄動會理曰潮熱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齊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義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敬禮從之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蕭賁以告王偉偉收會理及其弟邵陽侯通理皆遇害弟又理生而簡王薨至三歲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王宮人喪畢去耳又理號泣不止諸宮人莫

不停感爲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悲不自勝帝曰此見大必爲奇士封安樂侯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生當無愧古人侯景入寇又理聚賓客數百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還廣陵入齊爲質乞師景遣董紹先據廣陵追獲之防禁甚嚴不得與兄相見乃請還都入辭母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驚願語兄善爲計勿以我爲念家國阨危死無所恨前計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罪人元貞忠正可託後事乃以玉柄扇贈之貞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左右謀應景劫又理送都殺之時年二十二元貞悟前言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四

往收葬焉

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大同元年爲荊州刺史襲續軌色愛財極意收歛倉庫盈溢臨終遺參軍謝宜融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問宜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宜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諭曰威子應嗣不悲王薨至內庫見金銀問左右曰可食不答曰不可曰既不可食並乞汝

廬陵王續武帝第六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攝南徐州事踰歲

如曰驍虐綸怒令吞劍而死道路以目出逢喪車奪孝服而著之旬旬號咷鼓帥以聞帝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取一老公短瘠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綸自陳無罪因剝視而捶之於庭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輜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姬乘車悲號會意還都以聞帝遣禁兵收之將於獄賜死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削爵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爲揚州刺史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啓綸令客戴千高戴瓜李微趙智英刺殺之智通子敞之訴竟帝懸錢百萬購賊遊軍將宋鵬子條姓名以聞敕舍人諸曇粲領齊仗五百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微智英子高踰墻免敞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五

之賊瓜等出新亭笑而食之綸鎖在署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拜郢州刺史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綸大獲離景已度採石綸晝夜兼道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三道攻綸綸大獲之明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步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奔還京口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臺城陷綸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綸與元帝書曰伏以先朝

聖德孝治天下。九族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斁。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以幼陵長。遂至交鋒。蕭牆典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雖有書問。雲雨傳流。嗚呼其間。委悉無因。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皆知君父大敵。猶強天管。未雪。余汝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格蒼穹。憑靈宗祖。盡謀夕計。共思匡復。其餘小忿。悉宜寬貸。誠復私憾難平。將奈國究未逞。正當輕重相權。小大易奪。遭到其情。弘豁以理。今已喪都。城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水燎寒。若以舉之無道。近遠同疾。幸勉思大。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博參物論。咸以為疑。皆欲解體。自我國家五十許年。德格玄穹。恩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邑熙。得天幸土。忠義奮發。抱甲負戈。衝冠裂眦。咸欲刺刀於侯景腹中。所須惟主唱耳。第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逆物望。致招羣議。其間禍患。略具所陳。斯理昭然。無勞諸著。吾聞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而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汙流。更止。止由儼憤。懸斷卒食半菽。無因進取。致使賊景假息緩誅。每增號憤。啓處無地。計滿湘穀。粟猶常紅。委今阻兵湘峽。惟事交爭。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企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願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運輪糧儲。應贖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弱兵寡。安能為役。所冀令弟庶得中情。朝聞夕死。萬頃何恨。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給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莫不掩泣。給大修兵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強盛。遣王僧辨率舟師一萬以逼之。給將劉龍虎等降給軍。與子確等走武昌。給長史章質司馬姜律馳往迎之。敗散卒屯於齊昌。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使鐵騎二百襲給。給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給。給以龍祖元帝所任。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城。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主李素綸之故史開城納之綸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遣大將楊忠率眾攻綸於汝南綸閉城距守忠攻之不克死者甚眾及李素中流矢卒城陷綸被執不屈遂害之投於江岸經日顏色不變烏獸莫敢近時年三十三百姓為立祠廟岳陽王督遣使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後元帝議加諡尚書左丞劉劭議忌政交外曰猶從之二子堅確堅性庸驥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大駭袖以白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昔佐董勛華白曇期等以堅私室醞釀烹宰無所沾及忿恨夜引賊登樓城陷堅遇害確封永安侯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

史事 卷之一百十九

人

為狂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每臨陣對敵意氣開許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騁不倦諸將服其壯勇給軍敗賊使負袍不之知也確因奔朱方侯景乞盟確確在外啓召確入城確知景必渝盟欲南奔綸迫之使入確不肯綸曰汝欲反耶時景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推之其事可見我入何益石珍曰勅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堅執不從綸大怒謂趙伯超曰卿為我斬之伯超拔刀指確曰我識君耳刃豈識君確流涕遂入及景背盟城陷確排闥入啓武帝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皆潰散臣親自格戰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使

正當自誤

何恨使確為文勢景見確愛其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鷹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勸景

命

除之給遣唐法隆寺確外奔確曰侯景輕視確不惜死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王願勿以我為念後與景獵鍾山引弓將射景斷賊遂殺之

釋其心入

武陵王紀高祖第八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授益州刺史侯景陷臺城紀總戎將發益鎮湘東王釋使胡智監以書止之曰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被賊又別紙云地擬

探到各安境界情淡魯衛書信恒通紀遂不赴援高祖崩紀既就於蜀敗年曰天正司馬王僧略奏軍徐曄固諫紀殺之

史事 卷之一百十九

九

見亦無益

太清五年四月紀率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為名將圖荆陝五月魏將尉遲迥帥眾伐蜀潼州刺史楊乾運降迥趨成都紀大於西陵船艦窮川旌甲耀日軍容甚盛世祖命將軍陸法和於硤口夾岸築二壘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物情恒擾世祖甚懼法和告急世祖拔任約謝答仁於獄赦禁兵以配之紀攻絕鐵鎖世祖與紀書令其還蜀紀不從遣將侯獻率眾緣山將規進取約答仁與戰破之既而陸納平諸軍並西赴紀遣尚書樂奉業至江陵請依前旨還蜀世祖不許遊樂將軍樊猛率兵至紀在船中繞牀而走以金擲猛曰願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得見殺足下金將何

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獲不成。功也。猛率甲士升舟。第五子圓滿。馳來救父。紀首已落。滿驅亦分紀在蜀十七年。南。平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治之內。廩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前九月。講武。躬領幢隊。及開國。雖像佐。日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及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道。有金百道。銀五倍之。錦厨。絹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初。紀將僭號。柏殿柱。繞節。生花。

史事

卷之七十九

十

如芙蓉。其莖四十有六。靡靡可愛。議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死。年四十六。長子圓照。與弟圓正。付廷尉。絕飲食。於獄。將脅。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不如開通死得爽烈

蕭穎胄穎胄字叔齊。宗室。武帝弟。少時。穎胄。事由。於。穎。胄。故。人。梁。書。

蕭穎胄。齊高祖從弟子也。爲秘書郎。高帝謂其父南豐伯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明帝。暮。餞。約。欲。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穎。胄。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

甚。慚。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勅。穎。胄。移。居。入。入。城。百。姓。驚。恐。欲。南。度。穎。胄。以。賊。勢。尚。遠。未。卽。移。魏。軍。尋。退。和。帝。爲。荊。州。刺。史。以。穎。胄。爲。長。史。行。府。事。東。昏。誅。戮。草。公。委。任。屬。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共。襲。武。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武。帝。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并。漢。荆。襄。書。與。穎。胄。勸。同。起。兵。穎。胄。意。未。決。山。陽。聞。之。不。敢。入。城。穎。胄。夜。呼。衆。軍。席。岡。文。柳。忱。共。議。闕。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今。衆。寡。又。不。敵。若。破。雍。州。之。後。復。不。爲。朝。

史事

卷之七十九

十

廷。所。各。不。如。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獨。可。成。今。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新。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國。不。濟。矣。柳。忱。曰。朝。廷。征。俘。爲。惡。日。滋。京。師。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直。藉。以。相。絕。耳。獨。不。見。諸。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近。之。明。鑒。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資。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山。陽。若。敗。荆。州。必。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渡。慮。之。穎。胄。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聞。文。勒。兵。斬。之。傳。首。於。武。帝。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數。千。兩。爲。龍。埋。土。中。歷。世。相。傳。稱。爲。下。方。黃。

鐵額胃取金龍以充軍實因款日往年江蘇斥我始知禍福之無門也武帝遣將軍楊公則剋巴陵進向湘州額胃遣人謂武帝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方可進兵武帝不從額胃乃遣參軍鄧元起率眾向夏口三年和帝為相國額胃為左長史和帝即位額胃為尚書令荆州刺史留衡西朝以弟額達為冠軍將軍率師隨武帝圍郢城陷之帝遣江州使額達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武帝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舉兵侵荆州額胃遣軍拒之兵敗額胃素能飲酒噉白肉時輔和帝處上流自以職居將相不能拒制惠訓憂愧卒州中祕之使似其善者假為教命時武帝圍

史事 卷之十 十九

主

建康和帝密報額胃凶問祕不發喪及建康平惠訓乘潰始發喪和帝詔贈丞相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清大葬依齊豫章王故事諡曰獻武額達封作唐侯為豫章內史其不悅將發預華林宴辭氣不平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額達大罵曰我今日容色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復勸我酒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額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或傳其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絳江中討盜實使防之額達知朝廷意唯飲酒不治州事遷右衛將軍辛子敏為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詞訟皆就於野大張

弩據腰卒

王茂

王茂太原人身長八尺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必為公輔為臺郎累年不調知齊將以求為邊職除雍州長史武帝渡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或謂茂反帝弗信謂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盡網焉乃誅言者茂云茂與帝不睦帝腹心勸除之帝曰將舉大事而殺驍將非策也乃令鄭紹叔往候之遇茂臥疾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安臥耶茂即擲枕起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之結為兄弟及發雍部以茂為軍鋒師次

史事 卷之十 十九

主

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聚號二十萬及戰義軍稍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章欣慶勇力絕人執鐵鞭稍與茂而進大破之茂勳第一建康平以茂為侍中護軍將軍封望華公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臣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而以余妃賜茂潘之亞也事盜燒神虎門茂率兵赴之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尋盜反走自表解職不許江州刺史陳伯之叛以茂為刺史討之伯之奔魏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進車騎將軍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教文雅茂頗快侍宴醉後見於辭色武帝不責也進司空茂性方正雖僕妾莫見其

人不知足
此
亦自難

愴容卒諡曰忠烈

曹景宗

曹景宗新野人嘗匹馬卒逢蠻數百圍之景宗馳騎四射每箭發一蠻遂散走因以膽勇知名太尉陳顯達北園馬園景宗為偏將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託跋英四萬人顯達揣其功景宗無怨言高祖為雍州刺史景宗渡自結附義師起景宗領兵為前鋒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重兵屯新亭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定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前薄景宗景宗馳戰居士奔潰景宗盡獲其衆與王茂破王珍國於大航軍士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

史稱

卷之一百十九

古

宗不能禁天監元年授郢州刺史封竟陵侯景宗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部曲殘橫民厭苦之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景宗頓兵不出司州陷御史中丞任昉劾之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魏托跋英圍昌義之於徐州高祖遣景宗援之詔待衆軍俱進景宗欲揣其功違詔先進值暴風軍不得渡乃還高祖聞之曰景宗不進其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必致狼狽今衆軍俱進破賊必矣及豫州刺史韋叡至與景宗進屯邵陽洲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每牧人過岸伐芻梲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千餘人徑渡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

或恐不虞而此已勝

之壘成使趙草守之因謂之趙草城恣芻牧焉高祖詔景宗等逆築高壘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叡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殲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士卒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躡大眼至澱水上伏尸相枕昌義之逐英至洛口英匹馬入梁城生擒五萬餘人軍糧器械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凱旋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僕射沈約賦頌景宗啓末賦詩帝曰卿人才英拔何必在一詩景宗辭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便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賞不

史稱

卷之一百十九

注

已物及朝野驚嘆竟日詔付左史進爵為公景宗好內妓妾數百皆曳羅綺作歌舞宮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拊弓弦作霹靂聲箭如候鳥鳴呼平澤中逐鹿鹿射之饑食其肉渴飲其血謂如甘露樂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關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色色使人氣盡高祖數寶見功臣共道故朝景宗嘗言武將下官高祖以為笑樂卒諡曰壯景宗齊末在竟陵郡其弟義宗居雍州買人向氏欲以嫌適之裝錢百萬義宗遣人詣景宗景宗題書後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錢竟娶之

夏侯詳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年十六，遭父艱，哀毀，廬墓三年。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眾異之。為刺史殷琰主簿。琰叛，宋明帝遣將軍劉劭討之。琰將請救於魏，詳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主，便歸身朝廷，何可北面異域？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詳請充使，乃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壁，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俟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解圍退舍，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請反命，呼城中人語之，即日琰出一州以全。齊明帝輔政，雅重之。引

史集

卷之十一

末

詳及裴叔業密議，詳不對。帝怪之，叔業以告。詳曰：「不為禍始，不為禍先，出為義陽太守，遷西中郎司馬，高祖兵起，詳與賴胃同歸。諫欽天監三年，遷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刺史登此山，輒被代，皆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樹延僚屬。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卒，子昱，字世龍，為驍騎將軍。普通六年，遣豫州刺史裴遠帥軍自南道攻壽陽，城未克，而遠卒，乃使昱代之。遂與魏河間王元琛頻戰，克捷。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昱帥魚弘等，通清流，瀾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昱後，昱破之。進攻黎漿，將軍章放自北道來會，南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

萬石，詔以昱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兵荒，百姓流散，昱輕刑薄賦，務農省役，民戶充復，卒於鎮。贈車騎將軍，諡曰襄。昱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端對。宗人夏侯澄為衛陽

內史，詳曰：「宜侍坐。」高祖曰：「澄與卿疏近？」澄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澄與昱已疏，曰：「卿信人不辨族從？」澄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聞者善之。」澄歷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廉為夏侯，妓云：「弟義字季龍，為司州刺史。」帥將軍裴之禮、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圓、元廣

史集

卷之十一

七

和於廣陵，入其邪，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道擊破之，獲自武陽來會，慶和請降，妻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心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皆烏合召募，不可節以法。公持軍素嚴，受降納附，漢得其宜，妻乃登城，拔魏旗，建官軍旗，慶和東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夜遁，棄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鎮廣陵，妻屯安陽，妻又遣偏將屠楚城，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封保城侯，轉豫州刺史。豫州數遭兵寇，人多失業，妻帥軍人於倉陵立獫狫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贖貧人，境內賴之。兄昱先經

此任至是變又有恩惠百姓歌之在州七年遠近歸附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服習精強為當時之冠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以百數敬愛人士不以勢位自高坐中賓客常滿卒於州贈侍中諡曰桓子諡施險薄行為蕭淵明長史淵明戰沒復為侯景長史景叛諡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剽掠子女財貨淵明有四妾章于王阮並國色諡至破第納焉魚弘襄陽人歷南譙府貽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為郡有四蓋水中魚驚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民庶盡人生世上如輕塵栖草白駒過隙惟樂而已富貴幾時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散車馬窮一時之絕復為新興永

中書卷之九十九

寧二郡太守卒

蔡道恭

蔡道恭南陽人天監初為右將軍司州刺史魏園司州時案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晝夜攻之道恭隨方抗禦魏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填壘道恭於壘內列礮衝關繼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澮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大弓射之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敵敵皆靡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堦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登城者魏軍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

經從弟靈恩及諸將帥曰吾病勢不支汝等當死守無令吾有遺恨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眾赴援景宗頓兵不前至八月城乃陷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任道恭文云道恭死時景宗是

楊公則

楊公則字君異天水人父仲懷為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劉劭討之仲懷力戰死公則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絕而復甦劭命還仲懷首公則徒步負喪歸里義軍起高祖命公則為先驅至新林公則屯領軍府北樓與南掖門相對登樓指揮城中遙見旌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

史書卷之九十九

宋

則談笑如常東昏夜遣勇士攻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命擊退之公則所領皆湘漢人性怯懦城內輕之每出盤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陷內出者每被剽奪公則命麾下衛送之公卿士庶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連左將軍湘州刺史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戶口充復朝廷議北伐詔公則屯洛口公則受命遺疾謂親人曰昔康頤馬援以年老不用今國家不棄朽儒任以前驅馬革還葬此吾志也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接戰斬之延北至壽春卒於師贈車騎將軍諡曰烈

鄧元起

鄧元起南郡人。永元末為武寧太守。鑿斷田孔明附於魏。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拔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散。走鄧州刺史張冲。表元起為中兵參軍。會義兵起。蕭穎胄與書招之。部曲多勸元起歸冲。元起曰。朝廷暴虐。誅戮宰執。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剋我。老母在西。情豈忍舍。若事不成。受戮昏朝可也。即率眾歸高祖。天監初。封當陽侯。益州刺史。初武帝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太守朱士畧出迎。蜀人來投者新故三萬餘人。時軍糧匱乏。或說

史籍

卷之十

年

元起曰。蜀土政慢。民多詐偽。若檢巴西籍。出因而罰之所獲必厚。治今李膺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眾心一離。雖悔無及。膺勸之。義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膺率富民上米三萬斛。元起破季連於赤水。進屯西平。季連嬰城自守。元起聞之。擗其三直而輕焉。元起巡視西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持楯叱之。眾辟易不敢進。季連圍困會高祖使赦其罪。季連開城納元起。元起送之京師。元起得庚黔婁。蔣光濟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清潔。光濟善謀。勸元起為善政。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紇。孫性輕脫。與二人志行不同。言於元起曰。紇

蕭穎胄之子
元起與高祖
元起與高祖
元起與高祖

史籍

卷之十

年

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除益州時過江陵。迎其母。母奉道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不能與汝共禍敗也。元起至蜀。使蔣光濟筵之。遇害。明然歎曰。吾豈即艾而及此乎。後果敗。羅研字漢微。為本州別駕。齊荀兒叛。臨汝侯明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研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可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豚上有百錢布被。篋中有數升黍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拔劍於後。亦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卒官。

張弘策

張弘策，范陽人。文獻皇后之從弟也。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為進粥，乃食。母所餘居母愛，三年不食鹽菜。弘策與高祖年相輩，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烟氣，愈加敬異。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因問高祖曰：「祥象云何？」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舉人必動，動必凶。」漢北帝今久疾，或有不諱，北人必乘機而作，然亦為真主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如麻，齊之歷數自茲盡矣。英雄當興於梁楚間，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已富貴，為在草莽？」高祖笑曰：「光武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拜。」

史

卷之十一

筆

日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郭於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援之。詔代曹武為雍州刺史，弘策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驗矣。」遂從高祖西行。高祖表弘策為參軍，常參密議。建康平，高祖遣弘策先入清宮，封檢府庫，珍寶委積，弘策秋毫無犯。遷衛尉卿。洮陽侯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不自安，因運荻束伏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天曉乃散。官軍捕獲斬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從後殺之，贈車騎將軍，諡曰忠。子楠有學行，襲封洮陽侯。遷侍中，弟續尚武帝女富陽公主。

史

卷之十一

筆

主起家秘書郎，秘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其居職不過數十日，便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過觀閣內書，籍帝指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三載方遷。太子舍人山為吳興太守，遷吏部尚書，與參選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樞輔，賓客輻湊，有詣續，續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賓客遷尚書僕射，續讓表曰：「自出守股肱，人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矣，而寸矜所滯，近蔽耳目，淺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指敬容也。改湘州刺史，治務公平，放老疾吏役，省關市，戍遷州界，零陵郡有莫偽蠻，依險為居，歷歲不貢，續至，遂向化，益陽縣有田二頃，皆異畝同類，在湘四年，流入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曉好積聚，太清二年，改雍州刺史，河東王譽代為湘州，續素輕少王，資待甚薄，與留續不遣，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釋鎮江陵，與續有舊，續欲因之以擊譽，兄弟時釋率兵援臺，至江津，屬侯景請和，詔罷援軍，譽欲待湘東王至，方還州，續貽湘東書曰：「河東已登橋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蘇共謀不逞，湘東乃沉米而歸，續棄部曲，攜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索續部下，仍遣續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督據遷未去處之城，西白馬寺，會臺城陷，督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續曰：「僕觀岳陽似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園。」

義舉事無不濟。繼以為然。乃要席引等。於西山聚眾。續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各令參軍尹正追之。續以為赴期。大喜。及至橋。續乞為汝門。答襲江陵。常載續。隨後及軍敗。遂殺之。續既貪婪。賫賄填積。及死。湘東王收其書二萬卷。甚珍寶財物。以綜蜜之屬。還其家。弟紹與續齊名。湘東王嘗策之。百事紹對關其六。號為百六公。官吏部尚書。

鄭紹叔

鄭紹叔。開封人。高祖臨司州。為中兵參軍。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道實客紹叔。獨請留。高祖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於公。義無二心。高祖固辭之。乃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高

還及高祖為雍州刺史。紹叔問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東昏忌高祖。紹叔兄植為殿直。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使為刺客。紹叔密告高祖。高祖乃於紹叔處置酒待植。謂之曰。朝廷遣卿見關。今日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帝引植登臨城。望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未易圖也。紹叔送植於南。而別義師起。為驍騎將軍。從下江州。紹叔監州。謂之曰。前途不提我任其咎。軍糧不繼。卿當共責。紹叔都督糧運。軍無闕乏。入為衛尉卿。封東興侯。卒。諡曰忠。

呂僧珍

呂僧珍。范人也。太祖為豫州刺史。以為蒙令。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高祖帥師援義陽。長沙王暢時為梁州刺史。魏圍之。高祖欲遣使求梁州。問眾莫敢行。僧珍請往。即日單舸上道。獲暢書而反。高祖臨雍州。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高祖招募武猛。從者萬餘人。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若山。阜僧珍悟其旨。亦陰勇死。士私其格。數百張及師起。取檀溪材竹。裝為樓艦。僧珍之弟。頃刻立辦。眾軍將發。爭格僧珍出。所具什之。軍遂濟。至江陵。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遷李居士。戰。擊大破之。茂移屯。越城。僧珍守白坂。李居士規僧珍。眾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戒將士勿遙射。須賊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李

至。擊。裏。并力破之。敵軍越。斬拔。城上矢石俱發。僧珍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奔散。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為營。背淮而陣。僧珍縱火焚其營。即日瓦解。建康平。高祖受禪。封平國侯。左衛將軍。僧珍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授南兖州刺史。僧珍本州也。僧珍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子宏。以販蔥為業。僧珍至。素業欲求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惹肆耳。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僧珍導從。隨到其家。不以為覬覦。為領軍將軍。恩遇隆密。僧珍性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勑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酒後。取一餅食之。高

祖笑曰便是大有所進。僧珍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謂必不濟。生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不死。俄而果愈。今已富貴。復發斯病。必不起矣。賜驛騎將軍。諡曰忠敬。初宋季雅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書函曰。錢一千。聞人以此弗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發之。乃金錢也。遂言於帝。以為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貢呂公。在州有政績。

柳惔

史補 卷之十一十九

宋

柳惔字文通。世隆太子也。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尚書僕射王儉嘗造悅惔。世隆謂為諱已。儉至門。遣人謂世隆曰。賢子見。願今來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為荊州刺史。巴東王子賢友子賢。昵近小人。後稱疾還都。及難作。獲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武帝起兵。惔舉漢中以應。及受命。除散騎常侍。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及元會。帝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臣謹服之。無敢封。曲江侯還。尚書左僕射卒。惔度量寬博。頗長憚其婦。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覆與惔善。而為惔妻所敬。覆每詣惔。必先問夫人。快每欲見妓。因覆請奏樂。其妻隔幔坐。然

史補 卷之十一十九

宋

後妓山。後因留日。為弟惔字文暢。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惔每奏。舊操皆感思。因愛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擊琴。容効其聲。以筋扣之。惔驚其清絕。乃製為雅音。後傳琴本。此惔常言。今辭轉失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源流。齊竟陵王將朝。見惔投壺。其桌不絕。停與久之。進見。遂晚。世祖遲之王。以實對。世祖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王瞻博射。嫌其皮洞。乃摘梅帖鳥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惔工篇什。為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柳惔王融見而嘆賞。書之齋壁。每侍宴。帝必詔惔賦詩。嘗和帝登景陽樓。惔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葉承漢遠。雕華逐

章叔

韋叡字懷文杜陵人齊末爲上庸太守高祖微至叡率郡人
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曰
吾事就矣他日見君之而今日見君之心天監二年爲豫州
刺史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攻魏小岷城未拔巡行圍
柵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曰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
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
自拔進兵擊之魏兵敗走因急攻之城遂拔進討合肥叡按
行山川立肥水堰日夜督率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
小城夾合肥叡攻之魏將楊靈鳳帥軍五萬奄至衆懼勸叡
請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求益兵豈能有及且吾求濟師

史籍

卷之十一十九

宋

彼亦微衆猶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
義也因與戰破之初肥堰成使王懷靜築城守之魏破懷靜
乘勝至堤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叡怒曰將軍死綏
有前無却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嚴每戰
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擊堤叡夾堤而戰
魏兵稍却因築壘以固堤起因離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
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城遂潰俘斬萬餘所獲
軍實無所私焉叡晝接賓旅夜算軍書撫循士衆常如不及
故人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墻壁皆應準繩進次
東陵去魏樊城二十里有詔班師叡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

殿後魏人服其威名望之不敢過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圍刺
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
曹景宗督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詔叡率豫
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兼程而進行值澗
谷輒飛橋以濟師時魏軍盛或勸叡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
處負戶而汲吾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至邵陽
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夜掘長
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何其
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洪麒麟潛行水底得
達東城於是人百其勇英率衆來戰叡乘素輿執如意麾軍

史籍

卷之十一十九

宋

一日數合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跨惟通道樹柵守之叡
裝大艦治水軍值淮水暴長關艦競發以小船載草灌之以
齊往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前拔其柵倏忽
之間橋柵盡壞太守馮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動天
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去魏軍遘水死者十
餘萬斬首如之其餘釋甲稽顙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
可勝計昌義之見叡且悲且喜不暇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
祖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曰君
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遷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馬仙碑爲魏
所敗三關擾動詔叡督軍援之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

開大壑起高樓。衆議其示弱。敝曰不然。爲將不可前恃勇。魏軍退。還雍州。刺史初敝起兵。鄉中客陰備光泣止。敝及敝爲本州。偶光道候。敝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今乞食矣。餽耕牛十頭。敝爲護軍將軍。閒居無事。慕石奮陸賈爲人。畫之於壁。以自玩。卒贈侍中。車騎將軍。諡曰嚴。敝有雅度。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不肯舍。井竈未成。不先食。所居有政績。被服必於儒者。與裴遠爲梁名將。餘人莫及。敝兄纂。早知名。仕齊爲司徒記室。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正。臣嘗也。敝子放。字元直。高祖遣領軍曹仲宗攻渦陽。以放爲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賈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二百餘人。從弟洸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馬被傷。不能進。放冒貫三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魏軍退走。放逐北至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率衆來援。放與陳度趙伯超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散遣降人。魏諸營壘聞之。一時奔潰。衆軍斬獲甚多。還北徐州刺史。卒。故弘厚。篤實。輕財。好施。友愛諸弟。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姜肱兄弟。子繁。字長荷。拜太子右衛率。大同中。帝不豫。一日暴劇。內外咸云帝崩。衆將率宮甲度臺。問那不見。辦長梯。以爲大行升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聞之。曰。章衆

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不從。出爲衛州刺史。還散騎常侍。衆至。廬陵。問侯景之亂。簡閹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如是。常有別勅。豈可輕信。單使。除相驚動。時孝儀置酒。衆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常陽公大心。遣使要衆。衆馳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應在前。但中流任重。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隨發。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衆。衆留家累於江州。以輕騎就路。衆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衆散金帛。賞戰士。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楊公洲。之高造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衆推仲禮爲大都督。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衆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柳司州士馬精銳。久經邊疆。爲侯景所憚。所以推之。若論位次。柳在衆下。語其年齒。亦少於衆。直以社稷之計。俱不復論。師克在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應挾私情。以沮大計。乃單舸至之高營。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白應率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定議。

失在此

仲禮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仲禮部分諸將，令繁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繁以賊必爭之，謂仲禮曰：「繁才非禦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仲禮曰：「青塘迫近，淮渚今欲立柵，糧儲船艦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以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繁，繁水陸俱進，值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至曉，壘柵未合，景登禪靈寺閣望，繁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迺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奔繁，還賊軍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見害。年五十四，繁弟助警

史稿 卷之一百十九

墓

構從弟昂子尼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繁首以示城內，太宗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草公，如何先死！」行陣世祖諡曰忠貞，繁長子斌太子洗馬，城陷奔豫章，為其部下所害。

范雲

范雲字彥龍，舞陰人為郢州書佐，沈攸之舉兵圍郢城，雲父抗為參軍，咸守雲為攸之所得，攸之令送書入城，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戀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固所願也。」長史柳世隆與雲善，乃免之。為竟陵王子良主簿，時有獻白鳥者，齊高帝問雲：「此是何瑞？」雲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悅，明帝即位，拜散騎常侍，雲漢為

帝所知，帝將誅高武子孫，雲因言次曰：「昔豫章王語臣，嘗夢在高山上，內有漢院，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已望見陛下坐御床，備羽儀，不知此是何祥，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豫章此意亦難負，於是處昭胃兄弟異於餘宗室，為始興內史，舊郡界得臣奴婢，悉付作部買銀輪官，雲聽百姓識之，若百口無上，依用送還，郡多豪猾，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問廷上之說，帶帶便前，內史皆以兵自衛，雲撫以恩德，罷亭侯，高寶宿郡中，稱為神明，坐事免，永元二年，為國子博士，初武帝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惟甚，帝卜居東郊，雲亦築室相依，嘗與帝同宿，顧詰之，舍焉之妻

史稿 卷之一百十九

墓

方產有鬼，將入反走，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東昏過，弒張稷，使雲衛命至石頭，帝恩待如舊，遂參贊謀，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梁臺，建遷侍中高祖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以為言，未之從也，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復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用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采，奈何數昏亂之，職以女德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情高祖。」賜錢百萬，以余氏賜茂，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高祖升殿，謂雲曰：「朕今日所詣，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

封曰願陛下慎一日遷吏部尚書封胥城侯雲盡誠朝亮知無不為高祖亦推心任之嘗侍宴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結兄弟好我今為天下主汝宜呼之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省時人榮之遷右僕射雲與領軍長史王琰善雲宅新成咳亾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舍人以爲難初帝加九錫雲忽中疾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可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即起二年果卒帝即日臨殯贈衛將軍諡曰文有集三十卷

七緯

卷之一百十九

書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之子也約年十三遭家難潛竄會赦免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所讀輒誦之博通羣籍宋末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文惠太子管書記特被親遇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得卿談論欣然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高祖勲業既就天人允膺約嘗扣其端高祖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尺寸之功今兒童牧豎悉知齊祚將終識云行中水作天子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也高祖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樊沔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自至京

邑氣序已移若不早定大業一旦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敢有異圖者矣豈更有人方同公作賊耶約出高祖以問范雲雲對與約同高祖曰智者乃爾相符耶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至不得入徘徊弄光闕外但云咄咄及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高祖謂雲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書

封建呂侯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以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以書陳情於勉曰聖道聿興謬逢嘉運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題日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親尚似全人而筋力不相絲攝常須過自束縛方可僂倪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口篤取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移舊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之豈能支久若復不休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

才力所堪。聞思報効。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賜望郊阜。嘗爲郊居賦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泊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伊吾人之福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戰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蒿之荒蕪。既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伊皇祖之丕辰。逢時艱之孔棘。訪安土而遷移。掩閑庭以晏息。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哀隆。繇四代於茲日。蓋百祀於微躬。嗟敝廬之難保。若實孫之從風。或誅茅而剪棘。或既西而復東。迹平生

史

卷之十百十九

宋

之耿介。實有心於徇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舉而長想。應屢狀於素綬。雖遊蓬於世網。事酒惜而未洽。志情惛其無爽。值銜圖之盛世。遇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先佐於此時。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就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放傳嗣於墳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緇霜蒨葍。寒茅構樓。噪之攸集。築町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尊巢。夾滄濤之汀漠。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織宿楚以成門。藉修竹而爲戶。既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閭室以遠臨。闢高軒而傍觀。羅憲駭

廟接箭承閣。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翻泊頤頤。遊音下上。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闕以來往。大鴻小雁。修鵲短鳬。曳參差之弱藻。戲澗澗之輕軀。碧鱗朱尾。修頤偃額。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曰。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表而踴念。幸取給於庭廡。繹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安事千斯之積。不美汶陽之墟。回余眸於良域。隄高館乎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秉。始食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舉。匪夷言以自誇。異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

史

卷之十百十九

宋

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疎枝拂日。墜石堆星。岑峯崢嶸。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燈橫掃。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踣郊垌。素烟晚帶。白露晨榮。近循一巖。異色遠望百嶺。俱青欲息。心以遺累。必違人而後歸。或結橡於巖根。或開檻於木末。室閭蘿葛。檐梢松栝。既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無希曠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棠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傷余情之類暮。懼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惟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遂寧。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

罪代不用
已是也
何故封
州亦云
可
此小事何
不盡善
癡甚

史籍

卒與約言之約曰稷復罪聖明故以尚書僕射出作邊州刺史且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約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起歸內殿約懼不覺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懸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覡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事不由己高祖遣醫徐英視約疾還具以狀聞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當羞死帝以其不避欲抵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數使中使譴責約懼遂卒年七十三有司謚曰文帝懷情不盡曰隱改謚爲隱約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

史籍

卷之一百十九

贖事類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
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君暴主前世罕
二國幾家禍贖古殘書又宣武規舊業作鑒於後宋著作郎
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廢時其志唯天文律歷
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等值病亡仍使侍御史蘇寶生續
造諸傳元鼎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
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
於大明之末其臧賢郢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所造自永光
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缺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實
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取舍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

宋史

四庫全書
宋史

宋史以取信臣議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
昇明三年桓玄燕繼盧循之徒身為晉賊非開後代興隱
此紀傳義止前朝不宜溫及宋典劉毅何無忌並列
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
近謝選因以問閣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慚良
躬賜踴躍汗八腊本紀列傳合七十卷籍寫已畢今謹奏呈
所撰諸志須成續上其所撰齊紀二十卷梁高祖紀十四卷
文集一百卷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窮
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不好之問周捨曰何
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帝竟不川約論詩有平頭上尾

宋史卷之十百十九

宋史以取信臣議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
昇明三年桓玄燕繼盧循之徒身為晉賊非開後代興隱
此紀傳義止前朝不宜溫及宋典劉毅何無忌並列
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
近謝選因以問閣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慚良
躬賜踴躍汗八腊本紀列傳合七十卷籍寫已畢今謹奏呈
所撰諸志須成續上其所撰齊紀二十卷梁高祖紀十四卷
文集一百卷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窮
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不好之問周捨曰何
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帝竟不川約論詩有平頭上尾

江淹

江淹字文通考城人為奉朝請宋南兖州刺史建平王景素

奸士淹客焉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其受金淹被繫
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見戮是以義士烈
女伏死而不顧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虛語乃
今知之伏願大王豐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
民布衣交多染患此逃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
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洗術
之餘獲擊瑟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所以顏色實佩荆卿

宋史卷之十百十九

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因陋坐貽謗缺迹墮昭隱身
限幽囹圄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大之是
以每念來忽若有道加以涉旬月迎季秋天光沈陰左右
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掩心泣盡而
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
則隱於廉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大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
雲臺之上大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登丹冊並圖青
史寧當爭分寸之示鼓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眾毀銷金積
饒廉骨陳平取疑於盜嫂伯魚被名於不義二子之才猶或

如此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終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至如下官尚何言哉夫以尊連之智辭祿而不反
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對杜門於西秦
良知之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賞當鉗口吞舌伏劍
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主欽
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雉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
陽原莫不沒仁沐義照景依醉而下官抱痛圖門含憤獄戶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
於沈首陽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
書印日出之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端操上疏成勸因此舉

史書

卷之一百十九

聖

事淹諫曰流言禍禍二叔所以同公抵局衛怨七國於焉傳
驚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復見麋鹿遊於姑蘇
之臺矣景素不納為典令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參軍
事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君爾何如
淹曰昔項強而劉弱哀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
誅紹路驛四州終為奔北之虜在德不在暴公何疑哉帝曰
試為我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畧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
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命以伐叛逆
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
散三敗也精神不愜四敗也懸兵千里以抗王師五敗也雖

此亦武前

史書

卷之一百十九

聖

紆狠十萬終為我擒耳帝悅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徵未就
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進酒數升鵝炙
垂盡文詔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表章
皆淹製也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檀超掌其任拜中書侍
郎少帝初為御史中丞彈劾權貴內外肅然遷秘書監侍中
淹孤貧年十三采薪以養母母貧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
供母其母曰此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
中著之果如母言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獨
不往加衛尉卿固辭不許淹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
空名耳天時人事當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事應之何憂之有及武帝至新林淹微服來奔授冠軍將軍
封爵陵侯淹謂子弟曰吾本寒賤不求富貴今忝竊遂至於
此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及卒高祖素服舉哀淹曰遷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為宣城太守罷歸泊渚鑾寺
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曰前以足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接
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悲曰那得割截都盡見丘運在側
曰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淹自爾文章壞矣宿於治亭又
夢一大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之年可見還淹懷
中五色筆授之爾後為詩絕無佳句時人謂之才盡所著前
後集並齊史十志行於世

任昉

任昉字彥昇樂安人爲衛將軍王儉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耶瑯琊王融有傳才見昉文常悅然自失性至孝適母憂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服除拜步兵校尉齊明帝旣廢鬱林王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淺同氣先帝大漸實奉詔言不忍固辭於纓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尊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之亂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

史籍

卷之十百十九

署

昌邑爭臣之議四游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調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闕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驍上將尚書端揆臣知不慙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嶽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戒身累增一職已駭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頌越爲期不敢聞命願曲留降鑒垂恩聽許帝惡其指斥甚愠之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自結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昉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蟲兒那忽謝我昉慚而退高祖霸府建以昉爲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過竟

陵王西邸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曰我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及卽位遷吏部郎中出爲義興太守時產子多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妻子食麥而已及被代至都無衣沈約遺裙衫迎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營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不事邊幅曳杖巡行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石浣衣爲飲百姓立祠堂歲時祀之武帝聞問方食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嘗謂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

史籍

卷之十百十九

署

卽日舉哀贈太常諡曰敬昉好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坐上賓客恒滿時人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時百姓年八十者遣戶曹掾訪其安否殷軫與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奇指南誰託其爲人所推如此時云任筆沈詩昉其病之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約用事過客屬辭不得流便都下慕之轉爲穿鑿子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街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之者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道逢劉孝標然吟之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昉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網羅

互感。嚶鳴相召。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道叶膠漆。志婉婉於瑱。若匠人
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
陶陶於永夕。絡驛縱橫。烟霏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
測。而朱益州。汨奔叙絕。交遊比鄰。首以鷹鷂。嬾人倫於豺虎。
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澤。不觀鴈雁高飛。夫至人龍驤。虬屈從道。汗隆若
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公叔慨德怨之相掩。觀終始
而為言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驅其倫樂。值其陵夷。寄
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速叔世民。龍祖詐
興。起駭谷不能喻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趁鋒
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
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龍鈞。董石。權壓梁寶。
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典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
塵四海墨其燠。灼摩不望影星奔。藉替川芻雞人。始明楊卷。
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應騰抽腸。約同要。
離焚妻子。誓狗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貴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
鐘。則有窮谷之賓。繩樞之士。與膏燭之末。光遼洞屋之微。澤

魚貫。鳬鴈羽集。鱗萃分。雁勢之稻梁。沽杯竿之餘。漚街恩。起
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斯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播紳美
其登仙。加以飲願。登額。涕唾流沫。聘白馬之劇談。縱碧雞之
雄辨。叙溫煥則寒谷成喧。論嚴枯則春叢零葉。飛沉由其顧
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
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駟驥之髦。端軼歸鴻。
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權合憂離。
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淵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
綴河上之悲。而恐懼。寘懷昭谷風之雅咏。斯則斷金由於秋
陰。劍頭起於徒隸。是以伍員濯冠於宰。莊張王燕翼於陳。相
是日窮交。其流四也。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機
績。衡所以搖其輕。重績所以屬其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
飛。雖顏冉龍翰。鳳雛。魯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鶴
飲江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若衡重錙。錙。績動影。數雖其工之鬼。思。雖光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仰。句委蛇。吮。祇。時金。音。翠羽。將其
意。府。華。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
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以毫算。忒是日量交。其流五也。凡
斯五交。義同。買。鬻。故。桓。譚。傳。之。於。閭。閻。林。回。喻。之。於。井。醴。夫

寒暑通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衰。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以。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迭彼波瀾。物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篋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夢。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夢也。難固易。擣仇訟所聚。二夢也。名陷簪。貞介所羞。三夢也。古人知三。鑒之為梗。惟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根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言哉。近世有樂安任助。海內髦傑。早締銀黃。夙招祥輿。道文脫。游方駕曹王。英特雋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抵掌。

史籍 卷之十一

揚睂雄黃。出其辱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奏。未棠雲合。輶駟擊轡。賓朋滿坐。蹈其闕閤。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顧盼增其倍價。勇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雘者。叠迹莫不締恩。仰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越。歸體惟浦。帳猶懸。總門竿。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親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獨立高山之頂。歎與麋鹿同群。嗷然絕其零渴。誠心

之也。誠畏之也。到既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効于東里。官尚書外兵郎。

謝朓

謝朓字敬中。莊之子也。宋明帝嘗勅朓與謝超宗。從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不入。時人兩稱之。拜侍中。齊高帝圖禪代。欲以朓佐命。遷長史。嘗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言晉革命。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如天命有歸。吾其為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稱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

史籍 卷之十一

長史。朓仍為侍中。及齊受禪。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解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愧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出東掖門。還宅。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世祖請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屢中書令。復為義興太守。入覲。明帝謀嗣位。舊臣皆勸。朓辭。謂。同避事。請還郡。弟綸為吏部尚書。朓遺書綸曰。可休此。勿豫人事。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郡。勸與母。皆居郡。西郭。明帝詔加優禮。賜床帳褥席。給以卿祿。武帝即位。復

謝加初之
不起終乃
考其可也

爲侍中光祿大夫不至遣領軍司馬王果敦厚肅輕舟詣關
自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肅辭謝表不堪拜謝角巾肩
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乘輿幸肅宅宴
語盡歡肅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與駕復
臨幸賦詩饯別王人迎送相望於道到都救材官起府於舊
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天
監三年元會詔肅乘小輿上殿其年遭母憂詔攝職如故後
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是冬卒年六十六車駕臨哭
益日靖孝肅爲吳興好聚飲以難卯賦人收難數千通節不
全清議部之子諱不妄交接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惟有清

史

卷之七十九

辛

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位右光祿大夫覽字景濂肅弟淪之
子也尚齊錢唐公主武帝平建業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皆
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剛
雅驕視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
謝莊政當如此拜更部尚書出爲吳興太守郡境多劫爲東
道患覽下車肅然卒官贈中書令弟舉字言揚與兄覽預亮
會江淹見之曰所謂取二龍於長途者也爲新安太守武帝
嘗訪舉於覽覽曰識意遇臣遠甚唯飲酒不及臣帝悅遷更
部尚書莊淪覽並爲此職舉長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沙
門講經論微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還尚書右僕射保身固

詔不能有所發明還尚書令卒上曰舉人倫儀表久著公望
恨未授之贈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泉石之美殆若自
然拾以爲寺邵陵王綸嘗於婁湖園廣宴酒後裂衆寶冠投
之唾壺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
而退

張稷

志年一
東作之元
何也

史

卷之七十九

壬

舉唐人心思亂北徐州刺史王珍國與稷謀獻誠於高祖珍
國遂與直閣張齊勳兵入自雲龍門害東昏於含德殿稷召
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稷曰昔桀有昏德巢
遷於殷尚封暴虐鼎遷於周今獨夫自絕於天四海已歸
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乃列名還國子傳士
范雲詣高祖高祖受禪授領軍將軍封江安侯帝宴羣臣稷
醉後怨恨形於辭色帝時亦醉曰卿兄殺郡守弟殺人君袖
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實無名稱主
於陛下不得言無功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獨臣而已帝許
其請曰張公可畏人還尚書左僕射與駕將如稷宅以盛其

此不言
德之故
能服其
宜往

狀若之報
孝弟之報

珍國附快
與之同
狀若之報
後進自以
為功人皆
畏而遠之

也

史
卷一百一十九
以自

馬仙琕

馬仙琕，鄉人也。齊末，為豫州刺史。義師起，高祖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仲賓以殉。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命斬之。臣中泣請，乃免。」義師至新林，仙琕於江西口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舉哀，謂其眾曰：「我受任寄義，不容降。今眾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父母何？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可也。於是悉遣城內兵出，與壯士數十閉門守。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公等可見殺，我義不降。」檻送

可也
高祖不能
得人心

好

建康至石頭，帝命脫其囚，與袁昂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及至高祖，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不忌，卿勿以義使，斷運為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高祖悅。仙琕母死，高祖知其貧，贈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象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陶竭力自効耳。」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口不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為人主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何功可論？」胸山民殺郭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仙琕討之。魏徐州刺史盧和以眾十餘萬赴焉。仙琕累戰被走之，還豫州。刺史封舍涯侯。仙琕為將，善撫士卒，行軍飲食與屬養最下者同。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投卒諡曰剛。

馮道根

馮道根，廣平人。年十三，以孝聞。魏主托跋宏寇汲南陽等郡，齊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眾爭之。師入均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險，則首尾俱急，不如置船艦於鄧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聽。果敗。高祖起義師，時道根居母喪，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攻郢城克。

失色者笑
人者也

加湖道根常為前鋒，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天監二年為南
梁太守，領阜陵戍。道根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眾笑
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後未畢，魏將黨法宗率眾
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開門，縱服登城，選精銳二
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分兵於大小岨，連城相持。魏將高
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魏
軍乃退。六年，魏攻鍾離，高祖詔韋叡救之。道根率眾三千為
前驅，至徐州，道根勸叡進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逼魏城。道
根能步馬步地，計足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
攻斷魏連橋，魏軍破還豫州。刺史入為右衛將軍。道根每征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書

王堂父

臣有勲勞於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即幸其宅，哭之甚慟。贈左
衛將軍，諡曰威。

王堂

王堂，偃之孫也。仕齊為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與堂交惡，
及還都，就堂父懋求書，屬堂用一吏曰得丈人教，如湯洗雪
耳。堂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
洗雪，懋甚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鮮臠肥。懋問那得
佳味，超宗陽驚曰：「義興始見餽丈人，豈應不得耶？」懋大念言
於朝廷，稱堂供養不足，坐廢素久之。永平初，為太子詹事，中
領軍尚書令。徐孝嗣誅，堂頗綜朝政，啟取孝嗣所居宅及取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書

孝嗣枝江縣，以為已封從弟亮口，此非盛德也。堂怒曰：「我昔
為吳興，東身登岸，孝嗣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
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慚。」還尚書左僕射，崔惠景自京口奉江
夏王內向，堂拒之於湖頭，眾敗，還臺城。武帝踐祚，遷尚書
令，封建城公，進左光祿大夫，丹陽尹，堂將拜印，工鑄印六，鑄
而龜六毀，及成頭缺，補而用之。居職六月，暴疾卒。子寶為新
安太守，從兄來都求告，寶與錢五十萬，不聽於都，散用。兄密
於都市貨還都，去都數十里，寶乃知命追之，呼兄上岸，盤頭
令卒與杖，傳頰乞原，乃免。除南康嗣王長史，三日出，獲寶衣
冠，傾崎。王惡之，寶曰：「蕭王誌念實殷，下何見憎？」王驚振而起。

因啓之，實遂廢銅。

康絢

康絢其先出自康居遺世子待詔於河西因留不去後遂以康爲氏祖穆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舉鄉族三千餘家入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父元譽及絢相繼爲華山太守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天監元年除竟陵太守加左驍騎將軍上使漢工圖其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人不其見親如此天監十三年魏降人王足獻計請堰淮水以灌壽陽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

史律

卷一百十九

美

狝獲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將軍祖驅視地形
咸謂淮內沙土濇輕功不可就高帝弗納發徐揚人率四戶
取一丁以築之以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人及戰士
二十餘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礮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
中流十四年堰將合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龍能
乘風雨決潰崖岸其性惡鐵因募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
小則錐鋤數千萬斤沈於堰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并幹填以
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巨細畢盡置槽者肩
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蚊晝夜聲相合高祖慰役人
淹久遣尚書右僕射袁昂慰勞調復是冬寒甚淮河盡凍土

樂武之界
大矣

所及

卷一百一十九

美

卒死者十七八高祖賜以衣褥十一月殯遣將楊大眼揚
火燄絢命諸軍陣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司馬徐方
軍小却復遣偽尚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攻絢與徐州
刺史劉思祖距戰高祖遣右衛將軍昌義之赴之十五年四
月殯乃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四十丈上濶四十五丈高二
十丈濶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列居其上其
水清堂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潰天所
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壅潰東注則游波寬緩壅得不壞
絢然之開潰東注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潰不畏野戰
魏人信之壅山麓五丈開潰北注水雖分流湫猶不減害之
所及方數百里魏軍克潰而歸壽陽城戍徙頓於八公山北
南居人散就岡壑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已必
戶其事及絢求監作教豹子受絢節度豹子甚愜需絢與魏
交通高祖徵絢還豹子不復修治至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
決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
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軀生
下獄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普通元年卒
自十三年築堰至十五年國力咸兵役二十餘萬死者十
七八至八月堰壞成堨四月耳勞民動衆莫此爲甚累
國重難決下

不忍一札留身
問魚書決手

昌義之

昌義之烏江人天監元年爲盱眙太守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督衆軍軍於洛口義之以州兵爲前軍攻魏梁城克之五年臨川王敗還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運城內糧儲歸北議者以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高祖曰此必遣兵非其實也遣修鍾離城救義之爲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城城中衆纔三千人義之隨方抗禦魏軍以車載土填壘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自後營焉有還回者輒以土進之俄而壘滿英與大眼皆戰晝夜苦攻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城上頽落之處

史

卷一百十九

美

義之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每被攻危衆輒馳往救之皆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章兼帥衆二十萬救之魏軍大敗英大軍脫身奔走義之追至洛口斬首俘生不可勝計遷義軍將軍卒

史緯卷之一百十九終

史緯卷一百二十

梁書三

列傳

劉坦

劉坦安衆人義師起爲諮議參軍湘州刺史楊公則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曰湘州人情易擾難信若用武士則民倚不附若遣文人則威界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足兵足食無喻老臣敢效充國竊以自許乃行湘州事坦選能吏分詣十郡發人丁運租米三十萬斛致之義師時東昏遣劉希祖被范僧簡於平都王僧粲應之自號湘州刺史師於建寧

史

卷一百二十

邵陵人遷其內史褚游桂人邵隆弄報復私讐並應僧榮湘都郡縣皆蜂起惟廣湘湘陰劉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聚船焚之遣其家尹法畧距僧榮前鎮軍鍾玄紹要結士庶數百人謀應僧榮坦聞其謀爲爲不知因理訟至夜不閉城門以疑之詰旦玄紹詣坦問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具得本末玄紹首伏即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畧與僧榮相持累月建康平公則還州尋賊始散遷西中郎將軍卒

樂

樂簡游陽人齊豫章王疑爲荊州刺史以爲主簿或謂蔣解

謝者以是

讀書所得

門如市，疑造視之方見，為閉閣讀書。和帝時，為左丞，諫奏曰：勅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於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八座丞郎，宜五日一朝，有事即坐，待下鼓無事，許還外。奏可。天監初，拜御史中丞。長沙王將整車府庫，忽失油絡，欲推主者，為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所致。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進征虜將軍卒，孫子雲，元帝時為光祿卿，魏勉江陵，聚奔散呼子雲于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死，遂卒於亂兵之下。

劉季連

劉季連，宋武帝族子也。齊建武中，為蕭遙欣長史，遙欣廣招

史籍 卷一百一十

季連為制
吏不知兵
甲之數乃
徵其取則
宜

賓客，明帝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密表明帝，言其有異述。明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武帝平建業，道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凌，喻旨。季連受命，修還裝。武帝以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為郡時，待之甚薄。元起與義朱道琰，皆為季連都錄。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檢校，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見人士器物，輒奪之。曰：舍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季連憤懣，召兵募之，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精強之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願欲委之而去，受制於人，平遂反，收朱道琰殺之。天監元年，元起至巴西，季連戰敗，元

起聞之，城中相食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於外，親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送季連還都。季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曰：卿欲慕劉備而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乎？赦為庶人。蜀人聞道恭，其父為季連所殺，道恭殺季連，而縛歸，帝壯而赦之。

陳伯之

陳伯之，濟陰人。義師起，東昏以伯之為豫州刺史，屯尋陽。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伯之受命，猶懷兩端。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及其猶，豫進逼之。軍次尋陽，伯

史籍 卷一百一十

之來降，與眾俱下。建康未平，解降人山伯之，輒與耳語。高祖悉其詞，覆詰之曰：聞城中甚念卿，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曰：城中甚念卿，欲誘卿以封賞，須卿降。當生制卿，卿若降，欲遣刺客殺卿，宜激為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城平，封豐城公。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與奪夾於主者，以還。還鄉，為別駕。永興，戴永忠為奉軍，河南人褚紹，輕薄無行，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高祖即位，紹造尚書范雲求進，雲拒之。紹怒，語所知曰：建武以來，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餓殍不已，事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甚

代來臣有自疑意且榮感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事若無成人
魏何遠臧作河南郡遂投伯之大見親仰高祖微別駕鄧綬
緒說伯之曰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兵仗三倉無米東境亂流
機不可失綬承忠共贊成之伯之遂反以豫章太守鄭伯倫
不能下高祖遣王茂討之伯之表裏受敵大敗亡命出江北
與子虎牙及稽繇入魏魏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曲江
侯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率軍北伐宏命記室丘遲與伯之
書曰卿軍遭逢明主開國承家擁旌萬里何其壯也一旦爲
奔亡之虜又何劣耶尋君去魏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
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致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

史

卷一百二十

四

錄用布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也主上屈
法中恩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受委尚在今功
臣名將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視顏借命聖朝異域
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而縛西都
故知華夏都邑不有異類難懷舊邦無取難種北虜昏亂自
相夷戮部落離離會豪橫寇方當繫頸繫郎懸首臺街而將
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棲於焚巢之內不亦惑乎暮春三月
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鸚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崎
嶇日撫弦登陣豈不愴恨願將軍早慮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
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既死以爲西豫

州刺史永新侯卒綦綽在魏爲始平太守行獵墮馬死天道

王志

王志字次道僧虔之子也宋時爲宣城內史郡民張倪吳慶
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所至有德政吾
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相攜詣罪所訟地遂爲開田遷東陽
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遵節皆還惟一
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名愛明旦果自
詣獄辭以婦孕吏民歎服之齊永明中轉吏部尚書義師至
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歎曰冠雖敝可加足乎取
庭中樹葉服之四臥不署高祖覽服無志名心嘉之遷中書

史

卷一百二十

五

令丹陽尹志懷止足嘗謂子侄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
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謝病不通賓客遷金紫光祿大
夫卒志著草錄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
書嘗謂志爲書聖志世居建康馬糞巷僧虔以東門風寬恕
志尤悖厚兄弟子侄爲賓錄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

王泰

王泰慈之子也數歲時祖母集諸孫散菓聚於牀羣兒爭取
之泰獨否或問其故答曰不取自當得賜少好學手所抄寫
二千許卷天監元年爲秘書丞齊末後宮火延燒秘書圖書
散亂殆盡泰請校定繕寫武帝從之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

刻得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即泰炬鈞也遷吏部尚書永冠屬望卒諡曰夷

王峻

王峻字茂遠爲中書侍郎與謝覽同見賞於武帝遷侍中吏部尚書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處物不畏強禦亦由情薄故也峻爲侍中後身雖不退亦淡然無營遷金紫光祿大夫卒子琮尚始興王女榮昌主不慧爲學生所嘔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

王份

王份字季文與之弟也爲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哭之遷大司農與子蕭奔襲份自拘帝罪齊武帝有之蕭屢引襲人至遷份嘗侍坐武帝曰比有北信不份對曰蕭既近忌墳柏亭遠憶有臣仕樂爲起部尚書武帝宴問華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帝稱善遷尚書左僕射平孫餘錫俱有文行時人以爲玉昆金友錫字公叔普通初魏使到善明來聘勅中書舍人朱異接之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異曰南國辨學如中書者幾人異曰異接賓客乃官職是司二國通和以教親好非以才辨相

尚也善明日王錫張續北問所聞云何不見異具啓聞敕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續朱異善明四人而已善明造席偏論經史兼明諸錫續隨方酬對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推挹他日謂異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知遇高官厚祿本非吾志兼比羸病庶務叢推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乎乃稱疾不拜卒年二十六

張充

張充字延符緒之子也少好遊遊緒嘗告歸至吳達充出轡左臂鷹右牽狗遇緒船至放縱脫繮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三十九矣請至來歲當教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身踐行學問該博武帝兵至建鄴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多逃匿充時爲侍中獨居內省城中既害東昏百官集西堂下召充不至天監初拜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王侯執經以拜充朝服立受轉尚書僕射卒

蔡搏

蔡搏字景節與宗子也爲吳興太守齊前自體裁以爲常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廢惟有蔡搏乃遷吏部尚書徐勉聘焉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義

此處應行
次說近之

聚聚攻城殺太守朱僧勇所過殘破有衆二萬奄襲吳興吏人請避之搏不動率衆出戰即時破斬承伯餘黨悉平遷吏部尚書侍中帝嘗問曰卿門舊有誰堪事者搏曰臣門客約范岫已被升擢此外無人搏奏用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其不取參掌通署推牒於地曰卿殊不了事搏拾牒起曰臣請舉爾所知已蒙陛下許允既知而用之無煩恭軍署名因捧牒直出帝悔之取事爲遣帝嘗設大臣辨頻呼搏姓名搏不答食辨如故帝知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放筋執勢曰爾帝曰卿向何等今何聽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慚色遷中書令卒

史集

卷一百二十

宗室

長沙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齊永明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魏軍入漢中懿拒擊破之遣氏帥楊元秀攻取歷城等六城永明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說懿與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懿不答崔慧景叛奉江夏王寶玄圖臺城詔徵懿懿方食投箸而起率三千人入援慧景遣其子覺來戰懿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懿之入援武帝雖遭虞安禍說懿曰平賊之後有不賞之功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勅兵入宮行伊霍故事

又一伍寄

此萬世一時若其不爾便表還歷陽託以拒魏一朝放兵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勸之懿不從授中書令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等持權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助高重任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曰懿將行陰昌故事東昏欲害懿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豈有叛走中書令耶與弟融俱賜死懿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漢爲朝廷憂之天監元年封長沙王懿曰宣武懿遇難子業與弟蘇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收嚴秀付獄考掠備至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業嗣封長沙王蘇封西昌侯代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恃功輕藻藻怒殺之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集僚佐

史集

卷一百二十一

九

議討之或陳不可藻斬之乘平肩輿行賊墮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藻命除之賊夜遁藻追擊平之元起在蜀財貨山積金玉爲一室名爲內城錦綺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及還朝輕裝就道還尚書僕射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曰位既尊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重之爲南兖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域率兵入援臺城陷景遣儀同蕭世代之或勸藻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銘既不能誅剪逆賊正當致死朝廷安可投異類以保餘生乎因不食而死弟猷封臨汝侯爲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王神交飲至一斛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所禱必從還

益州刺史江陽人壽荀兒反率衆十萬攻城獻兵糧俱盡乃
通請救俄有數百騎如風而至衆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
救臨汝侯遂大破荀兒廟中侍衛土偶背濕如汗及卒諡曰
靈以與神交也子韶少時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皆信
所資遇客韶爲信傳酒後爲郢州刺史信西上江陵途經江
夏韶待之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之別榻有自矜色
信不堪因酒醉徑上韶牀踐蹋者饒重視韶曰卿今日容貌
大遜爾日時賓客滿坐韶大慚獻弟淵明封貞陽侯爲豫州
刺史武帝旣納侯景大舉北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淵明拜
表求行詔以淵明代爲都督趣彭城救曰侯景志清鄴洛以

史纂

卷一百二十

十

雪驍恥先率大軍撫定汝等衆軍可於梁山築堰引清水以
灌彭城大水一淹孤城自陷慎勿妄動淵明師次呂梁作寒
山堰以灌彭城水及於堦不沒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
救淵明素無謀畧諸將每語事輒怒曰我自臨機制變勿多
言紹宗至夾堰水淵明遣將救之莫肯出魏兵轉逼人情大
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不對貴孫乃入陳苦
戰伯超擁衆弗救曰與賊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具良馬載
其愛妾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使人召之遂相
與南歸淵明醉不能與軍潰見執北人感其不侵掠謂之義
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淵明送之晉陽渤海王高澄甚禮之謂

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佛文常云爲親主并
及先王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應非梁主
本心當是侯景煽動耳若猶存先王分義重通和好侯及諸
人並即放還使人以淵明書啓武帝武帝乃致書以慰高澄
魏除淵明散騎常侍及開社稷淪蕩哀泣不舍晝夜西魏平
江陵齊文宣立淵明爲梁主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淵
明歸令上黨王渙帥衆送之時太尉王僧辨司徒陳霸先
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爲梁主水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淵明與
僧辨書求迎渙不從及破東關斬裴之橫僧辨懼乃啓上
黨王渙求納淵明遣舟艦迎接上黨王渙餽梁朝將士與淵
明

史纂

卷一百二十

十

明刑牲飲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與東度齊師北反淵明望朱
雀門長慟迄至所止來參問者皆以哭答之及卽位改元天
成大赦境內以方智爲太子授王僧辨大司馬建其子章入
齊拜謝齊遇淵明使人供給豐厚一如武帝時使及陳霸先
裝殺僧辨復奉晉安王是爲敬帝以淵明爲太傅建安王
先報齊云僧辨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爲藩
齊遣行臺司馬恭來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淵明霸先猶稱
藩將遣使送淵明未行桓彥弼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遣
兵納梁承岳王蕭莊主梁祀自益城濟江卽帝位於郢州年
號天啓王琳總其軍國追諡淵明日閔皇帝明年莊爲陳人

所敗入魏齊主齊封為侯許以興復不果齊公莊飲氣而死
承陽王教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隨郡內
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明帝謂徐孝嗣曰舊聞學士例不解
理官今蕭敷惟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
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豈止郡境而已帝稱善早卒追
封承陽王諡曰昭

衡陽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早卒追封諡曰宣子元簡嗣投郢
州刺史卒官及望將發柩有聲眾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
已有前例今開棺無益凶者之生徒增存者之痛遂止
臨川王宏文帝第六子也天監元年封四年詔宏都督諸軍

史 卷一百一十 主

伐魏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有也軍
大洛口前軍剋梁城諸將欲乘勝廣入宏畏懦不敢進議旋
師左將軍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議罷僧珍謝諸將
曰王全無經畧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恐大沮喪豈能成功
不如全師而反宏停軍不前魏人遣以巾幘北軍次口不畏
蕭娘與呂姥但提合肥有章虎謂章廠也僧珍欲遣裴遠分
軍取壽陽宏不聽令軍中曰有前行者斬人懷憤怒魏奚康
生謂元英曰梁人自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當是懼我王若
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驍韋裴之屬亦是好
將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未可與交鋒張惠紹天下郢號令

嚴明所至獨剋附近多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
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所非朝廷弔民本意也今且
安堵復業降人咸悅九月軍潰其夜暴風雨宏與數騎逃以
諸將求宏不得星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溝水陸捐棄老病強
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欸門求入臨汝侯
登城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恐奸人乘間爲變城門不可夜
開乃親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宏歷還司徒司空揚
州刺史太尉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驛騎航帝心
動乃於朱雀航通事發稱爲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
汝百倍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周公漢文念汝思

史 卷一百一十 主

故宏頓首曰無之於是免官宏縱恣不檢第宅擬帝宮後庭
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侍齊潘妃實歷
直千萬好食鮓魚頭日進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
盡棄諸道路江氏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兄弟
因權勢橫於都下未幾宏復爲司徒太尉揚州刺史七年薨
自疾至死與駕七出臨視贈大將軍諡曰靖惠宏以介弟之
貴無佗才能恣意聚斂庫室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署甚嚴或
以鐘仗聞帝疑之宏愛無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
與無畏曰當來就懼其惟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仲卿往
與宏及江氏飲半醉謂宏曰我欲履行汝後堂便呼與經往

帝親江氏
位妻帝

年應作十

宏悉上見其賄貨顏色惶懼上謂意是釐仕屋屋檢覓見所積錢百萬一聚黃勝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漆紵纈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知非仗大悅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劇飲至夜而還情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懸錢立券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奪之失業非一帝乃制懸券不得驕奪豫章王綜以宏貪吝為錢愚論帝知其誠宏勒綜曰天下文章何限那復作此令毀之而流布已遠宏被病之聚飲稍緩宏與帝女承興主通遂謀弑逆許事提以為皇后帝嘗為三日齋諸主並豫承興使二億衣婦

史集

卷一百一十

古

寵賄闕失履官帥疑之以告丁貴嬪貴嬪欲上言懼帝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內與卒八人立於幕下齋散主請問帝辟左右主升階二億趨帝後八人擒之帝驚墜扶起搜得刀解為宏所使帝秘之殺二億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諸女惟臨安安吉長城三主有文才而安吉最有令稱子正德少而凶惡招鬼亡命破塚屠牛武帝崩嗣未立養以為子及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封西豐侯遷吳郡太守正德心常快快普通三年奔魏稱被廢太子齊蕭寶寅在魏表觀帝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已子遠營墓地遂逃歸見

於文德殿武帝泣而諄之復本封正德志不悅公行制按時東府有正德及崇山侯正則潮湧有蓋過南岸有夏侯洪四因為百姓巨蠶聚亡命殺人於道尉趙莫能禦衣服牛馬奢僭相誇號西豐駱馬崇山烏牛童還金帛織成戰襖直七百萬正則徒鎖南死洪繫東治死還與承陽王妃王氏亂謀三人既除正德淫虐如故徙臨海郡未至追赦之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异言正德失職特封臨賀郡王南兖州刺史苛刻不堪廣陵沃壤至人相食於是黜廢乃陰養死士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室並以為倉自征虜亭至於方山悉略為墅蓄奴僕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侯景反景知正德有奸心其

史集

卷一百一十

主

黨徐思玉與正德相知景遣思玉遺正德書曰天子年尊奸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義士憤慨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大喜及景至正德潛以勸濟景朝廷不知其謀以正德屯朱雀航景至正德引賊入宜陽門景以正德為天子自為丞相正德以女妻景謂景曰平賊之日不得全二宮及臺城開正德率眾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不果景降正德為大司馬正德知為所賣懷自悔與都陽王書約攻景賊得書殺之正德妹長樂主適謝朏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帝王劍於手衣以金錦聲云主被燒死呼主為柳夫人生一子黃門郎張準有雄辯正德奪之重雲殿

為爭供王公畢集準於眾中叱罵曰張華雄媒非長樂王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問之今武陵王解之乃送媒媒還準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聞臨賀郡名皆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安成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書令衡陽王暢為衛尉東昏日夕逸游眾勸懿廢之懿不聽東昏左右惡懿助高讓之及難作諸弟奔避皆不出京師而罕有發覺唯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王侯自被赴軍天監元年封安成王南徐州刺史京口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來撫慰惠愛大行遷江州刺史將發主者

史

卷一百二十

七

以堅船為海舫秀曰豈可受財而不愛士命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齊舫遂被至州陶陶清曾為里司歎曰元亮之德豈可不及後嗣辟為西曹遷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韓慎明庾承先等魏縣人反殺其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蓋荊州求應赴東謂宜待臺報秀曰彼望我為援待救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遷雍州刺史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哀哭迎送雍州蠻亦祭哭諡曰康秀性仁恕遇愠不形於色左右嘗勸殺所養鶴齊仲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將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登車去竟朝不

史

卷一百二十

七

飯好學術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殿帝益賢之遊王門者王僧孺陸倕劉孝綽裴子野各製碑文欲擇用之上咸稱賞遂四碑並建太子推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大旱人號曰旱母侯景之亂守東府城賊設樓車盡銳攻之推隨方拒戰頻挫之樓主許儁華啓關延賊城遂陷推握節死之南平王偉文帝第八子也初封建安王以病改封性仁惠尤慈窮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相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為中書令大司馬薨諡曰元襄子恪嗣為雍州刺史年少未開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過一辭數處輪輿方得開轍賓客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產並有蓄積民聞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以康陵王代為刺史恪還人見武帝以語之恪大慚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為郢州刺史及亂郢陵王至郢恪郊迎讓位郢陵不受王僧辯至郢恪歸荊州元帝以為尚書令賊平除揚州刺史時帝未還都以恪宗室令舉使歸鎮社稷未至臺薨曰靖節弟恭封衡山侯衡州刺史武會超子侄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圍始興恭獲服而至示以恩信賊伏其勇退三舍以避恭軍吏請追之恭曰賊之起由

可憐

於政苛。今急之則併力。緩之則潰散。明請降。恭杖節受之一
無所問。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子子仁斬之。以其賄而
虐也。遷湘州刺史。善吏事。所在見稱。而性華侈。廣營第宅。好
寶友。醢宴終夕。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厄酒未嘗
安進。恭謂王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樂。乃仰眠牀上。
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登
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雍州蠻文道拘引
親冠。詔恭赴援。除仁威將軍。雍州刺史。太宗與手札曰。彼地
士流。旣憐。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死。降胡惟尚
貪憚。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早白。法律無所施用。願充實

史籍

卷一百二十

九

邊戍無數。遷徙。謀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
蒙愛念。敢布腹心。恭至州。有聲績。百姓乞立碑頌德。詔許之。
侯景亂。卒於城中。
鄱陽王恢。文帝第十子也。天監元年封。除益州刺史。遷荊州。
薨。諡曰忠烈。恢有孝性。鎮蜀時。費太妃於都不豫。恢一夜。經
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而信至。太妃已薨。太妃晚年
失明。恢徧求醫療。太妃忽見空中有聖僧。遂豁然開朗。咸謂
精誠所致。在荊州。嘗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
愈。家未對。恢曰。漢時王侯。不親民事。中山嗜酒。自可任性。彭
祖代更。近於侵官。今之王侯。持節分符。當佐天子。臨民撫軍。

王一中

不得同於漢代。坐客咸服。有男女百人封侯者。三十九人。子
範嗣。侯景敗於滎陽。退保壽陽。以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景
不臣。迹露。範屢言之。朱异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
入授。盡城不守。範請兵於魏。遣二子為質。魏人竟不助。範
據合肥。範沂流西上。頓於樊陽。帝陽王大心。要還九江。糧乏
眾饑。範憤恙。發背。薨。嗣據壽陽。城中食盡。景遣任約攻之。嗣
躬貫甲冑。出壘拒戰。賊勢方盛。或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
今日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死於陣。

史籍

卷一百二十

九

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儻自以少年居重任。思
開導物情。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
之。如不用。於我何傷。吾將開懷延覽。卿其無吝。於是小人知
恩。君子盡意。有辭訟者。皆立於前。取決。俄頃官無留事。民無
滯獄。州大水。江溢堤壞。儻親帥將吏。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
壯。眾皆恐。或請避焉。儻曰。王尊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避免
乃刑白馬。祭江神。以身為百姓請命。俄而水退。鄆洲在南岸。
居民登屋築樹。儻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
救之。洲人皆免。分遣從事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業
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儻謙讓不受。遷中

晉令備性謙厚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拜益州刺史開立學校遣子映受經焉由是入多向方遷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憐聞喪自投於地席蓆哭泣不食數日領財贈送部伍皆取足焉天下稱其弟普通三年薨冊曰咨故司徒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濶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稱擇故訓遺兼大鴻臚程璜曰忠武子亮嗣亮弟映爲北徐州刺史遷廣州刺史卒映自徐州入都鍾離人顧恩遠挺又行部伍中映見其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矣凡七娶有子十二死公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

之

卷一百二十

子

貧乏養是以行役朕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頸有肉角長寸令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擺散騎侍郎賜以俸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穰城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惟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上梓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荆東王愛重之年九十七時生兒無影將以人人告別履行山林樹木少日而終人以爲如命吳平侯景高祖叔父崇之子也仕齊爲永寧令政爲諸縣數永嘉太守范述會雅服景時都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承寧令央高祖踐阼封吳平侯拜雍州刺史魏荊州刺史元嘉

華東寇潯潯驅迫羣蠻羣蠻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衆爲過也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可留之以拒魏軍乃開樊城受降命司馬朱思遠擊志於潯潯大破之擒其長史杜景斬首萬餘級景修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肅清綠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加侍中揚州刺史景越親居揚州涕泣固辭高祖不許轉郢州刺史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親即禁塲成保境不復侵略卒於州謚曰忠弟昱除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高祖以其輕脫不許遷黃門侍郎上表曰夫自媒自衒誠哉可鄙自塞自伐實在可羞然量已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

史

卷一百二十

子

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屢成干請聖恩既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積黃樞請解今職屏退私門高祖手詔曰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並有名宗室使習吏事不遇章爲平陰令與爲緋氏宰攻事有能方遷郡守昱之才地豈得比類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續用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永嘉太守復云內地非願更問晉安臨川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爲海每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遷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母兄昱今居藩鎮朕豈厚於昱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論大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謂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於何

成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執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未忍致之於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啓。因此杜門。絕朝請。普通五年。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救追還。令受菩薩戒。昱既至。仰仰盡禮。改意。蹈道持戒。精崇高祖嘉之以爲晉陵太守。下車厲名迹。除煩苛。嚴於奸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治。暴疾卒。百姓行坐號哭。設祭奠於郡庭。田舍姬夏氏年百餘歲。携曾孫至郡。悲泣。百姓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前京師求贈諡。詔贈湘州刺史。諡曰恭。

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人。仕齊爲領軍長史。卿郡王融一時才僭。

史纂 卷一百二十

圭

求交於勉。勉謂所親曰。王元長名高望促。難以輕與交。而融及融。特人服其機鑒。勉與長沙王游。高祖深賞之。及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高祖踐阼。拜尚書左丞。遷侍中。王師北伐。軍書填委。勉劬勞夙夜。數旬乃一還家。羣大驚。吹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以後。亦是傳中一事。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爽倫有序。既開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與高末廣事。五官勉正色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還尚書右僕射。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違勉上疏曰。禮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

此文尚有
二京遺事

上下始末

史纂 卷一百二十

圭

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一日。闕屋豪家。乃或半暑衣衾。棺梓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續。息灰釘已具。忌孤鬼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哀之時。志慙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惜湮沒。事實難原。視觀或異。怨醋已多。豈若緩其告歛之辰。申其與生之望。請自今士庶。宜依古制。三日大歛。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除尚書僕射中尉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任。盡心奉上。知無不爲。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下。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至乎有周。運章尤備。因嚴菲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幽禮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吉禮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齊不莊。莊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兵戎失其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宜。爲國修身。於斯攸急。周室東遷。王道衰微。禮樂征伐。出自諸侯。雅詩盡廢。舊章失。是以弊宜適。魯知周禮之在。叔侯如晉。辨郊勞之儀。戰國縱橫。政教愈泯。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舊典。日不暇給。猶命叔孫作傳。竊方知帝王之爲。貴末業紛紜。適有典。喪。或尚武功。或尚黃老。禮義之言。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處

集其散畧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減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蓋。惟至平晉初。爰定新禮。荀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贗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爲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開茲五館。卓榮升以好爵。命彼羣才。搜其泉之汰。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滿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

史書

卷一百一十

禮

容表求制。一代禮樂於時。奉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諸京丹陽尹王儉。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儉薨。遺文散逸。後以付國子祭酒何承天。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承天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孝嗣遇禍。又多零落。鳩歛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國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啓省置之宜。時尚書奏詳。以天地初肇。庶務權輿。宜俟陰平。徐議刪撰。詔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宜時修定。以爲永制。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裁。不以稽古。歷年不就。有

名無實。可定其人。便即撰次。尚書僕射沈約等。奉議請五禮名置學士一人。人各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事以聞。請旨斷決。以舊學士明山賓。掌吉禮。中軍參軍嚴植之。掌凶禮。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參軍陸連。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裴瑒。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審其事。後以鎮北參軍伏願代之。以五經博士釋昭代。嚴植之。掌凶禮。復以禮儀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奉別勅。總知其事。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共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

史書

卷一百一十

禮

異條。靡啓踰央之制。有疑事。既多歲時。又稍制有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具載篇首。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宜之能擬。豈章帝之足云。事有繁簡。嘉禮儀注。合一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合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合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合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合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九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并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禮儀。歷代罕就。皇

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益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
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交因而重之成六十四
也昔文武二王綱紀周室公旦修之以致太平自斯厥後甫
備茲日孔子曰其或繼周雖百世可知斯所謂齊功比美者
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
思力不周永言慚惕無忘寐寐今春與駕將親六師搜尋軍
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顯
諸日月頌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忝竊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
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
情輒具載偶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

史錄

卷一百一十

宋

以聞詔曰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
彼八表施諸百代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加中書令勉以疾
求解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夾脚奏轉
劇久關朝覲罔陳求解詔許賜假須疾差還省勉既以疾假
還宅前武康令伏挺致書於勉以觀其意勉報之曰伏覽來
書累牘兼翰事苞山處言兼語熱意致深遠倍增愷歎卿雄
州擢秀弱冠升朝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
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分符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絃歌
桐鄉謠咏堂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耶方當見實良能有加
寵授備茲簪帶真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

之爲累爰悟蒲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况以金商戒飾
素秋御序林野蕭條無人相樂假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
忘龍辱誰帶誠乃歎美用有殊同今逃聽傍求興懷寤宿白
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
鴻鸞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漸濟世察承朝則
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疾
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
然後乃還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歎遠茲虛眩瘠類止
安羸同長蒲簿領沈廢臺閣不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
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培恭所職擬非倫

史錄

卷一百一十

宋

臣良覺辭賞覽復循環真焉如失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
成誦流連緝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顯北
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慚德倘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
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
懸榻輕若魚網別當以薦城關之歎曷日無懷所遲查蘇書
不盡意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俸祿分贍親族家無蓄積門
人故舊從容致言勉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
才也自致尊顯如其不才終爲佗有嘗爲書誠其于松曰吾
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
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矣每念叨竊

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吾雖不敏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與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資殖聚歛若此等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於東田間營小園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前割西邊施宜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所爲培

史籍

卷一百二十

天

塋之山聚石移果雜樹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率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章贖乃獲百金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塋陌交通渠畎相屬高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實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菱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章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公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

養成宅猶餘其半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生理所須釋氏之教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日財汝曹常宿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易鹵然亦可喜以非物競也雖事異震丘聊可髮髯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便更貽嗤笑若有所收穫可分贖內外大小令各得所復應沾之諸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諸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已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站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人生大事可不慎歟今之所勅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既

史籍

卷一百二十

天

立聖舍復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率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亭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營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自茲以後吾不言及田事汝亦勿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其若之何若滿庾盈箱汝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勉第二子僕率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以自喻焉武帝自選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養之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

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渡無與爲匹中大通三年勉疾授特進
右光祿大夫兩宮奉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上每
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因辭卒年七十即日車駕臨殯贈開
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諡曰簡肅

傳昭

傳昭字茂遠。靈州人。太原王廷秀每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
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齊明帝以爲中書舍人。通事貴。
近。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常掉扇於板牀。明帝聞之。
賜漆合扇。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天監中。
爲安成內史。郡溪無魚。有薦魚者。昭既不食。又不欲拒之。乃

史籍

卷一百二十

辛

懸於門側。縣令常餉采。實捐於薄下。昭笑而還之。人爲散騎。
常侍。昭爲官。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在朝無所請謁。不詣門。
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博學古今。尤善人物。子。
婦家餽牛肉。昭命取而埋之。居身行已。不茹脂室。後進宗其。
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也。卒諡曰貞。

蕭瑒

蕭瑒字彥瑜。思開從子也。爲齊太學博士。王儉爲青瑒。瑒。
年少。未爲儉所識。儉宴於樂遊苑。瑒著虎皮靴。策蹇授杖。直。
造儉坐。儉與語大悅。辟爲主簿。遷尚書左丞。明帝用法嚴峻。
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瑒啓曰。卽有杖起。自後漢。爾時。

武帝父名
瑒之不可
不諱。則不
可諱。是

史籍

卷一百二十

辛

卽官位卑。故卽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親主文案。與令史不。
異。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卽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
史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問。遵曩科。所以從來。彈。
舉。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
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職事經久。
廢。自奉敕行。舍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漸懼。兼有。
老成。惻惻視。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
優緩。之澤。帝納之。武帝與瑒有舊。梁臺建。拜御史中丞。出爲。
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賣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
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
文字非隸。非篆。或得之以餉郡陽王範。範獻於東宮。轉爲吳。
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聽事。爲。
神坐。前後二千石。皆避居他室。以視下。牛充祭。瑒至。登聽事。
聞有叱聲。瑒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
也因遷之於廟。以贖代牛。瑒頗花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
不以爲嫌。遷侍中。帝每朝宴。接以舊恩。帝犯文帝偏辟。帝飲。
容。瑒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如家風何。瑒曰。其如。
禮何。帝醉。伏於御筵上。以策投之。瑒取果。擲上。正中面。御史。
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又曰。豈有說耶。瑒。
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義栗上。悅。上每呼瑒爲宗。

老瑛常言少壯時有三好。青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好書不衰。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陸杲

陸杲。吳郡人。天監中。爲御史中丞。性倖且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行賄數百萬。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託杲。杲不答。高祖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之。不。杲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側。上指示杲曰。此人足也。杲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陸倕

陸倕字佐公。慧曉子也。少勤學。於宅內起茅屋。杜絕往來。晝

夜讀書。如此數歲。每讀一編。輒成誦。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

因卷。乃賭寫還之。畧無遺脫。與任昉友善。爲咸知。已賦以贈

史

助。因其名以報之。有曰。齊余生之荏苒。迫歲暮而傷情。曉租陰於堂下。聽鳴鐘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閣求。千里懸得。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中飯相顧。慨然動色。邪壤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離要豈能識其爲士友所重如此。爲太常卿卒。

陸襄

陸襄字師卿。開之子也。痛父兄之酷。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

樂。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栗漿。時當歲除。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欲酬直。忽失所在。爲郡陽內史。郡人鮮于琮服食修煉。聚徒殺廣。令王筠署置官屬。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攻郡。襄率人吏破之。生獲琮。郡有彭李二家。因忿爭相告。襄引入內室。解喻之。二人從曰。悔咎。爲設酒食。同載而還。百姓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閭閻罷仇共車。郡中大治。遷度支尚書。侯景陷臺城。襄逃還海鹽。人陸黠舉義。襲殺僞錢唐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迎爲盟主。遣黠及兒子映公帥衆與賊將宋子仙戰於松江。黠敗軍潰。襄憂憤卒。元帝贈侍中。封餘干侯。

史

陸鈞

史

陸鈞字季和。仲堪五世孫也。父叔有口辨。司徒褚淵甚重之。謂曰。諸族自荆州以來。鮮出卿者。叔歛容答曰。家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言爲虛。故不足論。此言爲實。彌不堪聞。鈞尚永興公主。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加以陰虐。鈞形貌短少。爲主所憎。每被召入。滿壁爲股。叔字鈞。執璽節以出。主命婢來而反之。鈞不勝怒。言於武帝。帝以厚如蓮華主碎之。主恨鈞益甚。爲臨川內史。體羸多疾。聞國臥治。百姓化其德。盜皆出境。嘗擒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責讓。劫帥稱頓首乞改過。鈞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多山獫。更暑必動。自鈞在任。

史之體化
其於切實
善矣

奇郡境無復有瘡遷國子祭酒卒

裴遠

裴遠字淵明聞喜人寓居壽陽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遠隨衆北徙魏主以爲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遠求隨肅

史

卷一百二十

七

裴遠字淵明聞喜人寓居壽陽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遠隨衆北徙魏主以爲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遠求隨肅肅固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參軍遠求還竟自効以爲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州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遠築壘通橋每戰輒克密作沒突艦會其雨淮水暴溢遠乘艦徑造橋斷進擊大破之克宇石破霍丘平小魏攻合肥遠廣陵太守遠與郡人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妻甥王策之啓高祖云裴遠多大言有不臣之迹左遷始安太守遠欲立功邊陲不願開遠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顛延之有二姑之歎吾今爲三姑非素願也會魏攻宿預遠拒之魏衆還遷竟陵太守開創屯田公私便之遷北梁秦二州刺史置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遠民吏悅安相率餉絹千餘疋遠曰汝等不應爾吾不忍逆納其絹二疋義州刺史文偉明以州叛入於魏魏人來長命遠督軍討之遠渡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覲遠擊破之進圍其城壽降義州平遷豫州刺史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伐遠以前鋒襲壽陽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以援絕援還遠復整兵令諸將以服色相別遠自爲黃袍騎攻壽上

史

卷一百二十

七

裴遠字淵明聞喜人寓居壽陽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遠隨衆北徙魏主以爲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遠求隨肅肅固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參軍遠求還竟自効以爲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州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遠築壘通橋每戰輒克密作沒突艦會其雨淮水暴溢遠乘艦徑造橋斷進擊大破之克宇石破霍丘平小魏攻合肥遠廣陵太守遠與郡人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妻甥王策之啓高祖云裴遠多大言有不臣之迹左遷始安太守遠欲立功邊陲不願開遠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顛延之有二姑之歎吾今爲三姑非素願也會魏攻宿預遠拒之魏衆還遷竟陵太守開創屯田公私便之遷北梁秦二州刺史置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遠民吏悅安相率餉絹千餘疋遠曰汝等不應爾吾不忍逆納其絹二疋義州刺史文偉明以州叛入於魏魏人來長命遠督軍討之遠渡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覲遠擊破之進圍其城壽降義州平遷豫州刺史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伐遠以前鋒襲壽陽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以援絕援還遠復整兵令諸將以服色相別遠自爲黃袍騎攻壽上

梁書四

列傳

裴子野

裴子野字義原，聞喜人。為江夏王參軍。父癡疾，年子野涕泣拜時，父於夢中了然見之，醒以告子野。俄而疾瘳，以為望孝所感。及居喪，墓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兔自塢欄獲其側，為兼廷尉正，嘗不在，同僚署其名。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直道，豈因訟以受服中書亮，納善其行業，會選國子博士，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為通。」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沈約撰宋書，既行，子野更撰為宋畧，二十卷，約見而嘆曰：「吾弗逮也。」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入貢，二國歷代不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額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時人服其博識。」普通七年，王師北伐，勅子野為檄，喻魏受詔立成，高祖以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集書光殿觀之，並歎服焉。高祖曰：「子野，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又勅為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以旦日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勅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及奏，高祖深嘉之。子野為文，不尚麗靡。」



史籍

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譏評，後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之速，子野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轉鴻臚卿。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其年果卒。武帝為之流涕。時侍中以上乃有謚，特賜謚曰貞。

顧協

顧協字正禮，吳郡人。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卿。」恐顧卿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轉湘東王參軍。會有詔舉士，王表薦協曰：「臣聞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臣府參軍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遠達，傍聞知已，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申其屈滯，協苦執貞，退立志難奪。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若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雖無知人之鑒，懼貽蔽賢之咎。昔孔倫表韓續之才，庾亮薦羅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慚兩士。召拜散騎常侍，遷鴻臚卿，及卒，無食以飲，時嗟歎之。協少時將娶，舅女未成婚，而協母公免喪後，不復娶至八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無嗣。

徐摘

徐摘字士秀，東海人。為皇太子家令，摘文範，春坊畫學之官，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問之，怒，召摘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悅。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及歷代子史，末論釋。

教摘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嘆異之寵遇日隆領軍朱异謂所親曰徐摛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愛泉石又年老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遂出爲新安太守摛爲治清靜勸課農桑教民禮義風俗一變還爲中庶子侯景陷臺城時太宗居承福省賊兵上殿侍衛奔散摛凝然佇立不動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宗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感疾而卒

袁昂

袁昂字千里頤之子也爲豫章內史丁母憂以喪還江路風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一

三

浪暴起昂縛衣著慙誓同沈溺餘船皆沒惟昂船獨全咸謂精誠所致爲吳興太守高祖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發兵拒守訪於武康令傅映曰卿謂時事若何映曰嗣主昏虐御近羣小親賢疎我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懷改今荆雍協舉乘據上流百姓思治勢無不濟天人之意可知進退之宜無爽願明府更詳慮之無祇悔也昂不從高祖以手書喻之昂亦不答建康平昂舉哀慟哭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撫巡東土勅之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臨以兵威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微備而已及至帝不同也天監二年爲吏部尚書帝曰齊明帝用卿爲

四十以前
三卷卷之

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爲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悅拜左僕射遷尚書令僕射徐勉遇昂宴飲甚歡勉請出內人傳孟昂有難色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數人至齋閣謂勉曰我無少妾此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王大家今令問訊卿勉大驚求止昂在朝嘗譔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昂言宜立昭明長子爲皇太子不聽因告老進司空卒年八十臨終命諸子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衣食粗足以此開棺無慚卿里行恭吳興屬在昏明之際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一

四

恩得全門戶念罪私門階榮望絕不謂勿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辭報申吾夙心所以朝廷每與師北伐吾輒啓求行既庸懦無施不蒙聽許今日曠日畢恨泉壤不得上行狀及立銘誌遺疏辭贈謚不許謚曰穆正

陳慶之

陳慶之義興人幼從高祖高祖好棋每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從寐惟慶之聞呼卽至甚見親賞大通元年隸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馳澗相去四十里慶之欲逆戰帝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當以逸待勞慶之曰魏人遠來疲

倭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敗之
必矣開塲所據地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慶之請獨
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與魏人相持自春
至冬數十百戰魏兵欲築壘於軍後付宗恐腹背受敵謀欲
退師慶之杜絕軍門曰其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豈可
無功而返吾聞置其死地乃可求生審欲班師慶之奉密勅
有犯者斬仲宗壯而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斷枚夜
出陷其四壘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俘虜鼓譟而攻之遂奔
潰降男女三萬餘口魏北海王元順以本朝大亂來降高祖
立為魏王以慶之為驍勇將軍送元順還北塲於淇水即魏
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慶之自鉅縣進至睢陽魏將丘大
千有眾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
壘大下降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二萬人屯考城四面築
水守備嚴固慶之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
千八百兩遂進大梁望旗歸款魏左僕射楊昱率御仗羽林
七萬據梁陽拒慶之魏將元天穆大軍繼至遣將軍余朱兆領
騎一萬據武牢時榮陽木拔士眾皆恐慶之喻之曰吾至此
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若等殺人父兄畧人子女又復無
算我軍纔有七千崩眾三十餘萬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五

須破其城今日之事義不圖存不可狐疑自貽屠戮鼓眾使
登城壯士宋景休魚天慾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軍外合
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降元天穆余朱兆逃
免收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軍虎牢余朱世隆棄城走魏主
元子攸奔并州其臨淮王元或安豐王元延明率百餘封府
庫備法駕奉迎頓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賴以慶之為
侍中車騎大將軍徐州刺史元天穆復率眾四萬攻陷大梁
分遣王老生據虎牢刁宜入梁宋慶之隨方掩擊天穆敗走
餘皆降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
師大將莫自半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於洛陽十四
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高祖手詔褒美元子攸
單騎出奔官衛姬侍如常賴既得志荒於酒色日夜宴樂不
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奸計將背朝廷直以時事未安且
資慶之之力外同內異慶之心知之乃謂賴曰今未服尚多
宜啓天子請濟師并勸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部送之賴未
決元延明說賴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十已自難制今增其眾
寧肯復為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滅矣賴
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余朱榮跋扈未服臣與
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緩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
百姓高祖遂詔眾軍皆停界首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功高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六

此東橋也
應從但非
大家便登
龍為此

慶之不
能亦無
能為

不賞震主身危將軍威振中原聲動河朔今斬顯據洛此子
載一時也慶之不能從因求之鎮顯心憚之乃曰至上以河
洛之地全相任委忽欲捨此重寄往屯彭城君自取富貴不
爲國計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余朱榮大都
督元天穆榮長史高歡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顯所
得城邑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
傷殺其衆榮將退劉助善天文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
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硤石與顯戰於河橋顯大敗走至臨穎
被擒洛陽陷元顥入洛凡六十五日而敗慶之馬步數千結
陣東反余朱榮來追值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落髮爲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七

受降何必
遲疑簡文
書無用
至此

昇訪北周形勢听聚土畫地指麾分別昇甚奇之慶之聞之
輒躍豫州刺史堯雄來援雄子寶樂號敢勇求單騎校戰听
躍馬直趨寶樂雄衆散潰遂陷溱城侯景圍歷陽敕召听還
听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誠恐不濟乃板听爲
雲旗將軍代質未至景已渡江听還不得入欲奔京口爲景
所擒景見听殷勤留飲曰我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听收集
部曲將用之听不許景使儀同范粲桡禁之听說粲桡令
率所領歸降粲桡許之遣听夜縋入啓高祖大喜勅受降太
宗遲疑累日不決事洩听弗知及縋而下景逼听令射書城
中云桡桡且將數千人先入景欲褻甲隨之听不從遂爲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八

景所害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俞粟梁爲武帝左右帝曰
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宜改姓喻粟曰當令姓由
臣顯歷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蘭欽

蘭欽魏人也步行日二百里勇力過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西魏攻南鄭欽大破之追入斜谷斬獲畧盡欽百日之中再
破魏軍威振鄰國魏相宇文泰致馬二千匹請結和好封曲
江公除廣州刺史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其即真蘭欽至嶺厚
貨厨人釜刀以壽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極車收估削
爵土侯景至歷陽欽子夏禮率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王僧孺

王僧孺東海人年五歲讀孝經問投者此書何所載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既長好學家貧備書以養母寫畢輒能誦之天監初爲南海太守僧孺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在越裝一無所取拜御史中丞僧孺幼時其母以鬻紗爲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齒簿驅迫溝中及拜日引躬清道悲感不自勝出爲南康王長史典簽湯道愍用事僧孺每裁抑之道愍諍訟僧孺坐免官致書於記室友人何炯曰言別之後將隔賸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悵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綢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開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余愛同鄒季淫淫承曉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聲節金殿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暗明科去皎皎而非白汙抱鬱鬱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耐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顙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機寒依隱易晨所志不過鍾庾久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元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十

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阜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但息藩魏甘臥安鄧觸目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所能及也直以章句小才蠹象末藝含吐綢繆之上翩躚罇俎之側委曲同之絳綬繁碎臂之水盥洗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濫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實倪首肯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廢遺不與運升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畧方旦抱樂街圖訟詎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消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彫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風逢簡卽卽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聘佚之柱下克嚴朱之席上入班九練出前十里據操報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若此者也基薄塙高途遠力隨傾蹙必然顛倒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危又性不能倪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懷懷思得應弦贊縣尉之默如離繳之鳥將充危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剝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披

界北方。次可以論輪左校變為丹緒。充彼春薪。幸聖王留善貨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悲訴。憐其殷。棘加肉朽。皆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為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皆明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痛自有悲者。蓋士無賢否。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也。可以事朋類。惡彼鄉原。耻為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藥。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呼可悲矣。夫先貴後賤。昔富今貧。不倫所以。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一 士

名知撰諸事。卒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侍郎金元超欲託素問訪以砭石。僧孺曰。古人以石為針。不用鑽。許慎說文云。砭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蘭陵蕭文瑛與丘令楷。江洪僧孺等遊竟陵。王子良西邸。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瑛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等共打銅鉢。响滅而詩成。皆可觀覽。劉孝綽。本名卬。綽之子也。七歲能屬文。號曰神童。房齊中書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一 士

郎王融。漢書之與同載。以通親友。每日。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父黨沈約任昉范雲。聞其名。命駕造焉。除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常用第一。大故以孝綽居此職。昭明太子起樂賢堂。使畫工圖孝綽像焉。初。孝綽與到溉到洽相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也。撫手笑。溉知其言。奮拳擊之。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每喧詬其文。及孝綽為廷尉掾。妾入官舍。其母猶停私宅。洽為御史中丞。勅之云。携小妹於華省。養老母於下宅。武帝改妹為妹。免孝綽官。孝綽與諸弟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辭皆粗鄙。洽為呈太子。太子命焚之。不視也。昭明原妙 不殊何異 弟笑

孝純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帝為籍田詩使勉示孝純時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純為工起黃門侍郎遷秘書監卒孝純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輒言詆訾領軍城府太府卿沈僧榮俱被時遇孝純輕之每於會集處不與語反呼謝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辭讓為後進所宗每作一篇好事者咸傳寫流聞絕域兄弟及羣從子侄同時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三妹並有才學少妹適徐悱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為晉安郡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欲為哀辭見之遂閣筆子諒為宣城王記室嘗與湘東王游江濱王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曰卿謂目眇眇以愁余耶

王筠

王筠字元禮志弟子也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王文度嘗為之吾亦何嫌遂欣然就職沈約見其文每嗟嘆之謂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後平生意好殆絕不謂遲暮復得逢君嘗啓高祖曰晚來名家當推王筠獨步謝朓謂之曰好詩回美流轉如瓊丸近見君作方知此言為實遷太子洗馬昭明太子愛文士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游宴玄圃太子執筠袖撫孝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志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志

蕭子恪

蕭子恪字景冲齊豫章王綏子也封南康侯建武中為吳郡太守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為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將殺之會子恪棄郡奔歸乃止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天監元年為光祿大夫子恪與弟子範等入謝高祖引見文德殿從容謂曰夫天下今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性猜

梁武此言
雖不書
然不書
亦非是

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場所造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於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又有不疑者如宋明以庸常被免我於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能害我初平建康城時若行處分誰謂不可我正以江左代謝必相誅戮傷於和氣是以國祚不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是一義又齊梁雖曰華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遑卿勿言有服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耶齊梁之初亦與我甘苦共嘗後來便欲相害我

史華 卷之一百二十一

幸

與卿兄弟情本一家豈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亦非本意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為卿兄弟報讐卿在建武永元之世若能撥亂反正我雖起焚鄧豈得不釋戈推奉雖欲不已亦師出無名我自藉義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與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與乎有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云彼若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故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志是魏武之孫陳思之子能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勿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文獻

此序亦未

王直帳聞人趙叔祖時為臺齊帥高祖呼之曰我識汝在北第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疎假使蹇出亦不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華代情同一家但今未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子格為永嘉太守還宗正卿復為吳郡太守卒官贈中書令兄弟十六人並仕梁弟子顯字景陽天監初為太尉錄事遷國子祭酒為吏部尚書負其才氣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恨之遷侍中卒詔以侍才傲物謚曰驕子顯自序云余為邵陵王友遠思前此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

史華 卷之一百二十一

末

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羣開花落葉有來斯應輒不能已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搆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眾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著齊書六十卷弟子雲字景喬年十二封新浦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大同三年為侍中國子祭酒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教云臣昔不能按實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述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教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澈字

儘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
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
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
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為東陽太守百濟
國使人至建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於渚次候之望船三
十許步且拜且前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仰求名
迹子雲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非
倘遺不答書好事者每遺賂以要其書拜宗正卿官城失守
東奔晉陵餓死於顯靈寺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姚察曰昔
魏藉兵威而草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

史纂 卷之一百二十一

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碑有志猶願於朝宋
齊代終戚屬皆職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
規故子恪兄弟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齊高祖之弘量
度越前代矣若不欲抑帝便是大業事又曰置已後

江革與吳江

江革字休映考城人喪母以孝聞為豫章王長史魏徐州刺
史元法僧降革隨豫章王鎮彭城彭城失守革素不便馬乃
泛舟而還與祖暉俱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其
才名厚加接待延明使卿作狀器漏刻銘革罵暉曰卿荷國
厚恩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乃令革作文八寺碑文

革辭以因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鑾轡革厲色言曰江
革行年六十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魏主放革及祖暉還朝高祖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
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手教云世間果
報不可不信豈得抵突如封元延明耶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武陵王在東州驛縱除革長史行會稽郡事王雅相欽重因
此好學還都官尚書贈遺無所受惟乘臺所給一舸或曰清
江甚險當實重物以達輕船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以
填之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兩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
徒僅立子從簡司徒從事中郎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
乞代父命以身蔽刃俱見殺

史纂 卷之一百二十一

何敬容

何敬容字國禮昌菑子也天監中拜吳郡太守政為天下第一
還吏部尚書侍中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武帝雖衣
浣衣而左右衣必須紫紫有侍臣衣帶卷指帝怒曰卿衣帶
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以膠清制鬚暑天伏床浹衣背
為之焦公庭號刻容止出入為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敬容
久處臺閣詳悉舊事勤於吏職而拙於學問為世所嗤鄙嘗
有客姓古敬容問卿與郭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帝
嘗夢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說所夢敬容曰陛下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故感斯夢上然之遂有拜陵之議敬容弟費
惠明爲導舍丞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
爲領軍敬容以書解之舉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
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免職止有常用器
物及舊衣而已竟無餘財世以此稱之武帝幸同泰寺講金
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許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加侍中敬
容賓客門生誼譚如昔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開
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
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
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謗過以自斥未有嬰肘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九

髮而求親者也且暴鯁之鱗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願
籠樊之極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同
豐貂以步文昌登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
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欲更窺
朝廷朕望萬分竊爲左右不取也昔賈嬰楊惲得罪明時不
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
於斯人人所以猶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未
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異君侯之役用耳夫在思過之
口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
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

情復仲尼能改之意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
牧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尙有
異也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二年侯景敗於
渦陽未得審實傳云景死朝廷以爲憂敬容入見東宮簡文
曰淮北更有信侯景尙在敬容曰使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
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讎覆叛臣終當亂國簡文於玄圖
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每日入聽敬容曰昔晉氏祖尙虛
玄致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甚可憂也侯景難作卒
於園內

朱异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年

朱异錢塘人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偏覽五經兼通雜
藝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薦异有曰在獨無散
逸之想處閑有對賓之容金山萬丈綠陟難登玉海千尋
映不測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甚悅之曰朱异實異爲中
書通事舍人除太子右衛率遷散騎常侍掌樞密每四方表
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
橫敏贍頃刻便了大同八年加侍中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
或以爲言异曰我寒士也遭逢得有今日諸貴恃枯骨見輕
若下之凌蔑必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則何敬
容內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异文華敏治二人俱見侍异在

內有十餘年未嘗被譴還中領軍侯景請降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昇勸上納之貞陽侯遣使連魏相高澄欲申和好昇又以和為允侯景疑懼累啓請絕和致書與昇餉金二百兩昇納其金而不絕魏好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啓景有異志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且數百叛虜亦何能為謂使者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抑不以聞太清二年景反以誅昇為名及至城下射啓言昇蔑非朝權輕作威福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昇臣歎嚮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將誅之簡文曰今殺昇無救於急適足貽笑侯賊平誅之未晚帝乃止後帝登南

史粹

卷之一百二十一

王

樓望賊謂昇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昇慚憤發病卒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帝悼惜之贈尚書右僕射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散騎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右衛左衛至領軍四職並驅齒傳近代未有也昇及諸子自湖溝列宅至青溪中有臺池園林每暇日與賓客游焉權勢薰灼財賄充積極聲色滋味之娛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贈其部吝如此

賀琛

賀琛字國寶山陰人伯祖道養工卜筮遇工歌女人病死為

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伯父瑒授琛經業瑒亡琛築室郊外講授到溉為郡聞琛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溉至琛說經不輟溉欣然就席便中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瞻溉歎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辟郡功曹史不就普通中為尚書左丞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琛曰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為文非關惟得為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既知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

史粹

卷之一百二十一

王

得自嫁自冠則小功之末非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行冠嫁猶應須父為之生若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禮無所礙禮既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禮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太子又議下聘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琛云若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凡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

稱下殤今不言降服專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基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冠嫁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畧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下殤小功乃明不娶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大小功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七

降服上中二殤皆不嫁冠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也遂從琛議遷御史中丞琛家產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所奏免官復為尚書左丞凡郊廟諸儀多所制定每見高祖語常移晷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琛啓事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用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餐中宵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生聚教訓之時而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簡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為事民不堪命亡實流

移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租課連積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動有十數雖窮幽之鄉亦皆必至屬所搔擾深為民害焉庸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廉平掣肘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前方丈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核如山岳餽饌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宴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一

七

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占妓之夫無有等秩雖使庶賤微人皆盛列姬姜爭飾羅綺故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費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會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謡之具必用千金之資費等丘山歎止俄頃不德今者所費之多迫恨向日所取之少如復傳異增其博塞欲使人守廉隅更尚清白安可得耶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劾浮華使衆皆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患惟以耻不及羣故勉強而為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易於反掌夫治以淳素為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其三曰聖主荷負蒼生以為任弘

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瘡痍之苦。豈止日仄忘
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
之咎。但斗筭之人。輕薄之士。既得伏奏。帷展便欲競求。進
不說國之大務。不知官之體要。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
毛求疵。孽肌分理。運羣餅之智。徵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
絕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曠官廢職。長弊增
奸。實由於此。誠願貴其公平之效。黜其冒嫉之心。則下安上
謐。無微倖之患矣。其四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
事。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敝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
省則民安。費息則財聚。休養數年之中。能使國豐民阜。斯乃
史錄 卷之二十一

息工役。使百姓生聚。減省費用。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變。
關河可掃。而國弊民疲。安能振舉遠畧。事至方圖。知不及矣。
高祖大怒。召主書口授敕責琛曰。卿云民失安居。牧守之過。
朕無則哲之知。內省責躬。無所逃咎。堯爲聖王。四凶在朝。况
乎朕也。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顯
列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
人某人奸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行黜陟。又云。東境戶口
空虛。良由使命繁多。未知此是何使。爲庸邑宰。桀黠長吏。並
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
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枉直云何。聽理軍實。由何濟辦。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不遣使而事理能使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應有見。宜
陳秘術。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妓樂糜費。漢文雖愛
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
差。亦復不然。其勸力營產。則生計富饒。情遊綏事。則家業食
實。自己營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情營產業。無可施設。亦
何益於天下。若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更相
恐脅。以求貨賂。適足生事。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則性牢
久不牢。殺朝覲會同。乘輿而已。若以爲功德事。則皆國中之
所產。育變一瓜爲數十種。變一菜爲數十味。亦無多費。何損
於事。我自公宴外。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官人。亦不食國家之

漢人使節
可矣

治天下以
不為人先
足之為烈

史

卷之二十一

集

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皆資雇傭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因其美利營諸功德女妓越隘具言其人又云追恨所取之少如復傳異增其壯噫夫勇怯不同貪廉異用向使吳起不用則西河之功廢取其博噬之用故不得不更任又云宜導之以節儉至治以淳素為先朕絕房室三十餘年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官禁此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事少或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晏方得就食日常再食或亦一食昔腰腹十圍今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說競求進若不使百司呈事當需任何人古云肅聽生奸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高乃呼鹿為馬莽亦終移漢鼎吹毛求疵羣臣分理並復是誰又云治暑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減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宜停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各出其謀具以奏聞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夫能言必能行之富國強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若不具列則虛欺罔朝廷行聞重奏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焉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不敢復有指斥但謝過而已遷宣城王長史侯景襲京師王

陳壽事本
有聖人此
大不成人
王兄後為
漢太宰

移入臺內留琛守東府賊陷城琛被槍未至死賊舉至關下求見僕射王克勸開城納賊克讓之涕泣而止賊舉送莊嚴寺療治之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賊被會稽執琛送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病卒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為後軍參軍武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與視詰問上封事曰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為急務而郡縣不加勸獎年豐歲稔猶人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

陳

卷之二十一

集

齊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之濟育功德者將來之勝因豈可墮本動末量週效除也今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人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師尼則畜妓女皆不貢民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白徒未必蔬食養女又服羅綺塗俗壞法皆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皆使還俗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民非復國有又言三關以外是處遺棄投化之人始但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楊徐之民逼以眾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虛上名簿各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以

來發人征役及投募將客主帥存恤失理多致逃亡或有身
頑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追討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
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村
社皆空雖肆背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限以嚴程轉相
督促臺使至州州使至郡郡急切同趨下邑令宰庸懦望
風畏伏所有格克以貢上官微欲矯革嚴科立至又言廬陵
年少不宜鎮襄陽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
切帝雖不能用然嘉其正直擢為鍾陵令普通七年改南州
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暕為之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
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關津挾藏亡命祖暕搜檢奸慝不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一

羊侃

羊侃字祖忻泰山人祖規宋徐州從事薛安都舉彭城降北
魏附魏授衛將軍父祖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愛儒身長
七尺八寸為尚書郎魏帝謂之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
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秦州義莫折念生據州反侃討之射殺念生其衆逃潰為征

東大將軍東道行臺太山太守鉅平侯初祖有南鍾之志臨
終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東朝侃將舉河
濟以成先志從兄兗州刺史羊敦據州拒侃侃率精兵三萬
襲之弗克朝廷遣羊鴉仁帥軍應接魏帝授侃驃騎大將軍
司徒太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令僕射于暉率
衆數十萬圍侃十餘重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出且
戰且行至澶口界上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土卒竟
夜悲歌侃謝之曰卿等懷土理不能相隨幸適去留於此別
異各拜辭而去侃至京師授徐州刺史封高昌侯兄然弟悅
給元皆拜刺史中大通四年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啓願得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一

羊

侃同行高祖召侃問方畧侃陳進取之計高祖曰卿願與太
尉同行否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不願與法僧同行
北人雖謂臣為吳南人皆呼臣為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羣
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今者要須卿
行乃以為司馬軍罷為侍中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
新造兩刀稍成長丈四尺闊一尺二寸高祖賜侃河南國紫
纁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
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為折樹稍高祖製武
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曰卿曾道風英賢不絕
還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侃未嘗造之宦者張僧胤

侯侃侃曰我非關人所坐竟不前之常折爾欽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常榮作兄何敢如此欽於省中拜謝王餘曰卿能屈膝廉頗足稱美事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一拜欽遂再拜出爲衡州刺史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侃爲冠軍將軍監作韓山嶺侃勸元帥貞陽侯朱友攻彭城不納既而親援大至侃勸乘其遠來擊之又不得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而還侯景陷歷陽高祖召侃問策侃曰景反迹久見勢必乘突請以二千人急據豫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鳥合之鳥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還京師不用其策令侃率千餘騎襲圍門景

史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至新林追侃都督城內諸軍事景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斬數人乃定時梁與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不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常熟津年老且疾肅儒而無謀軍旅指擄一決於侃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恟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侃以水沃滅之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不受以私財賞發部曲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鎖灌

以油蠟擲驢上焚之賊起土山以臨城侃爲地道陷其土山賊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車至壘果倒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侃曰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長子鷟爲景所獲將至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猶尙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汝故生進退因引弓

史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射之賊感其忠義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傳士哲謂侃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尙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餘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寄任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受浮讒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未獲披叙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人所欽慕如此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掘火爲火城以斷其路乃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病卒年五十四侃族方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廟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酒橋有數石人長

侃之死天深也

到底似子
我景可甚

八尺大十圍佩執以相擊悉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
聲歌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琴人陸太喜者
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
中舞又有孫荆王能反腰帖地街席上玉簪教齊歌人王娥
兒東宮亦齊歌者屈偶之並妙盡歌曲一時無對赴衡州時
於兩艘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錦繡盛宴賓僚陳列
女樂乘潮解纜觀者填咽魏使陽斐與侃嘗同學有詔令侃
延斐與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
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而好客終日歡醉同
其醉醒皆南還至漣口置酒客張繡才醉於船中失火延燒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七

七十餘艘所鑄金帛不可勝數侃都不掛意命酒不輟獨才
慚懼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鯁字子鵬隨侃還
內授太子舍人城陷京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厚以為都
督及景敗鯁密圖之乃隨其東走京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
下海欲向梁山景盡寢鯁語舟師海中何處有梁山汝但聽
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知郭元
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鯁拔刀叱舟師使向京口景欲
逐水鯁抽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鯁以稍刺殺之
索超世在別船以景命召斬之世祖以鯁為青州刺史封昌
國縣公被郭元建於東關承聖三年從王僧綽征蕭寶於嶺

司乃言
之意

表聞僧綽敗乃還為侯瑱所害時年二十八

到溉

到溉字茂灌，吳郡人也。湘東王釋為會稽太守，以溉為長史，
行府事。高祖敕王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間有違
止，每須詢訪。」入為左民尚書。溉以清白自修，性率儉，不好聲
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
清路，示有朝章而已。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茶，從
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賭之，并輸。歷記一部，溉未
進，高祖謂朱異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對曰：「臣事君
不敢失禮。」高祖大笑，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
傾城縱觀，所請到公石也。後因疾失明，以金紫光祿大夫，就
第養疾。溉少有美名，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溉滿如也，東門廐
陸兄弟友愛，常與弟洽共居一齋，洽卒後，捨為寺。蔣山延賢
寺，既家世創立，俸賜咸供二寺。因蔬食朝夕，從僧徒禮誦。高
祖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惟與朱異對之。遷
張緒同志，友善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人每歲時相存問，
置酒敘生平，撫歡而去。卒年七十二，顏色如恒，手屈二指，佛
道所云得果也。孫邁早聰慧，為尚書殿中郎，從高祖幸京口，
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謂溉曰：「蓋定是才子？」賜相二
十疋，洽清嘗有才學，為御史中丞，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七

舍時慨為左氏尚書治言服親不應有礙制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

許憇

許憇字昭哲高陽人除著作郎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以行焉憇建議曰臣按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一

書

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三皇禪奕奕為盛惠伏黃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是盛惠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頓項封泰山禪云云帝嘗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皆不禪亭亭少昊黃帝子堯帝嘗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舊書禹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異乎禮說假使三王皆封泰山禪梁甫封泰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儀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或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得二十餘至伏羲神農女媧大庭和皇

也

中央梁陸驥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列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伏義神農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制文告成災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得封泰山禪社首神農炎帝是一人而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其矣若是聖王不須封禪若是凡王不應封禪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秦始皇登泰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為五大夫其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一

書

廣召儒生皮弁擗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嬭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及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書事高堂生捨我亡也晉武欲封禪乃至太康讓宿未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皓有何功德而欲封禪皆王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不出正經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言封禪鄭玄有參差之風不能推尋正經端信緯候之書斯為謬矣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曲禮云天子祭天地又所殺一報殺一禮雖不顯祈地報地天生百物而地養之故地亦

祭禮記作
宗

水在北
於東者以
也物生於東

有所報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員丘方澤為郊祭天地之
所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與典歲二
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夏南秋西冬北與迎氣為九郊至大
旅於南郊則非常祭周禮云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是
也仲春玄鳥至祀于高禘亦非常祭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
于是也并零禘亦非常祭禮云零祭水旱是也是為合郊天
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零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有
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孝經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是也誠敬之道於此而備至于封禪非所敢聞高祖
嘉納之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懸諸用大裘從之敕
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零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為疑
慈曰零祭燔柴經無其文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瘋毛
註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瘋其物以此而言零祭應瘋埋
不見有燔柴之說禮云埋少牢以祭時時是五帝又不用柴
之証矣昔零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今移於東請停用
柴其牲牢悉坎瘞以待周宣雲漢之說詒從之凡諸禮儀多
所刊正轉天門太守卒

劉之遴

之遴不復
說可無矣

好者

劉之遴字思貞涇陽人除南郡太守武帝謂之曰卿母年高
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適遷太常卿武帝在齊為荆府
諮議與之遴父虬早相知問帝偶置乏就虬換穀百斛之遴
時在側曰蕭諮議贖士云何能得眷顧與之米虬從之及帝
即位常懷之侯景以蕭正德為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投匭
綏之遴刺髮被法服逃免先是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及
之遴遇亂披緇時人笑之湘東王釋嫉其才學之遴至夏口
寄送藥殺之不欲人知乃厚其賄贈弟之亨字嘉會武帝之
荊州父虬見二子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常以功名著
康秀才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
農卿為行臺承制總督眾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
緣岸觀曰是本州刺史也軍大魁捷為蘭欽所訟封賞不行
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為文吏所抵官者張僧胤
曰外論劉之亨似之帝以為南郡太守上謂朱弁曰之亨兄
弟固當豈直大焉小焉而已在郡有異積荆土懷之號為大
南郡小南郡

史緯卷一百二十一終

史緯卷一百二十二

梁書五

列傳

王規

舊字俱同
古人亦無

王規字威明琅邪人八歲丁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除黃門侍郎陳慶之北伐趙洛陽有條謝慶現曰道家有言非有功難成功難也賜冠游魂為日已久恒溫得而復矣宋武克無成功今孤軍無援漢入寇境愧爾不繼吾見其敗也俄而覆沒規以門宗貴盛恒思滅退除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居鍾山宋熙寧寺卒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二

謚曰文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千里絕迹百尺無枝一爾過隙永歸長夜傷何可言

褚翔

褚翔字世舉向之子也為宣城王主簿武帝宴羣臣樂游苑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遷義興太守潔已省費百姓安之郡西卒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忽生枝葉咸以為善政所感徵為吏部郎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遷侍中性至孝母病篤翔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聲至旦疾遂愈及母亡哀毀卒

蕭介

蕭介字茂鏡思話孫也為都官尚書辭疾致事高祖遣謁者僕射就拜光祿大夫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至常黯納之介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歸道于則背道于歸桓玄則背桓玄何者狠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遺患必見機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厚長之遇位奉台司任居方伯高歡墳土未乾卽肆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復投身於我前者來歸陛下所以不拒者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二

欲以屬國降胡北討匈奴與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並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補之需桑榆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能建慕聖德為邊境之良將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且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衰朽老疾不應輒干朝政但子囊將死有城郢之忠史魚臨亡有尸諫之節臣忝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苦言高祖省表款息卒不能用卒年七十三

傳岐

言侯景之禍未有如介之痛切者梁武嘆息而不能用亦如漢成帝問劉向亡國之至千載同歸夫

傳岐字景平，邠之子也。為始新令，縣人有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乃移獄於縣。岐令脫械以好言問之，便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放其還家，使過節還獄。曹掾固爭曰：「古雖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岐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遷司農卿。太清元年，貞陽侯淵明伐彭城，兵敗陷魏。三年，淵明遣使還魏，欲通和好，朱异等請許之。岐曰：「高澄既斬，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使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通和好，政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今欲就和，蓋示國家之弱。」

張嶠

張嶠字西山，豐之子也。有孝行，年三十餘，猶喪衣受杖，動至數百，收淚歎然，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為湘東王長史，王為之策，得節，曰：「卿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

可謂烈矣

年嶠曰：「貴得其所耳。」遷吳興太守。侯景圍建業，弟伊率兵赴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東歸。嶠與浚舉義，邵陵王綸奔錢唐，板嶠征東將軍。嶠曰：「朝廷危逼，今日何情復受榮號？」板而己，賊行臺劉神茂破義興，遣使說嶠，嶠斬其使，擊破之。侯景遣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嶠，嶠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嶠曰：「速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嶠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汝處求恩，於是皆死。」元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貞。

沈浚

沈浚字叔源，武康人，為御史中丞。侯景既盟，復懷奸計，還回不去，遣浚詣景問故。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意欲求梓君可為中間。」浚曰：「將軍此言意在得城，將軍糧運已盡，城內尚有兵糧，朝廷密敕外軍若和好乖戾，勿以兩宮為念，當以死雪耻。」將軍何所恃而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橫刀於膝，睨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將軍人臣而舉兵向關，今朝廷赦罪，結盟口血未乾，又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乎？景歎曰：「是與司直也。」後勸張嶠起義，嶠破景殺之。

祖皓

祖皓，恒之子也。大同中，為廣陵太守。侯景圍臺城，皓在城

時必復為
人守

中及城陷，景將殺之，皓逃歸江西。廣陵人來，疑說皓曰：「漢王室如燬，正義大發憤之秋，志士志氣之日，府君荷恩，漢重又不為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可待，董先輕而無謀，新冠此州，人情不附，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紀率義勇，可得二三百人，欲奉府君勳除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尅捷，可立桓文之勳，若天未悔禍，事生理外，萬世之後，猶為梁室忠臣，皓曰：「僕所願也。」幾要勇士耿光等，從景克州，刺史童紹先推蕭勳為刺史，結束魏為援，魏微遠，將討景，大懼攻之，城陷，皓見執縛而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殉，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疑亦遇害。子法敏，史稱。

史稱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五

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柳津

柳津字元泉，河東人。父處遠，封雲杜侯。津襲爵，為太子詹事。侯景圍城，急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城陷，卒初簡文為雍州，津為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官，津侍從入都，留仲禮守襄陽，馬使軍人悉皆之，遣電威將軍陽泉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通侯仲禮擊破之，遷司州刺史，武帝思兄其而使，謂王國之侯景潛圖反，仲禮知之，屢請討景，不許，及景濟江，仲禮以雍州精卒與諸藩赴援，眾推為督，景素聞其名，懼之，仲禮自謂當世英

雄，景攻帝，眾仲禮方食，投箸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眾已敗，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自知，仲禮稍將及景，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騎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自此氣衰，不復言職，任情傲，假凌蔑將帥，邵陵王綸每日至軍門，累刺，時仲禮弟見也，置酒高會，日作優倡，弄絲百姓，汗辱妃主，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為何？仲禮言笑自若，景從朱雀樓與之語，遣金環白是，閉營不戰，眾軍固請皆拒之，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不答，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

史稱 卷之一百二十一 六

欽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義之高王，伯辯曰：將軍擁眾百萬，致官圖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必多言？」仲禮竟無一言，湘東王釋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流米於江，而還，仲禮及弟敬禮並開營降，時城雖淪陷，援軍甚眾，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憤嘆，論者以為梁禍始於朱異，成於仲禮，仲禮入城，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景留敬禮而遣仲禮，兩上樓於後，諸將執其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鄂州已西，並以相付，仲禮至江陵，岳陽王譽來攻，湘東王釋以仲禮為雍州刺史，侯景陽仲禮方觀成敗，未及，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

乃以別將賈侯強守義陽。自帥眾如安陸。司馬庫昭如竟陵。孫皓執魏戊主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為竟陵太守。馬岫為安陸太守。置弩於安陸。而以輕兵師於漂頭。將侵襄陽。岳陽王登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大敗。沒於魏。魏相宇文泰待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敬禮扶風太守侯景度。江都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與景戰。甚名威名。景城陷。景遣仲禮經客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將軍。景殺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併殺。雖無恨。仲禮許之。及酒數行。敬禮曰。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發。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臺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七

敬禮之與仲禮

江子一

江子一字元貞。考城人。以家貧。鬻養。因蔬食終身。投王國侍。郎啓求觀書秘閣。高祖許之。右衛將軍朱异其姑夫也。惟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遷尚書儀曹郎。弟子四尚書。石永性剛烈。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左民郎沈炯嘗奏事。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趨前代炯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命縛之。子四據地不起。高祖乃釋之。及侯景陷歷陽。白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邀之。其副董龜生家在江北。與其黨散走。子一收餘眾步道赴京。

師啓太宗云。賊圖未合。猶可出。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與弟子四及東官殿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戰。子一身先士卒。抽戈而進。賊夾攻之。子四子五相引赴賊。並見害。世祖追諡子一曰義。子四曰毅。子五曰烈。

胡僧祐

胡僧祐南陽人。為世祖參軍。西沮蠻反。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侯景圍王僧辨於巴陵。乃出僧祐於獄。拜武猛將軍。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朱。一門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景遣其將任約。據白塔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八

退急追之。及於南安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僧祐不答。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侯景遂遁。西魏寇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百道攻城。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眾為致死。所向摧珍。賊莫敢前。俄中流矢卒。城遂陷。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益微。江則自致亡軀。胡亦期於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

太宗諸子

太子大器。太宗長子也。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廢太宗。使人害

太子太子方講老子賊黨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賊欲以衣帶縊之太子曰此不能死指繫帳繩命取絞之時年二十八太子神明端凝在賊中不降意左右以為言太子曰賊若未見殺雖復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逼而神色怡然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圖大事亦必害我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部伍不整太子所乘船居後左右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同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逃竄是叛父非避賊也賊以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二

九

太子有需度際憚之故先禍承聖元年追謚曰哀

能如伍員出亡可也若其不然先露

南海王大臨簡文第四子也大寶元年封除吳郡太守時張

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

功不藉戮力如其撓敗以我悅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建年王太球太宗第十七子也年七歲侯景圍京城高祖每

發背願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大球聞而驚謂母

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

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大寶一年遇害時年十一

世子方等

可慨

世子方等元帝長子也母徐妃失寵方等意不自安若論以申其志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堪腹生在蓬蒿死塋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哉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百憂斯集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夫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去人間如脫屣耳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人侍方等欣然升舟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授京都賊每來攻方等身常矢石官城陷方等歸荊州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二

十

收集士馬甚得人和脩築城柵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

祖甚悅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

泣而退世祖怒疏其穢行榜於大閤方等人見益懼時河東

王為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請征之世祖拜為都督

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

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軍

敗遂溺死年二十二謚曰忠壯

王僧辨一作

王僧辨字君才太原人父神念魏潁川太守據郡歸梁封南

城侯僧辨為竟陵太守世祖承制以為領軍將軍河東王來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王
侵世祖命僧辨及鮑泉討之。僧辨謂泉曰：「河東少有武幹，兵力又強，新破吾軍，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遺召之，不日當至。師期或可重申。欲入言之，望卿相佐。泉許之。及入見世祖，迎問曰：「卿何日當發？」僧辨對如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耶？」泉震怖，不敢言。世祖曰：「僧辨拒命不行，是欲同賊，斫其左臂。」僧辨聞絕久之，方蘇。命付廷尉，并繫其子姪。會岳陽王襲江陵，世祖赦僧辨，以為城內都督。岳陽敗，退鮑泉攻長沙，不剋。世祖命僧辨代之。鮑泉送江陵，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辨俱發。及至，道人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曰：「得王竟陵助，我賊不足平也。」拂席待之。僧辨入，背泉而坐。曰：「鮑卿有罪，令旨使我鑲卿重歡，出令泉下席就鑲。僧辨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侯景次夏首，以僧辨為大都督，拒之。軍次巴陵，景已陷郢城，將進寇荊州。遣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率水步繼進。緣江戍逼，望風請降。僧辨悉上江渚米糧，流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寂若無人。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辨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不為礙。」僧辨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復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為不出相見？僧辨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城下，珣為書誘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王
郢城內，景帥船艦分入港中，登岸羅軍，芟除草莽，開入道。向城造五千兜頭肉薄攻城。城內鼓噪，矢石雨下，賊乃退。復水步千處齊攻城中，放火燒擲，石殺傷甚衆。賊起長柵，繞城以樓船攻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竹柯推蝦蟇車填壘，不得入。方止，又於艦上豎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戰，賊帥任約為陸法和所擒，景燒營，遁歸建業。世祖以僧辨為征東將軍，率諸軍討景。景攻拔魯山，遂入羅城。宋子仙因蹙乞輸郢城而去。僧辨偽許之，給船百艘，以堅其意。子仙將發，僧辨命杜龢率精勇襲之，擒子仙，進至湓城。賊將范希榮挾江州刺史臨城公走，遂入江州。僧辨啓皇帝，由同率將領表勸世祖即位。僧辨發江州，直指建業。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與僧辨會於白茅洲。登壇共盟，辭色慷慨，皆淚下。雷紇師次南洲，賊帥侯子懿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以船舫千艘兩邊八十棹，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辨麾細船令退，使大艦泊兩岸，賊謂軍退，爭趨之。衆軍掉大艦截其歸路，合戰中江，賊敗多赴水死。僧辨督諸軍，沿流而下，進屯石頭，作連營以逼賊。賊于橫嶺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城北，陳霸先謂僧辨曰：「賊欲決死，一戰我衆疲寡，宜分其勢，霸先遣強弩二千攻賊西面，兩賊會，辨結陣而進，大破之。」盧暉客以石頭降，景走來方。僧辨入

此僧辨所
以不免也

東坡志林

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辨雖有破賊之功而敗下無法軍人肉掠京邑剽劫士庶驅迫居民以求贖贖自石頭至於東城號叫之聲振响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辨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討景收賊黨王偉等送於江陵偽行臺趙伯超降僧辨謂伯超曰卿荷國重恩乃同逆賊命送江陵僧辨和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辨社稷鎮我為復之人之典廢亦復何常賓客皆稱嘆功德僧辨然乃曰此聖主威德羣帥用命老夫何力之有焉遂悉平世祖即位進僧辨鎮衛將軍司徒封永寧公侍中高普令湖州賊陸納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遣僧辨南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二

七

征納據車輪失岸為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僧辨不與戰作連城以通賊賊見僧辨不出稍懈僧辨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並攻之親執旗鼓大戰陷其二城賊退保長沙僧辨築壘圍之親自臨視賊將李賢明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衝直進大呼衝突時帶甲侍衛止百餘人僧辨據胡林不動指揮勇敢與賊交戰遂斬賢明湖州平齊王高洋遣郭元達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襲建鄴世祖詔僧辨鎮姑孰僧辨遣豫州刺史侯瑒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與北軍戰大敗之入鎮建業加太尉車騎大將軍僧辨母魏氏卒世祖遣侍中監護喪事諡曰貞敬太夫人初僧辨下獄夫人徒行謝罪世祖不

見之時貞惠世子有寵夫人詣世子自陳素無訓教涕泗鳴咽僧辨既出夫人深相責勵及僧辨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朝野咸稱之西魏遣兵及岳陽王督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辨為大都督率眾赴援僧辨命豫州刺史侯瑒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為後軍謂膺曰秦軍驍猛難與爭銳吾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千里饋糧尚有饑乏况賊越數千里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未至而京城陷帝即位加僧辨節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齊主高洋與僧辨書欲納貞陽侯淵明為梁嗣貞陽亦與僧辨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辨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澄至東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二

七

關散騎常侍裴之橫戰沒僧辨乃謀納貞陽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請以敬帝為皇太子貞陽許之僧辨使其子顯及弟子世珍質於郭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辨志其為變止受散卒十人而已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渡江僧辨據橫中流不敢就岸已乃會於江寧浦貞陽既立授僧辨大司馬揚州牧陳霸先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建康僧辨居石頭城正視事軍人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自有兵來僧辨與其子顯連走出閤據南門樓稽首請命顯先縱火焚之僧辨下就執霸先曰我何辜公欲與齊師討我何意乃全無防備僧辨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及子顯俱

繼死。僧辨遣霸先守京口。爲顧聘霸先女。情好甚密。都無防備。長子顗屢諫不聽。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辨謂齊軍必出江表。遣參軍江旡報霸先。使整舟艦器械。霸先宿有圖僧辨志。乃留旡城中。水陸俱進。外人但謂江旡徵兵。扞齊。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安都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敗則但死。後至得免。斫頭耶。霸先乃進。遂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霸先之諫。乃天命也。顗位侍中。江陵陷。入齊。爲竟陵太守。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委僧辨以將率之任。剋平禍亂。茂著勲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事

齊。治官論。理應踐祚。僧辨位當將相。義存匡弼。乃受齊齊帥。傍立支庶。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張彪

張彪。自云襄陽人。少亡命。在若耶山爲盜。臨城公大連牧東揚州。以爲中兵參軍。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彪入若耶。舉義。攻子仙不捷。走剡縣。侯景山陰令趙稜詐去職。從彪請酒爲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軟彪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下。深稜復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出告諸將。言已殺彪。當共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武遂誅稜。貞陽侯踐位。以

爲東揚州刺史。剡令王懷之不從命。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王僧辨見害。陳文帝下震澤。呼至會稽。彪遣沈泰還州。助岐保城。泰反。與岐迎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文帝走出。彪復守城。沈泰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盡殺之。彪將申進叛彪。彪與弟崑崙妻楊氏走西山。左右尚數人。彪皆發遣。唯所養犬名黃若。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入若耶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討彪。懸千金購之。彪匿未覺。則來黃若驚吠。嚙一人中喉死。彪拔刀起。識之曰。何惡。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謂楊氏曰。我不忍令汝落伶處。今當先殺汝。然後就死。楊氏引頸受刀。彪放刀。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二

與訣曰。生死從此別矣。刎遂殺彪并弟。致首於昭達。黃蒼號呼。彪屍側宛轉血中。楊氏有色。昭達迎之。便拜。稱文帝教迎爲家主。楊氏改啼爲笑。請昭達殯彪。葬墓。黃蒼伏塚間。號叫。不肯離。楊氏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我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氏入屋。以刀割髮。盤面。勸絕乃蘇。誓死不行。文帝歎息。命葬之。

孝行

滕崇。恭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寒月患熱。思食瓜。崇歷訪不能得。撫心哀切。值一桑門問其故。崇恭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崇恭拜謝。因以奉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

莫知所在及父母卒，蟻恭感慟，嘔血絕而復蘇，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晝夜哀慟，門外冬青樹二株，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容光顯著，自門而入，蟻恭家人咸禮拜，久之乃滅。徐普濟，長沙人，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已悶絕，累日方蘇。

沈崇傑，武康人，為都陽王參軍，母卒，崇傑不避雨雪，倚墳哀慟，飛鳥翔集，每夜有猛獸來墓所，聲如歎息，自以喪禮不備，更治服三年，郡縣舉其孝，高祖遣中書舍人慰勉之，詔令除其服，太子洗馬固辭，改永寧令卒。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二 孝 父法超，為

安復令，法超卒，匠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繼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槁，皮骨裁連，四年不出廬戶，家人不復識，郡縣以問，高祖遣中書舍人為除服，摧豫章王常侍，不受，外祖孫謙戒之曰：「主上以汝純孝，故發明詔，摧汝官職，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庾黔婁，字子貞，易之子也，少好學，為編令，治有異績，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河往臨沮界，永元初，除屏陵令，易在家，遭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醫云：「欲知差別，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戚，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

延，以汝誠禱，申至月末，及臘而易亡，黔婁廬於家側，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黔婁為長史，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分賜僚佐，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爾？」因請書數條，元起死於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携喪歸鄉里，遷散騎侍郎卒。

吉粉，字彥霄，馮翊人，天監初，父為原鄉令，為奸吏所誣，逮詣廷尉，耻為吏訊，自誣服罪，當大辟，粉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敕廷尉卿察法度，曰：「吉粉幼童，請死贖父，恐有人欺之，卿可移誘，取其款實，法度盛陳陳辭，備列官司，厲色問粉曰：『汝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審能死，不汝幼童如』」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二 大

為人所教，若有改悔，亦相聽許，粉曰：「囚雖愚蒙，豈不知死可畏，憚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委命泉壤，事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明詔聽代，豈有回武法度，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汝父無罪，行當釋之，爰觀汝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父子，同濟奚可以此妙年，自求刀鋸？」粉曰：「凡鯢鱗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頻命，但父挂誤，文必正刑，書故思瞑目，冀延父命，法度命脫重械，更著輕者，粉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法度以聞，高祖并宥其父，子丹陽尹王志欲舉粉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粉惟不忍見父之死耳，今若舉之，是因父求名也，粉以父陷』」

此一誘易
見此粉
無異詞其
意注

罪辟因成忤疾卒年十七

甄恬無極人年八歲恨生不識父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時以為孝感居母喪廬於墓側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憐表其行狀詔授安南參軍

韓快明上黨人年十歲母患疰疴每發輒危殆快明夜於星下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汝母病即差無自苦遂豁然不復鄉里異之師事南陽劉瓛時瓛母已卒嘗因外祖亡日廢涕泣快明即日還家就養瓛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側母年九十一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北

而終懷明水漿七日不入口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累辟不就卒於家庾沙彌穎陰人父佩玉為長沙內史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年五歲母為製采衣沙彌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終身布衣蔬食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鍼灸以身先試之母亡水漿七日不入口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高祖嘉之授欲令丁所生母憂喪還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板號哭俄而風靜補長城令卒

庾子與字孝卿新野人父城有孝性母好鶴唳城營求米獲

一旦雙鶴來下時以為孝感所致卒寧蜀太守子與五歲讀

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至是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城乃禁其哭泣城守巴西及卒子與奉喪還鄉巴東羅塘有滯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繞如見焉行旅忌之子與至此石沒不見子與撫心長吁其夜不忽退城安流而下既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滯預如幘本不通羅塘水退為庾公發蜀時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輒飛翔悲鳴子與欲為父立寺未自定處夢有僧謂曰將脩勝業須南原可營造及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因立精舍廬墓終喪手足枯槁待人而起大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二

辛

通二年除巴陵內史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答曰吾疾患危重理難全濟豈可貪官陳尸公廨遂卒於渚次

劉處哲平原人所生母病靈哲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食此病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種於齋前葉生似菟苴嫡母崔氏與兄子景煥為魏所獲及父中宿疾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受封爵時人義之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請之魏人送以還南景煥因襲封靈哲位兗州刺史

江紆字含漱考城人年十三父光祿大夫衛惠眼疾紆衣不

解帶夜夢一僧云當飲慧眼水而差及覺言之人莫能解因訪草堂寺智者法師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清乃因智者啓捨宅爲寺乞賜名敕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冥中送藥近知卿患夢慧眼水慧眼是五眼之一號今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寺成脩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取水煮藥洗眼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及父卒紼廬墓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短平原人母胡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寢廬於墓有雙

史籍卷之十一百二十二
白鶴翔翔廬側服未終而卒

儒林

天監四年詔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除爲吏懷經負笈雲集京師又選遺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劉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就義爲高祖親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燕語夢之以東帛濟濟焉洋洋焉其尊師重道也如是范縝等有名於世爲時儒者沈峻等首膺茲選今綴爲儒林傳云

范縝字子真舞陰人建武中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義軍至縝聖經來迎高祖與縝有舊見之甚悅以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還尚書左丞坐事徙廣州召還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縝在齊時常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刑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有貧賤縝曰人之生譬如花然同發俱開隨風而墜自有拂簾礙落於茵席之上自有闢離墻落於糞溷之側落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縝因若神滅論曰或問予云子論神滅何以知其然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在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

史籍卷之十一百二十二

圭

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形之與神名殊而實一也問曰名既已殊實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刀之名非利也然刃拾利無刀舍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若形謝神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所以申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道設教此之謂矣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其義云何答曰有天地焉有地焉上下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天不能爲地地不能爲天人變而爲鬼鬼變而爲人吾未之知也問

曰子論神滅有何益耶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閭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主撮涉於貧友去動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見容止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在於爲己又惑以菰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梵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木摩粗豆列餅飡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遊貨殫於泥水奸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靡極若陶甄京於自然森羅均於造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翼去

卷之二十一

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醴畝君子保其恬素
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
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用此道也論出朝野
誼譚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讓之曰嗚呼范子
魯不知其祖先神靈所在續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
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

司馬筠字貞素溫人也拜尚書祠部郎天監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荆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而太妃薨於京師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循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

五等以諸侯也三士

三慈母說
得明白體
庶子爲天
子諸侯者
爲其母總
則慈母又

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從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祀拾日。禮云：「緇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故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阮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合於經文。高祖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均議。」宋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臣按。

卷之四

記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之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服况乃施之皇子宜依禮刊除以反宋代之惑高祖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無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

何服乎但
可從
武職自
宜

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是明文。其言擇諸母。言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禮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然也。且首生之子。於何所取。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証慈已。後人致謬。實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事

此之由。經言君子雖起於大夫。明大夫以上亦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貴人。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有合禮意。不宜除削。於是筠等請定妻之子。母歿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

崔靈恩。武城人。先是備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爲桂州刺史卒。

渾蓋原可相通。自其全體爲渾。自其一偏爲蓋。蓋恩雖不見貴以意通之。

沈峻。字士嵩。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篤學。晝夜自課。雖輒以杖自擊。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國子助教。吏部郎。陸倕薦

之僕射徐勉曰。凡聖賢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講肄羣儒。並北面受業。莫不歎服。謂宜用爲博士。命其端此一學。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後爲武康令。卒。皇歸吳郡。人拜散騎侍郎。兼國子助教。性至孝。嘗日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孝經自可誦。何必擬觀世音經哉。次挺。字士標。安丘人。天監初。除中軍參軍。挺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祖曼容。父廕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

文學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二

美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夫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南面之主。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士。咸皆貴尚其學。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招。徠。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沈。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壽。尤。皆。後。來。之。選。也。今綴爲文學傳云。

庾肩吾字子慎新野人爲太子中庶子太宗在藩時雅好文士肩吾與東海徐摛等同被賞接及居東宮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克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太子與湘東王書曰吾輩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遲鈍殊常兢學浮疎爭爲剛峻既殊比興正背風騷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輪寫志意更尋酒誥之作逼逼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遠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遂則楊馬曹王近則潘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主

陸顏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以爲查各言志則吾未之敢許又有效謝康樂裴鴻臚體者頗有歐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柏裴氏乃良史之才無篇什之美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實不宜慕而胸馳臆斷之個好名忌實之類方分殘肉於仁獸學跛履於邯鄲入鮑志與効尤致罪玉振金鏡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謔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錫錄覆瓿文質是以握瑜懷瑾之士瞻楚邦而知異章甫亦騁之人望越鄉而

歎息詩既若此文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播擲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助陸倕之筆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多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其商榷辨其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紫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侯景陷京都肩吾赴江陵卒

鍾嶸字仲偉潁川人爲南康王侍郎齊明帝躬親細務細目繁密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恭已南面而已上不憚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嵩曰嶸雖位未名卑而所言或可有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仕梁爲晉安王記室嘗品古今五言詩優劣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歌舞於以動天地感鬼神其妙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變矣夏歌曰鬱陶予心楚騷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蘇李始著五言之目夫四言取效三百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二

天

文辭意少
自是四言
之體其
精也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忠在意深意深則辭晦。若但用賦體則忠在致淺致淺則意盡。非騷雅之林也。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雪。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草託詩以怨。至於楚臣離闕漢妾辭官。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握節推邊。塞客衣單霜聞淚盡。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宮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

史補

卷之十一

七

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今之士人。罔不愛好。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養蒙。衆視終屬平鈍。復有輕蕩之徒。笑蘇李曹劉爲古拙。推臨昭謝朓爲獨步。斯謂子貢賢於仲尼也。噫。觀王公搢紳之士。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未紫相奪。諱譁競進。雅俗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其文未遂。嘆感而作詩評焉。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年八歲爲人所苦。至系統家。貪好學。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永明中。通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

可也

必往所借。崔慰祖謂之書淫。天監初。召入西省。典校秘書。坐事免。高祖招文學之士。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帝集文士。策經史事。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經推長。帝乃悅。加賞。資曾策錦被。事咸言已。帝試呼問。峻食。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自是惡之。峻作類苑。帝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畧。以高之。竟不見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常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預聞斯論。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其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璋璋特秀。實海內之絕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

史補

卷之十一

七

天之報施。何其典歟。然高才而無貴仕。養發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固紛紜。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闢其惑。至於禍冠變庸。必以玄天有期。鼎貴爲則。則曰唯人所召。諛譁譁昨。異端俱起。蕭達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生之無心。死之無慮。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嗚呼。大乎。萬寶以之。化。魂乎。純乎。一成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燭山之力。無以抗。倒。

日之誠弗能感短不可緩之於寸陰長不能急之於箭滿是以放助之代懷山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宜尼絕其精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榮莸夷叔獎淑媛之言子輿同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銀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推迅翻於風次此才豈不足而行之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弟瓛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通雅六經服膺儒行瓛則志烈秋霜心貞現玉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襲因斯以言則古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當年輒奇其

史緯

卷之十百二十二

辛

用候草木以共凋與康鹿而同死湮沒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是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殍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就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其道審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凡人而成化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觀湯武之龍躍謂蠢蠢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唐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驚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命運之而然乎故言非命

者有六蔽焉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囁頰頰形之異也鰥結春秋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也美惡定乎造化榮辱徇曰由人是知二五而不知十其蔽一也龍犀口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龍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未達官冥之情不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郡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電火炎崑崙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顏魯之殆庶焉能抗

史緯

卷之十百二十二

臺

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縉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長若然者主父儼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永淄原見秦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湮死霜露其為詬耻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榮豈不接異是順池橋沉陸武靈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

上卷
於編後發
憤言之

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鴟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辱乘間電發遂覆溼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猥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初神州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死生爲貴賤焉貧富爲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秦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卜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

史綱 卷之十一 百一十二

而高臣之惡熾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縵斯則邪止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斲千里來靈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子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而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義而無報矣爲脩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顧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風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遠陋巷之高年殘穢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

即孟子性
命之說

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統觀窮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不待習而能也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踵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則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糴蓬米足憂其德不充謂於富貴不迫迫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中山劉沼致書以難峻峻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峻不見後報書乃爲序曰劉侯既有此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致也等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駒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畧更酬其言若使墨翟之言無與宣室之談有徵與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懸劍空壘有恨如何峻嘗爲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雅才亂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川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輟軻此三同也

史綱 卷之十一 百一十二

非通有文
者不足為
根

通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斃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大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為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敘遺之好事云。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族兄孝慶與峻北歸齊，未為兗州刺史，舉兵應武帝，封餘干男。時沛郡劉顯為國子博士，有沙門訟田，帝大暑日，貞有司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忌其能，出為邵陵王長史，魏使李諧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母乃不可乎。

史補

卷之一百二十二

董

謝幾卿，超宗子也。時號神童，超宗坐事徙越，為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良久，漏出得就岸，濕耳目，鼻出水數斗，十餘日，幾能言。年十二，補國子生。王儉奇之，曰：謝超宗為不死矣。天監中，為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多詢訪之。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三駒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在省署，夜著犢鼻褲，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料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眾軍北伐，幾卿求行，擢軍師長史，軍敗免官，居宅在白陽石井，朝中士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

蓋運來風
至此數世
矣

史補

卷之一百二十二

董

人又於省闕，餽酣飲及醉，小適下堂，令史為南司所彈，轉左光祿大夫。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而家門篤睦。兄子蘇幼孤，幾卿訓養成立，歷清官。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復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賤物貴身，身名之外，一無可度。此風既倡，其流彌甚，議議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逼人為之而不待也。

劉驥字彥和，東莞人。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積十餘年，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驍所定也。天監初，為步兵校尉，昭明太子深愛接之，驍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曰：夫文心者，言為文之

平書見夫
子非一
或自誤

字句生造
殊少味
文字大
皆然
篇序五十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二

五

用心也。昔消子琴心，王孫巧心，心之為用美矣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蓋取騷興羣言，龍也。夫宇宙辭趣，繁獻紛披，援筆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其草木之脫，各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晝夜夢執冊津之禮器，隨尼父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簾，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講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雕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成教，入政因之致用。君臣

亦建
急取就王
不妨自簡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二

史

而已。夫銓叙一篇為易，爾翰草言為難。雖彼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書，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說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肩古今。準肌分理，惟務折衷，按書文雅之場，環絡藻緒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范范往代，既沈子闕眇，眇眇來世，億塵彼觀，既成未為，時流所稱，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候其出，負其書於前，狀若貨賈者，約命取讀，大重之，有勅與沙門慧震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啓求出家，燔髮以自誓，勅許之，改名慧地，俄卒。

既夢夫子而書文心後，依佛氏而增製三卷之遺一也。

劉杳字士深，平原人，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郊居宅，新構閣，杳為贊，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懷，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達，微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風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適序述之美，望集空深，何可參尋。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詩辭采研誦事義，舉句韻之間，尤彰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為名製，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還比叙會，更共申折。王僧孺被勅撰請訪杳，杳

牒所始。杏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嘆曰：可謂得所未聞。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詣闕請留，敕許焉。為步兵校尉，昭明太子謂杏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廚之職，政以不愧古人耳。遷尚書左丞，卒。杏治身清儉，無所嗜好，性謙退，不論人長短，自居母憂，便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欲以法服，裁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饌，其子遵行之。

劉苞，俊弟子也。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懷繪等頗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識父，聞諸伯叔與父相似，既不獲見，故心悲耳。因獻獻，母亦悲憫，為太子

洗馬卒。

臧嚴，字彥威，魯人也。性孤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為湘東王參軍，王嘗執四部書目，卷中各舉一事試之，嚴並無遺失。遷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守常遣武人自衛，嚴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遷鎮南諮議參軍卒。

陸雲，公字子龍，裴兄子也。為中書黃門郎，善奕棋，常夜侍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曰：燭燒卿貂，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也。卒年三十七。張翥為湘州，與裴書曰：賢兄子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親，殆無再問。老夫懷抱相得，忘其年義，寵古披文，終展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賞心樂事，所寄伊人，自

遷職，諸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倍悅，久絕人世。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為遠近，隔情矜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冠有此恤，當何可言。

顧協，琅邪人。父兄遠，齊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兄遠發憤，不食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兄遠乃至於此。協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於著

府而已。卒年四十二。子之儀，之推，並知名。

劉綬，字舍度，高唐人。為湘東王中錄事，風流逸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聞譽唯重目前。知見東海鮑佐，好交游，無日不通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鮑。無處不逢鮑，佐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過易忘，常與矜矜，露大則凌慢，戾王小則傲蔑，朋類遠忌，離就，累自此啓。若夫屈賈之遷流，桓桓之擯放，蓋恃才之禍也。豈獨一世哉？羣士值文明之運，擯棄之辭，不遺向時之患矣。劉氏辨命，亦一就賦命也。若聖人所罕言，固執之論，非經意也。孝標原是憤激之談，終

史緯卷一百二十三

梁書六

列傳

處士

何點字子哲，偃弟子也。父錄，宋宜都太守，素有風疾，無故殺其妻，坐法死。點兄弟以此無宦情，兄求字子有，為宋丹陽郡丞。妻亡，還吳，葬舊墓，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寄在南洞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許之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點既感家禍，欲絕婚宦，雖不入城府而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遊遊人世，不帶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志心所適，致辭而歸。士大夫慕之，時號為通隱。宋泰始末，徵太子虎，為齊初徵太子中庶子，並不應。與謝淪、張融、孔稚珪為莫逆友。從弟遁，以東園與之，稚珪為築室焉。園內有下忠貞家，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褚淵王儉為宰相，作齊書有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還值國家。王儉問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疑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後寓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遣以楮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鎔，點嘗患渴，病積歲不愈，後在石佛寺建講，偶畫符，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藥丸一拘，服之，自此遂差，性通

與初意相

脫好施與，遠近致道，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經朱雀門，有自後塗點衣者，見而不言，雅有人倫識鑒，知丘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嘆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點既老，乃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論其意也。崔惠景園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瞻親黨，惠景好佛，義欲與點交，點不許。至是，迫點點裂裙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佛，不及他事。惠景平後，東昏欲誅之，王瑩為求計於蕭暢，暢謂如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其講或未可置，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高祖與點有舊，手詔曰：覽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常遺物色，勞甚山阿，最光誠。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精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除為侍中，點將帝類曰：乃欲臣老乎？辭疾不拜。詔曰：徵士何點，居貞貞物表，縱心塵外，往因素志，願中燕言，昔仲虞適俗，受俸漢朝，安道勵志，不辭晉祿，此前代處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日用所須，並出在所。卒年六十八。弟胤，字子季，為齊建安太守，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領國子博士，受詔撰新禮，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韓國子

祭酒遷中書令。開謝朓罷吳興郡不還。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居若邪山雲門寺。世號點爲大山。亂爲小山。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果諭旨。并徵謝朓。果先至。亂所。亂恐。不出。欲示以可起。乃單衣鹿巾。跪受詔書。就席伏讀。因謂果曰。卿詔不遺。傳詔還朝。拜表與我同遊。耶。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亂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果曰。君猶有致身理。不亂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三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官情。昔荷聖王。聘識。今又棄。旌。貴。甚。願。請。開。謝。恩。但。比。膳。卿。大。惡。此。心。不。遂。耳。果。以。亂。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亂。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

人若玄冠。容貌甚偉。問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見。亂因其言而止焉。羣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亂所居室。歸然獨存。元簡命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亂別。送至都。賜。去。郡。三。里。亂。曰。僚。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戴。豈。容。復。望。城。邑。此。境。之。遊。於。今。紀。矣。執。手。涕。零。年。七。十。二。乃。還。吳。作。別。山。詩。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授徒。亂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亂。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開善寺藏法師。與亂遇於秦望。後卒於鍾山。其曰。亂在般若寺。見一僧投香爐。并雨。忽失所在。亂開函。乃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用。寺內明珠在。放光。七日夜。昭明太子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獎之。辛年八十六。先是。亂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汝當代之。俄而妻卒。亂疾遂瘳。至是。亂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衣綸行。列拜。林下。覺。尚。見。之。命。管。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亂。子。撰。亦。不。仕。李。延。壽。曰。點。亂。兄。弟。俱。云。遁。逸。求。其。跡。履。非。曰。山林。察。其。持。身。未。捨。名。譽。觀。子。背。之。赴。惠。景。子。季。之。矯。教。冲。以。迷。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斯。殆。虛。勝。之。風。紅。東。所。向。不。然。何。以。至。於。此。也。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

五冠而見於父。父誠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不躬。答曰：願述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屏居一室，非定省不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致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免。魏師圍京城，家貧無以饗，僮妾取鄰人薪以繼火。孝緒知之，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御史中丞任昉等，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陋，其人甚達。天監中，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遜，可乎？答曰：周德雖興，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三

五

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同山林，爲仁由已。何獨人世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合藥須得生人，役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之，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藥草。母服之，遂愈。皆嘆其孝感所致。善族有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白。非考之龜策，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成，五爻曰：此將爲戚，應感之卦，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又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貴應德，心迹并也。都陽王妃孝緒婦也。孝緒與王未嘗相見。王嘗命駕欲就之，道孝緒盤桓而避，度時

附錄無所受納，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與王侯姻戚所供養。石像偶有損壞，心欲補治，經一夜忽然完復。泉並異之。辛年五十八，門徒謚曰文貞處士。孝緒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訐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孝緒曰：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誠計果幸，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許兄蔡錄遺行，次篇末云。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至其所。已而有娠。弘景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視白日，不覺爲遠矣。身長七尺七寸，神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三

六

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中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以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歸。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饌甚盛。車馬填咽，宋齊以來未有也。止句容之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洞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享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

古史
不載
千
百
萬
年
作

水每經潤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意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永元初樂三層樓已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聲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者運明陰陽五行山川地理醫術本草營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合云修道所須非止天官書也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七

時而方嘗遇神仙桓岡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修本草用重出水經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無疾自知逝日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氲滿山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通知梁祚豐茂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人上鏡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升天弘景不娶無子時自釋寶誌不知何許人宋太始中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伏臥同於凡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齊武帝聽其感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人

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著三布帽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薨好爲譏詈所謂誌公符是也天監十三年無疾而終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實誌與文惠歡飲及亡救爲爲卿劉歆字士光平原人不娶不仕與族弟許遊遊山澤以書爲相娛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取也旣而嘆曰受人者必報否則有魂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嘗著華終論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靈知鬼神之情狀通乎道

說有何具
而具乎可

史緯

卷之十百二十三

九

夜之道而知其言約其古遠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
得而精覈請試言之夫形處合而為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
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
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辨而理微是以助華曠而
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于
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為徭役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或
相反何者氣無不之有也死為休息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
明器示民無知也後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用人兼用之示
民疑也考之記籍有無之辨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則諸子
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
離此具而即破其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通變未嘗滅
絕當其離此之日智慮寂滅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彼之
時神識廓然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
則合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故則人有兼用之禮尼父
發精魂之辭若廢偏携之論探執中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議
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
知不獨存依無知以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
神去此而適彼神已去此館何必存神已適彼祭何所用而
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纓
兆生於樊俗施靈寢設棺槨行饋奠立丘隴欲令孝子有追

隱語
隱語謂小
項言在人
世不多見
也

史緯

卷之十百二十三

十

思之地耳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
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顓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
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
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遂常卒難改革一朝肆志
儼不見從今欲翦截煩靡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
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欲首足形還壘有棺而
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與止用幅巾王肅唯
置手足范冉殮畢便葬矣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柳子廉
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且如
是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彷彿景行以為軌則儼合中庸
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飲以千錢市棺
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行之具一無所施欲訖載以露
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足以容棺不須塋塋不勞封樹勿設
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蒸嘗繼嗣言
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姻戚友朋咸願成予
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年三十二歿初時嘗獨坐空室有
老公至門謂歿曰心力勇猛是生精進但不得久滯一方耳
因彈指而去歿既長精心學佛釋寶誌遇歿於興皇寺驚起
曰隱居學道情淨登佛言之者三歿未死之春園人庭中栽
柿歿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族

謚曰貞節，族祖孝標嘗稱許，超越越俗。如半天朱霞，歎婚嫁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獲寒年之織，續初太中大夫王敬祖卒，遺命其子崇素以賁簾一枚，藉下一枚，覆上氣絕沐浴，臨輿載尸，還忠侯墓中，敬祖外甥許慧詔以聞，高祖勅曰：敬祖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有所從，亦有所不從，今崇素若奉遺命，一朝見侵，狐鼠殘尸已甚，父可以許，子不可行之宜，酌取其中，以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上周於槨，去其牲牢，飲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故當為安也。

史籍 卷之十一 百二十三 十一
庚說字彥寶，新野人，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

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訖然不言，恣其所取，隣人有被誣為盜者，被劫安款，訖於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代之酬，隣人獲免，謝之，訖曰：吾於天下無辜，豈期謝也？高祖少與訖善，徵為黃門侍郎，不赴，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訖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訖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卒，年七十八，舉室聞空中唱曰：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詔謚貞節，處士子曼倩，孫季才，並有學行，姚察曰：世之論者多云處士純益虛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君子其

進取也，豈難哉？終於隱居，亦性而已矣。
柳都建平人，隱居衡山，於峻嶺立小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武帝甚敬信之，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白日魏夫人乘雲來降，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襪，襪年皆十七八許，色貌李質勝瓊瑤，坐語良久，謂柳曰：君有仙分，吾所以來尋當相候，天監十四年，忽有二青鳥如鶴，大長鳴，飛舞移晷方去，柳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中唯聞香氣，所未嘗有，武帝令尉捨為鄧玄，傳世稱南嶽先生，乃居其二，西希與中達摩道釋各得其一，正

史籍 卷之十一 百二十三 十一
陶季直，秣陵人，祖愍，祖宋廣州刺史，嘗以四函銀刻置於前，今諸孫取之，季直時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有賜當先，伯父不應度及諸孫，愍祖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於市染衣，卒後取歸，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尚書令劉景引為主簿，景與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素重季直，欲與之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覆，固辭不赴，俄而景等伏誅，仕齊為建安太守，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卒，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季直素清苦，屏居十餘載，家徒四壁，子孫無

止足
下遂不見此人，季直素清苦，屏居十餘載，家徒四壁，子孫無

以飲焉

良吏

高祖即位躬覽庶事命輔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困將
加恩恤舒其急病元年始計下爲布身服浣濯之衣有掖不
過綾絲無珠璣錦綺太官散半饌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
醢以儉約先游內每選長吏務簡廉平召見御前親屬治道
權尚書殿中郎到渡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融爲晉安太
守源等居官並以廉潔著詔小縣有能遷爲大縣大縣有能
遷爲二千石山陰令丘仲孚以異績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
遠以清公爲宜城太守剖符結綬者往往承風焉若新野庾
良吏也

史傳

卷之十百二十三

五

庾亮字休野爲荊州別駕梁州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僞籍
荊州顧名挂士流始與王愷爲州將命事注爲州從事事不
從愷大怒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爲惜從事事曰府是尊府
州是華州儻不能折還會稽郡承行郡府事時彭象之後京
經日不舉火太守承陽王問而愷之妻謝不受及卒停屍無
以飲武帝聞之賜絹百匹授五百斛子喬復爲荊州別駕時
元帝爲刺史州人范與話以賤流爲州主簿屬元日府州朝
賀喬不肯就列曰喬奉爲端右不能與小人爲屬行元帝乃

良吏之
期右

史傳

卷之十百二十三

五

傳與話與話差憤辛子變少聰慧家富於時好賓客舍必別
鼎狀貌豐肥願頗張開人謂變必爲方伯及魏克江陵餓死
時有水軍都督稽羅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沈瑒武康人爲齊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從事湖熟縣方山
康陵陰冬月公私行信以爲艱難明帝使瑒行治之瑒乃開
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
就作瑒輒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瑒必不枉輒放
明帝使瑒築赤山塘城村官所置數十萬遷建德令教民
一丁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頃之成林去官
隨陳伯之至江州義師圍郢城瑒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
余子在都瑒曰人情何何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身且不保伯
之遂舉衆降爲餘姚令縣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相殘
恣厚自封植百姓患之瑒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
使自是權右屏跡瑒初至富吏皆解衣美服瑒怒曰汝等下
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粗布侍立終日有陸厥
加榜極瑒康自守故得行其志遷蕭穎達長史瑒性嗜強
每作頽達頽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瑒出口我死而
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爲盜所殺人以爲頽達害之子續於
之遇頽達卒事不窮竟續布衣蔬食終其身
丘仲孚烏程人齊明帝時爲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微則舉

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前鋒已屈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壘長崗。填溝。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募軍必至。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漬酒。頗其不進。遂敗散。遷山陰令。其有聲稱。百姓為之誦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傅瑛父子。沈憲。劉玄明。皆率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過之也。高祖踐祚。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操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為天下第一。遷長沙內史。

史籍

卷之十一 百二十三

三

賁謙一無所納。掠得生口。皆放還家。郡境翕然。遷撫軍參軍。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替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因出為南中郎司馬。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為郡縣。常勸課農桑。務盡地利。以年老。徵為光祿大夫。每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謙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淋施。遷除屏風。冬則布被。荒席。夏日無轉帳。而夜臥未嘗有蚊。人皆異之。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十者。力於仁義。行已過人。兄靈慶嘗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謙即遣其妻。彭城劉融疾篤。無所歸。舉送謙。

舍。開。臨。事。以。待。之。及。死。以。禮。殯。葬。之。卒。年。九。十。二。從。子。廉。便。辟。巧。官。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遂。為。列。卿。廣。陵。高。爽。客。於。廉。有。求。不。稱。意。乃。為。展。誕。以。嘲。之。曰。刺。鼻。不。知。嚏。踞。面。不。知。瞋。當。尚。作。步。教。持。此。得。勝。人。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高祖踐祚。為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作事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弊素。器物無。湘。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性。剛。嚴。民。吏。多。以。細。事。受。鞭。罰。為。人。所。訟。徵。下。廷。尉。時。士。大。夫。坐。法。皆。

史籍

卷之十一 百二十三

三

不受測。遠度已無贓。就測不款。除名。起為武康令。愈厲廉節。太守王彬。巡屬縣。隨縣盛供帳。至武康。遠設糲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餞為別。彬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揮宣城東郡太守。清公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歸家經年。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好義周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嘗謂人云。卿能得錢一。妻。語。則。謝。卿。一。雞。與。共。何。之。不。能。得。也。為。中。撫。軍。司。馬。李。方。術。

沈僧昭。攸之弟孫也。別名僧朗。少事天師道。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懸於私室。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

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武
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安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
德僧昭嘆服十許口便息及日曉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
王欲已關今恣汝鳴即便喧聒特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
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
知耳俄而邊使至後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
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
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苦
求東歸不許遷廷尉卿太清三年卒爰景之亂百口皆殲焉

列女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衛敬瑜妻霸城王氏女也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
之女載耳為誓於墓前手植樹數百株相樹忽成連理所住
戶有巢鷦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獨栖乃以縷繫廊
為志後歲此鷦復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
猶獨歸故人思義重不忍更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
節起樓於門題曰貞義之閭

宣城女子與母同寢母為猛虎所攫女號叫搏拏虎毛落行
十數里乃棄之女抱母還

諸夷

諸夷扶南干陀利中天竺三國所
載皆梁武帝佛事作封禪等書可也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西南海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大同五年

佛事不詳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今佛事不詳
明是史記
在佛事不詳
教其來久
不如元之
子安有見
教其來久
三教弟子
沈矣

遣使獻方物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釋雲寶隨使
往迎之先是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
髮髮青紺色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蠶形案僧
伽經云佛髮青而細如薊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官沐頭
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高祖所得
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開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
夜役鬼神造入萬四千塔此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
精舍孫綝毀之塔亦同損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
晉簡文咸安中使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
繼修立之至孝武太元九年金相輪及承露其後離石縣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大

胡人劉曜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
更蘇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
重輕受諸楚毒兄觀世首語云汝緣未盡當活可作沙門俗
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
地獄語竟如墮高嶺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
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
拜果是有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眾掘之
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中又有
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對簡文
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僧尚伽復為三層即高祖所開

七寶塔乃
小小塔故
之

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有昔人所捨金銀諸雜寶物可
九尺許方至石碌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內
有金鏤壺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又有琉璃鏡內得
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洗香色其月高祖到寺禮拜
設無導大會大赦天下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
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當鉢中
而止高祖問大會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曰法
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
月又於寺設無導大會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
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為
寺基業至四年九月高祖又至寺設無導大會暨二利各以
金壺次玉壺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
塔分入兩利下及王族妃主百姓所捨金銀銅等珍寶充
積十一年十一月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尔夕二
塔俱放光明勅鄧陵王輪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
會稽鄧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遺先宅寺釋教脫等及舍人孫
照暨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
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
五色光長數尺令人於尤處指視之得金像未有光狀悝載
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令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三

元

裡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
響經一歲捕魚人張繼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水上
經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咸安元年合
人革宗之妹珠波水得佛光詣交州送臺以施像又合為自
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高悝得像後
有西域僧五人來請悝曰昔於天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
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
曰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五僧至寺見像歎涕泣
像便放光照燭殿宇瓦官寺僧慧遠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
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遠便懇到拜請其
夜像即放光回身西向便許模之像跌有外國書莫有識者
後有三藏都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
大同中出舊塔舍利勅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
堂殿并瑞像周回閣道窮極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
繇作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大海洲中有毗塞國去扶南八
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
神聖國人善惡及將來事皆知之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頭
王王常棲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王能作
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
云

史籍

卷之十一百二十三

元

蘇武原有
威儀振旅

千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其王羅雲脩跋陀
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王十年之後佛法大
興汝若遣使貢獻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
境土不得安甯羅初不信既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
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
王壽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遣使并書工奉表
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與本畫相符
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佛
道所興之國也天監初其王曲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

史籍 卷之十百二十三

主

上作分編
建

聞聖明慈悲群生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導不及百官堪
受樂無恐臣之所任國土安樂臣自修檢如化王法惟願大
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臣民山川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
大王使人坐達多由來忠信再拜發遣大王若有所須悉當
奉獻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
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宜聖命備敷所
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今奉獻琉璃雜香等物

豫章王綜

豫章王綜高祖第二子也其母吳淑媛居齊東昏宮在潘余
之亞及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綜年十四五薨

可

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心驚以問淑媛淑
媛問其形狀知是東昏時淑媛寵衰怨望因曰汝七月日生
兒安得比諸皇子綜盡則談說夜則涕泣閉戶藉地被髮席
焚於肉齊布沙終日跪行足下生胝口能行三百里善屬文
有勇力手制奔馬每高祖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恒於
別室祀齊氏七廟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
聞俗說以生者血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東昏墓
出骨滲骨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驗自此常懷異
志濟陰芮文龍安定梁詡綜曲加禮接布以腹心昔通四年
為南兗州刺史聞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使人入北與之通

史籍 卷之十百二十三

主

同謂為叔父許舉鎮歸之會大舉北伐魏將元法僧以彭城
降高祖令綜都督東鎮彭城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連
兵既久武帝曉玄象知常有敗軍失將恐綜為北所擒手敕
綜令拔軍綜疑帝覺之乃與文龍語夜奔魏軍及旦魏軍呼
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衆軍遂退益
陽任煥有驢馬乘之走煥馬為抄所傷墮於橋下不得得上
馬向馬泣曰驢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前煥乃得上遂免
綜長史江革及司馬祖暉並為魏所擒武帝聞之驚駭後事
見魏書蕭綜情事可悲然在梁

侯景

侯景刻方人魏孝昌四年明帝祖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
爾朱榮弒胡氏景以私衆見榮榮奇之委以軍事會巨寇葛
榮率衆十餘萬寇河內榮討之命景爲先驅大破之生擒葛
榮據定州刺史封濮陽公高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之仍爲
歡所川歡敗於沙苑景曰宇文泰恃戰勝必急請以勁騎數
千襲關中取之歡妃婁氏曰景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
於事矣蓋歡乃止爲司徒河南道大行臺景言於歡請兵三
萬濟江轉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使肅制河南擁兵
十萬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唯以智謀爲歡所任歡部將高
昂彭樂皆雄勇景常輕之言似不突爾勢何所至性殘虐取
軍嚴酷然所掠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景
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奸僞易生大王若屬以書
請異於他者歡每與景書別加敬禮未嘗告子弟也及歡疾
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反覆我死後必不爲汝嗣歡死澄作
書召之景知爲懼禍因用王偉計遣郎中丁和請降帝於太
清元年正月乙卯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
甚悅之與中書舍人朱异說所夢异曰此字內方一天道前
見其徵及丁和至景實以其日拜表高祖欣然謂與神通召
羣臣議納景尚書僕射謝舉等皆云非便帝意未決夜坐武
德閣獨言我家國若金甌無一傷缺今受景脫致紛紜非可

悔也朱异接聲曰聖明御宇誰不慕仰今侯景據河南十餘
州分魏土之半輸情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獻其
誠今若拒而不容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高祖乃納之
封景河南王大將軍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轉行高
澄遣將軍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割四州請救於西魏魏
遣五城王元慶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鴦
仁鴦仁至汝水元慶夜遁景據懸瓠項城求遣人鎮之詔羊
鴦仁鎮懸瓠羊思建鎮項城魏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
澄應景與西南合從以書喻景景不從景請立元氏爲魏主
輔以北伐詔立元貞爲咸陽王給以乘輿之副澄遣慕容紹
宗伐之景退保渦陽紹宗進逼之景閉壘項之乃出紹宗曰
景多詭奸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短甲短刀
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相持連月景誑其衆以魏
殺其家口紹宗聞之遙謂景衆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髮向北
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慕容紹宗景
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
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景莫適所歸
馬頭戍主劉神茂爲盟州常璫所逐馳見景曰壽陽去此不
遠城池險固王至常璫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朝廷喜
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璫授甲登陴

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司馬徐思王說之黯開門納景景啓求貶削不許授豫州牧魏人攻懸瓠羊祜仁退保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朱異請許之景未之信乃偽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疾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罕有束手受繫朱異曰景奔敗之將何能為復書曰貞陽旦至疾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知吳老公薄心腸景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于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以吳兒女配奴王偉曰今坐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人皆占爲軍士停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求錦萬疋爲軍人衣袍朱異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所給兵仗不精請東冶鍛工更造許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未嘗拒絕貞陽侯淵明遣使言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帝遂與魏和景馳啓固諫不從景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說語求與連和臣所竊笑也臣寧堪粉骨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卽領甲臨江非唯朝廷有耻亦且三公肝食帝使朱異宣詔曰貧家尚畜十客五客朕唯一客致有忿言是朕之失也景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與要結正德許爲內應八月景遂反以誅朱異爲辭攻馬頭執太守劉神茂帝詔鄱陽王範爲南道都

督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令邵陵王綸重督衆軍王偉曰今若直掩都城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間抽連不聞工進便須進路九月景發壽春聲云遊獵留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出軍爲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降執刺史豐城侯泰帝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週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夜斫景營不克遂降之鎮戍相次啓聞朱異曰景必無度江志時蕭正德屯丹陽遣大船數十艘僞載荻實濟景景至江將度慮王質爲梗而質被召爲丹陽尹景未之信遣人覘之曰質若審退折江東樹枝爲驗質果退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分襲姑熟執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詔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副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融守白下景至朱雀航正德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命微航始除一船遂棄軍走南塘游軍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與賊遇便奔景乘勝至闕下大春棄石頭走景遣于子悅據之謝融亦棄白下走景百道攻城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無備乃鑿門樓下水

沃火賊又斬東掖門將入羊偏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官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官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皆碎又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偏作雉尾炬灌以膏蠟下焚之賊苦攻不克死傷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初景未渡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將為所欺果如其言景啓誅逆國朱异等城內射賞格有能斬景者授以景位景立正德為帝景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東府城陷景使儀同盧暉畧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身而出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景於臺城東西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觀者初景至便望剋建鄴故不犯百姓攻城不下乃縱兵殺掠交尸塞道恣意哀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募北人為奴者令自投賞以不次朱异家照奴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乘馬披錦至關下以誘城內于是奴僮競出景食石頭倉既盡遂掠居人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築土山晝夜不息亂加鞭撻疲羸者殺以填土號哭動天地景儀同范粲棒請以甲士二千人入降遣軍至陳昕夜踰城言狀上大悅使報粲棒封河南王簡文恐其詐上怒曰受降常理何須致疑簡文曰吾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粲棒之意難知若開門納之一旦傾

危傷無及矣粲棒復請將所領至城門皆脫甲簡文不聽朱异以手捷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事泄景盡殺之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大駭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敗之景具舟石頭將北走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者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朱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會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與戰駿退趙伯超陣于玄武湖見駿退率軍走綸眾亂遂敗綸奔京口賊執廣陵令霍尚逼云已擒邵陵王傳至城下云王小失利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築之景義而釋焉鄱陽世子嗣結營於蔡洲景分軍屯南岸建樓橈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一車二十輪百道攻城焚城東南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焚其攻具賊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禦之賊掘城東南角城內作迂城形似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宋窺降景教賊引玄武湖水灌城關前御街並為洪波衡州刺史常粲南陵太守陳文徹等來赴援柳仲禮營朱省航裴之高營南苑常榮營青塘陳文徹屯丹陽鄱陽世子嗣營小航並緣淮造柵及旦景登禪靈寺門樓望之見常榮營壘未合度兵擊之衆敗景斬衆首徇城下柳仲禮聞衆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投水

死者千餘人。仲禮馬陷泥，身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與臨城公大連集於南岸，湘東王釋遣世子方等赴援。營于洲子岸，高州刺史李遷仕、司州刺史羊鴉仁率眾度淮，破賊東府柵，遂營于青溪東。景遣侯同來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糧盡，人和食，初援兵至北岸，眾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就剽掠。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營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皆無闕心。賊黨欲自援者，聞之咸止，相持既久，中外斷絕。羊車兒請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於中，因西北風放之，與得達，羣賊射下之。軍士煮鴉，重鼠捕雀食之。壞尚書省為薪，剽賊以飼馬。又盡軍人居馬。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元

於殷省間，習之雜以人肉，食者皆癘，賊置毒於水，實人多腫。滿城中疫死者大半，時景軍餒，刻選說景曰：「今攻城不拔，來軍雲集，糧食垂盡，野無所掠，不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請以河南自效。帝不許，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于帝曰：『賊軍困，通勸王屢敗，今願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雖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還回久之，曰：『汝善圖之，無令取笑。』景請以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質，割江右四州地，并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中領軍傅岐以宣城王嫡嗣，不可許，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之，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

為賊所困，一至於此，可笑可哀。

大不為人所死。

侍中王甲侯韶與于子悅、王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武昌侯世子或率眾三萬至馬，叩洲，景慮北軍自白下斷其江路，請勒聚南岸，韶並往江渚苑，景稱永安侯趙威方詣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殺汝，乞召入城從之。」時東城有積粟，為援軍所隔，及援軍退，景遂運東城粟於石頭，食既足，又啓云：「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縣州，須得壽春鍾離，即奉還朝廷。」時湘東王綸、師于武成、河東王與次巴陵、桂陽王憾頓江津，有救班師，湘東王欲旋，參軍蕭贇曰：「景舉兵向關，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必不為。」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三

元

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可乎？王不悅，責素骨，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米下，責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怒，遂殺之。景知援軍望令不一，復開城中死疾，轉多，既却湘東等兵，又得城東之米，遂無退意。王偉亦謂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圖守宮闈，已盈十旬，逼辱妃主，汙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景乃抗表曰：『陛下真高氏通和而納其叛臣，臣既歸身朝廷，而復與通好，請誅君側之惡，然後退守藩翰。』城初被圍，男女十餘萬，貫甲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堙止二三千人，羸儒不支，橫尸道路，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城內以景違盟，舉烽鼓譟，羊鴉仁、柳仲禮、都陽世子嗣進軍於東。

府北柵壘未立為景將宋子仙所敗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景復遣于悅請和詔御史中丞沈浚報之景無去意浚責之景怒決水攻城晝夜不息丁卯夜邵陵世子子堅帳內白雲則董助華於城西北樓引賊五鼓賊眾飛梯上城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奔還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使主簿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奏達所以入朝而如伎倆詠深見拒過連兵多日罪合萬死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帝神色不變拜訖命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景不能對及

史紀

卷之一百三十三

辛

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亦交下丁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白帽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出見簡文於承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景屯兵西州使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擄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以深陽公主為妻收王侯朝士送承福省掖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為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丞相於是援兵並散城中積尸不暇埋瘞有已死未歛或將死未絕景悉聚而焚之臭聞十餘里遣將襲廣陵吳郡宣城皆下之降蕭正德為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景裁抑御膳五月帝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二十餘日乃升梓宮

於太極前殿迎簡文仰位及葬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時臨城公大連據東揚州吳興太守張嶷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正德有怨言景殺之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時江南大饑江揚尤甚百姓流亡死者塗地芟葉荇花所在皆罄絕粒既久鳩面鵠形俯伏牀帷猶衣羅綺懷金玉待命聽終千里絕烟白骨成聚而景酷忍無道立大春確有犯法者輒擣殺之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東陽人李瞻起兵為賊所執景斷手足剖心腹出其肝腸瞻言笑自若膽大如升景遣中軍侯子鑒破吳興殺太

史紀

卷之一百三十三

辛

守張嶷都陽嗣王範率兵次柵口景出頓姑熟範將裴之悌以衆降宋子仙攻錢塘降之進攻會稽臨城公大連棄城走追擒之文成侯寧於吳郡起兵景廂公孟振擊斬之任約攻晉熙郡殺都陽世子嗣進襲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景自進位相國漢王矯詔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呈太宗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元帝聞江州失守遣將軍徐文盛入資磯任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進軍大舉口景出屯皖口南康王會理及柳敬禮將襲之建安侯貴以告景景收會理柳敬禮殺之初武帝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為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

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事務景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構扇遂懷逆謀二年正月景於大航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郢州執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元帝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必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狗地零桂運糧洞庭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饑於半菽此下策也吾無所憂矣景圖王僧辨於巴陵景每出師謂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百姓死守不下元帝遣將軍胡僧祐援僧辨大破景軍擒任約景夜遁還都僧辨率衆東下所至皆捷初景克京城使有篡奪之志欲四方稍定然後自立及巴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欲速僭僞號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景廢簡文幽於永福省立豫章王棟景太尉郭元建自秦郡馳諫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爲二宮無恙若遂行弑逆禍立至矣王偉固爭景遂弑帝及太子大器以太子妃賜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爲人妾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封蕭陳詔禪位於已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以王偉爲尚書僕射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鄉得

來噉衆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餘悉王偉制其各位王僧辨軍至蕪湖城主宵遁景遣史安和助侯子鑒守姑孰景巡壘柵謂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與爭鋒若得馬步一交必破之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辨停軍十餘日賊黨大喜曰西師懼吾必遁不擊將失之子鑒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僧辨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環顧引衆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僧辨進次張公洲景使盧暉略守石頭紇奚斤守捍國城逼百姓及軍士家累人臺城內僧辨焚水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緣淮立柵白石頭至朱雀航僧辨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至落星墩景率侯子鑒等於石頭東北拒守使王偉守臺城遣人掘王僧辨父墓僧辨進營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辨奮擊大破之侯子鑒棄柵走盧暉略紇奚斤並以城降景欲散兵屯於關下將逃竄王偉曰自古豈有逃天子今官中衛士尚足一戰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郢陵於北山破仲禮於南岸皆汝所親見今日之事是天亡我汝好守城我當一決耳仰觀石闕遙遙嘆息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儀同田遷等百餘騎東奔王偉委臺城遁侯子鑒奔廣陵景太宰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遺燼燒太

水并神界
清和萬里

史事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主

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路莫有了遺王僧
命杜崩救火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命
侯瑱裴之橫率兵追賊僧辨迎簡文梓官升朝堂三軍縞素
哭於喪次焚偽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
卷送于江陵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烟老小
相扶渡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號叫徹於石頭僧辨登城問
故亦不崇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初景圍臺城援軍三
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洶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
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侯瑒追及於松
江景眾皆舉幡乞降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
水從泥濘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侃殺之景長不滿
七尺豺狼聲故能食人亦為人所食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
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或先斷手足割舌刺鼻經
日乃殺之自為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失志曰吾無
事為帝與受損不殊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踟躕嘶鳴其有
奔鯨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終
不起景左足有肉瘤狀似龜蟻應捷瘤輒隱起不勝則低是
日痛隱陷肉內天監中釋書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
死喻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
兒果猿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猿狀景

史事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主

送覆陷皇都毒害王至大醫令朱兢管直禁省夜夢犬羊在
御坐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
後果景登正殿焉有在僧通道人飲酒啖肉不異凡人其言
隱伏久之方驗景甚敬之景嘗與其黨射僧通奪景弓射景
陽山大呼云得奴已後景宴集召僧通通取肉搗鹽以進景
嗣曰好不景曰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吳及景死傳首江
陵截二手送齊文宣以鹽五斗置腹中送於建康市百姓爭
取屠膾食之立盡深陽主亦食之焚骨揚灰羅其毒者以灰
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令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
付武庫初景南奔高澄命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饅盛油烹之
餘黨送江陵伏誅郭元建以容體于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
曰此小患也不足自全乃奔齊王偉略陽人景之篡逆皆偉
謀也景敗偉潛匿草中直潰成王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辨
長揖不拜僧辨曰卿為賊相不能死而求活草間安用彼相
偉曰朕自有命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
日之舉僧辨異之檻送江陵偉於獄為詩贈元帝妾人曰
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百
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忌偉乃曰前日偉作檄文
有異句元帝取視之檄云項羽並馳尚有烏江之歎湘東一
目卒為四海所歸帝大怒使釘其舌於柱刺其腸顏色自若

諸其肉至骨方斬之

史緯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史緯

史緯目錄

卷一百二十四陳書一本紀

武帝

文帝

廢帝

宣帝

後主

卷一百二十五陳書二列傳

后高祖皇后章氏

世祖皇后沈氏

高宗皇后柳氏

後主后沈氏

貴妃張氏

周文育

侯安都

侯瑱

史緯 陳書目錄

歐陽頠

吳明徹

周鐵虎

程靈洗

章昭達

杜稜

沈恪

魯悉達

周敷

宗南康王曇朗

宜黃侯慈紀

蔡景繁

劉師知

王勳固

張種

袁泌

沈衆

韋載

沈炯

卷一百二十六陳書三列傳

虞荔

馬樞

韓子高

華皎

蕭乾

孔奐

蕭允

陸驎

周弘正

孫瑒

徐陵

江總

阮察

世祖始興王伯茂

都陽王伯山

高宗諸王長沙王叔堅

晉熙王叔文

岳陽王叔慎

史籍 陳書目錄

太子深

會稽王莊

卷一百二十七陳書四列傳

毛喜

陸瓊

傅縡

蕭摩訶

任忠

樊猛

魯廣達

孝慶不害

謝蘭

司馬焉

王知立

沈文阿

沈洙

咸褒

鄭灼

陸詡

賀德基

張譏

顧越

王元規

顏晃

褚玠

岑之敬

何之元

蔡凝

陰鏗

陳瑱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賊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史籍 陳書目錄

三

史緯卷一百二十四

陳書一

唐武康姚
清晉江陳



本紀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吳興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少儉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達果斷為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目眉龍顏垂手過膝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大同初為高要郡守交州刺史蕭詧以良刻失眾心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

史緯卷之一百二十四

傑反臺遣高州刺史孫罔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罔等不時進伏謀子雄弟子畧及杜僧明等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顗進攻廣州高祖率兵救之賊眾大潰僧明降梁武帝以高祖為交州司馬與刺史楊曠等南討定州刺史蕭勃憚於遠役因說曠緩兵高祖謂曠曰交趾反叛罪由宗室遂使數州寇亂彌歷年歲定州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生死以之豈可畏憚宗室輕忽國憲耶遂鼓行而進軍至交州曠推高祖為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徽湖於屈獠界立營軍至湖口江水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高祖勸所部乘流先進眾軍鼓譟俱前賊眾大潰賁竄入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是歲太清

蕭先此時
意思尚好

元年也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遁圖愛州高祖率眾討平之除振遠將軍二年侯景寇京師高祖將率兵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有異志將圖高祖高祖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義兵於南海馳檄討景仲景仲窮蹙自縊高祖迎蕭勃鎮廣州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卒結始與眾傑同謀義舉侯安都等率眾來附蕭勃遣鍾休悅說高祖曰侯景驍勇天下無敵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嶺北王侯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邵陵開建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不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此太山之安也高祖泣謂休悅曰今京師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

史緯卷之一百二十四

愛命君侯體連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投袂摧鋒雪此冤痛見遣一軍禽賢乎已僕行計決矣遣使開道往江陵奉承軍期節度時蔡路養據南康勃遺腹心譚世遠與路養同遇義軍大寶元年高祖發始興次大庾嶺路養出軍頓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大破之路養脫身竄走高祖進南康高州刺史李遷仕遣杜平虜據石鼻梁高祖命周文育擊走之湘東王承制授高祖信威將軍南江州刺史封長城侯遷仕將襲南康高祖遣杜僧明據白口築城以禦之生擒遷仕斬之高祖發自南康嶺石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高祖舟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

加兵
校卒賊時
若用此策
破景久矣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四

三

胃有龍見於水濱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次湓城軍之食高祖分糧三十萬石以資之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高祖奉表於江陵勸進三年高祖率師發自豫章次桑洛洲僧辯會高祖於白茅嶺結壇盟約軍次蕪湖侯景城主張黑棄城走高祖進寇姑孰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意甚恐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當乃以船舫貯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遣杜賄問計於高祖高祖曰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請自往立棚高祖即於石頭城西橫龍築棚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四

四

人居朝堂四年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卽位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初齊請納貞陽高祖固以爲不可僧辯不從高祖憤歎曰孝元尅雪讐耻卑濟艱難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帝之子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夷狄假立非次其情可知矣乃各具袍數千領及錦練金銀以爲賞賜之具部列將士水陸俱進高祖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速走登城南門樓高祖縱火焚樓僧辯窮迫就擒是夜縶僧辯及其子頤遂廢貞陽侯奉晉安王卽位紹泰元年詔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杜龢據吳興與義興太守章載舉兵反高祖命周文育攻章載於義興龢遣從弟北叟將兵援載高祖自討之留高州刺史侯安都宿衛臺省軍至義興拔其木棚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城降齊要南豫州刺史任約共舉兵乘虛奄至闕下侯安都出戰嗣徽退據石頭載及北叟降高祖衆行還都留周文育討杜龢齊兵濟渡據姑孰高祖命合州刺史徐度於冶城寺立棚南抵淮渚齊於湖墅渡米粟甲馬入石頭高祖遣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獲米數千石嗣徽等攻冶城棚高祖領鐵騎出西明門擊之賊衆大潰太白自十一月不見至是出於東方高祖分部甲卒封

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救之高祖督兵疾戰縱火燒柵烟塵漲天賊潰爭舟溺死者以千數百姓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進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齊城中無水水一合買米一升一升米買絹一疋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項童諸云石頭柵補補青復持黃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諸言驗耶乃遣侯子欽諸和帝許之於城外盟約帝至石頭南門遣兵送齊人歸北及至齊人殺之杜龔以城降及弟北史竝伏誅二年二月高祖遣侯安都率舸艦頓梁山三月齊遣儀同蕭軌率李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升任約徐嗣徽等率衆十萬向梁山蠻主黃彥通擊敗之燒其船艦齊頓軍蕪湖甘露降於鍾山大如奕棋子四月高祖命梁山軍巡撫五月齊兵至秣陵故城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慶頓馬牧杜稜營大航南高祖率王侯將相文武於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皆奮齊軍跨淮立橋渡兵馬侯安都周文育徐慶等引還京師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京師震駭文育安都頓白土留旗鼓相望高祖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彥琛於瓜步獲舟艦百餘艘粟米萬斛六月齊兵至鍾山龍尾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之齊軍

大餒殺馬廐而食齊軍至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官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坐立泥中懸隔以費而壇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時食盡調市人餽軍以麥屑爲飯兵士飢困會文帝送米三千石賜千頭至帝炊米煮鴨以荷葉裹飯及肉計人分給命軍士辟食延明攻之會雨霽高祖自率麾下出莫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虜蕭軌東方老等四十六人其軍士逃竄者縛獲後濟江中流沉溺屍滿京口岸蕭軌東方老等皆伏誅軌等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執與希光並爲都督不相統攝故至於敗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時以賞俘質酒者一人裁得一醉詔授高祖尚書令司徒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事侯瑒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鎮上流定南中諸郡八月太府卿何敬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高祖表以送臺詔歸之高祖太平元年進高祖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封義興郡公二年二月蕭勃舉兵自廣州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頔爲前軍至於豫章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八月進高祖位太傅加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齊拜不

位之初
禮其矣

此不當在
前

此不當在
前

史

卷之一百二十四

七

名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九月詔進高祖位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之禮加顯級遂遊冠緣綬位在諸侯王上十月進高祖爵爲王辛未梁帝禪位於陳遣兼太保尚書左僕射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梁帝遜於別宮高祖謙讓再三羣臣固請乃許之永元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卽位於南郊柴燎告天先是氛霧雨雪晝夜晦冥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道焉禮畢輿駕還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前準輿駕幸鍾山祀蔣帝廟幸華林園覽詞訟分遣大使宣勞

史

卷之一百二十四

八

月乙丑江陰王薨陳志也謚曰梁敬帝五月齊廣陵城主張顥和率所部入附輿駕幸大莊嚴寺捨身群臣表請還官侯景之亂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樺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慶以聞詔沈衆聚起部尙書起太極殿八月詔臨川王蒨西討舟師五萬發自京師周文育侯安都等逃歸自劾廷尉詔復其官王琳請還鎮湘川西討軍還輿駕幸大莊嚴寺設無尋大會捨乘輿法物群臣備法駕奉迎三年春正月廣州言仙人見於羅浮山寺小石樓詔臨川王蒨省揚徐二州蒨訟五月北江州刺史熊曇朗反殺都督周文育於軍詔臨川王蒨往皖口

兄弟之子
於子陳

沉昌於江
高武子孫
所以人各
子其子也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四

九

王僧辯召世祖謀之時僧辯女婿杜龕據吳興兵衆甚盛高祖令世祖還立揚長城以備龕世祖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領精兵五千奄至將士失色世祖言笑自若部伍分明衆心乃定泰知棚內人少日夜若攻世祖激厲將士身常矢石相持數旬泰乃退高祖受禪封臨川王高祖崩遣詔入纂皇統永定三年六月甲寅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封弟瑒爲安成王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妃沈氏爲皇后天嘉元年春二月太尉侯瑒敗王琳於梁山攻齊兵於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球盡收其資儲船艦俘虜以萬計王琳及其主蕭莊奔於齊詔瑒留鎮湓城以高祖子昌爲湘州牧衡陽王昌沈於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四

十

諸郡悉平九月詔以故大司馬瑒司空文育開府儀同三司僧明配食高祖廟庭十二月立始興國廟於京師用王者之禮太子中庶子虞荔以國用不足奏權鹽酤從之三年春正月設帷官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興駕親祀南郊六月以安成王瑒爲驛騎將軍揚州刺史周所立梁王蕭啓死子歸代立四年六月賜司空侯安都死五年夏四月周遣使來聘六年夏四月以安成王瑒爲司空天康元年春三月以安成王瑒爲尚書令夏四月上疾甚奏請上崩葬承寧陵世祖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國家費用務從儉約事不獲已有所徵調必咨嗟變色明察真僞下不吝姦一夜內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籍每鄉人何漏傳盡於殿中勅投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其自強若此廢帝伯宗世祖太子也世祖崩即位五月以安成王瑒爲驛騎大將軍進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十一月周遣使來弔光大元年春二月南豫州刺史余孝頃謀反伏誅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謀反以淳于量爲征南大將軍率舟師以討之司空徐度督衆軍步追襲湘州秋七月周將拓跋定率步騎二萬與華皎水陸俱進都督淳于量大破之皎奔江陵擒拓跋定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十二月以孔英哲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二年春正月安成王瑒進位太傅領司

徒加殊禮。劔履上殿。五月。安成王瑱獻玉璽。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集群臣於朝堂。令降帝為臨海郡王。出居別第。太建二年四月。薨。年十九。帝仁弱。無人君之器。世祖每慮不堪繼業。既居冢嫡。廢立事重。依違積載。及大漸。謂高宗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達。不敢對。旋悟。拜伏涕泣固辭。及即位。刑政皆歸安成。宣太后稱世祖遺志。廢焉。

高宗宣皇帝諱瑒。世祖弟也。生有赤光滿室。寬大多智。畧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有勇力。善騎射。高祖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高祖子姪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官中書侍郎。馬軍主李總與高宗同遊。處嘗夜被酒臥。總外出。還見高宗。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四

二

身是大龍。總驚駭。走避。佗室江陵陷。遷於關右。天嘉三年。自周還。封安成王。除揚州刺史。驛騎將軍。還司空。尚書令。廢帝即位。拜司徒。驛騎大將軍。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進位太傅。加殊禮。十一月。慈訓太后令廢帝為臨海王。以高宗入纂。大統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即位。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皇太子。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冬十月。歐陽紇據廣州。反。遣車騎將軍章昭達率衆討之。二年春二月。昭達擒紇。送京師。斬於建康市。廣州平。三月。皇太后崩。五月。齊遣使來弔。八月。詔曰。民惟邦本。者在典謨。雖府帑未充。可去其泰甚。自今值水旱。即列在所。

言上折除軍士年登六十。悉許放還。三年春三月。大赦。自天康元年。訖太康元年。軍糧祿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十月。周遣使來聘。五年三月。以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略地北邊。所在克捷。明徹赴壽陽。斬王琳。傳首建鄴。七年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下邳等七城。詔豫二兗。譙徐合。淮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江北諸郡。置雲旗義士。往大軍。及諸鎮備防。四月。監豫州陳桃根獻青牛。詔還之。桃根又獻織成羅文錦被表各二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六月。為北討將士死王事者。舉哀。九月。明徹大破齊軍於呂梁。九年春正月。周滅齊。冬十月。明徹破周將梁士彥衆數萬於呂梁。十年春二月。明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四

三

徹敗績於呂梁。將卒並為周軍所獲。三月。分命衆軍以備周。夏四月。詔曰。惟免葛衣鹿裘。則天為大伯。禹弊衣菲食。吾無間然。故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朕君臨宇宙。十受年。蒿肝日勿休。乙夜忘寢。跋子思治。若濟巨川。念茲在茲。懷同取朽。非貪四海之富。非念黃屋之尊。導仁壽以真羣生。敢勞役以奉前已。但梁季以來。亂離斯喪。宮室禾黍。頗事經營。去泰去甚。猶為勞費。加以戎車屢出。千金日損。府帑未充。民疲征賦。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與言靜念。夕惕懷抱。垂訓立法。良所多慚。斷雕為朴。庶幾可慕。雉頭之服。既焚。戈鋌之衣。方爇。損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風行。與以變俗。府堂署所。餽服軍器。其餘營

多可畏

造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俸郵並各量減六月
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刺莊嚴寺露盤重影閣東樓千秋門內
槐樹鴻臚府門八月立方明壇於雲湖輿駕至壇臨誓分遣
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相警戒十一年十一月周遣柱國梁
士彥率衆圍壽陽尅之豫州陷以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
督水步衆軍十二月南北充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
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州並自拔向建業譙北徐二州陷
自是淮南之地盡沒於周矣十二年春正月以任忠爲平南
將軍南豫州刺史督緣江軍防事秋八月周鄧州總督司馬
消難以鄧隨溫應土順汚僞岳九州魯山龍山池陽麻城平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四 主

靖武陽上明渭水八鎮內附以消難爲大都督司空封隨郡
公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遣任忠率衆趨歷陽
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督武將軍魯廣達克郭然
城淳于陵克祐州城九月周將王延貴率衆援歷陽任忠擊
破之擒延貴周廣陵義軍主曹藥率衆降十三年周靜帝遜
位於隋十四年春正月上弗豫甲寅上崩年五十三歲顯寧
陵帝之在田本有恢弘之度及居尊位實允天人之望時淮
南之地並入於齊帝志復舊境授律出師戰勝攻取獻捷相
繼志大意逸不顧其後呂梁覆軍大喪師徒淮南旋沒達於
江縣德不逮文智不及武江左削弱廢帝之由嘗修都城獲

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義人修吾城者其廟所從來云

後主叔寶高宗太子也生於江陵江陵陷高宗避關右留後
主於穰城天嘉三年歸京師太建元年立爲皇太子十四年
正月甲寅高宗崩始興王叔陵作逆伏誅丁巳卽位尊皇后
爲皇太后立妃沈氏爲皇后詔曰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
彼土酋豪輪轡誠款分遣親戚以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
異域南北阻遠未得會同可檢保任隨其所之若已預仕宦
及不欲去者亦隨其意六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師至於荆
州九月設無尋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至德元年
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黃黃色隆隆若雷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四 南

聲顯明元年九月梁安平王蕭巖義興王蕭敷遣其都官尚
書沈君公詣荊州刺史陳紀降巖率文武男女十萬餘口濟
江以蕭巖爲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敷爲吳州刺史
二年五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斗自天墜冶所有聲
如雷鐵飛出墻外燒民家初隋文帝受禪甚敦鄰好而宣帝
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開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
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宜
此字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示朝臣隋河公楊素以爲主辱
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弼並奮求致討後嗣使袁彥勝所
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遇

史緯後主
能文作此
語可笑其
以不得相

開謀隋文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美人襲采箋製五百十客一時繼和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盛修官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酌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將山百鳥鼓翼相磨曰奈何帝奈何帝建鄴城無故自壞後主夢黃衣圍城命盡去繞城植樹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爲血有血霑階至於牀頭狐入牀下捕之不見秋與旣多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禮之於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采木湘州擬造正殿檣至牛渚磯盡沒水中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危來無際昨隋文帝謂僕射高穎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審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審之有若彼能改吾又何求使投棹於江及納蕭巖等文帝愈忿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送璽書暴後主二十罪徵爲詔書三十萬紙徧喻江外諸軍自巴蜀汚漢至廣陵數十道俱入鎮戍奏聞新除湘州刺史

正色亦無
井耳

任忠諫殺

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抑而不言故無備禦蕭巖蕭瑒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人謀國事二蕭入朝時南平王煚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召二王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由是江中無一關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及開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軍兩度至無不摧沒虜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理矣後縱酒作詩不輟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人鼻辛酸後主睡至哺不起乃罷會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廣陵濟拔京口俾擒虎趨橫江濟取采石進拔姑熟次於新林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采石戍主徐子建告變乃以蕭摩訶爲皇畿大都督樊猛爲上流大都督樊毅爲下流大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爲大監軍分兵鎮守要害僧尼道士盡皆執役賀若弼陷南徐州韓擒虎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衆軍敗績溺乘勝進軍官城燒北掖門擒虎率衆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引擒虎經朱雀航趨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後閣舍人夏候公顏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

李贊曰此
時欲得者

木門當水
何如正樹
臨春

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
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不動衆乃出軍人不見後主既而窺
井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
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晉王廣入臺城後主
與王公百司自建鄴之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纍不絕隋
文帝遣使迎勞之及至列陳之車服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
及二太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爲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司馬
消難尚書令江總驃騎蕭摩訶白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
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讓之後主伏地屏息
不能對乃見宥文帝賜宅內外脩整陳人忘亡焉詔陳武文
王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四

宣三帝陵給五戶守之初武帝卽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
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
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後主在東宮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
主有鳥一足集殿庭以嘴盡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
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指後主獨行
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
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開也隋文帝給賜甚厚數
引見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傷其心爲不奏吳樂後監守者
奏叔寶願得一官號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言叔寶常
沉醉罕有醒時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

文帝待陳
叔寶難得

日帝問飲酒多少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文帝大驚及從東
越登芒山侍飲賦詩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
報願上東封書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讓從至仁壽宮常
侍宴及出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
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守將馳啓告急叔寶正飲酒遂不
省及頻至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可笑也隋文帝以陳氏
子弟既多恐京下爲過分置諸州縣每歲賜衣食以安全之
後主以隋仁壽四年終於洛陽年五十二贈大將軍長城公
謚曰場塋芒山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
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阜莢相料理王僧辯本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四

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慶陳也江東謂殺羊角爲
阜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陳終滅於隋然則興亡蓋有數云
史臣魏徵曰高祖掃侯景於既成拯梁室於已墜於時內難
未弭外鄰勃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於江漢畏首畏
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歷何欲速也世祖早預經綸
知民疾苦雖忠厚之化未能及遠恭儉之風足以垂訓亦守
文之良主也臨海年長於成王過徵於太甲宣帝有周公之
親無伊尹之志明辭不復桐宮遂往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高
宗登庸御極寬以容衆關土千里奄有淮泗戰勝攻取之勢
近古未之有也既而君侈民勞將驕卒情將藏空竭師徒挫

魴於是秦人方彊遂窺兵於江上矣李克以爲吳之先亡由平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信哉言乎古人有言亡國之君多有才藝以後主觀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流偽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

史緯卷一百二十四終

史緯

卷一百二十四

元

史緯卷一百二十五

陳書二

列傳

后妃

高祖皇后章氏烏程人生而紫光照室少聰慧美儀容手爪長五寸色紅白每有耕功之服則一瓜先折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高祖踐祚立爲皇后高祖崩衡陽王在遠未至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祕不發喪以遺詔召世祖入葬大統世祖卽位尊爲皇太后廢帝立尊爲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廢帝爲臨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二年二月崩年六十五諡曰宣

史緯

卷一百二十五

世祖沈皇后武康人世祖卽位爲皇后廢帝卽位尊爲皇太后高宗與後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受遺輔政時高宗爲揚州刺史居尚書省師知見高宗權重忌之乃矯勅謂高宗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高宗將出諮議毛喜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不可得也高宗乃稱疾召師知與諸使毛喜入言於后后曰伯宗年幼政事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帝曰此師知等所爲非朕意也喜以報高宗高宗因師知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自草勅請蓋以師知付廷尉於獄中賜死自是政無

大小盡歸高宗。后憂悶計無所出。乃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異因此以圖高宗。事覺。為高宗所誅。時后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黨。與並殺之。高宗即位以后。為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歸江南卒。

高宗柳皇后。河東人。父偃。尚梁武帝女長城公主。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元帝。元帝待遇甚厚。及高宗赴江陵。元帝以后配焉。高宗即位。立為皇后。后美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高宗先娶吳興錢氏女。及即位。拜為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之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次焉。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為請。高宗崩。始與王叔陵為亂。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十

後主賴后與樂安君吳氏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為皇太后。新失淮南。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病瘡不能聽政。其殊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後主之命。實皆決之於后。後主瘡愈。乃歸政焉。陳亡入長安。大業十一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三。

後主沈皇后。望蔡侯君理女也。母高宗女會稽穆公主。后性端靜。寡嗜慾。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后父卒。后居憂處。於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有寵。後宮之政。皆歸之后。沈然未嘗有所忌怨。居處儉約。衣服無錦綺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詳閱圖史。及釋典為事。嘗過歲旱。自

梁武帝應時雨降。敕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前。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與後主入長安。後主薨。后為哀辭。又甚酸切。隋亡后於毘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貞觀初卒。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時年十歲。為麗華嬪。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為始興王叔陵所傷。臥於承香殿。諸姬並不得進。唯貴妃侍焉。時柳太后猶居栢梁殿。皇后正殿也。沈皇后素無寵。別居求賢殿。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並數十間。高數丈。悉屬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沉檀香木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三

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服玩瑰奇珍麗。近古未有。每微風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貴妃居結綺。閼麗孔二。貴嬪居望仙。間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通代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竟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麗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五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

孔黃嬪之容色貴妃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特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眇眇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觀粧臨倚軒檻官中遙望飄然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官女後官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蠱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官中娶諸女巫詛厭誦舞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養置張貴妃於膝上其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爲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結於理者求恩於貴妃貴妃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無有

史律

卷之一百二十五

四

不聽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張孔之權熹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從風而靡關宦便佞之徒轉相交結賄賂公行賞罰無常韓擒虎尅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於井隋軍出之晉王廣斬之於青溪橋

周文育

周文育陽美人本姓項氏少孤貧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尺義興人周蒼見而奇之養爲己子教之學書文育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司州刺史陳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黠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蒼以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蒼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

史律

卷之一百二十五

五

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失與死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高祖所獲高祖赦之監州王勸以爲長流令勸被代文育與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者曰君須臾當暴得銀二千兩以此爲驗其父有賈人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日辭勸還高祖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之高祖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有功除南豫州刺史封南豫侯徐嗣徽引齊冠渡江據蕪湖徵文育還京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抽槊上馬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進爵壽昌公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討勃新吳洞主余孝頃應之出豫章據石頭詔文育督衆軍討之勃遣其將歐陽頔領苦竹灘備泰豫口城以拒官軍孝頃有舡艦三百艘艦百乘在上岸文育遣軍主焦僧慶潛軍襲之悉取而歸立柵於豫章時食將盡文育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迪甚喜饋之糧米文育遣老小乘故船沿流下燒柵爲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信宿達辛部上流則歐陽頔潛勃下流則傳泰余孝頃文育豫其中間築城襲士賊徒大駭歐陽頔退入泥溪文育遣將軍周鐵虎襲頔擒之盛陳兵甲與頔乘舟而譏以巡傳泰城下

因攻泰克之蕭勃在南康關之衆皆股慄其將譚世遠斬勃
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文育率水軍
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斷其後路安都令軍士伐木斃
柵列營漸進頻戰輒克孝頃退走廣州平授鎮南將軍江州
刺史孝頃爲周迪所破弟孝勣子公瓚復據舊柵扇動南土
高祖遣文育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率軍來會文育遣吳明
徹以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軍城於金口捨舟爲步軍進據
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勣曹慶分遣常衆愛拒文育自攻
周迪迪敗棄船走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謀害文育以應衆
愛監軍孫白象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我舊兵少客軍多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本

若殺雲朗人人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周迪之走莫
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坐年五十
一高祖聞之即日舉哀贈司空謚曰忠愍初文育據三陂有
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中聞
小兒啼驚聽之在土下掘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天嘉二年配享高祖廟庭

侯安都

侯安都始興人隨高祖鎮京口高祖謀襲王僧辯唯與安都
定計使率水軍趨石頭高祖率馬步從江乘會之安都至石
頭北乘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

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僧辯臥室高祖
大軍亦至與僧辯戰於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
擒僧辯授南徐州刺史高祖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
任約引齊冠軍拔石頭游騎至闕下安都閉門示弱令城中
登陴者斬及父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營禦敵之具
將旦賊騎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賊大戰之
賊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高祖至命安都率水軍斷賊糧
運分襲泰郡收其家口輜重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
入遣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見之大懼請和
高祖聽其還北嗣徽等濟江餘軍又據采石遣安都攻之皆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七

降明年徐嗣徽等復入湖熟高祖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
騎突其陣破之生擒齊將乞伏無勞刺東方老匿馬高祖與
齊軍戰于莫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人自白下橫擊其後
齊軍大敗封西江縣公周文育西討王琳命安都會于武昌
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墜水中時以爲不祥安
都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不相
統攝部下交爭軍至郢州琳將潘純庵於城中射官軍安都
怒進軍聞之未克而王琳大衆至會口安都文育乃釋郢州
以禦之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及戰官軍敗績安都文育並
爲琳所囚長鎖繫之置于榻下令宦者王子晉掌視琳至淦

百得仁善
亦一節也

人與不心
生帝王家
也

城安都等許厚賂子晉以小船依賴而釣夜載安都文
有上岸入深草中奔投官軍還都自劾詔復其官爵除南豫
州刺史高祖崩安都隨世祖還朝與群臣定議立世祖世祖
謙讓弗敢當太后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猶豫不能決
安都曰今四方未定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
後應者斬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手解世祖髮推就喪次世
祖卽位遷司空衡陽王昌將入致書于世祖辭甚不遜世祖
不憚召安都曰太子至須別求一番吾將老焉安都曰自古
豈有被代天子臣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沉之中流進清遠
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文祥爲始興內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五

人

史卒世祖徵安都還京師爲發喪贈其父金紫光祿大夫拜
其母爲清遠國太夫人迎赴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改桂陽
之汝城縣爲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爲東衡州
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秘年九歲以爲始興內
史令侍養留異據東陽安都奉詔東討異本謂益軍由錢塘
江上安都乃步從諸暨山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於嚴口堅
柵以拒王師安都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
軍容止不變因其山嶺之勢進而爲堞夏潦水漲安都引船
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機異子忠臣奔晉安安都
虜其妻子振旅而歸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安都敷庸轉大自

此登當問

此登當問
亦大善其
事也

此登當問
亦大善其
事也

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之士試之騎射命以詩賦窮
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介馬樞等武士則蕭摩訶
裴子烈等並爲賓客齊內至千人部下將帥不遵法度檢閱
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不之改日益驕
橫每表啓封詔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每侍
燕酒酣箕踞傾倚嘗陪樂遊夜飲謂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
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
啓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之意甚不悅
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賜上壽重雲殿災安
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爲之備周地反時議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五

九

當使安都討之帝乃命吳明徹討之又頻遣使案問安都
部下檢括逃亡安都內不自安遣別駕周弘實託舍人蔡景
歷問省中事景歷具奏之稱安都有異志世祖慮其不受制
乃除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聽安都於
嘉德殿其部下將帥賜食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西
省賜死年四十四詔有某子某以士禮初高祖諸將杜
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
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穢闇卿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
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備防不設侯
郎傲誕而無恩輕僂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僧明早卒文育

安都者如其言高宗追封安都陳集侯子賈嗣

侯瑛

侯瑛巴西人父弘遠世為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梁益州刺史鄒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瑛請復讐每戰先鋒陷陣遂斬文萼除超武將軍範遷鎮合璧瑛隨之侯景陷都城瑛隨範徙鎮益城範卒瑛領其衆依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瑛殺鐵據豫章侯景略地至豫章城邑皆下瑛窮蹙乃降景以瑛與已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為質遣瑛平餘南諸郡景敗於巴陵瑛誅景黨與以應義軍景誅其妻子梁元帝授瑛南兖州刺史隨王僧辯討景恒為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十

前鋒克還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瑛率兵追之與景戰於吳越江大敗景盡獲其軍賁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州瑛次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封廣樂縣公鎮豫章高祖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時瑛據中流兵甚盛以本事王僧辯雖外承臣節未入朝意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瑛鎮豫章乃於新吳縣立城柵與瑛相拒瑛留單人妻子於豫章令弟濟知後事悉眾以攻孝頃自夏至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濟與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率所部攻濟所掠瑛妓妾金玉歸于高祖瑛既失根本兵眾皆潰乃歸豫章豫章人拒之瑛趨淦城投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瑛投齊瑛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

乃請關諸罪高祖復其爵位授車騎將軍進司空王琳至池

口周文有侯安都並沒以瑛為都督西討諸軍事瑛至儋口與琳相持世祖即位進太尉天嘉元年春東關水長琳引合肥淩湖之衆舳舳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瑛率軍進虎檻洲琳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舟艦破壞溺死者數百人琳入浦治船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遣大將史寧驛其上流瑛知琳不能持久據湖浦以待其散史寧圖鄂州琳恐眾潰乃率船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軍中齊人造兵數萬助琳琳引眾向梁山瑛令軍中晨炊藟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敵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十一

風至自東南眾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建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賊艦餘乘肩突青龍各相當值以牛皮屑蒙衝小船觸賊艦鎔鐵酒之琳軍大敗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于蘆荻中走免者十僅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禽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俘賊以萬計琳乘卑船走淦城欲收合散眾無附者乃與左右十餘人入齊周將賀若敦獨孤盛冠巴湘以瑛為西討都督戰於西江口大敗周軍授湘州刺史進封零陵郡公二年卒贈大司馬諡曰壯肅配享高祖廟庭

歐陽顥

歐陽顥臨湘人爲信武府中兵參軍。隨梁左衛將軍蘭欽征討欽度嶺而卒。顥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衡州刺史韋聚征侯景以顥監衡州事。京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奪其郡。裕與顥有舊。招之。顥不從。謂其使云。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高祖入援京師。至始興。顥自結託。裕遣兵攻顥。高祖援之。裕敗。以顥爲始興內史。元帝以顥有匡濟之才。欲召用。顥恐蕭勃不肯致之。乃授郢州刺史。欲令山嶺蕭勃果留之。乃授衡州刺史。時勃在廣州兵彊。位重。元帝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主

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顥不往。謁勃亦不拒。戰勃遣兵襲顥。盡收其貲財馬仗。尋還之。與結盟。督荊州。屬委贖於勃。及勃山南康以顥爲前軍都督。頓豫章之苦竹灘。周文育擊破之。擒送于高祖。高祖與顥有舊。派加接待。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顥有聲南土。高祖授顥安南將軍。衡州刺史。未至。顥于統已克始興。及顥至。嶺南皆偃伏。顥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廣州刺史。王琳據中流。顥自海道奉使不絕。世祖嗣位。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異緩將卒以金五百兩寄顥。付兒智矩。顥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至是呼其子還之。時人莫不嘆服。顥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遠爲衡州刺史。

史合門顯貴。名振南土。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寶。以助軍國。天嘉四年卒。子統復爲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高宗以統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爲左衛將軍。統遂反攻衡州刺史錢道戡。詔儀同章昭達討之。執送京師。伏誅。子詢以年幼免。

吳明微

吳明微秦郡人。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亢旱。苗稼焦枯。明微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苗乃更生。及秋大穫。足充葬用。有伊氏善占墓。謂明微曰。君葬之日。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大貴。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主

之徵。至時果應。侯景寇京師。天下荒亂。明微家有粟麥三千餘斛。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餘而不與鄰里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盜聞而避焉。高祖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微乃詣高祖。高祖降階執手。卽席與論當世之務。授安州刺史。封安吳侯。世祖卽位。遷吳興太守。世祖弟豫拜中領軍。廢帝卽位。遷丹陽尹。詔明微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塲。令出高宗高宗疑懼。遣毛喜與明微籌之。明微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外隣強敵。內有大喪。殿下親居周召。德邁伊霍。社稷至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湘州刺史華皎有異志。以明微爲湘州刺史。率兵討之。皎平。進爵爲公。

太建四年大舉北伐明徵總衆軍十餘萬發自京師四月巴
州刺史魯廣達克大峴齊遣兵十萬援歷陽儀同黃法範破
之南譙太守徐搜克石梁五月陽平郡降徐搜克廬江郡黃
法範克歷陽北高唐郡降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廬
陵內史任忠克蕪城又克譙郡秦州降高宗以秦郡明徵舊
邑詔具太牢今上冢拜祠羽儀甚盛鄉里以爲榮瓜步胡瑩
二城降六月郢州刺史李綜克譙口城任忠克合州外城淮
陽沐陽郡並秦城走豫章內史程文季克涇州宣毅司馬湛
施克新蔡黃法範克合州明徵克仁州七月齊遣衆二萬援
齊昌西陽太守周吳破之進克巴州淮北絳城殺陽士民並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南

諫其渠帥以城降八月山陽盱眙二城降戎昭將軍徐敞
克海安青州東海城降平固侯陳敏泰克晉州九月陽平降
高唐太守沈善度克馬頭齊安降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
千城鄱陽內史齊天念克黃城十月郭默城降明徵遣通壽
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保外郭明徵以琳初入衆心未附
乘夜攻之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徵令軍中修攻具迨
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齊遣
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
將曰堅城未拔強援在近計將步出明徵曰兵貴在速而彼
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

鼓一鼓而克生擒王琳及扶風王可朱渾等送京師景和惶
懼奔走盡收其駟馬輜重王琳舊部曲多在明徵軍中琳素
得士卒心及見獲衆皆歔歔不能仰視明徵應其有變遣左
右追殺琳傳其首詔以明徵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
者蕭淳風就壽陽冊明徵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
戈甲明徵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莫不踴躍湛施克齊昌
十一月淮陰降威虜將軍劉桃根克朐山樊毅克濟陰魯廣
達克北徐州十二月譙城降任忠克霍州六年正月廣陵金
城降明徵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鐘磬一部米一萬斛
絹布二千疋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援兵數萬明徵大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北

破之八年進司空南兗州刺史會周滅齊高宗將事徐克九
年詔明徵進軍北伐令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
徵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徵破之士彥
城守不復敢出明徵進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
之甚急周遣大將王軌將兵救之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豎
木以鐵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諸將惶恐議欲破堰退軍以觴
載馬馬主裴子烈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前遣馬出
會明徵苦背疾甚篤遂從之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
徵決堰乘水勢以退軍其獲濟及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
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徵被執尋卒時年六十七

周鐵虎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梁世南渡語音侖重奮力過人河東王蕭譽爲湘州刺史以鐵虎爲臨蒸令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譽譽拒戰方等死鐵虎功最元帝使王僧辯討譽於陣獲鐵虎僧辯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克任約獲宋子仙每戰有功元帝承制授仁威將軍潭州刺史從僧辯克定京師封池陽侯高祖誅僧辯鐵虎率所部降復其本職隨周文育征王琳敗績鐵虎與文育侯安都並爲琳所擒琳引見諸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琳宥文育等而殺鐵虎年四十九高祖

史律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七

詔曰天地之寶所貴者生形魄之徒所重唯命至如捐生立節放命酬恩追遠懷昔信宜加等散騎常侍嚴威將軍潭州刺史沔陽縣侯鐵虎器局沉厚風力勇壯北討南征竭志盡力身陷凶徒肆言無撓豈直溫序見害方且理髮麗德臨危猶能顧目忠貞如此愴恨報深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天嘉五年世祖詔曰漢室功臣形爲官親魏朝猛將名配宗祧功烈所以長存世代因之不朽故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沔陽縣侯鐵虎誠節鯁亮力用雄敢垂翅賊壘正色冠庭古之遺烈有識同壯陷身不屈言追嘉惜可配高祖廟庭子瑜嗣時肝胎馬明亦隨文育征王琳軍敗力

戰死之贈征西將軍鄧州刺史

程靈洗

程靈洗新安人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餘里前後守長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縣欵以拒景景軍陷新安太守湘西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元帝於荊州承制靈洗遣使問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靈洗下新安與神茂相應元帝授靈洗將軍領新安太守封巴丘侯荊州陷還都高祖襲王僧辯於石頭靈洗率衆援僧辯力戰於西門僧辯死高祖遣人招諭久之乃降高祖深義之授信武將軍蘭陵太守隨文育西討王琳敗績爲琳所拘與文

史律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七

育等逃歸除高唐太原二郡太守鎮南陵高祖崩王琳軍東下靈洗大破之遷鄧州刺史廢帝立進靈洗將軍華皎叛遣使招靈洗靈洗斬其使周建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助皎攻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退出軍驛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進攻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寬遷安西將軍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性好耕稼水陸所宜刈獲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並釋之紡績至當散用資財亦無所吝卒於州謚曰忠壯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嗣除安遠將軍隨吳明徹北討秦郡秦郡

前通江水齊人下大柱爲柵水中文季領驍勇拔其柵明
微率大軍繼至攻秦郡克之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所克
城壘多堰水以灌之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
必先諸將旦起迄暮不休軍中服其勤幹每戰恒爲前鋒齊
軍深憚之謂爲程虎除譙州刺史明微敗爲周所得授開府
儀同三司文季逃至渦陽爲邊吏所執送長安死于獄中後
主詔贈散騎常侍

章昭達

章昭達字伯通武康人少時嘗遇相者謂之曰卿容貌甚美
有虧損則富貴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墮馬傷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本

其鬢角昭達喜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城
爲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富貴京城
陷昭達還鄉里與世祖相結侯景平世祖爲吳興太守昭達
來謁世祖大喜委以軍事恩寵超於儕等世祖嗣位除員外
散騎常侍封欣樂縣侯陳寶應周迪共寇臨川以昭達爲都
督討之至東興嶺迪退走昭達論討寶應寶應據建安晉
安二郡界水陸爲柵以拒官軍昭達與戰不利因據其上流
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拍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
夾于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水長昭達
放筏衝寶應水柵盡破復攻其步軍方大戰會世祖遣余孝

頊出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寶應大潰擒寶應及留異等送
定閩中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世祖嘗夢昭達升台
鉉以告昭達至是侍譙酒酣謂昭達曰卿憶吾夢不何以償
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除都
督江州刺史華皎反遣使招之昭達執其使送于京師皎平
進征南大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討之昭
達倍道兼行達始興紇聞昭達奄至乃山頓湓口聚沙石盛
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以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
以臨賊柵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其竹籠籠筏解因縱大
艦隨流突之紇大敗擒之送於京師廣州平進位司空太建
二年率師征蕭瑄于江陵瑄與周軍於峽下南岸築壘名曰
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柵以度軍糧昭達命軍士
爲長戟施於樓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
降之三年卒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晝夜倍道然克捷必
推功將帥飲食分惠群下將士以此附之每宴飲必盛設女
伎雜樂宴容歌舞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對壘旗鼓相望弗之
廢也配享世祖廟庭子大寶爲豐州刺史在州貪縱後主以
李贇代之大寶殺量舉兵反遣其將楊通寇建安不克官軍
至大寶與通俱逃軍上陳其詳率兵追躡山路阻險大寶不
能行通背負之爲追兵所獲夷其族

史

卷之一百二十五

本

杜稜

杜稜，錢塘人，少落泊，爲高祖掌書記，以功封上陌侯。監義興、琅邪二郡。高祖討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共議，稜難之。高祖懼其泄已，以手巾絞之。稜悶絕，乃蘇，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僧辯平，高祖東征，杜龕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晝夜巡警，未嘗解帶。賊平，還中領軍。侍中高祖崩，世祖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安都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迎立世祖。遷領軍將軍，廢帝卽位，加特進。大建四年，爲右光祿大夫。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卒年七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配享高祖廟庭。

沈恪

沈恪，武康人。梁新渝侯蕭映爲廣州，以恪兼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蕭映卒，恪歸吳興。高祖南討李贄，遣太子附恪還鄉。侯景圍臺城，恪率宗從入臺，封東興侯。京城陷，恪開行歸鄉里。高祖討侯景，遣使報恪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卽日授都軍副。太平元年，監吳興郡。入朝，高祖受禪，使恪勒兵衛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高祖叩頭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

嘉其意，不復強，更以潁主王僧志代之。永定二年，徙監會稽郡。余孝頃出臨川攻周迪，以恪爲壯武將軍，率兵援之。孝頃聞恪至，退走。高帝卽位，加恪都督廣衡交越新合羅愛德宜黃利等十八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緩懷安輯，被以恩惠，嶺南賴之。遷護軍將軍，後主卽位，以疾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元。

魯悉達

魯悉達，邵人也。父蓋之，新蔡太守。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饑饉，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其存者皆携老幼以歸焉。悉達所濟活者甚衆，招集齊陽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侯景。景平，梁元帝授仁威將軍，北江州刺史。敬帝卽位，加悉達征西將軍。王琳亦授悉達鎮北將軍。悉達兩受之，遷延頓望。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攻之。悉達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頻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乃連結於齊，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有罪，恐誅，引齊軍入城。悉達乃勒麾下數千人濟江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

來何遲也。悉達曰：臣鎮撫上流，為國外蕃。陛下授臣官爵，恩至厚矣。使沈、泰、襲臣威，亦深矣。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誠以陛下豁達大度，故也。高祖嗟嘆曰：卿言是也。授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侯。悉達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才士，與之賞會。遭母憂，哀毀過疾，卒年三十八。謚曰孝侯。悉達可人不提，與周孝侯同謚。

周敷

周敷，臨川人，為郡豪族。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徒眾以討賊。為名累，內史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殺既失勢，續欲侵掠之。敷每加擁護，衛送至豫章。觀軍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

史籍

宋之十一百二十五

主

蕭泰避難流寓，開敷信義，皆往依之。敷厚加給郵，送之西上。續部下將帥爭權，殺續以降周。敷素無偏附，依敷族望，深求交結。地據臨川之工，斯敷鎮臨川故郡。梁元帝授敷率州刺史，封西豐縣侯。熊曇朗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襲敷。敷大敗之。曇朗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敷進兵圍曇朗居之。授豫章太守。時南江帥並顧總、巢宿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遣致討。但羈縻之，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進安西將軍，還鎮豫章。周敷以敷素山已下，起致顯丹，溪不平，遂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擒方興，率眾攻地破之。詔以敷為臨川太守。五年，地收合餘眾，還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之，敷從軍至

定川縣與趙封壘，地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索從匪徒，豈現相害？今願伏罪還朝，欲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為趙所害，謚曰脫。敷固輕脫，以所害謚曰脫，為謚亦奇。

宗室

南康王曇朗，高祖弟休先之子也。高祖圖廣陵，宿預人東方光起義，遣曇朗自淮入泗赴之。齊援至高祖，班師。曇朗以義軍三萬家濟江，高祖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徐嗣徽等引齊寇攻京師，尋請和，求高祖子姪為質。時四方未賓，京都虛弱，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高祖難之，而重違眾議，乃昌言曰：孤謬輔王室，而使蠻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責？今在位

史籍

宋之十一百二十五

主

諸賢欲息肩於齊，以靜邊疆。若違眾議，必謂孤惜子姪，今決遣曇朗棄之。危庭但齊人無信，疑而不已，謂我浸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關也。高祖慮曇朗憚行奔竄，乃自往京口迎之，使為質於齊。齊果背約，遣蕭軌等隨嗣徽渡江。高祖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齊人請割地，并入馬牛以贖之。高祖不許，軌等誅齊人亦害曇朗。年二十八，時與齊絕。弗之知也。高祖踐祚，封曇朗南康王。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世祖贈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遣使迎喪，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適齊，以二妾自隨。又生王子方華、方贍。至是同還。方泰少粗獷，與諸惡少年群聚，遊

計其贍可也

齊人不殺王子方贍

逸無度世祖以曇朗故特寬貸之太建四年拜廣州刺史為政殘暴為有司所奏免官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民事秋滿經部曲放火延燒邑居因行劫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為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為寧遠將軍高宗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高宗登玄武門宴群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會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方泰當從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微服往民間淫淳干岑妻為州所錄率人仗抗拒傷禁司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欲方泰但承行淫不承罪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五

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刑方泰乃承引兼御史中丞徐君款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奏尋復其官時肅明初遷侍中隋師濟江方泰與南陳州刺史樊猛左衛將軍蔣元遜領水軍於白下斷過江路隋將高穎領船艦奔流當之猛及元遜並降方泰將士潰散諸船走臺城陷與後主入關大業中為掖令方慶少清警涉獵舊傳封臨汝侯授廣州刺史甚得民和肅明三年隋師濟江衡州刺史王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將五百騎迎方慶欲令承制總督征討諸軍事時隋總管韋洸帥兵度嶺宣文帝勅云若嶺南平定王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賈已率兵拒

智烈會京城陷勇徵兵據守使同母弟鄧禹將兵五千頓于嶺上復遣使迎方慶欲假以為名而自執兵要方慶已敗死勇又令其將會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伯信懼奔于清遠郡孝武追殺之韋洸兵已上嶺高涼女子洸氏舉兵以應隋軍攻陷傍郡勇乃降行至荊州病卒萬頃周司城大夫至德中與司馬消難來奔及隋文踐祚常思還北京城陷遣使出關道降于隋軍加上儀同尋卒

宜黃侯慧紀武帝從孫也永定元年封至德二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隋師濟江慧紀留其長史陳文盛居守身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鐵鎖五條橫江竭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瀾隋軍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軍屢捷獲陳士卒三縱之肅乃退保延洲別帥廖世寬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決死一戰時有五龍備五色長十餘丈驥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肅收餘衆東歸慧紀時在漢口為隋秦王俊所拒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引兵東下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為盟主與水軍都督周羅暕鄂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輸羅暕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五

紀憫哭出降入隋例授儀同三司卒

蔡景歷

蔡景歷考城人梁簡文帝爲侯景所幽景歷與南康王會理謀挾簡文出奔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遊京口高祖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客書下筆千言文無改竄高祖甚賞之板征北府中記室參軍高祖將討王僧辯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高祖受禪遷祕書監通事舍人高祖崩時外有強寇世祖鎮於南院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橫杜稜定議乃秘不發喪急召世祖景歷共宦者及內人密營飲服時既暑熱須治梓宮悉斤斧之聲或聞於外乃以蠟爲秘書文書詔詔依舊宣行世祖卽位以定策功封新豐侯大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伐所向克捷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呂梁大破之斬獲萬計欲進圖彭城時高宗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諫以爲師老將驕不宜窮遠略高宗怒其沮衆以朝廷舊臣不深罪之出爲豫章內史未行爲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賦汚狼狽徙居會稽及明徹敗帝思景歷言卽日追還遷御史中丞舊式拜官在午後其日與駕將幸玄武觀帝恐景歷難於久待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是歲卒贈太常卿諡曰敬配享高祖廟庭祔明中興駕幸其宅重贈侍中諡忠敬景歷屬文不尚雕靡長於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五

美

敘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子微子希祥繼母劉氏悍忌觀之不以道微事侍益謹微本名覽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字焉爲太學博士後主立遷吏部尚書加安右將軍勅每十日一往東宮與皇太子論述古今得失及當世政務又勅廷尉寺獄取微議決又勅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微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至一萬位望既重聲勢熏灼物議譁之徒爲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云微有怨言後主怒將誅之左右固諫獲免陳亡隨例入關微美客儀有口辯士流族姓皇家戚屬制度儀軌風俗山川問無不對然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棄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曰鼓吹軍樂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五

美

有功乃授蔡微不自量揆以其父景歷有締構之功且如所啓拜訖卽追還其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敬肅召見顧問言輒會旨除尚書民部郎轉給事卒

劉師知

劉師知沛國人武帝入輔爲中書舍人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遽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欲殺我我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刀焉馳報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能對武帝崩成服朝臣議盡坐侯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云既稱成服本備喪

禮人乃
議可嘆

此處
可嘆

禮案昭明太子薨成服侯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縗不異恩
謂成服侯坐須服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云按山陵有凶
吉羽儀成服唯凶無吉文武侯御不容鳴玉珥貂理宜縗斬
文阿重議云晉宋直靈侯御吉服在吉而簿中梓宮侯御縗
經在凶而簿中是則在殿吉凶兩侯御也舍人劉德藻云祖
葬之辰始終永畢達官有追贈須表恩榮有吉而簿私家放
效因以成俗上服本變吉為凶理不應猶襲統緒時以二議
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案山陵而簿吉部伍中公
卿導引奏及武黃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侯御獨為
衰經若公卿武賁並服衰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文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天

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莊莊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玉輅耶謝
岐曰靈筵附宗廟梓宮附山陵山陵而簿備有吉凶從靈輿
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直衰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
服今梓宮靈輿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並無而簿豈容凡百士
庶此日服重而侍中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
異左丞推以山陵事愚謂與成服有殊衆議不能決乃具錄
奏聞上從師知議文帝不豫師知與尚書侯射劉仲舉入侍
醫藥帝崩後顧命宣帝入朝師知與仲舉遣舍人殷不佞矯
詔令宣帝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之報

王勣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五

王

王勣字公齊錫之弟也性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爲河
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勣將隨之蕃范陽張纘時與選勣
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因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
太子洗馬出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梁武帝謁闕陵道出朱
方勣隨例迎候勣勣令從輩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勣隨事
應對咸有故實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河東
王爲廣州刺史以勣爲長史南海太守王還朝勣行州府事
越中饒沃前後守宰多貪縱勣獨以清白聞太建中遷尚書
僕射弟固字子堅文帝時爲國子祭酒女爲皇太子妃廢
帝卽位授金紫光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姁姐恒

張種

張種字士苗承從孫也武帝受禪歷中書令種議置弘深時
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雖歷顯位家產
屢空晏然也太建初賜無錫縣秩嘗於縣見重囚在獄天寒
呼囚繫日達失之帝大笑而不責

袁泌

袁泌，昂之子也。貞陽侯僭位，泌為侍中，使於齊。王琳奉永嘉王莊稱尊號，以為侍中。琳敗，衆皆散，泌送莊屬之劉仲威，令其入齊。然後拜辭歸陳，請開請罪。文帝深義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光武元年卒，諡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願目之後，欲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諡。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質。泌兄子樞，字踐言，家世貴顯，貨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無交往。榮利之懷，淡如也。王僧辯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請樞，未嘗脩謁。永定中，徵為侍中，掌選武帝長女適陳留太守錢徽，早卒，追封永嗣公。主至

史

卷之十一

羊

是將塞尚書議加藏駙馬都尉，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典，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武帝置駙馬都尉，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為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巷而醮，是假駙馬之位者，所以崇皇女也。今公主早薨，既非同半之時，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女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恭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王氏無追拜之事，一側足據，無勞此授。時以為當，天嘉三年，為吏部尚書樞

史

卷之十一

至

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還尚書左僕射，弟憲字德章，年十四，為國子正言生，在學一歲，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令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謝岐，何安在。弘正曰：二賢雖窮，與賄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遂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酬對閑敏，學泉滿堂，概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自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告袁吳郡，賢郎已堪見代為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試，爭起劇難，憲隨問隨答，剖析如流。祭酒到溉曰：袁君正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舉高第，還尚書，文帝女南沙公主還太子舍人，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勳謂憲曰：卿何獨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武帝即位，授中書侍郎，天嘉三年，遷御史中丞，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每伺閑暇，為上言之，其所中理，甚眾。嘗陪陪承香閣，賓退之後，高宗留憲，與衛尉樊俊、徒席山亭談宴，終

日高宗顧憲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遷右僕射先是憲兄樞爲左僕射臺省目樞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高宗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受顧命後主被瘧病篤執憲手曰我兄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群情囑囑與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封建安伯除太子詹事皇太子不率典訓憲屢表諫太子外雖容納而心無改後主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顧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後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數規諫歎曰袁憲實骨鯁之臣即日拜尚書僕射隋軍來伐賀若弼燒官城北掖門衛士散走朝臣

史

卷之十一百二十五

臣

各引去惟憲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侍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非獨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去將安之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趨至景陽殿入井中憲拜哭而出隋文帝嘉其操下詔以爲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卒年七十贈安城公

沈衆

沈衆約之孫也遷太子中舍人侯景之亂衆言世所練故義部曲並在吳興求還召募以討賊衆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

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師頓于小航軍容甚整京城陷衆降于景景平西上荊州江陵圍爲西魏所虜尋逃還高祖受命遷中書令高祖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衆性吝嗇善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破裂或親提冠履永定二年衆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攜乾魚疏飯獨噉之朝士共諷其所爲衆本狷急加以忿恨遂誣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賜死衆罪不至死可

章載

章載杜陵人隨王僧辯討侯景景平授義興太守高祖討王

史

卷之十一百二十五

章

僧辯遣周文古襲章載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麾下多高祖舊兵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縲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斃文育軍稍却載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自將征之尅其水柵遣載族弟翽資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衆敬帝敕載解兵載乃降高祖厚加撫慰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引齊軍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若分兵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頓軍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掠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之永定元年

除通直散騎常侍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
山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不入簾門者將十載太建中卒

沈炯

沈炯字禮明武康人爲尚書左民侍郎出爲吳令侯景之難
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景將宋子仙掠吳興
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子仙命斬之炯解衣就戮
屍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獲免王僧辯素聞其
名及破子仙購得之酬獲者錢十萬羽檄軍書皆出於炯高
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誓文侯景東奔
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子行簡殺之炯弟携其母逃免侯景平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五

蕭

封原鄉侯領尚書左丞荆州陷爲西魏所虜授儀同三司
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閉門却掃
杜絕交游時作文章隨即棄毀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
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詞曰伏惟陛下降德術蘭華靈豐谷
玉檢封岱禮日觀而解功蕭鼓橫河指汾宮而高宴何其樂
也旣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柩
遂出入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應應別風餘趾對大阜而茫
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旣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
卿西返恭聞故寢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微福瞻仰烟霞
伏增凄戀其夜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以情事陳所

聞有人言卽放卿還少日與王克等獲東歸紹泰二年至都
還御史中丞以母老表請歸養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嬰
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
宦於梁朝命存亂世涉危履險冒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與
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劉氏年八十有一叔母丘氏七
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丘氏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
餘臣一人先帝優臣救水之奉不使頓居草萊復矜臣溫清
之闕每獲賜告休沐臣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
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曉讀家書前懼後
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憂憲邦之司直若自虧大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五

蕭

節何問國章聖德綱繆方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
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赴赴在苒未獲見代彼蒼不弔鼎湖上
升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此痛罔極愚臣私心煎切
彌甚悽愴之所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利
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帷展有感必應寔望聖明
特乞霽然申其私願則光被之德覃及無方矧在翔沈孰非
涵養詔曰卿情切依聞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幸侍養先朝
光宅四海劬勞萬幾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朕嗣奉洪基
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纒哀疚寔望賢哲共致雍熙豈便釋
簡南開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覲朝榮不虧

家祚，尋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內外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烟，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帝加烟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於家。帝舉哀朝堂，贈侍中，謚曰恭。

史緯卷一百二十五終

史緯卷一百二十五

美

史緯卷一百二十六

陳書三

列傳

虞荔

虞荔，字山披，餘姚人。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中十事，荔隨問輒應，倕甚異之。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爲胤言之。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還都，卽辟爲主簿。荔不就。梁武帝以荔爲士林學士，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但以文史見知。領大著作，臺城陷，逃歸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

史緯

卷一百二十六

陽侯授揚州別駕，並不就。高祖及文帝並遣書問，招致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荔母卒於臺內，尋而城陷，喪禮不備，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文帝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沉密，凡所獻替，人莫知者。弟寄爲陳寶應所留，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之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寶應不遣。荔因感疾，帝數臨視，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於外。文帝不許，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於道，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勅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今給卿魚鮓，不得固從所執。」

也。勃不從。天嘉二年卒。贈侍中。諡曰德。喪還。上親出臨送。宿時榮之。寄字次安。少聰敏。數歲時。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辭。豈得非愚。客謂其父曰。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大同中。嘗驟雨殿前。有雜色寶珠。梁武甚喜。寄上瑞兩頌。帝謂勃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授以何官。寄聞之。嘆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岳陽王爲會稽太守。以寄爲五官掾。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請寄共事。寄與彪將鄒瑋同舟而載。瑋復罪於彪。奔晉安。切寄俱往。陳寶應據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論之際。每陳逆順之理。以相諷。寶應輒言他事。以拒之。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寶應驟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廊亡韓。不足稱智。豈若班彪論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乃爲居士服。常居東山寺。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其室。寄安臥不動。從者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縱火者旋自搏滅。寶應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查其部曲。寄遺書曰。東山虞寄。致書於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六

二

將軍節下。字流離。世故。懸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匪忘之。而寄沉痾留。留陰將盡。當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瞋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顧。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畧不世。往因多難。杖劍典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

乘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復妙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貝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啓聖。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宏謨廟略。推心置腹。屢申明詔。款爲殷勤。君臣之分。定。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痛爲將軍惜之。自天厭梁德。多難存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計。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掃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六

三

將軍節下。字流離。世故。懸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匪忘之。而寄沉痾留。留陰將盡。當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瞋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顧。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畧不世。往因多難。杖劍典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

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水泮，投身異域，瑛則厥角稽首，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也。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勲高寶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與國久存，其事甚明也。聖朝記功，忘過寬厚，得人含舊，自新，咸加叙擢，如余孝頃、歐陽頔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繫非張綳，罪異畢謀，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常貴？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升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安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耶？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五經摧衄，聲實虧喪，脂氣衰沮，高瓊向文政、黃子玉此數人者，

史錄

卷之十一

中

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長驅深入，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以將軍之疆統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擁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之後，民皆厭亂，求其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吾知其不可得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李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踵，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疆弱地順，不可同日而語明矣。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處國裔，子向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殆之

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謀利賞必有弊，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事之易曉也。北軍萬里遠關，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旂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顧、鄧、城數十長戟百萬，枝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爲將軍計，莫如不遠而復，絕親留氏，泰即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中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晉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尙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

史錄

卷之十一

五

昔象龍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軍典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敵，願加三思，慮之無忽。青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兼盡言。寶應覓書大起，或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慮稍釋，以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謂其子并泰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并泰但泣而已。寶應既擒，諸將客皆伏誅，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魯、臨、水、離、旗、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甚、悅、慧、標、持、以、示、寄、寄、正、色、無、言、慧、退、寄、謂、所、親、曰、標、公、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誅、文、帝、勅、都、督、章、昭、

建以禮遣寄還朝。及至，即日引見，勞之曰：「管寧無恙，寄拜謝。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得之矣。』乃手勅用寄。寄人見文帝曰：『所以屈卿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以師表相事也。』除國子博士，求解職歸鄉里。文帝許其東還，仍除東陽州別駕。寄以疾辭。高宗卽位，除尚書左丞，不就。乃授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辭疾，不任。旦夕陪列勳，長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朝望修廢而已。卒年七十。寄性仁厚，雖僉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大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兄書，輒奔劇。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六

六

馬樞

馬樞字季理，邵人也。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綸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王謂樞曰：「與馬學士論義，必究極精奧，不得空立主客。於是三教學者各起問端，樞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侯景之亂，輸舉兵援。

諸書有得
之乃知
初無盡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六

七

載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枯槁，愛山林者以伊呂為束縛，拘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散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篇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文帝徵為度支尚書，不應。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都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早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辭以疾，門人進曰：「都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然？樞不得已，乃行。王築室以處之，樞嫌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卜分受。一樞曰：「精洞黃能視閭中物，少屬亂離，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卒年六十。」

韓子高

韓子高山陰人，年十六為總角，容貌美麗，婦人於淮清府部伍寄戲，欲還鄉。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性恭謹，勤於侍奉。文帝性急，子高恒會意。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及長，習騎射，有膽決，願為將帥。既以士卒，文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恐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討張彪於會稽，沈泰迎降，文帝入越州城，周文育屯北郭香嚴寺，張彪自剄。

緣夜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開夜軍人擾亂唯高在側文帝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既反子高引帝入文育營又令往勞衆軍散兵皆集明日與彪戰彪敗浙東平子高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子高盡力論進文帝皆任用焉文帝即位除成州刺史封文招伯徵爲右衛將軍文帝不豫入侍醫藥高宗輔政子高權勢既重深自不安數參訪臺閣事尙書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等矯旨遣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賜死從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仲舉子郁尙文帝妹信義公主除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前上虞縣令陸昉告其謀反高宗在尙書省召群臣

史錄

宋之十一百二十六

八

議立皇太子子高入執之送廷尉與仲舉郁同賜死時年三十原其子弟

華皎

華皎暨陽人爲尙書令史侯景之亂高祖舉義討侯景文帝在都爲景所囚皎遇之甚厚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軍府殺帛悉以委之皎聰慧動於簿領文帝平杜舍配以人馬甲仗御下分明善於撫養時兵荒饑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文帝即位封懷仁伯知江州事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遘朝憲皎以法馭之遷湘州刺史皎善心計湘川地多物產糧米竹木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又征伐川蜀

多致創殺生口送于京師廢帝即位遣重安侯高宗以湘州出杉木使皎造大艦金翅等二百餘艘并諸水戰之具欲以入漢會韓子高誅皎不自安繕甲聚徒厚禮所部守宰高宗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皎推遲不至光太元年啟求廣州以觀上意高帝僞許之皎遣使引周兵又奉蕭歸爲主士馬甚盛詔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率衆三萬乘金翅疾趨鄧州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冠武將軍楊文通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出澧陵襲之蕭歸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遣衛國公宇文直率衆屯魯山又遣長胡公拓跋定人馬三萬討鄧州帝恐上流守宰爲皎扇惑詔

史錄

宋之十一百二十六

九

敕湘巴二州凡爲賊所逼制者皆不問又命司空徐度自安成步出湘東以襲皎後皎陣於巴州之白螺列舟艦與王師相持未決間徐度趨湘州乃率兵下戰明徹募軍中小艦厚賞金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賊發拍皆盡然後官軍以大艦拍之賊艦多碎没于中流賊以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皎大敗奔江陵拓跋定等無船步趨巴陵巴陵已爲官軍所據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濟食盡請降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皎伏誅

蕭乾

蕭乾子範之子也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

豫章周地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結連。閩中豪帥立誓自保，高祖患之，乃令乾宣諭，并親虛實。高祖謂乾曰：「建安恃險，好為姦宄，方今天下方定，難於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髮髯在目，宜勉建功名，不勞師旅。」乾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並率眾款附，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賊逼建安。乾單使臨郡，素無兵仗，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之。時閩中守宰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閩世祖甚嘉之，授五兵尚書卒。

孔奐

史綱 卷之十一 二十六
孔奐字休文，山陰人。仕梁為儀曹侍郎，左民郎。沈炯為飛書所誘，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白。京城陷，朝士皆被拘繫，或薦奐於侯子鑒，子鑒命脫桎梏，厚遇之。今章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猶病凶暴，豈可高抗？」奐曰：「吾性命在天，何必取媚凶醜以求全乎？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與每保持之得全濟者甚衆，遭母憂，時天下大亂，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奐及張種居喪以孝聞，景平司徒王僧辯引奐為丹陽尹丞。元帝徵奐及沈炯，僧辯表留之，帝手勅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與襄明故實，問無不知。」高祖作相，遷黃門侍郎，齊冠東

方老蕭軌等逼近都城，時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乃除奐為建康令。高祖冠日決戰，與煮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素其餘，決戰大破賊。除晉陵太守，車船臨郡，妻子不之官，清白自守，所得秩俸分贖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服用儉素，簡衣一襲，既被一具，曰：「太守身受厚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世祖踐祚，拜御史中丞。奐剛直多所糾劾，朝廷敬憚之。達於政體，每敷奏上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之。遷散騎常侍。世祖疾篤，奐與高宗及到仲舉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祖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宗社事大，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流涕曰：「陛下遵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新，安成王介弟之親，足為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奉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廢帝光太二年，出為尋陽太守。行江州事。高宗即位，遷吏部尚書，加侍中。時大軍赴復淮，泗豫徐降附，相繼封賞，選敘紛紜，重疊與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伏。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王公之重，有所干請，終不為屈。始與王叔陵在湘州，累有司求台鉉，奐曰：「哀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皆皇枝，因抗言於高宗。高宗曰：「叔陵那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世祖諸子後。」

與曰臣之所見正如聖旨後主在東宮欲以江總為太子庶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與與曰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圖籍之實輔弼儲宮猶以為難後主深恨之乃自言於高宗高宗許之與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臣願選敦重之才居輔翼之任帝曰如卿言誰當居此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固爭之帝乃以總為詹事後主屬與官其私寵與復不從高宗欲用與為右僕射草詔訖為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中書令侍中至德元年卒

蕭允

史錄卷之一百二十一

主

蕭允字叔佐蘭陵人仕梁為太子洗馬侯景陷臺城百條奔散允獨整衣冠坐於宮坊景軍散之弗相逼也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驚駭衣冠士族離散四出允獨不行或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夫患難之生皆由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方今人爭奮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長影避迹吾弗為也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宣帝時為黃門侍郎晉安王出鎮湘州請允同行允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時用事請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自致列曹何為方辛若外蕃允曰已許晉安豈可棄信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為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

八十四亦
與老矣

顏伯見允

史錄卷之一百二十一

主

文章可得而言四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拜光祿大夫南師濟江允遷于開右南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仙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厚賜錢帛尋卒年八十四弟引字叔休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足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與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彤及宗親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頔為衡州刺史乃往依頔頔遷廣州病死子紇領其眾紇有異圖引每規諫由是見疎及紇反流寓士人罕之微公孫挺等皆惶駭引獨怡然謂之微等曰管仲安袁驥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章昭達平番禺引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復謂引曰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遇怒臣何預此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選用輒為當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備空乏乃轉引為庫部侍郎章知營造引在職一年器械充足吏部侍郎缺所司舉王完謝靈等帝並不而中詔用引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領外物情道引審其舉措詔令送任引至靖即遣子弟為質後主即位京師多盜以引為建康令殿

內降主吳璠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有所請屬引皆不從族
子密時為黃門郎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之翁宜少為身
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宵小改行就失其意不
過免官耳吳璠竟作飛書李蔡謹之坐免卒於家

陸緒

陸緒字士儒僅之子也僅任御史中丞卒官及緒遷中丞以
父卒此官固辭文帝以為中庶子緒儀表端嚴進退閑雅帝
使太子諸王取則焉復拜御史中丞固辭不許命換展字以
居之其子年數歲宣帝詔入殿內進止有父風賜名辯慧

周弘正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人年十五補國子生於國學解周易諸
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不許博
士到洽曰周郎未冠講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普
通中為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厭吃而能談詳諧似優剛腸
似直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著紅襪錦
綾繫腰門而聽衆人獲之弗問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
法師疑非世人既知大相親實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
得立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弘正奏記於太子曰意者願聞殿
下抗日夷上仁之義執子城大賢之節逃王與而弗御棄萬
乘如脫屣庶吹流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聞其語今有其

人弘正家自汝南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抗辭九諫正色
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其
抗直如此遷國子博士時立士林館於城西弘正居以講授
聽者傾朝野遷邵陵王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勅以賜于施利
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講武詩詔原罪復位弘正知玄象
善占候大同末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將至數年當有兵起
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
階此矣京城陷弘正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祖諱改
姓姬氏拜太常及王僧辯東討元帝問僧辯曰王師近次朝
士孰當先來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變
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述也僧辯次近畿
部傳弘正至僧辯大喜即日啓元帝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
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
至禮數甚優朝臣莫比授黃門侍郎元帝嘗著金襴子曰余
於諸僧重招提提法師應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
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僧辯送秘書
籍至江陵勅弘正警校時議還都元帝再鎮荊陝前後二十
餘年既情所安兼故府臣僚皆楚人欲都江陵云建康彫敝
王氣已盡兼與敵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舊聞荆南
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遂無去意唯弘正與僕射王褒曰

人說
言不

士大夫頗見古今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庶民見與舊未入建鄴謂猶是列國諸王未為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早歸建鄴元帝未決荆襄人士黃羅漢宗懷等云弘正王褒並東人志願東下非為國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君等西人勸住西豈非私計耶衆默然元帝大笑於後堂大集文武帝曰勸吾東者左祖於是左祖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閩人也頗有幹用勸上曰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臣富貴非官富貴耳上深感其言卒不許用及江陵陷弘正遁歸為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國子祭酒往長安迎高宗高宗史籍

孫瑒

孫瑒吳人也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及琳入寇以瑒為郢州刺史總留府事周將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周軍起土山日夜攻逼縱火燒城南五十餘家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親自撫馭行酒賦食士卒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燭瑒瑒柱圍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及大軍敗王琳周兵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六

宋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六

主

退瑒集將士謂之曰吾與王公協義陳力同義梁室亦已勳矣今時事如此天可違乎遣使奉表詣闕天嘉元年授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定襄侯瑒同請入朝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乎授吳郡太守及將之郡乘輿餞送高宗即位遷郢州刺史後主立領右軍將軍侍中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二瑒自奉奢靡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出鎮郢州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荷荷菱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江置酒為一時勝賞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之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及卒向書令江總為墓誌後主題銘其後遺左民向為榮子二十一人

徐陵

徐陵字孝穆摘之子也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人宴賓其日甚熱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熱收慙齊文襄為相以陵失言囚之會齊受魏禪被拘留不遣致書於僕射楊情情不報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不納明往復致書皆陵

詞也。淵明既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東都門。高祖誅僧辯，陵感僧辯舊恩，往赴任，約平高祖。陵不聞，以為尚書左丞。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帝弟安成王瑱為司空，勢傾朝野，直兵鮑叔叔假王威權，抑塞詞訟。大臣莫敢言，陵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為敬容，正坐進讀。奏版安成王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劾之，詔免王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吏部尚書陵提舉綱維，綜覈名實，廢帝立高宗輔政，謀去其已者，引陵豫議。高宗舉廢帝建昌侯，遂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勸張種等，高宗召陵入內殿，謂之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舊藩長史，從陛下西還，王勸相府長史，張種帝戚之良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局之，陵乃奉詔。高宗決意北伐，議舉元帥，眾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推之。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從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明徹。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亦良副也。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置酒舉杯，勗陵曰：賞卿知人。十三年，為中書監，領侍中。太子詹事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初後

史緯 卷之十一百二十六

一故談
乃是後主

主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謚曰章。偽陵器局深遠，資性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已戶送米至水次，令親戚貧賤者取之，尋致乏絕。或以為言，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目有青貲。時謂聰惠之相，為一代文宗。不以已長，矜物未嘗詆譏作者。後引後進，孜孜不倦。有陳創業文檄軍書，禪授詔冊，皆陵所撰。文宣之世，國家有大制作，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綴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傳寫成誦。被之周齊，戎亂散失，存者三十卷。長子儉，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嘆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廣州刺史歐陽乾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統驍列仗衛官。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趙陳寶慶乎？轉禍為福，今其時也。純然懼沮，其眾置儉於給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後純出見儉，儉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在於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見留無益也。純乃遣之。儉從間道馳還，高宗命章昭達討純。勸儉監軍，純平，賜奴婢米粟。後主立，遷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被糾劾。後主深委任之。顧明二年卒。次子份為太子洗馬，性孝悌，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請孝經，晝夜不息。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人皆謂孝感所致。

史緯 卷之十一百二十六

可與可淨
亦一異作

又一座

北母亦海

卒年二十二陵弟孝克侯景寇亂京邑大饑餓死者十八九
孝克養母留粥不能給妻臧氏領軍將軍質之女也甚有容
色孝克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關欲嫁卿與富人望彼
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許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富於
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
而去所得穀帛留以供養孝克遂剃髮為沙門臧氏深念舊
恩數私致饋餉於母後景行戰死臧氏於途中伺孝克累日
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
克默然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徙居錢塘佳義里每日二時誦
說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太建六年除國

史緯 卷之十一

幸

子博士遷國子祭酒每與宴席散珍果損減高宗以問舍人
嘗貳貳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袖中試尋訪知還以遺母以
啓高宗帝嗟嘆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會孝克席饌將還
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
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顯明元年為都官尚
書都官省年代久遠多見怪每昏夜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
衣冠從井中出或門閣自然開閉居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
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居之經涉兩載妖怪皆息時以為貞正
所致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饑寒後主勅以石頭山
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陳亡隨例入開家道墜立母

病欲糲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嗽麥粥有遺經
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開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
其名行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授國子博士卒年七
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鄰里驚異之

江總

江總字總持考城人幼聰敏家傳膠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
未嘗輟手天嘉四年為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與太子為長
夜之飲養良姊陳氏為女太子微行總舍上怒免之尋遷太
常卿後主即位遷尚書僕射轉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為上開
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總自敘曰歷升清顯備

史緯 卷之十一

幸

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骨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履位
丞相無述可紀趙元叔為上計吏光平列傳官陳以來未嘗
逢迎一物干預一事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
以介意太建之時權移群小諂媚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
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風荷昭晉恩紀契濶嗣位之日謬
當隆寄儀刑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
策荀公曾曰周之蒙辛今之尚書令也况復才未半古尸素
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為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猶來
之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
隱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極

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願知自勵而不能羸非
尙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識者議其言行之乖總性寬和
能屬文尤長於詩然傷於浮豔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脩政
務但日與陳暄孔範等十餘人待後主遊宴後庭時謂之狎
客國政日頽綱紀不立言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
滅

姚察

姚察字伯審武康人梁末西魏陷江陵察父僧坦入於長安
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德初除中書侍郎居母章氏喪適
除而僧坦凶問到察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後主嘗召見

史籍卷之一百二十六

華

察緩疥過甚爲之動容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既蔬食
歲久可停長齋仍手勅曰卿癯瘠如此不宜齋素有幸將攝
若從所示甚爲佳也察雖奉勅而素食如故服闕授秘書監
遷吏部尚書察善人物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與喪高下舉
無遺失自居顯要絕不交通將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
疋察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滿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爾
自此莫敢饋遺陳滅入隋開皇九年授秘書丞勅成梁陳二
史文帝知察蔬素他日獨召入內殿賜藥梁朝臣曰姚察
舉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
察之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臨別絕而復蘇至是承襲

感涕泣兒者爲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有白鳩巢於屋上卒
年七十四遺令薄葬以松板薄棺纔足周身送厝舊塋土周
於棺而已且云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禪
師受菩薩戒自爾深信苦空願知回向留連山寺一去忘歸
及仕陳代諸名流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官途遂至通顯自
入朝來又蒙恩渥率經人世素志弗從吾習蔬素五十餘年
瞑目之後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素食藥菜任家無有不須
別經營也察頗讀一藏經已竟將終曾無痛惱西向正坐念
云一切空寂而化身體柔軟顏色如恒性至孝有人偷鹽藏
中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徐陵書謂子

史籍卷之一百二十六

華

世祖諸王

始興王伯茂文帝第二子也武帝兄道談仕梁爲東宮直閣
將軍侯景之亂授臺中流矢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烈烈武
帝受禪封始興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武帝崩文帝入禁帝
位封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伯茂聰敏好學謙恭下
士時軍人盜發晉郗鑒墓得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
遺跡事覺其書沒官藏於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悉以賜之
由是伯茂大工草諫書甚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史廢帝立

附錄五
防宗室可
與

伯茂入觀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謀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深不平數肆惡言宣帝不以為意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謀反伯茂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廢帝為臨海王降伯茂為溫麻侯六門之外有別館為諸王冠昏之所名為昏第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殺之年十八

鄆陽王伯山世祖第三子也天嘉元年封除南徐州刺史高宗輔政不欲伯山處邊徙東揚州後主即位加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薨伯山性寬厚美風儀於諸王最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六

書

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有冠婚饗燕之事恒使伯山為主居母喪以孝聞後主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伯山薨值陳亡遂無贈諡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悉其變悉令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而陰為之備及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關隋文帝並配于隴右諸州給田宅以處之大業二年楊帝以後主女嫁為貴人絕愛幸召陳氏子弟還京師並為守宰其年君範為溫令

高宗諸王

長沙王叔堅高宗第四子也母本吳中潘家婢相者言當生

命

貴子高宗微時嘗往飲遂與通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桀驁凶虐使酒兄弟憚之太建元年封除鄆州刺史十一年拜丹陽尹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爭權寵不平每朝會兩薄分道而趨不肯相先後左右爭道相闔至有死者高宗弗豫叔堅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備之及高宗崩命其左右取劔左右弗悟取朝服所佩木劔以進叔陵怒叔堅見之疑有變伺其所為翌日小飲叔陵袖劔藥刀趨進斫後主中項後主悶絕於地皇太后與乳母樂安君吳氏以身捍之獲免叔堅自後扼叔陵擒之奪其刀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為待也後主不能應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六

書

叔陵素多力自奮得脫出雲龍門入于東府城召左右斷脅龍橋道放東城四以充戰士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馬被甲着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是時衆軍並緣江防守盡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舍人司馬申召蕭摩訶令討之叔陵乃殺其妻妾率左右數百人趨新林摩訶追斬之進叔堅驛騎將軍揚州刺史還司空時後主患創不能親事政無大小悉委叔堅決之權傾朝廷叔堅驕縱事多不法後主由是疎忌之孔範施文慶之徒日夜持其短至德元年出為江州刺史未發復為司空驛騎將軍實去其權叔堅不自安乃為左道厭魅以求福助刻木為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機關能拜跪

今堂本集
陳賁人校

晝夜於日月下醺之祝記後主有人告其事案驗並實後主
因叔堅於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勅數之以罪叔堅曰臣之
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
後無面目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
第尋起爲荊州刺史進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亡入
關還于瓜州更名叔賢叔賢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
酤酒身爲傭保大業中爲遂寧郡太守王爲叔賢復爲
晉熙王叔文高宗第十二子也太建七年封授湘州刺史隋
軍濟江破臺城隋漢東道元帥秦王至于漢口時叔文自湘
州還朝至巴州率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秦王遣行軍吏部
史綽

卷之一百二十六

美

柳莊迎勞之叔文與畢寶荊州刺史陳紀及文武將吏赴漢
口秦王厚待之隋開皇九年衆軍凱旋文帝親幸溫湯勞之
數日叔文從後主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
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隨晉王秦王獻凱而入列于廟庭
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
能弼諧以致喪亡後主及群臣並慙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
獨欣然有自得之志後上表陳在巴州先送款望異常例文
帝雖嫌其不忠而方欲懷柔江表乃授開府宜州刺史
岳陽王叔慎高宗第十六子也太建十四年封禎明元年出
爲湘州刺史三年隋師破臺城前刺史晉熙王叔文與巴州

刺史畢寶荊州刺史陳紀並降隋元帥楊素兵下荆門遣將
麗脾略地至湘州城內將士欲降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史
酒酣叔慎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史謝基伏而流涕湘
州助防遂興侯正理拔劔起曰主辱臣死諸臣獨非陳國之
臣乎今天下有難實義士致命之秋縱使無成猶見臣節青
門面縛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
人詐奉降書於麗脾麗脾入叔慎伏兵發縛麗脾盡擒其黨皆斬
之叔慎招合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
刺史鄧居業皆應之隋湘州刺史薛世雄兵至鵝羊山叔慎遣
正理及樊通拒之合賊自旦至于日昃隋軍迭息迭戰而正
理兵少不敵於是大敗世雄乘勝入城生擒叔慎與正理樊通
皆死時年十八鄧居業率衆自武州來赴聞叔慎敗乃頓於
新康口總管劉仁恩兵至居業戰敗見殺

史綽

卷之一百二十六

美

太子深

皇太子深後主第四子也母貴妃張氏深少聰慧有志操容
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後主甚愛之禎明二年
皇太子胤廢立深爲皇太子三年隋師濟江六軍敗績隋將
韓擒虎自南掖門入百僚逃散深年十餘歲閉閣而坐舍人
孔伯魚侍焉隋軍排閣而入深使宣令勞之隋軍應聲而退
其年入關大衆中爲抱罕太守武德初爲秘書丞卒深母弟

莊容貌最陋性嚴酷左右有不如意輒割刺其面或加燒烙

封介洛王都督揚州刺史陳亡入關大業中爲會昌令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終

卷之一百二十六

表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陳書四

列傳

毛喜

毛喜，樂陽人。高祖鎮京口，命喜與高宗往江陵。仍勅高宗曰：「汝至西朝，有事可諮毛喜。」江陵陷，喜及高宗還關右。世祖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遣周弘正通聘。高宗反國，復遣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使護擲皇后及後主還。世祖嘗謂高宗曰：「我諸子以伯爲名，汝諸兒宜以叔爲稱。」高宗以訪於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高宗以啓世祖。祖稱善。廢帝即位，高宗輔政。侯射到仲舉等，矯太后令，遣高宗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發言。喜入見高宗曰：「陳有天下，口淺海內未平，兼先帝見背，萬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輔，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今日必非太后之意。」以喜之愚，須更聞奏。無使賊臣得肆奸謀。高宗從之。右衛將軍韓子高與仲舉通謀，未發。喜請高宗曰：「宜簡選人馬，速配子高，并給鐵炭，使修器甲。」高宗驚曰：「子高謀反，何爲更如是耶？」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尙多。子高性甚輕狎，自以受恩前朝，名爲仗順，恐不時授首，詭譎必多。宜推心安慰，使不自疑，因而圖之。」不

過一壯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及卽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與機密。太建三年，丁母康氏憂，詔贈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疋，錢三十萬，官給喪事。遺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高宗親案圖給賜，及大舉北伐，得淮南地，高宗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卿意何如？」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乂。周氏欲吞齊國，難與爭鋒。敵卒疲兵，不宜深入。且棄舟楫之能，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南人所便。臣以爲不若安民保境，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高宗不從。吳明徹卒，陷于周，遷吏部尚書。高宗崩，叔陵構逆，勅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高宗委政於喜，喜亦盡心獻納。多所裨益。十餘年間，江南遂稱全盛。自吳明徹敗後，高宗深悔之，謂袁憲曰：「不用喜言，遂令至此。」蓋見親重，喜盡言無所回避。時皇太子好酒，每與親幸，爲長夜之歡。喜言之，高宗以誠太子。太子銜之後主，卽位，朝議以喜爲尚書僕射。司馬申慮喜預政，謂之曰：「喜臣之妻兄，先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官臣，陛下寧忘之耶？」由是廢錮。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瘡愈，置酒於後殿，引江總等奏樂賦詩，醉而召喜。時國喪未及踰年，喜心不憚，欲諫，而後主已醉，喜升階，伴爲心疾，仆於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酒醒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爲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

奇想大兄
氣，吾欲乞郡，陽兄弟聽其報，言可乎？申曰：「喜終不爲官用，當如聖旨，傳辭爭之。」曰：「若許報，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乃以喜爲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爲政清靜，民吏便之。豐州刺史章大寶反，郡與豐州相接，素無備禦。喜修治城隍，嚴飭器械，遣松陽令周礪領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肅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喜在郡有惠政，追送者數百里。道卒，年七十二。司馬申嘗於尚書省遺寢，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以爲諸賢之報云。

陸瓊

陸瓊，吳人也。父雲公，受梁武帝勅校定恭品，到溉朱异等並

集瓊時八歲，於客前覆局，號曰神童。異言之武帝，帝有勅召見。瓊風神骨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年十一，丁父憂，哀毀骨立。從祖襲嘆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太建元年，爲太子家令。後主卽位，遷吏部尚書。雅鑒人倫，號爲稱職。性謙儉，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同鮮華。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漢懷止足，思避禮要，恒謝病不視事。以母憂去職。初，瓊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詔遣閭者黃長貴持冊奠祭。後主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卒于從典，幼而聰敏，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以付之。從典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爲東宮

學士丁父憂去職起為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勅留一員以待入隋除著作佐郎卒

傅綽

傅綽靈州人綽信佛教為明道論曰明月在天衆水咸照清風入林群鳥畢響後主即位還秘書監兼通事舍人掌詔詔綽善屬文負才使氣凌侮人物朝士銜之時施文慶沈客卿親幸專權綽素輕文慶等因譖綽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綽下獄綽憤悲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詔依未明求衣日肝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

史事

卷之一百二十七

四

側宦登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綺馬餘寂寥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賁路公行帝祿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遣綽解遣使謂綽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綽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賜死獄中時年五十五綽雖強直有才而狠戾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毒蛇屈尾來上靈柩當前受祭而去而復來直至卒矣又時時有彈指聲時有章舉吳興人善屬文歐陽頠者為南海太守及紇敗還京師高宗使蕭引騎廣州刺史馬肅引諸華與僧行使還高祖崩後主即位朝臣以華素無伐閱

乃信佛教
乃信佛教
乃信佛教

除大市令既非所好乃辭以疾鬱鬱不得志顧明初上書極諫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勤矣陛下嗣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耽于酒色祀郊廟而稱疾拜祀煩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謫邪佞昇之朝廷今塲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康鹿復游於姑蘇臺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蕭摩訶

蕭摩訶蘭陵人果毅有勇力隸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任約徐嗣徽引齊兵入寇高祖遣安都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安都

史事

卷之一百二十七

五

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還巴山太守太建五年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齊遣大將尉破胡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有西域胡尤善弓矢弦無虛發將士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殲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識其形狀明徹乃問降人有識者云胡者綠衣棒皮裝弓兩端骨臂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擲鐵錐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

明微摩
以前略放
以故

斬之齊軍退封廉平侯九年明微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
訶率七騎先入手奪大旗齊衆奔潰遂譙州刺史周武滅齊
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於龍晦摩訶領十二騎深入
周軍縱橫奮擊斬賊甚衆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
鏢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微曰周王軌始鏢下
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遣摩訶擊之彼必不敢相拒
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爲虜矣明微奮聲曰
率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乃退旬日之
間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安
圍未足爲恥願公引步卒乘馬暴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
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微曰老夫受嚴尋征不能戰
勝攻取今被圍逼蹙慚愧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
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
軍夜發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摩訶還精騎八千率
先衝突衆騎繼出比旦達淮南還授右衛將軍高宗崩始興
王叔陵手刃後主傷而不死叔陵奔東府城摩訶受勅率馬
步數百越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南門而出摩訶勒
兵追斬之授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叔陵蓄聚金帛累巨
萬悉以賜之舊制三公黃閣屬事置鵠尾後主特賜摩訶開
黃閣門施行馬屬事寢堂並置鵠尾以其女爲皇太子妃隋

阿一不
於明微
不處於
小

柳客元
元

總督賀若弼鎮廣陵窺覲江左後主委摩訶禦之投南徐州
刺史趙明三年正月元會微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
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軍鍾山摩訶又請
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壘未堅出兵掩襲必
克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後主令中領軍魯廣
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
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之摩訶軍最居北且二十餘里
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欲登山觀望形勢及見
衆軍因馳下置陣魯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殺數百人弼
縱烟自隱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陳軍盡潰死者數千人
摩訶無所用力爲隋軍所執弼以刀斷其頸摩訶詞色不挽
乃釋而禮之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
摩訶請弼曰今爲因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
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復取食進之辭訣而出
守衛者皆不能仰視入隋投開府儀同三司後從漢王諒誦
并州與諒作逆伏誅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
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摩訶死妻子皆藉沒騎士陳
智深收其屍親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任忠

任忠小名蠻奴汝陰人封安復侯後主嗣位爲吳興內史隋

增補後漢書卷之二十七

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等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分兵向南豫州及京口斷賊糧運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軍必謂度江將士已敗自然挫氣淮南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隋軍不擊而自去待春水長上江周羅喉等軍必順流赴援此良計也後主不能從明日欽然曰股肱殺人與蕭郎作一打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請戰後主從之乃戰於白土岡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主曰官好住無所用力後主與之金兩腰曰為我南岸收

史事卷之二十七

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當具舟楫就上流募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勅忠出部分令官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往降之仍引擒虎軍入南掖門陳亡入關投開府儀同三司辛肅文帝後以散騎常侍袁元友能直言於後主擢主爵侍郎因謂群臣曰任嬖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速也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之

樊猛

樊猛湖陽人梁湘州刺史安南侯蕭方矩以猛為司馬會武陵王蕭紀率兵自漢江東下方矩追猛隨都督陸法和拒之

法和令猛率銳勇三千輕騎百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眾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棄艦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數時紀心脅猶數百人猛將部曲三十餘人衆橫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船中盡收其船艦器械投游騎將軍封安山侯顯明三年入府五季陳代相承諸臣官爵如彼而事亦多互見云

魯廣達

魯廣達悉達之弟也以功封中宿侯後主即位除中領軍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弼投甲胄手執桴鼓率屬敢死而進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投

史事卷之二十七

傷甚眾如是數四及弼別攻孔範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而登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難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歎於是就執顯明三年入隋廣達追痛本朝淪覆遯疾不治卒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墓銘曰吳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華天亡爪牙青義介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初韓擒虎濟江廣達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率所部歸擒虎擒虎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自勅廷

尉請罪後主曰世與雖異路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何必自嫌疑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遠隊主楊孝辯與隋軍力戰其子隨孝辯手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孝行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人大同五年爲東宮通事舍人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翟席被褥遷東宮步兵校尉登城陷侯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兵士衝突左右侍衛皆驚恐辟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擒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元帝立以爲中書郎江陵陷不害於別所害戰失母所在時天

史

卷之十百二十七

十

寒冰雪凍死者填溝溝壑不害行哭尋求遇見溝水中死人卽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七日始得母屍撫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爲之流涕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太建七年自周還朝除司農卿不害之還周留其子僧首京城僧首來迎其父不害於道病卒年八十五弟不佞承聖初遷武康令母隨不佞在西朝不佞聞江陵陷晝夜號泣居處飲食爲居喪之禮高祖受禪爲戎昭將軍遷東宮通事舍人廢帝卽位高宗錄尚書輔政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謀齎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

府

府宜勅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高宗卽位除尚書右丞卒

謝蘭陽夏人梁武帝時爲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其母憂蘭不得還感病卒蘭至號慟氣絕久之每哭眼耳口鼻皆流血月餘日卒子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苦風眩每發便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人咸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尚書王筠奇之謂所親曰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初蘭以憂毀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法衆人復爾貞曰

史

卷之十百二十七

十一

汝既無兄弟若憂毀滅性誰養母耶乃少進體躬貞於江陵陷沒貞母出家於宣明寺武帝受禪貞族兄自番禺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貞侍周武帝弟趙王招請招厚禮之貞以母年老遠在江南晝夜涕泣招聞之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及招出詔入詔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請放還周武許之遣貞歸國貞歸國是歲太建五年也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所阮卓爲記室貞爲參軍叔陵有異志二人知之因自謀外每宴游輒以疾辭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謀逆唯卓與貞不坐遷南平王友以母憂去職勅起還府貞固辭不許哀毀廬搭不能之官尚書右

丞徐祚，左丞沈客卿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愴然歎息。祚曰：「信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孝友，士大夫誰不仰止？恐不能起奈何？」尋卒，勅賜米一百斛，布三十疋。後主問姚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曰：「貞有一子，年六歲，詔長給衣糧。」貞病亟，遺疏告族千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失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獲感應，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分足矣。不悟朝廷，抹拾空薄，累致清階，殞絕繼命，不足酬報。今在憂終，晷漏將盡，歛手而歸，更何所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中野，依僧家屍廬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吾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七 主

終鮮兄弟，無他子孫，幼少未聞人事，可施小牀，設香木盥卿兄弟相厚之情。三月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司馬溫人也有至情，年十二，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一旬，為太學博士。丁父艱，廬於墓側，墓連梁山阜，舊多猛獸，罔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入關，梁室喪亡，太子瘞殞，失所，居以宮臣，抗表求還江陵改葬。周主優詔答之，敕荊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除通直散騎常侍，卒。子延義，隨父入關，母卒於周，及還，延義躬負母柩，晝夜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瘃，數年方愈，為司徒從事中郎。

王知玄，太原人，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詔改所居清苦里為孝家里。

儒林

沈文阿，字國衡，武康人。紹泰元年，為國子博士。高祖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為郡，請使者寬其死，而縛鎖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為者？」遂赦之。高祖崩，世祖卽位，尅日謁廟，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議。始殯，爰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之有主，慮社稷之艱難，未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豐綬之重，猶未序乎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壞食之節，周禮以玉作簋，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貨賁既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莫貴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簠，鴻賓奉饗，後相公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府雅樂，歌奏歌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七 主

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不可同於惟新之禮且周書質稱
奉珪無萬壽之獻恩謂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
禮詔可遷通直散騎常侍卒文阿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
義十八卷行於世

沈洙字弘道武康人廢帝嗣位為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
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哺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沈
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
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都官
尚書周弘正議凡小大之獄必察以情依準五聽驗其虛實
豈可全悉考掠以判刑罪夫測立時節本非古制起自哺鼓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七

一四

迄於二更豈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誣服者多朝晚二
時同等刻數於事為表若謂時促致有罪不伏如復久延恐
無罪妄欺且人之氣質既有強弱立意亦復多端如賈高榜
答刺燕身無完膚戴就重械困篤堅執不移豈關時刻長短
掠測重輕夫與殺不幸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古之
聖王垂此明法恩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為允舍人盛權議樂
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宜無濫測
罪有實驗乃可測立斯枉直有分刑有斯理洙議刪刻除促
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
自哺鼓至開鼓皆十三刻四時之異若日有長短分在中時

刻數
一十九刻

前後今用梁氏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日十七刻冬
至日十二刻四時不同順對酌古今參會長短不問寒暑朝
夕上測各十七刻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依議施行大建元
年洙卒

戚衷字公文鹽官人嘗就國子博士朱僕方質儀禮義僕方
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
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疏付之若其不來宜隨屍而殯
其兄推許如此除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嘗置宴集玄儒
之士先命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摘馳騁大義摘辭辯縱
橫諸人懾氣衷說朝聘義摘與往復衷對答如流簡文深加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七

五

大建十三年卒

鄒約字茂昭東陽人蔬食講授常苦心熱瓜時偃卧以瓜鎮
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為中散大夫兼國子博士卒
陸湖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湖行還除給事中
嘉中遷祠部郎中

非子路之
徒

賀德基少游學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弊盛冬
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
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之曰君方為重器不久食棄故
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其姓名不答而去德基三世儒學俱為
祠部時美其不墜家聲焉

張譏字直言武城人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於文德殿釋乾
坤文言勅令議論諸儒莫敢先出譏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
令溫雅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等勅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
母有錯絲經帕母之遺製稍長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
勝天嘉中遷國子助教祭酒周弘正發周易題弘正弟弘宣
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詞屈弘宣助其申理譏曰今日
義集辯正名理雖兄弟急難不得有助弘宣曰僕助師長何
為不可舉座以為笑弘正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
人凜然後上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
執之曰當今難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

宋

卷之十一

七

校譏令於溫殿講老莊高宗幸官臨聽賜御衣一襲後主嗣
位遷國子博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坐於松林下數召譏
堅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謂
群臣曰此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卒年七十六譏性恬
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授徒講易吳
郡陸元明朱孟博沙門法才慈休道士姚綬皆傳其業譏所
撰周易尚書毛詩孝經論語義老莊義玄都通義合百餘卷
後主勅人就其家寫入秘閣

顧越字思南鹽官人時會稽賀文發與越名相埒都下謂之
發越焉大通中詔殿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

魏慶之詣越參軍事慶之至洛陽顯肆駭縱上下離心越料
其必敗辭疾歸慶之果敗時稱其見機越身長七尺三寸美
鬚眉武帝嘗於重慶殿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
而請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美之除五經博士承聖二年
授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隱於虎丘天嘉
中詔侍東官讀遷給事中黃門侍郎侍讀如故越以官僚未
盡時彥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
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連垂徵引擢臣以
責仕資臣以厚祿二官恩遇有異凡流木石知感犬馬識養
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養官臣陪

史

卷之十一

七

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極時遇
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展讀夕論恒開前聖
格言往賢善政則非僻之心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
求政為懷此不言有負明聖疏奏帝深感焉廢帝即位猶為
帝師入宮講授甚見尊寵宣帝輔政華嚴舉兵時越請假東
還或謂越將扇動蕃鎮遂免官卒於家年七十七

王元規太原人幼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
十二郡豪劉瑱資財巨萬欲以女妻之母以其兄弟幼弱欲
結強援元規泣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與瑱輒婚
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舍卒

引其母妹并孤姪入小船元規自操舟避水留其男女三人
闕於樹杪及水退獲全人皆稱其至行天嘉中為散騎侍郎
入隋為秦王東閣祭酒卒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通五經
除婁令梁季喪亂乃羣心釋典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
不就永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宗
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榮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
之謂榮曰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
茲郡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焉

文學

顏晃字元明琅邪人為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東官學士庾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七

太

信嘗使于王府王使晃接封信輕其年少曰此府兼記室幾
人曰猶當少於官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杜龕為吳興太守
元帝使晃管其書翰敕龕曰卿年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
士今使佐卿宜相咨訪及龕詠晃歸世祖天嘉初遷員外散
騎常侍卒晃家世單寒而介然修立為當世所重贈司農卿
謚曰貞
褚玠字溫理陽翟人天嘉中為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山陰多
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
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曰褚玠廉儉有
幹用堪其選也帝曰卿言與朕意同除山陰令縣人張大豹

等與南鄉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頗多隱沒玠鐔大豹等具
狀啟臺搜出單人八百餘戶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人
陳顯文諂事義達恃勢橫暴玠執顯文鞭之一百義達詣玠
竟免官玠不能還都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謂玠非百
里才玠曰吾妄輪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局踞若謂
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教以為不達從政未敢聞命也皇
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乃得還都玠善騎射
忤從司空侯安都出獵遇猛虎玠射之中腹而斃遷御史中
丞有直繩之稱卒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舊德贈秘書監
岑之敬字思禮棘陽人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
史錄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七

尤

六十一

何之元廬江人除信義令宗人敬容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之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焉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致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稱之武陵王為益州刺史以之元為刑獄參軍武陵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士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為沮眾因于艦中武陵兵敗之元乃出江陵陷王琳召為記室參軍琳立蕭莊署為中書侍郎齊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弔還至壽春而王琳敗齊主以為揚州別駕及明徽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造功曹史柳咸資齊召之之元大恐請齊至孔璋無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七

手

罪左車見用之元歎曰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授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自梁高祖至敬帝為梁典三十卷其叙曰夫事有始終人有行業本末之間頗宜詳悉國有興亡運有盛衰得失之端足垂鑒戒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自綴仇孔熾饒我中原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為東魏宇文所挾為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凡例禎明三年京城陷移居晉陵卒

蔡凝字子怡博之孫也太建初為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

將之郡更令左右緝治中書屏宇謂賓友曰使來者無勞不亦可乎轉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

西齋自非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議焉高宗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塔錢肅為黃門卿卿意何如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高宗默然而止肅憾之令主諧之于高宗免官遷交趾後至嗣位授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群臣歡甚命移議於弘範官凝與袁憲不行後主問故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不可用也遷晉熙王長史鬱鬱不得

史

卷之一百二十七

手

志他日喟然嘆曰天道有與廢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何憂哉因製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
陰經字子堅武威人為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與賓友宴飲經回酒炙以授行觴者坐客皆笑經曰吾儕終日酣飲而行觴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經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經問其故乃前行觴者世祖時為散騎常侍卒
陳賈慶之之子也文才俊逸性嗜酒沈湎過度兄子秀憂之致書於賈友人何胥以諫賈與秀書曰且見汝昔與孝典陳吾飲酒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長公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

想是何苦

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天開吾志耶。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馳馬。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鄒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廢養之志。是其得也。使大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嘗營之。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

卷之二十七

七

江公可與論酒矣。汝恐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罪。獨布朝野。自言焦懷丘也。幸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昭王之不復。賈生之慟哭者哉。何水曹服不講。孟鑄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以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連管糟丘。吾將老焉。非汝所及。無多言。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縉紳之士。皆向慕焉。廂以玉簪橫額。紅絲繫頭。袍拂蹀躞。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遣人持下。暇徐步而出。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散騎侍郎。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等。恒入

禁中。陪侍游宴。謂之狎客。賔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戲。語言不節。後主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以白刃。命之作賦。限以晷刻。援筆立成。賔不以為病。傲弄轉甚。後主不能容。乃搏艾為朝。加于賔首。以火熬之。然及於髮。號泣求哀。聲聞於外。上弗之釋。衛尉卿柳莊在坐。起捫之。拜謝曰。陳賔無罪。臣恐陛下有詔。人之失氣。矯教之。造次之。愆伏待刑。賔後主素重莊。意解救。賔出。發悸而死。

恩幸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後主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聽

史記

卷之二十七

七

敏強記。明開史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大被親幸。引沈客卿。楊惠朗。徐哲。龔慧景等。後主並任之。文慶等督責苛碎。衆欲無厭。衆咸疾之。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上流。陰忌之。懼文慶為湘州刺史。詔以精兵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然恐居外用事者持已短長。進沈客卿。以自代。未發。聞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驍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羣臣。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乃言於衆曰。凡有論議。不假向陳。但作文啟。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啟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

如失思失
無所不至

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勢必驚擾及隋軍臨江憲等
奏請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起南郊之日太子從祀今若出
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以水軍從郊何
爲不可曰如此則聲聞降境謂國虛弱又以貨動江總總爲
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迎群臣之請乃付外詳議議未決
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
以委之文慶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素不
伏官如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所請經界之計並不施行勅文
慶領兵頓於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語佞不忠於石
閭前斬之以謝百姓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七

沈客卿武康人至德初爲中書舍人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
人並無開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客卿
奏請不問何人並責開市之估又增重其價以賜惠明爲大
市令暨慧景爲金倉都令吏而客卿總督之二人家本小吏
考校簿領彙釐不差糾譴嚴急百姓嗟怨每歲所入過於常
格數十倍後主大悅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內外事客卿
總攝臺城失守隋晉王廣以客卿厚款以悅於上與文慶暨
惠景陽惠朗徐哲俱斬於石閭前徐哲施文慶引爲制局監
軍刑法

孔範山陰人後主即位爲都官尚書範容止都雅文章靡麗

是時書

與江總等並爲狎客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
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愛幸範結爲兄妹寵遇優渥
言總計從自以文武才能舉朝莫及自後主曰外間諸將起
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共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
慶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
濟江羣臣請爲備防文慶阻之後主未決範曰長江天塹古
來限隔虜軍豈能飛渡邊將欲邀功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
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
因死去後主大笑因不爲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韓
擒虎陷南豫州任蠻奴請後主固守蠻奴欲攻其大軍司馬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七

消難亦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
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罰陛下
請以精兵萬人守城不戰不逾十日隋軍食盡二將之頭可
致闕下範莫立功欲出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
淮南俗士並不可信遂止隋軍既過蠻奴欲爲持久計範請
作一次當爲官勸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抗
隋師未陣而北脫身遁免與後主入長安晉王廣戮陳佞人
範獲免及至長安隋文帝以範奸邪欲殺其罪惡與散騎
常侍王瑳王儼御史中丞沈瑒名爲四罪人流之瑒以謝
吳人瑒忌刻貪鄙儀傾巧側媚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瑒慘酷

邪詔故同罪焉

賊臣

然雲明南昌人侯景之亂聚少年據豐城縣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山太守荊州陷雲明劫掠鄰縣縛賣居民最爲巨患侯景遣使召雲明外示服從陰欲圖擒侯方兄之反與也侯明爲之謀主璵敗雲明獲璵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賄嶺歐陽頔爲前軍雲明給頔共往巴山襲黃法範又報法範約共破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頔角而進謂頔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兵留守奈何頔送甲三百助之及戰雲明仍北法範乘之頔大敗雲明收其馬仗而歸時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七

宋

陳延立寨於巴山雲明仍以女妻定子謂定曰周迪余孝頃皆不願吾與君爲婚須以強兵來迎定遣精甲三百往迎雲明盡執之紹泰三年以雲明爲桂州刺史豫章太守永化侯以拒王琳周文育攻余孝勸於豫章雲明出軍會文育文育失利於湖殺之據新淦縣以應王琳琳軍東下世祖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範入援雲明據城列艦斷過江路迪與法範帥兵閉之王琳敗走迪等攻陷其城虜男女萬餘口雲明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京師黨族皆棄市周迪南城人有臂力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八周載起兵據臨川諸竟衆推迪爲主築城于工塘紹泰二年除臨川

郡內史周文育討蕭勃迪按甲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就迪迪乃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遷江州刺史王琳東下

迪欲據南川乃召所部八郡守卒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撫之琳至淦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南州諸郡可傳檄而定遣其將樊猛南徵糧餉猛與余孝頃合衆二萬趨工塘連入城以逼迪迪使周敷屯臨川故郡被斷江口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樊猛余孝頃送于京師留城人馬迪自納之加開府儀同三司熊曇首及迪與黃法範劉崇明居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迪鎮淦城又德其子入朝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於迪與黃法範率所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七

宋

世祖遣使召方典率兵襲周敷數破之又遣兵襲華皎於淦城蓋爲皎所擒世祖乃下詔赦南州士民爲建所誣誤者使江州刺史吳明徹討迪明徹至臨川令衆軍作連城攻迪不能赴世祖遣高宗總督討之迪來潰妻子悉擒脫身騎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與亦遣子忠臣隨之迪復出東與嶺南城承成二縣民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散於山谷侯景之亂百姓皆棄本業唯迪所部分給田疇督其耕作攻令嚴明後發簡少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衫履居會徒從

魏洛陽人也

雖外施兵衛內列女伎接繩被篋率意為之輕財好施多暴必均納於言語而中心信實臨川人德之共謀藏匿雖加誅殺無肯言者昭達頓於建安與陳寶應相抗迺復收合出東與太守錢肅以城降吳州刺史陳詳率師攻迺大敗度化侯陳沙陳留太守張遂並戰死迺眾復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擊破之迺又竄于山谷中日月既久資用乏絕迺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鮓舍于邑子邑子告太守駱牙牙執之令取迺自效因使勇士隨入山中斬迺傳首京師

留吳東陽人為鄉里雄豪侯景之亂召募士卒郡丞與吳有隙與誅之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吳吳使兄子超監郡事率

其隨巡至都京師陷吳隨臨城公肅大連大連板為司馬景

時車宋子仙濟浙江吳以其眾降于仙時大連趙東陽欲之都陽吳為子仙鄉導執大連侯景署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景行臺到神茂叛吳外同神茂而密通於景及神茂敗死吳獲侯景平元帝以為信安令荆州陷王僧辯以吳為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吳雖轉輸緘情而一郡咸福在已紹泰二年封永興侯以世祖女豐安公主配吳子貞臣永定二年徵吳為南徐州刺史吳遷延不就世祖即位改南徐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吳遣長史王漸入朝漸言朝廷虛弱吳信之外示臣節內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敗世祖遣沈

代吳以兵襲之吳出下淮拒戰格敗績吳上表遜謝時方事湘鄧乃降詔書慰諭之吳知朝廷終見討乃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世祖遣侯安都討之吳本謂官軍自錢瑒江而上安都乃由諸暨步道襲之吳聞兵至大恐棄郡奔於桃枝嶺立柵自固安都被其柵吳奔于陳寶應虜其男女數千人及寶應平并擒吳斬于建康子侄皆伏誅唯貞臣以尙主獲免

陳寶應侯官人父羽為郡雄豪果時晉安數反殺郡將羽初顯其事後復為官軍都導破之由是一鄉兵權皆自己出便畏之亂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應典兵時江東饑

漢會稽尤甚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載米粟與之貿易

羽為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二年封侯官侯時東西諸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會稽寶應高祖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宜毅將軍加羽光祿大夫命宗正編為宗室條其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寶應娶留吳女為妻侯安都討具寶應助之又資周進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迺世祖命昭達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陳海諸軍自東道會討寶應昭達頓于建安孝頃自臨海襲晉安寶應

如此亦足

據建安之潮際拒王師水陸為柵昭達溪溝高壘不與戰命軍士伐木為障乘流突其水橋寶應眾潰奔逃被執并其子弟二十人斬于建康市

始興王叔陵

始興王叔陵高宗第二子也少強果無所推屈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授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已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憚懼諸公子弟及罷縣令長皆遇令事已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令其子李卿將領馬杖李卿慙恥不時望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自縊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微攝案治之朝貴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遷湘州刺史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季

史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暴橫征伐夷獫所得皆入已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燒燭達曉呼召賓客沈民間細事戲謔無度性不飲酒多置殺戮晝夜食噉日中始寢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笞罪悉繫獄數年不省視藩湘以南皆逼為左右逃竄者殺其妻子州縣不敢言高宗弟之知也除都督揚州刺史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涉曾聞有司承意順旨詭譎上行之稍有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把卷誦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輒為沐猴百戲好游冢墓間遇貴人坐表令左右督攝取其石誌古器并

所何可

骸骨肘脰以為甕弄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彩者皆逼納之丁所生母彭氏憂起為本職晉世王公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於梅嶺葬之發故太傅謝安墓出安柩以葬其母始死之日偽為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旋令庖厨擊餅日進甘膳召左右妻子與之姦合所作不軌浸淫上聞高宗輒其典籤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官然素愛叔陵但責讓之而已遷侍中中軍大將軍高宗不豫太子諸王並入侍疾高宗崩翌日小欽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劍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趨救叔陵復斫太后乳媼吳氏自後舉其肘後主乃得起叔陵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益叔陵奪其

史記

卷一百二十七

季

刀以褶袖縛之時吳姬扶後主避賊叔堅率叔陵求後主所在將請命殺之叔陵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還東府散金銀賁甲士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赴之叔陵兵僅千人欲據東府城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曰事捷以公為台郎摩訶給之曰須王心脅節將來方敢從命叔陵遣賊溫譚驤驤詣摩訶所摩訶執送臺斬之叔陵自知不濟流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中叔陵部下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趨新林因入北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進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兵潰散摩訶馬

客陳智溪迎刺叔陵。聞豎王飛禽所之。馬客陳仲華斬其首。送於臺。諸子並賜死。尚書八座奏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渚其室。并毀其母彭氏墳廟。詔從所奏。

新安王伯固

新安王伯固。世祖第五子也。天嘉六年封。授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已後。多所賜與。於諸王之中。最為貧窶。性輕率。在州不知政事。好田獵。生捕麋鹿。或乘眠輿至野外。呼百姓從游。動至旬日。高宗數遣使者責讓。召為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情學無所成。至於摘句問難。往往有奇意。國學有不率教者。重加撻楚。生徒懼。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七

三

焉遷揚州刺史。後主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善嘲謔。高宗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疵瑕。取將中之及叔陵人朝。伯固懼。乃諂附之。與叔陵詆毀朝賢。雖者年高位。皆面折之。伯固好射雉。叔陵好開發冢墓。每出必偕行。於是情好大叶。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騎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因走白楊道。為追兵所殺。屍於東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以庶人禮葬之。母王氏及諸子。有為庶人。

史緯卷一百二十七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二十八魏書一本紀

世紀

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恭宗

文成帝

獻文帝

卷一百二十九魏書二本紀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節閔帝

即前廢帝

廢帝

西魏書

即出

文帝

史緯

卷一百三十魏書三志

廢帝

即前廢帝

恭帝

東魏書

即出

卷一百三十一魏書三志

律曆

禮

卷一百三十一魏書四志

樂

食貨

刑罰

官氏

災祥

釋老

卷一百三十二魏書五列傳

魏神元后竇氏

平文后王氏

昭成后慕容氏	獻明后賀氏
道武皇后劉氏	明元皇后杜氏 <small>太武孫太</small>
文成皇后馮氏	李氏
孝文廢后馮氏	幽后馮氏
高氏	宣武皇后高氏
胡氏	文帝后乙弗氏
郁久間氏	平文高涼王孤 <small>營等</small>
平陽王丕	河間公齊
<small>平陽王丕</small>	窟咄
衛王儀 <small>休烈</small>	陳留王虔 <small>崇觀</small>
史書	二
毗陵王順	尚安公素 <small>可悉</small>
道武清河王紹	南平王暉
武昌王平原	安州刺史法壽
驃騎大將軍義	元樂平王丕
卷一百三十三魏書六列傳	
太武晉王伏羅	南安王余
廣陽王嘉 <small>顯</small>	濟南王暕 <small>孝友</small>
<small>京兆王子推</small>	<small>仲景</small>
濟陰王小新成 <small>新等</small>	汝陰王天賜
任城王雲 <small>登</small>	南安王植 <small>美</small>
<small>順朝</small>	<small>世信</small>

廣陵侯衍 <small>欽</small>	安定王休
章武王彬	東平王匡
樂浪王忠	城陽王徽
卷一百三十四魏書七列傳	
文成齊郡王簡	河間王琛
安豐王延明	<small>文成陽王穆</small>
趙郡王幹	高陽王雍
廣陵王羽 <small>欣</small>	彭城王勰 <small>勰</small>
北海王詳 <small>顯</small>	孝文廢太子恂
廣平王懷	京兆王愉
史書	三
清河王懌	汝南王悅
衛操	莫舍
劉庫仁 <small>曜辰</small>	燕鳳
張袞 <small>其年</small>	崔宏 <small>道固</small>
長孫道生 <small>雅</small>	
卷一百三十五魏書八列傳	
尉春	穆崇 <small>紹</small>
和跋	劉潔
古弼	叔孫俊
王建	安同 <small>順</small>

妻伏連 <small>義</small>	劉尼
陸真	于栗磾 <small>洛拔烈</small>
高湖	崔暹
封懿 <small>同軌</small>	宋隱
王焜	屈遵 <small>垣</small>
張蒲	公孫表 <small>達乾</small>
張濟	李先 <small>預峻</small>
賈秀 <small>興</small>	薛提
王洛兒 <small>車路頭</small>	陳建
崔浩 <small>寬</small>	
史部 魏書目錄 四	
卷一百三十六魏書九列傳	
李順 <small>敬</small>	司馬休之 <small>楚之履</small>
刁雍 <small>柔</small>	薛辨
王慈 <small>龍</small>	李資 <small>留等</small>
陸俟 <small>叔彰</small>	源賀 <small>懷子泰</small>
寇讚	鄭範 <small>道元</small>
韓秀	亮脗
魏釗	
卷一百三十七魏書十列傳	
毛脩之	唐和

劉休賓	房士達 <small>景伯景先</small>
羅結	伊祓
薛虎子	宇文福 <small>延</small>
費穆	韋珍
蘇亮 <small>湛</small>	裴宣
辛紹先 <small>祥少康</small>	柳崇
寶瑾	許宗之
李訢	盧玄 <small>度世元明</small>
高允 <small>安</small>	李琛
崔秉 <small>仲哲</small>	尉元
史部 魏書目錄 五	
慕容白曜 <small>真安</small>	胡叟
段暉	劉昶
卷一百三十八魏書十一列傳	
李孝伯 <small>安世</small>	李冲
高閭	游明根 <small>榮</small>
劉芳 <small>思祖</small>	鄭義
崔景儒 <small>巨倫</small>	高祐
崔挺 <small>孝芳</small>	楊播 <small>侃</small>
卷一百三十九魏書十二列傳	
劉昶	蕭寶夤

韓麒麟 <small>字思</small>	程駿
薛安都	畢眾敬
申纂	常珍奇
沈文秀	張謏
田益宗	董密
孟表	李彪
高道悅	薛聰 <small>孝通</small>
卷一百四十魏書十三列傳	
王肅	宋弁
郭祚	張彞
史錄 魏書目錄	李平 <small>諱</small>
邢幹 <small>字</small>	崔亮 <small>光伯</small>
李崇	甄琛 <small>密</small>
崔光 <small>鴻</small>	
高聰	
卷一百四十一魏書十四列傳	
裴延儁 <small>良規</small>	袁翻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裴叔業 <small>植元襲</small>
夏侯道遷 <small>大肅徵</small>	江文遙
李苗	陽固

賈思伯 <small>思同</small>	路思令 <small>法書</small>
曹世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卷一百四十二魏書十五列傳	
余朱榮 <small>文暘等</small>	宋翻
辛雄 <small>慕</small>	羊深
高崇 <small>謙之</small>	孫紹
張普惠	
卷一百四十三魏書十六列傳	
成淹	董紹
馮元興	鹿念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樊子鶴
賀拔允 <small>岳</small>	侯莫陳崇
侯淵	山偉
祖瑩	常景
戚常英	馮熙 <small>襲</small>
李惠	高肇 <small>植</small>
胡國珍 <small>虔</small>	斛平恆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刁冲	盧景略
李業興	裴敬憲
溫子昇	裴敬憲
卷一百四十四 魏書十七列傳	
韓長孫慮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崇	裴于簡
王玄成	王榮世
史籍 魏書目錄	
胡小虎	乙速孤佛保
宋世景	裴佗
寶瑗	羊敦
李洪之	高遵
張敕提	趙雅今
馮亮	李謐
裴耀宗	張淵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顏惡頭	女封氏

封卓妻劉氏	馮氏
孫氏	崔氏
兕氏	楊氏
任城太妃孟氏	荀金龍妻劉氏
李氏	姚氏
趙氏	陳氏
王叔	趙修
茹皓	徐義恭
侯剛	鄭儼
徐紇	宦宗愛
史籍 魏書目錄	
仇洛齊	趙黑
劉騰	賈榮
卷一百四十五 魏書十八列傳	
高句麗	百濟
豆莫婁	勿吉
氏	吐谷渾
高昌	蠻
西域大月氏	大素
蠕蠕	徒何
高車	
終	

此本不敘別
隋則石書
錄行矣

經書紀志列傳北齊尚書右僕射魏收撰初魏太和中李彪
崔光作魏書北齊文宣天保二年詔魏收脩魏史包舉一代
頗為詳悉收所取史官欲才不逮已故房延佑辛元植之徒
皆不工意述其序論表啓咸出於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
舊書收黨齊毀魏史貶肆情時論以為不平文宣命收於尚
書省與諸家子孫評訟者百餘人評論收始亦辯答後不能
抗僕射楊愔高正德方用事收為其家作傳二人黨助之范
陽盧斐頓丘李庶太原王松年並坐謗史受鞭配甲坊有致
死者抑東評斷不復重論時號穢史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
審數收請為二本一送并省一付鄴下欲傳錄者覷攻其失

史部 魏書序

武成復敕收更正收既以魏史招怨齊亡之歲益發其家棄
骨於外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平繪中興書敘事不倫命魏澹
更撰魏書以西魏為正東魏為偽義例簡要大矯收拾之失
文帝善之楊帝以澹書猶未盡善更敕楊素別脩魏書未成
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詔侍中陳叔達等分撰後魏北齊
周隋梁陳六代史歷年不成太宗從秘書丞魏徵書止撰
五代史唐書藝文志有張大素後魏書裴安時元魏書今皆
不傳辨魏史者惟以魏收書為主焉三代文章莫盛於周東
周秦漢雖戰爭喪亂前古遺風餘烈流而未絕賢君忠臣蹈
道之徒功業行誼高才秀士詞章論議皆可以驚聽動俗為

李文忠
魏書之序
非作史所
及

此云六十
年上云百
餘年魏書
以前都序
之君長耳

後世軌範而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博學善敘事不虛美隱惡
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東漢魏晉去聖人稍遠史官
才盡淺薄承典失政戎狄亂華先王之澤埽地盡矣拓跋氏
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冀暴師喋血三十餘年而中國略定其
始也公卿方鎮皆部落酋長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
夷滅爵而無祿故吏多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殘賊不責禮
義故士無風節貨賂大行故俗尚傾奪遷洛之後稍用夏禮
宣武柔弱孝明冲幼風俗偷惡紀綱敗壞母后亂於內羣盜
捷其外禍始於六鎮釁成於宇文國分為二而亡矣雖享國
百餘年習俗制度大抵與劉石苻姚相似二武之暴同於聰

史部 魏書序

虎孝文之強不及苻堅其文章儒學之流既無可紀述謀臣
策略將帥功名又不足希望前世而脩史者言詞俚俗取舍
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雜以冗瑣
之事覽之厭而遺忘學者陋而不習故其書亡逸不完然上
繼魏晉下傳周齊隋唐六十年廢興大略不可闕也臣敎臣
恕臣喜臣祖禹謹序

魏書一

本紀

北齊鉅鹿魏收撰
有清泉郡陳光祖刪修

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
或外分龍服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
號其後世為君長統由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射獵遷徙不
常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立文字刻木結繩而已世事遠近
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

史緯 卷一百二十八

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之北
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歷三代以及秦漢歷代猶
匈奴之屬殘暴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
焉積六七十世至成帝毛聰明武略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
九咸鎮北方五傳至宣帝推寅南遷大澤厭土沮洳謀更南
徙未行而阻推寅者鑽研之義言始謀也七傳至獻帝隣有
神言於國曰此土荒遐宜徙居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詰汾是
謂聖武帝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
獸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乃出居匈奴之故地帝嘗田於
山澤款有輜輶自天而下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

史緯 卷一百二十八

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夜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今日復
會於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其處果見天女以所
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當世為帝王語訖
而去子名力微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
家帝崩神元帝力微立生而英叔西部內侵國民離散帝依
沒鹿回部大人賓賁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奔走帝以
所乘駿馬給之賓急馳歸後求與馬之人欲加重賞帝不言
久之賓乃知大驚將分國之半以與帝帝不受乃妻以愛女
賓固問所欲帝請率所部北居長川賓從之舊部咸來歸附
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帝其子陰謀為逆帝殺之盡并其
眾諸部大人悉款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遂遷於定襄之盛
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不至微而戮
之遠近震懾帝告諸大人曰我歷觀前世匈奴弱頓之徒苟
貪財利抄掠邊民雖有所得其死傷不足相補非長計也於
是與魏和親遣太子沙漢質於魏時景元二年也魏晉禪
代太子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歸國後太子復如晉
事畢將還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太子雄異恐為後患密啓晉
帝請留之晉帝不許瓘以金帛賂國之大人使相讒害及太
子歸帝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太子仰視瓘馬飛走
落之時國俗無彈琴大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於南夷獲奇

死得不明
或史記之

史記

卷一百二十八

三

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且受晉賂乃謀害太子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得晉人異術將來必亂國家自太子如晉之後庶孽愛寵日進及問諸大人之語帝曰若此便當除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害太子後諡曰文帝帝既殺太子甚悔之因感疾烏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受術之貨欲恐動諸部因於庭中礮斃帝諸大人問欲何為曰上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各散走帝尋崩葬國五十八年一百四歲廟號始祖次子章帝悉鹿立九年而崩弟平帝綽立七年而崩文帝少子思帝弗立一年而崩神元少子昭帝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部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接宇文部自統之一部居代郡參合陂北使文帝長子猗菟統之一部居盛樂故城使猗菟弟猗盧統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百姓又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元年猗盧出并州還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迄長城源夾道立碣與晉分界三年猗菟渡漠北巡因西略降附者二十餘國十年匈奴別種劉淵叛晉於離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乞師帝大舉以助之破淵衆於上黨猗菟與騰盟於汾東而還晉假猗菟大單于金印紫綬旋卒帝吳傑魁岸馬不能勝帝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各一石臂中疊臥吐共地遂生榆木參

史記

卷一百二十八

四

合陝舊無榆木時人異之十三年帝崩穆帝猗盧遂總攝三部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子遵爲質乞師帝使弟子鬱律將騎二萬助琨破白部大人復攻鐵弗劉虎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懸遠從琨求句注陜北之地琨從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縣之民於陜南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百里帝徙十萬家以充之五年劉琨遣其子粲襲晉陽害琨父母而據其城琨來告難帝遣長子六修桓帝子普根爲前鋒帝躬統大衆十萬爲後繼繫懼狹幅重道走縱騎追之伏尸數百里琨衆謝固請進軍帝曰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賊可盡乎饋琨馬牛羊數千頭車百乘留卒戍之而還六年城盛樂以爲北都修故平城以爲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濡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長子六修鎮之統領南部八年晉愍帝遣帝爲代王食代常山二郡國俗寬簡民未知禁帝明刑峻法違命後期者舉部戮之有室家相攜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戮其威嚴如此九年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既出長子六修而黜其母六修有駿馬日行五百里帝取以給比延六修來朝帝命拜比延六修不從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輦使人導從出遊六修以爲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比延慙恚而去召之不還帝怒率衆伐之軍

敗，六脩殺比延，帝改服微行，有婦人識帝，遂見執，普根聞難，率眾攻六脩滅之，立月餘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又薨，思帝子平文帝鬱律立，二年，劉虎踞朔方，來侵西部，帝逆擊大破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士馬百萬，帝聞晉愍帝為劉曜所害，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是年，晉元帝即位於江南，三年，石勒自稱趙主，遣使請為兄弟，帝斬之，五年，晉元帝遣使加爵，帝不受，治兵講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恐帝不利於己，子害帝大人死者數十人，天興初，尊曰太祖，桓帝子惠帝賀偁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四年，帝始臨

九二年，始置百官，東自潢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三年，移都於盛樂，四年，劉虎寇西境，帝迎擊大破之，虎死，子務桓來歸，帝以女妻之，七年，春，遣大人長孫秩迎后，慕容氏於和龍，慕容晃遣使求交婚，帝以烈帝女妻之，十九年，務桓死，弟閼頭立，後東走，渡河半濟而冰陷，餘眾歸其兄子悉勿祈，開頭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盡遣歸使相猜離，悉勿祈既徙，其眾開頭窮而歸，帝待之如初，二十二年，悉勿祈死，弟衛辰立，求婚許之，二十六年，帝討高車大破之，獲萬口，馬牛羊百餘萬頭，二十七年，討沒奇部破之，獲牛馬羊數百萬頭，二十八年，衛辰叛，東渡河，帝征之，時河水未成，帝以蕭

道武始創
帝國號
魏書自應
始於道武

目賊破之後諸大臣執射者各持錐刀欲屠割之帝曰彼各
為其主勿罪也其仁恕若此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之孫獻明之子也母賀皇后遊於
雲澤既而寢息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屈天狀然有感
生帝於參合陂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
於祖宗帝體重倍於常兒有榆生於埋胞之次後遂成林日
有光曜廣漠大耳六歲而昭成崩苻堅內侵將遷帝於長安
既而獲免堅軍既還國眾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
事南部大人長孫嵩等盡將故民南依庫仁帝居獨孤部二
年慕容文殺庫仁庫仁弟春攝事九年庫仁子顯殺春而代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七

之將謀逆商人王霸於衆中履帝足帝乃馳還景六春以顯
謀告帝與舊臣長孫健元他等幸賀蘭部顯追帝不及登國
元年春正月帝即代王位郊天大會於牛川以長孫嵩為南
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劉顯南走馬邑其族奴真率
所部來降夏四月改稱魏王護佛侯部帥侯辰乙弗部帥代
題叛走諸將請討之帝曰當今草創人情未一侯辰等世修
職役雖有小愆宜且忍之秋七月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帝叔
父窟咄為慕容末新興太守劉顯遣弟九泥迎窟咄以兵隨
之來過南境帝左右于植等與諸部人謀應之事泄誅有謀
五人餘悉不問復幸賀蘭部遣行人安同徵師於慕容垂垂

遣其子賀麟帥師未至而寇還叔孫普洛及諸烏丸亡奔衛
辰帝南會賀麟於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衛辰衛辰殺之墓
客垂遣使授帝西單于上谷王帝不納二年帝親征劉顯於
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顯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三年北征
庫莫奚大破之獲其四部雜畜十餘萬十有二月車駕西征
解如部大破之獲男女雜畜十數萬四年春正月襲高車諸
部大破之二月討叱突隣部大破之五年春三月西征高車
莫紇部大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夏四月討賀蘭
訖突鄰訖突諸部落大破之八月遷泰王觚使於慕容垂九
月討叱奴部於裴曲河大破之冬十月討高車豆陳部於狼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八

山破之六年春三月遣九原公元儀西討黠弗部大破之夏
四月祠天秋七月講武於牛川慕容垂止元佩而求名馬帝
絕之乃遣使於慕容末末使鴻臚慕容鈞奉表勸稱尊號衛
辰遣子直力鞬出柵楊塞侵黑城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於柵
楊塞樹碑記功冬十月北征蠕蠕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
之十一月直力鞬寇南部帝大破之於鐵岐山獲器械輜重
牛羊二十餘萬自五原金津渡河大悅賊城衛辰父子奔遁
詔諸將追之擒直力鞬獲衛辰尸斬以徇遂滅之河南諸部
悉平簿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班
賜大臣有差收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盡殺之起河南宮七年

八月行幸漢南築巡臺八年春三月西征侯呂鄰部大破之衛辰少子屈丐奔薛于部徵之不送帝南征薛于部屠其城九年春三月帝北巡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五原至柰楊塞外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寇五原帝進師臨河連旌千餘里寶燒船夜遁帝濟河追至參合阪大破之擒其王公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摧其才識者賈夔賈閭晃崇等與參謀議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於定襄慕容垂來寇桑乾時徵兵木集陳留公元虔率麾下邀擊失利死之垂聞帝將至遁遁遇疾死於上谷子寶立秋七月左司馬許謙等勸進尊號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八月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

史華 卷一百二十八

九

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於句注旌旗駭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從東道襲幽州國劄九月大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寶井州牧慕容農棄城遁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引見存問周悉人皆自盡苟有微能咸蒙敘用十一月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詔衛王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攻信都軍之所行不得傷民桑祿帝進軍中山謂諸將曰朕量寶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中山諸將稱善遂幸魯口城

將軍張驥
桑祿
烏丸張驥
另是一人

史華 卷一百二十八

十

二年春正月帝圖信都寶刺史慕容鳳奔中山將軍張驥率城降二月帝軍於栢肆塢臨漳洹河寶夜犯營火及行官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足擊鼓將士稍集帝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大敗走中山斬首萬餘級擒其將卒四千餘人器械輜重數十萬計寶遣使求和請送元妃割長山以西與魏乞守常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帝進圍中山寶弟賀驥走西山寶恐賀驥據和龍遂將數千騎夜遁追至范陽不及及城內立慕容普鄰為主帝以軍糧不繼詔元儀罷鄴圍徒也鉅鹿普驥出步卒六千餘人來追將軍長孫肥輕騎挑之帝以虎隊五千橫截其後斬首五千生虜七百人有而遣之五月帝以中山城內為普驥所陷乃招喻之罷兵揚威以示城內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秋七月普驥遣烏丸張驥率兵寇聖得賀驥與驥入中山殺普驥而自立八月帝進軍常山時大疫人馬死者十五六群臣咸思北還帝謂之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群臣乃不敢言九月賀驥率三萬餘人出屯新市甲子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興乎賀驥退阻泝水帝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賀驥奔鄴慕容德殺之公卿將士降者二萬餘人張驥李沈等亡去復獲之帝赦而不問獲其皇帝

聖綬圖書府庫珍寶班賜將士有差中山平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滑臺衛王儀克鄴車駕幸鄴百姓老病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恤之帝至鄴巡見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以日南公和跋鎮鄴遂還中山詔大軍所經州郡復租稅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繫恒嶺至代五百餘里置行臺於中山詔衛王儀鎮之車駕發中山詔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河高麗難夷三十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六月詔有司議定國號群臣曰昔周泰以前世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即承為號今國家啓基雲代應以代為號詔

史

卷一百二十八

七

履謙慮退身後已宸儀未彰哀服未御非所以上副皇天之心下允士民之望宜光崇聖烈示軌憲於萬世帝三讓乃許之十二月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聖綬百官咸稱萬歲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樂用皇始之舞詔有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末祖辰臘犧牲用白行夏之正徙六州吏民二千家於代都蘭汗殺慕容寶而自立寶子盛殺汗僭立慕容德自稱燕王於廣固二年春正月初祠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成禮而反曲赦京師始制三駕之法命諸將襲高車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高梁王崇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

上云山東六州應永上文

史

卷一百二十八

七

其衆三萬餘人。六年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瀟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將建新邑。晉桓玄廢其主司馬德宗而自立，天賜元年五月，置山東諸治，發州郡徒，造兵甲。九月，帝臨昭陽殿，分置衆職，簡擇朝臣，量能敘用，制爵四等，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加封舊臣有差。是秋，江南大亂，流民奔淮，北行，道相尋。十一月，大遷臣寮，令各辨宗黨，保舉才行，賜爵者三千餘人。劉裕起兵，誅桓玄，慕容德死，兄子超立。三年六月，發人部五百里內民丁，築澤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死，圖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一月而罷。四年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輜重數百乘，殺百餘人。

史錄

卷一百一十人

七

遂東北，踰石漠，至長川，幸濬源，常山王遵有罪，賜死。秋七月，誅司空庾岳，慕容寶養子高雲殺熙自立。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大醫令陰美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而災變屢見，憂懣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喜怒乖常，謂內外皆不可信，終日獨語。朝臣至前，或顏色變動，或喘息不調，或行步乖節，或言辭失措，以爲懷惡在心，皆手自歐擊，死者陳天安殿前，朝野危懼。人民逃竄，盜賊公行，帝聞之曰：朕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治之。七月，慕容氏百餘家謀外，發覺死者三百餘人。八月，衛王儀謀反，賜死。冬十月，戊辰，帝崩。時年三十九，葬於盛樂金陵。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太祖長子也。母劉貴人，賜死。後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爲長久之計。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帝還宮，日夜號泣。太祖知而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陷父於不義，不如且出，待怒解乃進。帝逝於外，清河王紹作逆，帝人誅紹十月壬申，卽位。大赦，收元末典，追尊皇妣爲宣穆皇后。公卿大臣罷歸第者，悉復用之。詔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朱提王悅謀反，賜死。詔山陽侯奚斤、巡行諸州，問民疾苦。十二月，封衛王儀子良爲南陽王。二年，晉將劉裕滅慕容

史錄

卷一百一十人

七

超於廣固。三年春二月，詔簡宮人，非所當御者悉出，以配屬民。五月，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四年，宴群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十有二月，車駕北巡，至長城而還。五年春正月，大開畿內男子年十二以上，悉集，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大開於東郊，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閱焉。二月，遣使者巡行諸州，招延僞逸。夏四月，上黨民勞聰士、裴群聚爲盜，殺太守令長，相率外奔。六月，西幸五原，校獵於骨羅山，獲獸十萬，還幸薄山，登觀太祖刻石之處，於其旁起石壇，薦饗，奚斤破越勤倍泥部落於跋那山西，獲馬五萬匹，牛二十萬頭。

列傳如此

徙二萬餘家於大寧。計口受田。神瑞元年冬十一月。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自家所蓄。悉簿為贓。守宰不如法。聽民詣閭告言之。二年春三月。詔以刺史守宰率多通慢。其賞罰黜遷者。謫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於民。夏四月。晉人來聘。六月。射白熊於顏牛山。獲之。幸赤城南大石亭。幸上谷。問長老訪賢俊。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廟。至廣寧。祭歷山。祭舜廟。秋七月。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冬十月。姚興東武侯姚敵。送其西平公主來。帝以後禮納之。詔以頻遇霜旱。年穀不登。出布帛倉穀以賑貧窮。泰常元年秋七月。帝西獵於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九十九泉。

史事 卷一百一十八

晉相劉裕伐姚泓。其將王仲德至梁城。兗州刺史尉建棄州北渡。仲德遂入滑臺。詔將軍叔孫建曜。成滑臺。斬尉建於城下。二年秋七月。作白臺於城南。高二十丈。八月。劉裕滅姚泓。三年夏四月。徙冀定幽三州徙河於京師。五月。遣將軍長孫道生率精騎二萬襲馮跋。將軍延普北趨遼西為聲勢。帝自突門候待之。道生至龍城。徙其民萬餘家而還。赫連屈丐克長安。四年夏四月。祀東廟。助祭者數百。閏九月。築宮於白登山。十二月。西巡至雲中。踰白道。獵野馬於屠孤山。至黃河。從君子津西渡。大狩於薛林山。五年。淮南侯司馬國璠等謀反。伏誅。劉裕廢殺其主司馬德文自立。國號宋。六年二月。調民

列傳

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制六郡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發京師六千人築苑。起自舊苑。東包白登。周回四十餘里。秋七月。西巡。獵於祚山。觀射虎獲之。遂至於河。九月。宋人來聘。七年夏四月。獻懷長公主子稽敬。封長樂王。拜大司馬。大將軍。帝服寒食散。頻年發動。不堪萬機。五月。立皇子燕為皇太子。臨朝聽政。劉裕卒。秋七月。詔司空奚斤帥師伐宋。詔皇太子率百國田於東苑。車乘服物。以乘輿之副。築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帝東幸幽州。見耆年。賜爵號。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觀察風俗。冬十月。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奚斤伐滑臺不克。帝怒。親南討。出自天門關。踰恒嶺。四方蕃附大

史事 卷一百一十八

人各率所部。從十一月。皇太子統六軍出鎮塞上。安定王彌與北新公安同居守。宋東郡太守王景度棄滑臺走。詔元苟兒為兗州刺史。鎮滑臺。十二月。遣壽光侯叔孫建率眾自平原東渡。徇青兗諸郡。八年正月。行幸鄒。存問民俗。奚斤既平兗豫。還圖虎牢。宋將毛德祖距守不下。蠕蠕犯塞。二月。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夏四月。行觀虎牢。城內乏水。懸繩汲河。帝令連轡上施轆轤。絕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奪其井。遂至洛陽。觀石經。閏月。還河內。北登太行。幸高都。虎牢潰。士眾大疫。死者十二三。五月。次鳳門。皇太子率王公迎於句注之北。冬十月。廣西宮。起外

垣塢周回二十里十一月己巳帝崩時年三十二葬於雲中金陵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新序說苑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云

世祖太武皇帝諱焹明元長子也十一月壬申即位大赦天下追尊皇妣杜氏爲皇太后諡曰密除禁鋼釋嫌疑開倉庫賑窮乏河南流民相率內屬者甚衆始光元年八月蠕蠕入雲中殺掠吏民攻陷盛樂宮帝率輕騎討之虜退走九月大簡輿徒於東郊部分諸將北討冬十二月遣平陽王長孫翰討蠕蠕車駕次祚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二年春三月尊保母賀氏曰保太后夏四月詔龍驤將軍步堆使於

史

卷之十一

七

宋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秋九月永定安樂二股成大餐以落之三年八月宋人來聘遣司空奚斤襲蒲坂十月車駕西伐會天寒寒水結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至其城下徙萬餘家而還奚斤入蒲坂詔西據長安秦雍氏羌皆詣奚斤降四年五月西討赫連昌至黑水帝祈天告祖宗誓衆六月大破赫連昌昌奔上邦追至城北死者萬餘人殺昌弟滿及其兄子蒙遜車駕入城虜昌羣弟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官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獲馬三千餘萬匹牛羊數千萬班師西常山王素續統萬神鹿元年春正月以守令多行非法遜忠良代之二月奚斤進軍安定

史

卷之十一

八

監軍侍御史安頡擒赫連昌餘衆立昌弟定爲王走平涼奚斤追之爲定所擒二年冬十月列置新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竟三千里詔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鎮撫之三年秋七月詔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進爵爲王鎮鄆爲諸軍節度八月宋將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攻冶坂冠軍將軍安頡擊破之斬首五千餘級投水死者甚衆十月安頡攻洛陽拔之赫連定寇鄆城雷其弟社于城守十一月帝至平涼使赫連昌招諭之社于不降定棄鄆城將救平涼與將軍古弼相遇弼擊之殺數千人賊走安定詔諸軍圍之定乏水引衆下原將軍丘眷擊之定大潰死者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騎走獲其弟烏視拔等百餘人遂取安定帝自安定還平涼掘塹圍守之十二月社于面縛出降平涼平四年二月安頡平滑臺車駕還宮飲至策勳告於宗廟戰士賜復十年定州民饑詔啓倉以賑之三月安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八月沮渠蒙遜遣子安周入侍吐谷渾慕璜遣使奉表請送赫連定以慕璜爲西秦王九月以沮渠蒙遜爲涼王徵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郡顏勃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勅州郡以禮發遣冬十月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十一月北部勅勒莫弗庫若于率其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帝因大狩以賜從者勒石漠南以紀功德延和元年春正月尊

保太后爲皇太后立皇后赫連氏立皇子晃爲皇太子大赦
改年西秦王慕瑱送赫連定於京師六月車駕伐和龍詔左
僕射安原屯於漠南以備蠕蠕秋七月車駕至和龍臨其城
馮弘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餘郡來降發其民三萬人穿圍塹
以守之九月車駕西還徙管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
郡民三萬家於幽州開倉以賑之十二月弘長樂公崇以遼
西內屬二年春正月以馮崇爲遼西王崇求說降其父帝不
聽九月拜楊難當爲南秦王沮渠蒙遜死以其子牧健爲河
西王三年春正月馮弘遣其黃門侍郎伊臣乞和帝不許楊
難當克漢中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二月蠕蠕吳提遣

史

卷之十一

七

其兄禿鹿傀送其妹并獻馬二千匹詔州郡隱括貧富爲三
級富者租稅如常中者復二年下者復三年閏月赫連昌叛
走河西候將格殺之羣弟皆伏誅馮弘遣尚書高頊上表稱
藩詔徵其侍子不至秋七月東宮置屯衛三分西宮之一幸
美稷遂至臨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克之斬白龍屠
其城太延元年春正月山太祖太宗宮人令得嫁大赦改年
二月詔長安及平涼民徙在京師其死老不能自存者聽還
鄉里六月詔曰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克己祈請靈應雲
雨震灑流澤渥渥有鄰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
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

跡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此者以來顏瑞
仍臻甘露流液降於殿內嘉瓜合蒂生於中山連理殖於魏
郡在先后之鄉白鷺集於盛樂乃先帝荷都嘉禾合秀於恒
農白雉數見於渤海天降嘉貺將何德以酬之其令天下大
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內名山大川上答天意詔樂平
王丕等五將軍騎四萬伐馮弘不等至和龍徙男女六千口
而還冬十月左僕射安原謀反伏誅十一月行幸鄴祀密太
后廟諸所過親問高年褒禮賢俊二年春二月馮弘遣使彭
貢求送侍子帝不許三月遣東平將軍娥清討馮弘平州刺
史元嬰率遼西軍會之弘求救於高麗高麗使其將葛蔓盧

史

卷之十一

七

迎之五月馮弘奔高麗詔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伐送馮弘
赫連定之西也楊難當竊據上郡秋七月詔樂平王丕討之
未至難當奉詔攝上郡守高麗不送馮弘遣使奉表當與弘
俱奉王化帝將伐之納樂平王丕計而止冬十一月幸柰陽
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三年二月行幸幽州還上谷遂至
代所過存恤孤老問民疾苦復田租之半四年春三月罷沙
門年五十已下高麗殺馮弘夏五月大赦五年六月車駕討
沮渠牧健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雷臺事長樂王禧敏屯
漠南以備蠕蠕秋七月車駕至上郡大饗羣臣講武馬射臨
輜重分部諸軍永昌王健常山王素二道並進爲前鋒樂平

王丕諸軍爲後繼八月車駕至姑臧收健兄子祖賒城來降乃分軍圍之九月牧健兄子萬年率麾下來降收健與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命張掖王禿髮保周與龍驤將軍穆羆分略諸郡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拒之冬十月車駕東還徙涼州民三萬餘家於京師留樂平王丕鎮涼州遣禿髮保周諭諸部鮮卑保周因率諸部叛於張掖十有二月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勲告於宗廟太平眞君元年春正月沮渠無諱圍酒泉分遣侍臣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問民疾苦無諱執弋陽公元潔

史事

卷一百二十八

七

二月發長安五千人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夏四月無諱寇張掖禿髮保周屯於刪丹詔末昌王德督諸軍討保周秋七月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八月無諱降送元潔還三年春正月拜沮渠無諱爲酒泉王三月封蠕蠕郁久間乞列歸爲朔方王沮渠萬年爲張掖王夏四月南陽公奚春征酒泉十一月奚春平酒泉獲沮渠天周男女四千口三年春正月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夏四月無諱走渡流沙據鄯善李寶據敦煌遣使內附六月宋將軍裴方明寇南秦南秦王楊難當奔上邽六月難當朝於行宮秋七月詔建興公古弼督隴右諸軍從祁山入淮陽公皮豹子督關中諸軍從散

關入俱會仇池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趣襄陽東安公刁雍趣廣陵邀方明歸路四年春正月皮豹子大破宋師於樂鄉克仇池秋九月行幸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蠕蠕分軍爲四道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冬十一月詔曰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皆以爵歸第隨時朝請論道陳謨不宜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爲科制五年春正月皇太子總百揆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臣詔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皆遣詣官曹不得

史事

卷一百二十八

七

客匿限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詔王公卿士其子皆詣太學百工役巧賜卒子息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二月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後期斬於都南夏四月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六月吐谷渾慕利延殺其兄子緯代緯代弟叱力延來奔以爲歸義王八月晉王伏羅督諸軍討慕利延大破之慕利延奔白蘭從弟伏念等率其部一萬三千落內附六年春正月車駕幸定州夏四月高涼王那討慕利延於陰平白蘭詔天水公封劭文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成周公萬度歸發涼州兵襲鄯善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勅吏卒不得

有所侵掠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師帝大悅厚待之車駕幸陰山之北次於廣德官詔發天下兵三分取一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民畜牧於廣漠以餌蠕蠕高涼王那軍到曼頭城募利延西渡流沙那追之募利世子被戮拒戰擊破之被戮遁走中山公杜豐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戮什歸及獵于成龍募利延遂入于閭九月盧水胡蓋吳反於杏城自號天台王長安鎮將元紇討之為吳所殺民皆奔南山詔發高平勃勒騎赴長安將軍叔孫拔領并秦雍兵屯渭北蓋吳遣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夷皆應之殺并城守將吳運孫

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佛像徒長安工巧二千餘家於京師夏四月郡城毀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五月蓋吳復聚杏城自號秦地王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諸軍討之六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於河廣袤千里秋八月蓋吳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高涼王那破白廣平於安定八年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反伏誅六月西征諸將扶風公元處真等八人坐盜沒軍資所在虜掠斬之九年春二月幸定州山東民饑啓倉賑之罷塞圍作西幸

伐也。漢南吳王余留守京都。冬十月，車駕濟河，玄謨棄軍走。追斬萬餘級，帝至東平，令諸將分道並進。十一月，至鄒山，宋魯郡太守崔邪利降，使使者以大牢祀孔子。次彭城，遂趣盱眙。二月，車駕至淮，刈荻葦作筏而濟。宋將臧質守盱眙，將軍胡崇之援之。燕王譚破殺崇之，斬首萬餘級。淮南竹降，末昌王仁攻懸瓠，拔之。定項城及淮西，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宋昌王仁自歷陽至於江西，高涼王那自山陽至於廣陵，諸軍同日臨江，所過城邑望塵奔潰。降者不可勝數。宋主遣使獻百牛、貢方物，請與皇孫爲婚，以求和親。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詔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使，致馬通問焉。正平

史錄

卷一百一十八

妻

元年春正月，大會群臣於江上，文武受爵者二百餘人。三月，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勲，告於宗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夏五月，太赦，詔曰：夫刑網大密，犯法者衆，朕甚愍之。今詔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務求厥中，有不便於民者，依比增損。略陽王羗兒、高涼王那有罪賜死。皇太子薨。秋七月，省諸曹吏員三分之一。二年春正月，南來降民五千餘家，於中山謀叛。州軍討平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與降民通謀，賜死。三月甲寅，帝崩。年四十五，秘不發喪。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立南安王。余大赦。改元，尊皇后赫連氏爲皇太后。冬十月，余爲宗愛所賊，殿中

尚書長孫淵侯與尚書陸麗迎立皇孫，是爲高宗。帝生不逮，帝太后及有識，言則悲慟。太宗嘉歎之，及太宗不豫，衣不解帶，性儉素，御服飲膳取給而已。所幸貴人衣無兼綵，群臣白帝峻京邑城墮，引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巧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爲。蕭何之對非雅論也，毋以財者軍國之本，無可輕費。賞賜皆勲績之家，親愛未嘗橫有所及。臨敵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効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無不制勝。知人善任，明於聽察，斷於刑賞，然誅戮太果，後多

史錄

卷一百一十八

妻

悔之。崔浩既死，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以爲死。帝聞之曰：孝伯可哀，又曰：崔浩可惜。差金陵長子晃，延和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世祖其奇之。世祖西征涼州，詔太子監國。初，李順等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世祖至姑臧，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敕以釋汝疑。太子謂宮臣爲人臣，不實若此。幾誤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貞符四年，從世祖討蠕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太子曰：今大軍卒至，宜趣進，擊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尚書令劉潔以爲塵盛賊多，須軍大

集然後擊之。太子曰：「塵、盛、山、賊、援、仇、耳。」及獲虜候騎曰：「蟬蟬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引衆北走，後知無追者，乃徐行。世祖深恨之，自是所言多見納用。遂知萬幾，監國時，令民以人牛相質，共有牛者，與無牛家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絹功七畝。如是爲差，墾田大關。正平元年六月薨，年二十四。謚曰景穆。

高宗卽位，追尊爲帝，廟號恭宗。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長子也。少聰達，世祖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世祖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桎其奴欲加罰，帝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世祖奇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既長，風格異常，每有大政，常參決可否。」

史纂 卷一百二十八

七

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卽位。大赦，改年興安。冬十月，以元壽樂爲太宰，錄尚書事。長孫渴侯爲尚書令。十一月，二人爭權，賜死。追尊景穆太子爲皇帝，皇妣閼氏爲恭皇后，尊保母常氏爲保太后。十二月，復佛法，樂陵王周怱有罪，賜死。二年春二月，京兆王杜元實謀反，伏誅。建寧王崇崇子濟南王麗賜死。發京師五千人，開天淵池，尊保太后爲皇太后。秋七月，漢陽王問若文、永昌王仁謀反，賜仁死。若文伏誅。興光元年春二月，帝至道壇，受圖籙，曲赦京師。九月，閉都城門，大索獲奸人亡命數百人。太安元年春正月，樂平王拔有罪，賜死。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大明賞罰二年。

春正月，立皇后馮氏。二月，立皇子弘爲皇太子。大赦。秋八月，漁陽公尉眷北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三年冬十月，將東巡，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四年春正月，初設酒禁，行幸廣寧溫泉宮，遂東巡平州。至於黃山宮，遊宴數日。二月，登碣石山，觀滄海。大樂群臣，祭壇記行於海濱。南幸信都，吹於廣川。三月，觀馬射於中山，所過郡國見高年，問疾苦，丙辰賜復一年。車駕還宮，起太華殿。夏五月，詔曰：「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尚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撫失所，食稅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官加以死罪。」冬十月，北巡至陰山，見故塚毀廢，詔自今有穿毀墳壙者，斬之。

史纂 卷一百二十八

七

之車駕度漠，蟠蟠絕跡，遠遁其別部烏朱賀，類庫世頻率衆來降。五年冬十二月，以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徧遇災旱，年穀不收，開倉廩以賑之。和平元年六月，詔陽平王新成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督涼州諸軍出北道，討吐谷渾什寅，崔浩之誅，史官遂廢。至是復置。八月，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諸軍濟河，追之，遇瘴氣，多疫疾，乃還。獲畜二十餘萬。二年春正月，詔曰：「刺史牧民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會同，分以潤屋，故編戶之家困於陳餼，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爲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絕，犯者十死以上皆死。」

二月，行幸中山，至於郡，遂幸信都，所過親見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靈丘南山，高四百餘丈，詔羣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銘，發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五月，詔南部尚書黃盧頭等考課諸州，三年冬十月，詔曰：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齒，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非所謂獎倫攸敘者也，諸曹選補，宜先盡勞舊，十二月，制職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雩，羅兵有飛龍騰蛇魚鼉之變，以示威武，四年春三月，賜京師民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終其年，詔內外諸司州鎮守宰，擅有召役，皆論同枉法，夏四月上幸

年二十六葬金陵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長子也，太安二年，立為皇太子，和平六年夏五月，高宗崩，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隔絕內外，顯陽公郁率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渾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何疑？甲辰，太子即位，大赦乙渾，矯詔殺尚書楊休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於禁中，平原王陸麗，自湯泉入朝，渾又殺之，以乙渾為丞相，錄尚書事，位諸王上，政事皆決於渾，詔曰：夫賦斂煩，則民財匱，課調輕，則川不足，是以十一而稅，頌聲以作，先朝權其輕重，惠此百姓，今兵革不起，畜積有餘，諸有雜調，一以與民，九月，宋義陽王景來降，天安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年，二月，丞相乙渾謀反，伏誅，三月，帝幸道壇，受符籙，曲赦京師，九月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宋將張永攻之，詔尉元為鎮南大將軍，救彭城，皇興元年春正月，尉元大破張永於呂梁，斬首數萬，救東死者甚衆，永卑騎悉免，東平王道符謀反於長安，其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八月，皇太子宏生，大赦改元，二年十二月，詔曰：頃張永敢拒王師，死傷不少，天下民一也，其殘虐之士，聽還江南，露骸，活收瘞之，豫州疫，民死者十四五萬，三年六月，立皇子宏為皇太子，四年春三月，詔天下民有病者，官

司道醫診視給所需藥物。秋八月，蠕蠕犯塞。九月，興駕北伐。諸將會於女水大破虜衆。冬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高平公李數十一月，詔弛山澤之禁。五年夏四月，西部勅勒叛，詔汝陰王天賜給事中羅雲討之。雲爲勅勒所襲，殺死者十五。六六月，行幸河西，遂至陰山。八月，車駕還宮。帝性仁孝，禮敬師友，及卽位，雅薄時務，帝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請乃止。丙午，冊命太子曰：昔堯舜之禪天下也，皆由其子不肖，丹朱商均，若能負荷，豈搜揚仄陋而授之哉？爾雖冲弱，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濟兆民。今使太保陸腹、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致位於爾躬，其慶昇帝。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八

主

陵

獻文年十一，
即位其子方五，
三生子十七，
亦異事也。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八

主

魏書二

本紀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太子也生於平城神光照室和氣充塞岐嶷仁孝有君人之度顯祖尤愛異之皇興三年立為皇太子五年八月丙午即位大赦延興元年九月詔臣庶進直言十月沃野統萬救勒叛隴西王源賀追擊至抱罕斬首三萬級使其遺進於冀定相三州為營戶十二月詔訪舜後從東萊郡民嬌苟之復其家二年春二月詔曰尼父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徐淮未賓廟隔非所祠典寢頓禮章殄滅

史緯

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遂使巫覡殺生歌舞非禮媒御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哉自今祭孔子廟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福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儀牲養盛務盡豐潔蠕蠕犯塞太上皇帝大於北郊詔諸將討之虜遁走其別帥阿大千率十餘落降東部救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三月連川救勒謀叛徙配青徐齊齊州為營戶夏四月詔工商雜伎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益種菜果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民間行者以公文詔軍營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六月詔曰頃者州郡選貢多不以實頃人病處幽仄鄙夫超分妄進非所謂旌賢樹德者也自今所造務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

之選七月詔諸州郡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當親問風俗九月統萬鎮將河間王閭虎皮坐食殘賜死詔以州鎮水災巧民田租開倉賑恤流徙之民皆令還本違者徙邊冬十月蠕蠕犯五原太上皇帝親討之蠕蠕遁走分遣使者巡省風俗問民疾苦帝每月一朝崇光宮十二月詔曰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道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溫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遷一級其貪殘非道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詔以代郡同豐沛其民配邊戍者免之三年二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飲至策勳告於宗廟死事者復其家給

以葬費詔縣令能導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導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導三縣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夏四月詔上黨王長孫觀計吐渾拾貳以孔子二十八世孫孔乘為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六月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以守宰治狀將加賞罰應賞者無幾應罰者甚眾律法傷生情所不忍特原其罪盡可代之秋七月詔河南六州之民戶收絹一匹絹一斤租三十石八月帝從太上皇帝幸河西拾貳降車駕還宮詔天下四罪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槨葬之遣使者循行州郡檢括戶口冬十月太上皇帝將南討詔州郡民十丁

史緯

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丁收一
十石不已
多手
太和八年
給班固
齊武帝

五十石
多矣
使子
貶或
征伐
武軍
之威

孝文已
帝父
死

而大赦
元不亦
以已子
物之
不知
也

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十一月詔以河南七
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
黜陟振恤太上皇帝至懷州所過問民疾苦賜高年孝弟力
田布帛十二月詔關外苑囿聽民樵採相州民饑死者二千
八百餘人四年春二月太上皇帝還宮六月詔自今以後非
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九月詔將軍元蘭等三萬騎
伐蜀漢十二月斬征吐谷渾叛兵千餘人其餘分配柔玄武
川二鎮五年春二月詔定考課明黜陟開月開相告之制六
月禁殺牛馬曲赦京師死罪遺備蠅蠅承明元年六月分京
師見兵為三等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安成王萬

史纂
卷之百二十九

正

安國矯詔殺神部部長奚買奴賜死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臨
朝稱制秋七月追尊皇批李貴人為恩皇后瀝陽王孔胤有
罪賜死八月詔葬公卿士有便民利國者具狀以聞以長安
二縣多死丐民歲賦之半冬十月起七寶永安行殿幸建明
佛寺大省罪人太和元年春正月起太和安昌二殿略陽民
王元壽聚眾自號衛天王泰益二州刺史尉洛侯被之獲其
妻子五月帝祈雨於武州山澍雨大洽秋七月起朱明思賢
門八月大赦天下詔口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
樂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止授本部丞以下若階藉元勳
者不從此制九月詔羣臣定律令於太華殿起永樂殿於北

苑穿神淵池冬十月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於太華殿賜
以衣服一子不從後誅徐州刺史李斯宋設盧茂主楊文度
趙弟鼠陷仇池詔征西將軍皮權喜率眾討之惟喜到建安
楊鼠棄城走惟喜陷葭蘆斬文度傳首京師二年二月幸代
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人賜貧民無妻者京師婦親所
於北苑減膳遊正殿澍雨大洽五月詔曰婚聘過禮則嫁娶
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廢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
故申之以禮數迺者民尚漸奢婚葬越軌貧富相高貴賤無
別又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
為之科禁而百姓常習仍不肅改朕意章舊典永為定準犯

史纂
卷之百二十九

四

者以違制論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問民疾苦罷諸州貢
禽獸十一月誅南郡王孝惠三年春正月坤德殿成詔罷行
察官二月帝及太皇太后幸代郡溫泉乾象殿成夏四月雍
州刺史宜都王日辰有罪賜死六月起文石室靈泉殿於方
山秋七月詔宮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八月詔羣臣進直言
幸方山起思遠佛寺九月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賜死
冬十月大赦天下十一月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者衣服布
帛有差獎郡王元嘉出淮陰隴西公元琛出廣陵河東公薛
虎子出壽春宋肅遣成廢其主劉準而自立國號齊四年春
正月罷高麗之所以其地為報德寺詔曰今東作方興齊

四月而往
四月幸火
五月幸火
山亦非時
矣

五族五服
也

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飢乏朕甚懼焉其山川羣神能興雲
雨者所在脩飾祠壇薦以牲璧民有疾苦存問賑恤三月詔
車騎大將軍馮熙迎還梁郡王嘉等諸軍四月幸延尉舊坊
二獄引見諸囚隨輕重決遣賜天下貧民廩一年五月幸火
山六月以澍雨大治曲赦京師秋七月改作東明觀詔賜京
師耆老衣服米麵復家不徭役閏月幸虎園觀錄囚徒輕者
皆免之頓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九月詔曰隆寒雪降諸在
徵纒或有凍餒朕用慰焉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
周行巡省察飢寒者給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輕鎖冬十月詔
馮熙為西道都督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離蘭陵民桓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九

五

南郊大饗羣臣齊使車僧朗以班在宋使殷靈誕之後辭不
就席宋降人解奉養力僧朗於會詔誅奉君兗州斬司馬朗
之傳首京師六年春正月大赦二月詔曰靈丘郡土既福瘠
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瘁可復
民租調十五年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
征運勞苦朕甚憫之其復常調三年賜王公已下清勳著稱
者帑帛有差三月行幸虎園詔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取捕
之日每多傷害從今勿復捕貢幸武州石窟寺秋七月發五
萬人治靈丘道八月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丐民租
賦貧乏不自存者賜以粟帛罷山澤之禁十二月詔曰去秋

史記

卷之一百二十九

六

淫雨洪水為災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受毛反裘甚
非計也今未入租算一以丐之以要來糴稱朕意焉七年春
正月詔曰朕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脩寬政而明不竭遠
故具問守宰苛政之狀於州郡使者今秀孝計據對多不實
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接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
恕罪聽歸申明天下使知後犯無恕詔齊光東徐四州之
民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琅玕復征算一年三月冀定二
州民飢詔免關津之禁郡縣為粥以食之冀州所活七十五
萬一千七百餘口定州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閏月皇太
子恂生大赦天下秋七月帝及太皇太后幸神淵池十二月

用夏變漢
所謂松義
之邪

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
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教隨時設治因事改皇運初基日不
暇給古風遺模未遑釐改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
質舊式昭維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八年春正月
詔隴西公元琛尚書陸贄為東西二道大使哀善罰惡五月
詔賑河南七州戍兵六月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
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
戶增調三匹殺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雖有一時之煩終
克永逸之益以十月為首班百官俸每季一請祿行之後賦
滿一匹者死變法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八月詔曰帝

史

卷之十百二十九

七

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功先王
虛己以求通明恕以思咎諫鼓置於堯世誦木立於舜庭用
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朕承明之初班下內外今人各盡規
以補其闕中旨雖宜允稱者少今變易法制更改刑書寬猛
未協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自申諫者無因上達致上德不
周下情壅塞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其直言極諫勿有所隱九
年春正月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
邪所惑自今圖讖祕緯孔子閉房記等書一皆焚之留者以
大辟論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占卜非墳典所
載者嚴加禁斷大饗羣臣於太華殿班皇諸秋七月新作諸

其使人等

史

卷之十百二十九

八

門八月詔曰數州災水饑饉荐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之所
譴在予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罹艱毒自太和六年以來買定
其幽相四州飢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聘為妻妾遇之非理
情不樂者亦離之冬十月詔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
下之川還受以生死為斷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十年春正
月癸亥朔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二月初立黨里鄣三長定
民戶番夏四月始制五等公服帝法服御輦祀於西郊大赦
天下九月詔起明堂辟雍十一年春正月詔定樂章非雅者
除之五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服已上賦役無所與秋
七月詔以年教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爾
所在開倉賑恤隴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冬十月罷起部無
益之作出官人不執機杆者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序亂
孟冬十月民閒歲隙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
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
率教者具以名聞十一月詔罷尚方錦綺綾羅之工四民欲
造者任之其御府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
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資百官士庶及六鎮戍士有差詔曰
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撻雖任自今
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十二年春正月詔曰鎮戍流
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者聽解名

三十一日
即癸未日
一月又一

還本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勞無基
親者具狀以聞三月散樂衆保等謀反伏誅夏四月大赦天
下詔曰日月薄蝕陰陽之恆度聖人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
設戒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迺癸巳夜月蝕盡公卿以下宜
慎刑罰以答天意起宜文堂經武殿閏月帝親築園丘於南
郊十三年春正月辛亥有事於園丘初備大駕二月引羣臣
訪政道損益之宜五月有事於方澤七月幸靈泉池與羣臣
御龍舟賦詩立孔子廟於京師八月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
各通溉灌遣匠者指授九月出宮人以賜北鎮人無妻者十
四年二月詔定起居注制沙門司馬惠御自稱聖王謀破平

史事 卷之十百二十九

九

原郡伏誅九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崩帝哭三日不絕聲勺
飲不入者五日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冬十月詔曰自丁荼若
奄踰晦朔祖真期朕當親侍龍輿奉訣陵隧諸常從之具
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太皇太后於永固
陵帝納管輅徒行往反羣臣請公除不許帝居廬引見羣臣
於太和殿太尉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
臣乃止詔曰公卿履依金冊遺旨中代權式請過葬即吉朕
思遵古禮終三年之制既虞卒哭此三十一日受服以葛易
麻蓋以朕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變從練禮臣庶
亦爲節降斟酌今古以制厥衷且取遺旨速除之一端粗申

外則重傷
內則盡志
所請亦不
可廢

臣子罔極之巨痛癸未詔曰朕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羣官據
金冊顧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冊俯自推省內
取諸衷以衰服過墓終四節之墓又奉聖訓不敢開墾自居
以曠機政庶不愆遺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普下州縣長至
三元絕告慶之禮車駕謁永固陵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請
求聽政朕仰遵遺命不敢怠荒但哀慕纏綿心神迷塞未堪
自力以親政事近侍掌機衡者皆謀泄所寄且可任之如有
疑事當與論決十一月詔曰垂及至節感慕崩摧凡在臣列
誰不哽切內外職人及諸方雜客冬至之日盡聽入臨三品
以上衰服者至夕復臨其餘但旦臨而已其拜哭之節一依

史事 卷之十百二十九

十

別儀十二月遣使與州郡依舉丘井之式宣行條制臆口
丁聽其附實若附豪陵弱罪有常刑十五年春正月帝始聽
政於皇信東室三月謁永固陵夏四月帝始進蔬食自正月
不雨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不由祈山
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當
考躬責己以待天譴五月議改律令於東明觀折疑獄抱平
鎮將長孫百年攻吐谷渾洮陽泥和二成克之俘獲三千餘
人詔放還六月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秋七月賜永固陵規
建壽陵詔議祖宗廟以道武爲太祖車駕巡有京師總訟八
月議肆類上帝禮於六宗及養老之禮帝親臨決移道壇於

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詔諸州舉秀才。親定禘祫之禮。省雜祀。冬十月。明堂太廟成。十一月。遷七廟神主於新廟。大定官品。考諸收守。上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匹。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賜衣一襲。十二月。班賜刺史以下衣冠車駕。迎春於東郊。詔簡選樂官。十六年春正月。饗羣臣於太華殿。懸而不樂。宗祀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月朔。以為常。始以太祖配南郊。詔定行次。以水承金。罷袒裸制。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者。降為公。為侯。侯為伯。子男仍舊。除將軍之號。帝臨恩義殿。策問秀孝。始以五月祭廟。二月。帝移御永樂宮。撤太華殿。

史

卷之一百二十九

本

經始太極殿。罷寒食。幸北部曹。歷觀諸省。還省京邑。聽理冤訟。初。朝日於東郊。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南夏禹於安邑。周文王於洛陽。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讎孔廟。四月。班新律令。大赦天下。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五月。詔羣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帝親臨決之。八月。夕月於西郊。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封十二將七萬騎。北討蠕蠕。以尉元為三老。辦明根為五更。養國老庶老。五月朔。大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於玄室。太皇太后再祥。帝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冬十月。詔以功臣配饗太廟。太極殿成大饗。羣臣十一月。依古六寢。權制三室。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為中。

日下米詳

皇帝大事
豈可臨喪

寢。四下為外寢。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寮於太極殿。詔曰。夫駿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錫馬賜車。君人之恆惠。今諸邊君蕃庸。皆虔集象魏。趨蹕紫庭。貢饗既畢。言旋無遠。各依秩賜車旗衣馬。務令優厚。二月。藉田於都南。三月。改作後宮。帝徙御宣文堂。夏四月。立皇后馮氏。五月。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行家人禮。帝臨朝堂。引見公卿已下。決疑政。錄囚徒。六月。帝將南伐。詔造河橋。免徐南豫陝岐東徐洛豫七州軍糧。立皇子恂為皇太子。賜民為人後者爵一級。曾為吏屬者爵二級。縣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蕭賸死。孫昭業立。八月。三老山陽公尉元卒。車駕類於上帝。遂臨其喪。帝辭永固。

史

卷之一百二十九

本

陵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百餘萬。太尉丕請以官人從。帝曰。臨戎不語內事。不從。車駕至肆州。路見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終身。幸并州。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九月。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幸洛陽。周巡故宮基址。謂侍臣曰。晉德不脩。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因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詔六軍發軔。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遂定還都之計。冬十月。幸金墉城。詔司空穆亮尚書李冲將作大匠黃爵。經始洛京。幸豫州。次石濟。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還都之意。大赦天下。起滑臺官。幸鄴城。詔安定王休率從官迎。

家於代京車駕遂於漳水上十一月鄴宮成始御焉十二月
巡省六軍死亡疾病者優給之十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羣
臣於鄴宮二月以遷都詔天下車駕北巡皇太子朝於蒲池
閏月幸平城宮部分遷留謁永固陵三月罷西郊祭天帝臨
太極殿論在代羣臣以遷移之意夏五月詔罷五月廿七日
月七日饗秋七月車駕謁金陵幸朔州八月皇太子朝於行
宮行幸陰山觀雲川幸閱武臺講武南還所過親見高年問
民疾苦貧窮孤老賜以粟帛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
上而無子孫兄弟給廩終身七十以上家貧者賜粟十斛諸
北城人年七十以上及廢疾者授元犯以準新律其當從坐
者聽還鄉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子遣歸還平城宮九月
詔曰三考黜陟大成除綬是以朕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
恩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墜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
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與公卿論其善惡上
者選之下者黜之中者守本任冬十月親告太廟奉還神主
車駕發平城宮次中山分遣侍臣巡問民所疾苦詔曰比聞
緣邊之蠻多有竊掠致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朕方一區宇子
育萬姓苟如此南人豈知德哉可詔荆鄧東州三州勒教蠻
民勿有侵暴車駕幸鄴祭比干之墓爲文樹碑帝至洛陽齊
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降十二月遣征南將軍薛真度山襄

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
藻出南鄉革衣服之制優復代還之戶租賦三年詔王公侯
伯子男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
分食一車駕南伐緣路之民復田租一歲帝至懸縣詔壽陽
鍾離馬頭所獲男女口皆放還十九年春正月禁淮北之民
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講武於汝水之西大賚六軍車駕
濟淮二月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之
巡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至鍾離軍士擒齊卒三千帝
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皆免歸車駕發鍾離將臨江司徒馬
襲卒乃班師遣使臨江數蕭寶融自立之罪三月太師馬
熙卒夏四月帝大彭城爲馬熙舉哀於行在所曲赦徐州二
州其運漕之士復租賦三年齊民降者給復十五年幸小沛
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岳幸魯
城親祠孔子廟官孔氏四人顏氏二人選諸孔一人封崇聖
侯邑一百戶奉孔子祀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樹柏脩飾墳墓
建碑銘褒揚聖德幸滑臺皇太子朝於平桃城至自南伐告
於太廟行飲至之禮班賜有差減開官祿以裨軍國之用六
月詔不得以北語言於朝廷違者免官復軍士從軍渡淮者
租賦三年詔求天下遺書祕閣所無有裨益時用者加以優
賞曲赦梁州復民田租三歲詔還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

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人詔改凡牛依周禮制度班
之天下八月幸西宮路見墳冢露棺駐蹕殯之詔遷天下武
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詔諸從征被傷者
皆聽還家金墻宮成引羣臣宴殿堂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還
洛陽行幸鄴詔曰諸有舊章銘記見在昭然為時人所知者
三公去墓三十步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不聽墾植冬
十月曲赦相州車駕至白鄴詔州郡舉士諸州牧精品屬官
考其得失為三等之科將親覽而升降焉詔徐兗光南青荆
洛六州募嚴承備應須赴集十一月幸委粟山議定國丘甲
申有事於國丘大赦天下十二月引見羣臣於光極殿宣示
史纂 卷之十有二十九

假以供力役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廢皇太子恂為庶人告
太廟置常平倉二十一年春正月立皇子恪為皇太子賜天
下為父後者爵一級遣兼侍中張彝崔光義散騎常侍劉藻
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陟守宰宣揚風化車駕北巡詔并州
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謁永固陵三月謁金陵車駕次
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夏四月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
祭夏禹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詔脩堯舜禹廟幸長
安親見高年問所疾苦遣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帛幸未央
阿房宮遂幸昆明池遣使者祀漢諸帝陵車駕東旋汎渭入
河詔雍州士人九十以上假太守七十以上假縣令庶老各
史纂 卷之十有二十九

在天誠不
及半極少

帝與不誠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九

七

家拒守不下，十二月破之，詔流徙皆勿決，遊攻城之際，令其先登。二十二年春正月，拔新野，獲齊太守劉忌斬之。二月，攻宛城，拔之，詔以穰民率先歸順，給復三十年，標其所居曰歸義鄉。大降者，給復十五年。三月，大破齊將崔惠景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曲赦二荆魯陽郡，詔興州諸郡之民，初降大附，復同穰縣，幸懸瓠。夏四月，發州郡兵二十萬人，限八月中旬集懸瓠。秋七月，詔曰：「屬茲培胤，飢濟南夏，宜約躬實效，以勸茂績。后之私府損半，六宮煥御，五服男女，常恤恆供，亦令減半。在戎之親，三分省一，藉饗死子，寶卷嗣，帝以禮不伐，喪乃詔反旆。冬十月，曲赦二豫殊死。」

已下，復民田租一歲。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羣臣，以帝疾瘳，上壽，大饗於鄴宮，幸西門豹祠，遂歷漳水而還。車駕至自鄴，告於廟社，行飲至策勳之禮。齊太尉陳顯達陷馬圈，戊三月，車駕南伐，帝不豫，司徒彭城王勰侍疾禁中，攝百揆，車駕至馬圈，詔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進顯達歸路，破之。顯達宵遁，諸將追奔，至於漢水，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次敷塘原，賜皇后馮氏死，詔司徒魏徵太子於魯陽踐祚，以北齊王祥為司空，鎮南將軍王肅為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尚書宋弁為吏部尚書，與太尉戚屬王肅、右僕射任城王澄輔政。夏四月丙午朔，帝崩於穀塘原之行。

李冲自為
果疏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九

太

官年三十三，至魯陽，始發哀，還京師，葬長陵。帝有至性，年四歲，顯祖患難，帝自吮臍，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顯祖問之，帝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帝聰聖，謀廢帝，於案月，舉衣閉室，絕食三朝。召戚陽王禧將立之，元丕李冲固諫，乃止。帝不以爲憾，撫愛諸弟，悼睦九族，持法雖嚴，然性寬慈，常垂矜舍，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笑而恕之。宦者壽帝於太后，杖帝數十，太后崩後，亦不責也。從善如流，哀矜百姓，郊廟之禮，必躬親之。尚書奏案，皆自尋省，常言爲人君苟能推誠御物，心無偏黨，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嘗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有所隱，人君咸福自己。」史復不將何所懼。

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脩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刻令平也。」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令留絹以酬其直，雅好讀書，經傳該涉，兼善釋老，才藻富瞻。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筆也。待遇朝賢，有如素友，少善射，每發必中，有臂力，能以指彈碎羊膊骨，至十五便不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水而已。若乃欽明稽古，致孝終喪，宅中國，大用夏變夷，尤其卓然者也。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第二子也。太和二十一年，立爲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卽皇帝位於魯陽，大赦天下。帝居諒闇，委政宰輔。六月，分遣侍臣巡行郡國，問民疾苦，考察。

守今衰禮賢後八月遵遺詔高祖三夫人已下悉免歸家冬十月鄧至國王象舒彭來朝有事於太廟景明元年春正月謁長陵帝始親政朝羣臣二月大赦天下三月詔曰比年以來連有軍旅役務既多百姓彫敝正調之外皆蠲罷之又詔曰治尚簡靜州府佐史除版籍多無益政道京師百司察局殷雜苟非稱要悉從蠲省青齊徐兗大饑民死者萬餘口五月太保咸陽王禧謀反賜死九月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立皇后于氏免壽春營戶為民十一月改築岡丘於伊水之陽十二月齊直後張齊殺其主寶卷降蕭衍三年春正月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夏四月蕭衍

史紀 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九

廢其主寶融而自立國號梁十月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勸銘於射所十二月太極殿成樂羣臣四年春正月親耕藉田皇后薨於北郊夏四月以蕭寶寅為東揚州刺史封齊王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早帝減膳徹懸命鞠範獄謝雨大治七月詔還收鹽池利正始元年六月立夷齊廟於首陽山以早見羣臣引咎責躬錄京師囚殊死以下減一等鞭杖之坐悉原之八月詔洛陽今有大事聽而敷奏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拔之九月詔緣淮南北諸州不得橫有徵發十一月敕有司營繕國學十二月以苑牧公田賜代遷戶閏月梁行梁州事夏候道遷據漢中降二年三月徐州蠻賊突人死

者二十二人廷議者一百一十餘人夏四月詔曰中正所銓但存門第吏部舉倫仍不舉才八座可審議往代擢賢之體必令才學並申查望兼致梁州刺史邢巒遣統軍王足西伐破梁軍遂入劔閣六月詔尚書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騎常侍游肇諫議大夫鄧美為大使糾斷內外其守令咎失者即施決州鎮重職表聞八月詔中山王英討襄陽梁沔太守田青喜率郡七縣三十一戶萬九千降王足破梁軍進圍培城益州諸郡戍多降足引軍還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皇子昌生大赦天下秦州民王智等聚眾自號王公推主簿呂苟兒為主二月求諫言詔右衛將軍元麗討呂苟兒三月以戎旅興

史紀 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十

詔罷諸作樂良王長命坐殺人賜死夏四月罷鹽池禁遣使者巡慰北邊酋庶五月梁將張惠紹陷宿豫六月元麗破斬王智梟首六千平南將軍奚康生破張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秋七月梁將桓和陷固城元麗大破秦賊呂苟兒降秦涇二州平八月安東將軍邢彥破桓和於孤山斬首萬餘級九月邢彥大破梁軍於宿豫張惠紹走追斬數萬級中山王英大破梁軍於淮南斬獲五萬有餘遂攻鍾離十一月帝為諸弟京兆王恂等講孝經於式乾殿四年夏四月鍾離大水中山王英敗還夏六月詔有司置國子立太學并立小學於四門梁馮翊等七郡太守宇文子生等降冬十月皇后于氏

果親王竹
溫如雲時
或向如是
公侯八九
品出身五
等亦不足
貴矣

廟十一月自礪石至於劔閣東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尉永
平元年春正月順州太守王神念奔梁三月皇子昌薨以荒
早遣使者所在賑恤秋七月以夫人高氏爲皇后八月冀州
刺史京兆王倫據州反以李平行冀州事討之平大破之於
草橋進克信都冀州平九月殺太師彭城王勰冬十月彭城
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叛梁遣將齊荀仁助之詔邢
辯行豫州事率騎討之擣大破梁師於鮑口十二月邢辯克
懸瓠斬白早生擒齊荀仁俘三千餘人二年夏四月詔緣邊
州鎮不許境外寇盜犯者罪同境內早帝減膳徹懸幸華林
都亭親錄囚徒犯死罪已下降一等冬十月順州獻七寶牀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三

不納十一月詔屠殺舍孕者永禁之帝於式乾殿爲諸僧朝
臣講維摩詰經十二月詔曰五等諸侯比無選式其同姓者
出身公正六下侯從六上伯從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異
族出身公從七上侯從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從八上
清脩出身公從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從九上男從九
下可依此叙之三年春正月皇子嗣生大赦天下八月詔太
常立館使疾病者居之嚴被醫師療治考其能否行賞罰又
令有司集諸醫書簡存精要取三十卷以班九服郡縣寫布
鄉邑詔青州立高祖廟殿中侍御史王敬謨反伏誅四年夏
四月琅邪民王萬壽斬梁太守劉廞以府山降梁將張猛攻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三

胸山詔徐州刺史盧和率衆赴之五月遷代京銅龍置天淵
池十一月胸城陷盧和大敗而還延昌元年春正月以賴水
旱百姓飢餓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二月以京師穀貴出倉粟
八十萬石以賑貧者夏四月以旱故詔食粟之畜皆斷之詔
河北民就粟燕恒二州肆州地震殺五千三百一十人傷者
二千七百二十二入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亡者不
可復追生病宜加療救可遣大醫折傷醫給藥治之大赦改
年詔立理訴殿申訟車以盡冤抑之情五月詔天下有粟之
家俱年之外悉貸飢民自二月不雨至是月晦六月澍雨大
洽十月立皇子綱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
順孫廉夫節婦表門閭給果帛十二月詔守宰爲御史所彈
遇赦免及考在中第者皆代之二年春二月帝御申訟車親
理冤訟二月賑恤京師貧民以六鎮大饑開倉賑贖閏二月
以苑牧之地賜代遷民無田者是春民飢餓死者數萬口夏
四月以絹十五萬匹賑濟河南郡飢民秋八月詔以水旱饑
儉百姓多陷罪辜降死刑已下九月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
詔尚書嚴立限級以恆肆地貧民多難災獨一年租賦其有
課丁沒盡老幼單辛者賜粟以接來稔三年春二月詔曰秀
客郡數城縣雁門郡原平縣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於
今不已告諸彭咎朕甚懼焉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八月帝

臨朝堂考百司加黜陟十一月詔高肇為平蜀大都督步騎十五萬伐益州刺史傅堅眼出巴北平南將軍羊祉出洛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山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劔閣以元逵為東南道都督鎮退梁炮十二月詔立明堂四年春正月帝不豫丁巳帝崩年三十三葬景陵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性儉素高祖欲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諸王競取珍玩帝惟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庶人尙失德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立為儲貳雅愛經史尤長釋氏講論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嘿端嚴若神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而從容不斷太和之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至

治衰矣

肅宗明皇帝諱誦宣武第二子也延昌元年立為皇太子四年春正月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徵還西討東防諸軍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決庶政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百官總已以聽於二王二月尊皇后高氏為皇太后高肇至京師以罪賜死尊生母胡充華為皇太妃皇太后為尼徙御金墉梁於浮山堰淮為揚徐之害詔平南將軍楊大眼伐之六月沙門法慶反於冀州殺阜城令自稱大乘詔征北大將軍元逵討之八月領軍于忠矯詔殺左僕射郭祚尊皇太妃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元逵斬法慶傳首京師梁將趙祖悅襲魏

硤石詔鎮南將軍崔亮率眾討之熙平元年二月崔亮克硤石斬趙祖悅盡俘其眾放華林野獸於山澤詔兵士征硤石者復徂賦一年傳堅眼大破梁軍九月淮堰破梁保淮城戍村落皆漂入於海二年春正月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問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皇太后幸伊闕石碣寺即日還宮五月中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論有事於太廟八月宴太祖以來宗室於期陽殿申家人之禮詔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參決尚書奏事冬十月以幽冀滄瀛光五州大饑遣尚書長孫稚等巡撫百姓開倉賑恤神龜元年春正月詔以雉戶胃入清流所在職官令五人相保無任保者奪官還役幽州大饑民

史紀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至

死者三千餘人詔刺史開倉賑恤二月詔以神龜表瑞大赦改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乃雨閏月開復州銀山禁與民共之八月詔京師見囚殊死以下減一等詔雖金革之事不得奪哀從役皇太后高氏崩於遠光寺以尼禮葬於北邙十二月詔曰民生有終下歸兆域京邑口盈億萬貴賤攸異未有定所今制乾脯山以西擬為九原二年春二月羽林軍殿傷征西將軍張華焚其第燒殺其子大赦天下求直言詔曰農月枯旱可教內外依舊典焉祈察微理寬掩傷埋瘞賑窮恤寡三月澍雨大洽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崧高山癸巳還宮十二月除淫祀焚雜神正光元年夏四月詔尚書長孫稚巡

撫北藩秋七月丙子侍中元又劉騰奉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歸政幽於北宮殺太傅清河王暉總禁旅決事殿中帝加元服大赦改年內外百官進位一等八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兵欲誅又騰見殺九月蠕蠕主阿那瓊來奔以高陽王雍為丞相十一月封阿那瓊為蠕蠕王錫以衣見加以輅車祿恤儀衛同平威藩十二月詔懷朔都督備驍騎二千護送蠕蠕主阿那瓊達境首若彼候迎務優饒之如不容受可聽還關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二年春正月車駕幸國子學講孝經祠孔子以顏淵配右衛將軍奚康生將殺元又為又所害秋七月詔曰時澤不降在予之責有司可脩案舊典祇

史集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七

行六事清狂狂恤困窮省役賦舉賢良黜貪邪會男女上下脩省以消災沴八月蠕蠕後主侯匿代來奔三年十一月有事於圜丘詔頒正光曆大赦天下十二月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第宅豐侈店肆商販詔中尉糾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不聽爭利城市四年春二月蠕蠕主阿那瓊率眾犯塞遣北道行臺元字持節喻之蠕蠕後主侯匿代來朝京師夏四月阿那瓊執元半驅掠畜牧北道詔驍騎大將軍李崇中軍將軍元纂率騎十萬討蠕蠕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秋七月詔曰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少收其力老耄其身言念勤舊賸焉未忍可給半祿以終其身其名德顯達者不拘致

史集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七

仕之例八月詔九道行臺巡檢遺寇之處仇倭不粒者厚加賑恤五年三月沃野人破落汗拔陵反殺鎮將年說真王暉臨淮王或都督北征諸軍事以討之高平衛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鎮以應拔陵別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遁五月臨淮王或敗於五原削除官爵詔李崇為大都督北討六月秦州人莫折太提反自稱秦王殺刺史李彥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人孫掩反殺刺史崔遊以應太提太提襲高平殺鎮將赫連太提死子念生偕稱天子秋七月詔西道行臺元脩義率諸將西討李崇坐長史祖瑩截沒軍資免官念生遣樊元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破之斬元涼州總帥于善提反執刺史宋穎念生遣其兄天生東寇元志大敗於隴東退守岐州詔諸州鎮軍元非犯罪者悉免為民仍改鎮為州南秦州客牧子于乞真反殺太僕卿陸延別將李朱榮討平之莫折念生遣寶雙攻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討之斬雙九月詔西道行臺齊王蕭寶夤征西將軍崔延伯撫軍將軍北海王顥率諸將西討帝饒於明堂果將裴遵據善春外城刺史長孫稚擊走之吐谷渾伏連籌攻涼州斬于善提城民趙天安復推宋穎為刺史冬十月營州人劉安定就德興反執刺史李仲遵州人王恩見斬安定德興東走胡琛寇幽北北華三州詔都督北海王顥率眾討之十月

莫折天生陷岐州。執都督元志。刺史裴芬之。汾州山胡叛。詔大都督章武王融率衆討之。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氏民。復六郡十二戍。斬賊王韓祖。香南。秦賊王張長。命懼告降於蕭寶夤。莫折念生攻涼州。趙天安執刺史以應之。幸昌元年春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反。害行臺高談。自稱宋王。遣其子景仲歸於梁。梁遣將胡龍牙率衆赴彭城。詔安樂王瑩討之。鑒爲法僧請饒。梁遣豫章王綜守彭城。法僧擁其眷屬兵戍及士女萬餘口南入。詔臨淮王彧爲都督。安豐王延明爲行臺。討彭城。蕭寶夤遣伯大破天生於黑水。斬獲數萬。天生退走隴西。涇岐隴東平二月。莫折念生遣梁下辯。梁齊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七

攻仇池。東益州刺史魏子建破之。斬下辯齊首。詔五品以上各薦所知。清河民崔畜殺太守董遵廣。川民傅堆執太守劉莽反。青州刺史安樂王瑩討平之。破落汗拔陵。陷懷朔鎮。四月。梁益州刺史蕭詠圍小劔戍。行臺魏子建拒之。皇太后復臨朝攝政。引羣臣而陳得失。劉騰追削爵位。元叉除名爲民。征西將軍崔延伯於涇州戰沒。五月。淳于誕大破梁軍。俘斬萬計。六月。蠕蠕主阿那瓌大破拔陵。諸將逼彭城。蕭綜夜潛出降。梁將奔還。衆軍追躡。免者十二三。秋八月。詔斷貢獻珍寶。違者免官。柔玄人杜洛周反於上谷。年號眞王。攻沒郡縣。聞燕州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九月。詔行臺

常景都督元譚率琚討洛周。時四方多事。諸蠻復反。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以臨淮王彧爲征南將軍。討魯陽蠻。二年春正月。元譚爲洛周所敗。定州降戶鮮于脩禮反。詔大都督長孫稚都督河間王琛率將討之。二月。帝及皇太后臨大夏門。覽冤訟。三月。西部敕勒斛斯洛陽反於桑乾。與河西牧子通連。別將余朱榮擊破之。李琚與洛周戰沒。朔州人鮮于阿胡據城反。詔車騎大將軍齊王蕭寶夤西討。長孫稚河間王琛失利奔還。五月。車駕將北討。內外戒嚴。以高陽王雍爲大司馬。廣陽王淵爲大都督。北討脩禮。以宗正珍孫爲都督。討汾州反胡。六月。絳蜀陳雙熾反。自號始建王。詔大都督長孫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夫

稚討雙熾。平之。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茲。社稷鴻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略無以及遠。何以苟安黃屋。無還黔黎。今避正殿。蔬餐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稱襲之。夫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論得失。秋七月。杜洛周遣曹紇與寇幽州。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進於粟園。大破之。斬紇。眞獲三千餘級。恆州陷。行臺元纂奔冀州。梁將元樹寇壽春。八月。都督伊兌生討巴失利。戰沒。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爲其黨爲衆所殺。都督余朱榮執肆州刺史尉慶賓。令其叔羽生統州事。九月。葛榮收廣陽王淵於博野。章武王融戰沒。榮自稱天子。國號齊。常景破洛周。

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就德興陷平州殺刺史王買奴莫折
天生請降蕭寶實使左丞崔士和入秦州天生復叛殺士和
冬十一月杜洛周陷幽州執刺史王延年及行臺常景梁將
元樹通壽秦揚州刺史李憲以城降詔留州郡縣及長史司
馬戍主副質子於京師梁攻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之詔曰
溫門所拘辱者悉令離絕三年春正月葛榮陷殷州刺史崔
楷死之遂圍冀州蕭寶實大敗於涇州諸軍退散東秦州刺
史潘義淵以沂城降賊高平賊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
以應之幽州刺史畢祖暉戰死北海王顓敗走賊帥胡引祖

帝
乙卯

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秦州民杜榮殺莫折念生自行
州事南秦州民辛琛自行州事遣使歸罪雍州刺史蕭寶實
拔州反自號曰齊詔右僕射長孫稚討之十一月葛榮陷冀
州執刺史元季逐出居民東死者十七八十二月都督源子
邕與葛榮戰於漳水曲敗死駱超殺杜榮遣使歸罪武泰元
年春正月杜洛周陷定州執刺史楊津源州刺史元寧以城
降皇女生祕言皇子大赦收元長孫稚平潼關雍州人侯終
德等攻寶實寶實攜妻南陽公主及子與百餘騎渡渭走雍
州平二月葛榮燒劫鞏縣以西關口以東公路洞以南詔都
督李神軌討平之癸丑帝崩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
天下皇太后詔曰皇家握曆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
萬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及大行在御重以
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實望穹靈降祐驛趾衆繁自潘充
華有孕椒宮難繼而能無兆蛇虺維彰直以國步未
康假稱統緒欲以底定物情仰繫宸極何圖一旦蘭玉陽輝
闕道中微大行絕祀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劍體自高
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愛養特深養齊猶子事符常璧及聖
日弗豫大漸彌留乃延入青蒲受命玉几允膺大寶即日踐
祚可頒宣遠通威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大都督朱榮抗
表請入奔赴勒兵而南杜洛周為葛榮所并榮陷滄州執刺

勿主即位
乃事其父
之不受命
大行禮也

史薛慶之居民死者十八九三月葬帝於定陵夏四月庚子
命朱榮沈皇太后幼主於河史臣曰肅宗冲齡統業靈后婦
人專制委用非人貨罰乖舛於是釁起四方禍延畿甸享國
不長為魏氏淪胥之始嗚呼

孝莊皇帝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也封武城公幼侍書於禁
內肅宗親待之及長風神秀慧拜中書侍郎遷御史中尉封
長樂王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勰事轉為衛將軍中書監武
泰元年二月肅宗崩大都督朱榮謀廢立以帝家世忠勤
兼有民望陰與帝通夏四月榮率眾向京師帝夜渡河會榮
於河陽戊戌即位以兄勰為無上王弟子正為始平王以榮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九

星

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封太原王百寮奉璽綬
備法駕迎於河梁車駕西至陶渚榮避害靈太后幼主及無
上王始平王丞相高陽王以下王公卿士二千餘人還帝於
便幕列騎衛守既而榮悔稽顙謝罪手丑帝御太極殿大赦
天下建義元年汝南王悅北海王顥臨淮王彥奔梁鄧州
刺史元顥達據城叛五月以元羅為東道大使元欣副之逕方
黜陟先行後聞大將軍朱榮還晉陽帝餞於邙陰南荊州
刺史李志據城叛為榮使任褒率車三萬餘乘寇沁水以上
黨王天穆為大都督討任褒帝以寇難遷正殿青躬撤膳班
募格收集忠勇其直言正諫之士集華林園面論國事幽州

主簿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反於北海自署漢王命車騎
大將軍李叔仁率眾討之光州人劉舉反於濮陽自稱皇武
大將軍高平鎮人万俟醜奴僭稱大位臨淮王或自江南還
朝太山太守羊侃引梁軍攻兗州詔大都督宗正孫孫討劉
舉平之為榮固相州九月詔上黨王天穆討葛榮大將軍朱
榮率騎七萬討葛榮於滏口擒之餘眾悉降冀定滄瀛
五州平以朱榮為大丞相榮子文殊文暢進爵為王新葛
榮於都市以長樂南趙博陵浮陽遼西上谷漁陽七郡增封
太原王朱榮加榮大師以太原公于暉為行臺計羊侃大
都督費穆大破梁軍擒其將曹義宗梁以北海王顥為魏主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九

星

據鉅城十一月于暉大破羊侃於瑕丘僞奔梁十二月詔暉
回師討邢杲次於歷下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反暉所部都
督彭樂率二千餘騎北走於韓樓乃班師二年春二月尊皇
考為文穆皇帝皇號為皇后燕州民王慶祖聚眾於上黨自
稱為王大將軍朱榮討擒之三月詔大將軍上黨王天穆
討邢杲夏四月上黨王天穆大破邢杲於濟南果降送京師
斬於都市元顥陷考城執行臺元暉棄五月元顥克梁國以
楊昱為大都督鎮梁陽尚書僕射朱世隆鎮虎牢侍中朱
朱世承鎮韓城內外戒嚴元顥陷梁陽執楊昱朱世隆棄
虎牢遁還車駕幸河內元顥入洛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宜

破嶺後軍都督侯瑄於梁國斬之擒其卒三千人以余朱世隆為相州刺史鎮鄴城太原王余朱榮會車駕於長子王天穆會車駕於河內六月元顥克河內斬太守元顥都督宗正珍孫秋七月都督余朱兆賀拔勝從硤石夜濟破嶺子冠受軍元顥走車駕入大夏門大赦天下以余朱榮為天柱大將軍臨穎縣卒江豐斬元顥傳首京師巴州刺史嚴始欣據州叛九月大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荊斬之幽州平萬俟醜奴攻東秦州陷之殺刺史高子朗就德興自營州遣使請降十二月梁兖州刺史張景世荊州刺史李靈起降三年春正月益州刺史長孫壽梁州刺史元偶與都督元景夏討嚴始欣斬之梁都督蕭玩敗走斬玩俘獲萬餘人東徐州民呂支欣反殺刺史元太賓以樊子鵠為行臺討平之三月醜奴寇岐州大將軍賀拔岳大破之夏四月雍州刺史余朱天光討醜奴蕭寶貴於安定擒之送京師關中平醜奴斬於都市寶貴賜死六月白馬龍涸胡王慶雲僭位於永洛城秋七月天光平永洛城擒慶雲坑其民一萬七千九月天柱大將軍余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帝殺榮天穆於明光殿及榮子若提并開闔門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殺率兵鎮北中候射余朱世隆榮妻鄉郡公主率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攻河橋擒殺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以高乾為河北大使

史纂

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量

招集驍勇十月以李叔仁為大都督討世隆班募攻河橋格皇太子生大赦通直散騎常侍李苗以火船焚河橋余朱世隆退走詔大都督源子恭率步騎一萬出西道行臺楊昱募勇士八千往東路討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哲拒守城陷屠之世隆屯高都余朱兆自晉陽來會之推長廣王曄為主大赦所部徐州刺史余朱仲遠反率東向京師十一月詔大將軍鄧先讓會楊昱討之仲遠陷西兗州執刺史丁衍以賀拔勝為都督討仲遠前行豫州刺史元宗禮殺行州事陰導和攝豫州賀拔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軍敗降之十二月余朱兆寇丹谷都督崔伯風戰歿大都督源子恭奔退余朱兆余朱度律自富平津率騎涉渡襲京城禁衛不守帝出雲龍門兆遷帝於承寧佛寺殺皇子及司徒臨淮王或左僕射范陽王壽戊申元曄大赦天下余朱度律鎮京師余朱兆遷帝於晉陽甲子遇害於三級佛寺年二十四并害陳留王寬河西人紇豆陵步壽被落韓常大敗余朱兆於秀容齊州人趙洛周據西城反應余朱兆刺史丹陽王蕭贊棄城走南陽太守趙脩延執荊州刺史李瑛之自行州事太昌元年諡孝莊皇帝葬靜陵廟號敬宗魏氏五祖五宗不巳蓋平節閔帝恭廣陵王羽之子也少端謹有志度長而好學事祖母嫡母以孝聞正始中襲爵除黃門侍郎帝以元又擅權稱

史纂

卷之十一百二十九

蕭

既經呈由
帝於此後
大之義

疾不拜因託病垂將一紀居於龍花寺無所交通永安末
有白莊帝者言帝不語將有異圖民間又云有天子氣帝逃
匿上洛執送京師以無狀獲免莊帝崩余朱世隆等以元驍
疎遠又非人望所歸帝潛嘿晦身有過人之量將迎立之恐
實不語今帝所親中其意帝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及驍
至邳南世隆等奉帝行禪讓之禮太尉余朱度律進璽綬袞
冕就輅車百官侍衛入自建春門卽位於太極殿登閣闔門
大赦以魏爲大魏普泰元年詔曰夫三皇稱皇五帝云帝三
代樹王迭冲挹也自泰以來競稱皇帝忘負乘之深殃垂貪
鄙於萬葉今稱帝已爲莫矣可普告令知罷稅市稅鹽官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九

鍾建將軍崔祖蟠聚青州七郡之衆十餘萬人圍東陽州
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河北大使高乾邑夜襲薊州執刺史
元提殺監軍孫白鶴推前河內太守封隆之行州事三月封
長廣王驍爲東海王彭城王余朱仲遠隴西王余朱天光並
爲大將軍穎川王余朱兆爲天柱大將軍平陽公高歡封渤海
王樂平王余朱世隆爲太保帝引見尚書右僕射元羅及
皇宗於顯陽殿勞勉之劉助靈率衆次於安國定州刺史侯
淵破斬之詔以高歡爲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罷細
作之條毋禁郡國往還余朱仲遠使都督魏留討崔祖蟠
斬之四月有龍迹自宣陽門西山復入城羣臣入賀帝曰國

明

當日爲何
出龍幸寺

特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己爲治未可恃
此爲慶也六月渤海王高歡起兵於信都以誅余朱氏爲名
入殷州斬刺史余朱羽生以李元忠爲刺史帝臨顯揚殿親
理冤訟秋七月余朱世隆害前太保楊椿前司空楊津及其
家余朱兆率步騎二萬趣殷州李元忠棄城還信都余朱仲
遠及常山王余朱度律率衆拒高歡九月追尊皇考爲先帝
皇妣王氏爲先太妃冬十月高歡推渤海太守元朗卽帝位
於信都二年春三月高歡敗余朱天光於韓陵夏四月高歡
與元朗至邳山使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帝之爲人蘭根忌
帝雅德還致毀謗遂從崔悅廢帝於崇訓寺而立平陽王
史籍 卷之一百二十九

脩爲帝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惠紫極非情願
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脩真觀太昌初帝遇
執於門下外省年三十五出帝詔百司赴會葬用王禮後西
魏追諡節閭皇帝
廢帝則章武王融第三子也少明悟元驍時爲渤海太守及
高歡起兵推戴之普泰二年冬十月壬寅卽位於信都大赦
中興元年以高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高歡大
破余朱兆於廣阿遂攻鄴城南兗州民王乞德逼前刺史劉
世明以州降梁梁將元樹入據譙城二年春正月高歡拔鄴
執刺史劉誕二月以高歡爲大丞相大將軍太師閏月余朱

兆率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退走高歡大破余朱天
光等於韓陵天光度律將還洛陽大都督斛斯椿先據河橋
擒天光度律遂斬之次行臺長孫稚率騎入京師執余朱世
隆斬於都街驛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據城降余朱仲遠
奔梁車駕至河陽遜位於別邸封安定王後以罪祖於門下
外省時年二十葬於鄴西南野馬岡

西魏孝武帝脩廣平王懷第三子也性沈厚少言偏體有麟
文年十八封汝陽公夢人呼其名曰汝年二十五當大貴永
安三年封平陽王普泰中為尚書左僕射中興二年高歡既
破余朱氏廢帝自以疎遠請遜大位高歡乃與百寮議召汝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華

南王悅於梁將立之既至而止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先是
嵩山道士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遂第
帝言之居五旬而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格使帝所親王思政
告帝帝變色曰非賣我耶椿以白歡歡遣騎迎帝入觀帳陳
誠帝泣下當禪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歡出御服進湯
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勅進表椿入
帷門攀折延首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視之曰是不得不稱
朕矣乃假廢帝詔策而禪位焉太昌元年夏四月戊子即位
於東郊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氍毹七人散居其一帝於氍
上西向拜天訖自東陽門入御太極前殿羣臣朝賀禮畢升

及其南分
取其一分
也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吳

問閭門大赦除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增封并前
十五萬戶高歡還鄴車駕饒於乾脯山五月帝幸華林都亭
宴羣臣羽林隊主唐猛突入稱慶帝以犯禁衛杖之猛色有
忤斬於階下詔曰理有一準則民無觀觀法啓二門則吏多
威福前主為律後主為令歷世永久實用滋章非所以準的
庶品隄防萬物可令四品以上集於都省議定條格務在約
通無致冗滯六月詔曰間者凶權誕恣法令變常遂立夷貊
輕賦冀收天下之意隨以箕箒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捕
雀何以過此今歲租調且兩收一焉來年復舊高歡入滏口
討余朱兆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帝臨顯揚殿親理
冤獄夏州徙民鄴還據宥州反刺史元疑棄城走詔行臺侯
景計之遷奔梁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大破梁軍於譙城擒
其鄴王元樹及譙州刺史朱文問八月高歡來朝燕射班賚
部下有差十一月有事於國丘安定王剛及東海王暉坐事
死葬雲太后胡氏十二月殺大司馬汝南王悅永熙二年春
正月高歡討余朱兆大破之兆遁走自殺山東平能諸行臺
追尊皇考為武穆帝皇太妃馮氏為后皇妣李氏為皇太妃
三月阿至羅十萬戶降以高歡為大行臺隨處裁處徐州刺
史高乾邑坐事賜死青州人耿翔襲膠州殺刺史裴榮五月
東徐州民王早簡貴殺刺史崔庫據州入梁六月以樊子鵠

為青膠大使討耿翔十一月以邸珍為大都督討東徐州三年春正月高歡討費也頭於苦洩河大破之獲其帥紀豆陵伊利遷其部落於內地梁涼州刺史南昌王毛香以城降帝親釋奠禮先師帝內國高歡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騎廂別二百人開內部曲數千人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恩正統之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下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討歡盛暑徵兵天下怪之帝幸華林都亭集京師都督及軍士慰勉之己丑帝親統六軍十餘萬眾次於河橋以斛斯椿為大都督尋命椿鎮虎牢詔荊州刺史賀拔勝赴行在勝率所部次汝水高歡引軍東渡帝率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九 梁

南陽王寶炬清河王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蘆西楊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有牛百頭盡殺以饗軍士眾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清河廣陽二王亦逃歸洛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來赴駱超先至賢和會帝於峭中高歡入洛遣婁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回駕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帝輿馬長驚至湖城飢渴甚王思村人獻麥飯壺漿帝甘之復其村十年先是焚惑入南斗眾星北流梁武跪而下殿以禳星變及問帝之西懸曰虜亦應天平帝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獻食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榮傑甲騎二千來迎

人何以堪

閹門無禮
因帝之丑
而致殺之
有司其之
心矣

帝過河謂驛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解為宮大赦高歡推清河王留為大司馬承制總萬機居尚書省歡追車駕至潼關九月歡還洛陽帝親督眾攻潼關斬其行臺華長瑜克華州冬十月高歡推清河王寶炬子見善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稱帝為出帝魏於此始分為二帝閹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陽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侯黎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城九門門九關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莫蔡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九 梁

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憤恚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閏十二月癸巳潘彌奏今日當有急兵其夕帝在逍遙園宴阿至羅謂侍臣曰此處彷彿華林園使人殊增悽怨命取所乘波斯駒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攀鞍驟而死帝惡之日入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以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魘而崩時年二十五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雲陵始人間諸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何子醫斷索識者以為索謂索頭焦梨何子指宇文泰號黑獺也文帝寶炬孝文之孫也正始初坐父京兆王倫罪幽宗正寺

字文泰秋
孝武久有
無君之心
十七年得
歸今終可
謂幸矣

狎公卿帝勸酒不飲怒殿之曰鎮兵何敢爾孝武以故故免
官歸第命羽林守衛月餘復位及歡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
師百寮會弔者盡拜帝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贈太師耶及躋
大位惟歸周室晉登道遙觀望嵯峨山謂左右曰豈此今人
有脫屣之意朕年若五十便委政儲官尋山餌藥不能一日
而幾也大運未移竟係令終云

廢帝欽文帝長子也大統十七年三月即位梁邵陵王蕭綸
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元年冬十一月梁湘東王蕭繹
討侯景擒之遣其人魏彥來告繹嗣位於江陵二年秋八月
大將軍尉遲迥克成都冬十一月宇文泰殺尚書元烈三年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暨

泰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立齊王顥元烈之誅帝有怨言
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垂泣諫帝不聽故及於辱

恭帝廓文帝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齊王廢帝三年四月
即位元年夏四月蠕蠕寇廣武柱國李弼追擊之斬首數千
級收輜重而還冬十一月賊梁弼梁元帝梁太尉王僧辯奉
元帝子方智為主居建業二年秋七月梁太尉王僧辯納貞
陽侯蕭淵明奉以為主以方智為太子九月梁司空陳霸先
殺僧辯廢淵明復奉方智為帝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將軍
豆盧寧帥師討之三年春正月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宇文泰
為太師家宰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遜位

於周周主封帝為宋公尋祖

東魏孝靜帝善見清河王亶之子也永熙三年拜開府儀
同三司山帝既入關高歡與百寮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
時年十一冬十月丙寅即位大赦天平元年車駕還於鄴詔
高歡留後部分司州為洛州以元弼為刺史鎮洛陽十一月
兗州刺史樊子鵠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據取丘反車駕至鄴
居相州解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都太守為魏尹徙鄴西
居民徑百里以處新遷之人仍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
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鄴黎陽東濮陽清
河廣宗等郡為皇畿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為大使巡諭天

史緯 卷之一百二十九 暨

下閏月梁以元慶和為魏王據平瀨鄉宇文黑獺害出帝立
南陽王寶炬稱西魏初置四中郎將於礪石橋置東中蒲泉
置西中濟北置南中洛水置北中二年春正月西魏渭州刺
史乃朱渾道元擁部來降以高歡為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
入朝不趨東南行臺元晏討元慶和破走之大野拔斬樊子
鵠以降兗州平高歡討平山胡劉蠡升斬之其子復僧帝號
高歡進擊禽之及其男女四百人遁逃二萬餘戶六月元慶
和寇南豫州刺史竟雄大破之六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
宮九月高歡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請選朝臣州遣一人問
疾苦十一月祀國丘三年春正月朔饗羣臣於前殿詔百官

舉士其不稱者兩免之高歡襲魏西夏州克之詔加高歡九錫之禮二月梁光州刺史郝樹以州降詔加高澄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鮮卑高車酋庶皆款之三月陽夏太守盧公纂據郡叛大都督元整破之五月賜鰥寡孤獨貧弱者衣物有差賑遷民廩四十日梁夏州刺史田獨鞏潁州都督劉鸞慶以州降九月以侯景爲南道行臺節度諸軍南討景克楚州復刺史桓和十二月高歡西討次於蒲津大都督高昂趨上洛車騎大將軍賈泰入潼關四年春正月賈泰失利自殺高昂攻上洛克之禽西魏洛州刺史梁企以去秋肆汾建晉秦陝東雍南汾霜旱民飢流散詔所在開倉賑恤而死者甚衆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九

聖

夏四月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階梁陽人張儉聚衆反於大隗山通西魏武衛將軍高元盛破之六月幸華林園理訟八月西魏宇文泰陷陝州殺刺史李徵伯九月侍中元子思謀西入賜死閏月衛將軍蔣天樂謀反伏誅禁京師酤酒冬十月高歡西伐至沙苑敗還西魏主遣其子季海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還季海遂據金墉潁州長史賀若微執刺史田迅西叛引西魏都督梁回據城西魏右丞章孝寬陷豫州十一月梁人來聘元象元年春正月大都督賀拔仁攻西魏南汾州破之擒其刺史章子纂大行臺侯景討潁州梁回棄城走二月豫州刺史堯雄攻揚州拔之

擒西魏義州刺史韓顯揚州長史丘岳送京師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圖西魏將獨孤如願於金墉西魏主親來赴救高歡總衆繼進戰於河陰大破之斬其大都督寇洛生等俘獲數萬司徒高昂等戰歿西魏留其將長孫子彥守金墉高歡至清河子彥棄城走十一月高歡來朝十二月還晉陽興和元年夏五月高歡世子澄來朝六月以司馬子如爲東北道大行臺奚思業爲河南大使簡發勇士九月發畿內民夫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冬十一月新宮成大赦八十以上賜綾帽及杖七十以上及廢疾者賜粟帛築城之夫給復一年二年春正月徙御新宮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階夏五月西魏行臺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九

聖

延和陝州刺史宮元慶降置之河北新附版廩有差三年夏四月阿至羅國主副伏羅居子去賓來降封爲高車王冬十月詔高澄與羣臣於麟趾閣議定新制班天下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冬十月高歡圍玉壁十一月班師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虎牢西叛三月西魏宇文泰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高歡討泰戰於邙山大破之擒西魏臨洮王森等俘斬六萬餘甲仗牛馬不可勝數高歡追奔至恆農而還高歡召夫五萬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陞四十日罷二年三月以高澄爲大將軍領侍中政事賞罰皆詢衆之冬十月以太孫孫騰大司馬高隆之爲

括戶大使凡獲逃戶六十餘萬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庚子有事於國立四年夏六月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八月移洛陽石經於鄆高歡率眾西伐十一月高歡有疾班師高澄如晉陽五年春正月高歡薨於晉陽秘不發喪侯景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應之景據潁州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景顯道司空韓軌驍騎大將軍賀拔勝等討之景遣使降於西魏請師救援西魏遣其將李景和王思政帥騎赴之思政等入潁州景出走豫州二月侯景奔西魏歸梁梁署景河南大將軍承制夏四月大將軍高澄來朝遣兼散騎常侍李緯使梁五月以高澄為尚書令領中書監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九

高澄侯景之故也南兖州刺史石長宣應之諸州刺史守令多被誣誤景徵後尚書成處極刑高澄請減降於是斬長宣餘從寬宥夏四月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偽假人官事覺亂檢首者六萬餘人秋八月以慕容紹宗為大行臺與太尉高岳等討王思政於潁州引清水灌其城冬十月侯景濟江推梁臨賀王正德為主以攻建業高澄遣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地凡獲二十三州七年春正月梁北徐州刺史中山侯蕭正衣以鍾離降封吳郡王三月侯景克建業梁北兖州刺史定魏侯蕭祗湘潭侯蕭退來降江北郡國皆內屬大行臺慕容紹宗遇暴風溺水死詔以高澄為相國齊王食渤海河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九

高祖之耳
朕人

襄嗣事甚忌之。以崔季舒為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文襄與季舒書曰。朕人復何似。癡勢少差。未帝嘗與文襄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役。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文襄嘗侍飲。舉大觴曰。臣盍勸陛下酒。帝忿然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卿。卿。朕。使季舒殿帝三奉舊衣而出。明日。文襄使季舒奏帝。帝謝焉。賜季舒絹。季舒以告。文襄使取一段。帝來百匹。作一段。以與之。帝不堪受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勸君子。因流涕。侍講荀濟。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利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於宮內。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史記

為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文襄。文襄勒兵入宮。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將殺妃嬪。帝正色曰。王。白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文襄下牀叩頭。啼泣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南帝於含章堂。瑾等皆烹於市。及文宣將受禪。襄城王旭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琛。入見帝於昭陽殿。奏曰。五行運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百姓歸仰。臣等昧死。奏聞。願陛下則堯禪舜。帝敘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勣。裴勣曰。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帝。凡十餘書。訖。帝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為。而去。楊愔曰。在北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史記

城別有館宇。選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曄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承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籍。敝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妃嬪決。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以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轎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帝上車。趙德上車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願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亦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與常道。卿公漢獻帝。眾莫不悲愴。高隆之泣。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宅。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太原公主。獻武之女也。每嘗食。護視帝。竟遇禍。后再嫁。尚書僕射楊愔。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終

史緯卷一百三十

魏書三

志

律曆

魏氏平諸國，頗獲古樂。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脩正音律。久未能定，問出爲相州刺史。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大樂祭酒公孫崇，以爲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穗，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

長以定銅尺，而芳尺同高祖所制，遂與脩金石。

太祖命太史令龜崇脩渾儀，以觀星象，仍用景初曆。歲年積久，頗以爲疎。世祖平涼土，得趙歐所脩玄始曆，謂歐爲密，以代景初。真君中，司徒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連寢高祖。太和中，詔太史令張明豫脩綜曆事，未成。明豫物故，世宗景明中，詔太樂令公孫崇、趙獎生著作佐郎張洪等，同加考驗。功未及訖，獎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惟崇獨專其任。景平初，云已略舉。時洪解官停京，奏令重脩前事。詔太史令趙勝、明豫子龍詳與崇等詳驗，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造甲午甲戌二元，復除豫州司馬。洪至豫州，續造甲子己亥二

元惟龍詳在，以魏水德爲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興亦和造曆，爲戊子元。延昌四年，太傅清河王懌等奏曆數幽微，非可意度。臣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立表木，明伺昏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然後採其長者，更議所從。神龜初，國子祭酒崔光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所以推二氣，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百官於朝，萬民於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罔不畢備。由是先代重之，垂於典籍。謹案曆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爲元，迄於大魏甲寅，歷歲數千軌，憲不等，遠近殊術，其消息盈虛，規步疎密，莫得而議焉。延昌四年，屯騎校尉張洪、太史令張明豫子並寇將軍龍

詳校書郎李業興三家並上新曆，各求申用。臣學缺章經，謝善運而竊職觀闕，謬忝厥司，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義者及太史，並集祕書與史官同驗疎密，并請宰輔羣官臨檢得失。至於歲終，審者施用。時清河王懌等以天道至遠，非卒可量，請立表候影，期之三載，乃採其長者，更議所從。於是洪等與前鎮東長史祖瑩等研窮其理，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復成。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曆，并駢馬都尉盧道虔、太極採材軍主衛洪顯、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融、河南人樊仲遵、鉅鹿人張怡謙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曆。元起壬子，律始黃鍾，考古合今，謂爲最密，今封以上呈。

乞付有司考議施用。肅宗以曆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曆。班於天下，其九家共脩，以龍祥業興為主。孝靜時，壬子曆氣朔稍違，憂感失次，四星出伏乖舛，興和元年高歡入鄴，復命李業興改正立甲子元曆，詔以新曆示歡。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關通曆術，駁業興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曆在營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新曆鎮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鎮星在亢四度，留新曆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其為差殊。」業興曰：「歲星行天，伺候以來，八九年恒不及二度，今新曆加二度，至於夕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

史籍

卷之十一

三

自造千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曆二曆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芳惟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却，業興推步以來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歐、宋何承天、祖沖之參校，業興謂年允曆長於三曆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亦準鎮星、太白、業興曆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曆之失，動校十日十度，疑惑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

祖沖之曆多甲子曆十日六度，何承天曆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曆還與壬子同，不有加增，星辰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曆無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晨星惟起夕合為異，業興以天道高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人目仰觀，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曆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曆數之道幾乎磨矣。夫造曆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衷，間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鎮星、陽曆陰曆，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眾條，然後曆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難值甲子，復

史籍

卷之十一

四

有差分如此，踳駁參錯，不等。今曆發元甲子，七率同遵，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精謂為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一合之裏，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依術，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見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無差。以此準之，見伏之驗，尋效可知。將來永用，大體無失。芳又云：「以去年十二月算新曆，其鎮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留天上在亢四度，留是新曆差天五度，太白晨星並各有差，校於壬子舊曆，鎮星差天五度，太白晨星亦各有差，是舊曆差天為多，新曆差天為少。凡造曆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曆術，不可一月兩月

月復祀天於西郊爲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爲一陸無等
周垣四門各依其方色爲名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
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
門內近南壇西內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
青門之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面西廡
儀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陸東西面遙十族子弟
七人執酒在巫南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百官內外童
拜祀訖復拜拜畢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
拜如是者七禮畢而還自是之後歲一祭明元永興三年三
月禱於武周車輪二山初清河王紹有寵於太祖性凶悍帝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七

每責之弗從懼其爲變乃於山上祈禱於天地神祇後因以
爲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親之無常日明年立太祖廟於白
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之無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
配早則禱之多有效詔郡國於太祖巡幸之所各立壇祭以
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廟於宮中歲四祭用牛
馬羊各一又置天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所於宮中歲
二祭各用羊一後二年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
明太祖廟常以九月或十月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獵
劉之禮置天神二十三於廟左右其神大者以馬號曰駿足
小者以羊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爲逆有保護功故立其廟

於太祖廟後因祭焉又於雲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
時祀官侍祀太武泰常三年爲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
行數方壇四陲埽壇三重通開門以太尊等及諸佐配祭黃
帝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用牛一有司
主之又六宗靈星風伯雨師司民司祿先農之壇皆有別兆
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
脯棗栗無牲幣又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
司祭有牲幣四瀆惟以牲牢準古望秩云其餘山川及海若
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
徧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祈禱其祭皆用牲王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八

畿內諸山川皆列祀典有水旱則禱之明年八月帝嘗於白
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
養帝孝子能養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
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入股股輕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
肅慄宜告天下使知聖德是月幸代望祀恆岳後二年九月
幸橋山遣使以太牢祀嵩高華岳還登太行五月至自洛
陽諸所過山川羣祀之後三年二月祀孔子於國學以顏淵
配神廡二年四月帝將征蠕蠕以小駕祭天神畢遂親戎大
捷而還歸格於祖廟徧告羣神九月立密太后廟於鄴后之

可謂盛矣

卷之二十一

北

黃帝虞之
始祖何以
見非在廟
之帝

三禱名春
特約也

卷之一百三十一

史 154—256

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
畫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七廟四時
常祭毀廟三年一祫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節今互取鄭王
二義祫祫并為一名從王祫是國丘大祭通名從鄭若以數
則毀五年一祫改祫從祫其祫之年則四時盡祫以稱至情
先祫而後時祭著之於今高閭奏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
或稱風雷星辰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
祀凡有十一家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為一
位而祭之比較詳議臣等以為衆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

史籍 卷之七十三

土

依舊制帝曰國祀大事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觀之
議皆準類以引義原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
疑況今有文可據乃不詳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覽尚書之文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是一事上帝稱肆類而
不言禋六宗言禋而不別祭名肆類非獨祭之日焚煙非他
祀之用六宗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
六非一帝之稱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
之今祭國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
宗一祭而六祀備焉無煩復別六宗之位十四年訓議五德
所尚中書監高閭曰五德之論權輿於漢一時之議三家致

不遇
大德者必
受命於金
木水火土
之運歷代
之運歷代
可原

別張蒼以漢為水德賈誼以漢為土德劉向以漢為火德謂
水德者以嘗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謂土德
者以漢繼秦土克水從其勝也謂火德應證赤帝斬蛇之符
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為正故以承周為火德自茲
厥後乃以為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
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
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氏既亡大魏稱制
玄朔故平文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
晉晉亡已久若秦秦則中原所寄推此而言承秦之行理有
明驗故以魏為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

史籍 卷之七十三

土

軒轅承土祖末事為著矣趙燕及秦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
統有中土郊天露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
河境被淮漢非若疆輒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
劉裕道成事繫變夷非關中夏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
蔑中原之次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
有傷於事臣以為宜尚黃定為土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
光等議以為問議繼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大
慨彼非緒魏氏帝業神元為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洛京
破亡桓穆二帝志推聰勅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戚并冀是
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渡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荷荷石

以周為本
他亦未聞

年文明自
諸百朝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主

終平燕氏大造中區則是司馬辭終於郝郡而元氏受命於
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號幾六十年著符尚赤雖張賈殊
議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胤以比其工蔑暴項而同吳
廣近編謬偽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彤雲空
結哉自晉傾淪暨茲國肇號亦幾六十餘載物色從黑玄同
合應日泰并天下革易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五
運竟神隆輓而況劉石符燕世業促福綱紀弗立親接其弊
自有錄典豈可異漢之永木繼符而為土耶夫皇統崇祿承
運至重必當推補天緒考審王次不可雜以僭竊參之強役
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紹晉定德號曰不可而
欲次茲偽僭豈非惑乎詔羣臣議之司空長樂王穆亮左僕
射平原王陸叡等言臣等謹共參論皇親世王玄朔下迄魏
晉其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敘於理未愜
彪等雖主東觀詳究國史所據之議其理難奪請從彪等議
宜永晉為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既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
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為水德祖申胤辰四
年經始明堂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
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宜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
道武有勛基之功太武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
文未及昭成廟號太祖道武高於平文而號祖祖比功校德

應運與否
設人自宜
定論不必
先說然則
勝魏則曰
立為烈祖
也

法得是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主

似為未允朕今奉道武為太祖與世祖太武為二祧餘者以
次而遷平文既遷廟惟有六天子七廟虛一無主當在朕躬
夫生必有死人之常理朕以不德承承洪緒若宗廟之靈徒
全首領以歿於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設祖宗之
祔可示後今遷之謂司空長樂王穆亮等言推功考德實如明
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謂可依
先祀八月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
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昔漢高之初所祀衆神及廢廟
至元成之際區區輒論乃得減省後漢光武饗祀有序凡祭
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又詔曰
近論朝日夕月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弦望
行無常準若一倅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於理不
可昔祕書監薛琚嘗論此事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
謂朏分何者為是尚書游明根曰推校衆論宜從朏十六年
正月詔曰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
之士薦以仲月凡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今將仰遵古式
以此孟月值初於太廟可教太常冠日以開二月帝臨宣文
堂引俱曹尚書劉昶為膳游明根授贊孔子崇文聖之謚帝
齋中書省親祭於廟十八年詔罷西郊祭天相州刺史高閭
言伏惟太武皇帝修淳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戚以鄴土男

氏之故鄉故爲密皇后立廟置廟戶十家齋宮三十人春秋
然皆制史行事今廟堂虧漏門牆傾毀若以七廟維新配饗
之儀備於京師應罷其廟如以功高特立宜新其靈宇詔罷
之十一月帝幸委粟山議定園丘詔禮官曰夕牲之禮無可
依準殺牲祿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散
騎常侍劉芳曰臣按周官牧人職止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
牲之事祕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臣聞魯人將有
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以此推之禮應告廟帝從之帝
曰園丘之牲周禮用騂湯言玄牡今國家牲色未知何準彪
曰觀古用玄似取天玄之義臣謂宜用玄至於五帝各象其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

孝

方色帝意欲從之二十年立方澤於河陰宣武景明二年祕
書丞孫惠蔚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
禘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恆
祠尊卑有定體誠愆若於中百順應於外自秦燔詩書鴻籍
泯滅漢興以來拾綴遺策淹中之經孔氏所得惟有卿大夫
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禮盡亡曲臺之說戴氏所
述多載尸灌之義牲賦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
焉今之取證惟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
自餘經傳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據是以西漢淵儒魏
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然論有深淺義有精浮故令傳

六八或二
十六月
八日
月給也

記雖一而探意華外孝文皇帝禮括商周樂宜韶濩應必世
之期屬功成之會而禘祫二殷園之大事此先王之所留心
聖懷以之永慕敢竭愚管輅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恤
祿祫祫皆祫祫祫曰天子諸侯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
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
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公羊魯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
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
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

孝

謂三年祫五年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合也禘
諸也審諦無所遺失也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春祀
偏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案魏氏故事明帝以景初
三年正月廟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廟爲大禘太常孔美等
以爲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等
以爲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
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
卽禮取鄭舍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祇升
食太祖明年春享成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
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爲當在

今則禮有升降事有文飾當給之月宜減時祭然大禮
久廢或殊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付八座五省太常國
子參定以開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言禘祫之設前代彝典
惠所陳有允舊義其時祭事難輒省請移仲月制可十一
月改祭國丘於伊水之陽乙卯有事焉延昌四年正月世宗
崩明帝即位三月太常卿崔亮言秋七月應祫祭案禮三年
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
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古王肅章庭高堂隆以為今除即吉
故行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於是停不般祭臣謂祫祭應
停詔從之熙平二年太常少卿元端言按鄭玄云禘郊配食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

七

有虞氏以上尚德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用其姓代之是故
周人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
樂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國丘太
宗明元皇帝配上帝今太宗之廟既毀上帝配祭請召羣官
集議於是太師高陽王雍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
稷宗文周之茂與仰惟世祖太武皇帝神武業克清鴻圖
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維新親道宜配明堂
日依議施行七月江陽王繼言臣道武皇帝曾孫案道武皇
帝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恭嘗之為不
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真於階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

此得是

四廟之上
其一廟即
其廟之君
而高祖為

其子

世祖生明
帝亦七世
孫也

歸昨之榮五服之孫亦不露出身之叙按之墳史則不然驗
之人情則未允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為帝世數
未遠便疎同庶族不獲預祭昔堯教九族周隆本支故能磐
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以親屬生見隔棄非所以植餘根本
隆建公族者也伏見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
資蔭而況曾祖為帝獨不見錄伏願天鑒照臨令皇恩洽穆
宗人咸敘靈太后令禮官議定四門博士王僧奇等議案文
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
忘親也鄭注云實四廟言五者客顯考為始封君子故也四
廟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

七

同於此例乎請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案祭統曰
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
皆來古禮如是其廣而今惟厲四廟愚竊疑矣設使世祖之
子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蕃號為帝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
鼎之事哉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
赴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古記相符且國家
議親之律及天子之玄孫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無世
主相倫夫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何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
從議親之餘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
禘祫則情禮差通不宜復各為例領尚書令任城王澄等議

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廟祧雖存親殺廟
遠古赴并薦典記無文明由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江陽之於
帝也計親而杖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問拜
薦寧容輒與孝文皇帝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
總宗推之典禮事在難違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注云昭穆
威在同宗父子皆來是卒公子皆來不必限之以世也如依
其請非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竊謂太廣靈太后
今日議親律注云非惟當世之屬籍乃謂先帝之五世明親
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也百寮可以助祭諸孫何疑太廣祖
廟未毀而曾玄不預廟壇之事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

史纂卷之一百三十

族之近更疎於羣辟舊儀草創未定今可著之為令敕從瑛
之議十二月領尚書令任城王澄等奏案曾子問曰諸侯旅
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霽
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是諸侯旅見之義若因禘
祭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云四明不廢朝賀也春秋昭公
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七月釋禘公如晉十四
年春歸祫十五年春乃禘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筆
三句今正月應禘祭請移在中旬吉日時祭移下句吉日猶
日春禘正朔不廢朝會靈太后令曰可神龜初靈太后父司
徒胡國珍卒贈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王

太

禮者通於
太廟毀者
不祀於本

史纂卷之十百三十

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明始封猶
在親限故祀止高祖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立廟明法與
今事相當者也禮緯云夏國屬至子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
注云言至于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
也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為太祖而猶在親廟故惟祀
征西以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
乃備此依準前規若重規疊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
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荷無其功不可居正位今
秦公疏爵列土傳祚無窮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
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廟位不

子

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考初宗祊。得禮爲美。不可苟薦虛名。取榮多數。博士盧諶議。案諸侯有祖考之廟。今必待六世之君。六世以前。虛而蔑主。未爲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容置。禮緯曰。夏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待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武王而七。言夏卽禹之身。言子謂啓之証。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毀親。湯爲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爲二祧。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爲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爲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禮。不其謬乎。今立五廟。竊謂爲是。太傅清河王譔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非常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舍從違。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惟當仰祀二昭二穆。上及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

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更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至于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帝。此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明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于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宜依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秦公。而于孫備五廟焉。又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以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今云廟。皆四楹五架。北廂設座。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惟制一室。同祭祖考。實合朝令。詔從譔議。魏氏帝后廟。依漢魏既葬公除。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皇后崩。將營山陵。安定王休等表曰。臣聞先王制禮。隨時而變。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數。故也。三年之喪。雖則是古。然中代以來。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孝慕之德。實非濟世之道。萬幾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高祖曰。卿等謂三年之喪。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行三年之喪。蓋由人君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衾冕。以行卽

使也。又從儲官登極。君臣之義未洽。天下之望未定。故備
 班朝儀。以承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初因父在不遂。後乃踵
 以爲常。朕少蒙太后鞠育。慈嚴兼至。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
 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
 不遂哀慕之心。便情禮俱損。喪紀敗壞。深爲可痛。高祖曰。杜
 預晉之碩學。論自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
 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懷悽于謁。高祖
 曰。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開歌以荒庶政。惟欲存哀。麻
 廢吉禮。朔望並哀。申寫悲慕。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其
 於諒闇之主。蓋亦誣矣。李彪曰。漢明德皇后休養章帝母子
 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
 諫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事抑可擬。高祖曰。朕所以春
 戀哀往。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孝子之居
 喪。見美龐則感親。故釋文錦而服麤衰。內外相尋。非虛加也。
 朕豈獨強依禮制。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衷。故欲行之
 於外。今奉終之事。一遵遺冊。不敢有乖。痛慕之心。繫於予感。
 安忍遽奪。朕見前賢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故從遺旨。
 雖存衰服。不廢庶政。高祖曰。君不除服於上。而臣釋衰於下。
 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
 事雜。臣竊爲疑。高祖曰。朕未除於上。卿等猶未忍釋於下。奈

何令朕獨忍於親。夫天子不遂三年之服者。前已以寬羣下
 也。先后之撫羣下。念之君子視之如傷。卿等哀痛之思。既不
 求寬。朕盡罔極之慕。何爲不可。但遵遺冊。不遂乃心。今欲居
 處服衰。爲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至
 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粗至期年。使四氣既周。寒
 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猶得一終。忘日案禮卒喪之後。受
 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小官。皆卽吉。內職虎賁。郎已上。外職五
 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繼從練
 禮。外臣三月而除。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卽吉。
 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雖非舊式。推情卽理。庶有貴賤之
 差。遠近之別。高祖李彪曰。陛下親奉遺令。而不從臣等所以
 類請高祖曰。朕安可。苟順沖約之旨。頓絕創巨之痛。闕彪稱
 春秋燕嘗。事難廢闕。高祖曰。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共恃。
 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飲祀。朕豈忍身襲衰冕。親行吉
 事。高祖曰。臣等竊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非禮。陛
 下以萬乘之尊。不食五日。既御。則朝夕不充半溢。夫聖人制
 禮。不至者企而及之。過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仰抑哀慕之
 情。俯就典禮。高祖曰。二漢之盛。觀晉之典。豈皆簡略喪禮。遺
 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國之要。理在於斯。殆非也。
 諸公平時。每稱當今禮樂日新。四海清晏。朕俾軒唐事等并

志願不小

孝文與建
 禮記非獨
 人君於學
 士中求之
 亦不易得

此方是某
主所為

為漢魏以下固不足法及至今日欲苦奪朕志深所未解高
駒曰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天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
然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靡移民庶要安然江南
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藩情實難測是以臣
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統從師晉侯墨衰敗寇舊
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縗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
辰豫念亂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彪曰臣聞知子莫若親聖后
知陛下至性難奪故預造金冊明著遺旨今陛下孝慕深至
果不可奪臣等將何所言高祖曰古王亦有除衰而諒闇終
喪者若不見許朕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二事惟公等所擇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

重

游明根曰陛下孝倅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
幾以從遺旨與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明典臣等伏思淵默
不言則庶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東陽王丕曰臣與尉
元歷事升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大諱之後三月必迎神
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夫
神聰明正直惟德是依若能行道不召自至苟失其道雖請
弗來迎神攘惡朕所不為況大故之中而欲行此朕在不言
之地不應多及以公卿執奪遂成往復上黨勳等臣亦哭辭
出壬午詔曰公卿屋上終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
葬即吉今依禮既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以葛易麻既衰服

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變服從練以下為之節
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表節取速除之旨粗申哀慕之情便及
變禮感痛彌深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高祖及
從服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不食侍中南平王馮誕
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祥丁亥高祖宿於廟至
夜一刻引諸王駙馬三公令僕以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既
出監御令陳服笥於廟陛南近侍奉升列於聖室前席侍中
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革帶黑屨侍臣各易黻介
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高祖
薦酌祠部尚書王湛贊祀訖哭拜山有司陳祥服如前侍中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

重

跪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靴白布漆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
幘革臣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跽
慰復位哭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齊使并雜
使入甲食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既出帝
出廟停立哭哀盡乃還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太祖於陵
左終日不絕聲幕越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忌日高祖哭於
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三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
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玄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宮
太和十九年廣川王諸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禮有三臨自
漢已降稀行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難以尊降服私情

率來諸王基親者欲為之三臨大功為之再臨小功總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斂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麻而弔既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為須撫尸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闋棺宜擇厥中黃門侍郎崔光等議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感宜從始喪詔曰親晉以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臨之後復受慰於東堂今日東堂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為不宜復哭詔曰大司馬威尊位重宜再哭於東堂廣川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可從卿議諸將大斂高祖系服深衣哭之入室哀

史記卷之十一

孝

撫尸而出有司奏王妃薨於代京未嘗以斬衰從於早舊為宜早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柩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邱塋不得就坐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故移母就父宜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便其尸屬恆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及訃葬高祖親臨送之高麗王卒詔曰高麗王璉守蕃東隅勤德懋著今既不幸薨為之舉哀古者同姓哭於廟異姓隨其方今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為盡一哀以見其使有司可申敷備辦延日二年倘將軍乙

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諸府求上領軍元珍言案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留衛依律結刑五載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遇禫即吉之月若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珍又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葬而小祥又葬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禫間也自喪至

史記卷之十一

孝

此凡二十七月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縗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往求榮實是大尤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服限三年痛盡終身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勿勿者哉晉趙駿校尉程衡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太康中許猛上言以鄭禫二十七月為得衡及王肅為失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為衷晉武從之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衡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還從前處鴻又駁曰案三年之喪再葬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為間王杜以為是月之中鄭未必曾經旨王杜豈必乖聖意既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

禮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禫
鄭玄注曰禫者除也
非無也也
於厚所以
成服二十
七月

不同。晉武後雖從許猛之駁，同鄭禮議，然初亦從程璜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晉人朝祥而慕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可矣，爾則以大祥之後，喪事已畢，鼓瑟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禪，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緇紕，及黃裳，綵縵以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內也。衰經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爲喪事之終，何得言鼓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日誠如鄭議，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爲匆卒，然以深衣素紕之時，而罪同杖經苦塊之日，於禮惠未允。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新焉，草土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元

中不在除衰杖之後也。龍虎武夫，府應告之以禮，造還終月，以彼昧議，便加之罪，豈敢尚禮教之首乎。正如鄭議，龍虎罪亦不合刑，宜科鞭五十三年。司空清河王懌，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高舉兄子太子洗馬亡，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國子祭酒孫惠蔚等議，司空司徒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議論，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樂，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身，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

作，亦以疑己。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非所欲聞，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詔可。延昌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中書監崔光領軍將軍于忠肅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殿哭踊。王顯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肅使黃門曲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尚書，光等請肅宗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數十聲止，服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

孝

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跪受，服皇帝袞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侍直羣臣於庭中，北面稱首，稱萬歲。神龜元年，尼高太后崩於遠光寺，肅宗爲齊衰三月，十一月文昭皇太后改葬，詔讓所服太常博士鄭六議，檢喪服，并中代雜記云：「喪葬總，鄭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見尸，概不可以無服，故服總三年者，總三月，則非以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請服總既葬而除，詔可。」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奉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幸，宜應備設，太后訪之侍中崔光，光曰：「據禮記，綦冠玄武，子姓之

禮失久矣
豈將三千

天子之冠
士冠禮亦
未大失
何謂無冠

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秦公親為外祖又為師傅太后憂
麻在體則日哭臨至尊奉恩且禮母有喪服子不舉樂可從
雜議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冠皇太子恂於廟六月引見羣
官曰比冠子恂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誤朕殊
用媿歎當思往失更善將來左傳襄公至衛假鐘磬之樂古
者冠禮皆灌地降神作樂迎神昨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
不作樂降神一失也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
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諸儒忽司馬
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二失也冠禮朕以為有賓
諸儒皆以為無賓而朕從之三失也太傅穆亮等拜謝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

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尚不知有四卿等復何媿肅宗熙平
元年侍中劉騰等奏中官僕刺列車輿朽敗還京以來未及
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領尚書任城王澄等議皇太后稱
制臨朝郊社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
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似令欲作恐未合古制不可
以為一代之典從之熙平元年九月詔定五時朝服太學博
士崔贊議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璣玉五綵配飾
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惟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旂隨
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
無明文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永平中

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
云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逮於魏
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冠冕如舊未聞有變今皇
魏意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為允
太后令依議

史錄卷一百三十終

史錄卷一百三十

重



正始二年，給事中公孫崇言，伏惟陛下，以金石未協，詔臣耕
御，謹即廣按，和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磨
造鐘，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
進所獻古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
述猶新，始，規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
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勾舞，太祖初

史稿 卷一百三十一

與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
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文
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
隆周，功超洪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
非盛望，茂親博識，洽聞者，孰能識其得失，尚書右僕射臣高
肇，神賞入微，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世宗知樂非
才，詔太常卿劉芳與主之，永平二年，尚書令高肇，僕射清河
王懌等奏，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聲五量，太
常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
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

既非所曉
如何令其
更造

準據，竊惟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
臣等參議，請伊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集議，從其善者，
芳言，調樂諸音，本非所曉，請更集朝，彥明取典據，然後骨制，
詔可，於是芳主修營，時張陽子，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干，吳殿，
陳文顯，陳成，頗解雅樂，正聲，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聲調，
芳皆參取是非，

以上

神龜二年，仲儒請依京房五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儒，據所
言京房準定六十之律，術數雖存，曉之者少，自東漢張光等，
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

史稿 卷一百三十一

仲儒欲以
琴通律亦
未嘗不可
但取一反
三存乎其
人耳

云能曉仲儒言，臣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續漢
書，見京房準術，成數顯然，而張光等不能定，臣不量庸昧，遂
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
量衡歷，出自黃鐘，雖造管察器，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柔有
鉅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
之原，諒亦難定，此非臣所敢聞，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
數，調校樂器，則官商易辨，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
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須有其方，若閉準意，則辨五
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
樂器，自然應和，不相奪倫，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行禮辟雍，

異可怪

安處千里
豈可徒於
紙上求之

長孫稚太常卿祖瑩表曰昔秦元年臣等奉勅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稱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廟官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官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案芳一代碩儒討論之日必應考古乾龜之說恐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粗淺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圖鐘為官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應鐘為官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黃鐘為官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帛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官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其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吳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為官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官莊賓為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即此義以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懸之二百八十六枚漢成帝時徙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正始中徐州薛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五

文始見即
於武大武
應即武始

成遂玉磬十六枚亦具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詔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園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周禮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園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考工記鬼氏為鐘鼓之分磬氏為磬倨句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官之義以律呂為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廟官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箎箏筑聲韻區別於茲三稔始獲就緒五聲有節八風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先囑雖未極萬古之微猷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章明功德垂範無窮今後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殿德合王者名器所在豈同於大夫殿庭之樂可過於天地乎普泰元年侍中臣孚奏造十二懸今六懸見成臣等思鐘磬各四鉦鐃相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太

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爲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昭陽。若圓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疑。用之無闕。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今聖朝樂舞未名。稱文武舞而已。乞垂旨判。其舞人冠服無準。請依魏景初衣服制。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晉室播蕩。舊章湮沒。大武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所有王夏辟夏之屬。三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詔博議樂名。瑩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七

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祀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爲大章。舜則大韶。禹爲大夏。湯爲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爲大子。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徵就殊別者也。皇魏奕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敘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所宜詳定。請以韶武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

官陰極。禮同至尊。禮無減降。宜皆用官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以下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爲郊廟歌詞。而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謠失。了無章句。太樂令崔九龍言於祖瑩曰。擊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樂府堂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譌俗四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八

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及名多謬舛。其歲所由。隨其注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殿庭饗宴。兼奏之。

食貨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然涇略之先。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舉關河北。自五原至於朔陽。塞外爲屯田。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徙吏民。及徙何種。人工伎巧。十

舊餘家以充京師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桑量校收入以爲殿最躬耕籍田率先百姓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時戒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瞻太宗卽位頻有水旱詔簡官人非所當御及執作工巧者出賜鰥民神瑞二年不熟京畿之內路有饑殍帝將遷都於鄴崔浩諫乃止於是簡尤貧者就食山東勅有司勸農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柳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三農生殖九穀園圃毓長草木虞衡山澤

作材敬牧養蕃鳥獸百工飭成器用商賈阜通貨賄蠲婦化治絲枲臣妾事勸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世祖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給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殺者甚衆雜管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始光三年詔一切屬郡縣顯祖皇興間宋青冀徐兗司五州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既臨其境青冀懷感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勤於征戍轉運帝漢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

樂大明所
定人地班
氏諸志
見後
當見者

從見口以
初給言得
實以後
日言

一端令任服用後漸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更立嚴制一準前式太和八年始班百官之祿先是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等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等州皆以麻布充稅九年詔均給天下民田男子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其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桑田男夫給田二十畝課蔴桑五十樹桑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

一畝課蔴榆桑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餘地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桑田皆爲世業從見口有盈者不還不足者受種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內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癯殘者年十一以上及癯殘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田奴婢依良丁徒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借民種蔴請地狹之處有進丁而不樂還者則以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

無桑之鄉
不給田
及別賦分
亦加之也

無子孫以
流配言

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舉遷者聽逐空荒不限州郡惟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一畝男女十五以上課種菜五分畝之一一人之田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餘給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之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附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冲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

史集 卷一百三十一 七

疆謹者隣長復一夫之征成里長二黨長三黨無疆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十石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織者八口如之耕牛二十頭亦如之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四為正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及雜調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送養食之高祖遣使者行其事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宜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矣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

今夫刀鋒
必因髮落
民無其理
工尚其理
六為其理
不為其理
故曰文勝
質則史勝

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滂隆二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有若獻孟微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同私富強者并兼有餘貧弱者糊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寡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損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制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愴慨今革舊從新為里黨之法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尤所弗顧事既施行計省昔十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詔縣民就豐行者

史集 卷一百三十一 七

十五六道路給糧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道使者時督察焉留業者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不自存者悉檢集為病以救其困然王者不能牧察郊甸間餓死者多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弓矢刀鉞綰布絲織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齊百司工商皂隸逮於六鎮邊戍畿內饑寒孤獨貧癯者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檢則加十之一糴之於民在民力田以買絹絹粟以取財在官年登則積貯歲凶則賑給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項畝

之數以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耕種一夫之田歲費六十
斛斂其正課并征成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
足矣詔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世祖
平統萬定秦隴見河西水草善以爲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
百餘萬匹繫駝半之牛羊無數高祖復以河阿爲牧場恒置
戍馬十萬匹以爲京師軍容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
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
以後天下喪亂爲羣盜所掠焉其鑄鐵爲農器兵刃所在有
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爲工常鍊鍛爲刃送於武庫自徐揚內
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三

番戍之兵管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爲邊備有
司請於水運之次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濟
川陳郡太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
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
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黃麻皆雇車牛送京道
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餘別有私雇
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餘別有私雇價布五十
匹白餘州郡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請車取雇絹三匹市材
造船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工匠
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運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

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雇價遠者五斗布
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
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
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雜事計一船剩布一千一
百匹造船人工即用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
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
之所運唯達雷陂從雷陂陸路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
一車布五匹於公私爲便度支郎中朱元旭議薛欽之說雖
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
兵造船恐關防弊宜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古

以管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貯租調於在所然
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陳
運至京如有損耗責其賠輸河中關失專歸運司底任之難
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計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
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辦不可難
生臧折且依請管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按其虛
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傳案欽所列實九事宜即
中之計備盡公理然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
在前件昔人乃遠通後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
洛之饒況乃漳河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有煩同故巨益

且沙漕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
省益理實相應諸通水運之處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
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獨爲不少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
數有闕且貨假充事其未通流者宜遣檢行閑月修治使無
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利實廣一爾整勞久安永逸詔從
之而未能盡行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徵
天下六年租調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給百官酒計一歲省米
五萬三千五百四斛粟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
九十九斤其百神奉祀儀式供管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
寇賊轉聚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帝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五

藏谷竭有司奏內外百官及蕃客宴食二分減一計終歲省
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
二石孝昌二年稅京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又稅
出入者人一錢其店舍爲五等收稅莊帝承喪亂之後倉廩
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
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
民輸粟出身有差沙門輸粟者爲維那統河東郡有鹽池舊
立官司以收稅利世宗罷其禁國用所須取足而已豪貴之
家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輕賸吝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等
奏鹽池天賦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非與細民較茲贏餘但利

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附近吝守是以置立主司
使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公私
兩宜儲益不少中尉甄瑒啓求罷禁乃爲錢池之民尉保光
等擅自固護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罪合推
斷諸仍舊禁之於是復置監官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
自還鄴後於滄瀛幽青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鹽一千四百
八十四瀛州置鹽四百五十二幽州置鹽一百八十青州置
鹽五百四十六又於鄆鄆置鹽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
千七百二斛軍國資以周贍高祖始詔天下用錢太和十九
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內外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六

錢二百在所造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
無得和雜世宗永平三年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錢
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商貨不通貿易頗隔
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言竊尋太和之錢高祖初創與五銖
並行此乃不刊之式臣聞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
以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
貿鬻便於荆郢之邦而礙於交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
切王道貽隔化之訟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
式者勅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
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饑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

律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銀鑿更無餘禁。今河南諸州所行者悉非制限。邇來繩禁思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舊者亦復禁斷。專以單絲之線珠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用以買遷徒成行軸之勢。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裁布帛壅塞錢貨。非所以子育黎元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夫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仍不如法者。按律罪之。詔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舊。澄又奏。臣假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卽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國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貨。臣比奏宣下海內。依式行錢。被勅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貿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州鎮未用錢處。行之不難。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經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煩秤尺之勞。濟世之宜。實爲平允。請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

史集 卷一百三十一

七

民衆法相
通並樂與
字文易

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銀鑿生新之類。昔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歷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二年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鑄。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鑄。計一斗得銅五兩。鸞懷山鑄。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鑄。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典。用銅必廣。既有治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賣錢。乃出藏絹。遣人於二市貨之。絹匹止錢三百。而私市者。乃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廣。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是都以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奏。革其弊。於是遣使詣州鎮收錢改鑄。其文仍舊。奸僞之徒。越法趨利。漸復細薄。六年文襄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其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其京邑及州鎮郡縣各置稱懸於市門。以定輕重。和鑄悉不禁斷。必重五銖。然後聽用。重不五銖及雜鉛鐵者。並不用。若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賞告者。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

史集 卷一百三十一

太

其官以殺貴，請待有年，遂止。

刑之所在
到處難禁

刑罰

晉室衰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風俗奢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於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於篇。魏初，習俗純朴，刑禁疎簡，宣帝南還，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因圖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至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民承寬政，多所違命，得死罪者，以萬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九

計國落駭駭，平文承業，殺集離散，昭成立，當死者，聽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無然，太祖幼遭艱難，備嘗險阻，且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忠前代刑網峻密，命三公郎王德餘，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時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法不捨，季年不豫，刑罰頗爲溫酷，太宗卽位，修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庶政復敘，帝既練

精庶事，爲吏者，浸以淡文避罪，世祖卽位，以刑禁重，詔司徒

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分大辟爲二科，死斬

死人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

縣官，害其親者，輟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爲巫蠱

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淵，當贖者，貧則加鞭二百，後內民富者

燒炭於山，貧者役於閭閻，女子入春桑，其固疾不逮於人，守

苑間，王官階九品，得以官得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

乃決，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

不驗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鞠辭，而三都決之，當死

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十

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其表，後州郡官漬貨，帝思有以肅之，詔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庶之凶悍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待位，取棄於閭閻，長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恥，貪暴猶自若也，時數親征討，戎行幸四方，眞君五年，命恭宗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漢武時，始開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誡徒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修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遷善而懲惡，誡徒之苦，其怨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徒，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而不言苦，且遠去鄉井，心或思善

如此奸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六年。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初盜律。賊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賊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詔曰。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怒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有不便於民者。增損之。命游雅與中書侍郎胡方同等。改定律制。盜律復舊。加故縱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雖增損條章。猶未能開明刑典。高宗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時士民多因酒酣訟。或議王政。帝惡其若此。故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親賓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至有微服於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詭治。有司苦加訊測。多相誣逮。諸司官。賊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門居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諸守邊戍詔從之。顯祖即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爲治。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萬幾。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千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獄有大疑。付中書平議。先是諸曹多有疑奏。又口傳詔勅。或致矯擅。詔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墨詔。自是事咸精詳。莫敢相阿。顯祖末年。尤慎

之官也
義政

刑罰。言及常調。每獄案。必令覆鞠。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頗以爲言。帝曰。滯獄雖非治體。猶愈乎倉卒而濫刑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囚圍如福堂。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怒耳。故囚繫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又以教令屢下。則狂愚多僥倖。自延興以後。不復下教。理官鞠囚。杖限五十。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之。則以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顯祖知之。乃爲之制。其極用刑。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拘依令。皆從輕簡。高祖御宇。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人死者絞。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絕其命不在裸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形。其詳議之。司徒元丕等議。大逆及賊。各棄市。祖斬盜及吏受賊。各絞。刑賂諸句師。詔曰。民由化移。非嚴刑所制。今犯斬刑。去衣裸體。男女。裸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其除之。三年。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重罪不列。細過日聞。其一切罷之。於是吏民安其職業。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法。致有輕重。詔中書令高祖。集中祕官。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又敕羣官。參議厥衷。經御判定。五年冬。凡八百三十三。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三。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爲重枷。大幾兩。復以鐵石懸於頸。頸傷肉

名耶
賊乃有義
死車取多

至骨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誣服，吏持此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服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四，義賊二百匹大辟，至八年，頒祿制，更定義賊一匹枉死者四十餘人，食祿者踴躍，踴躍之路殆絕，帝哀於庶獄，至於秦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死獄，歲竟不過五六州，鎮亦簡，十六年，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通父母，罪止髡刑，於理未衷，可更詳改，又詔曰：前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意甚不取，可更議之，十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一

重

成人子孫，又無非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格，世宗永平元年，詔尚書檢柳杖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侯射清河王懼奏，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諸犯年刑以上，枷鎖流徒以上，增以桎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桎重械，並無用石之交，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為恒法，誠宜糾處，但踵行已久，免其推坐，伏檢杖之大小，鞭之長短，今有定式，而柳之輕重，先無定制，臣等參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額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桎械，以掌流刑以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

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強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及用拷石，自是柳杖之制，頗有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熙平中，冀州妖賊王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儻奏，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所號月尤童子劉景暉，妖言惑眾，亦合坐死，大理正崔纂以為景暉能變為蛇，惟此乃傍人之言，殺暉為無理，故暉恐失出，是以不敢專執，景暉九歲小兒，動不測，月尤之稱，不出其口，皆奸吏橫生紛擾，不應行無罪之戮，乃以妖言惑眾坐死，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書何以收信於天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一

重

下乎，靈太后令曰：景暉既經恩宥，何得橫罪，可謫略陽為民，司州表河東民李憐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解一身年老，更無非親，上請未及中判，憐母身死，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瑒啓曰：案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旁無非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毒藥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憐既懷醜毒之心，計其母在，猶宜閤門投界，況母已死，而引三年之禮乎，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孝昌以後，法令不恒，及余朱桓儼，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凌酷為能，遷都後，京畿多盜，有司奏立嚴制，請強盜殺人者

小盜死刑
亦死
孫陽言屬
有罪而刑
盜流刑太

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者魁首斬從者死
妾子亦為樂戶小盜賊滿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
流侍中孫騰言法貴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
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好為穿鑿律令之外
更立餘條通相糾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訟獄更
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者也臣
以為升平之美義在省刑峻理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
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
定名同有常辟至如災眚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
絕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
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悉準律令以明恒憲庶使刑殺
折衷不得棄本從末詔從之

官氏

魏氏世居玄朔達統關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
頗亦改初昭成之即王位已令燕鳳為右長史許謙為郎中
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
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令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
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幹者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
拾遺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未附青總謂之
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置大人以統攝之帝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五

舊唐書
元功也

弟祗監北部子實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
因而不改又置都統長幢將及外朝大人都統長順殿內之
兵直王宮幢將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
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國有大喪大禮皆
參知焉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備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職則刺
史守令以下備置之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散騎常侍待詔
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
常侍待詔侍直左右出入王命二年分置書三十六曹及諸
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各有屬官其有文簿當
曹數奏欲以省彈駁之煩置五經博士國子學生員三十人
三年置受恩蒙養長德訓士四官受恩職比特進親貴器望
者為之蒙養職比光祿大夫取勤舊休閑者長德職比中散
大夫皆無常員訓士職比諫議大夫規諷時政匡刺非違又
置仙人博士官典煮鍊百藥四年令諸部護軍皆屬大將軍
府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
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天賜元年初置六曹官準
古六卿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元士秩七品野令長秩
八品署丞秩九品定四品之爵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皇
子及異姓元功封王宗室及舊藩王降為公公降為侯侯降
為子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王第一品公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五

不屬民之何用

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又散官五等五品比三都尉六品比議郎七品比太中散議議三大夫八品比郎中九品比舍人文官五品以下才能秀異者總比之達士又有五等武官五品已下堪任將帥者亦有五等若百官有關於其中擢補之帝欲法古純質每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擬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鬼鳴取飛之迅疾伺察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餘官類此諸州各置都尉以領兵帝以八國姓族難分國立大師小師令擬其宗黨品舉人才八國以外郡各立師職如八國比今之中正宗室立宗師亦如八國之儀王公侯子國臣吏大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元

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師職比家丞總統羣隸二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置武歸修勸二職武歸比郎中修勸比令史分主省務二年置內官二十人比侍中常侍迭直左右制諸州置三刺史用宗室六品者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也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縣置三令長品者刺史涖州令長理縣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長雖置而未臨民其前功臣爲州者徵還京師以爵歸第永興元年置驍驍官四十人宿直殿省比常侍侍郎神璫元年置八大人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世號八公云泰常二年置六都大人有天地

四百人亦不少
雖百世可知也
從今至今行之

東西南北都皆以諸公爲之大人置三屬官神璫元年置左右僕射左右丞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詔諸征鎮大將開府依品置佐史太安三年以諸郡護軍爲太守太和中減司察置候職四百人舊制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號高祖革之止襲爵而已自太祖以來內外百官屢有減置或事出當時不爲常員如萬騎飛鴻常忠直意將軍是也高祖詔察議定官制頗同於晉皆兼采周秦以來而用之前世職大無從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制也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大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乃俱置之自古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則以家與諡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天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姓則表其所由生氏則記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至於或自所居或從國號或以官爵或用事物雖緣時不同俱其義矣魏氏本居朔壤地遠俗殊賜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長勺尾氏終葵之屬也切安帝時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帝七分國人使諸兄弟領之乃分其氏自後兼并他國各有本部族姓年久改易興衰存滅間有之矣今舉其可知者獻帝以兄爲乾骨氏後改爲胡氏次兄爲普氏後改爲周氏次兄爲拓拔氏後改爲長孫氏弟爲達奚氏後改爲奚氏次弟爲伊婁氏後改爲伊氏次弟爲丘敦氏後改爲丘氏次弟爲侯氏後改爲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

又命叔父之弟曰乙旃氏後改爲叔孫氏又命疎屬曰車姓氏後改爲車氏與帝室爲十姓百世不通婚國之喪葬祠廟皆與焉高祖革之各以職司從事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丘穆陸等百一十氏歲時朝賀登國初太祖散諸部落俱爲編民太和十九年詔曰代人諸門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假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隨時漸銓其穆陸賀劉樓于結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吏部勿充假官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續具別敕原出朔土舊爲部落大人而自皇始以來有三世官在給事以上州刺史

史紀

卷一百三十一

完

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來職官三世尚書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爲姓諸部落大人之後自皇始以來有三世爲中散監以上外爲太守品登子男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來三世有令已上外爲副將太守品登公侯者亦爲族凡此姓族之支親有編麻服者入姓族五世已外則各自計之不蒙宗人之蔭也凡此姓族皆具列由來朕當辨決首末審定官宦不得輕信虛長僥倖不實者加傳問不以實之坐選官依職事答問不以實之條令司空穆亮領軍將軍元儼中護軍廣陽王嘉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均隨所了者三月一列簿懷還門下以聞於是升降區

別矣世宗時代人猶以姓族辭訟詔尚書千忠等量定之

災祥原名災祥今改災祥

武天師所爲未可知

太祖天興四年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年二十二爲鳳門郡吏入句注西陲見一老父謂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當時大樂子孫永長言終而過相視之父老化爲石人相今七十石人見存至帝破慕容寶之歲四十二年太延元年自三月不雨六月使有司遍禱羣神數日大雨有婦人持玉印至潞縣侯孫家賣之孫家得印奇之求訪婦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疫平冠天師曰龍文紐書云此神中三字印也高祖延興元年竹邑戍士邢德於彭城南得

史紀

卷一百三十一

辛

著一株四十九枚下掘得大龜獻之詔曰龜著與經文相合所謂靈物也德可賜爵五等考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太和元年南部尚書鄧宗慶奏鄉郡民李飛太原民王顯前列稱請京南山採藥到遊越谷南嶺下見青碧石柱數百枚詔案驗稱青碧柱長者一匹相接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尺方榜悉就其數既多不可具計請付作曹採用奏可時人神異之肅宗孝昌二年揚州刺史李憲奏云門下督周伏典以七月患假還家十一日夜夢度肥水行至草堂寺南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冠六人後從伏典路左再拜問伏典何人對曰李憲門下督其人語伏典汝可回我是

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達語李憲勿憂服堀此月破矣伏興行
兩步命錄姓字令伏興速自伏興隨馳遂還城具言夢狀七
月二十七日報破

釋老

自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案漢武元
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過居延殺休屠王將其眾五萬來降
獲其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
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道張騫
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
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泰景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三

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明帝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
庭訪之羣臣傳殺始以佛對帝遂郡中蔡愔與秦景使於天
竺寫浮屠遺範楷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
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楷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像
明帝命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經緘於蘭臺石室
情之遠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摩騰法
蘭咸卒於此寺浮屠本曰佛陀其音相近華言譯之則謂淨
覺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
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
治粗鄙經無數形深練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

純三畏五
常尊吾位
所有亦從
偶教而已
此蓋佛家
律儀而為
言者也

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
錫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
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
與仁義禮智信同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
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
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
之桑門或曰沙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
命眾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俗人之信惡道法者男曰優
婆塞女曰優婆塞其為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終於二百
五十則具足成大神人道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誡至于五百皆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三

以空為本隨事增數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念殺身除
殺淫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
乘清淨凡人修行粗以達惡善乘漸階聖迹階聖者有三種
人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也此
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邊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為小乘行四
諦法中根人為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為大乘則修六度
雖階三乘要由修進萬行極度億流乃可登佛境佛本號釋
迦文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
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將來有彌勒佛繼釋迦而降世
釋迦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釋迦

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備矣時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釋迦年三十成佛藥化羣生四十九載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譯云滅度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一者權應真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波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蓋

世香木焚尸蓋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時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獻香花建塔廟塔胡言猶宗廟也故稱塔廟於後百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於諸路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城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釋迦雖般涅槃而謂影迹爪齒於天竺至今猶在中土來往並見之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著錄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綜數演致無所漏失乃綴文字撰成三藏十二部經統其大歸以三乘為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義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

大和尚之
解本此

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是也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闡而以內法釋之漢章帝時楚王英喜為浮屠齋戒遣郎中令奉黃緋白紵三十匹以贖愆詔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班示諸國魏明帝嘗欲壞宮西佛閣外國沙門乃以金盤盛水置於殿前奉佛舍利投之水中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曰自非靈異安得爾乎遂徙於道閣為作周閣百間聚深池池種芙蓉於中後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誠律中國誠律之始也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蓋述其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蓋

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屠或云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婁曇摩耶經維摩詰經法華三本起等微言隱義未之能究後有沙門衛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覃思構構神悟妙願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天竺沙門浮圖澄少於烏菴園就羅漢入道後到襄國為石勒所宗信號為大和尚軍國規模訪之多驗道安曾至鄴候澄澄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起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慈遠之喪陽後入符堅

堅素欽德間。宗以師禮。時西域有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東方聖人。遂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關中。以不及見道安為遺憾。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合如一。於是法旨大著。魏建國於玄朔。與西域不相往來。故未聞浮屠之教。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至襄國。乃備究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還郡國佛寺。見諸沙門。皆致誠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衆。然時時旁求。有沙門僧朗。隱於泰山之瑤瑤谷。帝遣使致書。以綉素銀鉢為禮。今號曰朗公谷焉。天興元年。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別構講堂禪室。及沙門座。莫不嚴具。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京師四方。建立圖像。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徵赴京師。以為道人統帥。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懷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授以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皆固辭。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趙胡靈公。法果言。太祖明敕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應宜盡禮。遂致拜。謂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爵。帝幸廣宗。有沙門曇謏。年且百歲。來見。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加號老壽將軍。是時

鳩摩羅什。為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沙門遁形僧肇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道形等皆識學洽。通鑒尤其最。羅什之撰譯。聲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有妙旨。學者宗之。時有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還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譯而寫之。十年。乃於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法顯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於前。為今沙門所持受焉。又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經本定律。後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於時。世祖卽位。每引高德沙門。與其談論。於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屬實沙門曇摩誠。習諸經論。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經十餘部。曉術數禁呪。屢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帝命蒙遜送誠詣京。師家還不遺。而懷魏成貴。遂使人殺誠。其日謂門徒曰。今日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之。食訖而使至。時人謂之知命。智嵩篤志經籍。戒行峻整。以新出經論。於涼土教授。辯論幽旨。若涅槃義記。知涼州將有兵役。與門徒欲往胡地。道路饑饉。絕

不死涼州
酒泉
不如命也

糧積日，弟子求得禽獸肉，請為強食，嵩以戒自誓，遂餓死於酒泉之西山。弟子焚其屍，骸骨灰燼，惟舌獨全，色狀不變。時人以爲誦說功報。涼州既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俱東，象教漸增。詔以沙門衆多，罷年五十以下者。沙門惠始，姓張，清河人，聞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住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劉義真鎮長安，及寮佐皆敬重焉。義真之去，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衆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召惠始以寶劒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訓導。世祖甚重之，始自習禪，至於沒世。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受

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跣行，雖履泥塵，初不汚足，自然鮮白。世號白腳師。於八角寺端坐而絕，停屍十餘日，凝坐不改容色。如一舉世神異之瘞。於寺內，真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乃瘞於南郊。死十年矣，開殯，儼然初不傾壞。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作傳，頌其德迹，立石冢上。世祖得寇謙之，進以仙化之術，司徒崔浩師事謙之，尤不信佛。常謂虛誕，爲世害。帝頗信之。真君七年正月，蓋吳反，帝西伐至長安，沙門種麥於寺內，御賜因牧馬焉。帝人觀焉。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弓矢矛楯甚多，以告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命有司案誅之，閱其財產，大得醜具，及

牧守富人所寄物以萬計，又爲窟室，與貴室女游。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劫四方一依長安行事。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限一月皆送官曹。逾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秦宗監國，素敬佛道，表陳刑殺沙門之濫，上不許。三月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謂君亂主，莫不眩焉。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其云無有。乃漢劉元真，呂伯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說，附而益之，非有真實。至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蓋姦亂之魁也。有司宜告州鎮刺史，諸有佛像及胡經，盡皆毀焚。沙門無少長，悉坑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受

之。秦宗縱宣詔書，使得自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者，皆經亦得秘藏而聲教所及，諸塔寺畢毀矣。謙之苦與浩諍，浩不從。謙之曰：「卿今戮及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帝，頗悔之，而業已行難於中止。然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沙門，誦習經典。沙門崇雕，有操尚焉。秦宗所知，佛法之滅，沙門多還俗，以餘能自效。雖誓欲守死，秦宗勸喻再三，乃密持法服經論，聞者重之。高宗踐極，下詔曰：「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講寺之中，致有克黨。是以先朝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遂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今制諸州郡縣，令聽建佛圖一區，欲爲沙門者，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天下承風，朝不

稔寺九年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死屍形不壞爾來三年士女觀者數千人十年有司奏勅以粉籍之初愚民僥倖似稱入道以避輪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今依旨簡遺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準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謂諸王曰此寺有名僧常法師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潤法師潤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論使人之意也消放至此寺焉沙門道登有義業爲高祖春賞恒侍講論會於禁中與帝夜談見鬼聽經焉又西域沙門跋陀有遺業爲高祖所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二十一年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可於舊堂所建三級浮圖立昭玄曹備官屬以斷僧務世宗卽位詔衆僧犯殺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付昭玄斷之二年沙門統惠深奏沙門年六十以上及有病者聽乘牛車又出家捨著本無凶儀其父母違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前限以七日其有違寺者限僧五十人以上啓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勅之罪其外國歸化僧尼有德行青聽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從之詔於恒農荆山造張王丈六像迎置洛濱報德寺世宗躬親致敬詔曰僧祇之粟本期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聖

好慈悲

布施儉年出貨豐歲收入山林僧尼隨以濟給民閭窮弊亦販貨之今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實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竄靡極細民怨嗟非矜惠窮乏崇尚慈悲之本意也自今以後不得專委雜那可令刺史其加監括尚書令高攀奏故沙門統靈曜於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荷子等二百家爲僧祇戶立課積聚擬濟四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他寺而都維那僧還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奏求過召致使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淡失陛下慈育之心請聽荷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捍邊圉其違等違旨背律之愆請付昭玄依律推處詔曰退等特原之餘如奏世宗篤好佛理每年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探明義旨上既崇之下爾企尚至延昌中州郡僧尼寺凡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衆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二年靈太后令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及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爲弟子者罪之時法禁寬弛不能改也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明太后營石窟二所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聖

又承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造石窟一凡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肅宗於城內大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他官私寺塔其衆，神龜元年，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曰：高祖定鼎，嵩瀝感拈，終始故制，云都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除悉城郭之外，令永遵此制，無敢踰越。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世宗爰發明旨，城中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覩。文武二帝，豈不受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聖

沙門統惠深有違明禁，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以後，更不應立，先旨寬舍，抑與從諸後來私謁，彌益奔競。承平二年，漢等復立條制，啓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開徵聽造，有輒營置者，依違勅之罪，僧衆擠出外州，邇來十年，私營神感罪積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遵福其破，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夫苟能誠信，童子聚沙，可通於道，場施隨設，足薦於雙樹，何必縱其盜竊，齊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福也。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指計。臣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司馬陸昶於都城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

數乘五百，空地表刹，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於斯。自遷都以來，年踰二紀，寺舍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湊意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溢滿城邑之中，此連屠沽之肆，像塔輿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欲，真偽混居，往來紛雜，往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皆初假神教以惑愚民，終設姦謀，用逞悖逆，始知祖宗敷聖，防遏虛淡，履霜堅冰，不可不慎。昔如來開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欲隱是經行，所宜浮誼，必柄祿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應棄，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亦然。頃明詔屢下，而違犯不息，豈徒百官有司，怠於本法，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地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或功事可收立者，請依先制，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者，聽其轉之官地，查作，卽令還官，如今年正月，赦後造者，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小寺就大，必令充限，其地實還外州，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今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罪同違旨，庶卽遵先制，俯奉今旨，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師第舍，略爲寺矣。興和二年，詔以郭城舊宮爲天平寺，自魏有國，至於禪讓，佛經大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聖

下州鎮亦然。頃明詔屢下，而違犯不息，豈徒百官有司，怠於本法，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地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或功事可收立者，請依先制，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者，聽其轉之官地，查作，卽令還官，如今年正月，赦後造者，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小寺就大，必令充限，其地實還外州，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今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罪同違旨，庶卽遵先制，俯奉今旨，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師第舍，略爲寺矣。興和二年，詔以郭城舊宮爲天平寺，自魏有國，至於禪讓，佛經大

僧尼之徒
至其徒極
矣

沙門自稱
僧徒亦甚

集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
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
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萬
寺三萬有餘流弊不還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嘆歎也後齊遷
都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
濫武帝詔一切廢毀隋高祖開皇元年詔天下任聽出家仍
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諸大郡邑之
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別寫藏於秘閣天下之人從風
而靡競相慕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百倍大業時令沙門
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異

秦皇漢武甘心不息武帝置華蓋於蓬龍設壇場而爲禮及
張陵受道於鶴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
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
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
皆其名也及其劫終與天地俱壞其書禁秘非其徒不得輒
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
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尊事之初文帝入寶於
晉從者務勿塵安神奇偉登仙於伊闕山寺時咸知魏祚之
將大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僕曹郎董謹獻服食仙經
數十篇於是置仙人博士張曜等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
以供薪蒸久之無驗太祖乃止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
自云寇恂之後少好仙道有絕俗之心修學張魯之術服食
何藥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典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
傳貨謙之錄觀其貌見與形貌其軀力作不倦因請與還令
開舍市陳田謙之樹下坐算典時來看算謙之曰汝但力作
何爲看此典去後復來看會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
失典曰先生何爲不惛謙之曰我學算累年今算局體不合
是以自愧非汝所知何勞問也典曰先生試隨典遊布之候
然便決謙之歎服不測典之淺深請師事之典固辭請爲謙
之弟子頃之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能與典隱遁乎謙之

欣然從之與興謙之入華山令謙之居石室與出採藥還與謙之服之謙之食藥不復餓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二重歷年興謙謂謙之曰興暫出若有人將藥來得即食之興疑怪尋有人將物至皆毒蟲臭惡之類謙之懼而却之興遂以告興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爲帝王師耳在山七年一日謂謙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亡後可爲沐浴自當有人見迎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訖聞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衣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尸所興歎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滿城人王胡兒其叔會將之至嵩高別嶺遊行觀望見金室

史書

卷一百三十一

王

王室有一館尤珍麗空無人題曰成公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曰此是仙人成公與館坐失火燒七間屋遂爲寇謙之弟于七年誡清還來居此後其叔父尸解去謙之居嵩岳精專不懈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有天仙乘雲駕龍導從百靈王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寇謙之行合自然吾故來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編新科之誡二十卷汝宜吾新科修整道教除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附練使仙人王九疑等授謙之服氣禁引之法遂得

餘六天無
宮耶
萬壽無疆

李耳亦前
大夫何不
師令視

既三十六
天又四十

二天自相
予所且謙
數來

道教之行
得教之資
莫非理也

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上師李謫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玄孫昔居桑乾以漢世得道爲牧土宮主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有奇遺弟子宣敎嵩岳所統方萬里以授謙之及錄圖真經六十餘卷付謙之奉持佐北方泰平真君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太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隆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亦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近世仙者並牧土翼從牧土命謙之爲子與羣仙結爲徒友幽真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其間一一告焉云佛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

史書

卷一百三十一

宋

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始充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師事之受其法術土疏贊明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然河圖洛書皆寄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辭旨淺妙自古無比昔漢高雖稱英主四皓猶恥之不爲屈節今清德臨仙不召白至斯誠陛下伴蹤軒黃應天之符也世祖欣然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教大行使謁者奉玉帛往牢祭嵩岳迎其弟子在山中者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揚於京城東南重壇五層遵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齋新

此却又其
神仙之事
右有書無
信難測也

在且不能
況去耶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三

請六特禮拜月設厨會數千人法事天師禮拜尤謹世祖將討赫連昌太尉長孫嵩難之乃問南徵於謙之謙之曰必克陛下神武應期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其君其君三年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乃親至道場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謙之請建靜輪宮令其高峻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與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恭宗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不若因東山之上為功差易世祖難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三

蕭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時方士至者開喜吳劭道引養氣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河東羅崇之常倒松脂不食五穀自稱學道於中條山山有穴與崑崙崑崙相屬仙人常往來穴中詔河東郡給所須崇入穴行百餘步遂窮有司勅崇謹閉不道世祖曰崇修道之人豈至欺詐或傳聞不審以至於此今治之傷朕待賢之意遂赦之高祖太和十九年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為主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先朝用立寺宇今者里宅稠比人神猥聚非所以祇崇至法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給戶五十以供齊祀之用名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滿九十人其道場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壇主道士歌人一百六人行拜祠之禮道人既罕精至又無才術武定六年有司奏罷之其有道術如河東張遠遊河開趙靜通等齊文襄置館京師禮接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隋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其眾其所講經以老子為本文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合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靡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道教傳不如釋李廷壽紀傳有異代相連屬者蓋以事類相從也分列又前北史為一書故也余於史籍亦為

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以前世崇儉質妃嬪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思昭穆惠暢烈八帝后妃無間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益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世祖增左右昭儀及貴人後庭漸已多矣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一

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視公卿大夫置女職以典內事視外官五品云

神元皇后賈氏沒鹿回部大人賈之女也賈臨終誠其二子速侯同題令善事帝及賈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帝聞之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來赴因執而殺之

平文皇后王氏廣甯人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諸皇子后匿昭成於褥中呪曰若天神未終汝無聲遂不啼得免於難昭成欲定都於澤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曰吾自上世遷徙

爲業今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

昭成皇帝慕容氏統之女也初帝納統妹爲妃及崩統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秋送后統送於境上后有龍生獻明帝及泰明王后聰敏沈厚善夾斷專夕理內每事多從昭成遺衛辰兄悉勿祈還后戒之曰汝還必凌防衛辰奸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爲衛辰所殺

獻明皇后賈氏東部大人野干女也后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太祖苻洛之難后與太祖避難北徙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避賊中路失輶后抱太祖仰天告曰國家稍胃豈至余絕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一

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免難劉顯將害太祖帝姑爲顯弟亢堡妻密以告后后夜飲顯酒使醉令太祖去之晨起后泣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矣汝等誰殺之顯因不急追太祖得至賀蘭部羣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大人悅舉諸部隨從顯怒將害后后夜奔亢堡家匿神車三日亢堡救之得免會劉顯部亂始亡歸后弟染干忌太祖得人心舉兵圍之后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慚而去后少子泰王鳳使於燕慕容垂止之憂念成疾崩年四十六

道武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納爲夫人生太宗后專理內事觀

待有加。以錢金人不戒。故不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后以舊法。太宗即位。追尊配饗。諡曰宣穆。自此後宮子為帝。母皆正位配饗焉。

明元皇后杜氏。陽平王超之妹也。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生世祖。太宗即位。拜貴嬪。諡曰密。薨。世祖即位。追尊配饗。又立后廟於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復其朝。役。甘露降於廟庭。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閼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戚。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葬之國。立大妃之祭。此先皇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初。賈氏夫家坐事。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杜貴嬪薨。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三

太宗命賈氏為世祖保母。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為遼東王。太后訓諭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世祖征涼州。蠕蠕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崩年三十六。詔天下大臨三日。諡曰惠。后嘗登崞山。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受人。若死而有知。必不為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遽禮。以從岡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

因山立廟。建碑頌德。

文成皇后馮氏。信都人。父門。西城公。后生有神光之異。閉生事誅。后入宮。世祖左昭儀。后之姑也。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

其自投於火者何心。始欲殉夫。終乃殺子。使當日不致。則亦何。矣。固知。客誠。為難事。

未竟有傳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二

四

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高宗崩。故臺。數日之後。燒焚。御服器物。百官中宮。號泣而臨之。后悲呼。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顯祖即位。尊為皇太后。丞相乙瑗謀逆。顯祖年十三。太后密定大策。誅瑗。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太后行不正。內寵李爽。顯祖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為之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聰達。能學書計。及登尊位。省決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虛幼。纂寶歷。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舅為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於是罷舅。師曹以其地為報德寺。太后與高祖遊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

敬奉太后之命

至王公王叔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相賞資財帛以千萬計金書戰券許以不死李冲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惟極密加賜資不可勝數性極明雖寵待亦無所縱左右微介之微動加推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不宿憾待之如初武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憤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藩國使人諸方集帥各為其方舞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和之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與馬策策美叔冲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自以過失懼人譏議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迨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以李新李

史集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五

惠之故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天下究之十四年崩年四十九益曰文明塋於承固陵日中而反虞於塋玄殿詔曰遵有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有損先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曰山陵之節既有成命內止方丈外裁拚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廣為六十步率負遺有良滋痛絕其幽房狹小棺槨質約明器之物一皆不置此則遵從冊令夫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者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折衷以盡哀慕之情可宣示遠近上明儉儉之善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

天道分明
昭然若水
見後

衰近臣從服設柑祭於太和殿公卿以下始親公事高祖毀瘠絕酒肉不御內者三年高祖於承固陵東北營壽宮有終焉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瀝西以為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至今猶存號曰萬年堂云
文成皇后李氏榮縣人其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永昌王仁出軍壽春至后宅因得之及仁後后送平城宮高宗登白樓望見美之乃召后幸於齊原中守庫者私書牋記之既有娠高宗乳母常太后驗問符同及生頭乳拜貴人太安三年太后依故事令后條記在南兄弟臨訣拊胸慟哭益曰元璽金陵

史集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六

孝文廢后馮氏太師昭之女也太和十七年立為皇后恩遇甚厚高祖引后姊昭儀入洛后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愛念輕后不率妾禮后雖不知忌常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為內主謂構百端廢后為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為練行尼終於遠光佛寺
孝文幽后馮氏亦照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昭元紀公主卒後進主家事文明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昭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妾胡氏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遣還家為尼高祖猶眷念焉歲餘太后崩高祖服終頗存訪之問后疾除遣閭官雙三念聖誓勞問迎赴洛陽及至

高祖有疾

高祖有疾
何以向

龍愛過初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為昭儀後立為皇后
后始以疾歸頗有失德高祖頗嫌南征后與高祖離私亂及
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寵恣中常侍變象等為其心腹
彭城公主宋王劉劭子婦也年少居后為弟北平公夙求
婚於高祖公主志不願后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乘輿冒
霖雨赴懸瓠謁高祖自陳本意因言后與善陸亂狀高祖駭
愕未之信秘匿之惟彭城王侍疾知其事后聞公主見帝頗
懼與母常氏求女巫禱厭高祖疾不起得如文明太后稱
制賞報不賞高祖自豫州幸鄴后慮還見檢治令閹人託參
起居賜之衣裳殷勤託寄并令變象充行省其信否高祖私

史紀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七

問閹人皆不承惟小黃門蘇與壽密陳委曲高祖至洛執問
菩薩變象等具得情狀高祖疾臥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
等於戶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
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菩薩等陳狀讓后曰汝母
有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密啓高祖勅中侍悉出唯令
長秋卿白整在側取刀柱之后猶不言高祖乃以綿堅塞整
耳自小語呼整再言不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喚
彭城北海二王令入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
固辭不獲命乃入高祖云此老嫗乃欲自刃插我肋上可窮
問本末勿有所難又云是我之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

便復廢且使在中宮空坐彼若有心當自死汝等勿謂吾前
有情也二王出亦命后出曰此如死訣矣后再拜稽首涕泣
謝欲令居東房及入宮帝命閹人有所問於后后罵曰我天
子婦當面對豈令汝傳也高祖怒勅后母常氏與后母常氏
捷之百餘后雖有罪夫人嬪妾奉之如禮惟不許世宗朝謁
高祖南代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吾
死之後可賜自盡墓以后禮庶掩馮氏之過高祖崩北海王
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后不肯引决走呼曰宜
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殯以
后禮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相謂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
常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墓長陵

史紀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八

孝文皇后高氏司徒攀之妹也父屬生后於東齊高祖初舉
室西歸遂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婉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
后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夢在堂內立日
光自窓中照之其熱灼灼后東西避之照猶不已如是數夕
后怪之以白其父屬屬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夫
日者帝王之象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避而猶照者主上
來求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日照乎此將被
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生世宗及廣平王懷馮后后寵盛密

見制孝文
已集宮掖
相承猶舊
情耳

如此死亦
不覺

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崩於汲郡武云幽后所
賊諡曰文昭貴人世宗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慈愛有
加高祖山征世祖入朝必久留宮中親視櫛沐世宗踐阼追
諡皇后葬城西號終寧陵遷於長陵西北六十步於梓宮上
獲大地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贊而不動靈輓既遷置地者
建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宣武納為貴人生皇
子早夭後拜為皇后甚見禮重及肅宗即位上尊號曰皇太
后尋為尼居造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官中神龜元年天文有
變靈太后欲以后宮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殯葬皆以尼禮

史集
卷之十一
百三十二

九

初馮幽后有寵欲專其愛後宮掖御多見阻遏高祖嘗從容
謂近臣曰婦人妬忌雖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后性悍忌
世宗尊卑宮人既希進御皇子得全百者肅宗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司徒國珍女也產之日赤光四照京兆趙
胡善卜相謂國珍曰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為天地母生天地
主后始為尼入講禁中諷左右稱后委行世宗聞之召入掖
庭為承華世婦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
公主不願太子唯后每言天子豈可無太子何緣長一身之
死而令皇家不有象嗣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勸后為計后
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當為長子子立身死所

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為充華世宗年長頻喪皇子廣加愛護
為擇乳保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撫
視焉肅宗踐阼尊為皇太妃又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后
以肅宗幼冲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儀代行
祭禮訪尋故式禮官以為不可太后重問侍中崔光光引漢
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
姑既為尼畧曉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决幸西林園命
侍臣射不能者罰之自射纖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太后
勅造中於車時御焉出自司馬門入自千秋門以納寬訟親
策幸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於

史集
卷之十一
百三十二

十

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各賦詩太后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帝
曰恭已無為賴慈英王公已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僚表
請公除不許幸永寧寺建刹其基九級僧尼士女赴者數萬
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肅宗主事自為喪主至終
寧陵親與遣事還哭於大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幸嵩高
山夫人九嬪公主皆從昇於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
其列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令任力負布絹即
以賜之多者二百疋少者百餘疋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
疋而出示不異眾也世稱其廉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所負
過多頗仆於地崇乃傷屢融至損辱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高祖本紀
唐高祖本紀

武傷腰折股幸溫泉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勅示
文武通幸清河王擇淫亂肆情天下惡之領軍元叉長秋卿
劉騰奉肅宗殺悻兩太后於北宮太后從子都統僧徽與僧
身張車渠等謀殺又復奉太后臨朝不克僧徽從車渠等
死後肅宗朝太后於西林園譙文武侍臣逃關太后起執肅
宗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
與肅宗向東北小閣自劉騰死又遂寬忌太后與肅宗及高
陽王雖計解又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疎緩
威恩不立天下收守所在貪懼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內李
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文武解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主

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聚集親族涕泣諫曰
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太后
自以內行不修懼為宗室所嫌私為朋黨防蔽耳目肅宗所
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宦多道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
右太后恐傳致消息使人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殺領右鴻臚
少卿谷會紹達於禁中並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既起鄭
儼肅宗與太后計因潘充華生女詐以為男大赦改元陰行
鴆毒肅宗暴崩乃奉潘氏女言太子即位經日見人心已安
始言潘氏本實生女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為主年
始三歲天下愕然及金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肅宗六宮

名為天子
而不能保
其身可憐
既云一
身不能保
何況其身
子釗之身
幸耳

皆令人道太后亦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
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沈於河太后
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寺出帝時葬以后禮諡曰靈
文帝后乙弗氏洛陽人其先世為吐谷渾渠帥號青海王涼
州平后高祖莫瑛推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平西公三世
尚公主女多為王妃父瑗儀同三司充州刺史母淮陽公主
孝文第四女也后美姿容少言笑年數歲父母異之指示諸
親曰生女何妨若此者實屬男年十六文帝納為妃及即位
冊為皇后性節儉蔬食故衣仁恕不嫉妬帝益重之生男女
十二人時新都關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遑北伐故結婚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主

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遷居別宮為尼悼后猶懷猜忌
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恨大計恩好不
忍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六年春蠕蠕聚同渡河帝乃遣
中常侍曹麗辭手詔令后自盡后揮淚謂麗曰願至尊享千
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與武都王訣道語皇太子辭甚悽
慘因慟哭侍御咸垂泣失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
十人出家手為落髮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葬麥
積崖為訖而葬神柩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一滅一出號
寂陵後文帝手書云萬歲後令后配葬公卿議追諡曰文惠
后附太廟廢帝時合葬永陵

人不以為
非者以行
者其正也
可也防
人之母
其

文帝后郁久閔氏蠕蠕主阿那瓌長女也容貌端嚴風有智
識大統初蠕蠕犯邊文帝與逆好結婚詔扶風王孚奉迎蠕
蠕俗以東爲貴后之來營幕戶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馬萬
匹馳千頭到黑鹽池魏朝鹵簿文物至乎請南面后曰我未
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南向我自東面乎無以對四年至
京師立爲皇后時年十四六年後懷孕將產居於瑤華殿聞
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
此爲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爲文后之靈產訖而崩
年十六諡曰悼合葬永陵史臣曰始祖生於天女克昌後業
靈后淫恣卒以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鈞七年壯子幼漢

史纂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主

武所以行權魏世迭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過正宜高祖改
革其失也又曰母后之尊幾貴盈矣人君忌祖考之業篡匹
夫之孝其如宗祀何獻文不悟至有酖毒之禍其后文明太
后崩孝文修諒陰之儀篤孺子之慕竟未能宣春秋之義而
惑亂人之黨是以胡氏循之卒傾魏室豈不哀哉

平文子孫

高涼王孤平文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畧烈帝時國有內難昭成在薊烈帝疾篤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期宜立長君孤兄屈剛猛孤寬和大人梁益等殺屈共推孤孤不肯乃自詣薊見石虎請

卷之一百三十二

五

史傳

卷之一百三十三

古

以身留質。使昭成歸主國事。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卽位。分國
 半部以與之。玄孫鷺字孔雀。容貌魁壯。腰帶十圍。封晉陽男。
 余朱榮殺戮朝士。鷺與榮合。元顥之逼。鷺從駕北征。到河內。
 欲入賊營。曰。河內豈則閉門夜引。駕入此意難測。願便發遣。
 莊帝遂前至長子封華山王。帝旣殺余朱榮。余朱兆爲亂。帝
 欲率諸軍親討。鷺陰與兆通。謂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
 遂止。及兆入殷。鷺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之破。由於鷺也。孝
 靜初爲大司馬。鷺木訥。方厚。每直省闕。雖暑月不解衣冠。曾
 在侍中高岳席。咸陽王坦使酒陵侮衆。皆下之。坦謂鷺曰。孔
 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鷺答曰。新反人元祿。肯是以得之。衆皆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古
 失色。卒贈司徒子大器。與元瑾謀害高澄。見殺。鷺族子莫艾
 陵。伯性剛毅。生未嘗笑。高祖遷都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
 美酒。莫拜飲。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川。當爲朕笑。
 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稟。各有所偏。六合之間。何事不有。
 左右無不失笑。世宗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莫以船橋
 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被壞。乃令空車從京出者。
 率輪石一雙。積以爲橋。廣潤便利。莫宮位既達。僞倣貪虐。論
 者鄙之。子子華。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州境數經反逆。人不自
 保。子華撫集豪右。衆皆感悅。性褊急。當其怒。口不擇言。手自
 撻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去之。子華驕甚。侮

而終不能改。在官不為矯激之行。凡有饋贈。辭多受少。鞠獄訊囚。務加仁慈。齊人樹碑頌德。除濟州刺史。公朱兆入洛。齊州人趙洛周逐刺史蕭賀表。濟南太守房士達行州事。洛周子元顯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子華有孝行。母房氏嘗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母甚憂懼。子華掬而盡噉之。其母乃安。孝靜初。除南兖州刺史。弟子思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為御史中尉。初尚書僕射元順奏尚書百揆之本。公事不應送名御史。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僚。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中尉出行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五

以周旋府寺臺省。並從此。今至肅宗為臨洮舉哀。尚書僕射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中尉鄭道元舉而奏之。順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今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蒙勅如其奏。從此遂無準。一去月朔旦。臺移尚書案。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復移催主吏。即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即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即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淺為怪愕。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即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獻伯元旭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獨坐。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

即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而順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裴獻伯王元旭。輕弄短札。苟執異端。此而不糾。將墮朝令。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詔曰。國興政不可據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從子思奏。元天穆忿而停之。孝靜時為侍中。通於西魏。高氏使右衛將軍郭瓊收其兄弟。子思曰。可速見殺。何為人執國士。子華曰。由汝寵疏。令我如此。以頭叩牀。涕泣。子思將婦不答。遂俱見殺。天穆亦驚。族子性和厚。美形貌。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北討天穆。以員外郎奉使慰勞。路出秀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六

容公朱榮見其法。令齊整。凌相結托。未幾授秀容別將。為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謀。莊帝踐祚。除太尉。封上黨王。榮討葛榮。詔天穆為前部督都葛榮平。增封通前三萬戶。錄尚書事。初杜洛周為寇。瀛冀諸州多避亂南徙。北平主簿邢杲率部曲屯鄭城。以拒洛周。將三載。及廣陽王浟敗。杲南渡。居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郡縣。遷豪右為守令。以撫鎮之。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為太守。世以杲從子子瑋資陰居前。授河間太守。杲深必恨。遂反。所在流人為土人凌忽多從之。旬月之間。衆踰十萬。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隋榆賊杲掠光州。盡海

而還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高歡討景大破之景降遂京師斬之元顥陷榮陽莊帝北巡天穆會車駕於河內莊帝還宮加太宰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余朱爵位隆極熈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天穆與榮相倚榮以兄事之世隆等雖榮子任位遇已重天穆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如此莊帝內惡之外示寵敬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與榮同時見殺

平陽公丕烈帝玄孫也顯宗時爲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密奏聞詔丕收渾誅之還尚書令高祖時封東陽王拜司徒時

史紀

卷之一百三十一

七

有疑事三百餘條勅丕制決率皆平允丕生子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議恕百犯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承受復除若有姦邪人譏毀者即加斬戮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類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緩步挽杖於朝進退相隨丕他元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髮班白百僚觀瞻莫不祇仰唯苟類少爲短劣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旋不聲氣高祖博記國事饗燕之際恒居坐端抗音大言叙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獻符承祖常輕身下之文明太后爲王獻造宅故亦爲丕造甲

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官文武饗落焉使尚書令王獻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勅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贊謝不妻段氏卒諡曰恭妃特賜金券丕請立東宮上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也不曰臣年在西父思觀盛禮於臣實急後例降王爵封平陽公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高祖還代臨太極殿大議遷都詔丕等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移都事大今四方未平臣以爲未可高祖曰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故遷於中原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古昔聖王不必盡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於涿鹿既定之后亦遷於河南丕曰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定吉否然

史紀

卷之一百三十一

大

後可高祖曰往在鄴中司徒誕咸陽王禧等皆欲卜龜占移洛吉內之事朕謂誕等曰昔周召卜宅乃識至兆今無其人卜亦無益況卜所以决疑今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明不必審於龜兆朕既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行居無常昔昭成初營盛樂太祖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儲積倉不致窘乏丕等辭屈而退帝將北巡遷太傅錄尚書事丕固讓詔就家拜授車駕發代不留守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

建新式至遷都變俗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顧高祖亦不強之但誘示大意令其不生同異及衣冕已行朱紫陪位而不猶常服在坐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高祖以五年衰體重不之責也高祖南征丕表諫會司徒馮誕卒詔六軍反旆馮熙卒於代都丕請車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跋望成勢開闢及今豈有天子遠赴舅氏之喪朕縱欲為孝其如大孝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罔君不德今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李冲德望所屬當時貴要丕與子超娶冲兄女丕前妻于隆兄弟數人皆別居與後賜官人所生同宅共產丕父子既不樂遷高祖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

史紀

卷之十一

五

京及將適洛隆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舉兵斷關據涇北時丕居并州雖不預始計而隆超密以告丕丕恐事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問穆泰等詞連隆兄弟丕時隨駕至平城每令丕於側坐觀隆超伏誅有司奏請誅丕詔以不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且身非染逆免死為民諸子徙敦煌丕年垂八十猶自平城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遣左右慰勞之高祖崩丕自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後宴於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持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還為庶民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詔以丕為三老卒年八十二贈左光祿大夫

河間公齊烈帝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眾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是日微齊世祖幾殆世祖欲微服入城齊固諫不聽乃與數人隨世祖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梨上世祖乘而上因得拔賜爵浮陽侯宋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使齊與建興公古弼討之剋仇池進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鎮駱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秦州主簿邊因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騁逆臺諸氏推文德為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咬龍助文德齊擊斬龍擒

史紀

卷之十一

五

亮之氏平拜內都大官卒

昭成子孫

定君昭成庶長子也恩慈不仁昭成年年符堅遣苻洛來攻昭成時不豫乃率部度漠北高車寇掠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昭成弟子斤失職懷怨昭成夷革獻明太子及秦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國統未定而慕容后子開騫等長大時苻洛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藏廬舍斤就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氏所生懼汝為變欲先殺汝是賊項來諸子戎服夜持兵杖遠廬舍何便將發吾怒而相告寔君信之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諸皇子婦及宮人奔苻洛軍

洛勒兵內通部衆離散苻堅召燕鳳問其故乃執寔君及斤
餘之長安市

窟咄昭成少子也苻洛過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
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遣弟元堡迎窟咄還
南界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單于以告太祖
慮駭人心沈吟未發桓等移宗又告之太祖誅桓等五人餘
悉不同太祖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長孫賀求救於
慕容垂賀奔窟咄安同開行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
六千救之安同與垂使蘭紇先達牛川窟咄見子意烈欲執
之安同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窟咄

史籍

卷之十一

三

過賀麟于其侵北部人皆驚駭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
烏九匹奔衛辰賀麟聞之遽發遣安同來告既知軍近衆乃
少安太祖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麟覲
會期太祖踰參合山代北與賀麟會於高柳窟咄奔走爲衛
辰所殺帝悉收其衆

衛王儀昭成之孫秦明王翰子也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
美鬚髯有算畧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
賜爵九原公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及還曰垂年已暮
其子寶弱而無威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數將內起
可圖也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封衛王

燕乃復下

史籍

卷之十一

三

中山平遣儀討鄴平之太祖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南
書令以鎮之舉以丞相入輔儀齊力過人弓力十石桓王虔
善騎時稱衛王弓桓王稍世祖之生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
祖曰卿聞夜喚無乃怪懼乎儀曰臣忽奉夜詔怪則有之無
所懼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舞遂對飲申旦賜御馬御
帶太祖數幸儀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
謀亂太祖召崇子逌留將有所使遂留大懼自首太祖祕之
天賜六年天文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頗投公
卿以厭天災儀不自安單車遁去太祖使人執之賜死葬以
庶人禮祔祔解諸方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
忽遇賊別部多寡不敵祔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
疑而去高祖初封沛郡公拜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出鈔
掠祔乃召蠻魁三十餘人祔盛武裝於州西置酒使之觀射
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祔自發數箭皆中命左右以次
射先出一死囚使甲冑參射不中祔責而斬之蠻魁相視股
慄又取死囚著蠻衣僞作鈔賊坐中微有風動祔舉目瞻天
謂蠻曰風氣不善而無大害當有鈔賊入境不過數十人在
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至祔問諸蠻曰此作賊者
合死不驗爾皆叩頭曰合萬死祔即斬之乃慰諭遣還諸蠻
大服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側名曰

歸義坊豫州人胡丘生與外交通顧加懲戒丘生懷恨圖為不軌詐城中人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代都因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密告顧宜速掩捕顧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為丘生誑誤耳若收掩衆必恐動吾靜以待之必當悔服歸未訖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顧亦不追為都牧尚書卒儀第烈剛武有志畧元紹之逆烈詳紹請執太宗紹信之烈既出遂迎立太宗以功封陰平王第家有勇畧使於慕容垂垂止之以求賂佩殺其防衛率左右馳歸為垂子寶所執垂待之適厚佩因留心學問誦讀經書數十萬言燕人咸重之太初討中山慕容普驎遂害

佩太祖平中山發普驎柩斬其尸收害佩者傳高翔程同等夷五族追諡恭愍王

陳留王虔昭成之孫也登國初封陳留公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以常稍細短作大稍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虔臨陣常以稍刺人貫而高舉之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驍馬偽退敵人爭取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搗稍者皆驚散徐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莫敢抗其鋒慕容寶求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悲憤求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歿舉國悲涕太祖傷憫者數焉諡曰桓王配饗廟廷虔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子悅

以虔功封朱提王謀逆誅弟崇襲爵性怙厚衛王儀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諸王子躬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疑與衛王相坐皆逃遁唯崇獨至太祖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愛之素等乃安并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諸軍由大澤越涿邪山威攝漠北卒諡曰景王虔兄顥封蒲城侯平盧太守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命元易干代之時易干子萬言得寵於太祖易干恃子驕慢乃輕騎卒至排顥墜牀而據其坐顥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及知之謂易干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殺之以狀聞太祖壯之萬言累訴乃詔顥輸贖千緡世祖時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

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懸武辛以邀軍路師患之嵩曰今大風既勁若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遂斬康祖高宗即位除秦州刺史進隴西公卒毗陵王順昭成之孫也為司隸校尉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在坐莫不祇肅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唾太祖怒罷其官以王卒於家尚安公素昭成曾孫也為征西大將軍鎮統萬後拜內都大官素宗屬之嵩又年老高宗每訪以政事辭疾歸第純雅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卒諡曰康昭塋金陵配饗廟庭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猛虎陵空手搏之以

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事勿如此也從征涼州沮渠茂度令一號將與陵相擊兩渠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救不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世祖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豎陽子遷中軍都將卒弟忠少以忠謹開高祖時爲右僕射封城陽公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與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絲二百疋羣僚執別者莫不涕泣卒諡曰宣子暉世宗立爲黃門侍郎初高祖遷洛貨舊難於移徙時欲和合衆情許冬則居南夏使居北世宗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說至乃勝資田宅不安其居暉請問言之世宗曰先皇還都之日日本許冬南夏北朕欲遵成命耳暉曰先皇務都以百姓

史集

卷之十一

堂

慈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安物情實非先皇深意今北來還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陛下當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宗從之還右衛將軍漢後親寵凡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拜時號餓虎將軍機應侍中還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授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相繼不斷車少脂角卽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其角以充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疋然聚歛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拜尚書左僕射暉上書論政

要一日御史之職務在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級久於其事以資成功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以遠大之畧貪尺寸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魏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貌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衰敝如此何易舉動宜靜邊息役安人勸農請嚴勅邊將自今有賊成求內附者皆須表聞不聽輒遣援接違者雖有功以違詔論三口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僅積年戶口逃散人懷奸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入租調割入於已民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

史集

卷之十一

表

未有已帝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上起伏羲迄於晉宋表上之神龜元年卒弟景字壽與少聰慧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兄侍中暉與景有隙言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受暉旨輒達三尊婦令誣稱景壓已爲婢景恐不免乃令其外弟希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景因踰牆出修義以木兩盛景加麥其上載之而出匿修義家會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所誣世宗亦不加責景爲中庶子時王顯供役東宮因公事景杖之三十及顯爲御史中尉勸景誹謗朝廷候帝極醉遂奏其事請帝賜死帝書半不成字見者知非

本心但懼顯顯不敢申救及行刑顯自往看之景命筆自作墓誌銘有曰洛陽男子姓名景有道無時年命不永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紙百張筆二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惜及世宗崩顯被殺景之死時論以為前任中尉誣彈高氏所致靈太后臨朝郎中崔鴻上疏理景詔贈豫州刺史忠弟叔等弓三百斤孝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叔教示勸課二年間家給人足百姓為之謠曰泰州河東梓柚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遷平城鎮將卒子季海洛州刺史其妻李冲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時政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七

在本朱李氏勸季海為外官以避嫌怨及莊帝之難季海以在藩得免從弟武入關封馮翊王卒子亨年數歲過周齊分關與母在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稱凍餒得就食湯陰托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子任數人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其禮之大統末裴潛馮翊王隋文帝受禪為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詣關上表請留上嘉歎之亨固請還京上勅致醫藥問動靜使者相望於道卒諡曰宣忠曾孫顯從孝武入關封護陽王位侍中及武帝崩秘未發喪諸人議立廣平王順謂周文曰廣平王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泣然之因立南陽王以順為秦州刺史

史順善射初孝武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賜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踏金蓮手持酒卮勒銘背上序其射工于偉封南安王周明帝時使於齊武帝東討偉遂為齊所留齊平除襄州刺史位大將軍偉虛靜篤學初自鄴還庾信贈詩曰梁丘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為辭人所重如此素弟于紹為尚書右丞有斷決不避強禦世宗令檢趙修紹以修倭幸遂杖殺之帝責紹不以問紹曰修奸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釐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帝以其正直不罪也及出廣平王懷拜賀曰阿翁皇家之司直雖朱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七

雲汲黯何以過之紹曰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為京州刺史卒陽豐公庫汗昭成之裔也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鬼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而斃世祖悅賜金兔以旌其能顯祖時拜殿中給事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稱之秦州父老下餘人詣闕乞庫汗為刺史朝廷許之未及遣病卒

道武帝孫

清河王紹道武次子也大興六年封兗狠險悖好切劓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嘗割孕婦觀其胎太祖大怒例懸井中

宋書紀事
通鑑紀事
國行紀事

垂死乃出太宗常嫌其失因此不協紹母賀夫人獲寵太祖
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
從下踰宮犯禁左右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崩
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僚於西宮端門前立紹
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兄公卿欲從誰羣臣皆驚愕莫有
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宮車晏駕而未
審登遐之狀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
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部亦
多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已下太宗在外
聞變潛入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同應之太宗至城西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荒

衛士執送紹賜紹母子死誅其帳下及閭官宮人爲內應者
十數人其首犯乘輿者羣臣於都街生縛而食之紹時年十
六紹母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
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殺其
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南平王渾道武之孫也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射兔日
得五十頭世祖命左右分射中的者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
祖大悅器其藝能引侍左右拜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
滿還京父老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卒于營身長
九尺腰帶十圍風則卓然直言正諫除宗卿高祖欽重之詔

南平王奏事不得稱名惟稱封爵遷左光祿大夫卒高祖哀
憫慙不舉樂諡曰安

武昌王平原道武曾孫也忠果有志畧爲齊州刺史善於懷
撫邊民歸附者千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
黨屯平陵攻郡縣殺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擒小君斬之妖人
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舉時歲穀不登齊民饑饉
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還卒千餘人皆
給路糧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嘉歎遷雍州
刺史卒長子和襲爵和聘乙氏公主女爲妃薄其行以公主
故不敢出之因忿遂落髮爲沙門既嫌其妻乃捨其子顯以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幸

齊濟南王瑒弟瑒瑒固辭公主以顯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瑒
身終之後令顯襲爵瑒乃受之瑒爲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
瑒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齊齊之風執制榮然州人愛詠之上
書言其事高祖嗟美久之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
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以鑒條制頒之天下高祖崩和
還俗棄其妻子納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長大攜男女五人
歸和和隨至歷城與曹氏及五子七處受納賄賂干與政
事瑒順其意取受狼籍齊人苦之治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卒
和與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奏謹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
其身和先讓後求於理有乖世宗詔以和子顯既早終可遮

和自顯棄
以損瑒

和義除東郡太守，東平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毆和垂死。至是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一門俱戮，資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冤，以和元父之親，不敢告列。和語郡人曰：「我竟一州，亦應可得念此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和當歿於此矣。」果卒。

安州刺史法壽，道武裔孫也。除州日，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大行賞罰，境內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判之。府中號為「十錢主簿」。法壽弟法僧為益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虐，殺戮自任，喜怒無常。州內人士盡召為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主

卒伍，合境皆反，招引外寇，梁遣將張齊率眾攻逼城門，晝閉。法僧上表曰：「臣奉守遐方，變生慮未，賊眾併張，所在強盛，統內城戍悉以陷沒。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臣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奉宗支累辱不淺，若死為鬼，永贖天顏，九泉之下實獲重恨。今蒙使問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此勅傳堅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馳驛催遣，令拔彼倒懸，救茲危急，堅眼破張齊於足獲全，遷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義，以又驍恣恐禍及已，因謀為逆，主書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曰：「我欲與卿去，

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忠義而從反逆？」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餘人戍彭城者皆印額為奴。逼之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宋王，立為魏主，不行。卒於梁驛。騎大將軍又小字夜叉，道武裔孫也。又妻靈太后之妹，太后臨朝，又妻拜女侍中，馮翊郡君。又為侍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為太后所信委，聲勢日盛。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見叉恃寵驕盈，裁之以法。叉欲去之，令通直郎宋維告都尉韓文殊謀立懌，懌坐禁止窮治，無實，懌得免。猶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二

主

於宮西別館衛守之。叉恐懌終為己害，與侍郎劉騰密謀。太后時在嘉福殿，騰詐為主食中黃門胡玄度胡定列狀誣懌，云許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害帝。騰以奏肅宗，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聞變欲入，遇叉於含章殿，叉厲聲止之。懌曰：「汝欲反耶？」叉曰：「吾不反，欲縛反者命直齋執懌將入含章東省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唯僕射游肇不同。叉騰持議入奏，可之。夜中殺懌，假為太后遜詔，叉與高陽王雍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為姨父，專總機要，威振內外。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討叉不克。見誅。叉遷衛將軍。後太后與肅宗醺於西林園，右衛將軍奚

康生欲圖父不克見殺肅宗徙御掖音殿又亦人居殿右曲盡佞媚遂蒙寵信出入禁中令勇士持刀劍先後之文於千秋門外殿下施木闌檻有時止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封其子亮平原公賜帛千疋及御馬又始專政矯情自飾參謀待士得志之後便驕復耽酒好色與會任情於禁中自作別庫珍寶充牣其中臥婦人於食與以帔覆之出入禁內趨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又自知不法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黑庫根等與之誓盟欲令為亂朝廷必遣已往伐因共為表裏可得自立厚

宗遊洛水乘請車駕幸其第遂定圖父之計後雖從肅宗朝太后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惟慮元文又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於西京弟督六師於東齊元文無異心則已若有異心聖朝將何以抗又雖曰不反誰見其心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郎若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文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又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殊不慮黜廢閣人張景嵩劉思逸等亦謀廢文時潘瓚有幸景嵩語潘瓚云元文欲殺之瓚泣訴於帝言文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文出宿遂解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等除名初咸陽王禧見誅其子樹奔梁梁封為郡王及法僧叛樹遣公卿書暴又過惡又言文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食人之鬼惡本盜泉不忌不飲兄弟此名表能噬物目露久矣始信斯言今將率師除君側之惡太后謂侍臣曰劉騰元文昔邀朕鐵券望得不死賴朕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既不與今日何故不殺太后憮然有人告文及其弟爪謀反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令入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又兄弟為內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婿之故未忍便火羣臣固執肅宗亦以為宜於是賜又爪死太后猶以妹故贈又尚書令又庶子舒祕書

野計

郡中又死奔梁羅散騎常侍羅父見貴盛而虛已接物又死之後羅通又妻時人嫉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出帝時為梁州刺史性懦弱梁兵圍逼羅以州降後周文求羅得還襲爵江陽王舒子善從南入關羅以爵還善改封固道公羅弟蠻事齊行額州事文宣大誅元氏孝昭元后蠻之女也為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又叔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昌平內豐資產以得意為適不入京師賓客往來厚相贈遺家據北方嘗有聲稱又兼權以羅侯不樂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賊陷郡見害

史記

卷之十一百三十二

章

史記卷之一百三十二終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魏書六

列傳

明元太武子孫

樂平王丕明元太子也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太將軍討南秦王楊難當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諸將議曰不誅蒙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大衆遠出有所掠無以充軍賞泰軍中書侍郎高允曰今若赦之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一還為亂必速不然之緩初附秋毫無犯為弘奔高麗世祖詔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不諫

史記

卷之十一百三十三

十

以為和能新定宜優復之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坐劉縉事以憂卒高允著策論曰昔明元起白臺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曰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有喜色後事發王憂死道秀棄市道秀若推父象以告王曰疑解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乃不然咎譽之至不亦宜乎

晉王伏羅太武太子也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今從正道賊知軍出必當遠遁若潛軍出其不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難之伏羅曰

夫利制勝專之可也遂問道行至大母橋暴利延乃覺斬首五千餘級降一萬餘落八年薨

南平王余太武少子也世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立之然後發喪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羣下取悅於衆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幣藏空罄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百姓憤怨余不恤也宗愛縱恣日甚余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諡曰隱

廣陽王嘉太武之孫也除司州牧兼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役雖有暫勞茲益永止從之拜尚書令嘉好飲酒常沈醉在世宗前言笑自

史

卷一百三十三

二

得無所顧忘帝以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飲彌夜敷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任端首又加儀同出入容衛道路榮之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多所敷奏帝委任之愛人物後來才俊未為世知者待坐之次轉加諫引人以此稱之薨贈太保諡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聰明婦人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淵襲爵為恒州刺史私家有千匹者取百匹以為恒遷殿中尚書坐滿城陽王敬妃于氏詔丞相高陽王雍等議其罪以王還第沃野真人破六韓拔陵反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淵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會東道都督崔

暹敗於白道淵崇退還朔州淵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擾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中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據

作鎮配之高門子弟以司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析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任事京州土人悉免廩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自重一生推遷不過軍主其往世房分居京者遂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界有北以御寇魅

多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茲吏配邊為之指

史

卷一百三十三

三

蹇愚弄官府政以賄立鎮戍之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無功而還邊人由此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以慰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因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驚日盛此段之衆指望銷平而崔暹復輪不返臣崇與臣遠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等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淵言遣鄭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淵復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

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未必制敵請簡選精兵或留守
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微還淵專總戎政拔陵避蜚蜮
南移渡河別將李叔仁求援淵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淵
與行臺元徽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資息
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郎楊置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淵
謂置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常由此作既而餅于修禮叛
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在恒州欲推淵爲主淵
上書乞還京師詔楊津代之以淵爲定州刺史中山太守趙
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覈未訖會賊逼中山
淵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淵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淵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四

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淵爲吏部尚書淵至都肅宗不欲徵淵
相嫌因會宴令相和解徽術不已河間王瑋爲餅于修禮所
敗除淵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受淵節
度徽構淵於靈太后曰廣陽握兵在外以愛子相從不可謂
也乃敕融衍潛相防備融以敕示淵懼軍事不敢自失太
后使問狀淵奏曰往者元叉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異
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惟重徽以偏心術臣切骨臣以疎滯
遠離京華被其構阻無所不爲臣昔者不在其後此來謂成
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
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勲皆被擁塞將士告疑

淵性其素
得亦位微不

終無片貨屢爲表請情不蒙遂前留元標據於盛樂後被重
圍折微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侯階乞官徽乃
盤退不允所請而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覽被圍逼固守
之勳未足相比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一也功同賞
異不平謂何又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
格及臣在後侯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
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
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
已但是隨臣征討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微初言
有理及聞隸臣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糾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五

顯顯謀相排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言臣善者即被嫌責
瑛會理臣屈即視之若仇讐徐紇頗言臣短乃待之如親戚
又驛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突增首級矯亂戎行讞害軍府
獲罪有司遵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司馬
劉敬部送降人既到定州降人復叛賊如決河豈能壅塞以
臣府寮身首異處從臣行者莫不懷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
刺史徽言州人心不可測及臣向定州除彼姦惡又復論臣
將有異志致令朝廷遽賜還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敕既優
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車馬填門及臣攝選寶遊罕屬流人
弄兵元戎垂翅僞僥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

同。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微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微昔臨藩。乃有人舉。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為州使得中。其利用微得外。從所長。臣無內應之切。脫蒙恩許。公私幸甚。淵以兵士稍經退散。人無關情。連營轉柵。日行千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鮮于修補。初信葛榮。後用毛普賢。榮怒普賢。昔為淵統軍。淵使人諭之。普賢有降意。又使參軍元晏。說程殺鬼。賊相疑。武葛榮遂殺普賢。修禮而自立。榮新得大眾。上下未安。乃北度瀋州。淵率眾向北。榮東攻章武王。

史

卷一百三十三

六

融融敗於白牛淵。走定州刺史楊津。疑之。淵乃止於州南佛寺。三日。夜召都督毛謐等。囑臂為約。期相拯恤。謐密告津。云淵謀不軌。津遣論討。淵走。論追之。淵至博陵。建賊遊騎。引諸葛榮。賊徒見淵。喜。榮內惡之。乃害淵。莊帝立。贈司徒。謐曰。忠武子。洪好聲色。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復私之。出為冀州。竊攜去。遊道大怒。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上聞。久之。乃息。弟瑾。尚書祠部郎。謀殺齊文襄。合門被誅。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於湛。復滅。啓復其爵土。濟南王。或太武玄孫也。少有才學。侍中崔光。見其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以

文學齊名。世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盧道將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皁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珉。珉未若濟南。備問方。或參致。開祿吐。發流美。邪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拜中書侍郎。或本名亮。避諱。啓求改名。詔曰。亮常自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相倫之美。遷御史中尉。或以叙遷得之不謝。時領軍于忠。常權怒言之。上曰。或雖風流。可觀而無骨。便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解中尉。單車而還。在朝為之歎息。還尚書左僕射。為東道行臺。余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遣舍人陳建。孫迎接。觀或為人。建孫稱或風神。

史

卷一百三十三

七

南。傳梁武亦間或名。或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問樂聲。歎歌。涕淚悲感。傍人梁武為之不樂。前後奔梁者。皆希行。解囊為偽。惟或上表。解囊。梁武雅重或。不以為責。及莊帝賤祚。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僕射徐勉。勸或曰。昔王陵在漢。姜維在蜀。所在成名。何必本土。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還。或性至孝。自經。遂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除大司馬。錄尚書。莊帝追崇父為文穆皇帝。母為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或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號。光武之於元帝。疏為絕服。尚身奉子道。

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統基以大義斯奪晉氏將真宜王受寄子元執政未久文王實承大業故武帝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侍大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議前經高祖德益宸中文穆曾奉贊稱臣今穆王初廟穆后配享此乃君臣同列嫂叔共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詔曰文穆皇帝勲被四方道適百辟是用考循舊軌恭上尊號王表云漢祀人上於香荷立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非世及之祚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禮何差文穆皇帝天聰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八

人宅曆數有歸朕承承下武達主神器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况今不當移駁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迹已顯皆以人臣而終登得與帝別廟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可也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言非類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就臣位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士庶稱給豈得不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廟一廟豈非婦舅共室也若以共室為疑可更議遷毀此詔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草也又追尊兄彭城王勰為孝宣皇帝或面諫曰陛下中興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復世

子才為此言故死

此疑非也

何親歷等書籍未有其事願制友于之情使名器無喪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勅百官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獎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后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命朱榮死除戎司徒余朱世隆率部北叛詔或防河陰余朱兆率眾奄至或出東掖門為兆所獲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幸贈太師或排覽羣書雅有容則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止於親經為識者所譏無子弟孝友襲爵少有名譽為滄州刺史靜帝宴文宣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稱又云望陛下許臣所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宣曰臨淮王望恕罪耳於是君臣俱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九

笑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二十家為閭五家為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聚食為黨久矣京師諸坊或七八百家惟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關而况外州乎請依舊制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黨省十二丁得十二正費絹畧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黨一歲出費絹二十四萬餘疋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民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妻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率修綱嗣得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

三正也
八比凡十
三人故省
九二丁

內防太甚
必至外勢
裁裁

禮也而聖朝忽棄已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
妾媵習以為常婦人何幸生逢今世聖朝既無妾媵天下殆
皆一妻設有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逆適內外親知
共相嗟怪凡今之人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姑姊姊逢迎必相
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習專寵為女工不妬日受欺不忌恐
取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
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所以毒恨也請今
王公第一品娶八妻通妻以備九女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
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妻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
妻妬使妾非禮加捶撻者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

史
卷一百三十三

十

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義存報
國欲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庶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又言中妻妾之數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裔滿朝
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隸壅擬王侯
崇樹丘隴盛飾祭儀鄰里相榮稱為孝又夫婦之始王化
所先其食合歡足以成禮今之富者同牢之設累有成山山
有林木林有鸞鳳徒事煩勞終成委棄暴殄天物理或不然
請自茲以後婚娶過制以違旨論孝友在郡其著聲稱然性
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直者所譏禪天保二年見經叔平少
有令譽司徒崔光見之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衰暮不及

史
卷一百三十三

十

見耳遷尚書右丞靈太后歸朝宦者干政乎總括古今名妃
賢后為四卷奏之蠟蠟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儀相率
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賑給詔乎為行臺賑恤之乎陳便宜曰
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可從俗因宜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
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糴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
之斯前代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牂牛產羊糶其口命且
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
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
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
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病惡將多憂愁致用死公必甚兼
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燒掠邑里流毒百
姓亂而方塞不若杜其未萌又賀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
世漢與胡通亦宜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
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夫管大者不計小名國遠者弗
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畧可論計周之北
代傳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嘗為重備將帥
勞止甲士疲力前世昔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
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竭其財以禮送令恩宜因此
時普思遠策竊以聖雖萬變可以一觀事之來知當以往卜
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

方因留衛助先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吏隨單于所在察動靜斯皆守邊之元龜安夷之勝策今朝廷成功不戒廢時蠕蠕國敵亦同時日宜率昔成謀畧依舊事借以開地聽使用牧置宜官屬以明慰撫嚴戒邊兵示相保衛馭以克仁庶以長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外選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語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強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割配遠遠非轉輸可到夷情悔叛變故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天秋性貪見則思盜混雜之際易相干犯防此肅彼兵少不堪驅之還本必不樂去分配內徙復不肯從一旦如此為

史律 卷一百三十三 主

費必大朝廷不許乎持白虎幡勞阿那瓊於桑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瓊眾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乎載以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眾坐乎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瓊遂南至舊京後遣乎還因上表謝罪下乎廷尉丞相謙之云乎辱命處乎流罪後拜冀州刺史乎勸課農桑境內稱為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服王命州郡號曰八王乎至願致死効力冀州府兄子祐為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為錄事參軍俱為葛榮所執榮欲殺子禮乎請代死叩頭流血榮大集將士議其事乎兄弟爭死孟都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死請活使君榮曰北

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死還除冀州刺史元順入洛授乎東道行臺彭城王乎封顯道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顯平乎封萬年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乎監造乎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開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成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被勅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所有樂器公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官懸四角簾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鐘樂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扣擊臣今據周禮免氏

史律 卷一百三十三 主

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扣鐘考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於時指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稱其善後從出帝入關

景穆子孫

京兆王子推景穆第三子也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綴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人為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大臣因諫

顯祖欲禪位於子推

高祖復不
之忌想必
有過人者

可對馬
御史

官事既
無私如
是固知
家難於
官

乃傳高祖高祖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道滌證曰
康子太興嗣為衛尉卿遇病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貨財一時
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
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惟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
之因出酒一斗年一蹄食盡猶言不飽及醉出酒肉俱在追
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病得差
即捨爵入道未幾病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
祖南討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帛二千疋既為
沙門名僧遂終於嵩山寺子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
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號赤牛中尉遷河南尹奉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左

法無私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為盜竊仲景收戮之豪貴寒
心齊獻武欲至洛陽仲景棄妻子追駕至長安除尚書右僕
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舍朱天光妻也列氏本
倡女有美色仲景甚愛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純氏自洛陽開
行至也列氏徙居異宅久之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殺一
婢家其屍厚葬以代之徙也列氏於密處愈寵之袁純氏生
三子皆早歷清官仲景以也列氏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
袁純氏袁純氏覺欲害也列氏也列氏謂奴曰袁純氏殺我
必投我廁中爾為我告丞相與或不死即死猶埋我好地奴
遂告周文周文令管仲景一百免官以王歸第以也列氏自

天下所無
之事
此等人物
以保首領

新書

告免其前罪而逐之仲景更藏匿也列氏復有告者詔更
一百刑仲景仍通焉後周文以仲景杖策追駕詔管仲
也列袁純於是同居除幽州刺史後坐內亂賜死歸還陰秦
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州人及商賈財物詐盜符詔諸豪云
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州人及商賈財物詐盜符詔諸豪云
欲加賞一時屠戮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錄尚書事李
太興弟遙為右光祿大夫冀州沙門法慶為祇幼渤海人李
歸伯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廣
軍司自號大乘殺一人為一住菩薩殺十人為十住菩薩合
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惟以殺害為事殺阜城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左

令破北海郡刺史蕭寶實遣長史崔伯驎討之戰沒凶衆遂
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
魔詔以遙為都督率步騎十萬討之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摩
歸伯等斬之遙大功昆弟皆恭宗之孫至肅宗服絕除遙等
屬籍遙表曰律云議親者謂先帝之五世將以廣帝宗重
石也先皇別為此制者太和之季有事吳蜀割滅之起釁出
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
分離榮良王長命亦賜緣二千疋所以存慈睦此皆先朝殷
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
以其輔已者眾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

遠景穆之
孫景穆
景穆亦曰
天子

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於魏晉莫不廣祚河山。稱之曰公。蓋慮大宗之不固也。臣去皇上雖云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於國族既疎。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內外。限異同也。今諸廟之祿。在心未亡。行道之悲。倏然已及。且諸王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議。尚書令任城王澄。左僕射元暉。奏同違表。靈太后不從。卒諡曰宣。

濟陰王。小新成。景穆第四子也。和平二年封。庫莫奚侵擾。詔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新成率衆討之。新成多為毒酒。賊既過。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賊甚多。薨于許昌。為徐州刺史。以貪污賜死。國除。子弼為中散大夫。時議復爵。弼以世嫡應襲。李父尚書僕射。因于氏親寵。使其同母兄假之子誣弼。云伯鸞以庶長襲封。有罪除爵。由謬襲。應歸正嫡。詔許之。弼遂棄絕人事。託疾還第。世宗徵為侍中。弼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其子暉業訴復王爵。初。弼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也。弼覺以諸卿業終如其言。卿業涉獵子史。歷司空。太尉。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答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

豈非命耶

亦錄不少

之書。卿業以時運漸更。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宰。三日一頌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孤死誓縱橫。齊初。降封美陽公。卿業在晉陽。無所交通。居常閉閤。魏滌王世家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詔曰。爾不及一老嫗。負墜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必死。然爾亦詐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鑿冰沉其屍。并斬臨淮王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卿業神色自若。誡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牛馬驅驅。無不逼奪。奴隸迫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孫。藥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七萬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為御史中尉。元寶所糾。合赦免。麗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誣男。麗出州獄。囚無輕重。一時放免。還冀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曰。聞公在州殺戮枉濫。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陸。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免冠謝。子顯和為司徒。參軍。司徒崔光曰。元參軍宰相器也。除徐州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賊被擒。法僧執手命坐。顯和不肯坐。曰。顯和與阿翁同原。別派皆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重孤。能無慚德。法僧慰喻之。顯和曰。乃可死作厲鬼。不能生為叛臣。命

論之故
不為後事
何以解

史解

卷一百三十三

太

殺之顯和神色自若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景穆第五子也和平三年封高祖初殿中尚書
胡莫寒簡西部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大納財貨簡
還不平衆怒殺莫寒諸部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
督諸軍討之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勒勅色動恐有
變今不設備將為所圖雲不從勒輕騎襲殺雲天賜僅得
自全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怨死削除官爵孫慶和東豫州
刺史為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以為北道總督魏主至項城
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主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
從之合浦天賜少子修義除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喪刺

史解

卷一百三十三

太

抱之泣曰汝何知而哀痛若是和平五年封顯祖時拜中都
大官顯祖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
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
魏之典未之有革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願神清曠皇儲正統
宜紹寶曆若捨儲儲則輕移宸極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奸亂
之道禍福所由願深思之太尉甄賀曰陛下欲禪位皇叔臣
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曰皇
太子聖德風彰然寶即幼陛下當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
景仰率土侯心欲降獨善不以萬物為意其若宗廟億兆何
顯祖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蠅
蟻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雲曰夷狄
之馬不見虎頭橋若令此橋在前被之必矣帝召勒勒首領
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兒首除
徐州刺史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雲善撫綏百姓德之追送
錢貨一無所受復為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合州諸
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
勸勵遷雍州刺史州民頌之文明太后賜帛千疋並諡曰康
子澄襲封氏苑反叛除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訓厲之謂
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領袖足行必不辱
命澄至州誘導懷附隨才任用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欽順加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三

侍中賜襲衣乘馬轉徐州刺史入朝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謂澄曰昔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疆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書以示威雖乖古式有合權宜叔向議之可與適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欲為魏之子產也澄曰今車書未一愚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更以道化之帝方革變漢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當與王共萬世之功耳遷尚書令齊使庾革來聘革見澄風韻秀逸謂主客郎張幾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高祖外示南征意在謀遷齊於明堂詔太常卿王謏令筮南伐之事其兆遇軍高祖曰此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澄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高祖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何得問衆澄曰社稷誠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車駕還宮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之念懼衆人阻我大計耳想卿解朕意乃謂澄曰國家起自北土徙居平城此用武之地非可以典文治崑崙南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激贊其事高祖悅曰卿我之子房也及上至洛陽定遷都之策謂澄曰此真所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三

謂革矣詔澄馳驛向代會百司論可否衆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以曉之衆乃開伏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非卿朕事業不得就也除吏部尚書魏公侯以下勳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酌量優劣盡其器用兼右僕射高祖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高祖曰朕昨夢一老翁并於道左云晉侍中嵇紹意似有求澄曰嵇紹晉之忠臣墳在道周陛下徙御渥洛經朝歌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是以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南感先賢然實思標揚忠懿於是遣使祭焉恒州刺史穆泰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頌為主願表其狀高祖謂澄曰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殊為不便可為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剪若其勢強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澄曰泰等愚惑總土非有遠圖願陛下勿憂澄達雁門秦擁衆西就陽平聚結澄便前進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秦應據州城而更就陽平是兵力不足相拒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至即擒泰收鉅鹿公陸厥下獄具狀表聞高祖大悅曰任城社稷臣正復卑陶所伏豈能過之車駕幸平城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者車駕南伐留澄居守高祖還洛引見公卿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茂才而川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羣婦人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綱維為常若事而

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卿留守羣臣皆免冠謝罪除尚書右僕射高祖崩澄受顧命出爲揚州刺史封孫叔放墓毀蔣子文廟請修復皇宗之學開關四門之教從之朝議南伐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成陽石受澄節度澄遣統軍傅堅服王神念等進據大峴東關九山淮陵諸要害澄總勒大衆相接所在克捷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狼狽引歸壽春失兵四千餘人奪開府仍降三階轉太子太保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所作詭越時謂爲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在外肅宗幼冲朝野不安澄雖疎斥而

史

卷一百三十三

三

朝望所屬領軍于忠等奏澄爲尚書令衆心忻服遷司空領尚書令正始末詔百司普升一級而不及刺史守令澄表言之詔事經先朝不得重聞澄奏曰太祖與奪隨時道無恒體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雖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且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從之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榮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遷親賢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此汲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議者不同而止澄重奏乞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必深

羣臣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奸宄絕窺覷之望卒不納又言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乞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伺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不從旋寇賊作亂近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修造未畢今軍旅初寧不宜發衆請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應收贖絹一疋者輸磚二百以漸修造詔可太傅清河王懌奏寢之澄上書曰臣聞刑罰得失乃典廢之所由也竊聞司牧高陽王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

史

卷一百三十三

三

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傳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尺寸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聞之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諸付廷尉推究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先是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請案以理究訟澄奏尚書政本特宜慎重故凡奏事於閣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地防其宣露寧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其事以付公車從之西域嚙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遣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御史中尉東平

王匡奏取景明以來吏部除書中兵勳案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澄表曰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見朝堂六品以下例由勅判自世宗晏駕大省三行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慚而返夫以萬乘之重猶慚而回駕羣臣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僮僕之死當時以為達治歷代用為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案已以勵時靖恭以致節按御史之體風聞是司冒勳安考一有風謠研檢虛實情偽自露繩以典刑人孰不服

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慎也靈太后納之遷司徒尚書令澄又表曰臣聞攘外之理要由內疆國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年老志張窺覲不已若遇我虛疲必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頃年以來東西寇難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難爭得剪除亦大費財力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息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請諸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俱宜裁減畜力

聚財以待時會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表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聞綴金蟬於象珥表麗貂於髮髮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加貂蟬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飾以婦人而服男子之服陰變而陽故穆衷中絕劉裕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帝從之澄盡心匡輔事有不便必殷勤啓諫內外敬愛之神龜二年靈贈太傅加九錫澄曰文宣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歔當時以為哀榮之極子順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豐書王義之小學篇數千言順誦之旬餘日皆通微豐自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自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

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王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時四方無事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為樂而順下惟讀書篤志愛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肅誅虛室尚書令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懷刺詣肇門者以其年少云坐有貴客不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廢也及見抗禮就坐王公先達莫不驚怪而順辭氣傲然若無所規肇謂賓客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及出澄加敬送之澄聞之杖之數十拜太常少卿居父憂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去遂不復生人以爲思慕所致除黃門侍郎領軍元父威勢煒灼凡有遷授莫不造門

謝諫順拜表而已。又謂順曰：卿何得耶？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今乃責思責人，私謝豈所望也？朝政得失，順鯁言正議，又卿之出爲恒州刺史，順謂又曰：北鎮紜紜，方爲國梗，系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又不欲授以兵官。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手握國柄，殺生由已，自言天之所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又彌忿之。轉齊州刺史，每懷憤快，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爲黃門侍郎，親友賀其得入，順曰：正恐入而復出耳。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父，不克而死。靈太后反政，改葬之。順因奏曰：臣昨往看中山墓，非唯

長王

才名，凌相結納，廣陽王淵姦殺妻子氏，大爲嫌隙。及淵入爲吏部尚書，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微疑順爲淵左右。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太常卿，順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之曰：此人魏之宰豎，魏國不滅，終不死。紇腸肩而出，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止謀爲機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葵倫，振衣而起。太后默然，送稱疾家居，杜絕慶弔。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曰：卿是侯人，當拜侯王，我非侯人，不受侯人之拜。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冲尚與王獻同傳，卿應繼其卷下，儼深愧謝，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都令史徐件起曰：此榻常經先王坐，順涕泗交流，久不能言。遂令換之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用爲廷尉評，以屬順，順不從。雍遂下教用之，順投之於地，雍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聚挫之。順曰：高方至，雍撲袂撫几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尊親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教令，投棄於地，順發憤俱張，仰面看屋，長歎不言。久之，搖白羽扇，徐謂暉曰：高祖遷宅中土，初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未聞小子身爲省吏，更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

一老婦耳
察之何難

人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
旨令殿下恭選事因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奏聞雍笑曰
豈可以朱軀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兼右
僕射余朱榮召百官悉至河陰素開順亮直謂朱瑄曰可議
元僕射不須來順聞變出走為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
可飲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
帝勅贈司徒諡曰文烈初帝在藩順夢有黑雲從西北直觸
東南日月俱破諸星盡翳俄而雲散有日出自東南隅見帝
從間闥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朝服謁帝唯順
於槐樹下脫衣冠臥既寤告元卿業曰昨夜夢於我殊不佳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宋

破葉軍威名大振後背并妻穆氏子世賢俱為蒼頭李太伯
等所害次子世偶余朱兆寇京師詔世偶為都督守河橋及
兆至河世偶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將船迎兆軍兆因得
入京都破殘皆其罪也
南安王植景穆第九子也皇興二年封授秦州刺史植性孝
母疾憂毀有白雉遊其庭前疾遂愈高祖賜帛千疋以表之
徵赴講武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貪賤之
慮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驕矜違禮僭度二者貪冒不恤
政事三者逸遊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至誠能慎此足
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植不能遵奉聚飲肆情轉相州刺史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宋

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十數人植以旱祈雨於羣神鄰有石
虎廟人奉祀之植告虎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既不雨遂
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子英為梁州刺史高祖臨鍾離詔
英率眾備寇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
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齊將蕭懿遣尹紹祖梁季羣等
據山立五柵隔水為營英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若逢精
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克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
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
俘斬數千人齊白馬戎將聞風逃潰乘勝長驅漢川之民相
率歸附蕭懿遣將姜修率眾來戰修敗退英恐其入城遣統

勝不遇韓。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澤不宜久淹。戰勝攻取雖將軍之漢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兵勢。使還具聞。及道還。英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狼狽奔走。士眾沒者十五六。有司奏英失關處死。詔恕死。為民後復王封。鄧州督榮祖。清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成並降。梁鄧州刺史婁悅要城自守。懸瓠城兵自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荀仁據懸瓠。詔英都督諸軍攻懸瓠。破之。進軍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自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先取之。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三

壹

恐其并力相救。及使長史李華車泉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英至長壽。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師攻之。梁遣將彭龜生援武陽。英乃殺軍曰。縱之使入城。吾取之如拾遺也。諸軍未之信。龜生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降。進擊黃。觀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馬仙琕亦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解是還朝。除尚書僕射。堯贈司徒。諡曰獻武。子熙授相州刺史。入治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疋。熙聞祖父前事。心惡之。熙兄弟為清河王。傳所恥。及劉勝元。隔絕二宮。矯詔殺梓。熙起兵討之。南旬日。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三

壹

太守李孝怡車鼓鼓譟而入。殺熙左右執熙置之高樓。又遣尚書盧同斬之於都。熙妃于氏知熙必敗。自初起。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臨刑。與知故舊曰。吾兄弟象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引內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王上幼年。獨在殿前。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詔。親知。本以名義關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大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豈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止。為國為身。善最名節。吾何言哉。復為詩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已。從今一鎗化。悲傷無極已。時人憐之。初熙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宅。四面墻崩。無遺堵。熙惡之。至是果如所夢。熙兄弟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為功狀。于忠之誣郭祚。祚植也。意未失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為冤。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大將軍。弟署黃門侍郎。熙敗。署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寶。始寶為夜夜與署慶盟。許屯留。梁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然納之。署舊識刀變。為西河太守。署停止經年。雙令從子昌送署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

其罪而也
宗符之末
見數

界中山王宣州太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以界為大都督往彭城接誘初附界為安樂王鑒所破唯數十騎入城梁遣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界與法僧還界在江南自以家禍旋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為人與之言未嘗一笑梁除界衡州刺史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桓將士五千人見虜肅宗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界梁武備禮送將還置酒饒別贈金銀百斤百官悉祖江上遣右衛徐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界侍中義陽王達石人界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相議者迎之近郊賜帛三千疋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千人司馬始資除給事中栗

史

卷一百三十三

蕭

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畧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霑賞還大將軍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時天下多事畧無他裨益守常自保而已余朱榮畧之姑夫畧數所輕忽畧黨於鄭儼徐紇榮街之榮入洛見害於河陰從子肆莊帝初封長廣王行并州事今朱榮死世隆等奔并州推肆為主尋為世隆所廢前廢帝立封為東海王出帝初坐事賜死

直三千疋

史

卷一百三十三

蕭

竊如其不誅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奸惡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聖帝明王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連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馬謐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諸軍肅然十八年堯高祖親送出郊勸哭而返配饗廟庭子榮為華州刺史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竊見馮翊古城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為西蕃奧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浚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培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為已不以為勞去歲大然四境晏安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入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延昌四年堯弟順平世宗初為給事中殺人劫盜公私患之世宗未忍致之於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與其克念世宗崩順平得出暴亂不悅靈太后令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拜前將軍坐裸妻王氏於男女之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會赦免卒

廣陵侯衍景穆之孫也為徐州刺史得重疾帝勅徐成伯乘傳療之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資絹三千疋成伯辭前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云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唯三千疋乎衍性清慎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聲績亡日無積飲

孫不似其父

其弟欽尚書右僕射會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待師禮
壽數日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滑稽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
乃死師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立信實有所缺欽大慚於
是待客稍厚於河陰遇害于子孝早有令譽年入歲司徒崔
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從赴長安封義陽王子
孝美容儀善笑諸好酒愛士結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
留學館於私第集萃從子弟延師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
雁尚書令以國選漸移漢自貶晦日夜縱酒卒既而
章武王彬景穆之孫也為汾州刺史胡氏去居等保險謀反
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討之高祖大怒曰彬自當隨宜肅治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柔

若不能靜帖必須大眾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率州
兵身先士卒討胡平之卒官

東平王匡景穆孫也耿介有氣節高宗嘗之曰叔父必能儀
刑社稷匡輔朕躬可名為匡世宗即位遷黃門侍郎茹皓有
寵百僚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召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塞
裳將上匡推之使下皓失色當時壯之除肆州刺史匡既忤
皓懼為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除度支尚書世宗委政於
尚書令高肇朝廷傾憚唯匡與肇抗衡乃造格欲與肇鬪論
肇罪惡自殺以諫會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不合遂與肇作色
御史中丞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禮壞樂崩孝文皇帝睿

思玄漢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為尺宣布施
行暨正始中大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為寸別造
尺度定律刊鐘成訖未試勅太常卿劉芳集朝英議其得否
芳以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制作於經史復與推造勘據
非所宜行尚書令肇清河王悛等以崇所造乖謬遂奏令芳
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
乃以黍刊寸上呈朝廷用載金石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
郎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頗經考議惠蔚亦造一尺自
覺乖背量省再三謂芳為得而尚書匡云劉孫二尺長短相
傾今取中黍校彼二家並屬參差折中無所自造一尺請求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老

判定當時議者或以為是尚書高肇云權斛斗尺頒行已久
宜依先朝故尺為定匡與肇爭論都座聲色相加失其常倫
無復幾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勅旨
其芳管督規立鐘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舉惠樞衡之尊藉算
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已阿黨劉芳過絕臣事望勢雷同
者接以恩言依經按古者卿被怒責雖未指鹿為馬移天徙
日實使才士鋒氣儒生結舌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已作今
共臣論忽謂先朝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帝
殊非大臣之體漢失為下之義與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
之手臣必用足廷中抱璞人外肆意言彰於朝野案匡職

當出納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應辨定疑惑。何故
然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
懸。匡借智於人。規成虛舉。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
漢作。非莽所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創。德布於虞。虞帝始祖。
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偽新之號哉。其非漢權明矣。
又云。兵構虛罔。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按此失。乃
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被勅專造鍾律管籥。是其所
裁。權尺本非其事。前門下索芳尺度。芳騰報云。依先朝所頒
新尺。更不增損。為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尺。在牒後
一歲。芳於兩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

史詳

卷一百三十三

元

秦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先朝詔書。以黍成寸。
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華任居端右。百僚是望。言行
動靜。必副其瞻。若恃權阿黨。何以宰物。肇若無此。是匡誣毀
宰相。誦謗明時。不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
生朋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秦亡。和抱璞。時遇暴楚。豈宜
以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哉。請以舉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
付廷尉治罪。詔可有司。奏匡阿諛。處匡死刑。世宗恕死。由為
兖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以尺度金石之
事。國之大經。而雖為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
臣。暫赴。世宗曰。劉芳所造。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云先

以為後先
朝尺明是
阿黨高舉

朝之意也。卿既所執不同。後議之日。何必赴都。肅宗初為卿
史中尉。嚴於彈糾。始奏于忠。大彈高聰。靈太后不許。而重違
其意。進號安南將軍。以獎之。匡請更權衡。不已。乃詔門下議
定。以問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匡今新
造。微有參差。據匡云。所造尺量。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考晉
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
起度量。得古玉尺及鐘。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
定。毫釐正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
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
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從之。匡每奏。請尚書令任城

史詳

卷一百三十三

元

王澄時有執奪。匡剛隘。內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
事。將與澄相攻。後欲赴省。與澄遇。驛卒相撓。朝野駭愕。澄奏
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特加厚宥。削爵除官。三公
郎中辛雄奏。理之。除平州刺史卒。
樂浪王忠。景穆會孫也。為太常少卿。出帝汎舟天淵池。命宗
室諸王陪宴。忠愚而性好衣服。著紅羅襦。繡作領。碧袖。綉錦
為緣。帝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為著此。忠曰。臣少來
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是服之不衷也。
城陽王徽。景穆曾孫也。為并州刺史。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
庶逃散。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諫。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

紀開名救民災。樊况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
 於民困乎。先給後表。肅宗嘉之。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為
 都。羣胡相戒。勿得侵擾。遷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涕泣攀轡。徽
 車馬視。皆京東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授度支尚書。兼
 吏部尚書。以選舉期在。得人限。以停。有年。舊體。但行之
 自久。以頗革諸德。同者。盡年。勢等者。進德。于時。稱為平中
 尚表。諫吏部。天下士子莫不歎息。口。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
 希。上聞之。還令兼吏部。拜尚書令。肅太后專制。朝綱頗弛。徽
 無所匡弼。與鄭徽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榮謀。內多猜忌。不能
 防閑其妻。妃于氏與廣陽王。關。通。莊帝。廢。祚。除司徒。元。顯
 七。

卷一百三十三

早

特之。頗厚。苗。每。進。忠。言。徽。不。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今
 將。蜂。腹。露。矣。余。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
 馬。奔。走。帝。屢。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匿。故。東。宅。勸。宅。獨
 佈。徽。云。官。捕。將。至。今。避。他。所。於。路。遇。害。之。遂。屍。於。余。朱。兆。

卷一百三十三終

三十三

史籍卷一百三十四

魏書七

列傳

文成子孫

齊郡王簡文成第四子也。太和五年封。拜太保。備母沮渠。姦健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高祖嘗與簡朝。文明太后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行之。坐定致敬。問起居。止其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能幹綜家事。頗節酒。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河間王瑛。文成孫也。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瑛恃內外極為貪憒。及還朝。靈太后曰。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遂廢於家。瑛以庸劣。始獻金。字孝經。無方自達。乃為劉騰養子。賂金寶巨。萬計。騰為之言。得為秦州刺史。貪暴如昔。東益南泰二州。氏反。瑛充都督。既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苦。有甚狼虎。為氏所破。率眾走還。內侍劉騰無所畏懼。為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為民。尋復王爵。卒。

安豐王延明。文成孫也。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遷黃門侍郎。延明有文藻。博極羣書。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



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並以才學令望。見稱於世。雖風流不及熙。或而淳篤過之。遷尚書右僕射。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元法。僧反。為大都督討之。梁遣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上。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兵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徐州刺史。州經師旅。民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軍東守河橋。顥敗。將妻子奔梁。死於江南。喪還。贈太保。

獻文六王

咸陽王禧。獻文太子也。太和九年封。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知皆由學。海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明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以匠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誠之曰。汝等國之至親。幼年任重。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可修身慎行。勿有乖舛。拜冀州刺史。高祖饒於南郊。濟陰王譽。枉法賜死。遣使告禧。因以誠之。詔以廷尉卿李冲為王師。王國應娶八族。結娶任城王諱。高祖漢貴之。為補魏州太守。脫西李輔女。令以妹女為妻。冀州人蘇僧瓊等。二千人。稱祚有惠政。請世祚冀州。詔曰。利建山君。理非下。請降司州牧。高祖引見朝臣曰。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或不

使詞未盡
是則難悉
備用可耳

能卒年三十以下在朝之人。語音仍舊者。降爵黜官。若不改
 惡。伊洛之下。俱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
 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易。冲面諫。應死
 冲侍側。免冠陳謝。因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人之服。仍爲
 夾領小袖。我祖東山。既離寒暑。何爲故違前詔。對曰。外達
 之罪。合受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須庭論。如何入則順
 旨。退復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
 拜太尉。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知其性貪。每
 加訓誡。而禧終不改。高祖崩。禧受遺輔政。位爲宰輔之首。而
 從容推委。無所是非。受納賄賂。婢奴千數。田宅鹽鐵。僭於遠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三

近姬妾數十。猶遠出簡聘。世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
 光極殿。曰。格比纓冠。珍寶。憑諸父荀延。視息。今當攝百揆。且
 還將司。當別處分。進位太保。世宗既覽政。王公罕得進見。禧
 意不安。其齋帥劉小苟。每言上欲誅禧。禧懷憂懼。遂與妃兄
 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會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欲
 勒兵直入金墻。而衆論不同。自旦至。肅計未決。遂散。直寢符
 承祖。薛魏孫與禧謀害帝。帝遂芒山。思駕浮圖下。少睡。魏孫
 便欲進。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爛。魏孫且止。帝尋覺。武
 興王楊集始告其事。禧殊不知。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小
 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邸。獲達軍人執欲殺之。小苟困

天也

迫。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
 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有漏洩。禧不納。又曰。
 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奈何。禧曰。初遣去日。令聽我
 勸。靜我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仲期與禧長子通。已入
 河南郡。列兵仗。放囚徒。帝命將捕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
 從禧者。唯防閭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憤憤
 不能堪。試作一誑。當思解之。以釋憂悶。龍虎欲憶舊誑云。眠
 則俱眠。起則俱起。食如豺狼。賊不入己。無心於。也。禧亦
 不以爲。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著。渡洛水
 至栢谷塢。謂龍虎曰。汝可勉心。作與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四

東野常人道。殿下接待。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
 擒。還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鎖。格龍虎羽林掌衛
 之時。甚勅。斷水漿。渴渴垂死。侍中崔光送酪漿。升餘。禧
 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氣。謂禧曰。玄象有變。應在汝
 身。勿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果如其言。禧畏迫。喪志
 與諸妹公主。決言及愛妾公主哭罵之云。坐多取婢輩。貪遂
 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此等。禧愧而無言。賜死
 私第。絕諸子屬籍。家財悉資高。修。綈帛以賜。內外百官
 多者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官人爲之。曰。可憐哉。
 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賜霜與露。洛水湛湛。

強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聞
法管奏之莫不灑泣通與河內太守陸琇同謀禧敗琇斬送
之太子翼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弟暉奔梁正光
中詔復禧爵葬以王禮翼容貌魁壯風度可觀梁武重之封
爲威陽王翼讓其嫡弟暉梁武不許授青冀二州刺史封暉
爲乾王翼後謀舉州入魏爲梁武所殺暉病卒翼弟樹美妻
魏善吐納兼有武略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
魏郡王數爲將領窺覷邊服余朱榮害百官樹時爲鄆州刺
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樊子鶴爲行臺
車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鶴使張安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五

周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鶴許之殺白馬爲盟樹不爲備及
欲還南與杜德別德執送洛陽樹初發梁其愛妹玉兒以金
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賜死
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遂死李昭奉使至潼關驛夢樹
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職終不相放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
殺子鶴亦爲達野拔所殺其子貞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
樹梁武許之孝靜贈樹太師既葬貞還江南梁武以爲威陽
王暉弟坦傲狠凶粗正光中詔威陽京兆王諸子聽附屬籍
坦諸兄在梁因憂醉每醉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道路患之
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之性與身而長背宋

樹爲國忠
教杜德
此逆弟

梁王禧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觀汝所作不異貽畜
問者因號爲驢王遷侍中莊帝謂之曰王才非荀蔡中茂累
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此投禧死後坦兄弟爲彭城王總所
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長且賢慮其代已
朝廷除之樹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寄食江湖受
其命今者之來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忘在原之義坦
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歷司徒太尉太師錄尚書事
宗師司州牧祿厚位重食求滋甚賣官鬻爵不知紀極爲御
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除冀州刺史每百姓輸納先責絹
五匹然後受正賦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六

趙應天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齊天保
初授特進坐子世寶與散騎侍郎彭貴平誹謗妄說圖讖有
司奏當誅詔有坦死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獻文第三子太和九年封車駕南伐以幹爲車騎
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
之曰司空穆亮年德可重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高
祖班師除冀州刺史詔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
參軍以匡弼之憑等諫諍幹皆不納人有盜馬者幹斬之尚
書以幹初臨樂而不劫詔曰律令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章
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阿意執法幹律外重刑並可推聞

後轉司州牧，貪淫不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謂幹曰：「比有風聞，即欲彈奏，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悅改，夕聞朝啓，幹傲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忿怒，詔幹與北海王詳俱詣行在所，既至，詳得朝見，幹不蒙引，密令左右察其意色，而幹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歸第二十二年，諡曰靈。子謐襲封，幹妃穆氏表謐及母趙氏，悖禮愆常，尊卑異阻，母子道絕。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事舅姑，妾子於君母，禮如親子，何得亂我風教？」可付宗正治罪。謐後在母喪，聽音樂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除岐州刺史。肅宗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七

將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召近州人夫，閉城浚掩，楚掠備至，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毀梯，人夫散走。城人分守四門，梁太后遣將軍王靖諭之，城人開門謝罪，謐還，除幽州刺史，未發，謐妃靈太后從女也，坐殿其妃，免官卒。

高陽王雍，獻文第四子也，少儻不恒。高祖曰：「吾未能測此弟之溪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大器晚成也。」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幸爲諸王，何用聲名爲？」世宗立，除太保。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詰決大政。

以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僭射。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復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其罪，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肅宗覽政，除司州牧、太師，錄尚書，進丞相。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與元叉同決庶政，歲祿四萬，諸子痛兄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更納崔順妹，甚有寵，欲以爲妃。世宗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雍妾侍既多，疎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啓問，許乃得見，未幾暴卒，多云雍殺之。靈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八

人，以還第。太后怒，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雍無學業，憤憤短淺，不爲世望所推。既以親尊，位居宰相，自厭平以後，朝政機密，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元叉專政，清河見殺，天下大責歸焉。

廣陵王羽，獻文第五子也。太和九年封爲太子太傅，錄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還領廷尉卿。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分，詔羽從至雁門，乃遣歸，望其稱旨，賜如意，以表心遷洛之後，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羽奏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黜陟之事，理

不宜輕考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為躁妄。且考期應在年終。何得春初也。後高祖臨朝堂。考羣臣。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別絲髮之美惡。中等守常事。可大通。今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可據。遲迴三復。良由於此。謂尚書等曰。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弱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不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罪之大者。乃謂羽曰。汝初作尚書。內外瞻望。自吾南征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應在天下之第。今黜汝錄尚書廷

史記卷一百三十四

九

尉但居太保。謂尚書令陸厥曰。廣陵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述以來。偏頗懈息。山卿等隨其邪辟之心。不能相導以義。今奪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庶務。獎勵同寮。賊人之子。豈不在卿。今解少師。削祿一周。其餘降黜有差。復謂厥等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漢用撫然。朕開導北人。致之禮教。欲令博見多知。若未居恒。北恐後世不免面牆也。厥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何可得也。高祖大悅。高祖幸羽第。謂諸弟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亦復何恨。世宗時。授

北史汝南王悅傳復云朕為名武所害

史記卷一百三十四

十

司徒。羽辭曰。總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待許既轉。受之無嫌。請為司空。世宗許之。羽澤員外郎馮俊與妻。為俊與所榮。祕匿積日。斃年三十二。子恭。是為節閔帝。恭見欣封淮陽王。孝武入關。欣達長安。復封廣陵王。為太傅。錄尚書事。禮遇最隆。諸王悉居其下。為大宗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有此。欣遜謝而已。恭帝初。遷大丞相。欣好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彭城王勰。字彥和。獻文第六子也。少岐嶷不羣。太和九年封總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心喪三年。形容毀瘠。高祖大奇之。敏而好學。博綜經史。善屬文。轉中書令。侍中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後堂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總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桐竹所能降。高祖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令羣臣賦詩。至總詩。高祖為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總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總曰。臣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翽翽一字。猶是玉之本體。總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賜刊一字。價等連城。後幸代都。次上黨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高祖住而賦詩。示總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之時。總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

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以劉
感念丘墟詔贈其母為彭城國太妃除中書監高祖南討假
總中軍大將軍總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
古今云殊亦由遇否大異高祖大笑執總手曰三曹才名相
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高祖親講喪服
於清徽堂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膺簪紱失過
庭之訓未聞學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今屆朝彥當親傳說
御史中尉李彪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旨旨
千載一時總從征河北除都督南征諸軍事總勒兵有三大
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為人所獲總言於高祖曰
始有一鳥望旗頭仆臣謂大吉高祖笑曰此乃大善然鳥之
畏威豈獨將軍之略吾亦分其一耳遂大破崔慧景蕭衍其
夜大雨高祖曰吾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及摧此
賊果降時謂因令總為露布絕似帝文見者咸謂御筆高祖
曰汝所作文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及至豫州高祖
與總書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乃宸極位在中監
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宗正之重拾汝誰寄有不事教隨事以
問高祖不豫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務還通肅然上醫徐泰假
還洛陽及召至總涕泣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莫不嗚咽泰欲
進劑總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總為殯於汝南

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翌日有瘳自
懸軀幸鄴總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軍
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以總為司徒太
子太傅齊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總都督內外諸
軍事時高祖不豫總辭侍疾無暇更請他王總攝軍要高祖
曰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捨汝而誰高祖至馬
圈疾甚謂總曰修短命也霍光以異姓受付託況汝親賢不
可不勉總泣曰布衣之士猶為知己死臣誠當竭股肱之力
但臣出入喉膺參宰機政恐成王未免疑惑周旦必至逃遁
臣非敢辭勤就逸欲仰成陛下知人之明下獲愚臣保身之
福高祖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總清規素業以松竹為
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怡真丘壑吾以戚戚
兄弟未忍遠離百年之後其聽總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
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周公之聖不亦善乎汝為孝子勿違吾
言及高祖崩於行宮遺詔喪事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
數人奉遷高祖於安車中總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
外奏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
駕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即位總跪授高祖遺勅咸陽王
禧疑總為變停於郡外久之乃入謂總曰汝非但辛勤亦大
危險總恨之各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總握蛇騎虎不

總之
乃自
利之
也

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無獨善又修
法詔幽於第命宿衛守之觀上表切諫不納總美容貌端嚴
若神閑居燕處無侵色情容敦文史敬備彥致政以來既無
山水遊適又絕知交往來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與高陽王雍
議定律令又加侍中先是總言於世宗以其舅潘僧固為樂
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賊害賢
俊其兄女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總固執以為不
可肇屢請之因僧固同逆遂誣總北與愉通南招蠻寇總郎
中令魏儼防閑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令侍中元暉
史律 卷一百三十四 古

還總許之果謝曰果等今還有負慈澤請候仁駕振旅反跡
江外至是乃還總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除錄尚書侍中
司徒固辭不免總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每乖情願常懷
然歎息咸陽王禧僑於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漢
忌之又言總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禧出領軍于烈為恒
州烈不願行烈子忠為郎將常在左右言於世宗云諸王意
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祔祭王公並齋於廟世宗遣
于烈將符衛召禧總詳等入見世宗謂總曰頃來南北務殷
不容仰遂冲操格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勅今遂叔父高蹈之
意總拜謝進太師總同辭詔曰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

忠正如
不竟於
家我同
我男固
是以
幸而世
其夫
常人犯
為五

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無獨善又修
法詔幽於第命宿衛守之觀上表切諫不納總美容貌端嚴
若神閑居燕處無侵色情容敦文史敬備彥致政以來既無
山水遊適又絕知交往來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與高陽王雍
議定律令又加侍中先是總言於世宗以其舅潘僧固為樂
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賊害賢
俊其兄女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總固執以為不
可肇屢請之因僧固同逆遂誣總北與愉通南招蠻寇總郎
中令魏儼防閑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令侍中元暉
史律 卷一百三十四 古

奏之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總無此
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儼祖珍為證世宗信之永平元年九
月召總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肇等
入時總妃方產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命駕意甚憂懼
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半不肯進使者責總來
遲令去牛人挽而入宴飲至夜各就別宿元珍將武士齎毒
酒至總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所恨珍曰
至尊何可見總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告我者一
對曲直武士築以刀環總大呼曰皇天總忠而見殺武士復
築之總乃飲毒而斃向晨以褥裹屍載歸第云因醉而卒總

武王乃
不待一
而死

婦女猶不
免死
自古無不
亡之國承

李氏冲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索汝還當惡
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謂有報應焉觀有大功於國無罪見
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賢王在朝莫不喪氣
景明報德二寺僧鳴鐘欲飯忽聞經死一千餘人皆啜痛不
食追贈太師諡曰武宣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遷葬主於
太廟廟稱肅祖前廢帝時去其神主史臣曰武宣遷往事居
之節無愧周旦霍光間言一入卒受醜毒嗚呼周成漢昭末
易遇也了幼襲封莊帝即位尊為無上王遇害河陰追諡曰
孝宣皇帝于紹尔朱榮將入洛徬以詔寄所親榮陽太守鄭
仲明仲明為城民所殺詔隨仲明兄子僧副避難僧副令紹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主

下馬客謂僧副曰窮鳥投入尚或矜戀況諸王何可棄乎僧
副舉刀擬之客乃退紹達老母陳氏哀之隱於家居十餘日
莊帝訪得之襲彭城王齊神武以孝武后配之魏氏奇寶多
入詔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腦檀香三升玉鏡
之稱西成鬼作也位太尉錄尚書事齊天保元年降為公
紹性行溫裕以高氏塔廟廢能自謙退好儒學禮致才
彥愛泉林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刺紹得紙加以粉黛衣
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為戲御讓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
年太史奏云當除舊布新文宣問紹曰漢光武何故中興紹
曰為誅諸劉不盡曰然乃誅諸元以厭之五月誅元世哲景

代亦常事
高氏既亡
至此伏人
世得乎
無事至此

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詔幽於地牢絕食啗衣
袖而死七月復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無遺者強壯皆斬東
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七百二十一人悉
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
頭與諸囚自金鳳臺乘紙鷁以飛黃頭至紫陌乃降付御史
獄獄殺之周文帝性寬仁罕猜忌元氏戚屬並保全之內外
任宦布於列職孝閔明武威遵先志雖鼎命已遷而枝葉榮
茂南安王元偉等七王廣平公元贊等七公名位最為尊顯
云

北海王詳獻文第七子也太和九年封高祖北巡詳與彭城
王紹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
試射遠近諸人皆遠唯詳箭最近高祖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除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世宗即位增
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親政遷侍中大將軍錄
尚書事詳與八座奏曰竊惟盜劫難除班令奪祿守令懼罪
迭相掩沒或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賊發難知攘竊尤甚臣
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郡靡歲稔之守所謂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巢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在
貶退緩導之體得失在人可慎選其官依律勅禁不宜輕收
法令削奪司世宗從之除太傅兼司徒詳拜命其夜暴風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主

震電拔庭中桐樹大十圍，創立本處初彭城王勰為司徒，詳欲奪之，而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太和末，詳以少弟見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而貪冒無厭，侵剝遠近，嬖仰羣小，大建第宇，開起山池，又於東掖門外，規占宅第，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詳不許，乃與觀巷，次行路哀嗟，母高太妃，助詳威虐，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妾范氏，愛等仇讎，及死既葬，猶毀堪視之，蒸安定王燮妃高氏，高氏茹皓妻姊，詳素附於皓，又緣姊好，往來稠密，世宗禮敬尚隆，詳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官館相接，世宗每游幸其所，肆飲終日，詳母生日，世宗幸其第，御後堂，呼太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七

妃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太妃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被召入，共乘轎車，防衛嚴固，高氏追懼，以為詳必死，乘小車傍路哭，送至金墀，及詳得免，高氏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掃市作活，至此富寵榮盛，謂不復有禍敗之理，高舉諸詳與皓謀逆，世宗勅中尉崔亮糾詳貪矯，及皓等專恣之狀，收皓等禁南臺，夜遣虎賁圍詳第，慮其驚懼奔越，命左右郭翼、開金墀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高氏頓首號泣，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貨物，我實受之，何至死乎？至明皓等

天下論有此竟事

既知當死杖亦無心

不非被笑不為受杖若曰阿家何不檢制

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衛送華林館，母妻共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守甚嚴，十餘日，徒太府寺，免為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防禁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欲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持視防門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搜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哭數聲而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相見，其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以從聞，詔殺還南宅諸王宗室，悉令奔赴，附貽如禮，詳之禁也，乃以蒸高氏告母，母大怒，言之曰：汝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啖其肉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六

乃杖詳背及兩腳，百餘下，高氏素嚴，詳有過，常加責，以系繫杖，至是去繫，背脚瘡，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妬，獨不妬何也？劉氏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雖貪淫，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怪歎，永和元年，詔復王封，子顯襲爵，葛榮逼鄴城，以顯為驃騎大將軍，相州刺史，以禦之，顯至，渡郡屬爾朱榮入洛，立莊帝，授顯太傅，顯以葛榮南侵，爾朱榮害遂盤桓顧望，圖自立，事既不諧，顯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顯為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即偽位於梁國，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為顯所擒，爾朱世隆自虎牢

走退莊帝北幸。顯遂入洛。顯以數千之家轉戰。輒赴。據有都邑。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志意驕怠。賓客近習。干授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藉市里。兼以酷政。朝野怨叛。莊帝與尔朱榮還師討之。顯令冠受拒戰於河梁。冠受被擒。顯走臨潁。步騎分散。為縣卒所斬。初。顯入洛。其日大風。欲入閭闔門。馬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恒農楊雲華曰。顯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官鐵柱。三馬皆死。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弟瑱。莊帝初封東海王。遷中書監。兄顯入洛。成敗未分。便意氣自得。為時人所笑。顯敗。潛竄。為人執送。斬於都市。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九

孝文五子

廢太子恂。孝文長子也。太和十七年。立為皇太子。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守。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漢忌河洛暑熱。意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苦諫。恂甚銜之。高祖幸松岳。恂留守金墉。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過夜得寧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高祖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親杖之。又令咸陽王禧等更杖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殿堂。議廢之。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冠稽首謝。高祖曰。大義滅親。

李彪罪不勝誅而竊解亦不為一言可恨此大事豈可以常赦

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此小兒不滅。乃國家之大禍。廢為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恂在困頓。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齋椒酒。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粗棺常服。瘞於城外。二十二年。御史臺令史龍文覲告廷尉。稱前攝恂左右之日。恂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聞。尚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死。初。高祖將為恂娶司徒馮誕女。女幼待年。先聘彭城劉長文。榮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謂郭祚崔光曰。人生須自放。不必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哺時復出。迨開而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入學。乃於正晝之時。拾書御內。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承年之命。高祖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十

廣平王懷。孝文第三子。世宗立。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徽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京兆王愉。孝文第四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拜徐州刺史。遷中書監。世宗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必在畫可。恂有子登。

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
貴之託左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
寶月順皇后召李氏入宮毀擊之令為尼於內以子付妃養
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
李氏於愉愛甚於舊愉好文章引才人宋世景李神雋祖瑩
等其中宴喜招儒學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殺帛
率多散施又崇信佛法用度不接與弟廣平王愔相率尚奢
縱不法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
以職應侍要既勢劣二弟又以已及幸妾屢被頓辱常懷愧
恨至州遂謀逆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主

云高肇謀害主上遂僭即帝位大赦改號立李氏為皇后世
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戰敗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氏及
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詔免死徵赴京師愉每止
宿亭傳必與李氏攜手盡其情愛鑲藥之中飲食自若略無
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恩深不忍殺我吾亦何
面目見之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
人殺之以小棺斂而瘞之諸子至洛皆赦其罪靈太后改封
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孝文第五子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性寬仁
喜怒不形於色博涉經史有文才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

拜尚書僕射懌明於斷決制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
帝舅專權謀去賢宗屢請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遂舉逆冀
州肇因愉之逆又構殺總懌恐不免肇常錄囚徒以立私惠
懌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浸潤不息昔王莽
頭禿藉涇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終成亂階復
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佞宣
尼以為演讓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
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滅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
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長
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沙門惠憐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主

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
給衣食事力使於城南療百姓懌表曰臣聞律漢祿泉之
科禮嚴妖淫之禁所以防遏奸邪昔漢末張角以妖術熒惑
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生民致黃巾之禍天下
塗炭禍絕之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委以朝政懌竭力匡
輔以天下為己任領軍元叉侍寵驕盈懌裁抑之又黨人通
直郎宗準愛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得懌
以忠獲謗乃鳩集自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
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逼肅宗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
於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含悲喪

為靈后
不能

異事

多非誇手

奇

廣陵人也

家振遠近夷人爲之勢面者數百人

淮南王悅孝文第六子性不倫妃閭氏東海公之女也生一

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之

場時與輕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斷酒肉粟稻唯食麥

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念妃妾擁護同之婢使靈太后

勅妃入寢悅事故妃杖瘡未愈病伏林焉太后乃下令諸王

妃病患皆奏聞有行撻杖者削封位清河王懌爲元义所害

悅了無悔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义大喜以

悅爲侍中太尉悅臨拜就懌子豆求懌服散之物不稱意杖

之百下豆居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兄親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五

白循撫悅爲大劉確置於州門盜者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

常能行異事姦偷因之覽息尔朱榮與兵向洛悅奔梁梁武

立爲魏主遣將軍王僧辯送置境上以觀侵逼齊獻武既誅

尔朱氏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令人示意悅至清狂如故動

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

而悅處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

衛操

衛操代人也晉征北將軍衛雅以操爲牙門將數使於代頗

自結附後與從子雄及姬濟等來歸說桓帝招納晉人桓帝

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顧公

司馬勝表加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邽城

南以頌功德云自古及今載籍所傳未聞外域奔救內患棄

家憂國以危易安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爲異端

又云桓忠晉室駿奔長衢隆冬凄法四出行誅蒙犯霜雪珍

入脉膚用致薨殞不永桑榆以死勤事載美晉書并城嘉歎

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勲獲大

惠六郡無忘時晉光熙元年也皇興初雍州別駕段榮於大

邽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衛

雄姬濟莫令等名皆見碑桓穆二帝並禮重操穆帝三年卒

六修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濟爲羣情所附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五

操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欲盡殺之吾等不早

爲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濟

與劉現任子遵率烏丸九晉人數萬衆歸晉陽會石勒攻現衆

平太守韓據現得雄濟之衆欲因其銳以滅石勒雄濟曰亂

民饑疲未可便用宜休息之觀釁而動現不從使雄濟率衆

討勒現屯廣牧爲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濟戰濟大敗率騎

千餘奔代郡勒遣孔長追滅之

莫舍

莫舍繁峙人劉琨爲并州辟舍從事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

才器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舍於琨琨遣入代舍心不願琨

論之曰、當今胡寇滔天、主上幽執、此州介在羣胡之間、以吾
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是以傾身結好、長子遠質、觀
滅殘賊、報雪大恥、此亦奮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
忘報主之大節、入爲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舍乃
入代、後現徙五縣之民於陜南、合家獨留、含常參軍國大謀
爲左將軍、關內侯、卒其故宅在桑乾州南、世稱其含壁、或謂
之莫回城、云孫題爲濟陽太守、太祖欲廣平城四方數十里
營度宮室、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
監之、輿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息、賜死、美法嚴如此

劉庫仁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五

劉庫仁、劉虎之宗也、其母平文之女、昭成復以宗女妻之、爲
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堅以庫仁
爲陵江將軍、令與衛辰分部衆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河以
東屬庫仁、獻明后攜太祖自質、爾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
不以典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之下、衛辰怒、攻庫仁、西
部、庫仁破衛辰、盡收其衆、慕容垂圍苻丕於鄴、遣將平規、攻
堅、幽州刺史王承於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承擊規、大破
之、進據唐城、庫仁將大舉以救丕、登雁門上谷代郡兵、大於
繁時、初慕容文當徙長安、遣依庫仁、常思東歸、夜率三郡人
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走於丁零、弟希振事

見史
之性

史籍 卷一百三十四

美

破賀蘭部、又擊蠕蠕、別帥破之、春于羅辰、機警有智謀、謂
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春曰、誰也、曰、從
兄顯、恐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春不以爲意、後徙牧於牛川、
顯果殺春而代立、宣穆皇后、春之女也、故羅辰來奔、顯謀害
太祖、太祖討顯於馬邑、大破之、衛辰送馬三千匹於慕容垂、
垂遣慕容良迎之、顯擊敗良軍、掠馬而去、垂遣于麟討之、顯
奔慕容永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族人奴真領
部來附、奴真兄健、居賀蘭部、奴真請召健而讓部焉、太祖許
之、健以久託賀訥、德之、使弟去斤、遺之金馬、訥弟榮干謂之
曰、我待汝兄弟厚、汝兄領部、宜來從我、健使去斤請之、奴真
曰、父爲國家附臣、世效忠貞、我欲全名節、故推讓於健、
今汝等無狀、乃欲叛主、於是殺健及去斤、榮干率騎討之、奴
真來奔、太祖自迎之、遣使止榮干、奴真請率妹充後宮、太祖
納之、羅辰曾孫乞歸、性寬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遇病
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覺、亦不言之、奴懼、走入蠕蠕、方
笑言之、亦無嗔色、爲東雍州刺史、永安侯卒、

燕鳳

燕鳳、代人也、博綜經史、明習讖緯、昭成聞其名、使人以禮致
之、鳳不應、乃命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將屠汝城、代人
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拜左長史、參決國事、以經授獻明

帝嘗使苻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常有并吞天下之志。一時之雄主也。堅曰：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強即退走，安能并兼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勞，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馬雖多，安得百萬？鳳曰：雲中川，自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堅將遷太祖於長安，鳳固請於堅曰：代主初卒，臣子亡叛，遺孫幼冲，莫相輔立。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三

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漢讐，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太祖卽位，歷行臺尚書，太宗世與崔宏封懿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世祖初，賜爵平舒侯。

張袞

張袞，上谷人。太祖為代王，選為長史，從征蠕蠕，蠕蠕遁走，太祖追之。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莫林山下，大破之。太祖謂袞曰：蠕蠕

奔走數日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可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自驚散，其勢然也。袞常參大謀，太祖禮遇優厚。袞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荀攸委身於魏武，命世難期，遇令不易。主上天挺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劉顯跨有朔裔，會兄弟乖離，袞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異非望，今不并之，將為後患。因其內黨，宜速棄之，不可失也。遂破顯，進伐慕容寶，次中山。袞言於太祖曰：昔鄒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仰憑威靈，庶有感動，乃遣寶書，論以成敗，寶遂奔和龍。既尅中山，拜袞幽州刺史，封臨涓侯，徵還京師。袞盡心奉上，不顧嫌疑。太

史錄

卷一百三十四

天

祖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太祖命袞致書於崔逞，逞答書不允。盧溥復聚黨為逆，太祖忿之，黜為尚書令史。袞年七十，闔門守靜，疾篤上疏曰：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因幾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聖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復隆於今。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舍，遺恨在齊，臣雖閭劣，敢忘前志。卒，贈太保，諡曰文康。曾孫白澤，顯祖時行雍州刺史，詔諸監臨官受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以下罪。

狀者隨所糾官授之白澤諫以爲此令若行恐奸人窺望勞
臣解體請依舊法從之懷州民伊祁等謀反文明太后欲盡
誅一城之民白澤諫以爲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况一
州太后從之轉殿中尚書卒贈廣平公子倫爲大司農少卿
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禮朝議
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
之以溫儻致歸附示之以弱或起窺覷春秋所謂以我下也
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亦不迫至於王人遠役街
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以相望之寵恐徒生侮慢無益聖
朝不從孝莊初卒哀弟恂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

史

卷之十百三十四

无

庶之望以建大業爲廣平太守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
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禮儒士清白仁恕士民
親愛之政爲當時第一卒贈并州刺史平皐侯孫長年爲汝
南太守郡民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訟於郡長年
曰汝曹以一牛故致爭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
賜之於是境中咸敦敬讓卒官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人少有傳才號曰神童爲慕容垂高陽內
史太祖征慕容寶宏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承及
至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表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

晉使來聘太祖將報之詔議國號宏曰五帝三王之立號也
或因所生之土或卽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
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徙都改號曰
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
家統北方廣漠之士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維
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奉進魏主夫魏者大
名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以爲宜號爲魏太祖
從之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遇宏
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徒民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
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國儀協音樂定律令宏總裁

史

卷之十百三十四

无

之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今僕親事
深被信任宏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出無車乘朝謁步上母年
七十食無重膳太祖益重之厚加饋賜常問古今舊事宏陳
往代興廢之由甚合上意未嘗零碎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太
祖季年大臣多被讒怒而宏獨免太祖嘗令宏講漢書至妻
敬說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之是以諸公主皆廢降
於賓附之國焉封白馬侯太祖崩清河王紹大出財帛班賜
朝士宏以宗族宗卽位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等咸愧焉
詔宏巡行郡縣察守宰又詔宏與長孫嵩坐朝堂決刑獄
太宗以郡國豪右爲民蠹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追遣因

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討之不能禁太宗引宏及元城侯元屈等問欲大赦之何如屈曰民叛不罪而反赦之似有求於下不如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治天下以定民爲本何必論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孰與一赦便定若赦而不改誅之未晚太宗從之詔宏與南平公嵩坐止車門聽理萬幾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將軍公孫表帥師討之敗績太宗以問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將所謂千奴其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所畏服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必

史

卷之十一

三

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常三年病篤太宗遣侍中穆觀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贈司空謚文貞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親王盡令拜送高祖以宏配饗廟庭時有崔模宋榮陽太守神麋中平滑臺模降封武陵男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冲智李榮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子勿度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規贖模歸其母曰汝父性憤本自無定必不能來行人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指勿度曰吾何忍捨此令致刑辱宋東郡太守申謨被執入國賜妻生子靈度模引行人見謨遂乘妻子還江外靈度刑爲閹

人模長者崔浩輕侮之模不爲屈和平中卒後勿度隨慕容白曜爲將時季柔爲濟南太守城降勿度令左右迎之差互不相值爲亂兵所害又有崔道固父輯家青州爲宋泰山太守道固賤出嫡兄攸之等輕侮之輒謂其兄曰此兄姿識如此或能興門戶汝等何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時劉駿爲徐兗二州刺史以爲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駿嘉之會青州刺史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才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歎息刺史遂辟爲主簿後爲諸王參軍道固向青州募人長史以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逼道固生母致酒炙於客前道固爲起接取謂客曰

史

卷之十一

三

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諸兄所爲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冀州刺史鎮歷城劉彧殺子業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舉兵立于業弟于助助敗乃遣表歸誠顯祖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劉彧遣說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復受或命顯祖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築長圍以守之及東郭破道固面縛請罪表曰臣資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舊任不幸蕭牆內難懼貽大戮前遣崔啟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似罔極應奔闕庭而本朝尋續遣使復臣本州恩以世奉劉氏既

家恩有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冒萬死之艱。固執拒守。僕臣白曜。振耀威靈。漸經二載。以今月十四日。東郭失守。於臣款宋之誠。庶可以彰於大魏矣。臣勢窮力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誠陛下起臣死屍。肉臣朽骨。天造地化。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貸苗民。姬文之宥崇。疊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奉朝旨。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息景微。束骸歸闕。伏聽刑斧。詔恕其死。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瀛子。延興中卒。

史錄 卷之十一 百三十四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代人也。除冀州刺史。取人美女以獻。太宗切責之。世祖卽位。封上黨王。卒。贈太尉。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袍。死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疆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帝曰。智如崔浩。康如道生。曾孫莫歸。六歲襲爵。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釋。字承業。靈太后時。除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蕭寶夤反。命釋討之。時寶夤未愈。太后勞之曰。卿病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釋曰。死而

庶幾如此
自可無求
於世乃獻
美女何耶

後世後事
則存之以
見當日事
勢耳

從已。敢不自力。尚書僕射元順謂同列曰。吾等備位大臣。各居高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薛修義。國蒲坂。以庶賈。寶。擢乃據河東。詔廢鹽池稅。郡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須資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相補。畧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減二十萬匹。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關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贖理絕。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生

史錄 卷之十一 百三十四

亂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累。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膏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所司。依常收稅。更聽後勅。既克寶貨。除雍州刺史。出帝初。轉太傅。錄尚書事。出帝入關。釋隨赴長安。釋妻張氏。生二子。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妻而納之。羅氏長。釋十餘歲。新忌防限。儻侍多。以嫌疑致死。而釋愛之不哀。長子子彥。張氏所生。為行臺僕射。從出帝入關。嘗墜馬折臂。肘上骨出寸餘。命開肉。錫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此關羽。末年疾發。衆體生瘡。兄弟以為惡疾。子彥曰。世無良醫。吾亦難以自明。常聞惡疾。變地螫之。不痛。當試為之。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地。以

登死而後
已耶

殷廟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

史

卷之一百三十四

聖

史緯卷之一百三十五

魏書八

列傳

尉春

尉春代人也伯父古真父諾太祖時有功古真東州侯諾武陵公春世祖時封源陽王高宗北巡以寒雪方降議還春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內難雖寒雪勞苦以經畧大體宜便前進高宗遂渡漠而還

穆崇

穆崇代人也太祖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劉顯謀逆梁脊遣崇告太祖以其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以此自明太祖馳如賀蘭部顯疑脊泄其謀將囚之脊曰今吾妻馬尚爲崇所竊顯信之顯咄之難崇外甥于植謀執太祖以應之崇夜告太祖太祖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太祖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夜入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妾所覺衆驚起崇匿於坑中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而號崇隨狼而走望見追者至急馳得免太祖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祖爲魏王封崇歷陽公遷太尉衛王儀謀逆崇豫焉太祖惜其功而秘之及卒有司請謚太祖覽謚法至述義不克曰丁命謚曰丁公孫多侯司衛監高宗崩乙渾專

權司徒陸麗在溫湯療病，渾忘之，遺多侯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謚曰烈。玄孫亮封長樂王，都督秦梁益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機蕃節素著，矜其亡滅，而彌博凶悖，羌氏棄之。彌機兄子彌承爲戎民歸，向表請納之。於是率騎三萬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遷司空。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高祖毀瘠殊甚。亮表曰：「伏惟陛下練事既閑，覽慕如始，統重極之尊，同衆庶之制，近蒙接見，聖容衰毀，陛下旣爲天地所子，又爲萬民父母，子過哀，父爲之慘悴，父過痛，

史籍 卷之十一 王三十五

二

子爲之憂傷，今一人困悴，上下焉托，羣臣震懼，率土悚慄，願陛下時襲輕服，數御常膳，孝慈兼修，普天蒙賴。後高祖臨朝，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令朔望公卿集朝堂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卿等中前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高祖親自決之。高祖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高祖將自少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騎衛，振古成規，居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平，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况萬乘之尊，舍生所仰，而可忽諸？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血汗車輪，帝乃就橋，一渡小水，

韓氏安局

尚且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測之虞乎？夫卓乘山人，簡有奔逸之智，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意外，其如宗廟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卒贈太尉。子紹除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領軍元叉當權，熏灼往候，紹紹迎送下階而已。靈太后欲黜叉，猶豫未決，紹贊成之。除車騎大將軍，託疾不起。河陰之役，得免害，莊帝立，余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見榮於卬山，捧手不拜，榮矯意禮之。謂人曰：「穆紹不虛，大家兒，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爲王。」普泰元年卒。崇禎孫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遂卽寫錄所得萬餘卷，官汲郡太守。

史籍 卷之十一 王三十五

二

和跋

和跋，代人也，以才辯知名。太祖寵遇過於諸將，時羣臣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眩曜於時，性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北狩付山，收跋殺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跋將刑，太祖命其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溼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勉勵，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太祖誅其家。世祖幸付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惟而問之，食言跋世居此土，祠家猶存，或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雲霧卽散。後世祖蒐狩，每先祭之。

應乃字
文高氏建
性亦無

劉潔

劉潔信都人。世祖卽位，遷尚書令。潔久在樞密，恃寵自專。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從其議。唯崔浩言可伐。世祖從浩議，與諸將期會鹿渾谷。潔恨其計不用，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恭宗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至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世祖棄軍輕還。世祖不從。潔以軍行無功，歸罪於崔浩。世祖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浩也？」浩矯詔事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初，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四

王又使左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繼國家後。我嘗有名名，嵩曰：「有姓而無名，窮治欸引，搜嵩家得讖書，潔與嵩皆夷。」三族潔居勢要，內外憚之。籍其家財產巨萬。世祖追忿言，則切齒。

古弼

古弼代人也。初爲門下奏事，以公正著稱。太宗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弼。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世宗卽位，拜立節將軍，封靈壽侯。命弼討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弘隨之。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兵陳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擊賊軍，弼醉拔刀止之。弘待東奔，世祖大怒，黜爲廣夏。

又一解

門卒復爲侍中，宋將裴方明克仇池，逐楊難當，立楊保琳，命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圖仇池。弼攻解其圖。文德走漢川，東道將皮豹子欲還軍，弼曰：「今若班師，盜衆復至，後衆爲難，不如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以弼爲長策，遷尚書令。雖事務殷繁，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之。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其半，以賜貧人。弼欲入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弼，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捫樹頭，墜下牀，殿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色，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五

置之弼具奏狀。世祖奇弼公直，可其奏。弼曰：「爲臣而逞志於君前，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弼，謂之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足而事之神，與之福。卿有何罪？自今以後，益國便民者，卿則爲之，無所顧也。」世祖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因呼爲「筆公」。屬僞弼曰：「明主可以理干，吾以忠事君，使遊牧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彼焉之志，圖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慮，苟使國家有利，

吾何避死乎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敗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世祖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熟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屋宇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藏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料初楊雅當降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小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宋世祖以其有功弗加罪責世祖崩吳王余立以弼為司徒高宗即位與太尉張黎並免有怨謫之言或告弼巫蠱

史釋 宋之十一百三十五

六

與黎俱伏法時人冤之

叔孫俊

叔孫俊代人也父建丹陽王俊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太宗即位遷衛將軍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將為逆俊覺悅舉勳有異便引手掣之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太宗命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俊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不陷上抑下每宣詔旨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上下嘉歎卒年二十八贈司空安城王太宗命其妻桓氏曰生既共榮死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而死

王建

同義其子
如更公志
何與其
直躬

王建廣南人為中部大人從破慕容寶於參合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眾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建曰慕容寶覆敗國內虛空今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太祖曰吾恐南人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太祖乃坑之既而悔焉車駕伐慕容寶中山郡信都三城不下命衛王儀攻鄴建攻信都眾各五萬建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克士卒多傷太祖親至信都降之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東門不開太祖將乘夜入城建食而無謀恐士卒盜掠府庫請候天明太祖乃止是夜眾推慕容寶為主遂開門固守太祖

史釋 宋之十一百三十五

七

悉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眾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誰守何自取死亡皆曰恐復如參合之眾故求全日之命耳太祖顧建而垂其面中山平封漢陽公冀青二州正史卒建貪而失事機殘而絕

安同

安同遼東胡人也封高陽公同既老子屈與太倉盜糴米敗石以養之同大怒奏請誅之自劾不能訓子太宗嘉而怒之詔長給糴米屈弟子頽太宗初為內侍長嘗告其父陰事太宗以為忠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迎擊赫連昌至安定頽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眾之糧乃深壘自固連

太僕丘堆督租於民間爲昌所害日來侵掠弱牧者不得出
士卒患之頡曰本奉詔誅賊今乃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
以法誅進退安有生路斤曰今若出戰則馬力不足以步擊
騎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步陳擊於內騎兵斃於外萬
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力屈死在旦夕何
救兵之可待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斃乎斤猶以乏馬爲辭
頡曰今兵雖無馬將帥所乘可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出擊
之昌勇而無謀好挑戰若伏兵掩擊可擒也頡乃與尉春選
騎待之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自接戰軍士爭赴之會大風
揚塵其皆衆亂昌退頡追擊昌馬蹶而墜擒昌送於京師賜

史釋

卷之一百三十五

九

尉西平公宋將到彥之冠河南以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
彥之頡攻洛陽拔之進擊虎牢虎牢潰又平滑臺擒宋將朱
修之振旅還京師神龜四年卒進爵爲王頡善殺士衆及卒
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婁伏連

婁伏連代人也世祖時以功封廣陵王曾孫寶明帝時爲朔
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寶安集之人歸繼路考爲天
下最隨大都督源子邕討葛榮王師敗績寶變姓名匿於賊
伍久之有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將詣榮榮笑曰
婁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寶密

啓賊形勢賊口憑天子嘉之授寶子景賢散騎常侍郎葛
榮滅寶得還者主中除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
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驚謝曰此
作書人誤遂稱藩從孝武入關進儀同三司行涇州事卒伏
連會姪孫毅封常山公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
而書不克饗高祖不悅毅進門雪霜風雨天地之常夏霖冬
霖四時恒節今隆冬雪降固其時也禮云雨沾服失容則廢
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轉涼州刺史卒

劉尼

劉尼代人也本姓獨孤氏拜羽林中郎加振威將軍宗愛殺
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貢
罪於景穆愕然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
曰若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宮擇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
其有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與南部尚書陸麗謀立皇孫賀
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麗抱高
宗於馬上入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
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呼萬歲賀執
宗愛勒兵而入奉高宗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還尚書
右僕射封建昌王出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多酒醉高宗
末還司徒顯祖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尊重之車駕北征

史釋

卷之一百三十五

九

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顯祖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卒

陸真

陸真代人也宋將王玄謨寇滑臺真從世祖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入謀軍進城撫慰出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敗走王道符反於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以真爲長安鎮將封河南公真到撫慰之民皆安靜咸陽民趙昌愛宋晉龍驤將軍扇動關中郭縣民王稚聚衆應之詔南郡王李惠討昌大軍未至真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懿討昌出營拒戰真破斬昌雍州平延興二年卒

史補

卷之十一百三十五

十

于栗磾

于栗磾代人也拜冠軍將軍與寧胡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太祖至見道路修理大悅賜以名馬及趙魏平太祖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卿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轉河內鎮將劉裕伐姚泓栗磾慮其北侵築壘於河上裕憚之遣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持黑稍故云太宗因授黑稍將軍遷豫州刺史封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界城野蕭條栗磾勞來安集

附

甚得民心太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掛橋於冶坂六軍既濟太宗深美之世祖征赫連昌勅栗磾與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遷外都大官卒子洛拔少以功臣子拜侍御有姿容善應對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恭宗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儲君不宜自結納恒畏避屏退高宗立遷尚書令百寮憚之子烈爲衛尉卿時遷都洛陽人多異議高祖以問烈烈曰陛下聖畧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高祖曰卿不唱異同深感不言之益可還鎮舊都留臺庶政一以相委及車駕至

史補

卷之十一百三十五

十

代執烈手曰宗祏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至洛陽遷光祿卿穆泰陸叡謀反代都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預高祖益重之曰烈之節榮不減金日磾使爾日在代都必斬其首惡非元儼所及也除領軍將軍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高祖與疾赴之執烈手以京邑爲托高祖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之稱詔召世宗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因問烈處分行留神色不變世宗卽位咸陽王禧爲宰輔遣人求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曰領軍典宿衛既不奉詔理無私給禧復遣人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曰向亦不道王

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遺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黜烈為恒州刺史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之詔乎乃逼老夫一至於此遂以病辭世宗以禧等專擅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朔祭三公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曰卿父明可早入烈至世宗曰諸父怠慢今欲使卿以兵召之烈乃將直閣兵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至帝前諸公稽首歸政封新城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參預焉咸陽王禧謀反時世宗敗於野左右分散倉卒莫知所出乃勅烈子忠馳覘虛實烈已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世宗甚為慰悅車駕還宮禧遁逃詔烈追執之順后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卒贈太尉忠本名千年弱冠拜侍御文明太后臨朝刑政嚴峻侍臣多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賜名登轉左右郎將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為領軍任留守之重必無所慮世宗遣忠馳觀之烈處分已定忠還世宗撫其背曰卿差強人意先帝賜卿名登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欲卿名實相副父憂起復還司空長史北海王詳錄尚書事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肯何至佞諛阿附損公惠私詳慙謝之忠每

以正為詳所忿責之曰我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亦不能殺以平禧功封魏郡公忠上表讓爵詳勸世宗停其封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與尚書李崇分使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遷侍中領軍將軍世宗曰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世宗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左衛將軍侯剛迎肅宗於東宮卽位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決底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勅授御史中尉王顯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寢其奏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為侍中忠收頭殺之忠既居門下又總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初高祖以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權欲布恩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免之謂高陽王雍云世宗許優轉雍順其意加車騎大將軍自謂有安社稷之功諷百寮加已封賞雍等議封常山郡公忠難於獨受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甚勸雍出之忠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師傳舊恩裴植擁地入國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王公已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以王還第

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尚書令。旬餘，太后問門下侍官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職。」乃出忠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臣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寧謐，宇內晏清。至於奉迎乘輿，侍衛省闕，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恒理，不容以此爲功。妄開井邑，請悉追奪。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謹案臣忠受遇累朝，出入機近，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時，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

朝引爲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忠弟景爲懷荒鎮將，蠕蠕主阿那瓌叛，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絳襖，月餘乃殺之。

高湖

高湖，渤海人，爲慕容垂散騎常侍，垂遣其太子寶來伐湖，曰：「魏燕之與國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求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敦修舊好。又寧國家，今復令太子率衆遠伐，魏主雄畧，兵馬精彊，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銳，輕敵好勝，兵凶戰危，願以爲慮，垂怒免湖官。」

寶果敗於參合及寶立，以湖爲燕郡太守，寶走和龍，湖率戶三千歸國。太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總代東諸部。世祖時，除涼州都大將，鎮姑臧，有惠政。年七十卒。子謐，拜祕書郎，謐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顯宗御寧允宮，謐侍講讀，拜蘭臺御史，當官而行，無所畏避。卒于樹，贈太師，渤海王樹子歡，齊神武王。

崔逞

崔逞，清河人，爲慕容寶吏部及慕容麟立，逞亡歸太祖，張褒先稱美逞，及見禮遇甚重，拜爲尚書，任以政事。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殺，以問羣臣，逞曰：「取樁可以助糧。」

鵝食樵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忿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樵當祖還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太祖怒曰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入林收樵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興初姚興侵晉襄陽戍戍將郝恢乞師於常山王遵有云賢兄虎步中原太祖勅還為遵作書貶其主號以報之還乃云貴主太祖怒遂賜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為桓玄所逐將來奔及至陳留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奔兩處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五子初歸太祖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歸慕容德逞獨與小子隨至平城宋滅燕以還子謹為冀州刺史太祖曰義隆能用其兄我豈無冀州乃以贖為冀州刺史

史

卷之一百三十五

六

封懿

封懿渤海人太祖時封章安侯族孫毓字廣慶沉謹好學與范軼大夫孫惠蔚友善惠蔚每推軼曰封生之於鍾義不事章句而統括大歸吾弗如多矣太和中遷尚書僕射郎中銜命高麗高麗主雲梯疾不親受詔執喻以大義雲乃北面拜受父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為高麗擁掠東歸執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司奏執遠使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

大儒

民來蘇宜加爵賞世宗曰權宜微口使人常體宜賞一階轉考功郎中時北海太守崔休入為吏部郎以兄考事獨執執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執奏遣四門博士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除國子博士司空清河王擇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議執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按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門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

史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七

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崇益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十二堂大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未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黃澤之徒已論正矣遷廷尉少卿辛曉為郭

所所知。神調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安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家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也。軌既以方直自業，綽亦以風概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還。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族子回世宗時為安州刺史，遷度支尚書。榮陽鄭雲，諸事長秋，卿劉騰、賈騰、紫纓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為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慚愧。靈太后臨朝，傳百官問得失。回曰：昔孔子為司寇十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欺巧自息，姬公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厲威刑而能治者。頃來長吏侵剝，盜賊羣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不能用，轉尚書右僕射。莊帝初遇害於河陰。

宋隱

宋隱，字處默，介休人。為慕容垂尚書郎。太祖平中山，拜尚書吏部郎。轉右丞，以老病乞骸骨，不許。母喪歸，既葬，被徵固辭。以病，州郡敦逼，隱乃棄妻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曰：汝等果能入順父見，出憐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

晉書卷一百三十五

相道

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不能當貨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

王凝

王凝，北海人。高祖初為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訴訟盈門，凝滿綬不斷，終日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號為明察，二人終見誅戮。餘十二人或黜或免。唯凝卒能自保。時人為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在任十四年，封華山公。內都大官卒。

相道，昌黎徒何人。慕容垂以為博陵令。太祖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屬城長吏多逃遁，遵獨告吏民曰：往年實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寬仁善任，御眾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爾等勿過嘉運，而為禍先。遂歸太祖。太祖厚加禮焉。拜中書令，賜爵下蔡子。卒。孫垣為尚書左僕射，內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之，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真君四年，墜馬卒。垣孫拔年十四，世祖追思其父祖，以為南部大夫。世祖南伐，擒宋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醉，盛之逃走。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劍，世祖愴然曰：若兒而有知，垣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

拔為散大夫

張蒲

張蒲修武人太宗即位為內都大官丁零翟猛雀驛逼吏民入白礪山謀為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往討道生欲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喜亂也過於凶威服之耳今若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并勢以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險未易圖也不如遣使喻之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以聞太宗詔蒲慰喻下數千家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追斬猛雀送首京師出為相州刺史卒子昭延和二年為幽州刺史時年數不登州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辛

女稱頌之卒官

公孫表

公孫表廣陽人慕容氏以為尚書郎賣走乃歸關為博士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深非之表承旨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泰常七年宋武帝昶時議取河南地太宗以為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於是奚斤為都督表為將軍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南巡為之聲援遂克滑臺進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太

有此則少
取金玉只
是什假

孫軌宜也
其族何罪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辛

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士卒多傷賊不時滅太宗好術教又積前忿乃使人殺之表與王亮同營輕侮之故至於死表外和內忌與封愷友善為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街之及封氏為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子軌補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府藏金賜之曰卿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曰卿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眾也拜尚書賜爵燕郡公世祖將北征發民驢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送絹一匹乃受之百姓為之語曰驢無強弱輔脊自壯坐徵還軌既死世祖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至今餘姦不除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返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樂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倒劈分磔四支於樹上以肆其忿忍行是不忍之事軌幸早死若在吾必族誅之軌終娶於封氏生子叔為南部尚書從弟遠封范陽侯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於百姓頗有益否遠曰先者人民離散難以齊整自方割以來眾賦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可謂識治機矣除青州刺史卒官高祖為之舉哀青州佐吏疑所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有隆殺當斟酌得

失主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可準境內之民。齊哀三月。遂。叔從父兄弟。叔封氏之甥。崔氏之壻。遠母。雁門李氏。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季真。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此世俗之見耳。人須自立。豈藉外親。

張濟

張濟。西河人。姚興攻洛陽。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太祖遺濟為導。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問臣。魏伐中山。幾十萬眾。臣曰。三十餘萬。佺期曰。魏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李

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曰。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如此大衆。亦何用城為。魏帝為欲都平城。為將遷也。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非惟今日與若。便為一家。洛陽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為羌所乘。寧使魏取太祖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拜濟勝兵將軍卒。

李先

李先。盧奴人。為慕容永秘書監。於井陘歸順。以為博士。太祖

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惟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勅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上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討姚興於柴壁。問計於先。先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開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遣奇兵邀天渡。柴壁左右。嚴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因。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歸。太宗即位。問左右舊臣。為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新息公王洛兒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李

曰。有李先者。最為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問曰。卿有何功。行為先帝所識。先曰。臣以忠直奉主。更無異能。詔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勅常宿於內。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襲馮跋乙連城克之。進討和龍。先欲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塹。悉攻其西南。外援既絕。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卒年九十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中山公。諡曰文懿。少子岐。天興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主耶。先曰。國家政化長遠。未可卒窮。岐為寇讎之弟子。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就坐而卒。道士咸稱其得。

尸解仙道。曾孫預。字元愷。太和初。爲征西長史。帶馮翊太守。罷郡。遂居長安。每美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大小百餘枚。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以惠人。馮翊公源懷。琢爲器。佩光潤可愛。後人更求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年。有效驗。而性好酒。世事。寢食不禁。節及疾。驚謂妻子曰。服玉屑居山林。排棄嗜欲。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可勿便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毒熱停尸四宿。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啗之。口閉。妻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啗。哈言訖。齒啓。納珠。因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歛於棺。堅直不委。死時。猶遺玉屑數升。納諸棺中。

賈秀

賈秀。姑臧人。中書博士。掌吏曹事。高宗卽位。封陽都子。丞相乙渾。擅作威福。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渾曰。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大言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非庶姓所宜。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夫妻默然。左右莫不震懼。而秀神色自若。他日渾書太醫。給事楊惠富。驛作老奴。官怪字。令以示秀。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得免難。秀與中書令高允。以儒舊見重。應授方岳。留以詢訪。聽一子出爲郡守。秀固讓不受。歷事五

王洛兒

帝常掌機要。性清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每朝廷大事。遣尙書就第咨訪。卒。贈武邑公。族孫景興。清峻。鯁正。爲州主簿。遂不仕。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也。

薛提。太原人。封太原公。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秘不發喪。尙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求君。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之高宗。卽位。詔提弟淳子襲薛。

王洛兒。京兆人。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於灃南。乘水而濟。冰陷。馬沒。洛兒援水扶太宗出。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恩寵日隆。元紹弑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在。太宗晝居山嶺。夜宿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紹聞。收道斬之。洛兒冒難往京師。通問於大臣。大臣出迎。百姓奔赴。奉太宗討賊。及卽位。與車路頭俱拜散騎常侍。封新息公。路頭金卿公。永興五年卒。贈太尉。建平王。瑒其妻周氏與洛兒合葬。路頭代人。太常六年卒。贈太師。宣城王。

陳建

陳建代人也。爲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數十騎。每登高臨險。白龍乃伏壯士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數人。身被十餘創。高宗初。封阜城侯。爲幽州刺史。建貪暴。高宗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遷司徒。進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卒。

崔浩

崔浩字伯淵。宏之子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太宗好陰陽術。數問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時有免在後宮。驗問無從得。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天

入太宗命浩推其休咎。浩言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言。讖書國家當都鄴。應大樂五十年。并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有危殆之慮。阻隔千里。救援甚難。如此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耀威校閱。誰知多少。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吾事濟矣。太宗深然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天

復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備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當更圖之。於是分民詣山東諸州就食。出倉穀以廩之。來年大熟。賜浩妻一人。及御衣絹綿。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而後行其災禍。太宗大驚。召諸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皆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庚午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也。諸人皆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秦中大旱。童謠訖言。明年姚興死。三年國滅。於是乃服。泰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沂河西上。來求假道。羣臣曰。函谷天險。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揚聲伐泓。意或難測。宜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曰。秦使司馬休之之徒。侵擾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而伐之。臣觀其志。必欲入關。若塞其西路。裕必北侵。如此則泓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不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裕雖得關中。緣遠難守。終爲我物。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吳秦而收兩得之利。上策也。議者爭之。太宗遂遣長孫嵩發兵拒裕。戰於泝城。爲裕所敗。太宗恨不用浩言。

問浩曰：劉裕西伐，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今泓又病，眾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身寒微，不階尺土，不圖一民，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晉氏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泓而還，必篡其主，關中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且治兵息民，以待其歸，秦地終當為國家所有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之才，長孫嵩能治國，而不能進取，非劉裕敵也。臣請待之。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治秦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掾也。太宗大悅，談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口朕味卿言，若此鹽酒，裕果滅秦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至天潢而滅。太宗召諸儒術士問之，浩曰：夫災異由人而起，人無罪焉，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上下有序，民無異望，是為僭竊將滅，劉裕篡位之應也。五年，裕果廢其主而自立，太宗謂之曰：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裴傳白馬公，浩性不好老莊，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

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也。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乎？太宗有疾，災異屢見，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趙代之分野，朕疾病彌年，恐一旦奄忽，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災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舊言，自聖魏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使為師傅，信臣以克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大柄在手，民有所歸，奸宄息望，陛下可以優遊無為，願神養壽，此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源也。今皇長子，燾年近一紀，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備副，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恐生履霜之禍，自古以來，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太宗納之，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百官總已以聽焉。太宗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畔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貢，使今裕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

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聲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且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勝負未可必不如緩之彼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不從遂遣奚斤南伐議曰先攻城乎先畧地也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嚴其赴援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爲限列置

連蠕蠕征討何先長孫嵩等請討蠕蠕浩曰大桓遷徙鳥逝疾迫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昌土宇不過千里刑政殘虐神人所棄宜先討之遂克統萬世祖見趙逸所作文盛稱赫連氏曰此豈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浩曰彼之謬述亦猶揚雄之美新可容之乃止世祖復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唯浩贊成之尚書令劉潔使赫連昌太史張淵諫蠕蠕不可伐羣臣共和之云淵少時嘗陳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皆不協不可舉動世祖召浩與淵辯之淵言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何汲汲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文是其所職若論事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蠕蠕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善美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主賤者將軍居列藩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不於夏月乘虛破滅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迄今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謂淵明決成敗臣請問之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謂不忠若實

不知是謂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衡極不能對。世祖大悅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耳。我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未見其至也。夫劉裕既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給不能守。舉兵豈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乃欲以弱質齒虎口耶？設令與之河南，彼亦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骨肉一醬，識饑饉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掠。」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主

巨掩其不備，必驚駭奔走。壯馬驍騎，馳驅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朋聚困敝，可一舉而滅。羣勞永逸，時不可失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果可克乎？」浩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耳。大師入境，蠕蠕驚怖，四奔。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恐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勿追。天師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相不知所爲，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羣聚，方六十里中，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

齊天意也

至，乃徐遁免。復聞涼州胡賈言：「若更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動。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醉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之。世祖每幸浩第，問以異事，或舍卒不及東，帶奉進蔬食。世祖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所隱。」世祖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指浩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形骸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前後克捷，皆此人之策也。赫連定來攻，求援於宋，宋兵至河，世祖欲先討赫連定，羣臣曰：『夏寇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主

未可剋，宋軍乘虛，則東州敗矣。」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連結，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吳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無北度慮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攻之必敗。剋定之後，東出遼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皆草服矣。願陛下勿疑平京既平，世祖宴會，執浩手，示衆，遜使者曰：『所云翟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之決，若合符契。遷司徒，河西王沮渠牧犍

有貳心世祖將討之以問浩浩曰牧健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而遠方乘虛便謂大損
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
之必矣尚書古弼李順等皆曰自溫國河西至涼州地絕枯
石姑蘇城南天梯山上寒冬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流
成川渠引以灌漑彼聞軍至必此渠口必至渴乏又無青草
不任久住軍馬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
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
立郡縣也雪之消液纔可飲塵何得通渠引消漑灌百萬頃
乎此言誣矣順等復曰吾曾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善

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乃親詰順等辭
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遂討涼州饒水草如浩所言涼州平
又將討蠕蠕劉潔復異議世祖以問浩浩曰北土多積雪至
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師而出必與之遇可以擒獲
世祖然之分軍為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潔恨計不用沮
誤諸將無功而還世祖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
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
陛下自來人心安開宜急擊之若待明日彼見官兵盛大必
夜逃走世祖從之永宗滅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
渭北地空拔草不備欲渡渭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

與余類相類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五

量

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上也浩上五寶元曆表曰
太宗元年勅臣解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
訖復諸臣學天文星曆等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
晝夜無廢臣粟性弱力不及龍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
思書志寢與食至乃夢與鬼神義達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
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始皇焚書之後經
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有餘家皆不得天
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慙其如此今遭太
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臣前奏迭曆今始成
訖謹奏皇乞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國家萬世

太平

治於大武
不為無功
何忍殺之
且何生族
誅并及姻
黨其法之

臨如此所
此能卒所
以長往也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五

美

太平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初道武詔秘書郎郭濟著國記。編年
次事。體例未成。神龜二年。詔浩及弟覽高謙等共參著作。後
復詔浩總理史務。浩與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虎。續成
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著作令史閔。其郊
探諸事。浩請立石刊載國書。以彰重筆。并勸浩所注五經。浩
贊成之。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於
魏事。備書不諱。而石刻顯在衢路。北人皆忿恨。相與搆浩於
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祕書郎吏等狀。浩服受賕。負君十
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
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祕書郎吏長曆生數百人。盡

死。浩弱冠不曜華采。時人未知太原郭逸以女妻之。逸妻王
氏。朱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奇浩才能。以為得婿。俄而女亡。
王氏復以少女繼婚。逸意不欲。王氏固執與之。浩非佛法。而
妻郭氏好釋典。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指灰於廁中。及浩
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漫其上。呼聲嗷嗷。
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人以爲報應之驗。初浩欲構
害李順。夜得惡夢。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勸止之。浩不能從。
至是而族浩。工書世實其迹。裁刻緩速。以爲模楷。浩曾祖悅
與盧諶。並以字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俱習索靖之草
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逸。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

司空觀其
林也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五

美

業。魏氏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舉。
故不見遺跡。符氏之亂。宏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獲。本圖不
遠。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
允。受詔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孫綽錄於允集。浩爲兄誣誅。
手筆草稿。延昌初。著作郎王遵業買書於市。得之年將二百。
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
舒人多。蔡邕之左。允大夫。魏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以爲潛
書過於浩也。浩母盧氏。諸孫也。書者食經。浩叙之。始浩與冀
州刺史顧榮。榮陽太守模。年相亞。浩爲長。次模。次顧。三人同族。
而模願爲親。浩恃其家世。常侮二人。模曰。桃簡止可欺我。何

公輕我。周兒浩。小名桃簡。周兒。顧也。世祖問之。故誅浩時。二
家獲免。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遂佛像禮拜之。不避糞土。
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拜胡神也。清河崔氏。隨晉南
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形子割。每慷慨。有懷東土。及太
武西巡。割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拜寬岐陽令。封延水
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制諸京師。未至卒。贈涼州刺
史。武陵王寬。除弘農太守。寬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
浩誅。寬以遠來。踈族。得不坐。遂家於武城。居司空舊廬。以一
子繼浩。寬遷陝城鎮將。三峭地險。人多寇劫。寬性滑稽。善撫
納豪右。宿盜與相交結。傾矜待遇。不遵細微。莫不感其意氣。

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招致禮遺大有取愛而與之者無恨恒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百姓富樂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

史緯卷之一百三十六

魏書九

列傳

李順

李順平棘人爲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功封平棘子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畧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何如浩曰臣與順婚姻深知其行雖智足周務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浩弟娶順妹弟子又娶順女雖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弗之伏潛相猜忌及剋統萬順謀居多世祖賜諸珍寶雜物順唯取書數千卷從擊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六

十

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四部尚書沮渠蒙遜以河西降世祖欲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河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卽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不宜爲此使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世祖乃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涼王使還進爵高平公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稱疾箕坐隱几無起拜狀順正色曰不謂此叟無禮至是握節而出蒙遜使追順曰老臣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老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侯

未若小白之勤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假塞自大，此乃連禍之道。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震之以天威，敢不翹悚聽命，遂拜伏如禮。蒙遜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境宇已博，但撫來此民，亦足致治。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聖王之用兵，征南蠻則北狄怨，征西戎則東夷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君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為遽驛告警？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而從逆主，咸懾過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豈獨涼民也？順還，世祖問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上

世，但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復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再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曩世之後，早晚當滅。順曰：臣畧見其子，並非才俊，聞敦煌太守牧健，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愈云不逮。殆天所以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於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未足為晚。及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驗矣。又言牧健立，一何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罪蒙得不聞。浩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

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在不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荏苒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掃蕩河右，乃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鑿廢興，若朕行師，當剋與否？順曰：臣暗昔所啓，私謂可期，但民勞既久，不宜頻動。順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崔浩固執，以為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水草豐美，世祖銜之，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蒙遜敬信之。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蒙遜恐洩其私，事殺之。順受蒙遜金，以病死。聞世祖聞之，益嫌順。涼州既平，詔順差次羣臣爵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二

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徐榮發其事，浩又毀之。世祖大怒，遂誅之。順死後，其從弟孝伯用事，及浩誅，世祖謂孝伯曰：順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殺順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貴寵，追贈太尉。高平王敷襲爵，高平公遷中書監。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朝議謂誠偽未可信。敷曰：劉氏喪亂，囊起蕭牆，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弱攻昧，宜在此時。况安都珍奇，見幾歸命，今日之事，機不可失。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見待二世，兄弟在朝者十餘人，弟爽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罪惡，順祖大怒，誅敷兄弟。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為北州所稱。時人情

敘兄弟以孔仲母后

兄承不讓
李義之大

之弟式西兖州刺史。濮陽侯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每勸
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卒至，津吏欲
告式，使者云：「我須南往，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
之，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奕別生弟同，守度支
尚書。高祖幸長安，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高祖舍
洛陽而都之。後高祖笑謂之曰：「卿先年有啓，欲朕都長安，昔
妻敬一說，漢祖卽曰西駕，尚書說朕西都而朕不廢東遷者，
當是古今理殊，所以相反耳。」同謝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
嶮以自固，妻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
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未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六

四

幾卒。奇肱肅步兵校尉，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戴
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爲紹求福。紹爲黃門郎，加光祿大夫。
族人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讀釋氏經。國子
博士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勸同軌論難。音韻
開朗，往復可聽。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
陽殿，勸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
宣解夏小正篇。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
美，而不得執經時，深慨恨。與平中兼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
就釋學，集衆僧於敬愛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羣臣及
同軌預席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齊獻武王引

同軌教諸公子，每旦入館，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
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卒，贈驃騎大將軍。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晉懷王遜之後。劉裕之難，休之與子文思奔魏，旋
卒。贈始平公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
之，引與飲宴。國璠性親直，因酒醉言已將與溫楷及三城胡
酋王珍等外叛，因言京師豪強可與爲謀數十人。文思告之，
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卿，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
其情。進爵譙王。卒，子彌陀坐視詛伏誅。休之從子楚之年十
七，劉裕誅夷司馬氏，楚之亡匿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竟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五

陵中從休之於荊州，及休之爲裕所敗，乃亡汝穎之間。楚
之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等規圖報復，收衆據長
社，歸之者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之。楚之待謙
甚厚，謙夜詐疾，欲因楚之來視殺之。楚之聞謙病，自齋湯藥，
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
願不輕率以保全。楚之歎曰：「死生有命，防豈能盡。謙遂委身
事之。其推誠待物，得人心如此。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畧地河
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伐平河南，以楚之所率
戶民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
遣妻子居鄴，徵入朝，封琅邪王。屯潁州，以拒宋。楚之與冠軍

將軍安頤攻滑臺拔之擒宋將朱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詔濟師討宋世祖以民勞不從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陽公皮豹子督關中軍擊走方明擒崇之平仇池而還車駕伐蠕蠕詔楚之督運鎮北將軍封育亡人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道蠕蠕遣人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知其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以爲驢耳賊將至矣卽伐柳爲城以水灌之賊至城已立乃退世祖嘉之拜鎮西大將軍朔州刺史在州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孫悅世宗時除豫州刺史時有蕭毛奴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爲劫於堤家得錢五千堤自誣言殺獄

宋之十一百三十六

六

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狠應有所遺竟得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蕭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宋司州爲鄆州以悅爲刺史封漁陽子永元元年城人白早生謀逆斬悅首送梁既而鄆復懸孤詔曰司馬悅懼禍身首異所董紹銜命因漂珠域事可矜慰尚書可量賊將齊荀子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勅揚州移易悅首及紹用慰存亡贈青州刺史楚之庶子隰朔州刺史

河內公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糜鹿所聚太官取給今若與民奉獻時禽懼有所缺詔曰此地若任稼穡事須廢封先朝置此豈苟藉獲禽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以與民高祖從之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刁雍

刁雍渤海人父暢晉右衛將軍劉裕徵時負社錢三萬暢兄達執而徵之及裕滅桓玄遂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奔姚興爲太子中庶子及姚泓滅歸魏請於南境自效太宗假雍建義將軍雍於河清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雍從弟爾亦率

史

宋之十一百三十六

七

衆入京口共討裕裕遣兵破之太宗幸鄆雍朝於行宮太宗問曰卿家傳劉裕者於卿親疎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裕常應憚卿假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軍與公孫建攻東陽建破其北城三十許步宋青州刺史竺薏於城內擊地道南入澗水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宜時取否將走薏建恐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雍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會宋遣檀道濟救青州薏因東走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續連車爲由陣大覲以南處處依隘不得方軌雍請將義兵五千要險破之建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若相待不休死喪將盡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引

遷雍鎮尹卯攻克項城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立徐州於外黃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爲徐州刺史五年邑表曰臣總統戎馬戶口殷廣督課諸屯以爲儲積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兵人口累率皆饑餓此土乏雨引河爲用臣親檢行觀舊渠堰乃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澆高懸水不得上今艾山北河中有洲

史雜

卷之一百三十六

八

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請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泉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句之間則水一適水凡四流發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曰卿憂國愛民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七年雍表曰奉

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遠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庾排壅之業牛車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至猶稱國有儲粟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舫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車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

史雜

卷之一百三十六

九

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牛運十倍不廢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大省民力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承以爲式別令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爲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須卿指授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動靜以聞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况按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何以禦敵臣鎮所轄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甌有妖奸必至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備殺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在於水陸之次大小高

下量力取辦詔許之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爾功詔雍還都拜特進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舊年特加優禮賜雍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雍恬靜寡欲好文典手不釋卷卒年九十五諡曰簡子遵魏郡太守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之言福門之子當享長年遷洛州刺史卒年七十六孫柔字子溫天寶初遷國子博士參議律令時議以爵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無嫡孫慮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雍族孫雙拜西河太守中山王熙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十

起兵誅元又事敗弟畧投命於雙雙藏護周年時畧甚切畧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唯我一身漏刃相托荷卿見容倘事久變生萬一發覺死我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我出境便是再生之惠如其不爾當自裁以報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避耳今遣知已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畧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肅太后義之拜光祿大夫畧姊饒安公主頻訴太后乞徵畧還朝廷乃以徐州所俘江革祖頤易之以雙與畧有舊令至境迎接之肅宗末除西兗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招聚劫掠雙至境遣使諭桃弓桃弓卽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令桃弓追捕悉擒獲之州

境肅清遷驃騎大將軍卒

薛辯

薛辯汾陽人父強與王猛同志友善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北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以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開之自南山來謁與猛皆畧謀禁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萬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十一

士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舍之以勸事若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部衆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州姚興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封馬胡郡公年九十八卒辯字允白姚興河北太守劉裕破姚泓除平陽太守長安失守辯歸魏除東雍州刺史封汝陰侯明元深加器重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義爲朕長安主人辯務農教戰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卒贈并雍二州刺史

王慧龍

王慧龍自云晉尚書僕射倫之孫也劉裕徵時倫不爲禮及

得志，喻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僧形所隱，將之過江。西上江陵，依叔忱故吏習辟疆，後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安送渡江，遂奔姚興。姚泓滅，慧龍歸國。太宗引見，慧龍請效力南討，俯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以衆相資乎？」拜洛城鎮將，鎮金甌會。太宗崩，世祖即位，時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崔浩弟浩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王氏世號鼻，江東謂之鼻王。慧龍鼻大，崔浩見之，曰：「真王家種也。」數向諸公稱之，司徒長孫嵩不悅，言於世祖，以其欺服南人，有訕鄙北方之意。世祖召浩責之，浩免冠謝，及魯軌歸國，云王慧龍是王

史籍 卷之七 百五十六

主

倫家，僧彬所通生也。浩聞之，以女故成贊其美，除樂安王。慧龍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嶺校尉。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慧龍往救。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祖賜以鉞馬錢帛，封長社侯，拜榮陽太守。在任十年，農戰並修，招携遠，歸附者萬餘家。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顏淮、顧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蕭斌書曰：「魯軌頑鈍，楚之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偏生小子，乃令老子忌之。」宋文縱反，問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兵入邊，因執司馬楚之以叛。」世祖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

此則其
能與王
子無異
之耳

自知之風塵之言，不足介意。宋文計既不行，復購慧龍百二，百戶男，絹一千匹，客呂玄伯，應募為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殺左右。」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內，又何憂於刺客？遂捨之。世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悵，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貞君元年，拜寧南將軍，鎮虎牢。未至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

史籍 卷之七 百五十六

主

旅南人，思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知，得在疆場效命，誓願報屍吳市，戮填江陰，不謂舉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慚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沒後，乞葬河內縣之東鄉，墓而不墳，足藏髮膚而已。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申遺意，詔許之。贈荊州刺史，諡曰穆。將士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形像，讚之。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孫遵高祖納其女為嬪，除左將軍。兖州刺史去，州歸京，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瓊初不候之，騰權傾朝野，吞并隣宅，增廣舊居，瓊終不肯與。以此久相押，屈瓊有等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遣次見之。令人笑憐，道逢

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復以轂馬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黃閣，見崇子世哲，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環乃下馬，領軍元又使奴遺瓊馬，并留其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二年，除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黃門郎，故有此授。遵業拜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崔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族人王延明錄義，並應詔作，撰貸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黃門郎，遵業有舉，當時與中書令袁翻、高書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其躁競，贈并州刺史。

李寶

李寶，葛之孫也，伯父欽爲沮渠蒙遜所滅，寶徙於姑臧，歲餘北奔，蠕蠕遺民歸附者二千人，寶領心禮接，甚得衆心，每希報雪，屬世祖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遣走寶，自伊吾南歸，敦煌遂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使達奉表歸誠，世祖拜使達敦煌太守，授寶鎮西大將軍，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真

若五年入朝，遂留京師，拜并州刺史，卒，孫詔，給事黃門侍郎，高祖將還洛陽，訪問侍臣，詔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寶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高祖曰：善，遷太子右詹事，出爲兗州刺史，高祖自鄴還洛，詔朝於路，言及庶人恂事，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轉冀定二州刺史，卒，既葬，有冀州兵千餘人戍荊州，還經鄴墓，相率培冢，數日方歸，其遺愛如此，子達，通直散騎侍郎，與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與領儀注，王盧皆達外兄，淮陽王或曰：卿等三儔，其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也，於河陰遇害，子禮之，司徒騎兵參軍，與弟行之並有器望，禮之與妻鄭氏相得，妻亡，禮言終不得死，未幾禮之，卿上發腫，夢妻云：煮小麥漬之，卽差，如其言，創潰而卒，行之仕齊爲齊郡太守，隋初除下滎太守，以疾不行，內外爲求醫，行之止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食，富何知死，不如生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云：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月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絕，邢子才爲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殯，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時以爲實錄，諸婦相親，皆如姊妹，趙郡李榮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

成禮之日
為傳者如

也欲與連類即日改名勞之部弟彥秦州刺史為城人薛珍
等所害子充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夤西討充求為行臺郎
募眾從征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覺寶夤有異志挺身歸關朝
廷加爵不受痛父非命終身不食酒肉子僧伽修整行業不
應辟命時鄭子默有名於世僧伽曰行不適道文勝其質郭
林宗所謂猶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其言尚書袁
叔德來候之減僕從然後入曰見此人令吾羞軒冕彥弟度
冀州長史遷清河太守京兆王倫反度棄郡奔關宣武開度
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叛難而來衆情
自解矣乃投虔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寶少子

史籍

卷之百三十六

大

佐字季翼車駕征宛鄧假平遠將軍齊新野太守劉忠城守
佐攻拔之河北平廣陽王嘉為荊州刺史以佐為長史鎮新
野大軍凱旋高祖執佐手曰河北洛陽南門卿既為朕平之
亦當為朕守之以佐行荊州事咸信大行邊民悅附前後歸
者二萬家徵兼都官尚書卒子挺字神偶以才學知名除驛
騎大將軍肆州刺史入為侍中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
生為其聲價鄭伯猷常云神偶人物宗主也梁武雅重其名
常云彼若遣李挺來聘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性通
率不持檢度遷鄴於路見狗溫子昇曰為是來鵲為是韓盧
神偶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挺策眇焉

劉元之歷
為城人薛珍
為傳者如

而走曰丁掾之力馬倒曰丁掾誤我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
妹挺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為婚遂至紛競二家鬩於嚴祖
之門鄭氏卒歸元明挺惆悵不已時人以挺為風德之衰云
紹族弟瑛之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經史百家無
不悉覽每云崔光博而不精劉芳精而不博我學兼二千既
精且博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白誇其文章瑛兄常景笑而
不許每休閑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
者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
罷不能耳安豐王延明博學多識每有疑滯常就瑛之辨析
自以為不及也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冲寵遇遂為當

史籍

卷之百三十六

七

陸侯傳
為傳者如

世盛門而情禮淺薄其功之服殆無慘吝相視若乏不加極
濟議者以此貶之李寶傳本李延壽北史未載出典
陸侯侯一門五王
陸侯代人也世領部落父突太祖時車部民從征伐數有戰
功為上黨太守關內侯太宗踐祚拜侯給事中典選部蘭臺
事當官而行無所屈撓世祖命與西平公安襲攻虎牢克之
賜爵建業公并冀州刺史時考州郡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
天下第一轉懷荒鎮大將未拜諸高車訟侯嚴急請前鎮將
那孤世祖徵侯還京侯言今以那孤復鎮不過周年那孤必
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高車果殺那孤而

叛世祖大驚召侯問故侯曰夫高車之俗素無禮義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莅之以威嚴節之以刑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讓臣爲失專以寬惠治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其年無復上下然後糾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除散騎常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曰長安地險民彊平時尚多反叛蓋吳不死秦中之變未已吳今藏寶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

史事 卷之十一百三十六

太

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獲其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能惑愚民稱王者不死妄相煽動爲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爲害况腹心之疾而可留之乎遂與之期而遣之及期二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後數日果斬吳降還內都大官安定劉超等叛世祖以侯恩威被關中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世祖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爲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能制卿可以方畧定之侯單騎之鎮超等聞之喜以爲無能爲也既至中揚威信示以成敗超因獻女侯納之超猶警備侯乃率其帳下往視

起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肉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盛侯縱酒盡醉而還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選精兵五百人偽獵詣超與士卒約以酒罷爲期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世祖大悅轉外都大官高宗踐祚以子麗有寵立勳進爵東平王卒諡曰成長子毅有父風高宗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內都下大夫奉上養下逆曉人意與之從事無不愛之拜相州刺史長廣公請州中有德望者十人以資禮待之詢之政事號曰十善又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歸家爲耳目於是發

史事

卷之十一百三十六

元

奸適伏無事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盜賊欲迹在州七年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者千餘人顯祖謂羣臣曰赦之善政雖古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赦既不許留吏民大歛布帛以遺之赦不受民因造佛寺名長廣公寺後封建安王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新民猶懷去就赦衛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皆免之百姓欣悅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板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劾顯祖殿庭有死無貳帝曰赦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赦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高祖卒諡曰貞第五子琇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

德琇年九歲，故有傳爵之意，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年已老，屬汝幼冲，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國力，何患重祿？彼奇之，遂立琇爲世子。後卒，琇傳景明初，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雲和據河內，琇開禧敗，斬雲和首，時以琇不先送雲和，禧敗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按琇大逆，陸氏大小咸見收捕，會赦，琇已卒於獄。弟凱，黃門侍郎，痛兄之死，哭無時節，日幾失明，訴冤不已。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數年之中，抱病忍死，顧門戶計耳，今願畢矣。其年卒。子瞻，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而歎曰：僕以年老，更親雙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六

子

陸嘗候黃門郎孫惠，惠謂諸賓曰：不意二陸近在座隅，吾德謝茂先，無以延譽。時尚書右民三公郎恭之、東荆州刺史瞻與恭之，晚不睦，爲時所部，後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太武賜爵章安子，遷南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劼立，爲中常侍，宗愛所殺。百寮憂懼，莫知所立。麗首建大議，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郎劉尼迎高宗立之，社稷莫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膂之任。與安初封平原王，麗曰：陛下承基繼業，奉迎守順，臣子之常，豈敢目昧以干大典，固辭不聽。麗乃請讓其父高宗曰：朕豈不能以二王封卿父子，乃別封其父侯，爲東平王，麗遷侍中，司徒，性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高宗崩，

麗染病於代郡溫泉，欲奔喪，左右止之曰：官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所嫉，恐有不測之禍。願少還朝，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不即奔赴者乎？遂馳往。時乙渾專權，忌而害之，後配獲廟庭，麗長子定國在襁抱，高宗詔養宮內，常與麗祖同處。麗祖薨，葬并散騎常侍，特封東郡王，定國以承父爵，屢懇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叔許之，遷司空，定國恃恩不修法度，延興五年，免爵爲兵，太和初，降侍中，泰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卒。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氏俱舊族，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與度世子泉婚親，左右昕之，由是承爵，例降爲公，昕

史 卷之一百三十六

子

之尚顯祖，安常山公，主職位赫奕，年未四十，鎮撫三蕃，安深沈廢，不免候寒，神龜初，公主與顯丘公主，並爲女侍中，有三安無男，以從子子彰爲後，子彰事親盡禮，丞相高陽王雍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襲爵東郡公，建義初，余朱榮修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漢陽王，行懷州事，除北豫州刺史，轉徐州刺史，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崇好道術，曾嬰重疾，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顯母張氏，字黃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故襲爵平原王。時十餘歲，沈雅好學，折節下士，時人以率輔許之。太和八年，除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十九年，敕表曰：蕭鸞竊據江左，惡盈罪

稔取亂攻昧誠在茲日但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自開還草創庶事甫爾室省無論政之館府寺廳聽治之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兵備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轉寇疲弱之夫內勦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敵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耀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顧紫弓卷旆若重驅輕修理華區颶風洛浦然後簡英畧之將任猛毅之士南取荆湘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制懷白服撫附振威回應東指則義陽以左馳聲可制然後修仁化以綏近播恩澤以懷遠凡在有心孰不思

史綱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五

奮遠造慕德之人效其餘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豈必茲年競斯寸尺惟願不紆乘與久臨炎暑高祖從之叙復諸軍駕還代親臨太師馬廐之葬坐側奪尊進征北大將軍定州刺史與參謀逆賜死妻子徙遼西子希道得還以功賜爵淮陽男涇州刺史

源賀

源賀本名破羌充髮傳檀之子也傳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來奔伴客親善風俗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賀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世祖征涼州以賀為鄉導同攻戰之計賀曰姑賊外有四鄰雖

卑為之援皆臣祖父舊民臣願宣國威信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及開姑城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賀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世祖屢戒之拜殿中尚書賜今名南安王余為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避內外與南部尚書陸麗定策立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迎高宗賀守禁中為內應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門高宗即位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寮謂賀曰朕大養善人卿任意取之賀辭以江南未賓府庫不宜致匱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匹而已時蘭伏多遜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

史綱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五

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開關津皆不坐竊惟制律之意以非絕類之罪故不同謀特垂不死之科今劫盜子弟年十三以下計謀所不及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縣官從之出為冀州刺史賀上書曰臣聞仁莫重於全生德莫厚於宥死犯死之罪雖難以盡恕然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逆還魂於北役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殺人之罪其坐賊竊盜與過誤之愆應人死者皆可原命請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高宗納之久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

死刑徒充防戍自爾至今所活實爲不少生濟之理既多邊
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服復何憂哉羣臣曰非忠臣不能
進此計非聖主不能納此言賀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節省甚
得人心奸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高宗謂羣臣曰賀
保無此及汎檢華果引誣乃遣使者慰勉之賀上書謝高宗
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閑誣其不如賀者可不慎乎時
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拜太尉顯祖將
傳位於京兆王子推命公卿議之賀固執不可詔賀持節奉
皇帝璽綬以授高祖河內救勒叛遣賀討之降二千餘落倍
道兼行追郁朱于等至抱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五

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賀依古今兵法爲十二陳圖上之顯
祖嘉之詔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舊制每歲秋冬遣軍三道
並進以備北寇至春仲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非禦邊長計
請募諸州鎮武勇者三萬人復其舊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
二鎮之間築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縣武衛車三百乘弩
一縣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器械大將二人鎮
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成耕並行則兵不勞而有盈畜又
於白道南三處立倉廩運近州鎮和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
不虞於宜爲便不報賀乞骸骨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請訪給
衣藥珍羞太和元年療病於溫湯高祖文明太后屢遣使問

消息太醫視疾患驚還京師卒諡曰宣子思禮賜名懷景明
二年爲尚書左僕射加特進詔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赦
乃出皆得釋然自今以後犯罪不問輕重藏匿者悉遠流若
久避不出兄兄弟代徒懷奏曰竊惟聖朝之恩諸流徒在路尚
蒙旋反况未發而乃造邊戍按守宰祿潤既優犯法逃走者
尚蒙恩宥今此制懸罪均一之法門下以成式既班不許懷
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
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今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
宥雖欲抑絕從徒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
豈九品以上人皆賁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五

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以下徒奉斯例如此則寬縱上
流急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而免吏
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程不通開生之路致墜進遠古
法退率今作輒率愚見以爲宜停世宗納之除車騎大將軍
懷奏曰蕭寶夤等雖經月滋日其崇信益固骨肉猜嫌其
雍州刺史蕭衍勸兵東吳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持
兵觀望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
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吞井之會乘厥蕭牆之機藉其分
崩之隙直指懸陽兼據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荆郢奮雷電之
威布山河之信吳會指期可舉昔王濬有言皓若暴死更立

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功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國之難實亦疆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郡七百里已山川水陸彼所難脫江湖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備淮揚將若之何今寶龜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救援之望清蕩江區實在今日合行事克遂停使又表曰昔在祖長還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為賊臣宗愛所執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先臣賀與長孫淵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纂承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議蒙授司徒平原王與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勲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位於京兆王先臣時屯於武川被徵詣京時見顯祖先臣固執不可顯祖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弟高宗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叙狀秘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叙鉅鹿郡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何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歸養奉辭面奏先帝中先臣舊勲時蒙勅旨但赴所臨尋常別列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勅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實曆不墜近則陳力高祖神帶有歸如斯之勲超世之事陸麗文功而獲河山之賞臣象勲勞不露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依此授馮翊郡公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休風俗考

論殿最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連年早儉百姓困弊懷街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功足于社與懷通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愛納懷將入鎮神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勸神免官懷刺鎮將元尼須與懷親舊食汗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君之口豈可不相寬懷曰今日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乃是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不能對揮淚而已懷即表勸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懷又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苗畝然主將桑條專擅腹美瘠土荒曠始給百姓困弊日滋請諸鎮水田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鎮將以下桑祿一州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八百餘人黎庶怨嗟今日懷擬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從之上所事宜四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懷朔南寇恒代詔懷出據北蕃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賜馬一匹細鏡一具都稍一枚懷拜受訖於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能堪此蠕蠕雖是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來廟勝之規懸壁俾之衆當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遁去懷旋恒代案視諸鎮要塞可以築城置戍之處及諸

聚積使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犄犄遊魂，鳥集水草，為家，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東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舉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隨食邑居之民，裁衣備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長短，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恃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今定鼎成周，去北道遠，代表早險，戎馬由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盪，今道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防，遏形便，謂華舊鎮，東西相望，築城置戍，令形勢相接，分兵要塞，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強盛，遊騎之寇，終不敢攻。」

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北方可無憂矣。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遷驃騎大將軍，卒諡曰惠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為政當舉大綱，何煩太子細也？」譬如為室，但外望高顯，基壁完牢，足矣。昔斤不平，非厚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友，雅善音律，雖在白首燕居之暇，常自操絲竹，子子為夏州刺史，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為亂，統萬胡應之子，羅嬰城自守，善撫，得人心，城中糧盡，馬皮而食，民無叛志。子羅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索局云：「天下分析，京師音信斷絕，不宜父子如此分張，何若棄城俱去，更展規覈，子羅泣曰：『吾世荷國恩，此吾死地，更欲何求？』守禦如故。」

子羅東行，失策乃能，以敗為功，忠誠所感也。

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糧，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君固守，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拜辭。三軍莫不鳴咽。子羅行數日，為朔方朔帥曹阿各拔所執，子羅密遣人詣阿各拔，城中云：「大軍在，遣努力固守。」子羅仍胡人所敬，常以民禮事之。子羅為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眾，竟降。子羅降北，海王願為大行軍，子羅具陳賊可滅之狀，願給子羅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境反叛，子羅轉圍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徵稅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寧。蕭寶實為賊所敗，關右騷擾，子羅既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募義之民，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斷觀棠、橋子羅大破之。生擒維摩，又破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漸至東夏，轉戰千里，復破賊帥紀單步胡提於曲沃堡。蕭宗璽書勞勉之。除黃門侍郎，封榮平公。葛榮遣信都詔子羅為都督，討之。會裴樂王璽據鄆反，勅子羅先討璽。子羅至湯陰，璽遣弟斌之夜襲子羅軍，不克。子羅乘機從進，圍鄆城，攻堅平之。詔裴樂行討葛榮，未至而信都遣子羅上書曰：「賊中甚饑，專仰野掠，今朝猶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堦，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賊可坐制也。」裴樂表求行，詔子羅與行急進。子羅表求停，且曰：「荷道同行，取敗且夕。」

如前所感，如前所感。

詔不聽廷與俱進至漳曲榮率賊十萬來戰子雍敗死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贈司空諡曰莊穆延伯少為統軍隨父子恭西討叛賊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常呵制之而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詔延伯率羽林千人赴之子雍到東夏留延伯城守延伯與兵士共分湯菜固守城陴及子雍為胡所執合城憂懼伯延喻之曰府君吉國不測吾方寸焦爛實難據此但奉命守城所任至重若以私害公忠孝並闕諸公幸得此心無虧所寄眾感其義莫不憤勵朝廷嘉之除行夏州事及後刺史至延伯率領義眾還赴子雍平黑城戰斃案橋先鋒陷陳身擒維摩至白水首摧阿非封浮陽伯假

冠軍將軍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歿時年二十四贈涼州刺史子恭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亡人許周自稱梁黃門侍郎朝士咸信待之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剛并其弟周狀云周梁黃門侍郎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辭被怒出為齊康郡固爾歸國願畢志高嶺北加採訪客無證明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葛齊卿往周主不屈其志伯兄辭祿漢帝因成其美古先哲王必有不臣之人蕭何雖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停禮豈有士辭榮祿而不聽之哉推察情理孟浪實甚假使蕭衍不存雅道過士作郡未為死急矣宜輕去生養之士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志願高嶺初

冠讚之兄也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順拜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榮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南雍州刺史初讚未貴從祀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倫郡以益之初讚未貴從祀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贊位當至方伯封公及貴文以民禮拜謁曰明公憶時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不自知得為州民也讚曰往卿言仕道不得官人謂不然及讚遷臨厚令卿言相中不見功果暴疾未仕而終贊覽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若以卿言覆之驗知必不孤此望也賜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名譽致仕卒年八十六孫祖訓順陽太守弟祖禮河州刺史

史孝友敦穆，白首同居。於父平日所處堂宇，設帷帳，几杖，時節間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啓告。義出行反，亦如之。祖禮弟彌，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徵避余朱兆，歸命於彌，彌遣人害之。

鄺範

鄺範，字世則，涿鹿人。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無極，宋戍主申纂憑城拒守，範者以攻其未固，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不宜淹留，自稽機會。」纂以我軍來速，攻其不修，謂孤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白曜遂潛軍僞退。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聖

纂果不設備，白曜夜部分，明旦勝城，崇朝而克。白曜將以城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畧，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濡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兵，宜崇德惠，示之信義，然後民心可懷，克可定。」白曜從之。連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必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而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退散，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日範於衆曰：「此行有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遂升城。太守房崇吉東走，宋青州刺史沈文秀遣使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帥赴之。範曰：「文秀家在江南，擁衆數萬，勁甲堅城，疆則拒戰，屈則逼歸，師未

相通，竟何所畏？來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頗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不若先圍歷城，平盤陽，下梁鄒，赴樂陵。然後方軌連騎，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道左？」以起明公者哉。白曜曰：「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歷城既非一朝可拔，文秀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圍不固，少遣衆，則無以震敵心。」脫文秀有異圖，偏師爲其所挫，梁鄒諸城，必與文秀來相乘，腹背受敵，進退失據，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落賊計。」白曜乃止。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還尚書右丞。範解州還京，夜夢陰毛拂課，他日說之，有占夢史武曰：「此豪盛於齊下，使君昔臨東秦，恩垂海岱，必當重牧青齊。」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六

聖

範笑曰：「吾當爲卿驗此夢。」復除青州刺史。范陽公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曰：「伊利表卿造船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伺州任，有司推驗虛實，利既伏其辜矣，卿勿懷疑，緩輯邊服，稱朕意焉。」卒。諡曰穆。子道元，字善長，守魯陽郡。山蠻服其威名，不難爲寇，除御史中尉，司州牧，汝南王悅。鑒左右丘念，常與臥起，悅遷州官，念通貨賄，素懼道元，常匿悅第，後還其家。道元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有勅赦之。道元殺之於獄，并劾悅。雍州刺史蕭寶夤有異志，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以爲關右大使，寶夤道元於陰，鑒譯亭，亭在岡上，無井，旣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衆渴不支，賊遂踰。

城東贈吏部尚書安定男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本經四十卷

魏書以郡道元為郎吏本當今附鄭範之後

韓秀

韓秀昌黎人遷尚書郎延興中尚書奏敦煌一鎮遠介西北寇賊路衝欲移就涼州羣議以為然秀獨曰此盛國之事非關土之宜也敦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隣強寇而人素習兵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路退塞四夷之門若徒就姑賊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遣情不願徙脫引外寇深為國患

史記卷之百三十六

言

且敦煌去涼州千餘里舍遠就近邊防廢闕必啓戎心一旦夷狄內侵艱難方甚詔從秀議除青州刺史漁陽公卒子務為鄆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簾竊祖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

堯暄

堯暄長子人為南部尚書前後從征及出使檢禁三十餘度皆有克已奉公之稱賜爵平陽伯

魏釗

魏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鉅鹿人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

伐開而召之與語大悅賜名釗授內都直師次淮南諸城未下釗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畧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非謂必可保全無患也以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陛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開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而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是耳釗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勢開其生全之路城中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風款附世祖曰卿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

史記

卷之一百三十六

言

播於四表實卿之力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令釗與諸將統兵襲討所當無不摧破世祖益喜曰中國士人吾拔擢殆盡文武廉畧未有若釗者加建忠將軍卒

史緯卷一百三十七

魏書十

列傳

毛脩之



毛脩之，榮陽人。劉裕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赫連屈丐破義真，脩之被俘。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遷散騎常侍。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征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官人少，將軍朱修之、宋故將也，欲率吳兵爲逆，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朱修之遂奔焉。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弘弘送之江南，遷脩之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脩之中國舊門，頗涉獵書傳，崔浩與其論說，言陳壽三國志文義與正有古長史之風。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誅百下，故論武侯之屬，愛將略，非其所長。浩曰：承祚之評亮，有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奮之時，君臣相與，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璋，守窮崎嶇之地，俗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佐爲偶，而以爲蕭管之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衛上國，再攻祁山。

一攻陳倉，蹶遲失會，摧郿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乎？脩之謂浩言爲然。遷外都大官，卒。脩之在南有四子：唯法仁入國，高宗初爲殿中尚書，法仁聲音洪大，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南郡王。

唐和

唐和，晉昌人。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携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十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年，契遣使歸降，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追至白力城，契戰歿，和收餘衆奔前部王，時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二

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剋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賜璽書嘉勞之，和與前部王車伊洛破安周，世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計焉。詔和率所領赴之，和下柳驛，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度歸攻龜茲，令和鎮焉耆。柳驛戍主乙真伽謀叛，和領百騎入其城，擒斬之。西域平，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高宗立，拜征南將軍，鎮泉公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遷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撻楚，多得其情。時人稱之，卒，贈酒泉王。

劉休賓

劉休賓，平原人。宋兗州刺史，鎮梁鄒，其妻崔邪利女也。生男

先時時相
村史存
息不
今因可取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三

文暉崔氏歸寧在魯郡會邪利降文暉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暉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請待歷城降當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謂白曜曰劉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歸化不審明王加何賞敘白曜曰當處以仕南爵位令文達往見休賓妻子文暉舉持哭泣以瓜髮爲信文達回復經白曜誓約而去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見瓜髮謂休賓曰升城已下歷城非朝則夕公早圖之休賓撫瓜髮涕泣密與兄子問慰議降計問慰曰此文達詐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何爲便生憂怯休賓密遣文達與白曜期慰曰降欬文達至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不相負顯祖詔授休賓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以詔策付文達文達還休賓告問慰使作降書問慰執不可白曜遣著作佐郎許恭虎夜至梁鄒告城上人曰劉休賓遣文達遣僕射許降何得違期不來城內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經冬至春歷城降白曜遣道固子景業與文暉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請令白曜送休賓入代郡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鄉民爲懷寧縣以休賓爲縣令卒太和中文暉坐間獄南叛徙北邊高祖特聽還代高祖幸方山文暉求見稱其父功高賞薄封都昌子除高陽太守卒休賓叔旋之妻許氏生二子法風法武而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四

旋之亡許氏携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出家爲尼高祖大選江南才學之士唯法鳳兄弟不蒙收選後與母南奔法武改名孝標以孝標才學而不見收錄此辨命所以致名孝標慨也然非如是孝標何由著名江左乎房士達房士達清河人少有才氣爲京兆王繼蔡中孝昌中郡人劉蒼生劉均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士達居憂在家刺史元欲欲以爲將士達固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與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萬一城陷君家豈能獨全急病如此安得守常禮乎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二千餘人東西討擊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強境內肅然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西度不敢攻逼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頻爲本州郡守時人榮之求安末余朱兆入洛刺史蕭贊爲趙洛周所逐城內無主洛周以士達鄉情所歸請攝州事卒年三十八贈齊州刺史諡曰武族人景伯爲司空長史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及長弟亡景伯終喪蔬食獨處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景遠居兄弟之喪亦如之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先詔少所推尚每稱景伯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得病卒贈齊州刺史景先年十二請其母欲與兄備貢以供養母憂其小不許苦請從之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通贈授太學博士太常劉

芳侍中崔光歎其精博奏修國史遷尚書郎景先沈敏方正
事兄恭謹山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景伯危坐相對如
賓客景伯癡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瘠親友莫不
哀之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作五經疑問人稱其該典符璽
郎王神貴益之成十卷名辯疑前廢帝時上之帝親執卷與
神貴往復嘉其用心除神貴子鴻彥奉朝請景遠重然諾好
施與頗藏凶儉分贍宗親於通衢爲食以食饑者存濟甚衆
平原劉郁經齊竟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呼曰與君
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戚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
景遠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其甯得活何忍殺其親遂還衣物

東魏 卷一百三十一

五

景遠者二十餘人益州刺史傳暨眼慕其名義降爲參軍以
母老不應卒於家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性溫柔未嘗
忿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
方還文烈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極施族人切慙安
豐新泰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
至庭中爲群犬所噬卒

羅結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國附臣劉頤謀逆結與衛乘
與從幸賀蘭部賜爵屈地侯太宗時除河內鎮將世祖初遷
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

以其忠慈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除長信卿年一百
一十臨歸老賜大輦東川爲居業并爲築城號曰羅侯城朝
廷每有大事馳驛詢問訪之年一百二十歲卒贈幽州刺史謚
曰貞

伊敏

伊敏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曳牛却行神鷹初擢侍郎世
祖將討涼州議者咸謂無水草唯司徒崔浩勸世祖行群臣
出後敏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爲國宜從浩言世祖既尅涼
州人會於姑臧謂群臣曰崔浩智謀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
奇敏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浩同耳謂浩曰敏智勇如此終
東魏 卷一百三十七

六

公相浩曰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勳名致位公
輔世祖欲以敏爲尚書封郡公敏辭曰尚書務殷郡公爵重
中法所能荷任世祖問所欲敏曰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請參
其文遂拜秘書監賜爵魏安侯進河南公拜司空爲政舉大
綱不爲苛碎與司徒陸麗平尚書事卒

薛虎子

薛虎子代人也爲枋頭鎮將性剛簡近臣疾之因小過黜爲
鎮門卒顯祖南巡次山陽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人孫
海等五百餘人訴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晏乞虎子仍枋頭
鎮將卽日之任奏徒屏跡聖書慰驚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

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自古用兵，莫不先積粟，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強鼎沸。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衝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入十二匹，卽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論之於公，無毫髮之用，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公私相益也。徐州水陸沃壤，漕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足得萬頭，與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三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五稔之後，救帛俱溢。成土有豐飽之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七

資，國家有谷畝之勢，昔杜預田宛禁以平糴，充國耕西零以強漢，臣雖識謝古人在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祖納之，又上疏曰：伏惟陛下革前主之弊，垂當今之宜，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百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育，甚盛德也。竊守居邊之民，家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一丁而已，計其後調之費，歲乃七緡，微資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賣妻子。今淮南之民，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使進退特宜，寬省以招未來，又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絹六尺，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責之既重，祿何可輕不納？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者給其殯，歛

孫同利異
以家爲首
歲加重耳

州內遭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民粟，詔從之。高祖曾從容問秘書丞李彪曰：卿頻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緩急布化，甚得民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舉，賊汚虎子案之於法，安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賊，高祖曰：朕度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詔曰：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舉，咸以貪憚獲罪，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推案虛妄，安賜死，子他生鞭一百，舉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戍，可集州官兵民，宣告行決，塞彼轉狡之源，開此陳力之效。在州十一年卒。

宇文福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人

宇文福，其先南單丁之族也。祖活撥，仕慕容垂爲唐郡內史。太祖平慕容寶，活撥入國，爲第一客。太和初，除都牧給事，封新昌侯。及遷洛，勅福領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千里爲牧地，今之馬場是也。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高祖嘉之，景明初，拜平遠將軍，都督彭城王。魏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獲則壽春難保。魏然之，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爲懷朔鎮將軍。子延，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侍。福在瀛州，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奴客死者數人，延身被重創，賊縱火燒，辟閣，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還勸衆與賊苦戰，賊敗走。孝昌中，授建威

將軍與方俛醜奴戰歿贈豫州刺史

費穆應人

費穆代人也拜左軍將軍蠕蠕寇涼州除征虜將軍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退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衆然之穆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爲外營以誘之賊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渠帥六鎮反叛穆爲別將謀都督李崇北伐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曰朔州白道之衝賊之咽喉不守則并肆危矣今欲選一人留以鎮捍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乃表穆爲朔州刺史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九

穆招離聚散甚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久之糧仗俱盡援軍不至乃棄城南走詣關請罪詔原之尔朱榮向洛靈太后遣穆屯小平及河梁不守穆棄衆先降穆素爲衆所知見之甚悅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長驅入洛所向無前者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百官士衆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不旋踵而難作矣榮大然之遂有河陰之事天下切齒遷中軍將軍魯縣侯梁遣將軍曹義宗逼荊州詔穆爲大都督以援之穆潛軍徑進出其不意大破之生擒義宗進超平公遷車騎將軍與大將軍元天穆討邢杲破平之元顥入京

師穆與天俛既平齊地回師圍虎牢攻之將拔屨天穆北渡人情離沮穆遂降顥以河陰事起於穆責而殺之使人

韋珍

韋珍杜陵人爲尚書南部郎蠻首桓誕降高祖以誕爲東荊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柏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用人以祭珍曉告之曰天地明靈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以後宜代以脯群蠻從之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封霸城子齊司州民謝天蓋自署刺史規欲內附爲齊將崔慧景所圍詔珍渡淮援接齊遣將荀元賓據淮逆拒珍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十

公鐵騎於上流潛渡親率步士與賊對接旗鼓始交甲騎奄至腹背奮擊破之乘勝馳進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陽城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詔珍移鎮北陽齊遣雍州刺史陳顥達來寇衆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銳今且堅守待其疲弊擊之未晚於是憑城拒戰殺傷甚衆相持旬日夜開城門掩擊之賊遂奔潰進爵爲侯遷荊州刺史與尚書盧涓征赭陽爲齊將垣廙生所敗免官珍謂涓曰主上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車駕征樊鄢起珍爲大將軍彭城王總長史河北既平以珍爲建威將軍守魯陽郡高祖謂之曰三鴟險要非卿無以守也卒

贈青州刺史

蘇亮

蘇亮字景順，綽從兄也。與弟湛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舉秀才至洛陽。常景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齊王蕭寶夤引為參軍。寶夤作亂，以亮為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文帝子宜都王式為秦州刺史，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八年，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太祖其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史錄。卷一百三十七 七

人之過，為達後進，常如弗及。遷秘書監，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年，徵拜侍中。亮與綽俱知名，世稱二蘇。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亮曰：「才至不怪其速也。」弟湛年二十餘，舉秀才，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寶夤害中尉鄺道元稱兵反，時湛臥病於家，寶夤令姜儉報湛云：「鄺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既為身計，不得復作。」魏臣今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舉聲大哭，儉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屠戮，云何不哭？」哭止，謂儉曰：「為我白齊王。」

王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寵榮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惑行路無識之言，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民，敗亡之期旋踵可待。蘇湛終不能以累世忠貞，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夤復報曰：「此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白者，恐沮吾事。」湛曰：「凡為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與長安搏徒小兒輩計校，豈有幸哉？湛恐荆棘生於戶庭也，願乞骸骨還鄉里，病若不起，猶可下見先人。寶夤素重之，以湛病，聽還武功。寶夤敗，徵補尚書郎。莊帝曰：「開卿答蕭寶夤辭甚美，為我說之。」湛頓首曰：「臣雖言辭不如伍被，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寶夤周旋契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七

七

淵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守臣節臣之罪也。莊帝悅，遷中書侍郎，以病還鄉里。卒，贈雍州刺史。

裴宣

裴宣，開喜人，為太尉長史。上言：「凡戰陳之處，所有骸骨，無人覆藏者，請令州郡檢行埋掩，出兵之家有死於戎役者，復其租調，身被傷殘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為益州刺史，善綏撫，甚得羌戎之心。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豈非命也。」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跡推移，遂至於此。祿後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昔，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敘心焉。及病

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知疾不起自剋亡日卒年五十八謚曰定

辛紹先

辛紹先秋道人父淵涼王李勗將軍子歆與沮渠蒙遜戰於麥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援歆身死於難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常著垂裙皂帽入魏爲下邳太守爲政舉大綱不尚激察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宋使蕭道成來寇道成曰辛紹先未易侵也於是不歷郡境徑往呂梁卒謚曰惠孫祥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祥妻之妹也及禧構逆親知多罹罪祥獨不預轉并州司馬有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以爲然祥曰道顯而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爭之月餘別獲眞賊帶義陽太守白早生反梁遣衆來援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獨守梁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上連營侵逼祥夜出襲其營賊大潰斬武城擒平虜卒贈南青州刺史弟少雍少聰頴有孝行尤爲祖紹先所愛紹先嗜羊肝常呼之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爲司空高陽王雍參軍積年滯獄造大決之請託路絕時樞賢明達給事中卒叔穆東雍州別駕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遠遊不反敬文臨卒以緡綾二十四匹託穆與之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

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

柳崇

柳崇解人也爲河北太守初屈郡民張明失馬執十餘人詣郡崇兄之不問賊事借以溫顏人人問其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卽獲眞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宰官

竇瑾

竇瑾衛國人拜長安鎮將封毗陵公三秦初定人懷去就瑾在鎮八年甚著威惠遷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世祖歎曰國之良輔瑾之謂矣與光初瑾塔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還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之言誅瑾彌陀及瑾三子唯少子遵是得免遵善借象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多遵書官漢陽太守

許崇之

許崇之新城人爲殿中尚書除定州刺史潁川公詔討丁零既平崇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之崇之歐殺超懼超家告狀上超謗訕朝政高宗曰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謗訕如此必崇之誣之按驗果然司空伊馥等以崇之心腹近臣出居方伯不能盡心緩導而侵損齊民枉殺良善誣詐不道理合極刑遂斬之

李訢

李訢，范陽人。父崇，馮跋石城太守，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為北幽州刺史，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相者言貴，或未可知，使為中書學生。」世祖幸學，見而異之，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謂超曰：「李訢後必顯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杜超卒，世祖哭之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有異於眾，必為幹事之臣。」訢聰敏機辯，強記明察，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箱、盧度、世、李敷三人，給事高謙子祐等。訢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七

五

浩阿其親戚，世祖問浩曰：「云何不取李老翁兒？」浩曰：「前亦謂訢合選，以外出故舍之。」世祖曰：「可待訢還。」箱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授高宗經，高宗即位，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高宗曰：「朕始學之年，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暇，儒術有關，豈雅予咎，亦師傅之不勤，然故舊不遺，所以隆加爵賞，訢免冠謝，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到州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請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貴，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顯宗從之。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訢遂驕，升

受取民財，及商賈珍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不以奏聞。顯祖聞之，檻車徵訢，付獄拷劾。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令訢告敷隱罪，可得自全。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昨來欲為此取死，引脊自刺，以帶自殺，而不能致絕，亦不知其事如何。」攸曰：「何為為他死？」敷兄弟事變可知。馮閭為敷所殺，其家切恨之，但問閭弟足知委曲。訢從其言，趙郡范攔亦列敷兄弟事狀，敷得罪，詔訢食甘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梟刑，配為廝役。平壽侯張謙與訢語奇之，謂人曰：「此人終不久屈，未幾為太倉尚書，用范攔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七

五

所在停滯，受取貨賂，多者在前，遠近嗟怨。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攔善降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開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誣諛譏謔，貪冒姦邪，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攔。訢既寵於顯祖，參決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皆折節事之。攔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既為眾所怨，盜劫訢宗人李英等，焚燒舍宅，傷害良善，顯祖崩，訢遷司空，進范陽公，旋出為徐州刺史。范攔知文明太后忿訢，希旨告訢外叛。太后徵訢至京師，詰其狀。訢曰：「無之。」引攔證。訢訴曰：「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攔曰：「公德於攔，何如李敷之？」

明

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擲今何不忍於公。訢慨然曰。吾不用瑛。言自貽伊戚。悔之何及。訢及其子令和。令度俱見殺。史臣曰。魏氏有國百餘年中。任刑爲治。蹙跌之間。便至夷滅。竇瑾李訢。時曰。良幹。瑾以小故。訢以夙嫌。而嬰合門之戮。自貽伊戚。悲夫。

盧玄

盧玄。字子貞。譙會稽人也。神鷹四年。辟召儒僞。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納。竟由此敗。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七

兼散騎常侍使宋。宋文與語歎曰。卿不愧盧中郎孫。使還卒。子度世。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後以崔浩事。匿於高陽鄭罷家。使者囚罷子。罷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勉之。其子被拷掠。至以火焚其體。至死。卒無所言。度世後爲弟娶罷妹焉。世祖臨江。宋使殷中將軍黃延年致饋。世祖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爲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卒。謚曰惠。子淵。字伯源。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高祖將立馮后。謂淵曰。卿以爲何如。對曰。自古所

馮后不終
自爲從來
之事以當
時何以異

慎宜更簡卜。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淵對如前。馮護深以爲恨。淵不以介懷。高祖議伐齊。淵表曰。臣按魏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者。勝之不足爲武。武勝有虧威德。昔魏武以弊卒一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卒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孟德。交魏既并蜀。迄於晉世。居吳上流。大小勢殊。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逮孫皓暴戾。上下攜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皇輿迴省。告成東岳。則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大

天下幸甚。又開關右之民。比年以來。競設齋會。以相扇惑。顧然於衆坐之中。訪訕朝廷。無上之心。莫此爲甚。宜速懲絕。戮其魁帥。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迄未不扎。斧斤一加。恐貽害者衆。誠干忤之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王五帝。豈必相因。曹操勝袁。蓋由才略克舉。苟堅瓦解。當務政刑。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強十萬之衆也。今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堯湯水旱。未必由兵。關左愚民。已勸禁勒。尋以齊武祖停師。涇州羌叛。命淵討之。淵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泉首惡。餘悉不問。兼侍中。初。淵年四十。嘗詣長安。

將選錢於渭北者五十餘人。有相者王伯達曰：「諸君位望皆不如盧郎。後二十年當制命於關右。願勿相忘。」至是伯達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敘平生。淵入為儀曹尚書。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以淵為安南將軍。督諸軍赴樊鄢。淵辭曰：「臣本儒生。不習軍旅。高祖不許。淵曰：『臣恐曹虎為局。妨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偽降。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請先攻精陽。以近葉倉故也。淵攻精陽。為齊將垣廌所敗。免官。尋為徐州京兆王愉長史。愉年少。事無巨細。皆決於淵。淵誠信。御物甚得民和。徐州刺史沈陵有叛志。淵屢表聞。朝廷不納。陵果叛。二州咸相扇惑。淵唯歸罪於陵。餘皆赦而撫之。衆心乃安。

史事 卷一百三十七

五

安除祕書監。卒。子道虔。尚孝文女濟南公主。拜驛馬都尉。公主驕浮。登樓遐邇。無疾暴斃。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祕其事。不苦窮之。為幽州刺史。卒。贈司空。道虔再娶司馬氏。見出。更聘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從弟。數隔紗幃。以聽焉。元氏生昌衡。知名。兄子懷仁。恬靜閑雅。除弘農郡守。不之任。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粘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為然。淵弟叔達兼散騎常侍。使於齊。高祖勅叔曰：『卿等至齊。勿存彼我。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致慮。若有親識。欲見便見。』

須論即論。盧昶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命卿作詩。樂以興不作。便罷。凡使人之體。以和為貴。勿相矜誇。見於言。我起至。值齊明篡立。高祖討之。昶兄淵為別將。齊明遂離。過昶等。昶問南人云：「兄既作將。弟乃為使。大恐淚汗交橫。齊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闕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中。昶還。高祖責之曰：『衛命之禮。有死無辱。昔人流放海隅。猶抱節致命。卿不能驕首長纓。何乃俛眉飲啄。有生必死。修短幾何。殺身成名。貽之竹素。如何甘彼芻豢。我自同大馬。匪獨遠。惡。蘇武亦且近。愧思。昶起對曰：『臣器乏。隨奉使。聞越。屈蕭。驚昏。任。誅。戮。無道。恐不得仰奉明時。歸養老母。苟存尺彙。屈以求伸。負辱朝。」

史事 卷一百三十七

子

命罪宜。萬死。遂見罷黜。景明初。遷黃門侍郎。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謹案瑞典。刺史二千石。令長。不。上。命。刻。暴。百姓。則白鼠出。臣聞妖不妄生。昶彰則至此。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國黃霸之尹。縣無魯恭之宰。不念安民。唯思潤屋。人民嗟怨。暴食彰聞。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戒。而造使覆訊。公違憲典。或不風請託。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上之源。茲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息。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伏願陛下垂。厭。詰。之。鑒。察。妖。災。之起。輕。徭。省。賦。與。民。休息。嘉。回。貪。佞。棄。之。於。市。則。百。縣。不。廢。而。」

自肅矣。詔曰：鳳凰不至，白鳳降。尚書譚言：朕貴美，婦侍中，兼吏部尚書，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卿更相朋附。時論鄙之。山爲徐州刺史，昶表言：琅邪民王萬壽，獎率同盟，攻掩胸城，斬衍戍主劉斯，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遣鄒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往赴之，衍郁洲遣軍拒天惠，天惠與萬壽內外齊擊，俘斬數百，卽據胸城。詔遣羽林虎賁四千入赴之。昶儒生，本少將略，司馬羊粲掩昶耳目，將士怨之。胸山戍主傅文驥、翟樵俱聲以城降，昶先走，諸軍相尋奔，遇過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國家經略江左，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甚。世宗遣黃門阮琛錄昶窮其敗狀，免官。未幾，除雍州刺史。卒，昶寬和矜恕，善於緩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恤，番兵年滿不歸，願充役，終昶一任，然後還人。庶稱之子元明，字幼章，爲中書侍郎。昶中居洛東，縵山作幽居賦，友人王由居潁川，元明忽夢由携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寤，憶二語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今得此夢，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卒，其亡日卽得夢之夜也。天平中，拜尚書右丞，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逆，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少時從范陽遷洛，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釀醪飲美酒，便爲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七

主

佳士留之數日，贈馬幣而別。元明再娶鄭氏，與兄子士啓淫，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貶之。弟元緄，凶率好酒，曾於婦家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坐客，爲司徒司馬，卒。昶兄子儀，字遠慶，除冠軍將軍，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李神偶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其見重如此。拜太中大夫，散職多年，澹然自得，神偶勸其干謁當途，儀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倍知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倍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倍曰：所以不從，正謂此耳。誦乃擢義倍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七

主

物競父母亡後兄弟同居自祖至孫家內百口豐儉同之親從昆季每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一門三主當世榮之淵兄弟亡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韓薄混穢爲論者所鄙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允少孤爲沙門性好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陽平王杜超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後與盧玄等被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浩集諸術士考校漢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議前史之失爲魏曆以示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五

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謬今議漢史而不之察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苟欲爲變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乎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

當方一
百七十頃
則三萬七千頃
若勤之則畝益三升
不勤則畝損三升
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
况以天下之廣乎
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
世祖善之遂除田禁崔浩薦冀

問此勅以經授恭宗世祖與允論刑政允對若旨因問今日何者爲先時多封良田而京師遊食者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之士數十人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酬今可先補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守令宰民宜使更事浩固遣之允謂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遠東公覆黑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五

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發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谷宜實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賈咸言宜諱之黑子竟以不實對諱著作令史閔湛性巧佞爲浩信待上言馬鄭王賈雖注六經多疎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諸書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浩薦湛有著作之才湛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氏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直中書省恭宗召允命參乘至官門謂允曰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恭宗見帝言允小心密慎雖與浩同事然允官卑事出於浩請赦之世祖召允問曰國書皆崔浩所作不允對曰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董

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
 浩總裁而已臣作多於浩世祖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恭
 宗曰天威嚴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云皆浩作世祖
 復問如東宮言否允曰臣罪宜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
 講日久哀臣一命實未問臣臣不敢迷亂世祖頓恭宗曰允
 臨死不移人情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遂宥之時世祖怒
 甚勅允為詔自浩以下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作
 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詔引見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
 毀非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恐罪不至此世祖怒命介士
 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怒息乃曰非此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唯
 浩族滅降止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讓允
 曰卿何故不從我言怒帝如此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籍
 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勸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
 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為人君者慎焉浩世受殊遇榮耀
 當時在朝無容僞之飾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受
 憎蔽其正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
 失之事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
 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之意也恭
 宗動容稱歎允後謂人曰我不幸東宮暴虐者恐負程黑子
 故也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利允諫曰昔之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七

美

明王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至公訓天下以至儉故
 其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
 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
 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
 獲乃與市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士
 田率喪其國漢之靈帝列肆販賣私立府藏終致覆亂前鑒
 若此甚可畏懼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
 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不納恭宗薨允久不進見後因召入允升階獻欬悲不能止
 世祖流淚因命允出左右相謂曰高允無故悲泣令至尊哀
 傷何也世祖問之曰汝不知高允悲泣之故乎崔浩誅時允
 亦懸死東宮苦請得免允見朕因憶東宮故悲耳高宗即位
 允頗有力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獨不及而終不言給事
 中郭善明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道武帝皇帝既定天
 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未
 安前殿足以會朝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
 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以為異觀宜漸致之不可倉卒
 計新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
 萬人半年方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
 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高宗納之允以風

禮部集議
印卷一百三十七
博之意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冠

俗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上疏曰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
得作樂及送葬之日歌諸鼓舞殺牲燒化一切禁斷雖條旨
久頒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檢改爲下者因以成俗教
化陵遲一至於斯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
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
諸王納室皆給妓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
之帝者採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閭之女先之以媒媾繼之以
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近制諸王十五便
賜妾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以作合宗
主妃嬪諸謫失禮之甚無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宦掖令
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傷生奉
死聖人所禁夫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復見故深藏之昔堯葬
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
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
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鉅萬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
而不輟乃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立戶序其昭穆使
亡者有憑致祭養之禮而已今葬者之魂直求親類者事之
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潰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
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
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

常禮隆高
安得人人
而解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七

夫

允子亦作
允子中書
允子不能
官以著作
如故也

未信
未信

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令內外相混醉酒喧譁偶有儀式又
俳優部奏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
五異也陛下當百王之末踵亂晉之弊而不毅然釐改以厲
頡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開見禮教矣允好直言高宗從容
聽之常勸忌諱帝命左右扶出後允求見高宗屏左右以待
之朝臣莫知所言時有上書陳得失者高宗謂羣臣曰君父
一也父有是非子不於人中諫之而於家內隱處以父子之
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非
彰君之短以明己之善乎朕有是非高允常正言而論至朕
所不樂聞皆侃侃陳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言可謂忠
矣汝等在左右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徒把弓
刀侍朕左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國家不遇作耶汝等
能不規乎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恆呼令公而不名司徒陸
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
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即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
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清貧豈過此乎賜帛五百
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固辭不許初與允同徵游
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百數十
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諸子樵採以
自給尚書竇瑾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氏沒入縣官後

以老得免。親故莫有恤者。允護養之。積六年。遊始蒙赦。其篤行如此。領祕書監。封梁城侯。游雅嘗謂張偉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福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愠喜之色。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崔公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後見司徒秉謙。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辭議清辨。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爲之稱善。仁及僚友。係絃元吉。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並庭。事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獨揖衛青。亦何足異。所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七

主

婦人臣
絕不能執
事乃乘車
視聽故焉

所有何款
動字爲據

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也。顯宗欲立京兆王子推。問諸大臣。允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於是傳位高祖。賜帛千匹。遷中書監。自高宗定於顯祖。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年。薦高祖以自代。進爵咸陽公。允時年將九十矣。允上酒訓曰。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諄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高祖善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允年近期頤。而志識無損。詔樂部絃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稷其志。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詔朝脯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時貴臣之門。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獨無官爵。魏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譴咎。眞君中以獄訟留滯。令中書以經義斷疑事。允引經評刑三十餘載。人稱平允。常歎曰。卑陶至德也。其後英學先亡。劉頊之際。英布黜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聲。況在凡人。能無咎乎。十年。上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版。服觀。馬忽驚奔。車受傷。三處高祖遣醫護治。存問相望。卒年九十八。初允。吾在中書

史錄

卷之一百三十七

辛

傳收續元
知政而不
辭不意及
之決

有陰意，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先卒旬日，微有不適，猶不寢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遣醫李修往觀之，告以無恙，修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珍羞酒光鹽醢，百有餘品，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慰問相屬。允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養，得以瞻客矣。」表謝而已，不慮及他數日卒。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絲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氏以來，贈賜莫及焉。贈侍中，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文，賜命服一襲。允弟燮，每詔徵辭疾不應，燮譏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卒於家。此人尤高

李璨

史集

卷之一百三十七

三

李璨，趙郡人，身長八尺五寸，為中書郎。天安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博陵公尉元率眾迎之，以璨參軍事。軍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還不至。時宋將張永屯下碭，元令璨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即共載赴軍。元軍入城，其夜永攻南門，不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失機，攻永光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永軍凍死者萬計，遂定淮北，為兗州刺史，賜爵始豐侯。卒。

崔秉

崔秉，博陵人，陽平王顯為定州，以秉為參軍，帶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秉因言競之間，以擊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令

居何元

長笑而不論，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卒。還，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除燕州刺史，為杜洛州所圍，秉堅守歷年，子安平男仲哲泣訴，詔除仲哲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口，譚戰敗，仲哲死之。秉率城民奔定州，免官。太昌中，除驍騎大將軍。卒。

尉元

尉元，代人也，為北部尚書，封太昌侯。安都以徐州內附，諸師救援，顯祖以元都督東道諸軍事，與陽城公孔伯恭赴之。宋東平太守申纂詐降元，外示容納，而密備之。兗州刺史畢眾敬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

史集

卷之一百三十七

三

授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闢、李璨與安都入城，令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宋遣將張永沈攸之討安都，屯於下碭。元命安都伯恭固守，身率輕銳，擊呂梁，絕其糧。運承等夜遁。安都乘勢追擊，元測永必奔亡，身率眾軍，邀其走路，大破之。於呂梁東，斬首數萬級，生禽宋梁秦二州刺史垣恭祖，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元表曰：「彭城倉庫虛罄，人有飢色，求運糗相濟，充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元復表曰：「臣受命出疆，再離寒暑，進無邱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

猶未捨定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
果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山下
邳入沂水經東安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
淮揚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
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
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
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
今雖向無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敵因
水通趨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
卒未可拔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
之罪惟天鑒諒照臣愚款未遣沈攸之領卒數萬沂清而進
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傷殘
手足殊瓦膝行者盡還還以沮其衆會泗水暴竭宋軍不得
進伯恭大破宋軍攸之遁走元與宋徐州刺史王玄載書示
以禍福玄載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遼高閭與張
讓對爲東徐州刺史李舉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
初附拜元徐州刺史淮陽公元表上黨令薛念祖臨縣之初
舊民南叛全無一人念祖撫綏招集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
餘雖陵人趙憐等稱念祖善於綏撫乞念祖爲離陵令必能
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願祖從之太和初遷內都大官進淮陽

王齊高祖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蠭起以元
威名風振使總率諸軍以討之東南清晏入爲侍中遷尚書
令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王僧封山陽公元表曰臣以天安
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
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臣初克
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或遣張永沈攸之
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惟以彭城
既固故永等推屈今彭城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
胡人呼延範達因負罪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
被罪人斯戮又聞城胡人王敕慙負靈南叛每懷奸圖招誘
同黨請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民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
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從之以老乞身許之元詣闕謝
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八月詔曰天子父事三
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德教於天下自非道高
議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前司徒山陽郡公
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少著英風老數雅化知始
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
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養國老庶老
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禮制佳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
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元賜言曰人之所崇莫重於孝

況如也
父兄也

應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明報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神故經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敬奉高祖拜受禮畢賜步挽一乘詔曰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老重卿以吏雖更老非官毫厘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俱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卒年八十一諡曰景桓

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兄之玄孫高祖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七

射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畢眾敬以城內附詔鎮而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拒過王師加白曜都督諸軍事屯於碭碭以為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城暴遣追斬之回攻升城肥城戊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齊城集廣溝垣苗二成破之得粟十餘萬斛軍糧充足一句之內連拔四城威振齊土顯祖下詔褒美升城不降白曜縱兵臨城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宋遣將吳儉公寇彭城尉元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大敗丘會崇吉盜宋盤陽城以贖母妻

白曜明用
乙渾兵有
其罪可也

白曜進攻宋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為書以喻之有曰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脚騎周覽依然何極道固不降白曜鑿長圍以困之道固及兖州刺史劉休賓並而縛降白曜釋而禮之遂道固休賓及其寮屬於京師徙二城民寔於下館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餘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在軍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中纂婦女皆別營安置長孫陵攻宋青州刺史沈文秀於東陽文秀遣使請降軍入其郭頗有虜掠文秀遂嬰城拒守白曜進討東陽克之文秀抗倨不拜白曜忿而捷之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儉戶三百餘三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七

齊欣然安堵樂業拜青州刺史濟南王初乙渾專權白曜頗附之乙渾既死遂誅白曜云謀反叛時論寃之少子真安年十一兄父被執將自縊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必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白曜幸勤於軍旅之際吳開於石矢之間方難既夷受胙河山六十之年龍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而欲僥倖更邀非望此愚夫之所弗為也白曜人舊功高嬰勸諭覆名滅國除爵命不紹天下庶咸共哀憐高祖覽表哀憐之白曜弟子哭為半官南安王植有貪暴之聲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積金寶璽

而不言事發。文明太后引見羣臣曰。前論貪清。皆云克儉。文祖時在其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聽。侯歸第。契進曰。小人之性。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恆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契知心之無恆。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退。還朔州刺史。卒。諡曰克。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忌而誅之。其遺免者。不取復姓。皆姓與氏。延昌末。詔復舊姓。其子女入掖庭者。特多於他族。

胡叟

胡叟。字倫許。臨涇人。少聰敏。學不師受。好屬文。既善典雅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七

七

又工時俗之句。以姚氏將衰。匿名入關。見其政亂。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吉翰授以末佐。翰還益州。叟隨入蜀。時蜀僧法成。率沙門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惡其聚眾。將加大辟。叟啓申之。得免。法成遺叟珍物。價直千餘匹。叟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為眾請。何以財為。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見楊難當。西見沮渠牧犍。牧犍不識之。叟為詩別所知。廣平程伯達。伯達留之。叟曰。貴主奉正朔而不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隔偏而僭號。餘假之職。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降。叟既歸國。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席門。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七

七

城宗舒曰。我高樓遠焦先。而生活勝之。高宗使叟作檄。宋及蠕蠕。文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養子字螟蛉。以給養。每至貴勝之門。乘犂牛。敝草褥。禮作布囊。容三四斗。飲漿酢飽。便盛餘食。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數厚遺之。不受。一見高允。曰。吳郎之交。以紆綳為美。談吾之於子。以弦章為兩。贊彼此。可無媿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曰。李子。今若脫體上。袴褶衣。朝欲作何計也。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春秋祭祀。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偽攜壺執榼。至墳間。拜奠畢。於空靜處。與知交餞。其餘。時汜潛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許赤虎。裴定宗。問潛曰。再三之惠。以為厚矣。子於胡叟。何得恆爾。潛曰。叟有孝思。故給其時。簞耳。人以潛為君子。高閭造其家。值叟短褐。叟柴從田歸。舍為閭設酒。蔬食。手自辦集。館宇卑陋。而飯菜精潔。見其二妾。年衰跛眇。衣服穿敝。閭見其貧。以衣物贈之。亦無所辭。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人皆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殺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卒。無子。無人營主喪事。胡始昌迎殯之。於家。葬於墓次。令一弟。紹之。襲其爵。叟與始昌雖宗室。而所好各殊。於其存也。往來甚簡。及亡。收恤乃厚。議者以為或緣求利品秩也。

段暉

童子何不
古之同
當定數
免抑神亦
止會本亦

使他人來
不當若何
本實所謂
老而皮也

聞道恐不
從此以為

段暉，字叔人，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學，後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命遊學，今將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復位至常伯，封侯，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乞伏熾，以暉為涼州刺史，西海侯，及暮末，立國政衰亂，暉奔吐谷渾，慕璿內附，世祖以暉為上客，從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置金於馬轡中，世祖密遣視之，果然，斬之，曝尸於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聞暉名，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為敦煌張氏婦，乃收葬之，子承根，崔浩言之，世祖為著作郎，浩誅承根亦死。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七

史

劉昞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有女始笄，妙選良偶，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正衣上坐，神色湛然，曰：「昞其人也。」瑪遂以女妻之，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嵩徵為從事中郎，嵩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侍側，請代其事，嵩曰：「吾躬自執者，欲人重典，籍耳。」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曰：「聞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當然，夜可休息。」昞曰：「聖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昞何人斯，敢不如此。」蒙

不如老至
冥然

遂平酒泉，拜祕書郎，築陸沈觀於西苑，學徒數百，牧健尊為國師，號玄處先生，親自禮拜，月致羊酒，命官屬皆北面受業焉。世祖平涼州，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卒。

史緯卷一百三十七終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七

早

史韓卷一百三十八

魏書十一

列傳

李孝伯

李孝伯，趙郡人。父曾，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或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教授。太祖時，拜趙郡太守。令行禁止，能得百姓死力。并州丁零不敢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令送鹿。故處郡，郡爲之謠。

史籍

卷之十一 王士人

曰：「許取趙郡鹿，猶勝常山栗。其兄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孝伯，世祖時，爲北部尚書，賜爵壽光侯。車駕南伐，將出彭城，登亞大冢，以望城內。遣孝伯勞問宋江夏王義恭，義恭亦遣長史張暢與孝伯相問。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宋人歎美之。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孝伯明達政事，恭宗請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自崔浩死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獻替補闕，不見其迹。時人莫知也。體度恢宏，有言事者，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攘人以爲己善。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興安二年，爲秦州刺史。卒，遠近

續亦正人

史籍

卷之十一 王士人

上

哀傷焉。兄子安世，幼而聰悟。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儁者，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引問之。安世陳說，甚有次第，卽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恆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遷主客令，齊使劉繡來聘，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繡曰：「異世之號，有幾？」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連亡秦，何也？」繡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猶石頭之於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客服者，貨之，使任情交易。」繡曰：「北方金玉大賤，當何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地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繡初將市之，聞安世言，遂慙而罷。遷給事中。安世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居邑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畝之數，制之以限，欲使雄豪之家，不擅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獲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餘流移，拋棄田宅，虛井易主，桑榆改植，更涉數世，始返舊墟。遠認親舊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已久，易生假冒，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時委而不聞，柔桑枯而莫采，僥倖之徒，與牽連之弊，作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愚謂今既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侵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專地之

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觀。觀守土之家。永免於陵奪矣。高祖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也。出為相州刺史。封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為之脩飾廟堂。薦廣平宋嗣。陽平路特慶。皆為朝廷善士。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衡。親討之。波率宗族拒戰。大破擄軍。遂為通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子矩三十餘人。斬於鄴市。境內肅然。子瑒字琚羅。司徒主簿。時民多絕戶。為沙門。瑒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人

主

言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人。無過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罪。妄徇向佛之說。止使佛道亦不應然。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王法。尤乖人情。缺當世之禮。而求來生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可棄聖言而從鬼教乎。今南服未靜。眾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廬井。皆入沙門。都統們進忿瑒鬼教之言。以為誘毀佛法。並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曰。鬼神之名。通靈達稱。自百代祀典。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太后雖知瑒言為允。然難違違意。罰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寶夤見瑒至。拊其背曰。子遠來。吾事辦矣。瑒麾下每有戰

功。軍中號曰李公騎。除岐州刺史。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右僕射。瑒做儒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但博稽古今可矣。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兄弟友愛。弟謚卒。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郁字永穆。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博士率不講說。郁獨朝夕教授。還黃門侍郎。永熙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預聽者。莫不嗟善。卒贈尚書左僕射。

李冲

李冲字思順。寶少子也。為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人

四

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為一戶。冲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上三長之制。文明太后引見公卿議之。太尉元不請。至冬閒月徐行之。冲曰。若不因課調之時。百姓獨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因民所欲為之。易行。遂立三長。公私便之。轉南部尚書。冲為文明太后所幸。賞賜月數十萬。密致珍寶。御物。進得隴西公恩寵日盛。而冲謙以自牧。積而能散。人無怨者。車駕南伐。加輔國大將軍。統眾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詔六軍發軔。高祖戎服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高祖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冲曰。自發都

注雨士馬困敝水潦方盛師老糧乏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顧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沮大計軍法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左僕射任城王澄等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勞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征卽當移都於此公等以爲何如南安王植曰度中土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請光宅洛都輟彼南伐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遷洛恐衆心戀舊乃示大舉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雖懷土而心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關今溝渠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可成宜以漸脩之冲曰若爾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還尚書僕射領少傅太子恂廢冲罷少傅世宗爲太子譙近臣於清徽堂高祖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況人事乎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撫今悼往良川深慨冲謝曰東廩承儲蒼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諸得預此譏慶規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惑師傅何勞媿謝尚書疑降壽罪事冲奏曰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有

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厚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有罪而父兄不預今父兄有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嗣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詔曰養子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襲於所養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僕射議是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太廟及洛都郊兆堂寢皆資於冲勤志強力孜孜無怠既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劍剛在前終不勞厭好顯門族利翅黨一門歲祿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大年纔四十營繕班白李彪入京孤微寡援以冲好士傾心歸附冲亦重其才器每言於高祖共相援引及彪爲中尉兼尚書自謂非復藉冲無宗敬之意公坐惟敘秩而已冲銜之後高祖南征彪當從行冲禁止之奏其罪狀辭甚激切高祖覽之歎曰中尉可謂隘也僕射亦爲滿矣冲遂大怒責彪忿悻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縛御史詈辱肆口冲性溫柔一旦暴虐發病荒悖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肝臟傷裂醫不能療卒年四十九贈司空車駕還洛經冲墓高祖臥疾望墳掩泣遣太常致祭始冲之見龍也兄子紹恆慮致傾敗而冲能以才幹自將保其終始云曾孫成禮年七歲與姑子鄭顗隨

武帝人關，額母謂人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為重器。」終寧州刺史。

高閭

高閭，字問士，雍奴人。閭早孤，好學，下筆成章。為車子，送租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同侶皆驚。閭本名驥，浩乃改名閭而字焉。與若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赴徐州，領東徐州刺史，封安樂侯。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為中書令，加給事中，文明太后甚重之。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高祖嘗謂羣臣曰：「朕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

魏書亦足計忠

史籍

卷之十百三十一人

七

識其真偽，卿等可辨之。」以釋朕懷。閭曰：「袁姦微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龍錯，是其佞。若以兩人言之，望之為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所對者，已然之後。閭曰：「佞者，佛智以立事，忠者，發心以行道。譬如玉石，雖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相異，忠佞異名而相同。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其出處同異之間，忠佞交換之境，是豈難然易明哉？或有似佞而成忠，或有似忠以飾佞。如楚子墓後致忠，諫實非佞也。閭曰：「子墓諫楚靈初雖隨和，終致忠言，此

史籍

卷之十百三十一人

八

乃幾諫，非為佞也。子墓初若不設權，後何由忠諫？高祖稱善。閭上表曰：「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散居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糒而飲食，是以古王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小，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家之不足，蓋以狄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或邊防之要，理宜然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國，其長城之謂歟？今空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扞，城不可攻，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置征北大將軍，脩立戰場，月三習戰，習之既成，大將軍領與六鎮之兵，直至鎮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四：兵成罷，邊防之苦一也；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三也；歲常遊運，永

得不置四也。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議伐蠕蠕，問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與否？羣臣以爲宜有乃詔。問爲書，時蠕蠕有喪，而書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今所造書不及彼之喪事，若知而不言，卿則有罪。若謂然，遣之應謝所任。問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免冠謝罪。高祖曰：蠕蠕使奉提，小心恭慎，其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

史記卷一百三十八

九

相陵侮，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宋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書可，明奉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詔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萬幾事允，未周之闕，卿等陳之。問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既明，不慮事闕。夫爲政之道，始終若一，願陛下終成其事，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不遠而致。高祖曰：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是政？何者爲事？問對曰：君上之所施行，經國

史記

卷一百三十八

十

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而行之，謂之事。然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德衰微，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失，則政出於大夫。帝善之，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還都洛陽，問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不悅。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等四道南伐，車駕幸懸瓠。問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不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克，將於淮南脩故城，置鎮戍，以擬新附之民。詔問論其狀。問表曰：陛下命將遠征，親臨江左，克拔數城，歸民機負，可謂威惠並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

都海西之資。西有肝胎壽陽之鎮。若必留戍。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御逸。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其城。鎮戍已定。猶思外叛。角城最爾。處在淮北。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愚以降附之民。及諸守令。皆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遠旋士卒。班師還京。雖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豈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茲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闕。朝於行宮。因奏曰。夫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輯寧。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八

廿

向化之徒。自然樂附矣。高祖曰。願從容伊洛。但未獲耳。車駕至鄴。頻幸州館。詔曰。聞昔在中禁。有崇禮正樂之勳。今作藩牧。有廉清公幹之美。可謂國之老成。善始善終者也。賜粟帛衣馬。開展請本州。詔曰。聞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志退。有塵謙德。可降平北將軍。遂其情願。徙南州刺史。歲餘。求致仕。徵爲太常卿。世宗踐祚。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引見東堂。賜以敬養。訪之大政。臨辭。世宗爲之流涕。詔曰。聞歷官六朝。若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懷兼懷。安願離金漢。世宗親可。賜安車几杖。與馬綳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饌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開進陽北。上望闕表。以

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卒。世宗遣使祭弔。贈鎮北將軍。諡曰文侯。與高允稱二高。爲當時所重。閭閻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在中書。嘗辱諸博士。博士學生有所干求。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謹。有良卷之譽。想已足故。

游明根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人。世祖擢爲中書學士。顯祖初。拜東兗州刺史。封新泰侯。高祖立。加散騎常侍。遷儀曹尚書。廣平公。明根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高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八

廿

祖流涕言別。賜委貌冠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安車乘馬。帳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敕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恆靈書訪之。舊病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年八十一。諡靖侯。子肇。字伯始。爲廷尉卿。尚書令。高祖世宗之舅。百僚憚懼。以聲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不可高懸。甚銜之。盧昶奔胸山。肇表曰。胸山最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非急。故不得已而戰。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聞賊將屢以宿謀求易胸山。持此無用之地。復我舊有之疆。兵役時解。

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而和已敗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青冀二州刺史張稷以郁洲降朝議遣兵赴援聲表曰玄明送款雖當外救然事有損益或靜而有功或動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接大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無所用之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克必不能守豈可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之地且六里於賊逼近去此開遠以開遠之兵攻逼近之衆事異勢殊不可敵也災俗之年百姓飢餓而令撫綏之宜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惟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淺勞之則怨生怨生則思叛兵連禍結事不可測宜損茲小利不致大害世

史籍 卷之十百三十八

宗不聽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近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地雖假官號真偽難分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果不慎始悔將何及又不納肅宗卽位還尚書右僕射時主者諮呈更事肇反復再三必窮其理然後隨決雖龍勢干請終無回挽時人服其方正領軍元叉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懼集公卿會議羣臣皆順其旨肇終不下若卒證文貞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輕傳手不釋卷清貧寡欲資仰休祿而已爲廷尉時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不

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肅宗卽位自侍中崔光以下讓奉迎者並加封邑封肇文安侯肇曰子襲父位古今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受論者高之子祥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侯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不受改封高邑侯肅其名非顯其

劉芳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父邑宋兗州長史與劉義宣死於彭城芳逃竄因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郡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妹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氏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備書夜則讀誦澹然自

史籍 卷之十百三十八

守不成成於貧賤常爲諸僧備寫經論筆迹精好卷直一歲中人百餘匹由是與大僧多有還往沙門惠度失文明太后意死并鞭芳一百中官李豐明芳無罪太后悔之時齊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攬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還中書侍郎詔芳授皇太子經除散騎常侍王肅來奔高祖宴於華林園肅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按禮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不聞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髮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髮冠笄之不同冠尊故不及笄非謂男子無笄內則子事父母難初

大僧如令之太和尚

謂意
止不
則

應云四郊
之學非門
郊之學非
若皆居
不應止在
西郊

鳴榔繩笄總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肅曰此非劉石經邪
漢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多
往詢訪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
意三禮諸儒飲其講論皆無異議今聞君言頓祛平生之惑
詔以芳經義精洽超絕國子祭酒高祖崩喪事皆芳撰定遺
旨今芳授世宗經芳表曰夫為國家者因不崇儒尊道學教
為先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蔡氏勸學篇
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
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今徙
縣伊洛宮闕府寺金復故址至於國學宜外錯校量舊事

史籍
卷之十一
王
主

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太和二十
年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權以二或
向東或向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
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人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
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
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學記
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
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周有六學此其證也漢魏

以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
有學去王都五十里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
四郊別置相去遠闊檢梓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同處無
嫌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還中書令朝儀悉芳脩正吉凶
大事皆就訪焉轉太常卿芳以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
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宜隸太常上疏曰臣聞國之
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竊見壇祠遠近之宜考
之典制或未允衷鄭玄注云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孟
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
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鄭玄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

史籍
卷之十一
王
主

曰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
皆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
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鄭玄云
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
里因火數也此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
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時在南郊之季
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
此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
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鄭玄云西
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

因金數也。此西郊九里之春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也。賈逵云：北方水帝顓頊六里。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置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宋元始中故事：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之據，退

史集卷之一百三十八 七

達漢魏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里。竊所未審。禮儀志云：立高禪祠於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恆棘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縣邑令長祠之。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公創成洛邑，故崇祠不絕，以彰厥庸。今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郡縣脩祀，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二祠在太常，與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

墳籍，粗可依據。今立冬務隙，遷易郊壇，於事爲便。詔曰：所上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詔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等脩理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請尚書僕射高肇管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時朝士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籍，其相難質，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繞係社樹三匝。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此其

史集卷之一百三十八 八

一證也。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此其三證也。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然則稷亦有樹明矣。此其四證也。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云：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其六證也。諸家社稷

聞皆畫為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所植之木，世代不同，而尚書通篇則云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如此是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逸書云太社唯松，今社宜植以松，稷乃社之細，亦不離松也。世宗從之，初太子恂在東宮，高祖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數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聘之為伺孺子焉。崔光表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卒，諡文貞，從子懋為尚書外兵郎中，芳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臺中疑事咸與訪決，轉常侍，太傅清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八 北

河王懽受其風雅，常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今諸子師之，亡之日，家徒四壁而已，贈南秦州刺史，諡曰宣簡，懋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族子思祖為平遠將軍，任城王之圍鍾離也，梁遣將軍張惠紹率眾一萬，送糧鍾離，思祖領兵數千，邀之於邵陽，遣長史元龜於鍾離之北，逆其前鋒，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寢，後除遼西太守，思祖叛奔梁，梁以思祖為北徐州刺史，頻寇淮北。

鄭義

鄭義，開封人。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降，顯祖遣都將元石赴之，遣義參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石頓軍汝北，未卽入城，義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為全勝。」石從之。珍奇宅內有親兵數百人，石既克城，意驕縱，酒不設警備，義復謂石曰：「吾觀珍奇有不平之色，可嚴兵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齎白虎幡慰郭也，眾心乃定。除西兗州刺史，政以貽成，性又苛吝，民有禮餉者，不見杯酒，得肉之賜，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及卒，尚書諡曰宣，詔曰：「義雖有文業，而治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八 千

關廉清，可謚文靈，兄連山，性嚴暴，撻撻僕僮，酷遇人理，父子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次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拔髮馳驅，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射之，十發皆中，落馬隨流，擒執至家，縛而殺之。

崔景僞

崔景僞，博陵人，拜國子博士，為高祖所知，賜名，遷常設，詔晉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廷尉少卿，卒于巨倫，殷州長史，叔楷為殷州刺史，州陷於賊，巨倫斂恤存亡，賊高其義，欲用之，巨倫潛結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巨倫曰：「吾奉命而行，朕共焚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共奮擊殺傷數

十人賊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失道惟望佛瑜而行朝廷嘉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假東濮陽太守歲餘飢乏巨倫傾貲贍恤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男卒楷左中郎將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德辨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顥遭水害楷上疏曰計水之趨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昔循舊堤昔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決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湖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之所致也若穿鑿涓涓分立堤塢所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八

三

在疏通令無停感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置立水口從河入海遠邇徑過瀉其境渴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道能工麾畫形勢都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版分崖練厥從往瞰睇州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高下營田即因水陸水種杭稻陸蔬桑麻實上業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其於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沔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楫南畝畲苗微事未耜而衆庶未為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此偏罰故是地勢異

有堤岸
侵不給

事已不可
為矣

四有茲豐饒臣既鄉居水際目觀荒殘夙宵不寐實希效力事得施行用功未就詔罷之葛榮轉盛諸將拒擊失利孝昌初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為刺史楷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奸宄梓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起趣界內鄴下兇熾蠶食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非慕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敵強析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亦復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遇其侵軼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八

三

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赴任楷曰吾一身獨往朝廷謂楷有進退之計將士誰肯為吾盡心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轉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明日召羣寮告之咸曰女郎長須出嫁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不足為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遂命追還州既新立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盡力抗拒強弱勢懸撫厲兵士莫不爭奮咸稱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苦戰旬日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不屈死長子士元假征虜將軍亦

戰殺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之贈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高祐

高祐字子集允從弟也拜博士侍郎高宗末兖州獻異獸人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鱣鯉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籀書文曰朱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時謂祐言有驗拜秘書令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皆言動之實錄也聖朝自始祖至於文成世數久遠是以

附會

附會

史籍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八

七

何夢奇

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參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邇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書著作郎以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高祖從之高祖從容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聖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但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猛虎不過朱均之鄉蝗蟲不入卓茂之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可息但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上疏云今者選舉不採政職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

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善之加給事中時李彪專執著作祐為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為西兖州刺史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當宜有黻序乃縣立講學當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確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許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互相保盜發則連坐初雖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徵為宗正卿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情命處刑三載以贖論令卒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曰靈

崔挺

史籍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八

七

崔挺字雙根安平人除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領侍臣曰擁旌者皆如挺吾何憂哉州治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觀宇不可久立挺曰蛟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後作復壞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逃亡合門充役挺以為周書

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事，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戮，豈不哀哉！高祖納之掖縣，有人年踰九十，版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且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不能以玉為寶，及見光潤溢目，乃表送都。及見代老幼泣涕追隨，贈送悉不納，散騎常侍趙修得幸世宗，廷羅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以挺為司馬，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終不言。詳曰：惟光州未加考級，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遂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故嘿然？挺曰：階級聖朝大

史籍

卷之十百三十八

章

尉，章武王融以賊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為都督，討鮮于脩禮，時孝芬弟孝演避賊於博陵，城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為逆，違收捕之遇赦，乃出，梁將成景僞逼彭城，以孝芬為徐州行臺，孝芬入辭，靈太后曰：卿女事我兒，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叉車中稱此，煩了却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此語，誰得聞之？若有聞知，此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乞召言者以辨虛實。太后意解，孝芬軍至，景僞退走，除徐充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逼兗州，敕孝芬往救，孝芬聞之，佩突圍奔梁，餘悉平定，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久倦外役，固辭，除太常卿，太昌

史籍

卷之十百三十八

章

出入啓觀家事巨細必諮決之財物尺寸以上皆入公庫四時分資李氏裁之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國氣焉從弟贊邑除營州刺史庫莫奚有馬數百匹因風入境敬邑悉令送還夷人感附挺族子遊河東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兵役遊於其勞苦表請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移置城南開敵之處親自說經學者莫不勸慕號為良守遷南秦州刺史州人楊松柏兄弟數為反叛遊招慰之松柏弟兄歸款遊以松柏為主簿松柏率羣氏來降遊因宴會俱斬之合境皆叛韓祖香等攻之遊窘逼登樓悲歎推其女墜殺之不欲為羣小所辱遊為祖香所害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八

宅

楊橋

楊橋字延慶華陰人祖真清河太守高祖假橋前將軍隨駕南征至鉅離師回詔橋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東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諸軍渡淮未訖橋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圍橋橋為固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其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橋領精騎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決渡能戰者來賊不敢動遂擁衆而濟賜爵華陰子除右衛將軍車駕據咸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彭城王勰射左衛元遙在勰厠內而橋居帝側遙射侯正中箭限已滿高祖曰左衛衛足右衛衛解之橋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八

夫

山基之妙何復過是舉卮酒以賜之曰古人辭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以獎能除華州刺史卒子侃字士業楊氏一門貴顯子弟早通而侃獨少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耳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為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遠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等為內應遠謬移云魏於馬頭置戍聞復欲脩白捺舊城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版卒已集惟聽信還佐寮欲若以無脩白捺之事侃曰白捺小城本無形勝遠集兵移文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悟曰卿可造移報之侃移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他人有心乎付度之

農北渡。據石鉅壁。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何者。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火。即是不降。理須殄戮。民轉相報。未實降者。亦許舉烽火。一宿之間。火光徧數百里。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遂遣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元頤內逼。詔行北中郎將。率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移卿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者大。卿可還洛。後更圖之。侃曰。寧可以臣微族。而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車駕南還。顯令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顯守河中渚。密通款。求破橋自效。余朱榮率軍赴之。未至橋。已破。應接不及。義眾皆為顯所屠。榮將還。侃曰。未審大王發并州之日。前知有夏州義士來相應否。夫兵散而復合。創愈而更戰。持此收功不少。豈可以一圖不達。而頓廢本謀。今事不果。不過兩賊相殺耳。若即退還。民情失望。可召發民材。多縛梓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顯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從之。余朱兆與侃遂於馬渚南渡。擒顯于冠受。顯南走。車駕入都。封濟北郡公。時錢多私鑄。日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不許。及援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

而錢弊得改。尚書不許。以今況昔。事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莊帝圖余朱榮侃預密謀。余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天光在關西。遣侃姻親招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勸侃出。應假令食言。不過一身。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為天光所害。幽州刺史播弟椿字延壽。授中郎曹。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諫曰。陛下居哀五朝。水漿不御。大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聖人之禮。設不減性。繼陛下欲自賢於前世。其若宗社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加給事中。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騰聚眾反。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武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水。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賊深窺者。正避死耳。宜勒三軍勿復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也。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以驢馬餌之。不加討。遂陰簡精卒。衛校夜襲。斬騰傳首。人為太僕卿。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求徙置淮北。詔使椿持節往徙。椿上書曰。臣聞商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招附殊俗。居之荒服之間。所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眾。若舊者見徙。新者不安。必思走叛。又此族類。衣毛食肉。

幾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退歸伏之心，退失藩衛之益，徒之必生後患，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元倫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正光中，除雍州行臺，遇疾乞解，詔以蕭寶夤代之，椿子昱將還京師，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過於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賕用？且寶夤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過望，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如其不然，必成深憂。」昱面啓肅宗及靈太后，不納，及寶夤害御史中尉鄭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誘，進位太保，昱征東將軍，元額入洛，昱為顯所

史記

卷之十一

五

擒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乞歸老，賜朝服牀帳几杖，安車駟馬，給扶，所在郡縣，四時存問，安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涕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今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懷惜。」椿獻獻下拜，莊帝止之，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人親之始，即為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吾記清河翁時服飾，恆著布衣，韋帶，每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令汝等服乘

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必待其還，過中不食，忍飢相待，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開汝等兄弟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而居住宅，宅不飲壯麗華飾者，止慮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太初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顯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二宮構間者，吾兄弟相誡曰：「今泰二聖近臣，居人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腹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未嘗言

史記

卷之十一

五

一人罪過，被召詰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有誤聖聽，是以不敢。」及二聖閒言，語終不敢傳，過後更以不言，紫貴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議，高祖謂朝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惟楊椿兄弟，逢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過惡也。」吾文武才藝，門望相援，不勝他人，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又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謹慎，不言人過，無貴賤待之以禮，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馳驅勢門者，有輕論人過失者，及見貴勝

如此人不免見殺

則敬重之見貨賤則慢易之此制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自皇親以來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請可成名家吾今年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普泰元年為余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贈太師丞相子昱字元略為廣平王懷左常侍懷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除名為民惟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除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朝貴畢集酒酣之後北海王詳與楷爭論北海王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昱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滲則從其滲伯父柔亦不如剛亦不吐肅曰非耶君何以申二父之美帶磨事承時肅宗冲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官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輔導之美退關羣寮陪侍之儀非所以重儲副也陛下若召太子請降手教令臣下咸知於是詔曰自今以後若非朕手教勿令兒輩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中書舍人重太尉崔楷謂昱曰朕

史書 卷之十 王士人 重

免除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朝貴畢集酒酣之後北海王詳與楷爭論北海王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昱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滲則從其滲伯父柔亦不如剛亦不吐肅曰非耶君何以申二父之美帶磨事承時肅宗冲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官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輔導之美退關羣寮陪侍之儀非所以重儲副也陛下若召太子請降手教令臣下咸知於是詔曰自今以後若非朕手教勿令兒輩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中書舍人重太尉崔楷謂昱曰朕

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隱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恆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又太后召又夫妻泣而責之又深恨昱昱叔舒妻元氏又之從姑有憾於昱會蘇州人劉宣明謀反逃竄又使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二百具謀圖不軌又構成其事遣左右御仗夜圍昱宅收之既無所獲乃釋救處元氏死刑而又相左右卒不坐又廢太后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又遣黃門盧同詣鄴與熙同希又旨就郡鎮昱赴鄴訊百口後乃還任孝昌中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大都督北海王顗仍隨軍監

史書 卷之十 王士人 重

察雍州賊張映龍等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一日一夜書移九通請援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根本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雖往何益遂與叔仁俱進斬賊首餘黨遂散詔以昱權輕猶緩免官復除徐州刺史太山太守羊侃據州叛侃兄深為徐州行臺府州欲禁之昱曰昔叔向不以鮒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元顯逼大梁假昱驃騎將軍鎮梁陽顯擒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顯執昱下責之曰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曰向所以不下樓者慮亂兵耳昱分不望生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一命便死不也顯乃拘

之顯將陳慶之等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像之費一朝
被毆殺傷五百餘人請乞楊昱以快意顯曰我在江東開梁
主言初下建業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此外
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統帥三十七人皆剝腹取心食之幸
莊還宮復前官余朱榮死昱爲東道行臺拒余朱仲遠會余
朱兆入洛昱還京師爲天光所害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從子
玄就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
人所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贈汝陰太守椿弟津年十
一除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津久侍左右忽咳逆吐血藏
之衣袖太后聞聲問而不見既知其故嘉津敬慎賜緣百匹

史紀 卷之一百三十八

量

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外絕交遊馮誕少與津善及誕
貴寵每相招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或曰司徒君之故舊何
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
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武功民齋絹三匹去城十里
爲賊所劫有使者馳驛過被劫人訴之使者到州以狀告津
津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
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老母哭云是己子乃遣騎追捕
并絹俱獲守令察佐有漬貨者未嘗公言其罪但以私書切
責之官屬感勵莫有犯者轉華州刺史與兄橋前後牧本州
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匹度尺不一津命一俄公尺其輸物

好者賜以杯酒所輸稍劣者亦受之但無罰以勞其恥於是
人競相勸官調更勝孝昌初行定州事賊帥薛脩禮杜洛周
毛普賢來攻津置鐵鑄鐵去城十步廣作地道潛兵踊出持
鐵星以灌賊賊相語曰不畏利梁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朝廷
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與賊將
元洪業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洪業復書云與諸人密議欲
殺賊帥以報又曰賊欲圍城正爲北人耳城中北人須盡殺
之不殺恐縱爲患津以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不忍便
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人皆感其仁恕脩禮普賢既死加
衛將軍封開國侯八年葛榮來攻圍經三稔朝廷不能救乃

史紀 卷之一百三十八

吳

遣長子遁突圍而出諸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計賊通日夜泣
諭那阿瓌遣吐豆發率騎一萬南出前鋒達廣昌賊拒塞隘
口蠕蠕遂還長史李裔引賊入城津苦戰不敵見執洛周脫
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苦諫得免津見裔慷慨
流涕以大義責之裔大慙洛周聞之弗問也及葛榮并洛周
復爲榮所拘榮破還洛永安初兼吏部尚書莊帝以津爲司
空余朱榮死以津爲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
津馳至鄴惟羽林五百人將從滏口而入值余朱兆已克洛
相州刺史李神勸津舉城通款津不從時子遷爲光州刺史
兄子昱爲東道行臺屯梁沛津規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

欲於濟州渡河而仲遠已陷東郡乃還京師普泰元年遇害
贈大將軍太傅諡曰孝穆逸字遵道散騎侍郎建義初莊帝
在河陽逸往謁除給事黃門侍郎及榮謚誅朝士帝憂怖命
逸晝夜陪侍常寢宿於御牀前帝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惟
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除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開倉
賑給所司不敢發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以此獲戾
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其老小殘疾不能自活者於州
門為粥飯之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扶弱鉏強
廣設耳目善惡畢知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
食雖在閭室終不敢進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亦朱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八人 委

見玄孫景造以來幸多學問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
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及播焉世隨等將害播家誣
其為逆太請收治而廢帝不許世隆苦執不得已下詔世隆
遣步騎夜圍津宅天光亦收播於華陰無少長皆遇禍籍沒
其家廢帝惋快不言而已永熙中合家歸葬華陰眾咸悲傷
焉

楊氏多才而受禍最酷豈
陰符所謂天生天殺與

史籍卷一百三十八終

史籍 卷之十一百三十八人 委

劉昶，宋文第九子也。封義陽王、徐州刺史。及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懼，遂間行來降。朝廷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封丹陽王。公主薨，更尚建興公主。皇興中，宋明使至，顯祖詔昶與宋明書，為兄弟之式。宋明責昶，以母在其國，宜如春秋荀偃對楚，稱外臣之禮。昶更作書與之，昶辭曰：「臣若改書，是為二敬，猶修往式，彼所不納，願停令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

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公主。昶入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居喪之服，每在公坐，諸王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於御聽。至陳奏本國事故，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偏躁，喜怒不恆，訶詈童僕，音雜夷夏，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中，轉內都坐大官，及齊伐宋，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入其母舊堂，昶哭拜，遍尋故居，處處隕涕。左右莫不酸鼻。及至暹所，將臨陳，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為感歎。昶以雨水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時改革朝儀，詔昶主其事。昶餘上舊式，略不遺忘。開建五等爵，昶齊郡

公加宋王。高祖臨經武殿，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悲泣。奏曰：「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輿恃國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為之流涕，除都督吳越楚徐諸軍事、大將軍，及發高祖親饗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因以所製文集賜之。高祖謂昶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未工，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齋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修繕，還處其中。昶不能綏邊懷人，撫接義故，而閉門喧譽，內外姦雜，遺民舊吏，莫不慨歎。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採石累之，墳崩，壓死十餘人。後復移改為公私費。太和十九年，昶朝京

師時高祖臨光極殿，大選謂昶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垂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在門資。朕以為不爾，何者？清濁同流，各品無別，殊為不可。今八族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參鑄唐虞，卿等依循元凱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卒於彭城，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備九錫，依晉琅邪王仙故事。諡曰明子，煒襲封尚世宗弟蘭陵公主，拜員外常侍。公主嚴妬，煒嘗私幸侍婢，有身，主笞殺婢，剖其孕子，節解之，以草實婢腹，裸以示煒，煒忿憾，遂疎公主。公主姊

言於靈太后太后勅清河王懌其事懌奏其不和之狀請
離婚剖封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雍等屢請復舊義太
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勅輝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
檢忌主姑陳爾公主構之與輝復忿爭輝推主墮牀手脚殿
主傷胎輝懼罪逃太后令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
家長坐鞭刑配敦煌為兵公主因傷致斃太后親臨勸哭舉
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之盡哀而還謂侍中崔光
曰向所以過哀者念公主為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為隱
忍古今所難以此痛之後執輝於溫縣幽於司州將加死刑
會赦得免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蕭寶夤

蕭寶夤齊明第六子也封建安王梁主克建業以兵守之將
加害焉寶夤聞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穿牆夜出寶夤
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躡徒步
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既散乃度西岸投華
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將寶夤通匿山洞得驢乘之
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形客憊悴兄者以為掠賣
生口也戊主杜元倫推驗知寶夤氏子以禮延待告揚州刺
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待以客禮時年十六寶夤
請喪君斬哀之禮澄應以喪兄之制給其喪寶夤從命澄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四

率官寮赴弔寶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漿菜簡言一同極
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惟不見夏侯一族以其附梁故
也改日造澄澄深器之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
請兵南伐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
自壽春降請軍立效世宗除寶夤都督揚州刺史丹陽郡公
齊王配兵一萬命據東城任其募壯勇得數千人寶夤年少
驕而至於性雅重過非猶絕酒肉蔬食粗衣慘形悴色未嘗
嬉笑及被命南伐貴要惡託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夤接對
報復不失其理行達汝陰東城已陷寶夤停壽春梁將姜慶
真來攻寶夤躬督甲冑率眾力戰破走之勇冠諸軍見者莫
不壯之徵還京師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行與英破梁
軍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俱引退士卒死沒者半
有司處以極刑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公主公主
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夤
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對如賓自非太妃有疾未嘗歸
寧寶夤器性溫順白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
親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胸山戍以傳文驥守之梁師攻
文驥詔盧昶督軍救之假寶夤安南將軍往授受昶節度世
宗餞之東堂寶夤泣涕橫流及昶軍敗寶夤全師而歸梁遣
將康絢於浮山板淮以灌壽春除寶夤東將軍以討之復

封梁郡公齊王梁堰既成淮水溢溢爲徐壽之惠實資於堰上流更鑿折渠以注淮流水乃小減遣將軍劉智文率壯士千餘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將軍王升明而還又遣軍主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梁卒死傷甚衆梁武手書與寶資曰謝齊建安王寶資亡兄長沙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內無素蓄外絕繼援卒能全土破敵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著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覲重圍累日一鼓克定亡弟衛尉兄弟戮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五

力盡心內外大勲不報翻覆茶醯百口由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危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謀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遭劉山陽輕舟西上來相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大會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業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以今日之位謂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忍爭無用之地殘蒼生之命正爲李繼伯在壽

陽侵伐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城戍或掠村里若相訓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緣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移文北土卿幼有側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在河洛具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率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問方欲還北恐機事一差後難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雞寶資表送其書陳其怨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入爲殿中尚書寶資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除徐州刺史寶資起學館於清東朝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九

六

望率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輿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遷左僕射善於吏職其有聲名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立朝之譽仁義處身之端自比以來官固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量其多少與者不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夫動恤民隱咸歸守令厥任匪輕所責實重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東西兩省文武閑職或數旬方應入直或朔望止於上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序之路

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自昔聖王。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周之謫謫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戚。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親親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本無汗馬之勞。或言財利之規。終憊十一之潤。皆虛張功最。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蜂起。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若有不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或所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七

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具覈才行能否。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批謬。卽正其罰。不得方復推諉。委否。容其進退。優劣既定。總而奏之。考績之日。尚書令僕侍中黃門。對共裁量。如此。則少有實錄。薄止奸回。其內外考格。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奇策殊能。事關興廢。遐邇共稱。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旁通。則章章難除。涓流不息。積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治化。詔付外傳議。竟無所定。梁西豐侯蕭正德來降。寶黃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

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脫包此凶醜。真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蒙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秦州人薛珍劉慶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死其子念生。竊號天子。置官寮。率衆出隴東。沒汧城。陷岐州。執元志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黃西道行臺大都督。西征寶黃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念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於小隴。進討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天水人呂伯度始共念生作逆。後僞降於顯親。與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九

八

以爲秦王資其士馬攻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承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拒戰。大敗。伯度遂背胡琛襲破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遂詐降於寶黃。朝廷授伯度涇州刺史。平秦公而大都督元修義停軍隴口不進。念生復反。伯度爲醜奴所殺。賊勢更甚。寶黃不能制。孝呂二年。假寶黃大將軍。尚書令。寶黃自黑水至平涼。與賊相對。攻擊數年。賊亦憊之。三年正月。除司空。出師既久。兵將疲弊。遂大敗。還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黃死罪。詔恕爲民。四月。復除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杜粲所殺。粲據州。請

降於寶黃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黃
自以出軍屢年糜費既廣師徒覆敗慮見罪責內不自安朝
廷亦疑之乃遣御史中尉鄭道元為關中大吏寶黃謂密欲
取已彌懼因有異聞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
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讐生十子九子殺一子不
殺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
疑慮道元至陰盤驛寶黃遣其將郭子恢殺之詐言白賊所
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周遂反僭稱大號赦其部內遣子恢
寇潼關詔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北地人毛遐與弟鴻糾率
鄉義討寶黃寶黃遣將軍盧祖遷擊遐為遐所殺又遣將侯

史籍

卷之百三十九

九

終德攻迫會子恢為官軍所敗終德勢挫還圖寶黃軍至白
門寶黃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
從後門出走度渭橋奔醜奴醜奴以寶黃為太傅都督余朱
天光破醜奴於安定擒醜奴寶黃送京師詔置都街中京師
士女聚觀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與寶黃
素舊相與言於莊帝云其逆迹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
道習自外至莊帝問何所聞道習曰聞陛下欲赦寶黃帝
問何故道習曰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黃周旋居得言之
地必能全之二人謂寶黃在前朝寶黃敗於長安走為醜
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除法欲安施帝乃賜死

不終臣節
何憂天命
寶黃入魏
亦三十年
矣

謀殺其兄
謀殺其母

寶黃將死神偶攜酒就飲對之下泣而寶黃夷然了不憂懼
唯推天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女就寶黃訣別慟
哭極哀寶黃至死色貌不改長子烈尚肅宗妹建德公主伏
誅次子權與弟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為司徒長史凱
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銜恨妻復讒之
凱遂遣奴害公主詔報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逐滅初梁武滅
齊東昏侯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言生子綜梁武以為己子
封豫章王綜長其母告之以實綜常懷異志值元法僧以彭
城叛人梁梁武命綜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肅宗遣臨淮
王彧討之綜密布誠坎與數騎夜投或軍孝昌元年屈洛陽

史籍

卷之百三十九

十

陸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黃在關西遣使觀察其形
貌斂眉悲感為改名贊朝延禮遇隆厚授司空封丹陽王及
寶黃反贊惶怖奔至河橋為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
慰勉之莊帝立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公主齊州刺史
寶黃見擒贊拜表請寶黃命今朱兆入洛贊為趙洛周所逐
公主被錄還京今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
州為沙門病卒年三十一昔秦末勅迎其喪至洛遣黃門郎
鹿念義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元象初吳人盜其喪
還江東梁武猶以為子附葬蕭氏墓焉

韓麒麟

韓麒麟，昌黎人。參慕容白曜軍事。白曜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將坑之。麒麟曰：「今方圖進取，宜從寬厚。」勸敵在前，而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表麒麟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器械。於是軍資不乏。高祖立，除齊州刺史。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曰：「明公仗節方憂，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流抑，表請守宰有關，宜推用，冀望增置吏員，廣延賢結，則華族蒙榮，良士獲敘。懷德安士，庶或在茲。從之。太和十

史紀

卷之十一

三

一年，京都大饑，麒麟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年，以備不虞。故躬籍千畝，以屬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夫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况今勸以萬計，頃年山東遭水，而民饑饉。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勤，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昧旦憂勤，思恤民敝，上垂覆載之澤，下有束餒之人，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政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累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故今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

府庫，貨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靡麗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勸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成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實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乏。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餘出賑，所以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卒於官，麒麟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惟有俸絹數十匹，贈燕郡公。諡曰康。孫子熙，字元雍，少自修

史紀

卷之十一

三

整爲清河王。懽常侍，初父與宗，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志，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與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及元又害懽，久不葬。子熙憂悴，辭歸田野。言王若不待復封，以禮遷葬，誓終身不仕。靈太后返政，子熙與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劉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懽之冤。極言元又劉騰罪惡，太后遂剗騰棺，賜又死。懽復封改葬。以子熙爲中書舍人，修國史，兼黃門。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余朱榮擒葛榮，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不宜見之。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廷尉論子熙大辟，恕死。

免官出帝初除國子祭酒子熙安貧好靜遷都時百司並給兵力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加衛大將軍卒顯宗字茂親有才學沙門法撫世稱聰悟嘗與顯宗取百八姓名各讀一遍隨即覆之法撫猶有外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惟服耶耳太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中駕南征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間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繁劇况三農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五

要時六軍雲會雖調敘輕省不欲勞民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紜道路用蠶一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洛京可以時就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今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其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出入警蹕豈爲儀容而已亦以戒不虞也清道而行尚恐衝蹶之失况

履涉山河而不三思哉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視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幾晷刻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天縱明敏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尚神養性熙願無疆之助莊周有言形有盡而智無涯以有盡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高祖納之顯宗又言曰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祭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別貢門望以錄士凡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時用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主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五

后之胤自墜於皂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於門資此亦過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卽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王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有國家者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乎在有罪無赦罰必當辜則雖華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重誅而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盜者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奸在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好迭相勸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

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勅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接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久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議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斯豎之邑藏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類

史集卷之十一百三十九

例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口所習不替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道武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使作屠沽各有攸處假如一處彈爭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今章此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矣今使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使士人之子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尼父稱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聖賢明諄若此之重朝廷每遷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途得與

膏粱華望樓閣連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所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僞置中州郡縣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其衆疑恐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土物必也正名之謂也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合并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及末代寵之所降賞費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僅委厭梁肉而

史集卷之十一百三十九

復厚養屢加勳以千計若分賜鯨鯨賸濟實多如不使準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置滿博以長於爭之心恣喧囂之失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高祖曾謂顯宗及陳靈鳳曰若作之任國書是司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遠焉若當世文學卿等應推崔孝伯顯宗曰臣才第短淺至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後乃度越諸子今臣之所撰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親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俯徵於虞書高祖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爲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遵明時直筆無懼

抄得可笑

原可晒

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高祖晒之高祖詔曰近代以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未知當否可度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刻位欲為膏粱兒地欲以益治贊時高祖曰正欲為治耳冲曰若欲為治陛下何為專崇門品不下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世族之門雖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第舉高祖曰如此者希曠代中一兩人耳冲謂羣官曰今欲請救諸賢秘書李彪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與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令之子皆可為秘

史書

卷之一百三十九

雖有與才
民以貴格
亦不自見

說得妙

高祖失信

書郎否高祖曰卿何不舉世族為監令者顯宗曰物不可一類陛下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二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為征虜將軍次緒陽齊軍主高法援來救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高祖曰卿破賊斬帥何為不作露布顯宗曰頃鎮南將軍王肅獲賊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每私晒之近仰憑威靈得推腹虜擒斬不多脫復高史長據虛張功狀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緒陽平定檢審相酬及新野平以顯宗為廣平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白矜伐訴前勲詔曰顯宗進

退無檢尚書推列以開兼尚書張彞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妄致愆才猶可用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二十三年卒景明初追緒陽勲賜爵章武男史臣曰韓顯宗陳時務亦有可採至於史才所未聞也高自矜詡過矣不財網

程駿

程駿字驍駒廣平人少孤貧機敏好學嘗謂其師劉廙曰今世名教之偏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可以經世駿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巾性本之旨可謂至順矣人若平一則煩偽生爽性則冲真喪廙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文成踐阼拜著作郎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謂羣臣曰朕與

史書

卷之一百三十九

說得是但
過歸不至
亦處難窮

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幾何對曰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八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願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高麗王璉請納女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平壤或說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險夷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言女喪駿以義責之璉不勝忿斷駿從者酒食會顯祖崩乃還拜秘書令初遷神主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駿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聞預事於宗廟而獲貴於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執乎

從之。文明太后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愷，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以旌其德。」駿悉散之。親舊卒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諡曰憲。

薛安都

薛安都，汾陰人。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宋廢帝以爲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或殺其主而自立，羣情不協，共立廢帝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舉兵應之。宋明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以子道大爲質，顯祖遣博陵公尉元赴之。拜安都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尉元。元知之，乃不果。

史

卷之一百三十九

九

發安都重貨尉元，委罪於堵裴祖隆。元殺祖隆而罷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眾敬朝京師，大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錄。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河東王從弟真度。徐州長史勣高祖先取樊鄆，後攻南陽，高祖然之。封臨晉縣公子懷古。汾州刺史聚納貨賄，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博親戚，恣其取受，送迎賓客，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退。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易粟繼至，下及廝傭，咸過本望。

畢眾敬

畢眾敬，東平人。仕宋，爲泰山太守、湘東王或殺其主子業而

自立，遣眾敬詣兗州募兵，到彭城，刺史薛安都與密謀。云：「晉安處上流之勢，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晉安，乃橋宋明之命。」以眾敬行兗州事。時兗州刺史殷孝祖率兵赴宋明，使司馬劉文石守城。眾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不協，命眾敬誅其諸子。州內悉附。惟東平太守中纂據無鹽，不與之同。及宋明平晉安王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有人發眾敬父墓，骸骨散落。眾敬發衆行服，疑纂所爲。弟衆愛爲安都長史，遣人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魏，眾敬獨否。子元賓以母在彭城，恐致禍，日夜啼泣。遣人請眾敬，眾敬先有表謝宋，宋明授眾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不赦之。衆

史

卷之一百三十九

九

敬乃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惟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眾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拜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纂客白曜，冠無鹽，中纂被擒，白曜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爲火所燒死。眾敬聞冠無鹽，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纂暴其親墓，聞纂死大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眾敬善自奉養，飲膳豐華，致遠方珍味。年已七十，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薦於親故，有國士之風。高祖召眾敬，與咸陽公高允至方山。眾敬與允雖好尚不同，而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許之。眾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初一

口刺虎才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室賜酒饌車馬勞遣之衆敬善持家業課田產大致儲積太和十五年卒子元賓平遠將軍遷兗州刺史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元賓所勅不聽起觀其斷決喜見顏色元賓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卒贈衛尉卿元賓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故事前妻難生有子賜妻之子承嫡所以劉氏亡元氏之子不服重元氏卒劉氏所生三年終禮葬此

申纂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申纂提郡人太祖平中山纂奔無鹽宋明用爲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明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守濟陰郡

常珍奇

常珍奇汝南人爲宋司州刺史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請降顯祖遣殷中尚書元石率衆赴之以珍奇爲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誠款不純微其子超入侍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出攻之珍奇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殺三百餘人虜掠上蔡安城平輿

三縣居民屯於灌水石馳擊大破之會日闇放大燒其營珍奇匹馬逃免超走至苦城爲人所殺

沈文秀

沈文秀廢之之子也爲宋青州刺史宋明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擁立于業弟子勛子勛敗文秀以州降宋遣其弟文炳喻之文秀復歸宋慕容白曜既克升城遣長孫陵率衆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率大衆攻討自夏至秋始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齊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之無還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爲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掘之役

史緯 卷之一百三十九

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送京師數罪宥死顯祖重其節義加禮之拜外都下大夫遷外都大官高祖卽位以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絲二百匹除懷州刺史吳郡公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大興水田公私利益卒官子保冲南徐州長史坐援運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曰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爲下邳太守卒

張謐

張謐清河人爲宋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克謐降仍授東徐州刺史卒初謐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乃詐憂不能梳沐

及譙爲宋冀州刺史致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氏高宗怪其納財之多引兄之時年垂六十矣高宗曰異哉南人能重室家之義此老嫗復何所任乃致如此厚贖皇甫氏歸譙令諸妾境上奉迎死後十年而譙入國

田益宗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世爲四山蠻帥太和十七年遣使歸款拜東豫州刺史光城伯二十二年白早生反於豫州詔益宗追掩時樂口已南郢豫諸城皆沒於賊惟有義陽而已梁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益宗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尅

史錄卷之一百三十九

臣

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老聚斂無厭諸子孫競規貨賄部內苦之言其欲叛世宗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諭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侵牟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恐致投亂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關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投中畿一郡魯生久不至詔以益宗爲濟州刺史恐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襲之奄入廣陵魯生及弟魯賢奔遁招引梁兵光城以南皆爲梁所據世哲擊破之置郡戍以益宗還投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侍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表桃符讒毀之狀優詔答之熙平初益宗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

太后令曰卿息外叛翻爲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討今臥護征南榮以金紫恩遇不淺且卿年老方就閒養焉得復任州鎮魯賢來否豈待自往若遣信招納別勅東豫聽卿論議卒贈征東大將軍

景曜

景曜榮陽人齊寧州刺史益州內附齊遣綽追擊爲官軍所執高祖以爲越騎校尉子景曜爲員外郎綽謀南叛徙朔州車駕南討漢陽召綽從軍景曜密啓高祖言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綽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告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二城守將云何足慮綽曰魏軍甚盛可畏也至境首北向

史錄卷之一百三十九

臣

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南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遂斬景曜

孟表

孟表濟北人爲齊馬頭太守據郡降除南兗州刺史賜爵縣侯鎮瀋陽有南人邊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關會齊遣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城表察叔珍顏色有異推殿之云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子皆假妄表斬之北門外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衆士戮力堅守鎮西將軍王肅解義陽圍還救之叔業乃退還征虜將軍卒

李彪

李彪字道固頓丘人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平元王陸獻年弱冠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崔鑒女路由冀州聞彪名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授業焉李冲甚厚之彪亦深相附託高祖賜名彪為秘書丞奏若作事彪上封事曰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浮華相競為消功之物制費力之事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焉可勝言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儉史綱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五

今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秘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又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皇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誠禮教興行之日伏見朝臣丁憂者解滿赴職衣錦乘軒從宗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譔傷父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皆聽終服若必須奪情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數奉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纁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高祖善之遷秘書令加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主客郎劉綸接封設譔樂彪辭曰齊主既賜譔樂以勞行人我皇喪制未除朝廷猶以素服從事是以敢辭綸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綸曰若欲遵古何為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情俯從羣議可謂亡禮之禮綸曰汝哉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贖代之制何關許人綸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處於贖彪曰五帝臣不如君故君親覽其事彪將還齊武謂曰卿前使還口賦阮詩云但願長開眼後歲復來遊今日果然卿此還復有來理否彪曰使臣前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承矣哉齊主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

史綱

五

劉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愛重之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多所劾糾遠近畏之高祖常呼彪為李生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澄參理庶事彪與冲意議乖異形於聲色自謂身為法官莫能劾已遂多專恣冲積其前後罪過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劾之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歸里高祖自懸佩幸鄆彪并迎於鄆南高祖納宋弁言將採用之會置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請收彪彪自言事任高祖明彪無此道左右慰勉之聽乘牛車至洛陽推

史纂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主

問會赦得免世宗踐祚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劭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規復舊職修史事肅等許為左右彪乃表曰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餘年幾十紀史官敘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勲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太和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於是忘臣衆短採臣片長假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詔臣曰內平爾志外正爾筆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殞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叙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可謂重明

馬班世史
亦例然耳

史纂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主

馬班元首康哉記曰善教者欲人繼其志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先皇之茂猷明達今皇之懿美洞鑒華之前代其德靡悔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先皇業大功高道全德備加以謙尊而光為善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氏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惟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惟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世其業是以談遷功立彪固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符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凌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闕而就志近晉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去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局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晉明勅尚書惟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人觀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振者其有以也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皆黎韓顯宗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惟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待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

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戒其子遷曰當時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後人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雷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職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雖不知強欲爲之耳竊等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九駟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拜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編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遂在秘書省同王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九

元

隱故事白衣修史世宗親政詔彪兼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彪爲中尉嚴酷處囚不款爲木手擊其脇腋有氣絕而復屬者奉勅慰撫汾州叛胡獲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瘡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諡曰剛志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時彪之功彪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爲大中正與高祖議以寒地處彪不相優假彪不以爲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極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彪位常伯兼尚書謂祚應以貴品拔之祚仍處以舊第彪忿怨形於言色祚曰汝與義和至交乃怨我乎義和弁也素與祚隙時以此譏祚

任城王澄與彪亦不穆及爲雍州彪爲志求府寮澄釋然啓志爲行參軍時稱美之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能屬文彪有女幼而聰令彪奇之教之學書誦讀經傳嘗謂所親曰此女與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公私坐集必自稱贊爲高祖所責彪亡後世宗聞其名拜爲婕妤婕妤好營教帝妹曹誦按經史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欽重之志以軍功轉後軍將軍南荊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

高道悅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九

手

高道悅遼東人車駕將幸鄴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殿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由水路幸鄴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諫曰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回付都水用造舟艦關承同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乃修繕舟楫更爲非務今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中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速授衣之月艤體可念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乃捨周道之安卽涉川之殆愚智等處朝野俱恐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

風軌物寰宇。竊恐斯舉有損洪猷。失天下民庶之望。於是高祖遂從陸路。遷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東宮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車駕幸中岳。詔太子偁入居金墉。而偁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殺之。贈管州刺史。諡曰貞。

薛聰

薛聰字延智。辯裔孫也。太和中。爲尚書侍御史。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聰輒爭之。帝每言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還直閣將軍。羣臣罷朝。聰恒侍。極政事得失。聰輒匡諫。重厚沈密。莫窺其際。每進官。輒苦讓不受。帝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之所能榮也。除羽林監。帝與朝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主

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信不。聰曰。臣遠祖廣德。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處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宣武卽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諡簡懿。子孝通。字士達。博學有儒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軍府事。寶夤有異志。孝通託以拜掃求歸。同寮咸止之。孝通笑而不答。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等聚徒應之。孝通謂近親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之道也。與河東太守元

襲要城固守。事寧入洛。除員外散騎侍郎。封汾陰侯。莊帝旣

幽。孝通議立節閔帝。拜銀青光祿大夫。遷中書郎。內典機密。

外參朝政。好汲引人物。外兄裴伯茂。宏放過甚。孝通謂之曰。

君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其放傲也。伯

茂笑而不答。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余朱天光自關中

討之。孝武時爲僕射。言關中險固。須預謀鎮遏。以爲後計。縱

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問誰可任者。孝通薦賀拔岳。天光

舉周文。乃授岳開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爲左丞。孝通爲右

丞。同鎮長安。岳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結爲兄弟。天光敗於

韓陵。節閔爲齊神武幽廢。孝武卽位。神武徵賀拔岳爲冀州

史律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主

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謂岳曰。高歡以數千鮮卑破余朱百萬之衆。其鋒寶難敵。然公兄弟宿在其上。侯深疑子鵠斛斯椿呂延慶之徒。於余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前後降附。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歡。孟德之孔融。仲達之王凌。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恐失人望。留之又腹心之疾。雖今孫騰在關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曹馬之時明矣。以勢觀之。難隙未已。吐萬仁猶在并州。高歡必先平殄。方緩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地。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勇。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因黃河以爲池。退守不失

孝通能勤
岳不克勤
而巳

不克勤

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乎岳執孝通手曰
君言是也乃遂辭不受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被詔京
師除中書侍郎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薦賀拔
岳鎮關中之計遂執赴晉陽及引見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
正齊神武更欽歎之然終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
文典大事而已使孝通作讓劔履上殿表興和二年卒於鄴
周文奏贈車騎將軍青州刺史齊神武奏贈鄆州刺史有集
八十卷

史緯卷一百三十九終

已

史緯卷一百三十九終

史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

魏書十三

列傳

王肅

王肅字恭懿琅邪人齊祕書丞父尚書僕射與及兄弟並爲
齊武所殺肅自建業來奔高祖開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
肅辭義敏切高祖哀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陳說深會帝旨
高祖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因言肅氏危亡之兆可乘機
進取於是高祖圖南之規轉銳禮遇日加親貴舊臣莫能間
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肅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
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除輔國將軍賜爵開陽伯肅南齊
伯肅肅討義陽縣招募壯勇以爲爪牙肅破賊軍除豫州
刺史肅善撫接甚有聲稱高祖手詔徵肅曰不見君子中心
如醉一日三歲我勞何如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
登汝墳也又詔曰肅已貽再拜肅衰不改有司可依禮諭之
爲裁練禪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輟膳百寮請闕高
祖在崇虛樓遣舍人問故肅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臣
聞至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
之內微爲少澤然民未聞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不
敢自寧高祖遣舍人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戚是誠心未



十日不雨
奈何

高祖愛面
知惡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二

至也。朕志確然，雨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功，封汝陽王。初，齊取負、負司馬黃驥起攻，齊殺之，齊以瑤起為輔國將軍。至是被獲，諸付肅殺之，以舒哀痛。高祖遺詔以肅為尚書令，任城王澄以肅起自輒，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肅開常降避之，詔肅尚陳留公主，本劉昶子婦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匹。裴叔業以壽春降，拜肅車騎將軍，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閭壽春肅進討破之，擒叔獻。肅懿逃走，肅還。世宗臨東堂勞之，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聞崔慧景已死，資卷任用邪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之期，勢將不久。」進昌國侯、揚州刺史。肅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懷附，居身廉約，簡絕聲色，然性輕佻，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為言。卒年三十八。世宗為舉哀，遣侍御史監護喪事，詔曰：「杜預之歿，寔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領殯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司空，諡宣簡。肅宗詔為肅建碑銘。

宋弁

宋弁字義和，廣平人。弁至京師，見尚書李冲，言論移日，冲異

原名才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三

之謂人口弁王佐才也。弁與李彪州里相好，彪為秘書丞，請為著作佐郎，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因朝會，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久之，因被如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資之也。遷右衛將軍，領黃門。高祖北都之還，李冲頗抑宋氏，弁有恨於冲，而與李彪交結，及彪與冲相抗，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噬，彪之被劾，不至大罪，弁之力也。」高祖在汝南，不豫，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小瘳，引見門下，弁歎獻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疾瘳乃爾。」車駕征馬閣，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高祖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留卿攝攝二曹，可不勉。」每稱弁可為吏部尚書，遺詔以弁為之。與成陽王勰等輔政，會弁卒，贈豫州刺史。弁好矜伐，高祖嘗稱郭祚晉魏名門，弁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儒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故爾不推。」弁出，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二子維、紀，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為通直郎，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叉，叉侍寵驕盈，懌每裁抑，叉忿恨，思害懌，遂與維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叉寵勢日隆，乃告司農都尉韓文殊謀立懌，懌被錄禁中，文殊懼而逃遁，物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又言於太后，欲開

告者之路乃熟爲昌平太守紀爲太老令惲親尊懿望朝野
瞻屬維受惲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人士莫不忿而賤之及
文殺惲事斷朝政以維兄弟告惲除維洛州刺史紀尙書郎
初弁與族弟世景曰維性疎險而紀謙慈不足必敗吾業至
是果然問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尙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每
云維性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太后反政賜維死紀肅
宗未卒弁族弟額涼州刺史妻郭氏亡後十五年額夢見其
妻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流涕數日
而崇卒族弟鴻貴爲定州參軍送兵於荊州取絹四百匹兵
欲告之乃斬十餘人疎鄙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條乃斷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四

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坐誅

郭祚

郭祚字季祐太原人祖逸徐州刺史以女妻崔浩父洪之坐
浩誅祚亡京得免衆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還尙書左
丞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賞之車駕經渭橋過郭淮
廟問祚曰是卿祖宗耶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
倖俱在一門祚曰臣先人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
聖自惟幸甚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撰祭文賜爵東光子遷
散騎常侍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遷都草創征討不
怠內外多事祚參謀帷幄特處勳劇以立焉昭儀百官夕飲

後復因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
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誰勸也李彪爲
散騎常侍祚入見高祖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曰陛下論才
授職豈容差爽高祖沈吟曰應有表讓因別授一官須臾彪
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不敢辭高祖歎曰使朕不能決
遂不損彪官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進爵爲伯世宗即位
祚兼吏部尙書詔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從之
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徙其妻子走者之
身應名承配遇赦不宥姦遂自塞從之祚持身潔清重惜官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五

位至於登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云此人便以
貴矣事頗稽滯每招恐警然所拔用皆量才稱職時復以此
稱之出爲青州刺史賑恤凶災民懷其澤遷尙書右僕射故
宰令僕中丞賜唱入宮門至於馬道祚以爲非敬君之禮世
宗乃詔御太極賜唱至止車門御朝堂至司馬門賜唱不入
宮自此始也領太子少師祚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祚懷一
黃龍奉之時左右趙桃弓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世人號
桃弓僕射黃龍少師世宗每引祚入東宮賞賚至百餘萬雖
以錦繡特賜劔杖恩寵甚深還左僕射除征西將軍雍州刺
史太和以前朝法峻急貴臣蹉跌便至誅夷李冲用事薦爲

八
桃弓之力

左丞兼黃門祿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深自陳挹
冲曰人生有命不可避也但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
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不知止自以東宮師傅之
資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列辭尚書尚書令王澄爲之奏聞及
爲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悅心望加大執政怪之
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祿心惡之遣其
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大怒矯
詔殺之年六十七祿達於政事所至稱職每有斷決以爲故
事名位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贈儀
同三司諡文貞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六

張葵

張葵字慶賓清河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率戶歸國封
平陸侯葵與爵爲散令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巧高上無所
顧忌文明太后見之召集百寮責葵令其修改葵自若也
葵善督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在
畏伏遷黃門母憂解任葵送喪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顏貌
毀瘠當世稱之遷散騎常侍兼侍中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
甚有聲稱世宗親政罷六王葵與尚書邢帶奔走出京世宗
切責之除秦州刺史就爲良牧造興皇寺爲國祈福請有罪
者隨輕重論工陳留公主寡居葵願尙主主許之僕射高肇

不必詳

亦尙主主意不可肇怒譖於世宗擯葵擅立刑法勞役百
姓詔直後萬貳典馳驛檢察貳典肇所親愛欲致葵深罪葵
清身奉法求其過無所得乃免官還洛停廢數年因得偏風
手脚不便然善自將攝猶能朝拜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宋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
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世宗善之葵又表曰
高祖中命四使觀察風謚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周歷齊
魯馳驅梁宋調採詩頌未及陳獻先皇崩祖臣復謫疾相繼
伶仃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
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枉罪之濫矜臣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七

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拜埽丘墳明日朋友無所負
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
今寫上呈伏願昭覽付有司使魏代之詩不致埋沒臣之
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朝列之中葵及李韶出身官大
本在臣右器能幹局又並爲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
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升臣俱晉
之士巧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取緣斯義乞降臣位
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葵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
自強人事衣冠燕集僧道齋講修營從事孜孜不息好善欽
賢獎薦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時稱華侈榮宦

之心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朝議嫌之，第二子給事中仲瑀，請銓別選格，不使武人預清品。眾口喧嘩，立榜街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葵父子殊無畏避之意。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近千人，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遂掠道中新蒿，然火投石，持挺直造其第，曳葵及仲瑀下堂，極意捶辱，焚其屋宇。仲瑀踰牆走免，始均圓救其父，拜伏請命。羽林亂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葵僅有餘命，與致比隣僧寺口占事狀，令左右上啓，遂卒。遠近見聞，莫不驚歎。官爲收八人斬之，不能窮誅，卽大赦以安衆心。識者知紀綱之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將隴矣。仲瑀避居柴陽，至五月，創漸瘳，始奔父喪。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矜憫之，數月後，言及尚泣下。謂侍臣曰：「吾爲張葵飲食不御，近乃首髮，虧落悲痛之極，以至於此。初幸招引河東民爲州，數千餘家，旋罷入冀州，後相依合，積三十年，至數萬戶。高祖比拔天下戶籍，最爲大州。葵每以爲言，高祖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葵追高祖往，累乞本州未獲。葵亡後，太后云：「葵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時，議不合。若從其請，或不至是。」乃贈冀州刺史。初，冀瀛大乘賊起，遣都督元暹討之，軍士多殺戮，以首級爲功，始均爲行臺，惡其僥倖，令檢集人百數千，一時燒焚，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死於火，論者以

爲報應焉。贈樂陵太守諡曰孝。

邢巒

邢巒，字洪賓，河間人，爲散騎常侍，兼侍中尚書。世宗初，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禁絕奢侈，服御尙質，不貴雕鏤，至以紙絹爲帳，辰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勤，遠景明之初，承并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有餘，國用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從之。」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降，詔加督梁、漢諸軍事，巒至漢中，白馬已西，猶未歸順，遣兵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九

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至關下，李世叔以城降。巴西悉平，開地定境，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獲郡十四，遂逼涪城，拜梁、秦二州刺史。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路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圖資儲散盡，倉庫空竭，至今未復，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穉少年，未洽治務，初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惟左右小子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劍閣，今尅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之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果破，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

理軍尅涪城淵澤何肯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頗有薄捷經度大綱據彼要險軍至梓潼新氏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倍緩懼失民心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尅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畧臣在此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不許當又表曰若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貳得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故也臣才運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然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乘勢而行理有可尅今王足前進已逼

史壽

卷之一百四十

十

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囊橐中物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者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臣誠知征戰危事爲之不易自軍度劔閣以來鬚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臣之意竽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尅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遐遙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綽實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衆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周諮

其可惜

是以辭快常爲變梗比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尅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衆一千戶餘四萬若立巴州鎮靜華獠大帖民情不復勞征世宗不從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尅既尅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衆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貲兵備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尅甚忿之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衆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反叛尅遣覲軍傳監眼討平之尅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飲時論鄙之授度支尚書衆遣兵侵軼徐充以尅爲都督東討充

史壽

卷之一百四十

十

州悉平進圍宿豫陷之俘斬數萬獲米四十餘萬石梁賊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詔尅帥衆會之尅表曰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攻之良未易尅鍾離廣陵介在淮外假其歸順猶恐艱守况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弊死病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以待後舉詔速進軍尅又表曰蕭衍尚在螳志未息惟應廣備以待其來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彼餘軍猶在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擣

圖尅堅城臣未之前聞廣陵任城可爲前戒今我若往彼卒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不進之責不受敗損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謂臣難行求將臣所領兵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願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排則問奴織則問婢臣雖不武亦備征將既以謂難何容強遣英果敗退侍中盧昶與昶不平昶與元暉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令亮糾密事成許以爲侍中亮於是劾昶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昶懼以所得巴西太守龐景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主

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邑也暉大悅乃背昶爲言於世宗云昶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欲高攀以繼有尅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亦助昶中釋故得不坐豫州民自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入梁梁將齊荀仁率衆據懸瓠詔密帥羽林以討之封平舒伯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問密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密曰早生非有深謀太智能構此謀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翫然歸順國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密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

死得好否
亦不免矣

亦難通

飽口賊遣將胡孝智率衆七千拒戰密擊破之乘勢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迎戰又大破之因渡汝大兵繼至遂圍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次於懸瓠與密角攻之梁將齊荀仁降斬早生豫州平密振旅還世宗臨東堂勞之密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懷財賄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累疾卒密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文定弟晏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侄慎年甫十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侄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以此多之密族人蚪字神彪爲尚書左丞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報之而滿其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主

室有其二子蚪駁奏云既逆其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禮祀不絕遺裔承傳非所以懲不孝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宜投之四裔教所在不聽配匹盤庚無遺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絕其類也宣武從之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渡船漏不沒時人異之

李平

李平頓丘人父巖封彭城王太和中以平行河南尹事世宗將幸鄴平諫曰嵩京創構洛邑似營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殆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臨太行之

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大半貧者可
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
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新邑人
急其務實宜安靜遷民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
旱之備若乘之以爲繼則所廢多矣不從詔行相州事世宗
幸鄴親幸平第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
選五郡聰敏者教之國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爲立讚前
坐堂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
以示誠焉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都督行冀州事以討
之進次經縣夜有蠻兵數千斫營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乃

史

卷之一百四十

古

定進至州南大破逆衆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
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追擒之冀州平除定冀二州刺
史封武邑郡公前者良賤之訟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
以景明爲限於是諍訟止息肅宗初轉吏部尚書高明麗濟
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梁將趙祖悅據西硤石以逼壽春
崔亮與李崇乖二詔平爲行臺節度諸軍平嚴勅崇亮尅期
齊舉亮督陸卒攻其城西崇勒水軍擊其東面南北俱上賊
衆多皇赴戰尅之斬祖悅遷尚書右僕射梁堰淮水爲患詔
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覆敗及淮堰破靈太后大
悅引羣臣入宴勅平前鳴簫管卒贈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諡文烈子獎爲河南尹元額入洛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
徐州徐人不承額旨殺獎傳首洛陽出帝時獎故吏散騎常
侍宋遊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
所貴不濫往歲北海竊據王公卿士倪府從事故河南尹李
獎闔門百戶同居京洛既被羈繫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
避難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字莫之敢拒及皇興返
正輕薄之徒共生僥倖濫及善人稱爲已力若以獎受命賊
朝當與天下共棄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
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
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想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

史

卷之一百四十

主

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悅事乃權宜蓋非實錄臣雖小人有懷
舊恩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內手捫心頓懷愧慨幸逢聖理
運惟新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雖
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已懷此無忘伏願天鑒賜垂矜覽
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弟諸字虔和幼
有風采趙郡李據見之謂其父元忠曰日過領軍門下見一
異人元忠曰必李諸也問之果然天平末以諸兼常侍盧元
明兼吏部郎卿梁諸等見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
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時郡下言風流者以諸隴西
李挺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李遵彥清河崔瞻爲首

初通梁國妙簡行人挺位已高故諸等五人踴躍而道彥遇疾道還既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於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規之賁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撫掌親使至梁亦如之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詣受父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北海王顥司馬遷中書侍郎兼著作郎加輔國將軍除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爲黃門侍郎顥除名乃爲連身賦曰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龜策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趣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已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廐馬

史載

卷之一百四十

去

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榮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之遊道於上京泊年方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以從史謬邀寵於時明彼皇魏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爲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四典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賤鼎南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踵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濯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高義遊兎園而客與綴鴻鸞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破石雪

代源氏
已定

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共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駕收乘輅而歸子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視福既獻功以命宗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規贊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爲難乃上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爾仲治與太叔余生平之譖散本寓名而爲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疎於政理竟火燭之不平徒博奕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情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且以自託生也有涯雖邇侯塵滓而賞許雲霞樓閣虛以築館背城關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

史載

卷之一百四十

七

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漱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韓或林嬉於夜月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腹旨咀文藝之美華羞綠芝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希蘭亭之名致無金谷之誼譚聊自足於所好豈留連於位號思烟戒而自反易身名於所蹈奏晉后之淵猷讚崇慶於華典豈千乘之乏使感一疇之相勢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還而有述忽率短而擅官司悼史於藏室懸班子之繁麗徵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局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栖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

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帶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府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屨之無尋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昌之陵夷亦繼世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踟躕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隙間而守廢遂冠見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衛肝與倍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虛道身於東掖苟窘迹於南羅時獲逃於丘阜仍竄宿於嚴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逮登舟而鼓柁乃沿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八

競征烏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背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風隆驟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恐於漢陽賈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停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畧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聲窮風師之猛氣張天旱之層網裁一鼓而水銷俄氛殺之廓蕩昔蓬生之出奔規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茲爾本無俟於衰盛析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推片於宦流延光華於聖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

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爵珪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向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怒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騰發旆陵江而雲矯聞閭閻之呼噪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麗而綴繞荷命外而數連雖功深而祥天時難忽然已及綱羅周其四張非三五之親驅罕狗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疎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及宸居之返正振天綱於類綱覲大義以明罰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求反驅下澤於故鄉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豈約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之不繫既未知其所以來亦豈知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九

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遺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除大司農卿加驛騎將軍轉祕書監卒諸為人短小六指因瘻而舉頭因跛而獲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諸善用三短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基喪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弟庶方雅好學為司徒掾常舞賓司接對眾客徐陵深歎美焉生而天賜崔譔謂之曰教弟種紫以錐獨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府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譔門有惡疾以呼池為墓田故庶及之邢子才大笑除臨漳令親書之出庶與

盧裴王松年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
璽不善事、以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
裴等謹訟、楊愔黨功魏收、白齊文宣、庶等兒頭鞭杖二百、庶
死於臨漳獄中、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
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
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
夫甚舊恩、故來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十字街東南窮巷、
元氏不應、庶曰、君意似懼趙公、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遂
躬持錢帛、如所夢、往求劉氏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弟蔚少清
秀、有襟期、倫理、比李並尙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皆疎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辛

放唯蔚能幹理、其有時奏、卒於秘書丞、士友悼惜之、弟若風
采詞令、有聲鄴下、齊乾明初、兼散騎常侍、性滑稽、善風韻、數
奉旨詠詩、及說外間事、可笑樂者、所談多會、旨常在省中、趨
而前、却學奏事對答之狀、和士開言之、武成大笑、每狎弄之、
斛律金舊老入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奏啓、若誤奏云在
闕下、詔命出羊車、若既知金不至、曰、羊車何所迎、武成笑而
不責、齊主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
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鳳等忌之、密構其
短、坐免旋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諸弟邑、切而
僞、與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信年僞秀、卒、贈洛州刺史、

易事
之亦
公孫
無用

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襲爵陳留公、高祖初、巴氏擾動、以崇爲
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曰、邊人失和本
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
懷懼也、從之、崇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慰慰、邊成掠
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送還荊州人口、兩境交和在治
四年、甚有聲績、除兗州刺史、兖多劫盜、崇村置一樓、樓懸一
鼓、盜發之處、雙捷亂擊、四面諸村、樓鼓相應、俄頃之間、聲布
百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盜竊始發、便兩擒送、諸州置樓懸
鼓、自崇始也、除揚州刺史、壽春縣人苟奉、有子三歲、遇賊亡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辛

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隣、鄰縣不
能斷、崇各禁別處、經數旬、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昨已暴死、
有教解禁、可各歸、苟奉號咷痛哭、不自勝、奉伯吞嗟而已、崇
令以兒還、奉伯乃歛、引定州人解慶賓思安兄弟、坐事徙
揚州、思安亡歸、慶賓懼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
其弟、爲同伍、蘇顯甫李蓋所殺、迎歸、賓有女巫陽氏、自云
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自欺疑
之、密遣二役、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任處
去此三日、北有一人、見過寄宿、疑其有異、欲送官詰問、乃云
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有兄慶賓、今住揚州城內、嫂姓徐、

若脫於恐爲我往告家兄必重相報今但見察若往不告送官何晚若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隨看之慶賓慨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因具以報崇攝同之慶賓引伏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轉送崇召女巫視之報一百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衆泊於城上水增木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上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

史

卷之一百四十

主

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絢受梁假豫州刺史乘大水謀爲亂崇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畧在州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橋北立船樓十所高三丈又於八公山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號魏昌城拜尚書左僕射還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夫斷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孝昌元年卒贈太尉子世哲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以貨賂自達高壁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世號爲李雄弟神軌員外常侍豐太后淫縱除道服心嫗姬出訪外事以小惠悅人神軌爲使

者所薦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勢傾朝野遷給事黃門侍郎於河陰遇害

崔亮

崔亮字敬儒清河人父元孫宋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叛宋明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携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亮乾爲平齊民家貧儲書自業時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李氏饒書往托之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

史

卷之一百四十

主

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改冲甚奇之迎爲館客轉爲中書博士轉議郎高祖在洛欲遷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才望俱允者尋曰朕已得之馳驛徵亮兼吏部郎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親事并曰高祖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亮自參選事亮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柅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世宗中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運運公私頗爲侍中廣陵王儉左右不遵憲法勅亮推治俊因宴集懷挾忿欲陵突亮亮正色責之於世宗前脫冠請罪拜辭欲出世宗

曰廣平向來粗疎加之以醉卿何乃如此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而內承候時情宣傳郭神安被世宗親遇以弟托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世宗責之曰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除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橋且泥長無恒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關道此卽以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橋遂成立百姓利之名崔公橋至今猶存亮性公清敏於斷案三輔服其德政梁將趙祖悅據陝石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

蕭

詔亮都督諸軍以討之硃石既破僕射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破賊堰亮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按律臨軍征討故留不赴者死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况亮被符令進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關水陸之會咎深故留今處亮死靈太后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嬰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用人情嗟然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俸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日月在後終不能得其年月在前庸才亦得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

卿壘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十收六七而朝廷貢人才止求其文不求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空辨氏姓不考行業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勢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况今朽老而居其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旣爲汝所怪千年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董

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遺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寬覓人物何異以管闕天而求其博哉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嗔怒前驅指蹤搏噬而已若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是猶未曾操刀而使專割今勲人羽林皆入選矣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出而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教齊叔向

說得亦是
大抵庸人
多耳

議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孔子曰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今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魏琛元修義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識者議之轉尚書僕射卒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礮及爲僕射奉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礮磨數十區國用便之亮從父弟光韶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伴特相友愛請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冲爲秦州高祖嘉而許之爲東道軍司元顯入洛自河以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美

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教諸君意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抗言曰元顯受制果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讐敵賊臣亂子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露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鄆州刺史房叔祖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還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瑒以賊罪被劾光韶必置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等爲堂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永安末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老

性儉嗇衣馬弊瘦食味粗薄光韶同里人王蔓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檢捕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光韶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妻光韶繼室兄女也弼貪憚不法光韶亟相非貴弼街之耿翔反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合家拷掠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理出之或勸令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刺史侯淵見代疑懼謀爲不軌令騎夜入南郭劫光韶脅之問計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不敢害也除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立身無慙古烈自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問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運薄三娶汝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各葬可也贈諡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求之若違吾志神靈不享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不同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楓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贈青州刺史光伯青州別駕族弟休臨州光伯申牒求解尚書奏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

伯仲齊
清風何

封之君卽世繼之祖尚不得臣况今刺史既非世繼不可行臣史之節宜許其解靈太后從之除北海太守更滿奏代肅宗曰先伯蒞海沂清風遠著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前廢帝時崔祖螭作逆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王貴平欲令先伯出城慰勞先伯曰城民陵縱爲日已久外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今日非可慰喻止也貴平強之先伯曰使君受委一方經畧大事不能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其小旣不能緩過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以待其挫蹙迫小弟爲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繫若以衆臨之必相拒敵懸見其害也貴平逼之光伯不得已遂出城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宋

城民以先伯兄弟羣情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

崔光

崔孝伯字長人高祖賜名光清河人爲著作郎高祖曰光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拜散騎常侍兼侍中遷處機近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曰崔光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遺二十年後當作三公與李彪擢國書太和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遷中書監世宗謂光曰卿是舊臣當爲太子師傅光固辭不許召太子至諭以光爲傳之意令太子拜光辭不敢當拜不許太子南面再

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授太子少傅賜繡綵一百匹世宗崩光與領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廣平王懷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動禁內呼侍中黃門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并入見至上諸人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光懷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衆云光理義有據懷乃云侍中以故事裁我不敢不服送還遣左右致謝還特進封博平公領國子祭酒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還車騎大將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被誅黜光送章綬冠服茅土表十餘上靈太后不許有司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宋

秦追于忠及光封邑光有德於太后更封平恩侯賜羊車一乘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表上列女文章因以致諫太后頗幸王公第宅光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謬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皇后無適本國之事載馳唁兄於義不得竹竿思歸以禮自抑許衛之詩所由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弟雖漸中秋餘熱

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縱雲輦崇中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塵曝日賃馬假乘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夫愛由真固非俟虛文今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襲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遜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則率土屬類含生仰悅矣光表令國子博士李郁等勒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會太后歲遂寢孝昌二年八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九月太后幸嵩高光表諫太后不從肅宗釋奠國學光表經南面百寮同列司徒京兆王繼上表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辛

以位讓光拜司徒光固讓歷年終不肯受進太保光固辭光年老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高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爲止聲樂罷遊眺拜長子勳爲齊州刺史疾甚光勅子侄曰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卒年七十三詔大鴻臚監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於路流涕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誦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諡文宣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光性寬和不逆於物進退浮沉常慕胡廣黃瓊之爲人故尚氣槩者少之領軍于忠甚信重光光領身事之元父亦宗敬光及郭祚裴植

名同孔光
人似張禹

見殺清河王懣遇禍光竟不匡救于下議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降其女婿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王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懣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嘗患忿曾於門下省畫坐誦經有鴿飛其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資誦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賀講雜摩十地經聽者嘗數百人爲二經義疏三十餘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壬

卷識者以爲疎畧弟子鴻字彥翬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拔卷而是舉目皆然故時收多士之譽國有豐賢之美竊見景明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同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蘗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舉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夫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雖

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復降，其宅中樹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卒。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以劉淵、石勒、慕容儼、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嵩、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爲國書，未有統一。乃撰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晉宋之書，又恐爲時所責，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詣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與國初相涉，且尚未訖，竟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奏其表曰：「臣聞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書

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錄，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珍，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惠、文、景、武，始得京朔同文，非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輯茲人事，光彼天時也。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自永寧以後，所在稱兵，競自樹立，其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勝敗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書之美，竊亦輒斯。

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紙筆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史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記，藉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撰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蜀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恐簡畧不備，久思陳奏，勅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臣趙邕忽宣明旨，勅臣送呈，不悟微志，乃得上聞，欣惶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呈，臣別作序例一卷，年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書

表一卷，仰表呈朝，統括人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淺慙悸，鴻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論列其事，乃頗相傳讀，然經緯既廣，違謬多不及考正，于元秘書郎永安中，奏其父書曰：「臣亡考黃門侍郎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輯餘暇，刊著趙燕、秦涼等國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仰呈，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秀才入都
博奕者多

甄琛

甄琛字思伯，母極人，舉秀才入都，好奕碁，通夜不止，令蒼頭乘燭，或睡頓輒杖之，奴不勝楚痛，曰：「郎君辭父母，求宦京師，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聞碁日夜不息，豈向京之意，乃加杖罰，不亦非理乎？」琛大慙，遂從許叔胤、李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琛請弛鹽禁，詔八座議，司徒彭城王勰等奏琛之所言，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關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恒恐財不闕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開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同彼執此，非為身也，所謂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書

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贖造物之貧，禁此漏池，不專大官之御，飲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一理，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禁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閒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與之者有謬，今而罷之，懼失前制，世宗詔從琛議，遷侍中，領中尉，琛倪眉畏避，不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疑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託修申達，及修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修死，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辯治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辭晚至，琛戲之曰：「卿何處放奴來？」今晚始顧，綰變色，至是

常稱嘆之
所以愛之
今孫女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書

大相推窮，司徒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按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猶宜劾糾，况趙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曾不陳奏，綱終結納，以為朋黨，與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及修繫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請免琛惡官，以肅風軌。」奏可，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遭母憂，未闋，復喪父，琛手種松柏，植隆冬，負掘水土，鄉里哀而助之，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同居沒齒，事產業，親農圃，時以馳獵自娛，朝廷有大事，上表陳言，久之，餘賁門侍郎，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副帷幄，琛嘗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到轅欽其器貌，常稱嘆之，繼子晰為尉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笄，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為妻，婚日，詔給厨費，琛好樂，既淡，世宗每調戲之，遷河南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有經畧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禁止，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鈔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才下，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羣盜容姦，夫邊外小縣，

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千戶。小者五百。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奴隸。蔭養奸徒。高門遠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交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為中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制。隨時從宜。先朝之法。未必無弊。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開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而不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領里尉之任。高者領大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繫。蔽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大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人。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高榮死。琛以肇黨出為常州刺史。改京州。遷吏部尚書。定州刺史。衣錦還遊。大為滿意。治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之辭司徒。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為車騎將軍。特選侍中。以衰老。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贈司徒。尚書左僕射。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謚者。行之述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閭棺然後定謚。累其生時美惡。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部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主

孝宣下於

可貴

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中正移行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為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鑲。伊顏接袵。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固或加焉。況今之博士。與古不同。既依其行狀。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謚。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謚。謚之加與。泥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魏琛行狀。生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側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自今以後。明勅大常司徒。所上行狀。有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裁量不受。準人立謚。不得優越。其仍踵前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加禮焉。子楷。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表楷兼長史。委以州任。鮮于修禮。毛普賢。反於州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城內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人。修禮等云。欲收此輩。共為舉動。楷慮變起。收三州中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

主

相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賊忿之掘指父墓載棺巡城齊文襄取為諡議參軍卒琛從弟密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不受曰濟君之時本不為貨豈相贖之意也為北徐州刺史卒

高聰

高聰渤海人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王肅言之高祖假輔國將軍受肅節度授渦陽聰躁怯少威重與賊交望風退敗忽死徙平州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謂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也王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高祖曰然世宗立聰竊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美

還京師說高平廢六王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世宗幸郭於河內親射矢及三百五十餘步刊銘於射所聰為之詞趙修璧幸聰溪朋附詔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嘆慮以疎宗曲事高肇竟獲免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有寵聰復媚附公私託仗稱皓才識非修之儔因皓請青州治中公廨以為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見許及皓被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如此侍中高顯出為護軍以聰兼侍中肇疑聰間構暗求其過聰兼職十餘旬謂當即真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

聲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恨之而陳聰罪出為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遠待之如舊聰在并州多不奉法再為太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多寢緩肅宗踐祚以肇黨為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特原之聰斷絕人事修營花果以聲色自娛世稱高家梨為珍異拜光祿大夫卒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

美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一

魏書十四

列傳

裴延儒

裴延儒字平子，聞喜人。宣武卽位，爲中書侍郎。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儒上疏諫，明帝初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東徑五十里，漁陽郡有故辰陵諸場，廣袤三十里，皆廢毀，莫能修復。水旱不調，延儒乃表求營造，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修起學校，禮教大行。考績爲天下第一，拜吏部尚書。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從弟良字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元賓爲西北道行臺五城郡山胡焉宜都，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轡，率衆於靈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山胡劉蘇升自云聖術，胡人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衆以良爲汾州刺史。良以城人饑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爲大府卿，弟仲規爲司州牧，咸陽王禧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仲規曰：「臣方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冀卿副此言。」駕還，謂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殊副所望。」除司空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中

如此多敗
郭得

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弟叔義。以次子伯茂後之。伯茂，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性疎傲，好飲酒，久不從官，爲歸情賦。末年，劇飲不已，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年三十九，葬於家園。友人常景李壽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一飲一醉，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各賦詩一篇，李壽以寄魏收。收時在晉陽，和其作有曰：「臨風想玄度，對酒憶公榮。」時人謂得事實，贈吏部尚書。族兄聿爲北中府長史，孝文以聿清貧，欲以幹祿優之，命帶溫縣事，卒贈洛州刺史。延儒族人瑗爲汝南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奉獻之，悅雖性理不恒，亦相愛。貴從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子景鸞，華州刺史。景鸞和夷郡守，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鸞爲龍文，景鸞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爲隋員丘令。

袁綽

袁綽字景翔，項人也。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遷司徒祭酒，時修明堂辟雍，綽議曰：「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枝可知之。周官考工所記，具論夏殷名制，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

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自正義殘隱。妄說紛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制。竊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視廟重屋。入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屋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大異乎。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虛設器也。可知漢世欲改物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一

三

制。故不復拘於載籍。鄭玄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盡思窮神。扶微闡幽。其明堂圖義。不墜周公之舊法。蔡邕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就新。又不能易玄之妙。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今之基址。猶或勢勢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任意便謂九室。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室之論。皆以意妄作。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之浮說。徒損經誥之遺訓。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則宇宙。貽厥來葉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

通論

唐書

以意者多。蓋事移禮變。所存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舊度。每事循古。數年之中。改換非一。今宮室府庫。多因本朝。而明堂辟雍。獨遵古制。建立之期。復未可知矣。既假班訪逮。輒率進。晉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詔議選邊。戎穢議日。臣聞兩漢營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以爲美談。古今以爲盛德。皇上以敷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使淮海輪誠。華陽卽序。連城請而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異載。鼓譟金陵。復在

史籍

卷之二十四十一

四

茲日。然荆揚之復。宜盡才望。梁郢之尹。尤須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近卽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將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飲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直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開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溪山。或耘草平陸。販賣往返。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食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

問何其虛實。皆云糧既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大羊。屢犯疆。年以來。甲由生。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淺。一至於此。當由遷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轄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統御有方。清高素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養。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擇禦。貪饕日富。經畧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

史緯

卷之十四十一

五

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如此則薦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溫勳亦明。庶議議攸息。邊患永消矣。應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出為平陽太守。甚不自得。作思歸賦。還涼州刺史。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麟安置之所。麟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此兩敵卡莊之業。數十年中。境上無塵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為高車所滅。恐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非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未敢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勢必跋扈。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

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兼并。盡令車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奪為資。陵奪為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豈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朝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任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婁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

史緯

卷之十四十一

六

事為便。卽可承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良將監護。諸州鎮兵。隨宜各配。且田且戍。外為置蠕蠕之舉。內為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實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屬使餘燼歸心。復興其國。則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卽是國家之外蕃。高車之勁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不遠。為追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悔。將何所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閱糧仗。部分已定。處置得所。入春

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不復勞轉輸之功。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穀以自給，既可以相資，亦足以自固。今之經度，雖有小費，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射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內修守備。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朝議是之。孝昌初，除中書令，與徐紇並掌文翰。纘既名重，又善附會，爲靈太后所信待。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纘請爲死，士舉哀。存者加賑，資轉都官尚書。時天下多事，纘表願以尚書換一金紫，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於是加撫軍將軍，纘名位雖重，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七

陵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

劉藻

劉藻，易陽人，性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初，與姊夫李嶷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太和中，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多粗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守宰率皆依州通領，不人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始得居其舊所，事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持別將高聰等四軍出東，迄解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不敢留賊虜以遺陛下。』當醢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與高聰等俱敗徙平州，起爲

太尉司馬卒

傅永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爲崔道固參軍，與道固俱降，爲平齊民。父母年老饑寒，永備乃自存，晚爲治禮，郡累遷尚書左丞。王肅爲豫州，以永爲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遜傅永爲其長史矣。」齊將魯康祚起，公政侵太谷口，肅令永擊之。永知吳楚兵好斫營，乃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料賊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今人以爲盛火渡淮南岸，常淺處置之。若有火起，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親率兵來，所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衆多溺死，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墜淮死。拜汝南太守，封貝丘男。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圍渦陽，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等救之。軍將逼賊，永曰：「漢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聰等戰敗，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還，賊追至，設伏擊之，四軍賴之，以免。」聰、藻徙邊，永免官而已。起爲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降，詔永迎納之。彭城王勰鎮壽春，爲齊將陳伯之所圍，詔永領汝陰兵三千人援之。永達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八

城下、認不意、永至、開外、有軍、上門、樓觀、望永、免、宵見、之、總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以復見、不意、卿能至也、因令、永引、軍入城、永曰、今如、教旨、是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救、援之意、遂、屯軍、城外、與、總、合、擊、破之、中山、王、英、征、義陽、永、當、長、圍、過、其、南門、梁、將、馬、仙、理、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面、登、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為、賊、有、英、乃、令、軍、士、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烈、陳、於、山、下、以、防、之、比、曉、仙、理、果、至、懷、戰、敗、仙、理、乘、勝、直、趨、長、圍、城、人、出、應、之、永、分、兵、付、長、史、賈、恩、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逆、仙、理、擐、甲、揮、戈、單、騎、先、入、軍、主、蔡、三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九

虎副之、突陳橫過、賊射永、中其左股、永援箭復戰、大破之、斬仙理子、仙理燒營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門足、不欲人知、下官國家偏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意未合、令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陳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英東征鍾離、請永為將、朝廷不聽、永每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聲稱、還南兖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稍、時年踰八十、每自稱六十餘、拜光祿大夫、卒、年八十三、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邱、於平坦處、奮稍躍馬、盤旋觀望、有終

風水之說

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欲葬近其墓、遂買地數頃、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無子、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賈氏後歸平城、馮氏恃子事之無禮、叔偉亦不順、賈氏忿之、馮氏先亡、及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邱、賈氏疑叔偉將以馮氏合葬、遂求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氏遂訴靈太后、太后從之、乃葬於東清河、賈氏徙永父母與永同處、棺為桑棗根所達、東去地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斫出之、既而叔偉亡、叔偉九歲為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人以為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十

傳豎眼

傳豎眼、盤陽人、祖融、性豪爽、生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自負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有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無人堪引、人曰、唯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可解此文、又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禹、虫、之子、有三、靈、此、聞、識、之、文、也、好、事、之、人、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碭、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詐、傷、令、左、右、輿、還、營、遂、與、數、十、騎、遁、還、斌、命、追、之、左、右、曰、

可憐一笑

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壯勇影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接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謀乃止靈慶至家與二弟匿山澤間靈慶從叔乾愛爲斌參軍斌遣乾愛誘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隨之乾愛不知也既至坐未久壯士突入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謂母崔氏曰乾愛殺我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高宗見靈越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淄副將鎮明潛壘宋恐靈越在邊擾亂三齊乃以靈越叔瑛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瑛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思母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主

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追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渡被殺乾愛出郡迎越問靈根狀靈越但言不知而已乾愛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服之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厲聲言當著此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靈越恒欲爲兄報讐乾愛初不疑防乾愛嗜雜肉靈越殺雞下以毒藥乾愛食還而卒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與薛安都起兵劉子助以爲前軍將軍子助敗靈越軍散爲王廣之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殺廣之送詣司馬劉劭劭親問之靈越曰

千枝太多

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勅曰四方阻逆主上皆加以大恩卿何不早歸天關乃逃命草間乎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振天下不能任用智勇委付子姪以致喪敗然事之始末身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勅壯之送詣建康宋明欲加原宥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子豎眼沉毅壯烈有父風王肅見而異之表爲參軍遷益州刺史性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保境安民不求小利蜀民被掠皆送還本土遠近雜夷相率歸化肅宗初請解州拜太中大夫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哭送數百里法僧既至大失民和梁將張齊圖益州朝廷復以豎眼爲刺史率步騎三千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主

赴援給銅印千枚假職者聽板授之豎眼出梁州梁軍拒之豎眼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三日九捷張齊奔荊蜀民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以百數豎眼至州民皆寧業張齊阻白水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創奔退益州平轉梁州刺史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長史錫休儒等十軍寇直城豎眼遣次子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有膽力而奢淫殘害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竊據南鄭令其妻兄唐崑崙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事泄城兵執敬紹白豎眼殺之豎眼惡志發疾卒朝廷以豎眼有遺惠於益州復以長子敬和爲刺史敬和

至州，聚飲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梁將樊文機攻之，敬和以城降。高歡當國，梁送敬和還國，以申通和之意。除北徐州刺史，耽酒如故。土賊掩襲之，棄城走，徵詣廷尉，遇赦免。

裴叔業

裴叔業，開喜人，為齊徐州刺史。高祖次鍾離，叔業以水軍入淮。高祖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輒以尊聿曰：「我在南宮貴如此，豈若卿之險阻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為美，但恨不盡遊耳。」從豫州刺史屯壽陽，東昏立，遷南兗州刺史。陳顯達開建業，叔業遣李元護率軍赴東昏，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乃還。叔業不願為南兗，嬖人茹法珍王暄之疑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主

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兄子植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在疆場，欲羈縻之，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謂南兗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事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公若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北向，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勒馬步二萬，直山橫江，以斷其後。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南

真度具訪入國之宜，真度盛陳朝廷風化之美。叔業遂遣子芬之及兄婿韋伯昕奉表降。世宗授叔業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勅楊大眼奚康生赴授叔業尋卒，寮佐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席法友柳玄達等以元護非其鄉曲，舉叔業兄子植兗州刺史，崇義侯入為大鴻臚卿。後以子所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閭門歸欽，斯為人誘陷，可特恕其罪。」除瀛州刺史。還度支尚書，植所為無愜，常言人門不後王肅，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自滿，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須我。」入參議，論出對眾官，每有譏毀，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華夷異類，不應在衣冠之上。侍中于忠屏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圍領軍于忠，尚書處植死，刑時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矯詔立決，朝野冤之。植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葛纊受，被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植故吏渤海刁冲上疏訟之，贈尚書僕射。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剛峻，於諸子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冠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帛伏闕，經五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旦夕溫清。植在瀛州，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灑掃。植弟瑜、梨，衍並奴服泣涕而從，諸子各以

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康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贈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染江南之俗也植既嫡長母又年老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達數歲論者議之祭沉重美風儀爲正平恒農二郡太守州牧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祭祭不從雍甚恨及爲州牧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祭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祭神情閑逸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祭曰受卿舉動可更爲一行祭下席從容行出世宗開祭善自擲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惶懼祭神色不變世宗異之僕射高肇勢傾一時朝士咸望塵拜謁祭候肇唯長揖而已家人尤之祭曰何可自同凡俗也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屬暴雨祭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度懌令人持蓋覆之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還中書令元顥入洛以祭爲西兗州刺史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入嵩高山前廢帝徵爲中書令帝出臨洛濱祭再拜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竊神器聞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祭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悅爲命酌出帝初爲膠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屬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祭重違衆心爲祈請直據胡牀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言例皆拜謁祭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卒不拜青州賊耿翔受梁假署寇亂三齊祭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賊至祭云豈有此理左右言已入州門祭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翔殺之衍學識優於諸兄事親以孝聞仕齊爲陰平太守歸國授通直郎衍請隱嵩高許之世宗末衍出山干祿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廉貞寡欲善撫百姓孝昌初梁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絕荊州危急假衍前將軍出武關救荊州賊逆戰於淝陽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武城封安陽子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密奏陳之詔衍與都督源子邕討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封臨汝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漳曲賊來拒戰軍收見殺朝野駭悅贈司空元護襄平人叔業疾病外內阻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冠定元護有力焉除齊州刺史廣饒伯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內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續佐兒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瘠長二尺一時落盡爲齊州時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當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贈青州刺史子會襲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房伯玉女

其有姿色，會不答之。乃通其弟機，因醉殺之。機與房氏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歛，便剝脫諸妓衣物。歷齊州刺史、京兆王世弼與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轉東徐州，坐事免。復為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誰復為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為郡始在下官。」

夏侯道遷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竟不知所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七

在訪問，乃知逃入益州。仕齊為南譙太守，與豫州刺史裴叔業兩家姻親，而情好不協。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卒，道遷南反。梁莊丘黑為梁泰二州刺史，鎮南鄭。以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黑死，梁以王鎮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圖歸順。初，仇池鎮將楊雲珍、南齊梁假靈珍、武都王助成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擊雲珍，斬之。冠軍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梁泰二州刺史，道遷函靈珍首，送表京師，詔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道尚書，持節迎勞。道遷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續之謫，申控無所，致此猖狂。今日之來，希酬恩遇。」世宗慰勉之，道

道遷與大
成敗雖殊
好惡則一
道遷不以

為非乃資
其子何也

夫死於
白馬鬼乃
能為人余
詩云為鬼
無教此是
也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大

遷於京西水次，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妓妾十餘，時往遊適，歲秩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除華州刺史，轉瀘州，為政清嚴。卒，贈雍州刺史。道遷以援漢中歸誠，由王顓與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靈太后奇其意，欲更以三百戶封顓與會卒。道遷不娉正室，有庶子數人，長子大鎮，還將軍。道遷以大好酒，不欲傳授國封。道遷卒，夫竟襲爵，居喪醇醪肥鮮，不離於口。父時田園貨賣，盡人間債，負猶數千匹，穀食不足。弟妹饑寒，忽夢有人云：「官呼郎。」夫隨去，道遷命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呼及寤，汗徹寢具，遂心悶而死。視其尸，有杖痕，青赤隱起，贈鉅鹿太守。夫與南人辛謙、庾遵為異物，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良辰美景，可於靈前飲宴，倘或有知庶共飲，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共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手執杯酒，若相勸酬，但無語耳。夫家客雍僧明畏，恐披靡欲出，便僂仆狀，若被殺。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兄弟時昔之言，故來共酌，僧明何罪？」乃被罵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貴家人罪過竊盜，咸有次緒。時有皇甫徽，安定人，仕梁為郡守，及道遷入國，徽亦內屬，徽妻道遷兄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食

榮實實愧於心乃止刺史羊祜表授司馬卒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業之肩髀成都之喉嚨叔業道遷舉地來歸大啓茅土兼列旄旗宜矣

江文通

江文通考城人父悅之同夏侯道遷歸魏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通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永平初爲咸陽太守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奸猾無不悉知郡中振肅治爲雍州之最遷安州刺史善於綜撫其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皆淪陷文通介羣盜之間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卒於州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通遺愛在民推其子果行州事莊帝除果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至阻隔疆寇內歸無由乃率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還

李苗

李苗字子宜梓潼人叔父畧爲梁寧州刺史王足伐蜀梁主命畧拒足於涪許以益州及足退遂改授畧怒有異圖梁武使人殺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遂歸闕陳圖蜀之計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除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自晉室既衰皇祚承曆誅滅奸雄定鼎河洛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元

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彼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強家給人足處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宴安逸豫遺疾于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度東西戍防之要計疆場安危之理探攻守寬狹之情籌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荆揚可并夫拾舟楫卽平原歟後疎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駕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若俱去其短各用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滿吳相傾陰陽恒數今以至強攻至弱必有吞并之理明王聖主欲及時立功爲萬世之業夫水去高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辛

而就下兵取易而避難今巴蜀孤懸去建邺遼遠偏兵獨戍汭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剗剗士民北望日覲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勢循王濬之迹蕩建業之逋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豈不盛哉時肅宗幼冲無遠畧不納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賊強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夫虜至風起逆徒求萬一之功高壁淺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

習以驕將御情卒若一戰而敗隴東不守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勒大將漢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隸行臺魏子建事平還朝轉太府少卿及莊帝殺余朱榮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京師孝莊集羣臣議百寮計無所出苗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烈士效命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之苗乃募百許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燒船賊於兩岸望見相賊爭橋俄而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兵不至賊乃泚水與苗死鬪衆寡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王

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沒帝哀傷久之贈車騎大將軍梁州刺史河陽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喜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孔明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不穆苗每諫之善鼓琴解屬文及死朝野悲之世隆入洛或請追奪贈封世隆曰爾時羣議欲大縱兵士焚掠都邑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人宜奇也

陽固

陽固字敬安無終人領侍御史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此同傳舍耳唯

可以卒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大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爲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賦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顯不悅因奏固刺請米麥免官遂闔門自守著演願賦有曰進不求於聞達今退不營於榮利況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冲寂以無爲奇後賢以賞音兮寧怨時之弗知肅宗卽位除尚書考工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敘自固始爲汝南王悅郎中令除洛陽令丁母憂杖而後起練禪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喪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王

過於哀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叉秉政朝野震悚門生吏寮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獨詣喪所盡哀慟哭僕射游肇聞而歎曰樂布王修何以尚也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楊捷固以前爲元卿上書切諫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除前軍將軍卒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棺歛焉

賈思伯

賈思伯字士休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

鳳脫人衣世宗時思伯為青州刺史送縑百匹遺鳳并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五室之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

史記

卷之十一百四十一

室

歷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詩云邕邕在宮廟廟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養老故尚和助祭在廟故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毀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

史記

卷之十一百四十一

青

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授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玄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頠一室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遷太常卿轉正都官思伯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僞何常之有時以為雅談元與時為元又所寵論者議其趨勢卒贈尚書右僕射思同字士明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卒贈司徒勳思同為青州別駕清河崔光緒為治中從事自恃資地耻居其下遂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緒之亡遺諫子姪不聽求贈思同上表訟光緒操業特蒙贈諡論者稱之

路思令

路思令字季儒，陽平人。尚書左民郎。時天下多事，思令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苟得其人，六合唾掌可清。苟失其人，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勳之甚易，靖之至難。比年以來，將帥多寵貴子孫，軍機統領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當其御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傾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強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可得哉？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既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乃謂管號未滿，重爲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五

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數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俊，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詔制冀州之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以思令爲刺史，時葛榮據季虎高川城，以招叛民。思令潛軍夜往，出其不意，大破之。詔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轉衛將軍。卒，從弟法常幼而修立，爲郡功曹。早卒。儻

同李神儻每云：諸路中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曹世表

曹世表，魏郡人。行豫州刺史。梁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應之。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衆討之。時賊斷小殷關，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渡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此去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乃簡選兵馬。

史籍

卷之十一百四十一

五

付寶討之。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率至，一戰破之。諸賊悉平。僧珍退走，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于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卒，贈齊州刺史。

奚康生

奚康生，洛陽人。爲宗子陳王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齊將據滑，遂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滑賊者，以爲直閭將軍。康生應募，縛獲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繼乘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死者甚衆。假直閭將軍，吐京胡反，辛支自號爲王，康生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

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墜馬胡皆謂死爭取之康生
騰騎奮示殺傷數十人辛支走康生彎弓射之應弦而死齊
置義陽招誘邊民康生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昇
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射之康生以強弓大箭望樓射之應絃
而斃齊人見箭皆以為狂勢齊將裴叔業率眾圍渦陽欲解
義陽之急詔高聰等四軍往援之致敗退高祖遣康生馳往
一戰破之封安武男南青州刺史梁遣軍王徐濟寇邊康生
破之生擒濟梁武聞康生能引強弓特作大弓二張長八尺
把中闊八二寸箭粗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集文武用
之平射尚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康生表送置之武庫後梁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五

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士萬寇徐州以康生為武衛將軍
領羽林三千人一戰破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驛驛
御胡馬一匹除相州刺史以天旱鞭石虎像復就西門豹祠
祈雨不獲令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
之祟拜右衛將軍與元叉同廢靈太后還撫軍大將軍河南
尹為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元叉妹夫也叉漢相委託
三人俱宿禁內更迭出入叉以難為千牛備身康生性粗武
言氣高亢叉憚之康生不自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
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為力士
舞及於折旋每傾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為殺縛之勢

又應從北
史作反

既多殺戮
應捨何為

欲太后殺元叉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肅宗
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
兒隨陛下將東西太后遂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呼萬
歲近侍皆呼萬歲肅宗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開門不得開康
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定肅宗既上殿康生
時已醉將出處分為义所執鑣於門下至曉义令侍中僕射
尚書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絃刑义擅稱詔康生
如矣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喜子得免慷慨謂難曰
我不及死汝何為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逼奔走赴市行刑
人眾又意旨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省食典御奚混與康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一

天

生同執刀入內亦絞死難徙安州後行臺盧同殺之康生為
將臨州多所殺戮乃信向佛道捨居宅立寺塔靈太后反政
贈司空封壽張侯

楊大眼

楊大眼難當之孫也創出不為宗親所顧待太和中為奉朝
請高祖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用冲弗許大
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臂而
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吾未見逸材若
此也遂用為軍主大眼謂同寮曰吾今日所謂蛟龍得水自
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從征宛洛鄧九江鍾離所經

戰陳勇冠六軍封安成子除東荊州刺史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每攻戰遊獵潘氏亦戎裝齊鑣並驅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梁遣將張惠紹率軍據宿豫假大眼平東將軍與都督邢巒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屬水汎長大眼所轄劉神符公孫社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坐徙營州為兵起為中山內史高學征蜀世宗慮梁人侵軼徐揚假大眼平南將軍趙梁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臺省闕巷觀者如市梁遣將康絢於浮山過淮規侵壽春大眼與蕭寶夤圖破淮堰不克遂於上流繫梁決水而還大眼撫還士卒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五

呼為兒子每見傷疾為之流涕身先士卒當其鋒者莫不摧拉梁人皆懷畏懼淮泗荆沔間童兒啼者悉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乘歸國謂大眼曰在南陽君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怒目奮發足保君眼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為開張弗之過也征淮之役喜怒無常捷過度軍士憾焉為荊州刺史常得高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北濟郡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不敢為寇卒於州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能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

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氏在洛陽頗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創生女夫趙延寶言之大眼殺潘氏後娶繼室元氏大眼卒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氏懷孕自指其腹曰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生淡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三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往問征南射殺之元氏驚怖走入水征南彎弓欲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於馬上抱之荆人畏甌生等驍勇不敢追遂奔梁梁書大眼子華有勇力容貌雄偉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擁部曲降梁為太子右衛率胡太后追思不已作楊白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五

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斷不知華為大眼第幾子也 崔延伯 崔延伯博陵人永平中轉幽州刺史梁遣將軍趙祖悅率眾據峽石詔延伯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夫淮為營取車輪去鋼削銳其輻兩兩接封採竹為繩貫連相屬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延伯與楊大眼至自淮陽靈太后引見之曰比平峽石卿等之功但淮堰仍在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大眼曰臣

戰以輕性
為至首焉
敗也先自

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奉對聖顏答旨宜
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臣願聖心慰水
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太后從
之莫折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眾甚
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寅討之寶寅
與延伯結壘馬兒相去百餘步延伯云今當為明公參賊勇
怯乃選精兵數千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寅率眾後
繼時賊眾盛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而還賊以延伯
眾少開營競追歸水逼延伯不與戰身自殿後運掉如神
待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奇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曰崔公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主

古之開張也何患不破賊延伯謂寶寅曰此賊非老夫敵公
但坐看後日延伯勒眾而出寶寅為後拒天生悉眾來戰延
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
至小隴授右衛將軍萬俟醜奴宿勤明達寇涇州盧祖遷等
從六陌道將取高平會元志敗遂停涇州延伯既破秦賊與
寶寅率眾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騎八千匹軍威甚盛醜
奴量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令輕騎來挑戰兵未交
便奔北延伯矜功負勝議伐木造大排內為鑲柱教習戰士
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卒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
將討賊木賊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

寶寅延伯信之未及閱俄宿勤明達率眾自西北至乞降之
賊從西號下諸將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稍挫便逐
北從造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力疲怠賊乘間得入
排城延伯大敗死傷二萬寶寅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
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抗柵七里結營延伯耻前挫
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平其數柵賊走見兵人採掠
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為賊所殺士卒死者萬
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眾心與康生大眼為諸將之冠末路
功名尤重大寇未平而死朝野驚悅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
史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主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二

魏書十五

列傳

余朱榮隱入賊臣

余朱榮北秀容人其先世爲酋帥居於余朱川因氏焉高祖羽健率契胡從太祖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制方三百里封之爲世業太祖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旣在剗內差近京師豈圖沃衍更遷遠地太祖乃止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祖代勤世祖皇后之舅以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二

外親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會國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不加罪部內感之拜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致仕歲賜帛百匹又新與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新與呪之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滋色別爲羣以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與報以名馬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閑畜牧於川澤以射獵自娛年老請傳爵於榮許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警衆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

漢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新與曾與榮遊池上忽聞蕭鼓之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必至公輔吾年已衰暮當爲汝耳除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封博陵公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署其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朝廷不能罪也杜洛周陷中山葛榮復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肅宗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遣兵守隘口以防之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與元天穆密議稱兵入匡朝廷抗表曰今海內草草衆口一詞皆云大行皇帝楊毒致禍去月二十五日聖體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二

二

康豫二十六日奄忽昇遐臣等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各醫醫仰忠狀貴臣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怪愕豈可得乎舉潘妃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見而臨四海豈豎專朝賊臣亂紀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掩眼捕雀塞耳盜鈴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麗奴勢逼幽燕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一旦聞此誰不闕闕伏願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耻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纂承寶祚四海幸甚榮將赴京師靈太后其懼詔李神軌爲大都督於大行拒之榮密遣從子天光

入洛與從弟世隆議廢立天光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還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景穆子孫像成皆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遣人迎莊帝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潛度河赴榮軍將士咸稱萬歲莊帝即位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太原王及渡河太后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武衛將軍費穆說榮言天下乘機可取榮乃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列騎圍遠貞以天下喪亂明帝辛廟皆緣此等食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殺王公卿士死者千三百餘人又命勇士露刃入行宮莊帝及彭城王勰城王勰出帳榮遣郭羅察叱利殺鬼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三

為內應二人抱帝入帳餘人害二王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於堤東被圍臨以白刃云能作禪文者常原其命時隴西李神偶頓丘李諸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不應御史趙元則請作之榮令宣諭軍士言元氏既滅余朱氏與其眾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兩州劉靈助善卜占為榮所信言天時人事未可榮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乃問其屬曰今日計將何出高歡司馬子如曰當還奉長樂王以安天下乃迎莊帝於馬首叩頭請死榮既還殺朝士不敢入京師欲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前武衛將軍

軍沈禮苦諫乃入城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朝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皆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及醇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宿禁中矣榮女先為明帝嬪欲帝立為后帝疑未決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殿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時人間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震駭京邑人士皆逃匿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上書謝憊請追尊無上王帝號諸王刺史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四

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鎮郡諸無後者聽立繼即授封爵以慰生死詔從所表又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乃安朝士稍來歸闕榮請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參論國政五月榮還晉陽令元天穆為太尉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上黨王樹置腹心舉止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聚眾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洛口葛榮以榮兵少曰此易與耳諸人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鄆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為數處一處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榮以

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乃率壯勇衝突，號令嚴明，戰士俱奮，榮身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於陳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其居止，於是羣情喜悅，數十萬衆一時盡散，待出百里之外，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擢其渠帥，量才授用，降者咸安，人服其處分機速，檻送葛榮赴闕，詔加人丞相，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驚弓，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竝應弦而發，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五

不肖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以授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詔以長樂南趙博陵浮陽遼西上谷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進位太師，北海王顥南奔，榮立爲魏主，資以兵將，那景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爲慮，詔大將軍元天穆先平齊，然後顥乘虛徑進，榮陽虎牢不守，車駕出幸河北，榮朝於長子，與駕南轅，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既平，那景渡河東，會帝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榮無船，不得渡，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固以爲不可，馬渚諸楊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令余朱兆率騎將帥，

登岸奮擊，擒顥于冠受，顥率麾下南奔，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加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共二十萬戶，榮還晉陽，遇制朝廷，親賊心腹皆補要職，朝中動靜莫不申聞，除授皆須榮許，然後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親覽辭訟，與吏部尚書李神偶議正綱紀，榮浚以爲嫌，榮會補曲陽縣令，神偶別更舉人，榮大怒，遣其所補者在奪其任，神偶上表遜位，榮以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起北人，爲河內諸州上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若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進之，如何？起數人爲州，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本

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妒忌，內嬖妃嬪，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曰：何不自作？世隆曰：兄自不爲，若本日作，臣今亦得封王，帝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樂，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慕容紹宗、榮造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率衆入關討之，禽醜奴、寶夤，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盡矣，帝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欲西賊與榮相持，及告捷，帝不悅，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王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恐他人覺之，還解之曰：其資撫寧荒餘，彌爲不易，榮見四方無事，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發遣令去，榮望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得殊禮故以此諷朝廷帝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悟為衆所歸欲移自近使皆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遷京故事榮有移都意乃入洛言看皇后後難帝懲河陰之事而城陽王徽侍中陽侃李武等欲擅威權因勸帝殺之勝東侯李侃晞濟陰王顥榮言榮必有備恐不可圖復議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意未定朝中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輩避禍東出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是北鄉公主亦勸不行榮不從三年八月榮將五千騎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又云天子必圖之九月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

史華 卷之四十四 七

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遇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况難保耶時長星居中台埽大角榮問高榮祖曰是何祥也榮祖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泰以之亡榮悅中郎李顯和曰王那至無九錫安須自索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直可作禪又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不應又北人語訛以余朱為人主帝皆聞之榮下人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榮小女嫁帝兄子陳留王榮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微以告帝云榮忌陛下終必為患脫有東官則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帝既有圖榮意

夜夢手持刀自傷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蛇螫手壯士解腕去患乃是吉祥衆皆言善九月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入西林園讌射榮奏曰迎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其言相符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對曰王允若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上良久謂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况未必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仰救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余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具知天下虛實皆不宜留徽及楊

史華 卷之四十四 八

侃曰若誅世隆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然之徽曰榮有勇力腰間帶刀或能傷人臨事願陛下出於是侃等十餘人伏於明光殿東榮與天穆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車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病重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以告榮榮輕帝不以為意二十五日榮天穆同入欲大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而坐榮天穆及子善提在御牀西北小牀上南而坐城陽王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榮窘逼趨向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斬之天穆善提俱死榮年三十八其手板上有數牒皆左右去雷人

各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內外
喜呼聲滿京城卽下詔大赦榮威名雖振而舉止輕脫唯以
馳射爲伎於西林宮宴射嘗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每
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呼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
人亦隨之舉快酒酣耳熱必匡坐唱胡歌爲樹梨普梨之曲
見臨淮王或從容問雅周令爲勅勒舞日暮罷歸與左右連
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嚴暴喜怒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
手每有嬖嫌卽行殺害曾欲出獵有人進諫卽射殺之嘗見
沙彌車騎一馬令相觸力竭不能動更使傍人以頭相擊死
而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

爲之遂得其八文襄饒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君其慎之文
畧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文襄怡然曰此不足慮神武遺令
恕文畧十死恃此驕橫嘗邀平泰武興諸王至宅供設奢麗
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邀之文畧弊衣而往從奴五
十人皆駿馬侯服平泰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敝以好婢購取
之明日平泰王使人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
馬首而送之平泰王訴之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畧彈琵琶吹
橫笛諸詠倦極便臥引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
不然天子不憶我遂伏誅北史云文畧嘗人遺魏收金請爲
父作佳傳故收魏書論曰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
則京彭伊霍夫何足數蓋由此也

榮從子兆善騎射數從榮遊獵至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
者兆必先之榮特加愛賞任爲爪牙榮曾迎臺使見二鹿授
兆二箭曰可取鹿供今食也遂攝火以待之俄兆獲其一榮
欲令使人貢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
都督孝莊卽祚封穎川公汾州刺史余朱榮死兆自汾州據
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爲王兆與世隆等謀攻洛輕
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余朱家欲渡河
用余作灘波津令爲之縮水脉俄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
言知水淺處以草表掉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官門宿衛乃覺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繫幽於承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將向洛遣使招高歡欲與同舉歡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代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報之云山蜀未平不可委之而去定蜀之日當為犄角之勢以觀其意騰詣兆其申歡言兆不悅曰還自高歡我有吉夢今行必尅俄而兆尅京師歡令騰馳驛詣兆謁賀密觀天子所在若送晉陽當於路邊迎騰遇帝於中路歡率騎東聞帝已渡乃還歡與兆書陳禍福言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遂害帝於

史籍

宋之十四四十二

七

五級寺初榮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南過晉陽兵勢甚盛兆不暇爾洛同師禦之兆粗饒無策畧頗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徵高歡晉州寮屬勸歡不行歡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分三州六鎮之人令歡統領兆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歡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兆還營招歡歡不赴遂還兆歸晉陽前廢帝立授兆都督中外諸軍事并州刺史錄尚書事加天柱大將軍兆曰天柱是叔父所終之官不拜高歡尅殷州兆與仲遠度律共攻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屯於廣阿眾號十萬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

兆與歡同圖仲遠於是互相猜疑徘徊不進仲遠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兆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追而之兆拘縛椿勝經日乃放還仲遠等既疑阻奔退歡進擊兆兆軍大敗世隆請廢帝納兆女為后兆大喜世隆欲抗高歡厚禮請兆赴洛兆與度律等大合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高歡進攻之兆大掠并州走於秀容歡追擊破之眾降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歡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鬪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史籍

宋之十四四十二

七

榮從弟彥伯為榮長史前廢帝潛默於龍花寺彥伯往來敦勸帝既立余朱兆以不預謀忿恚將攻世隆詔華山王鸞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譴彥伯於顯陽殿侍中源子恭黃門郎賈瓊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為今日之歡子恭曰廟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令二人極醉而罷封博陵王還司徒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惡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為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等啓高歡義功既振將除余朱氏廢

帝令舍人郭崇報彦伯。彦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與世隆同斬懸首於樹。先是洛中謠曰。三月初。揚灰簸土見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乃驗。

彦伯弟仲遠。落魄無行。肅宗末年。余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多見從。仲遠造榮啓表。摹書刻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詐。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卒莊卽祚。封清河公。仲遠言將統參佐人數不足。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飲。余朱榮死。仲遠勒兵向京師。與余朱兆入洛。前廢帝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天性貪暴。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丈夫死者。投之河流。諸將婦有美色者。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七

莫不被其淫亂。自榮陽以東。輪稅悉入其軍。時天光屯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師。所在貪虐。四方解體。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彦伯。世隆最爲無禮。人比之豺狼。移屯東郡。與度律等拒高歡。余朱兆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歡縱反。問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於韓陵戰敗。奔梁。

仲遠弟世隆。肅宗末。加前將軍。余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喻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任。便有內備。非計之善也。榮乃遣之。榮舉兵南。世隆遁出。會榮於上黨。莊帝卽位。封樂平公。兼尚書右僕射。元顥逼大梁。詔爲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無將帥之畧。顯趙。

榮陽。世隆遁還。莊帝倉卒北巡。車駕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將圖余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爲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以此書與榮妻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也。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會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費閉門拒守。世隆尅之。盡殺城人。至長子與度律等。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七

京邑貴世隆曰。叔在朝多時。耳目既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劍嘆曰。神色甚厲。世隆逼辭拜謝。然後已。遂演恨兆。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仲遠處曄母衛氏。干豫朝政。伺其出行。遣騎假劫賊。殺之於巷。縣榜募賊。上下驚愕。莫不喪氣。又以曄疎遠。遂廢之。立前廢帝。初世隆爲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積十餘日。然後視事。性聰解。又畏余朱榮。淡自克勉。遂有解了之名。榮死後。無所顧憚。及爲令。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於其宅聽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總朝政。公行淫佚。信任羣小。生殺自由。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莫不厭赤。世隆欲收軍人之意。加泥除。

授皆以將軍兼散職，狼濫無限。天下賤之。高歡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恐，恃強不以為慮。世隆獨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時斛斯椿未得入城，詐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內我以為其備。」叔淵信之，椿既至，執世隆、彥伯斬之，盡殺其黨。初，世隆與吏部尚書元世儁、崔暉、忽開局上，歛然有聲。一局之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驚怖就視，世隆寢如故。俄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未幾，見誅。世隆弟勛為青州刺史，韓陵之敗，勛欲奔梁，與左右割臂為約。

史碑

卷之一百四十二

注

帳下都督馬紹隆曰：「今方同契，獨可大集部衆，當心懸血，示以明信。」勛從之，乃歸胡林，令紹隆持刀指心，紹隆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榮從弟慶律，前廢帝時為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余朱光等相高，歡歡問之，遂相疑，謀敗還，其母山氏聞度律敗，愁悲發病。及度律至，母曰：「我不忍見他人屠戮汝也。」言終而卒。韓陵之敗，為人擒送新洛市。

榮從子天光少勇決，榮愛之，常預謀策。榮向京師，委以後事。除肆州刺史，長安公榮將討葛榮，謂天光鎮肆州，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元顥入洛，天光會榮於河內。

天光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為并肆雲恒等九州行臺。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率輶，顥破還京師。方俟颺奴僭號，除天光雍州刺史，率大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討之。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至雍，又稅民馬，令得萬餘匹，以人馬寡少，停留未進。榮遣使杖天光一百，復以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擒其行臺尉遲普薩。颺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平亭。天光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曰：「今時將熱，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颺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放遣之，免者傳待秋之言。

史碑

卷之一百四十二

宋

颺奴以為實分遣諸軍，故營農稼於綱川，在岐州之北百里，使其太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千人已下為一柵者數處。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兵，晡時遣輕騎斷路，以防賊知。諸軍夜發，昧旦攻元進大柵，拔之，俘執皆放還。左右諸柵皆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連夜徑進，明日至城。賊刺史侯養長貴以城降。颺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及於長平坑，一戰擒之，進逼高平。城內執蕭寶貴以降。賊行臺方俟道洛率衆入山，餘黨竝降。榮以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降爵為侯。天光向率屯山討道洛，道洛戰敗，投界陽賊帥王慶雲。道洛號果絕倫，慶雲甚喜，謂

大事可圖。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率軍入虜。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併趨西城。城中無水。眾聚熱湯。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遣人謂慶雲曰。力屈如此。何不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之曰。相須水。今為小退。任取河飲。慶雲等莫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請待明日。天光使軍人作木槍長七尺。至黃昏時。周匝立於伏兵。備其衝突。密縛長梯於城北。至夜。慶雲道洛果突出。馳馬先進。遇槍馬倒。伏兵起。同時擒獲。餘眾出至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上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收其兵仗。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京。

史纂

卷之十四 四十二

七

都善威來款服。詔復前爵。榮死。天光與岳圖入洛之策。趣至雍州。莊帝封天光廣宗王。元驊以為隴西王。余朱光入京師。天光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還雍。世隆等議廢元驊。更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高歡軍轉盛。兆仲遠等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不至。令斛斯椿苦要之。云非王無以定亂。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不得渡。西走被執。斬於洛市。余朱氏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北之兆與仲遠。為不阿云。

宋繇

宋繇。廣平人。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緝而不送。繇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舉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主吏請焚之。繇曰。且置。將下以待豪家。內監楊小駒詣繇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彌尾青以鎮之。既免。訴於世宗。世宗大怒。勅河南尹推治其罪。曰。繇欲作威以買名。繇對曰。臣非造柳臣亦非。買名所以。爾者非施於百姓。欲待竟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為洛陽。迄於為尹。畏懼權勢。名大減損。弟道興。京兆王愉參軍。愉反。坐死。道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云。子漢懷璧憂。余有富門病。道興既不免。始均亦遇禍云。

史纂

卷之十四 四十二

大

辛雄

辛雄。字世賓。狄道人。司徒戶曹參軍。雄用心平直。兼以剛明政事。經其剖斷。莫不悅服。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與相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為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奉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聲之時。造棺致諫。至聖臣直。卒以無咎。今欲重與諫諍。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宜寬之於後。匡復除平州刺史。僕射游明根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廷尉少卿袁纘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諍。

不山計父
年之今
子致改

枉直難明，請曾染風聞者，不同曲直，悉不斷理。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借不濫，借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哉？古人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究而不理，詔從雄議，為祿養論，稱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復乃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必約年致仕。肅宗納之。荊州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之，詔雄為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蜀路，衍稱謂未進，或師已次汝濱，會北講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王象庵圖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義得專裁，或恐後有得失。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七

之責，要雄待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復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舉，賊聞之，果自走散。雄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君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利，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以多戰，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收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慰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七

矜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庸人無所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卒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轉司徒郎中，上疏曰：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委斗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遠謬，箕歛盈門，囚執滿道，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夫助陛下治天下者，唯在守令，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偶才，莫肯居此，請受其弊，以定官方，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刑政日平，民俗奉化，夫何憂於逆徒也？余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窺不出，莊帝欲以雄為尚書，門下言：「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川也。」遂除度支尚書，兼侍中。

義熙
仍
是
余
未
河
陰
賊
賀

史
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至

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通懸租調宜悉不徵二
言簡罷舊役以紓民命三言州郡量檢課調使豐儉有殊四
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
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孝節義者宜表
其門閭從之永熙二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
雄不能確然守正論者議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
師帝入關右高歡至洛於承寧寺大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
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
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
曰主上信狎近臣雄等謀議不從乘輿西邁若欲奔隨又恐
跡同佞黨雄等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慙歎曰國家之事忽
至於此罪欲何歸乃誅之沒其家口子士榮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兄纂諫議大夫累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爲行臺率衆
赴援時海內多虞更無繼援唯二千餘兵捍禦疆場而纂善
撫將士人皆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咸以對敵欲誅內問
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
中以盟約義宗園之纂率衆固守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
之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吾亦無由建此功也永熙三年除
河內太守高歡赴洛兵集城下纂出謁曰纂受詔於此本爲
防禦大王忠貞王室扶獎顛危纂敢不匍匐歎曰吾志去茲

史
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至

使以康國道太守此言漢得王臣之節因命侍中司馬子如
曰吾行途疲困宜代吾執河內手也拜西荊州刺史蠻酋樊
五能破析陽郡應字文泰纂欲出軍討之郎中李廣曰今若
少遣軍則力不能制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州城難保
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慮在心腹何暇疥
癬聞臺軍不久應至公但勸屬城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
陽如棄雞肋纂以爲不然遂攻之兵敗將士亡散城人密招
西賊秦造都督獨孤如順率軍潛至突入州城纂左右五六
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贈司徒族祖琛少孤曾遇友
人見其父母兄弟無恙垂涕久之除榮陽郡太守元麗好
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承入也景明中爲
揚州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進諫崇不從遂相糾舉
詔不問帶南梁太守崇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
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方岳得一方正長史
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官琛寬雅有度量喜愠不
形於色在所有稱子悠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時崇
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達其子
早卒琛族子珍之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反珍之被執諸
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爲先殺太守也待遇以禮
右衛將軍郭瑒討平黑奴得免行平州卒官

羊淡

羊淡字文淵太山人莊帝踐祚除二亮行臺余朱榮殺害朝士淡少弟侃爲太山太守遂率鄉人外招梁冠作書招淡同逆淡在彭城得書慨然流涕斬侃使人以書聞莊帝下詔嘉其忠烈令還朝受勅普泰初遷衛將軍時膠序廢各名教陵近淡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所必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猶猶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能更升非學者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夫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能輩出或釋褐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重

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治徑升公相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微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長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昔其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下及日陳組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敝名教頹廢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公世未備還淳反朴之化起言斯謬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宣尼造次必於仁義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賢子非詒天下郡國

典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取鴻碩以光顧問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廢帝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轉車騎大將軍出帝入關淡與樊子鶴起兵於兗州子鶴署淡爲齊州刺史於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高歡破斬之

高崇

高崇字積善勃海人爲洛陽令嘗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子謙之字道讓事後母以孝聞母亦撫育同於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重

崇爲廷尉丞尚書左丞元亨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質歸國事下廷尉卿謂崇無坐謙之以孚辱命當以流罪詔可其奏孝昌初行河陰令有人憂盛危瑛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謙之乃爲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詐市馬賊令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遂擒之舊制河陰洛陽二縣令得面諫得失時依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奏罷之謙之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也實思奉法不撓以稱官方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嫌縹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舉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而陳所懷先臣崇之

為洛陽令常得人奏是非所以朝貴欽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故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憲章高祖臣愚亦望策其驚蹇少立功名乞更明行制庶幾豪華心詠付外是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做唯明主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以來遼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梨刺斬首亦蒙階級四方壯士雖征者多人各為己公私兩利若使帥得其人賞不失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但諸守帥多非其才率遣親人充數入募虛受征官身不赴陳王得虛加征夫多聞賊虜何

此不應
宋儼之

而知返得道不遠秦入靈太后以責左右近侍龍要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除國子博士謙之與袁淑常景鄴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瞻恤言諾無虧家中僮隸對其兒不捷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何可殘害以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編闕乃修涼書十卷時所行曆未盡善乃更修撰為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長史上表求鑄三銖錢曰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復為四銖孝武時悉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符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治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之使臂漢武地廣財豐外事四夷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邊典利之計納說廟堂市列權酒之官也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

林饒憤外闢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第多學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卜式獻稅之秋弘羊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民也且政典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治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貧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謙之弟道穆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大相挫辱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寵任會議之家僮訴其神軌左右之諷尚書禁謙之廷尉時將赦神軌啓太后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永安中贈營州刺史除一子出身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常誡諸子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修勤勿替先業子子儒元顯入洛道穆從駕北巡子儒踰河至行宮莊帝訪洛中事子儒陳元顯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後來知京師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意亦大慰朕懷除侍御史卒道穆名恭之行字於世幼孤事兄如父嘗謂人曰人生立行貴於見知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跡江海以求其志御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主

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爲御史所糾適不避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尚書令崇之子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置鵠尾於馬埒塢上爲木人執節道穆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余朱榮討蠕蠕詔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大都督崔延伯敗賊勢轉強屢請益兵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此衆使人皆言賊弱卿獨云強何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皆是並恩顧望爵賞臣既奉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屬兄謀之被害遂托身於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宋

兄風屬小
錢中或仿
大錢各小
錢風一特
之則其實
五條附錢
制之中後
能行矣

王若還師令顯重完守具所謂養應成蛇悔無及矣榮然之
莊帝還宮因宴次謂榮曰前若不川高黃門計則社稷不保
可為朕勸之令辭榮曰臣北征蠕蠕高黃門監軍臨事果決
實可任用兼御史中尉道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凡益國利
民之事無不奏聞選用御史李希宗楊休之封君義那子明
等四十人皆當世名輩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
貨為本收弊改鑄王政所先頃私錢薄濫挂網非一計銅一
斤私造薄錢餘二百文既示之以漢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
者雖多姑鑄者彌衆今錢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
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无

切朝廷失之從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
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
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
銅價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
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必當錢貨流通公
私獲允遂鑄永安五銖錢僕射余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
衣冠失儀道穆彈糾之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呵之不止
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
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
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愧卿卿反謝朕時穆書

司籍率多零落詔道穆總集帳口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
穆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竊見御
史出使悉受風聞獲罪之人不無枉濫何者守令為政必有
貴罰奸猾之徒恒思報怨妄造無名共相誹謗御史一經檢
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
道故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
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請依太和故事置司直十
人各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直者為之御史
右出謂劾即移廷尉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
傳御史檢舉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辛

問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獄成罪定無復稽寃為惡取敗不
得稱枉若御史司直有糾劾失實者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
使皆阿曲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
怨訟可息蓋棘之下受罪不聲矣詔復置司直余朱榮死帝
召道穆付敕書令宣於外曰自今後當得精選御史矣榮嘗
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言及余朱世隆率部類戰於大夏
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勸太府卿李苗斷橋世隆北遁加衛將
軍兼尚書右僕射余朱兆入洛道穆託病去官世隆殺之贈
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孫紹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為門下錄事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廷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關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徵兵儲聚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特宜修舉以固堂堂之基居安思危事何可忽而真偽混淆清濁不分中正實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使門齊身等而淫淵卷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卒伍從役心不忘亂故或競棄本土飄蕩他邦或說名託養散居別籍或逃亡山嶽瀝獵為生或投仗疆家餽寒寄命又當邊之戶逐樂諸州應雷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主

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類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工商爭棄其業寧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實辦無日今強敵窺府叛棄伺隙士庶同悲中外共憤國家之勢竊謂危矣遷右將軍紹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淳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伏惟陛下應靈踐祚冲明煥物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往在代都武賢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昔於太和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延昌正光泰疏頓上不蒙報問今事勢乃至於此盡微臣豫限之驗國家東南有竊

張善惠
高歡特免
河陰之難
耳
神非少矣

號之暨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應尤人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臣職在冗散不開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其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蹶足之急臣痛心無已泣血上陳若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大馬情畢紹性抗直言事懇切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善舉事早卒紹聞爭聲便泣泗嗚咽拾之而去除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老矣紹曰臣卿乃少太后笑遷右衛將軍大中大夫紹曾與百寮封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眾中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主

引吏部郎中辛雄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祿命雖其駭愕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策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

張善惠

張善惠字洪服常山人任城王澄重其學業澄為雍州刺史善惠為參軍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國馬射善惠奏記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親之教五服六衛等表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也然則父母之痛渙於終身之外林功之哀累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歲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

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喪有助於人。祭既不與。宜無宴飲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大速。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舍。時非大閱之秋。景涉方農之節。國家編禪南除。殷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是易先王之典。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衰葛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可爲射。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施惠。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俸盡行。然後奏理首之章。宜變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明忻暢。斯其時也。澄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於常藝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至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停之九月。以副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爲主簿。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資絹二十四匹。以充行資。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不言元。普夫

議禮之士
七廟飲酒
避役何也

小建康
帝已崩也

人孟子稱元妃者。與下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言元。以別各位。且以氏配姓。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復除司空。參軍。廣陵王恭北海王顗疑爲所生祖母。服詔羣寮會議。普惠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三年。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父卒。則得申此大夫子。以爲母所慈。猶貴父命爲之三年。况天子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莽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遂服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

之明據附不福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過是服闋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服妻尚復申况廣陵北游論封則封君之子諸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簪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服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違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基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基父母長子君服新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新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設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甚遠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敢據周禮輓諸三年當時議者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喜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郁遂屈轉讓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讓讓喜讓讓得君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泰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陳其不可左右莫敢爲通會胡氏穿墻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竊聞高祖受禪於獻文故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司徒當配饗先朝稱太上公以事太上皇恐非異異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乾吉定兆而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五

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先之福脫貽議於千載恐路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實人臣也爲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乃綱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孝蒸蒸而不虞宜戒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五品以上博議令普惠與相答問羣臣志相崇奉泰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遣侍中元叉宣今日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難言之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公正議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普惠以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王之統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幅度之閒億兆之利害存焉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稅之饒不在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潤百姓嗟怨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幸輔不尋其本不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五

仰天下之怨。在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華其所病。存其所用。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不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便欲棄已行之成詔。遂前之非。追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今若必復綿麻。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高祖之稅。則太和之軌。中興於神龜。天下幸甚。普惠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肅宗不親視朝。遇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普惠上疏曰。伏惟陛下。重禪纂統。天地注心。百神屬望。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跨中。減祿削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二

五

力。近供無事之僧。崇寺飾殿。遠邀未然之報。師濟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遊遊於內。從朝夕之因。求拯救之果。愚謂未若得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于敬。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將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教演。故語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微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九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庶飾川愛人。法俗俱賴。時史官尅日。仲諫勅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任城王澄臨薨。啓以普惠爲尚書右丞。從之。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約不放。

上省。久之乃止。正光二年。詔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陛下與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勦敵。可謂無名之師。况今早酷與常。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宜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致乾時之敗。今蠕蠕喪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茲歲難抑。脫有失調。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下莊之高畧也。今幸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全大計。此微臣所以不容緘默也。不從。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將迎之。普惠請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二

六

付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逃還。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強大分王。罪犯廢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于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令高肇。不遠稽古。義近究成。肯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滅之法。遂立格奏奪。又律減罪例。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惠異品。嫡封則得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竝訟其苦。非先王所以建萬國。

親九族之義也。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戌十三郡。猶因梁氏舊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依次括比。省減郡縣。縮攝有方。盜賊不起。民以爲便。普惠不營財業。好進。來故舊。冀州侯堅。同少時與遊學。早卒。其子長瑜。普惠分祿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卒。謚曰宣恭。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二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二

史緯卷之一百四十三

魏書十六

列傳

成淹

成淹字季文。居庸人。仕宋。假龍驤將軍。援東陽。來降。授兼著作郎。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北漠。朝臣以寒甚。固諫。不納。淹上。澤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淹解人意。乃勅停行。文明太后崩。齊遣散騎常侍裴昭明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云。何得以衣朱衣入山庭。昭明云。本奉朝旨。不容改易。如此。數四。高祖勅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一

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曰。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遺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自江南奉慰。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于時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朝不遵高宗追遠之慕。踰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鳴玉盈庭。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獨以素服問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日。三王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相顧而笑。乃曰。行人亦弗敢言。但使人唯齋禱。戎服



不可以中幸借緇衣帽以中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還南之日
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日應有高
貴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舉雖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
史孤白當直筆詔給衣帽明旦引昭明入文武盡哀弔者
細之後齊遣散騎常侍庾華侍郎何遜來聘勅淹接於外館
並使主客卿宗慶詣淹南北連和已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
而動是豈善鄰之義淹言王者不拘小節豈卒卒守尾生之
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詎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華相顧失色
何意知淹昔從南人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而作魯
諸淹曰我捨危救順欲追蹤陳韓何干禁之有王肅來歸乘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二

博多諸俗
故與俗人
相宜

皆大笑遂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謂
者僕射高祖還都以淹家貧勅給事力送至洛陽車駕濟淮
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登
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然之
高祖幸徐州勅淹與問龍駒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
軍大破竇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虞上疏諫高祖曰朕以恒
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
河峻急人皆難涉我因此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
賜驛馬一疋永冠一具除羽林監領主客令時宮殿初構
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漸苦於屬涉淹請勅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都水造浮航高祖納之欲榮淹於衆朔日受朝百官在位乃
賜帛百疋知都水事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私遠毫釐
不納衣食不充啓乞外祿除平陽太守卒贈光州刺史諡曰
定子胥好爲文詠詞多鄙俚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
間起問巷淺俗頌諷成羣識者笑之爲治書侍御史卒

董紹
董紹新蔡人兼中書舍人豫州人白早生以城南叛紹紹
勞爲賊囚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與紹言器重之梁武遣使
勞紹云今當聽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
實若更生乃賜紹衣物引入見之謂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

神史中承
不勝牧馬

耶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四

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時詔有司以所獲梁將齊荀兒等十人與紹及還世宗愍之除給事中紹陳說和好朝廷不許除洛州刺史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詣巴三千坐噉蜀子肅宗問黃門徐紇曰巴真噉耶紇曰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顧畏非實噉也帝大笑勅紹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男余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啓紹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嶽請紹為諮議參軍嶽携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索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

馮元興

馮元興肥鄉人為元又所知又乘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預聞時事卑身尅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饑飽太保崔光臨卒薦為侍讀尚書授肅宗杜氏春秋及又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卿謂吾

詩其解也
早也

鹿念

欲友耶元興因勸之又死元興亦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草生碧池中根提綠水上脆弱惡風波輕微苦驚浪昔秦中為光祿大夫卒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五

鹿念字永吉濟陰人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取禾四束何馬船行數里念覺回船至取禾處以鎌三丈置禾束下而去為真定公元子直中尉于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和勸以忠廉之節賦詩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雲絲管韻未成莫使聲響絕以托諷焉于直出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羅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梁豫章王綜據徐州密信通於或欲歸款或募人人報驗其虛實念謂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命時徐州始陷邊界騷擾綜部將成景衡胡龍牙並總領兵內外嚴固念單騎間出徑趣彭城軍主程兵潤問其來狀念曰兵交使在我為臨淮王所使兵潤以白景衡等綜聞念被執語景衡曰我常疑元畧欲叛將驗虛實遣左右為元畧使人魏軍中與彼一人共使果至可令人詐作元畧病在深室使立戶外令人傳語時畧被梁武追還綜遣腹心果語迎念將語其狀令善酬答引念詣龍牙所龍牙語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臨淮將少卒崩規復此城客可得乎

念曰彭城魏之東鄰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然復請景偁所停念外門夜久未入軍王羨桃語念曰元法偁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因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念曰法偁昔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進而勉之吳國敗喪不久君衣錦夜遊有識所不許也景偁召入謂念曰元中山雖相與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璧山勞師今者此行畧同於彼念與卿先經相識今遊歷多年乃致由緣景偁記憶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為刺客也答曰今者為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景偁設食念飲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六

食敵數人諸人相謂曰壯士哉引向元畧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一人於室中出謂念曰中山王有教我背向南有以今遣相與欲問卿事晚來忠動不獲相見念曰念奉音旨日陰祇赴不得瞻見內實不安遂辭退綜軍至范陽景偁司馬陽驤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陳士馬之盛景偁送念上馬馬臺北望城壘曰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還語旋師收計念曰貴守以人何論險害念還於路與梁諸將盟契約既固綜遂降詔曰衍漾章王蕭綜潛遣密信送款於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劍監軍鹿念視險若夷人驗虛實蕭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是念之力

可封定陶子為青州刺史彭城王劭司馬廣川人劉鈞反劭遣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捷將統妄增首級念執不從劭不悅念正色曰竭志為王豈念家事不辭而出劭謝焉竊勲者放言欲加害之念聞大笑不以介意遷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侯任居通顯志存謙退迎送親賓加於舊昔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賜錢帛東徐州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念為安東將軍與樊于鵠討破之購斬文欣首轉衛將軍梁州刺史榮陽民鄭榮業反圍州城念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朱瑞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七

朱瑞桑乾人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今朱榮惡朝廷事意有所不知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賞遇之常謂侍臣曰為人臣須忠實至如朱瑞朕待之亦不異餘人今朱榮死瑞與世隆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今朱天光擁眾關右帝投瑞西道大行臺以招納之既達長安會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與瑞有隙語之於世隆遂誅之

叱列延慶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今朱世隆姊婿世隆委重之兼尚書左

僕射山東行臺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崩舉兵唱義世隆自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討之淵謂延慶曰靈助將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圖也不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能戮力致死今可詭言西歸靈助必信而自寬潛車往襲可擒也淵從之乃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遂擒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余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降從高歡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既余朱親昵又黨於斛斯椿出帝之西高歡殺之

斛斯椿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八

斛斯椿廣牧人河西賊起椿將家屬投余朱榮從榮征伐有功授厲威將軍椿性佞巧甚得榮心頗預密謀封陽曲公東徐州刺史榮死椿甚憂懼特梁以汝南王悅爲親王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率所部歸悅投尚書左僕射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余朱兆入洛椿復背悅歸世隆立前廢帝椿參其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時椿父敦在秀容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以贈之後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余朱氏擅權椿與賀拔勝說以正道世隆不悅欲殺椿天光救之得免及世隆與兆相武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

下皆怨毒余朱氏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奈何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同討高歡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曰若不先殺余朱氏我等無類矣遂與顯智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世隆部曲盡殺之合顯智等襲世隆彥伯斬之開閤門外懸其首於門樹椿父謂椿曰汝與余朱氏約爲兄弟今懸其頭家門豈不負愧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因度律天光送於歡及歡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國之不靜勝曰比數夜與歡同宿具敘往昔之懷荷兄恩意甚多何苦害之椿乃止出帝立拜椿侍中開府余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九

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等自滑臺至歡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作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交友則無信大馬不如送斬之椿數反覆見寧等死意不自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增武直人數遷輕騎以充之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椿約勒行陳軍謀朝政皆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說稱南伐將以討歡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將率精騎夜渡河掩其勞弊帝從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

寬歎也

計豈非天乎帝勅兵河橋命格率步騎數千鎮武牢賈顯智
青叛東師敗績帝將幸關中遣使召格從入關拜尚書令司
徒封常山公遷太傅卒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常
山郡王及塋車駕臨於渭陽止驂慟哭帝嘗給侍店數區耕
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木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
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

樊子鵠

樊子鵠平城人余朱榮引爲參軍建義初封南陽公榮在晉
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除殷州刺史歲旱餉子鵠勸有
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獲二麥州內獲安余朱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十

榮死世隆遣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
莊帝嘉之除豫州刺史太昌初爲東南道大行臺討余朱仲
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甲仗梁將元樹陷譙城詔子鵠討之
進圍譙城樹勒兵出戰輒破摧敗遂不敢出子鵠分兵擊梁
苞州然州宕州大洞蒙縣等城並望風逃散樹計無所出子
鵠令人說之樹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許之及樹衆半
出子鵠中擊破之擒元樹轉尚書右僕射除兗州刺史子鵠
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
失儀子鵠責讓穆數其罪狀穆引伏州內震悚出帝入關子
鵠據城應之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高歡

遣儀同三司婁昭討之城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大野拔斬子
鵠以降

賀拔允

賀拔允字可泥尖山人歸余朱榮長廣王立封燕郡王允素
知高歡非常人早自結託歡親重之與定大策轉司徒領尚
書令歡入洛進爵爲王出帝既忌高歡以允季弟岳據關中
有重兵深相委託潛使往來及岳死又委允次弟勝心腹之
寄天平元年允與歡獵或告允引弓擬歡乃置於樓上餓殺
允歡親臨哭之贈太保允三子歡召與諸子同學賜田宅勝
字破胡善左右馳射衛可瓌懷恨朔勝爲軍主從父虔拔鎮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十一

守彼國經年外援不至勝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鈞許之
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
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見臨淮王彥曰大王受任征討理
當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矣或許
以出師勝還報命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
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鈞復遣勝出迎救兵武川已陷
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爲賊所虜勝義殺可瓌拜統軍兼
僕射元纂鎮恒州時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爲冠州人
應之勝與兄兄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余朱榮及榮
陷肆州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也勝兄弟遂

委質事榮時杜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乃表勝鎮井陘及榮入洛封勝真定公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門未加嚴防怡等議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不多何可輕爾爾當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以爲臣無替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都詔假車騎大將軍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先護疑勝置於營外人馬未得休息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節閔帝立拜右衛將軍及企朱氏將討高歡勝時從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爲所執兆將斬勝數之曰汝殺可瓊罪一也天柱覺後汝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汝久矣勝曰可瓊作逆勝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事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惟命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歡既克相州兵威漸盛兆及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歡兵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携貳遂率麾下降歡度律大敗孝武帝將圖高歡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荊州刺史南道大行臺勝攻焉陽安定焉胡皆平之河北盡爲丘墟梁武勅其子

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出進尙書令琅邪公孝武入關勝令長史元穎行州事自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浙陽聞高歡已平潼關擒毛鴻賓乃還荊州州人鄧誕執元穎引歡軍歡遣行臺侯景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在南三年梁武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既不果乃求還梁武許之親饒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關謝罪出帝握勝手歔歔久之授太師從宇文泰禽竇泰於小關攻弘農禽郡守孫安摧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攻河東畧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收其降卒而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還及歡率衆攻玉壁勝爲前軍大都督宇文泰見高歡旗鼓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歡遇連叱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持稍追歡數里刀垂及之歡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吾不執弓矢者天也勝諸子在東者皆爲歡所害勝憤恨成疾卒時大統十年也勝走馬射飛鳥十中五六宇文泰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惟破胡臨陣如平常與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宇文泰不拜旣而悔之後從宴昆明池有雙鳬游池中

謝榮立
孝莊而周
書六勸榮
自以此其
國之為也
高歡為難
必無勸榮
榮若為帝
數言得為
歡義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三

泰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泰悅由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書事諡貞獻岳字阿斗泥能左右馳射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環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環臂賊大駭令朱榮以為都督每計事與榮意合榮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代叛匡救何往不克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曰真丈夫之論也時高歡為榮都督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岳進諫乃立孝莊岳請榮誅高歡以謝天下左右曰今四方尚梗事籍武臣請捨歡收其後効榮乃止莊帝立賜爵樊城男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反關中騷動榮遣岳討之岳謂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為勁敵若岳往而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還想生焉乃請公朱氏為元帥岳副之榮大悅以天光為大都督以岳為左廂大都督侯莫陳悅為右廂大都督以討之醜奴圍岐州遣其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渡渭攻柵岳率千騎赴援菩薩已克率步騎二萬渡渭而北岳以輕騎數千與菩薩隔水交言菩薩令省事傳語恃水言辭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過暮各收軍還岳明日率騎隔水與賊並行行二十里許至水淺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主

處岳馳馬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行十餘里依岡設伏以待岳乃回戰伏應之賊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悉投馬獲三千人菩薩既擒遂渡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定安岳與天光追擒之并執蕭寶夤以歸進樊城伯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高歡問計於岳岳曰王家踰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為敵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隔自相猜貳則國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圖全天光不從果敗岳乃率軍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高歡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密令岳圖醜奴刺心血以寄岳岳既忌岳兄弟岳懼乃與宇文泰相結而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眾趨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田植託以牧馬於原州為自安之計費也頭万俟受洛干等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皆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通使於歡歡遣左丞翟嵩至關中間侯莫陳悅使問岳岳承熙三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悅受歡密指令其婿元洪景等伏於幕後誘岳入營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徐行而出洪景等斬岳朝野痛惜之贈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武壯翟嵩復命於歡歡下牀鳴其頰曰

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岳既死將吏奔散南安趙貴泣謂其黨曰吾等荷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與同志五十人詣悅降請收葬岳悅許之貴收岳屍以王禮葬於雍州北石安原還與寇洛等糾合其衆奔平涼迎周文拒悅周武思岳功進子緯爵霍國公尚周文女

侯莫陳悅

侯莫陳悅代郡人普泰中除秦州刺史余朱天光東拒高歡悅與賀拔岳下隴應歡加都督秦州刺史永熙三年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敗悅遣人安慰云我稟意旨止在一人諸軍勿怖衆皆畏服悅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六

隴止承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宇文泰時爲夏州刺史衆奉迎之總岳部衆泰令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固乃勸衆入隴征悅悅棄城據險設陳明日夾戰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夜遣人詣泰許降景和使所部上驢駝云督府有教欲還秦州守城拒賊因紿悅帳下云督府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大相傳不可復止乃散趨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慰輯之悅部衆離散與其二弟并兒盤回往來不知所趨左右勸回靈州悅欲下隴恐爲人所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望見追騎繼死野中弟悉見擒殺悅自殺岳後恒言我睡即夢見岳云汝欲何處去隨我不置悅怒不

安以致敗亡

侯淵

侯淵天山人從余朱榮討葛榮於滏口以功除燕州刺史葛榮別帥韓樓有衆數萬屯薊城榮令淵討之止給騎七百或以爲言榮曰臨機設變是淵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廣張軍聲深入賊境去薊城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還其馬仗縱令入賊左右咸諫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離間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擒之封厭次侯平州刺史鎮范陽余朱榮死范陽太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七

守盧文偉誘淵出微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大使王貴平慰勞燕薊淵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進至中山行臺魏蘭根邀之爲淵所敗元暉立授淵定州刺史漁陽公蒞廢帝立加開府隨余朱亮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淵降從神武破余朱氏於韓陵授齊州刺史出帝入關淵懷顧望汝陽王暹代爲刺史至城西淵據城不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城淵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至廣里會以淵行青州事神武遣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淵還齊州暹歸其部曲淵至青州

時賁平爲刺史，賁平斛斯椿黨，不受代，淵襲高陽郡，尅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賁平使其子率家攻高陽，青州運糧餉之，淵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世子下人，被殺垂盡，我今走還城，汝何爲復去？」衆皆棄糧奔走，比曉，謂城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州人兇懼，執賁平出降，淵斬之，傳首京師，明不同於椿也。」淵既反覆，內不自安，詔封延之代爲青州刺史，淵失州，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叛之，淵率騎奔梁，途中亡散，至南青州，爲人所殺。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七

山偉

山偉，洛陽人，爲諫議大夫，余朱榮害朝士，以偉守直，故免禍，莊帝入宮，除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寿、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同出，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作好官，昇等四人果於河陰遇害，領著作郎，余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伯，而法顯止獲男爵，昇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卒，國史自鄧淵、崔瑒、崔浩、高允、李彪、崔光諸人相繼撰錄，偉及同里蔡儁等，諂說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

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雖沉厚，內實矯競，與蔡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而不管家產身亡之後，賣宅營塋，妻子飄泊，時人愍之。

祖瑩

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睡之後，燃燈讀書，以衣蔽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中書監高允歎曰：「此子才器非諸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七

生所及，終當遠至，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遂誤持同房生李孝怡禮記上座，不敢還取，講者先誦後講，瑩置禮記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序怡與博士說舉學，盡驚高祖，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曰：「當是才爲世生，拜太學博士，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還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會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美之，使肅更詠，失語云：『王公悲彭

城詩律佳。可更誦之。肅戲。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總慙。望在座。云。本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望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血流雕水裏。肅甚嗟賞之。總大悅。退謂望曰。可謂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鎮東長史。以貨賄除名。起為散騎侍郎。并昌中。掘得古玉印。勅望辨何時之物。望曰。此于真國王。晉太康中所獻。驗之。果如望言。時稱為博物。還國子祭酒。余未光入洛。焚燒樂署。鍾石管絃。畧無存者。勅望與錄尚書事長孫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天平初。將還鄴。齊神武召望議之。進爵文安伯。卒。贈司徒。望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出。權行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作生活。蓋識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己用。望亦有天才。但不能均調。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為性爽俠。有節氣。士以窮厄歸之。必見存拯。時以此多之。

常景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祖爽。高尚不仕。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儒林先生。景為太常博士。世宗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射僕高肇。託景及尚書邢辯。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以呈御。世宗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作為最。奏曰。常景位出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向平陽公主主。亮。景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景議

曰。喪紀之本。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緣情以制禮。雖禮關盛衰。事經古今。而制作之本。隆殺之宜。其實一也。是故臣之為君。君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以從服而制義。然公侯之為君。君謂其有地土。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以下。命為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禮。原夫公主。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得為正君明矣。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等。以公主為之君。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平母制。齊求之名。實理皆未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兩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禮經無文。謂不應服。從之。景淹滯積歲。不至顯官。以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之徒。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正光初。除中散大夫。肅宗行釋奠之禮。詔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為班。宜在蕃王。僕同三司之間。雍從之。初。光祿

與漢不同

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甥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望，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見之，尋味良久，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德，今見常生此頌，光祿不得獨擅其美也。」杜洛周反於燕州，以景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拒之。景請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米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長皆蒙門多丁爲之，求權發爲兵，肅宗從之。元譚敗，賊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邀擊破之。洛周遣曹紇、竇掠薊南，景與刺史王延年邀其走路，大敗之，斬紇、竇。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

七章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降，徙王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入葛榮榮破，景還朝，詔復本官。普泰初，除右光祿大夫，秘書監，封潁陽子。景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衣食取濟而已。性耽經史，殷勤求訪，質買異書，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謂之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吾恐擊太常方饑於柏谷耳。與羊深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爲景買馬。天平初，遷鄴，時戶四十萬，狼狽就道，詔收百官馬，尚書丞相以下陪從者盡乘驢。景匹馬從駕，齊獻武以景清貧，特給牛車四乘，妻孥方得達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景和厚恭慎，善與人交，始終若一，與遊處者皆服

外戚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常英，未詳何人，妹常氏，高宗乳母，有保護功，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英賜爵遼西公，弟喜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肅，平州刺史，遼東公，贈英祖，亥遼西蘭公，父澄，太宰，遼西獻王，母許氏，博陵郡君，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太宰進爵遼西王，從兄泰朝，鮮侯，訖幽州刺史，訖于伯夫，選部尚書，范陽公，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初英事宋氏不能謹，而賭奉之甚至，宋氏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寢困不能進，賭負之於及至，是宋氏謂太后曰：「何不王賭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賭雖盡力，故是他姓，奇傳在英，上本州郡公亦

此亦明

足報耳。諸常皆以親疎受爵。賜田宅。天安中。英以贖貨徙嫩
煙。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賊汗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英
寧。益遼西平王。員與伯夫子禽可。為飛書誣謗朝政。有司奏
夷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訴年老。赦免歸家。怒其
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沒入家僮百餘人。金錦布帛數
萬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婿及親從皆免官。十一年。
高祖文明太后。悉出其家沒入婦女。以振守正平郡。

從來乳母未有如此之
盛者宜為禍所伏也

馮熙弘之孫也。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內徙信都。官秦雍二州
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追贈燕王。立廟長安。熙姑為始祖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諸

左昭儀。妹為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熙尚泰宗女博陵公
主。拜駙馬都尉。定州刺史。爵昌黎王。顯祖即位。為太傅。高祖
即位。文明太后臨朝。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熙
以師傅位尊。乞轉外任。除開府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
三字石經。宛然猶在。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遂大
頹落。熙不仁厚。而信佛法。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
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沙門日與講論。其費不貲。所管
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
人。唯見佛圖。焉知傷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
元壽之詞。高祖登北邙寺。讀碑文。稱為佳作。熙為州。因事取

妙信佛法
者如是

尚不識字
月誤作州
百官同應
遺坊

八家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
貧。後為內都大官。熙幼遭家難。魏氏母養之。及魏氏卒。散

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
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高祖納其女為后。曰白虎通云。
王所不臣有三。妻之父母其一也。此謂供奉承宗廟。可詔太師
輟臣從禮。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
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
熙上書如舊。後遇疾。綿寢四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
困篤。歔歔流涕。十九年卒。車駕在淮南。還至徐州。為舉哀。制
總服。給綵帛六千匹。以供喪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赴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章

代哭。弔將薨。贈假黃鉞。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
刺史。詔謚曰武。柩至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哭拜。薨日
臨窆。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皆安貧好學。年十餘歲。文
明太后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並無學術。
徒整飾容儀。寬雅恭敬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素親
侍。尚帝妹樂安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儀曹尚
書。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都督中
外諸軍事。特進。誕拜謝。高祖立受之。誕與修性趣乖別。誕淳
篤。而修浮競。誕不能諱督其弟。每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
於是。捶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讎於誕者。欲因食毒誕。

不可
使對笑

平覺高祖親詰之且得情狀誕引勉乞全修命高祖以修父
老又重誕意不致於法捷之百餘點為平城百姓修妻司空
穆亮女也求離婚高祖不許高祖與誕同與而載同案而食
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親近不及也十六
年以誕為司徒高祖既薨愛之除官日親為制三讓表并啟
將拜又為作章謝加太子太師十八年從駕南伐至鍾離誕
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省問六軍發鍾離高祖與誕泣決左
右無不掩涕時誕已慨然殫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
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去鍾離五十里昏時
告誕凶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未
財之力

憂其

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西還夜至薨所撫屍哀慟若喪
至成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舉哀詔求棺於鍾離城齊成主
蕭惠休遣其太守奉慰高祖以所服衣幅充槨親自臨視撤
樂去膳宜救六軍止臨江之駕詔兼大鴻臚送柩至京喪至
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贖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饗
喪事贈假黃鉞大司馬領司徒太師傳錫九命有司奏諡諡
曰公自少綱終知之唯朕案行定名諡曰元懿帝親作碑文
及挽歌窮美盡哀車駕還京親臨誕墓停車而哭詔羣臣單
衣介幘陪哭貴者從朋友微者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
二男修命率位黃門郎信都伯后廢後免為長樂百姓初崔

光兼黃門與聿俱直謂之曰君家高貴太盛以昔推之終必
衰敗不可不慎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咒我也時熙為太保
誕司徒修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後歲餘修以罪棄熙
誕喪亡后廢事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歷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
南郡王雍州刺史惠長於思察雍州屬事有兩燕爭巢鬬累
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網紀斷之並辭不知惠乃使卒以弱竹
彈之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爾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
者既經楚痛理無爭心羣下服其聰察有負鹽負薪者同釋
重擔息於樹陰將行爭一羊皮皆言藉肩之物惠遂爭者出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問網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爲戲言無答者惠令
人置羊皮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負薪者乃伏凡所察究
多如此類吏民莫敢欺犯轉青州刺史惠素爲文明太后所
忌諶將南叛諶之二弟諸子同我天下寬之太和十二年高
祖詔訪存者對李屯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與祖安喜侯道金
無定侯寄生高邑子高祖奉馬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
無叙用朝野竊議太常高闕顯言於禁中世宗景明末特詔
典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追崇惠爲驃騎將軍定州刺史諡
曰莊

高肇北海人文昭皇后之兄也父屬自高麗入國授河間子

世宗卽位，贈渤海公，詔嫡孫猛襲爵，封肇平原公。肇弟顯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世宗未嘗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情引見於華林都亭，皆惶懼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人高氏。拜肇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造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居要任，留心百務，孜孜不倦，咸謂之能。世宗以六輔專政，咸陽構逆，遂委信肇，肇無親族，頗結朋黨，附者超昇，背者罪戮，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順后暴崩，世言肇爲之，皇子昌堯王顯失於醫療，食謂承懷，意言京兆王倫出爲冀州刺史，爲肇所構，遂至舉兵。肇又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元

佛何不見

除官爵，葬以上禮於厠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皆以爲不獲吉還。靈太后臨朝，贈營州刺史子植，濟州刺史率州軍討元倫有功，當封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膺賞。發於至誠，植薤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是號爲良刺史。猛，尚世宗妹長樂公主，爲殿中尚書卒，公主無子，猛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肇兄偃，世宗納其女爲貴嬪，及順皇后崩，立爲皇后。胡國珍，靈太后父也，太后臨朝，封安定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入決萬機，進中書監，給几杖，并步挽一乘，得出入掖門，至宣光殿，與侍中崔光授帝經，還司徒，追崇其妻爲秦太上君，侍中崔光等奏，崔漢高祖母，諡曰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諡，陵寢孤立，請上號諡曰恭穆，惟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叉妻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國珍雅敬佛法，齋潔禮拜，雖篤老出入侍從，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步從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立觀建像，晚乃肯坐，勞熱甚，遇疾，太后親侍藥膳，卒年八十，太后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詔自始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元

卒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厭勝國珍不從云吉凶有分定唯修德以禳之崔光嘗於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為歸安定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問以後事又言還安定太后以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懌等以病亂請從先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從眾議而凌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墓二親猶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謚文宣太后迎太上君神柩與國珍合葬及神主入廟詔太常惟給以軒懸之樂趙平君生子祥襲封趙平君卒肅宗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三

服小功服舉哀於東堂太后服齊衰并葬於太上君墓左群位中書監娶清河王懌女長安縣主卒贈雍州刺史國珍養子僧洗孫虔為千牛備身元父廢太后虔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又事發又殺車渠等虔坐逆徙太后反政徵為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後宴譴虔不得與封安陽侯還司空卒贈太傅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郊外

儒林

平恒字繼叔蔚人為秘書丞時高允為監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念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岡而哭不為當事婚宦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

恒婦弟鄧宗慶每以為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能往時有珍美呼邑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啖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遷秘書令請郡未授卒贈都昌侯謚曰康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欲著述五經始注存經論語為指神所稱被召赴京秘書監游雅聞其名引入秘書省故授以史職與奇論易至訟卦天與水

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慈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游雅性護短奇執義不苟從因以為嫌書家等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注

奇呼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懿雅曰侯懿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大正鳥官之名世華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雅渡懿之初勅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奇冗散數年高允每稱奇遠致通識非凡學所及因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僻簡庸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存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薪薪何乃燃奇經說雅愈怒遂告奇後生不聽傳授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文昭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前魏甄后奇刺發

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事乃郭后雅屈焉有人為誘
害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
當是奇假人為之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孱戮遂抵奇罪司徒
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遷延經年冀有寬宥竟致大戮并
及其家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知非善徵時命變切不
不赴奇尤為易在獄自筮卦未成忽擊破之歎曰吾不及
來年終矣及受害如其所占

劉猷之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
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又曰觀屈原離騷之作
自是狂人死其宜矣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情猶飲醢有同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至

物之形唯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有從獻之學者獻
之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
若能入存出俯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
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
惑將來其益重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車
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
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舍春秋毛詩每講左氏
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
竟其說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適遣之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
中山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固

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猷之齊名海內皆稱儒宗吾貴每
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猷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
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舉太學
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鄭銓受禮牛天祐受易二人粗為
開發吾貴便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學聚徒千數而不
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
曰吾以夏熱罷講秋將說傳君等至期皆當持本生徒惟之
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吾一說蘭為講之吾貴兼讀
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說義例無窮蘭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至

仍伏聽學者益奇之吾貴辨能飾非好為說由是棄不久
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終如猷之達矣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
安家貧無以自資性聰敏且學且耕三年之後便能講說明
陰陽博物多識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學徒
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非董仲舒由是見議於世為國
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就
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
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
病卒

非以論
祖德知
後賢何
運用惠

孫惠蔚字叔炳武遂人為中書博士中書監高閭被勅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辨立難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惠蔚與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曰道固既登龍門而惠蔚猶沈湮滄朕以為負矣惠蔚久滯小官而湊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之太和末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太常卿崔光以太祖既改昭穆以大而易御史中尉邢辯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禮也而執法欲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書

見彈劾恩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獲得禮變為書與光贊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幸輔乃召惠蔚與密庭辨得失繼議遂屈世宗即位仍在左右敷訓經典遷秘書丞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上疏曰臣厠班秘書唯書是司及觀閱舊典本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承廬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定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以為常式其省中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請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紙膠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

儒者儒論
中經可也
三法師之
說不可也

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許之兼黃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秘書監追實侍講之勞封東溫男肅宗初除濟州刺史遷光祿大夫魏氏以來儒生率為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愆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筆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幼孤好學年十七詣山東求學至上黨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辭聰詣燕趙師事張貴貴貴門徒甚盛遵明居數月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請說不愜吾心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畧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輕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畧曰何在遵明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存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本遵明往讀之經數載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教授門徒每臨講生必持經執疏然後敷講講學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飲受業者懸納絲粟或置衣物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辭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元顥

入洛任城太守李湛舉義通明同其事爲亂兵所害永熙二年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與表求加策命不報

刀冲字文朗雍州人也十三而孤免喪後欲遊學他方祖母高氏泣涕謂之冲不止於時學制諸生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太守盧尚之徵爲功曹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唯以清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百數司徒高瑒擅恣威權冲抗表極言其事業與東安侯蕭宗將親釋奠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瓌舉其才學徵之會卒國子博士高家等上狀陳冲業行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李

盧景裕字仲儒范陽人叔父同職居顯要景裕止於園舍情同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其兄親遇待以不臣之禮天平中還鄉里河間郡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范陽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獻武令都督賀拔仁討平之開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儒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文義問難之間政厲聲色相詆訐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等士君子嗟美之齊泰初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復除國子博士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與和中補齊王屬卒於晉陽獻武悼惜之景裕所注易大行於世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沙門道惲每論諸經義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時有人負臯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如所夢默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業與長子人師事徐遵明時漁陽鮮于靈叢亦聚徒教授遵明聲譽未高業與乃詣靈叢類受業者靈叢曰李生久逐羗博士何所得也業與默爾不言及靈叢說左傳業與問其大義數條靈叢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羗弟子正如此耳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三

李

遠徙還自此靈叢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算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權貴不爲之屈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曆節氣後辰下算乃爲戊子元曆上之時屯騎校尉張洪等九家各獻新曆世宗令共爲一曆洪等推業與爲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與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闕乃修之傳於世除著作佐郎以造曆勲賜爵長子伯遷鄴初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與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按記考定是非參今雜古折

中為制詔從之尚書右僕射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奏請業與參其事四年使梁梁散騎常侍未異問業與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與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異曰北間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與曰然異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不業與曰此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禪應二十五月何以王儉禪用二十七月異不答業與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今此上不圓何也異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業與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卿錄梁主奔經義亦云上圓下方豈非自相矛盾異曰圓方竟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史

出何經業與曰山奔經援神契異曰緯侯之書何可信也業與曰卿若不信當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所出卿復信不異不答梁武問業與曰詩周南繫之周公邵南繫之邵公何名為繫業與曰文王分其故地屬之二公故名為繫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與曰此是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與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何月為正業與曰自堯以上書與不載梁武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與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周

亦行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業與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陸四十家使還孫騰曰何意為吳兒所笑業與曰我猶被笑試遣公去當更被罵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神武以業與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與曰某日某處勝私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與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果捷遂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諮議參軍坐事禁止業與乃造九宮行棋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為部九百八十七為斗運以已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術不同至於氣序交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三

史

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征潁川業與曰往必尅尅後凶文襄既尅欲以業與當囚遂殺之業與好墳籍集書萬卷手自補治加題帖覽讀不息多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相容匿其與交好傾身無吝若有事件便相挺毀論難之際高聲攘臂無偏者之風每云但道我好難知妄言故勝迫恐務進忌前不顧後患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于崇祖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與助成其于至於忿閔文襄甚不平姚文安雖服皮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誤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也封屯留侯

文苑
為元子武卜葬地醉謂之曰改葬後當不異矣文武成或告之伏誅元子俱死於街此高

文苑

那斯密弟子也天平初除通直常侍自存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事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與那斯密說斯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慚色興和中副李象使梁那斯密好人物人號曰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闕於江南齊文襄擬那斯密為司徒右長史未卒

敬憲字存虞聞喜人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木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詩獨擅於時年三十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五

三卒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存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贈中書侍郎諡曰文弟莊伯字存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儒不形於色為臨淮王彧記室參軍間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得自還王矜而不問扶侍見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卒年二十八贈通直散騎常侍諡曰獻敬憲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表又皆無子所著詞藻莫為集錄世嗟惜之

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為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敬諸奴子書嘗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因詣子昇淵惟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及淵為東北道行臺召為

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黃門郎中徐紇愛四方表啟答之敏達於淵獨沈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淵為葛榮所害榮都督和洛與子昇舊識遣騎潛送子昇達冀州建義初

為南主客郎中曾不上直元天穆錄尚書事將加推捷子昇逃遁天穆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便相放黜天穆將討那榮召子昇同行子昇不敢入天穆曰吾欲收其才用豈快爾忿為行臺郎中元顥入洛天穆問子昇曰卿為向京師為隨我北渡曰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慰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帝將殺余朱榮命子昇作詔榮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二

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承熙中為侍讀兼舍人榮使張華為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榮武備之日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林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標謝令任吐沈楊情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朕思唯那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為諮議參軍及元璋等作亂文襄殺子昇知其謀使之作獻武碑文既成餽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長史宋遊道收葬之集其文為三十

五卷子界外恬靜與物無競而內淡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史臣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魏之文人一二而已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人才既難復難令終可為歎息

史

卷一百四十三

星

史緯卷一百四十四

魏書十七

列傳

存行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以杖擊之便死縣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身居長今年十五兄弟五人俱在幼稚有一女弟始向四歲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眾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恕其父死罪從還流

史

卷一百四十四

十

楊引襄垣人三歲喪父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喪畢恨不識父追服斬哀食粥粗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詔引純孝可假以散員

關元明安邑人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隴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色養與言悲慕母亦思念泣哭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

吳悉達聞喜人兄弟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為人所殺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後歸鄉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晝夜號哭

呼訴神祇，忽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焉。哀戚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閣復役，以彰孝義。時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焉。後青徐歸國，承宗萬里投險，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思敬往弔，如舊相識。

王崇，陽夏人，為梁州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隨落，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巢集，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堂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史補

卷一百四十四

二

節義

于簡，代人也。太宗時，為謁者，使馮跋及至和龍，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燕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簡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簡曰：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相逼也？與跋往復不屈，拘留既久，隨身衣服敗壞，畧盡。跋遣以衣服，不受。歷二十四年，弘上表稱臣，乃送簡歸。世祖詔曰：簡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不為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王玄威，恒農人，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城門外，哀哀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荀頌以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

史補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中心不勝悲慕，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以上聞。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至百日，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及除喪，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王榮世，館陶人，為三城戍主。梁人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城陷，與戍副鄧元興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贈齊州刺史。方城伯元興，洛州刺史。開國子胡小虎，河陰人，為晉壽統軍。尋昌初，梁將樊文熾寇邊，益州刺史郗蚪遣長史和安守小劄，文熾圍之。蚪命小虎往援，文熾襲小虎擒之，過小虎至城下，使言北救不來，不如歸款。小虎慷慨謂和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勢，本不足言。努力堅守，行臺遣將已至，賊大怒，遂殺之。賊尋敗，擒其將蕭世澄等，行臺魏子建啟以世澄購其屍歸葬。晉龍超，晉壽人。永熙中，梁將樊文熾寇益州，刺史傅和城守。攻圍既久，和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寨，文熾大怒，焚殺之。詔贈巴州刺史。又呂縣人孫道登，為梁將韋休所虜，以少臨之。令巡村塲，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賊無所能，各當努力。賊遂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宗女等四人入城，為賊所獲，將

之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大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刺其腹然後斬首州表其節道登等並贈郡守賜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請所在平祭

乙連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存武時爲直閣將軍從入關封蒲子公大統初梁將蘭欽寇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城將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所乘此弓矢上所賜豈可爲賊得乎遂斬馬折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虔收其屍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循吏

宋世景廣平人存文時行榮陽太守終日坐於聽事未嘗寢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四

息縣史三正至卽見之來者無不盡其情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擒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世景詰之皆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母喪不勝哀而卒

裴佗開喜人爲荊州刺史蠻酋田敬宗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繼負至者千餘家以老乞還卒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文遊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無田園畧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如此

寶瑗字世珍扶風人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余朱榮官爲榮

所知矣寶瑗爲行臺左丞余朱世隆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遣瑗奏廢之瑗入奏曰天人之望皆在

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治行清白齊獻武班書州郡誠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勸屬焉遷丞相右長史瑗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反覆之未得其門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小者攘羊其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非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是夫殺妻母卑於父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愚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其子棄疾爲王御士王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讐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以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讐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與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可斷知母將殺子當泣諫母若不從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隱默此母之罪法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食檮變音况承風稟

欲識善知惡之民哉。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須預制新條。用為訓誡。誠恐千載之後。談者以明朝有厚母。薄父之論。如必欲行之。則君父一也。殺父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判云。子於父母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且聖人設法。以防流弊。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已輕宜。亦謂不宜改。後復難曰。喪服經曰。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非顯在典章。何言尊卑無據。案律典未聞母殺其父。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

史集

卷一百一十四

七

此子獨得有所之乎。遂停其條。除太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官雖通顯。貧者如初。兼廷尉卿卒。諡曰明。

字敦字元禮。太山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遷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賄賂。秋毫無犯。性清儉。嚴饑家饋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為食。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卒。官更人奔喪。莫不悲慟。贈吏部尚書。諡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守。宜見追褒。詔各賞帛一百匹。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子烈從兄太山太守仁。

說得是但
不見其

謀賊郡外叛。烈與從兄淩。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豈有幸兄之敗。以為已利乎。卒不受。天保中。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災蝗。犬牙不入境。勸耆耆美。除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烈家傳素業。閭門修飾。文不再。烈太和中。於兗州造尼寺。寒居無子者。出家為尼。咸存戒行。烈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伐。烈云。自畢執被誅。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疆場之上。一彼一此。得之何足。為榮。豈若吾家。漢河南尹。晉太傅。名德學行。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也。蓋議義雲之帷薄云。

酷吏

史集

卷一百一十四

七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慶人。少為沙門。真君中。為秋道護軍。永昌王仁南征。得李氏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頗得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李氏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是為元后。臨崩。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決。經日。俱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親舅。太安中。珍之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為昆季。除洪之河內太守。任城侯。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民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嚴設科防。募新賊者。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錮奸黨。過為酷虐。遷汲縣公。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反。顯祖親征。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洪之為都將。山胡保險拒。

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欲進攻洪之不從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秦益二州刺史設禁奸之制有帶刀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夜密遣騎覆諸要路有犯禁者送州斬決其中枉死者百數赤葩渴鄆羌漢居山谷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御戎夷頗有成惠而刻害之惡聞於朝野洪之微時妻張氏助之經營多所補益有男女十人後得劉芳從妹爲兩宅別居疎薄張氏偏厚劉氏二妻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八

妬競兩宅母子如怨及涪西州以劉氏自隨洪之素不廉清多所受納高祖始建祿制法禁嚴酷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錄洪之赴京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戮洪之性慷慨疹疾炙炷圍二寸手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過遠家庭如是再三泣數良久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棄宗附珍之等自同外戚至得罪後高祖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舊相視恩紀如親云
高祖渤海人父濟洽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兄中書令允允爲濟

哀以遵爲喪主朝貴無不弔集乃歸奔喪服闋允爲管官尋補樂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爲齊州刺史建節過本州宗卿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選召寮吏多所取納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帝頗聞之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敕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謂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卿貪僻暴虐若非遷都赦令必無高遵矣濟陰王猶不免行法卿何人而敢爲此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悅華州人孟僧振公遵詔廷尉少卿劉遵窮鞠皆如所訴沙門道登有寵於高祖先時過遵遵多奉以貨浚託仗之道登屢因言大申救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九

帝不納遂賜遵死遵子元榮詣洛訟竟猶恃遵登不時還道登知事決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食飯而死
張叔提安喜人爲虎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豹子虎子並善弓馬於靈丘鴈門間聚爲劫害至乃刺人臍引腸遠樹其射之以爲戲笑軍騎掩捕久不能獲叔提舉驍勇追之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斬之自是清靜靈丘羅思祖家處陰險聚衆行劫思祖雖伏誅其黨與猶相率寇盜叔提自請捕逐以救寔爲遊微軍將禽殺畧盡因此居苦濫酷除幽州刺史安喜侯縱妻段氏多所受納僧尼出入因事通情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使幽州驗案其罪叔提懼死欲逃其妻姑東陽王丕妻

也許爲救提申訴執事使駕部令趙泰州往訊處救提大辟高祖賜死於家將就盡責其妻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使不得逃死九泉之下當爲仇讐矣

隱逸

莊季高邑人耽志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髮遂白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友卒而不許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郎中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師與浩相見延爾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務浩每欲屈之竟不能發言浩乃投詔書於季高懷亦不開口季高呼浩小名曰桃簡卿已爲

史集 卷一百四十四

十

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別矣浩慮季高即還季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納其騾廐中與相維繫鄉人有輪租者季高爲御車得出關浩歎曰莊季高行士本不應以小職免之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嚴季高既私還浩相左右始得不生送季高還以乘馬爲書謝之季高不受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叩首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莊季高作朋友篇以寄其情季高妻父鉅鹿魏舉名達之士與季高情同朋好或謂季高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季高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會葬者如市馮亮字通甫陽人隨其舅梁平北將軍蔡道恭至義陽中

中王英平義陽獲之英素聞其名以禮待亮亮至洛隱居嵩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哀慟世宗以爲中書舍人固辭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幘巾遂不臨還山蔬食水飲與僧徒禮誦爲業王敏爲逆連山中沙門亮被執詔特免之亮愛山水有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世祖令與沙門統僧還河南尹甄瑗周視嵩高形勝造閑居佛寺林泉營製曲盡山居之妙延昌二年亮至京師遇疾世宗勅以輿馬送還山居數日而卒遺誠兄子綜欽以衣帟左手持板右手執拳經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灰爐處起佛塔藏經亮初喪舊識南方法師以大栗十枚置亮

史集 卷一百四十四

十

袖中期將來十地果報時盛冬積雪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人防護後道人惠需往看其屍食蟲之跡交橫左右果爲蟲鳥所食皮殼在地肌體初無毀傷焚燎之日有素霧蒼雲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遺俗營助者莫不異焉李謐字永和涿郡人少好學周覽百代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州舉秀才公府辟並不就覽考工記大戴禮以明堂之制不同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証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廢存明堂之制雖使正之是以後

人競與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顏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撓撓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各處其辰夫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垂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憾典文殘缺求之靡據而已乃復逐去室屬之制惜哉言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顏之於禮任意而忽之裴氏之子可謂不達夫禮之旨也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

史

卷一百四十四

主

五室者據周禮考工之記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案大戴盛德之篇是伯皆之倫所持此二者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傳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儒者不能考其當否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亭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秉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議余故採撮一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當大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

二廟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象个者即殿之房也但明堂與殿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意案國祭義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屬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月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明堂之制倘或在新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崇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嚴父祀上帝者也故五室者五帝各居一室之義止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

史

卷一百四十四

主

布令咸得其月之辰第康成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夫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象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乃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言非而情疑誤後學者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主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奉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主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

史錄
卷一百四十四
宋
矣余謂九室之言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
二編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但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屬
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末之思也蔡伯贊即識其修廣之不
常而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
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會庶探其
表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
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誦脫有識賞若
子覽而揣之倘或存焉謚不飲酒曉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
情長而彌固一遇欣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
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謚好墳籍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何假

南面百城絕迹下帷杜門却掃手自刪削四千餘卷常謂太
常卿劉芳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
常非僕有也貴門郎甄琛內贊近機於時親識有求官者答
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常欲致言但未有大耳諸君何爲輕
自媒街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
汝明師甚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塊世但未
爲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四學博士孔璿等四十五人上書表
謐學行謚貞靜處士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藝術

晁崇襄平人善天文術數拜太史令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

泰占爲角蟲將死太祖既剋姚平於紫壁牛果大敗與焉所
乘巨幣數百頭同日斃於道側白餘首尾相繼命諸軍焚車
而返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以書北人
詔爲黃門侍郎與弟懿並貴顯懿好矜容儀被服僧度語音
類太祖左右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
懿叛招引姚興會與冠軍陽太祖以奴言爲實並賜死時不
張淵不知何許人爲太史令嘗著混象賦其終篇有曰爾乃
疑神迷瞞縱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渺茫狀若渾元之未判
別又似浮海而觀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於是
是乎玄對山水柄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詠歷象既周相

史錄

卷一百四十四

宋

作幾際尋圖籍之所記著星變手書契諒人事之有由豈災
祥之虛設誠庸主之難俊故明君之所察堯無爲猶觀象而
況乎德非先哲又有客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真
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數即
應至隆宗遣人出城候焉俄而敕至承熙中詔通直散騎常
侍孫僧化太史令胡世榮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
校比天文書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二家經占集
爲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爲七十五卷
王早南皮人明陰陽九官及兵法尤善風角時喪亂之後多

今之六王
亦能如此
但說來
事多不中
說得趣

相殺害或詣早求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猶之
東莞鄭氏執轡人趙氏趙明晨會宗族就墓所殺之趙氏求
救於早早為占候授以一符曰君可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
主者佩此符於鵝鴨時伏在警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
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最在前一在第七
但捉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果如其言乃鄭氏五男父也為
其族所宗敬諸子和解二家趙氏竟早與客清晨立於門
內有卒風振樹早與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兩
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
入與家人鄰里辭別早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果有二馬

史記卷一百四十四

太

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捉早上馬詣行宮時世祖圍涼未
拔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克此城早曰陛下
但移帳西南角三日內必克世祖從之如期而克與駕還都
時久不雨世祖問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
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問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
合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早苦辭疾乞歸鄉里許之終於家
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妨已故誦令歸去也
耿玄宋子人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稱持及
來問之意性不和俗王公求其筮者玄輒拒不許曰君既貴
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故不為貴勝所親官至

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賣卜於市後事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
舉中被親待為功曹參軍榮於河陰屠害王公卿士靈助獲
免奉車都尉盧道虔等數十人榮入京師封長子公幽州刺
史榮攻河內使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克時已向中士眾
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將士騰躍即克及至北中榮攻
賊不獲以時甚暑議欲且還待秋涼莊帝召靈助筮之靈助
曰十八九間必破賊果如其言兼尚書左僕射為幽并營安
四州行臺及榮死莊帝崩靈助以朱朱氏有誅賊之兆身本
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能動眾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

史記卷一百四十四

太

大行臺為莊帝舉義兵訓養大烏稱為已瑞妄說圖讖言劉
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烏村刺魏為人象畫桃木為符書
作厭祝之法民多信之時乾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朱朱氏
頻戰不利靈助唱言朱朱氏自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瀋滄冀
之民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
泰元年率眾至安國與叱利延慶戰敗被擒斬於定州支分
其體初靈助云三月我必入定州朱朱氏亦滅及將戰靈助
筮之不吉以手折著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及擒入定州果
在三月而齊獻武滅朱朱氏等永熙三年贈驃騎大將軍尚
書左僕射

江式字法安濟陽人除符節令式工篆體洛京宮殿諸門板
題皆式書也式上表曰臣聞古史倉頡覽天地之象觀鳥獸
之跡別制文字以代結繩宜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
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
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
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史頡之
遺法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
卽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
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史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主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頗有省改所謂小
篆者也於是燒經書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
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
也以邈能隸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
曰刻符四曰書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
史史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
書形雖無厥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
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愛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
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

同字異解
此史集所
開古義

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
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定古文時有六書一
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
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尚書春
秋論語春秋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
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
法而其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
錄藝異術靡不畢集達汝南許慎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
奇歎俗儒之穿鑿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

史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主

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
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論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
經題其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
方獻策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
訓究諸碑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爲益然其字詁方之
許慎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酈郎鄭淳與揖同時博古開藝
特會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名過於揖以書教
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
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
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

孫世稱其妙晉世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補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承意也忱弟靜別放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官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矯改故傳日以衆非非謂正信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說神蟲為然如斯其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補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關古學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幸

今人所以識古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馮翊太守現家世陳留晉初與從父兄統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余雅方言說文並收舍譽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不墜世祖中牧隄內附臣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閣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而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既竭愚短足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篇篇附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碑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類編聯

昔書其不成說

又思其不佳天下事之難也

附是末新

文無復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有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勅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批釋所選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與兼教入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開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元中除著作佐郎卒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兗州

史籍

卷一百四十四

幸

人沈法會能隸書隸迹見知於世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於惡頭章武人妙於易筮避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果來卜歷七人皆不中強索其果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為不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影婦人曰然姬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兒聲故卜惡頭曰大吉十月三十日生一男子至期果然卜者驚服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詣惡頭求卜遇允之履惡頭曰君卜父父已亡常上天聞哭聲忽更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有三天人來迎我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其言惡頭語

人曰長樂王某年月日當為天子有姓張者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為天子擢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彭城王余未仲達將伐齊神武召之令策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達怒其沮眾斬之師知

列女

封氏散騎常侍愷之女中書侍郎崔覽之妻也有才識聰辨強記李敷公孫文叔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劉氏彭城人嫁勃海封卓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誅劉氏在家夢卓死哀泣不報諸嫂喻之不止凶問果至遂憤

史緯 卷一百四十四

歎而死中書令高允為詩以弔之

房氏常山房堪女鉅鹿魏博之妻也年十六博病卒及大飲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沱姑劉氏哭謂之曰新婦何至如此房氏曰新婦少年不幸實處父母未量至情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遂不出中門不預坐席博時亡子緝生始三月及年十二房氏歸寧父母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告母房氏命駕而歸後遂不反緝魏收序傳作飲鉅鹿太守

陸訓其耳亦可已矣

孫氏名男玉鄆縣人夫為靈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不可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

此其母教也

何假人之手遂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特恕之

崔氏清河崔元孫之女房愛親之妻也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脩明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嘗請命焉且丘民列子不孝景伯入白其母母曰山民未見禮故何足深責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今見汝事吾必應自改景伯召其母崔氏與之共食景伯入問溫清其子隨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難顏慚本知心愧且置之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泣滯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如此

兒氏涇州人性行貞淑許嫁彭老生為妻聘幣既行未及成

史緯 卷一百四十四

禮兒氏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誰與君結婚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老生怒刺殺之臨死謂老生日生身何罪與君相逼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他正為君耳今反為君所殺魂若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髻珥以告叔叔曰此貞婦奈何殺之執送官有司劾以死罪高祖詔戮老生旌兒氏曰貞女

楊氏不知何人嫁姚氏家貧無產業姊子蘭人荷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親姻皆求利潤楊氏獨否嘗謂其姊曰姊雖有時之榮不如妹有無憂之樂也姊每遺以衣服皆不受強

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執事承祖見其寒碎謂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婢如是遣人乘車往迎之稱疾不起迎者強昇於車上太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其一機致法姚氏婦特免任城太妃孟氏鉅鹿人任城主澄之母澄為揚州率眾討賊賊帥姜慶真襲陷外城長史韋續介卒失圖孟氏勒兵登陴賊屬文武眾咸自奮卒以全城靈太后勅有司樹碑旌美劉氏平原人荷金龍之妻也金龍為梓潼太守梁人來寇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氏卒屬兵民修理戰具拒戰百有餘日死傷過半成剛高景陰國叛逆劉氏斬之自餘將士分衣減食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為賊所據城中有溺死者劉氏集百姓諭以忠節相率就許於天俄而雨劉氏命城中雜器悉以儲水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絛以取水人心益同會益州刺史傅監服至賊遂退世宗賞其子慶珍為平昌子

李氏趙郡太守叔微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及歸夫家事姑以孝謹著崔氏終於洛陽李氏哀慟氣絕一宿乃蘇其姑親送奔喪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輿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號

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旌李盧二門以悖風俗又有河東姚氏字女勝年十五母死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為營墓立碑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城東六里大道北名孝女冢

趙氏安平人武功孫道溫之妻也萬侯醜奴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氏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竟免寇難大統六年贈道溫岐州刺史趙氏安平縣君

陳氏河北人同郡孫神之妻也神當戍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身不肯行以孤侄自代天下物議其誰許之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而死神柩至陳氏一慟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恩倖

王獻晉陽人父橋解天文卜筮為侍御獻少傳父業姿貌偉麗恭宗見而奇之擢為太卜令文明太后臨朝獻因緣見幸遷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內參機密外豫政事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園有逸虎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獻獨執戟禦之虎乃退親任轉重詔獻入八議承受復除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賈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沙門法秀謀反事發多所牽引獻曰與其殺不辜寧教有

罪宜泉斬首惡餘從疑赦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獻山人
帷帳太后密賜珍玩綵絲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閭官防致不
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并資大臣左右以示不私
及疾病高祖太后親視疾侍官省同相望於道卒年四十八
二宮親臨哀慟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詔立廟於都南以
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圖其捍虎狀於殿令高允爲
之讚京都士女諂稱獻美造新聲以弦歌之名中山王樂詔
班樂府奏之獻長女妻李冲兄子延賓次女適趙國李華女
之將行也入宮中其禮如公主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置其
女於帳中獻侍坐獻所親及夫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

史華 卷一百四十四 主

及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謂天子太后嫁女獻之葬也假
親姻義舊哀經編冠送葬者千餘人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
人謂之義存子榮爲尚書令文明太后令曰尚書百寮之首
民所具瞻幾年少智思未周可權記使開習政事役用未晚
終太后世寵念如初太后崩後禮遇稍薄爲并州刺史卒弟
恪太原太守坐事免恪僮僕千餘間宅華廣聲妓自適或有
勸恪仕者恪笑而不答有巧思營製正光中元叉將營明
堂辟雍徵爲將作大匠恪以疾固辭李昌中汾州胡反叛加
恪征虜將軍慰勞汾胡汾胡與恪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
授太原太守預立莊帝封真定侯遷華州刺史元暉立除都

官尚書同辭不拜爲瀛州刺史恪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
民畏之重兄天平末更滿還鄉格起聽事極高壯時人云此
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未幾太原王公朱榮居其宅焉
齊獻武在晉陽格稱老病客居趙郡鯉魚山卒贈太尉諡
絕而有後者不
哀殺之報也

趙修房子人給事東宮有骨力天性闊泰不問書說世宗親
政愛遇日除除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宗親幸其宅王公卿
士悉從親見其母修能劇飲過勸觴爵雖北海王詳等皆不
克因亂每適郊廟修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賜
主禧誅其家財貨賜高僧及修修葬父自王公以下莫不弔

史華 卷一百四十四 主

祭莫祖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車牛
傳至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百兩道路供給皆
出縣官時將馬射世宗嘗至射畢帝如射官修參乘輅車旋
卒觸東門而折修恐及驛赴葬日勅遣與左右求從者數十
人修於道路嬉戲與賓客嘉接婦女保親之從者譁擾詬怒
無怖莫不畏而惡之詔爲修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河門高唐
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路入其地者侯天盛
兄弟越次補長史大郡修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
情共疾因其在左右多言其罪自葬父還寵愛小薄初王
顯附修後因忿問密伺其過列修葬父時路中滿亂又與長

諷死

詔賜一百
同主如此
簡其不以
亦其

安人趙僧樹謀匡玉印高華璵璵成修罪始璵及李憑等
曲事修無所不至至是其糾擿之詔輟一百從教燈為兵修
與領軍于勁樛蕭未畢羽林至稱詔呼之修驚起隨出執修
詣領軍府璵與顯監決其罰先具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
令必死旨決百鞭實有三百修素肥壯展背博碩堪忍楚毒
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修出城西門不能勝縛置鞍中急
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死初于后之入修
之力也修死後領軍于勁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皆
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疎遠焉

茹皓舊吳人年十六為縣金曹史謹惠有姿貌南徐州刺史

史錄 卷一百四十四 幸

沈陵見而害之自隨入洛陽舉充高祖左右世宗踐祚皓侍
直禁中被寵愛世宗拜山陵路中勅皓駟乘皓奮衣將昇黃
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世宗親政皓春養日隆趙修妬害之
出為濮陽太守清簡氣事世宗幸鄴皓啟求朝趙解郡領直
閣寵侍如前還車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工巧多所興立
為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垵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蔣其
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世宗悅之時常
臨幸皓貴寵日升闕與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憚之皓
娶僕射高華從妹於世宗為從母迎納之口詳親詣之禮以
馬幣皓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以非舊流不許詳勸強

此事

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延明乃從之皓敏慧折
節下人而潛自經營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弟之及也世
宗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謂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轉尤祿
少卿詳既附皓又薦劉肖為直閣將軍高華素疾諸王知詳
與皓等交關相昵誣皓等將有異謀世宗令中尉崔亮奏皓
嘗常季賢陳捕靜等擅勢納賄諸事執皓等詣南臺奏處其
罪勃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哭迎皓入別食椒而死

徐義恭彭城人以巧便愛幸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
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秘密世宗不豫義恭晝夜扶持筋於懷
中靈太后臨政義恭詣附元又有淫安多在其宅為驛騎大

史錄 卷一百四十四 幸

將軍卒
侯剛洛陽人以舍鼎祖得進解出入遷嘗食典御世宗崩剛
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宮除侍中衛尉卿封武陽公侍中
游擊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擊抗衡不
屈出牧一藩未盡其用宜復還以輔幼主太后從之剛寵任
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後坐掠殺羽林
為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言
於太后太后引見廷尉卿妻延偶少卿袁翻曰剛因公事掠
人邂逅致死卿處以大辟竟何所依翻曰按律違詔不坐者
謂過撻以理之類此人已經首服宜依犯結案不應續加筆

扑兼剛口唱打殺。過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太后令削封三百戶。解尚食典御。剛自太和進食。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罷。太后詔代匡者。太傅清河王懌舉剛。領御史中尉。及元叉執政。剛子又之。妹夫引剛為侍中。領尚食典御。以為枝援。元叉解領軍。太后以叉腹心尚多恐難卒制。除剛領軍。代又以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在道詔暴其罪。廢死於家。

鄭儼。榮陽人。容貌壯麗。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緣為靈太后所幸。遷散騎侍郎。直後太后廢蕭寶夤。征以儼為開府。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

史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沐浴。太后遣閹童視侍。儼見其妻。唯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紇有智數。儼仗為謀主。儼寵幸既盛。紇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中書令。肅宗升遐。食卒。天下咸言事出於儼。公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為辭。儼從兄仲明為榮陽太守。儼走榮陽。與仲明欲據郡起眾。俱為其部下所殺。徐紇傳昌人除中書舍人。詔附趙修。修誅坐徒抱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時促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以此得還。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叉害懌。出為屬門太守。紇稱母老還鄉。入洛飾說事。又太得。又意靈太后反。

政以紇為懌所待。復為中書舍人。紇與事鄭儼。特被信任。還給事黃門侍郎。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史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亦可濟用。黃門侍郎王遵業。王誦。時稱文學。皆為紇秉筆。求其指授。紇機辯有智術。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晝無休息。每與沙門講論。分有違。心力無怠。遵俗數服之。性浮動。慕權利。外似奉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與來。與鄭儼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為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靈太后以儼奏問。公朱榮左右。榮凌以為憾。政請誅之。榮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驍驍御馬十餘匹。東走兗州。羊侃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舉兵。侃遂反。開兗州。孝莊遣于暉為行臺。與齊獻武督諸軍討之。紇處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柔。遂不返。

史書

卷一百四十四

三

宦官

大官腐之族。置於閤寺。便辟俯仰。當寵擅專。伊戾豎刁。流禍兩國。石顯張譴。剪亡二京。豈非形質既虧。生命忽替之。所靡不懼。登高王者。股鑿宜改。往微而後庭遊。姜微盡爾。遂終見任。使權幸歸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曜廢后殺相。其間竊官。盜財賄。乘勢使氣。為

荷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錄其尤顯者焉

宗愛不知何人以罪官刑為閹人至中常侍正平元年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賁羣臣封愛秦郡公恭宗監國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嫌之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任事東宮微為權勢愛與二人不睦遂構其罪世祖震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恭宗遂以憂薨後世祖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世祖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死薛提等秘不發喪延正議以高宗幼冲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高宗世嫡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猶豫未決愛負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

史緯

卷一百四十四

書

后令徵延等愛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人以次收縛斬於殿堂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咸以愛必有趙高聞樂之禍余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高宗立愛等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初仇嵩仕慕容垂為侍御史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于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姓仇嵩女有姿色充冉閔宮閔破入慕容儁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嵩已死魯元每言三舅於世祖時東方罕有

仕者廣益皆不樂入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將至魯元結百餘騎迎於桑乾及見下拜言於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世祖矜焉引見賜爵文安子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漏脫者多東周

既平綾羅戶民樂募請採漏戶供為綸綿自後逃戶占為綾羅者非一於是雜戶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罷之一屬郡縣進爵零陵公冀州刺史洛齊貴盛之後廣益坐事誅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與焉後欲還侯氏而廣有女孫為南安王妃妃曰由我仇

史緯

卷一百四十四

書

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乃止洛齊卒養子儼襲趙黑溫人也由侍御典監藏轉選部尚書侍中封河內公顯祖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不肯奉詔顯祖怒以問黑黑曰臣以死奉皇太子不知其他顯祖默然遂傳位高祖尚書李訢與黑對給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遠為幽州皆曰才能實有私也黑疾其虜亂選體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恒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為方州臣實為惑於是黑與訢遂為隙隙訢列黑為監藏時多所裁沒因黑

爲門士黑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黑告訢專恣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已清儉勤於執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空

劉騰平原人爲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以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後爲太府卿靈太后臨朝封長樂公騰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害射人意特蒙進寵吏部望騰意奏其弟爲郡人資垂越清河王擇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擇廢太后於宣光殿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

史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賡缺少又使中常侍賈榮侍肅宗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爲司空表裏擅權樹置奸黨又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禁闕共裁刑賞騰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夾於二人之手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有歷日不能見者內外屬請公然受納固護山澤剝削州鎮交通互市役使嬪御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患苦之騰之治宅也本車都尉周特筮之不吉止之騰不聽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正光四年三月騰死聽事甫成陳屍其下贈驃騎大將軍太尉葬日闕官爲義服杖經哀痛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魏初以來閭閻存亡之盛莫及焉太后反政追奪爵位

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騰養子叛入梁太后大怒徙騰餘養於北遣使追殺之

賈榮酒泉人爲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榮與元叉劉騰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叉也太后肅宗同在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執榮給太后曰侍臣心懷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榮便扶肅宗出東序前御顯暢還閉太后於宣光殿榮既黨叉威福震於京師太后反政出榮爲濟州刺史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史

卷一百四十四

七

史緯卷一百四十五

魏書十八

列傳

外國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日光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夫餘以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家鳥以毛藉之王割之不能破乃還其母母以物爨之置於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焉朱蒙私試知善惡駿者減食令瘦焉者善養令肥夫餘

史緯卷一百四十五

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少給之矢朱蒙矢雖少短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乃與烏引馬遶二人東南走中道遇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曰我是日之子河伯外孫今追兵且及奈何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至普速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蓑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在大餘時生子曰閼達及朱蒙為國王與母亡歸之朱蒙死閼達立至其孫莫來遂并夫餘莫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為縣屬之昭帝賜衣帛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繁不復請郡但於

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為頓溝溝濶華言城也王莽發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莽強遣之皆出塞為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顯嚴尤誘斬之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瑒安之間莫來裔孫官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官死于伯固立順和之間復寇掠遼東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公孫度據遼東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于伊夷夷立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叛伊夷夷更作新國其後伊夷夷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夷死子位官立位官曾祖官生而能視國人惡之及

史緯卷一百四十五

長因虐國以殘破及位官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為位以其似官故名位官有勇力善騎射魏景初二年司馬懿討公孫淵位官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官寇遼西安平幽州刺史母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之大戰於沸流位官敗走儉追至規規懸車東馬登先都山屠其所都位官將妻室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官奔扶沮儉使將軍王順追之絕扶沮千餘里到肅慎刻石紀功又刊先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之亂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位官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釗立建國四年慕容皝伐之入自南陔戰於木底大破釗軍乘勝長驅遂

人九都到單馬奔竄，兇掘到父墓，載其屍，掠其母妻珍寶，男
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都城而還。劍後為百濟所殺。劍
曾孫連世祖時，遣使者安東奉表貢方物。世祖遣散騎侍郎
李敖拜連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
高句麗王敖至平壤城，訪其方事，云遼東東至柵城，南至小
海，北至舊夫餘，民戶三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
一千餘里，治平壤城，其城東西六里，南臨沮水，城內唯積倉
儲器備，寇賊至口，方人固守。王為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
有國內城及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國中呼為三京，復有遼東
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大官有大對盧，以疆弱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三

附陵奪而為之，不由王之署置也。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
布帛及皮，土田薄墾，蠶桑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衣食，時馮
弘率眾奔之。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檢詔連，令送弘，連竟不送。
世祖怒，欲討之。弘尋為連所殺。文明太后勅連令獻其女，遣
安樂王真送幣，連惑左右之說，云朝廷與馮氏婚姻，未幾而
滅其國，宜以方便辭之。遂妄稱女死，朝廷遣散騎常侍程駿
切責之。若女果死，聽更選宗淑，會顯祖崩，乃止。光州於海中
得連所遣諸蕭道成使餘奴等送關，高祖遂還國，詔責連，令
其思愆。太和十五年，連死，年百餘歲。高祖舉哀於東郊，遣謁
省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諡曰康，遣大鴻臚拜

連孫雲為高句麗王，衣服車旗，詔雲遣世子入朝。雲辭以疾，
遣從叔升干隨使詣闕，正始中，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高悉
弗悉弗曰：高麗果棄純誠，無愆王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
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并，二品不登
王府，寅兩賊所為，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
虜，實得征之，燕鑿鼎耻，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
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畧，擗披害羣，輯寧東裔，使地產
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子安襲正光中，蕭衍使江法
盛等授安率東將軍衣冠劍佩，光州於海中送於京師，安死，
子延立，延死，子成立，齊受魏禪，成遣使朝貢，文宣封成高麗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四

王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崔柳使高麗，求魏末流人，勅柳
曰：若不從，以便宜從事，及至，成不許，柳叱之以拳，擊成，墜於
牀下，成左右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于湯立
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周武封湯遼東王。
百濟馬韓之屬國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侍兒於後，姪姪
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
娠，王拾之，後生男，王置之禾卒，卒以口氣噓之，不死，徙之馬
關，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之，東
明懼，逃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鼈為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
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漢

與漢唐然
諸古焉之
亦有之未
可知也
漢書
卷九十五
地理志
東夷傳
高麗傳
百濟傳
新羅傳
高句麗傳

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精練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其外更有五方方各有城王姓餘氏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遣使上表曰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瞻望雲關馳清問極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係仰謹遣私署冠軍將軍弗斯侯長史餘禮等投觴波沮搜徑玄津託命自然之運進萬一之誠冀神祇垂慈皇靈洪覆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旦聞夕沒永無餘恨臣與高麗源由夫餘先世之時崇為舊款其祖劍輕廢時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最斯

史記卷一百四十五

劍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迨焉氏數終餘燼奔竄隴嶺斯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連遭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歸女執壻後宮并遣子弟牧國外庶人壤匹夫不敢自有今建發殺大臣民庶崩離是天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焉族土馬有焉畜之懸樂恨諸郡使首丘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當率所統承風響應且高麗不義逆詐非一外托卑下之辭內懷兇禍之行南逼劉氏北灼焉蟻其相唇齒謀陵王累昔唐堯至聖致河丹水孟嘗稱仁不捨塗晉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歲屢度臣西界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非高麗之物後

金人

聞乃是王人來臨臣國長蛇隔路沈之於海今上所得較一以為實驗獻文以其僻遠冒險朝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郡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守之以仁義亦何憂於寇讐也前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積年不返存亡未審卿所送較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而生必然之過經畧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舉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等討事合理亦未周所獻土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建發送安等安等至高麗更稱昔與餘慶有讐不令東過安等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

史記卷一百四十五

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書褒其誠節安等過風飄蕩竟不達而還
以莫妻焉北扶餘也俗尤惡婦姪者殺之尸其國南山上至焉女家欲得輪牛馬乃與之
勿吉在高麗之北即古之肅慎氏也魏太和初遣乙力支貢馬五百匹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大沱河船沈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遠和龍表云本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曰三國同是藩附宜加利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沈達其國

氏者西夷之別種世居隴右漢末豪帥楊騰徙居仇池後遂有秦州漢中之地傳至楊玄始光四年太武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爲梁州刺史南秦王玄死子保宗立玄弟難當廢保宗而自立稱藩於宋難當以保宗鎮石昌以子順守上却保宗謀篡難當事泄被繫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難當舉兵襲梁州遂有漢中之地蕭思話平梁州難當復降於宋難當釋保宗遣鎮董亭保宗歸魏太武拜保宗秦州刺史武都王尚公主遣大鴻臚崔順拜難當秦梁二州刺史南秦王難當自立爲大秦王年曰建義妻爲皇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猶貢獻於宋會其國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太

史

卷一百四十五

七

武遣樂平王丕取上郢詔論難當難當奉詔守上郢尋傾國南寇現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伐巴西獲維州流民七千餘家還於仇池宋遣將裴方明伐之難當大敗與千餘騎奔上郢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拜管州刺史卒方明以保宗弟保熾守仇池河間公齊擊走之詔保宗復其國保宗弟文德求援於宋宋封文德爲武都王遣將房亮之助之齊破禽亮之文德奔葭葭武都陰平氏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討之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僚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

從夫之爵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文德自漢中入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爲宋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從弟僧嗣後自稱武都王於葭葭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爲武興王遣使歸順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既而復叛征西將軍皮歡喜攻葭葭破斬之文度弟弘自爲武興王奉表謝罪貢方物遣子入侍孝文拜弘南秦州刺史武都王弘死從子後起嗣後起死弘子集始嗣集始朝於京師賜車旗戎馬錦綵繒纈遣還武興仇池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奔齊景明初歸國復授爵位還守武興死子紹先立其叔集義見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爲外藩遂扇

史

卷一百四十五

八

勳諸氏推紹先僭稱大號集義封王引梁爲援安西將軍那稱造將傳堅攻武興尅之執紹先送京師遂滅其國以爲東益州那豹爲刺史威惠不衆氏豪仇石柱等反叛詔魏子建代之子建撫以恩信風化大行及唐永代子建氏人悉反永棄城走復爲氏地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周文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後請其妻子周文奏魏帝還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南岐州氏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討降之以武興置東益州辟邪爲刺史辟邪據州反詔南岐州刺史叱羅協討平之吐谷渾遼東鮮卑徙河涉歸于也傳至慕瓚遺其侍郎謝太

率奉表歸魏、會赫連定送之京師、世祖策慕瑱爲大將軍、西秦王慕瑱表曰、臣誠庸弱、敢竭情款、仰會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靡車旗旣飾、而財不周、實願垂鑒、察其單款、臣頃接寇逆、疆境之人、爲賊所掠、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曰連、窮累寒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幸可憫、願并勅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世祖詔公卿議、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曰、前者有司所處、以爲西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猷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爲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

史

卷一百四十五

九

班同上、國至於猶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時以制、豐寡自漢魏以來、撫接荒遐、頗有故事、呂后遣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各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絮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系盤、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實也、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爲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赫連定而已、吐谷渾本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界、拓境之數、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靡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欽於朝廷、原其本情、必

不至此、或左右不敕、因致斯累、檢西秦涼人、賊時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稱藩、四海咸奉、天下一家、可勅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爲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還、卽爲臣妾、可勿聽許、制曰、西秦王所收金城、抱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卽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廟、綿緇、可隨使、疎數增益之、自是慕瑱、貢獻、頗簡、又通於宋、宋文封爲隴西王、慕瑱死、弟慕利延立、封西平王、宋亦封爲河南王、世祖征涼州、慕利延懼、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世祖遣使宣諭之、乃還、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已、與使者謀欲歸國、慕利延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逃歸京師、請討慕利延、世祖拜叱力延歸

史

卷一百四十五

十

義王、詔旨王伏羅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寶走河、西伏羅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從弟伏念等率衆一萬三千落降、復遣高涼王那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數萬人、南征尉賓、遣使通宋求援、七年、還舊土、慕利延死、拾寶立、邑於伏羅川、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寶奉修貢職、世祖拜爲沙州刺史、西平王、宋亦封爲河南王、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高宗時、定陽侯曹安曰、臣昔爲澆河戎將、與拾寶相近、明其地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寶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詔陽平王新成出南道、南郡公李惠出北道、以討之、拾寶走南山、

近改悔也

高祖以此
服人如此

復駝馬二十餘萬，顯祖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率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遺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顯祖幽之，拾寅部落大饑，詔廣州公皮歡喜為前鋒，上黨王長孫觀為大都督以討之，軍入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顯祖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遺子斤入侍，前路追還，復擾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陽，抱罕鎮將楊鍾葵移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顯祖許之，自是歲脩職貢，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死，子伏連壽立，高祖欲令入朝，表稱疾病，輒修泥和。」

史書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城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連壽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高祖曰：「朕在哀疾之中，未遑征討，去春抱早表取洮陽泥和二成許之，及偏將致討，二成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可悉還之，伏連壽乃遣世子賀魯頭朝於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壽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吐谷渾王、唐旗章殺皆傳給之高祖，崩伏連壽遣使赴哀，置其誠敬，伏連壽內脩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之中，號為強高，準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世宗詔責之曰：「梁州送卿報官書，梁州與卿並為邊附，語其國則降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有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壽上表陳謝，終世宗世，至於正光，犂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秦州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人萬于苦提、東惠念生、四刺史宋頴，頴求援於伏連壽，伏連壽親率眾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微不通，貢獻路絕，伏連壽死，子夸呂立，自號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兼鄯善且末，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將將軍之號，青海周圍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合，後以良牝馬置山上，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駒，既為龍種，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

史書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聖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是也，興和中，齊獻武作相，都懷荒遠，蠕蠕既附，夸呂遣使致敬，獻武徵其朝貢，夸呂遣趙吐骨真假道蠕蠕來貢，又獻其從妹，靜帝納以為嬪，遣散騎常侍傅靈樞使於其國，夸呂請婚，以濟南王匡孫女為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絕，西魏大統中，夸呂遣使獻馬牛羊，然寇抄不止，緣邊多被其害，廢帝二年，周文勸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遣使貢方物，夸呂又通使於齊氏，涼州刺史史寧，規知其還，率輕騎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板，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驘六百頭，雜絲綵絹以萬計，恭帝二年，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襲夸呂破之，虜其妻子。」

大獲珍物及雜畜。武成初，李昌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詔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李昌遣其廣定鍾雷二王拒戰，祥等破走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李昌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洞王莫昌率眾降，以其地爲扶州。建德五年，其國大亂，周武詔太子征之。軍至伏俟城，李昌遣走虜其餘衆而還。宣政初，其趙王他魯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高昌車師前王之故地也，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故名高昌。有漢時高昌壘，因以爲國號。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

嘉爲王，嘉金城人。世宗時，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仍求內徙，以嘉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秦臨伯私稱王，如故詔曰：卿頻請朝，援從國內，還雖來誠可嘉，而於理未當。何者？彼之吐庶是漢魏遺黎，成家立國，積世已久，惡從重遷。今若動之，恐變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肅宗時，遣使奉表，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變以爲博士。肅宗許之。嘉死，贈涼州刺史。子堅立，遣使朝貢。永熙中，進爵爲公，堅死，子伯雅立。隋煬帝引致諸蕃，大業五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高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解耕，削社，隋煬帝之賜以衣冠。伯雅臣於鐵勒，鐵勒遣重臣在高昌有商胡往來，則稅之。雖下令取悅中華，竟畏鐵勒不改也。發者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穎，往往有焉。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其族類漸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客爲丘墟。太祖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朝於京師，求爵，晉子以表忠款，拜侍子，豹爲江州刺史。順陽公初桓玄西奔，被殺，其孫誕年數歲，流竄蠻中，及長，多智謀，爲羣蠻所歸。延興中，誕擁汚水，以北源葉以南，八萬餘落內屬。高祖拜誕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治於朗陵。太和十年，移額陽。十八年入朝，賞遇隆厚，卒，子羅襲，李

景明初太陽蠻酋百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四郡十八縣三年魯陽蠻北薨等攻潁州詔左衛將軍李崇討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荆州蠻樊素安反李崇討平之正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卒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討衍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永平初東荆州表太守桓叔與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鎮東長史鄒道元檢行置之叔與驍弟也拜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荆三年梁遣兵討江沔諸蠻發動自相督率二萬餘人請執帥為聲勢叔與

史纂 卷一百四十五

為之節度蠻人遂安梁雍州刺史蕭藻遣將軍孫等寇南荆公襲沔破掠諸蠻發首梁將軍楚石廉叛梁來歸叔與與石廉督發夏二萬餘人斬令孫四年叔與上表請不讓東荆許之梁每寇抄叔與必摧破之梁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田官德舉州內屬拜僧明西豫州刺史官德義州刺史義州尋為梁將裴遠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朝廷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所在反叛二荆西鄆諸蠻遂大擾動斷三鵞路役都督寇蓋至於襄城汝水梁遣將軍廣陵樊城諸蠻為之前驅自汝水以南處處劫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

西域諸國太祖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請依漢氏故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致奇貨於天府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歷太宗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世祖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乃遣行人王恩生許綱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所執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多壽錦帛出鄯善

史纂 卷一百四十五

招撫九國厚賜之并便道之國琬過諸國北至烏孫其王得賜人悅拜受琬曰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地無由耳今使君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仰慕之誠琬於是向破洛那明使者舌烏孫王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宜詔慰賜之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等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於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健令護送牧健恒發使導路由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健稍慢其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與提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弟樂平王丕我王大喜宜

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奉使還以聞世祖遂計收懷京州既平都善以為唇亡齒寒自然之勢今武威為魏所滅大將及我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都善行人復通琬等還京師具言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大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南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以數百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十里至都善

史

卷一百四十五

七

為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自宛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于闐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遣使索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遣使奉獻延望救援顯祖詔公卿議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為所拒當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顯祖以公卿議示使者曰朕應勅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還阻雖

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為汝除害其謹警候以待大舉自後朝獻不絕車師一名前部沮渠無諱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其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逐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獻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不關常貢天子垂矜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難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載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城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開焉耆舍給之疏勒漢時舊國也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

史

卷一百四十五

八

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之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心形俱肅悅殷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京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光澤昱然日三澡漱然後飲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至其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紒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逐大檀追之不及自

是為仇敵相征伐。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血出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嚙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癥。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受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蠅蠅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蠅蠅多東死，浮亡是歲，再遣使朝貢，求東西齊契討蠅蠅。世祖嘉其意，命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蠅蠅，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

大月氏國世祖時，其人尚販京師，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採礦於山中，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駭，以為神明所作。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九

大秦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渤海也。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寬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責讓，大則黜退，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云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小月氏國城東十里，有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初建

至武定八年，計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乾施國亦有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所謂雀離佛國。

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鳥其國，事佛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驅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

蠅蠅姓郁久闕氏，東胡之苗裔也，神元之末，掠騎得一奴，髮

始齊，紆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間，木骨間者，首禿也，與

郁久闕聲相近，故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間既壯，為騎卒，坐後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十

期當斬，亡匿廣漠，谷間收合遺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間死，子車鹿會自號柔然，性雄健，始有部衆，而役屬於魏。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改其號為蠅蠅，車鹿會歲貢馬，畜貂狗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傳至曾孫地栗袁，袁死，衆分為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纁紇提別居西邊，纁紇提附衛辰而叛於魏，登國中討之，敗走，追及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率東部遁走，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破屋擊舍新之，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跋請降，復纁紇提子曷多汗、社哈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纁紇提西遁，大祖追之，至上郡，賊

那山繼紇提降撫慰如舊九年曷多汗率部落西走長孫肥追之至跋那山斬之社論與數百人奔匹候跋跋處之南鄰令其子四人監之社論執四子以叛繫匹候跋執之跋諸子收餘衆往依高車社論兇狡有權變欲聚而殲之乃釋跋及其四子諸子既還社論密舉兵襲殺匹候跋跋子啟拔吳頡等十五人歸於太祖社論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與姚興和親太祖遣將軍和突襲其部落社論來救突破之社論遠遁漠北侵高車遂并諸部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殺之臨時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主

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論社論逆戰於頭根河大破拔也稽盡并其衆社論遂稱疆盛隨水草畜牧其地西馬耆東朝鮮北窮瀚海南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在敦煌張掖之北小國多附之自號丘豆伐可汗言駕御開張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爲稱號若中國立諡然太祖謂崔宏曰蠕蠕自昔號爲頑罔每來抄掠駕特牛奔遁驅雙牛隨之特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告以健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不肯易遂爲敵所虜今社論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

年太祖征姚興社論入參合跋南至豺山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獲天賜中社論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論而立大那發覺來奔以大那爲西平侯悅代爲易陽子永興二年社論犯塞太宗討之社論遁走道死其子社拔年少部落立社論弟斛律號萬苦蓋可汗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術也皆國東破臂曆辰部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咄千等來降斛律畏懼不敢南侵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跋聘斛律女爲妻斛律兄子步鹿真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等女爲媵斛律不從步鹿真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爲媵黎遂共謀令勇士夜候斛律出穹廬執之與女俱嬪於和龍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主

而立步鹿真樹黎乘政馮跋封斛律爲上谷侯初高車叱洛侯叛其衆帥導社論破諸部落社論以爲大人步鹿真與社論于社拔至叱洛侯家姪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爲主遣大檀金馬勒爲信大檀社論季父僕譚之子統別部鎮於西界步鹿真發騎圍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而自立大檀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平汗紇升蓋可汗言制勝也率衆犯塞太宗討之大檀遁遁山陽侯奚斤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墮指者十二三太宗崩大檀寇雲中世祖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圍世祖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

塔士卒大懼。世祖顏色自若。會軍士射死大檀弟子於陟斤。大檀乃還。二年。世祖征之。五道並進。長孫瀚從黑漠。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間。車駕從中道。姚清從栗園。奚斤從公奕山。諸軍至漠南。舍輜車。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駭驚北走。神顯元年。大檀遣子將萬餘騎入塞。殺掠邊人。二年。世祖將襲大檀。大臣皆不願行。世祖從崔浩計。將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世祖大笑。告公卿曰。龜黿小豎。目故不暇。何能為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蠅蠅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策也。吾行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長孫

史記

卷一百四十五

章

世祖賜之衣服。遣歸。吳提感德。遣使朝貢。世祖厚賜之。延和三年。以吳提向西海公主。納吳提妹為嬪。吳提遣其兄充鹿傀來朝。獻馬二千匹。世祖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征之。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山。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伐沮渠牧犍。令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入寇。壽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賴山。吳提之入也。爾其兄乞列歸與嵇敬相守。嵇敬大破之。獲乞列歸及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至漠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至漠南。分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為後繼。車駕至鹿澤谷。吳提遁走。追至額根河。破之而還。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南昌王那出東道。畧陽王瑒兒出西道。車駕自中道出涿邪山。別部帥余綿他拔率千餘家降。吐賀真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畧陽王瑒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圍那

史記

卷一百四十五

音

世何義也

一年兩伐

數十重，那彌長圍堅守，吐賀真挑戰不利，以那家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追之，九口九夜，吐賀真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收其輜重而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畧陽王羯兒盡收其入戶，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大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莫弗烏米駕頹率眾數千落降，刑石記功而還。世祖意存休息，蠕蠕亦不敢復南，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督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爲後繼，諸將會車駕於女水之濱，顯祖親誓衆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爲朕力戰，方畧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遂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反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作北征頌，刊石記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娉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顯祖曰：「蠕蠕雖若禽獸，貪而無義，朕常以寬信待物，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請和，求結姻媛，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夫男下女，父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先王所以重人倫之本，不載其初，今終難矣。予成終顯祖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遣北拔來獻

良馬貂裘，北拔彌伏承天朝珍寶，歷其貽求一觀之，乃勅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廐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北拔見之，謂從者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又遣北拔朝貢，復議婚。高祖志存招納，許之。予成雖修歲貢而懷詐不誠，婚事亦停。予成死，子豆輪立，號休休，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殘暴好殺，其臣石洛侯諫之，又勸與國通和。豆輪怒，殺石洛侯，夷三族。十六年，高祖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厥爲都督，率斛律恒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輪。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落西走，自立爲王。豆輪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輪出凌嵯山，那蓋出金山。豆輪累敗，那蓋屢捷。國人以那蓋爲天所助，欲推爲主。那蓋不從，衆強之。那蓋固辭，衆殺豆輪母子。那蓋乃襲位，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言悅樂也。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正始三年，伏圖遣使勿六跋朝貢，請通和。世祖勅勿六跋曰：「蠕蠕連祖社，輪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時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惟寬北伐，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款誠昭著，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并獻貂裘，世宗不納。伏圖西征高車，爲高車王彌俄鞬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言彰制也。永平四年，

遣沙門洪宣獻珠像。世宗遣將軍馬義舒報使。未發而崩。事遂停。四年。遣尉比建朝貢。醜奴勇健。善用兵。熙平元年。西征高車。禽其王彌娥。突殺之。盡并叛者。因遂強盛。二年。遣榮顯禮朝貢。神龜元年。肅宗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藩禮不備之意。初豆喻死。伏圖納其妻侯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祖惠等六人。後祖惠忽亡。失有豆。迺地萬者年二十許。本為尼。後嫁引副升牟為醫巫。假託神鬼。出入醜奴所。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於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在天上來。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

史緯

卷一百四十五

五

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授大副升牟。曾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挾左道。又有素色。醜奴甚愛信之。亂其國政。後祖惠告其母。言我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以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鑒遠事。不可不信。而地萬恐懼。語祖惠於醜奴。醜奴殺之。醜奴母遣李具列殺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會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敗還。其母與大臣殺之。立阿那瓌。其族兄侯力發。示發率眾數萬。伐阿那瓌。阿那瓌戰敗。南走歸。魏侯呂陵氏及二幼子為示發所殺。肅宗遣侍中陸希道為使。兼散騎常侍孟威副之。迎阿那瓌。使司空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郎王纂在近郊。申宴勞。引至

闕下。肅宗臨顯陽殿。引五品以上官。王公使客列於殿庭。阿那瓌入就庭中北面謁者。引阿那瓌升殿。位於藩王之下。伯叔兄弟位於羣臣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將罷。阿那瓌執政立於座後。詔舍人常景引阿那瓌至殿前。問所欲言。阿那瓌再拜跪。言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帝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言曰。臣先祖以來。世居北土。雖隔越山津。而乃心慕化。正以高車忤逆。臣國侵擾。未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以來。漸定高車。及臣兄為主。遣榮顯禮等來使。大魏賞欲成修。禮是以曹道送北使臣與主兄。即遣大臣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微高車侵暴。奸臣作逆。殺臣兄。立臣

史緯

卷一百四十五

五

為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故投國歸命。帝曰。具卿所陳。如有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再拜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關老母在彼。萬里分張。本國臣民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剪叛逆。收集仁散。老母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得報親讐。以雪大耻。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天威嚴重。言不能盡。別有啟呈。願垂昭覽。仍以啟付常景奏聞。詔封阿那瓌朔方郡公。端端主。賜以衣冕。加之貂蓋。祿從儀衛。同於戚藩。以阿那瓌啟詔大臣議。時朝臣意有同。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宰相元叉。遂許歸北。二

年阿那瓌請辭肅宗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其伯叔兄弟升
 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
 銀藥弓箭刀楯鼓角錦袖被褥袍帽納額袴褶帳幕銅鐵鳥
 鎗黑漆竹櫺朱畫盤器婢二口馬五百匹駝百二十頭牛一
 百頭羊五百口麥麴八石乾飯一百石粟二十萬石至鎮給
 之詔侍中崔亮黃門元纂郭外勢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兄
 俟力發婆羅門率眾討示發破之示發奔地豆干豆干殺之
 推婆羅門為主號獨偶可社句可汗言安靜也俄朔鎮將楊
 筠愛國彼人已立上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默心已相君
 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返虛反徒損國威自非
 廣加兵衆無以送其人北肅宗諭以前經蠕蠕具仁報云具
 仁往給婆羅門迎阿那瓌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避避之心青
 其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故婆羅門遣莫何去汾俟力丘升
 頭等將兵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至鎮言彼事勢阿那
 瓌懼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
 州降於是蠕蠕相率迎阿那瓌阿那瓌云投化蠕蠕元退
 社渾河旃等以七月到鎮云國土大亂迭相抄掠當今北人
 謁意拯救乞依前恩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送臣磧北撫定
 荒人事必克濟付尚書門下轉議八月詔張散騎督王遵
 業馳驛宣旨慰阿那瓌并賜資之九月蠕蠕使主侯匿伐來

齊後魏鎮阿那瓌兄也表請阿那瓌并乞軍錄尚書事高
 王雍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欽侍中元叉等奏曰肅宗漢立
 南北單于皆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御難爲國藩籬今臣
 等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
 漢晉舊障寬平衍沃阿那瓌可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可置西
 海郡今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其資給所須唯恩裁處臣下之
 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德請
 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軍主監率送至前所仍爲
 彼盡構功競聽選諸在婆羅門之先投化者令州鎮上佐送
 詣阿那瓌處阿那瓌草創無儲積請給麻子乾飯二千斛婆
 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新造藩屏
 宜各優使慰喻經畧肅宗從之十二月詔元洪超兼尚書行
 幸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等與部衆叛投噉達噉達三
 妻皆婆羅門姊妹也爲州軍所擒三年阿那瓌上表乞粟以
 爲田種詔給萬石四年阿那瓌乘大饑入塞寇抄肅宗詔元
 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爲阿那瓌所執驅掠良口二千公
 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放乎還詔尚書令李崇率騎十萬
 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肅宗
 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陽詔贈秦州刺史廣
 牧公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詔遣具仁齎雜物賜阿那瓌

唐后文帝
元統乙卯
氏也

命勒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肅宗遣兼通直散騎常侍馮雋宣勞阿那瓌，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勒連頭兵豆伐可汗，言把撓也。阿那瓌遣彌俄朝貢三年，遣驛鳳皇朝貢。肅宗詔曰：北鎮羣狄，爲逆不息，蠕蠕主爲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余朱榮降，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啟，更欲爲國東討，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勅。蓋應其反覆也。此後頗使朝貢，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勳高貴，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衛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窮水無塵，至誠既篤，宜探殊禮，自今以後，讀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羊

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阿那瓌遣烏句蘭樹什伐朝貢，并爲長子請尚公主。出帝詔以范陽王誨之女郡邪公主許之，未及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爲婚好。而魏文帝以孝武時舍人元翌一爲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弟塔寒，又納阿那瓌女爲后。阿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率衆渡河，以廢后爲言，文帝不得已，勅廢后自殺。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掠東魏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秀容，至於三推，殺其使元肇。東魏乃囚阿那瓌使溫豆拔，神武以阿那瓌兒殺將撫懷之，遣其副龍无駒北還，以通溫豆拔音問。初，阿那瓌殺元整，亦謂溫豆拔等不存，既見无駒，頗感愧，與和二年

有無此事
自初之

遣龍无駒朝貢東魏，會阿那瓌女妻文帝，帝遇疾死，齊神武因遣參軍張徽恭使阿那瓌，問之云：文帝及周文既害孝武，又殺阿那瓌之女，妄以疎屬假公主之號，嫁其弟，又阿那瓌渡河西伐時，周文燒草，使其馬饑，不得前進，又言東魏正統所在，往者破亡歸命，魏朝保護，得存其國，兼許阿那瓌云：近有赤鋪步落堅胡往河西爲蠕蠕主所獲，云蠕蠕主問之，汝從高王爲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蠕蠕主殺之，二人言從高王，蠕蠕主放遣。此蠕蠕主存宿昔仁義，彼女既見害，欺詐相待，下仁不信，宜見討伐，且逆命一方，朝廷亦欲加誅，若念舊恩，存和睦，天子當以慈親公主，結成婚媾，遣兵將伐叛臣，爲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羊

蠕蠕主雪耻報讐，阿那瓌遂歸誠於東魏，遣使朝貢，因爲其子菴羅辰請婚，神武請遂其意，以招四遠，詔以常山王臨妹許之。封蘭陵郡長公主。阿那瓌遣使奉馬千匹爲聘禮，請迎公主。詔兼宗正卿元壽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過資用器物，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使迎公主於新城之南，神武親送公主於樓煩之北，厚勞其使。阿那瓌大喜，自是朝貢相等。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隣和公主妻神武子長廣公洪靜，帝許之。武定四年，阿那瓌以神武威德日盛，有愛女請致之，神武詔神武納之。自此東魏邊塞無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瓌強盛，羣恭，禮敬稍

同朝貢不復稱臣。天平以來，通自踞慢。汝陽王邈為秦州，遣典籤淳于單使於阿那瓊，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瓊因人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黃門之屬，以單為秘書監，掌文墨。單教阿那瓊國書往來，降敵抗禮，及齊受禪，往來不絕。天保三年，阿那瓊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攻從弟登注注子庫提擁部落奔齊，其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齊文宣送登注及庫提還北，鐵伐為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為主，又為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突厥所攻奔齊文宣北伐突厥，庫提立菴羅辰為主，給其庫帳，縉帛，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乃還。五年三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三

月菴羅辰拔文宣親討破之。菴羅辰北遁。四月，寇肆州。文宣復親討之。至恒州黃瓜堆，大破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文宣復北討。蠕蠕破之。蠕蠕帥部眾東徙，將南侵。文宣率輕騎於金川下，遣擊蠕蠕，聞而遠遁。六年，文宣又親討蠕蠕，留輜重於白道，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躬犯矢石，頻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蠕蠕復為突厥所破。西魏恭帝二年，率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與西魏和親，使驛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遂收縛蠕蠕主已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並配王公家。南史宋昇平中，遣王洪軌使蠕蠕，使其謀魏。齊建元三年，

洪軌始至，是歲蠕蠕遣使請并力攻魏。其相國邢基祗羅回表言京房識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讖，代宋者齊。獻師子皮袴褶，梁天監中，遣使獻馬貂裘。其國能以術祭天，致風雪。前對岐日，後則泥濘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為之，則不能問其故。蓋以壞云。

徒何段就六春，本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春，因亂被虜，為瀋陽烏丸太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辱官。無乃唾日陸春口中。日陸春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公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使日陸春將人詣遼西，遂食招誘亡叛，遂至強盛。日陸春死，弟乞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四

珍立乞珍死，子務目摩立，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所統三萬餘家。壽終四五萬騎。晉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為已用，漢德之表，封務目摩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務目摩率騎伐石勒於常山大破之。務目摩死，就陸春立，就陸春與弟匹磾從弟木波率五萬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釋仗，疑以無備，勒遂募勇從穿城突出，直衝木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而遣之。木波既免，就陸春等遂還。木波感勒不害已，自此以後，不敢南向。沒日吾父在也，就陸春死，其子幼弱，匹磾與劉琨子琨奔喪。陰卷甲而往，欲殺木波而奪其國。木波逆擊之，獲劉琨匹磾走還。

懼現會已請現會宴同執而害之匹碑與末波相攻擊部衆
乘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以拒末波平文帝嚴精騎欲擊之
匹碑南奔樂陵石勒遣石虎擊之禽以文鴛匹碑遂率諸場
壁降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立日陸
存弟護遼爲主烈帝假護遼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
南冀州刺史渤海公建國元年石虎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
平岡山遂殺慕容晃殺之鬱南奔石虎以所獲鮮卑五千
人配之使屯令支鬱南死子龍代之冉閔之亂龍孫齊地慕
容僞使弟格伐龍於廣固執龍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勃勒諸夏以爲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高車丁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吾有此
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
其上曰請天迎之經三年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其小女
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天使之然將下就
之其姊大驚曰妹嫁畜生無乃辱父母妹竟爲狼妻而生子
後遂滋繁成國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後徙於鹿澤海
西北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國家太祖親襲之
大破諸部後太祖復渡弱洛水西行至鹿澤海停駕簡輕騎
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復討其
餘種於狼山大破之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太祖親勒六軍

從中道自駿橋水西北徇峯其部諸軍雲合破其雜種三十
餘落衛王儀別從西北絕漠千餘里破其遺進七部於是高
車震駭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周
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擊至平城以高車衆起鹿苑南
因牽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高車勑力健率九百
餘落內附拜勑力健爲揚威將軍賜投二萬斛後轡豆建率
其部三十餘落內附拜爲威遠將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
社喻破散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
律部帥倍侯利曰社喻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衆衆掩擊入
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臥不起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社喻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脫者十二
三倍侯利來奔賜爵五都公倍侯利勇健過人北方畏之豐
兒帝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
用五十善歲吉凶每中故得親幸令其少子曷堂內侍倍侯
利卒太祖悼惜益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襲高
車餘種衰耗烏破之太祖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相類不可
使役得別爲部落世祖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
尼陵人畜其衆去官軍千餘里將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
劉潔諫不聽遣僕射安原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已尼陵諸
部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高

牧畜息由是國家馬牛羊遂賤。禮皮委積。高宗時。五部高車
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逸歌吟。其俗稱自前
世以來無盛於此。車駕臨幸。莫不忻悅。高祖召高車之衆。隨
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乾樹者爲主。相率北叛。遊踐
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詔江陽王繼爲都督。討之。
繼遣人慰勞樹者。樹者降。高車嗣。伏羅部帥阿伏至羅與從
弟窮奇俱統十餘萬落。役屬於蠕蠕。太和十一年。豆哈犯塞。
阿伏至羅固諫。不從。怒率部衆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阿伏
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哈討之。爲阿伏至羅所破。引衆東徙。
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當爲

史籍

卷一百四十五

五

天子討除蠕蠕。高祖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
奇遣使者簿頡隨于提來朝貢。各賜繡袴褶一具。雜絲百匹。
窮奇後爲噉噉所殺。虜其子彌俄突。部衆分散。或來奔。或投
蠕蠕。詔宣威將軍孟威撫納之。置於高平鎮。後阿伏至羅殘
暴失衆心。衆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噉噉伐高車。將納彌俄
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奉表獻金方銀
方金杖馬駝。詔賜雜絲六十疋。彌俄突與蠕蠕主伏圖戰於
蒲類海。爲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高
昌王麹嘉表求內徙。世祖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
佈而遁。走彌俄突。追擊大破之。殺伏圖。遣使獻龍馬五疋。金

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
十人。赤紬十疋。雜絲六十四匹。肅宗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
戰。敗。被禽。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噉噉。經數年。噉
噉聽彌俄突弟伊訥還國。伊訥遣使奉表。詔遣使者谷楷拜
爲征西將軍。高車王伊訥大破蠕蠕。蠕蠕王婆羅門走涼州。
伊訥後與蠕蠕戰。敗。其弟越居殺伊訥。自立。越居復爲蠕蠕
所破。伊訥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比適又爲蠕蠕所破。越
居子去賓自蠕蠕來奔。齊獻武奏封去賓爲高車王。病死。

史緯目錄

卷一百四十六北齊書一本紀

神武

文襄

文宣

廢帝

孝昭

武成

後主 幼主

卷一百四十七北齊書二列傳

后神武后斐氏

蠕蠕公主

妃余朱氏 小余朱氏

鄭氏

海氏

文襄后元氏 現邪公主

史緯 北齊書目錄

文宣皇后李氏 段昭儀

孝昭皇后元氏

武成皇后胡氏

後主后胡氏

穆氏

馮淑妃

王諸永安王浚

彭城王浹

上黨王渙

任城王湊

高陽王浞

博陵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河南王孝瑜

廣陵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范陽王紹義

龍西王紹康

樂陵王百年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宗趙肥王叔

清河王岳

陽州公永樂 長弼

上洛王思宗 思好

平蔡王歸彥

尉景

庫狄干

韓軌

段榮

卷一百四十八北齊書三列傳

斛律金 光義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史緯 北齊書目錄

韓賢

薛孤延

張瓊

斛律羨舉

慕容紹宗

慕容儀

高翼 乾式

封隆之 建

李元忠 渾公緒

李孝貞

盧詢祖

魏蘭根 愷

崔俊 贈

卷一百四十九北齊書四列傳

孫季

陳元康

杜弼

張纂

張亮	張耀
王紘	薛叔
平璧	万俟普
鄭述祖	崔暹
高德政	崔昂
王昕	陸法和
王琳	蕭放
徐之才	楊愔
裴讓之	張宴之
皇甫亮	陸邛
王松年	邢邵
卷一百五十一北齊書五列傳	
魏收	辛術
裴澤	元文遙
趙隱	崔季舒
祖珽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世
白建	蔡建猛
元景安	傅伏
高保寧	陽斐

盧潛	盧叔虎
陽休之	袁幸修
李幼廉	許惇
源彪	
卷一百五十一北齊書六列傳	
儒李鉉	馮偉
邢峙	劉畫
馬敬德	張景仁
權會	張雕虎
石曜	文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顏之推
史張華原	宋世良
孟衆	崔伯謙
蘇瓊	路去病
房昶	史宋遊道
畢義雲	成胡長仁
方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翰和

皇甫五

張子信

馬嗣明

思和士開

穆提獎

高阿那肱

韓鳳

史緯北齊書目錄終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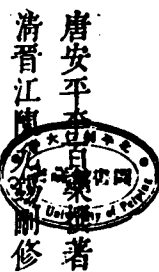
北齊書目錄

五

史緯卷一百四十六

北齊書一

本紀



高祖神武帝、姓高、諱歡、小名賀大渾、渤海蓆人、祖謚、魏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皇考樹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蠕蠕侵掠、魏高祖詔懷朔鎮將陽平王願討之、假皇考鎮遠將軍、有功、皇考尚氣任俠、意在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卒、贈渤海王、神武沈深有大畧、既果世北邊、習俗遂同鮮卑、爲駭主、鎮將、每行路往來、無風塵之色、給令史麻祥使、祥與之肉、神武坐而食之、祥以爲慢已、笞之四十、自洛陽還、領產以結客、親故怪而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焚領軍張猛宅、朝廷懼而不問、爲政若此時、事可知、財物可常守、邪、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子如、賈顯智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有茅屋、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子曰、何故觸大家、出喪中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

帝使榮與
其之事
榮既托爲
解耳

劉崇羊以假客自言善暗相過捫諸人皆貴而指麾由神武
飯竟出行數里還訪之則無人居乃知向非人也由是諸人
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與同志從之
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儻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
襄及妹皆幼妻后於牛上抱負之遂奔葛榮又亡歸余朱榮
劉貴先事榮盛言神武之美榮未之奇也因隨榮之既既有
惡焉榮命翦之神武不加羈絆葛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
馬矣榮乃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神武曰聞公有
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
天子愚弱太后淫亂華龍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

史傳 卷之十一 百四十六

二

舊發討奸臣清帝側霸業可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
是每參軍謀從榮徙并州仕願若鷹隼集中若鷹夜欲入有
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屬王言訖不見蒼鷹異而覘之唯見
赤蛇蟠牀上益驚異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魏明帝衛鄭嚴
徐紇過於太后不能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
至上黨明帝又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神武欲
諫恐不應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封銅提伯榮
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稱余朱兆榮曰此可統
三千騎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終當爲其
穿鼻以神武爲晉州刺史神武因劉貴賂榮下要人盡得其

意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余朱兆目
晉陽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謂官屬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
也吾不能事之使長史孫騰辭以終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
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使孫騰備實
兆因覲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
天子受辱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立長廣王暉封神武爲平
陽公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
往賀拔焉遇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辭以河無橋不得渡
步藩軍盛兆敗走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難
除乃與兆破之藩死兆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步

史傳 卷之十一 百四十六

三

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達據東郡契胡據
衆不聊生葛榮衆二十餘萬流入并舉大小二十六反除夷
者半猶不可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
盡殺宜還心腹將以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
曰誰可行賀拔允在坐請用神武神武拳胸之折其一齒曰
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允敢
誣下同上請殺之兆以爲誠遂奉神武神武恐兆復殺其宜
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今建牙陽曲川陳郡分兵士
素樂神武咸願附從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度霜旱請令降
戶就食山東待歲熟處分之兆從其請長史慕容紹宗以爲

不可。光曰：吾與高歡重誓，何所虜也？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誓？盟兆左右受神武金，因稱紹宗與神武有隙，兆乃拘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自晉陽至滏口，路逢公朱榮妻自洛陽來，奔其馬三百匹。兆乃釋紹宗，紹宗請兆追之。兆自追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今自來追，歎死不辭，此眾必叛。兆言無此意，因輕馬渡河，與神武坐幕下，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排開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刺白馬而盟。夜飲留宿，尉景欲執兆，神武誓止之。曰：今

殺之，其黨必奔歸，聚我兵餽馬，未成一舉而平。若英雄崛起，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兒役無謀，不足慮也。且曰：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不往。兆隔水肆罵，馳遣晉陽。魏真君中，太史奏上黨有天子氣，太武乃南巡以厭當之。新羅鳳山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不使侵犯。所過多地，輒步率馬遠近歸心焉。是前屯，邾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管租米。神武自取之，軍大信都，高乾封隆之出迎，遂據冀州。公朱度、唐元暉、南立節閔、封神武為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加東道大行臺，乃詐為書，言公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幽東皆悉，

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雪涕訣別，人皆號哭。神武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名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得人為主，乃可。眾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眾，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淡兒，不得犯軍令。生處在吾則可，不爾不能為也。眾皆頓顙曰：外生唯命。神武乃推牛饗士，喻以計。爾朱氏之意。六月，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尔朱氏會李元忠、斬股州刺史尔朱羽生來歸。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

元忠為股州刺史，抗表罪狀尔朱氏，世隆秘表不通。八月，尔朱兆陷股州，孫騰以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眾望無所歸。十月，奉章武王融子朗為皇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尔朱兆會之。神武用賈奉義、段廣、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邴，劉誕舉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堽大柱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正月，拔邴城，廢帝遣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閔三月，尔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會邴。眾號二十萬，挾沮水而軍。節閔以大行臺長孫承業總督之。神武令封隆之守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

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余朱兆責神武背已。神武曰：「木鬻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余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騎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西去。普泰元年十月，歲星孛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時神武起兵，至是破兆等，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四月，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斬之。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仲遠奔梁州。

史集

卷之一百四十六

本

从兆奔并州。神武至洛陽，廢節閭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還郡，魏帝侵於乾脯山。七月，神武帥師伐余朱兆，自滏口入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兆至秀容，分兵守險，神武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兆意怠，歲首宴會，神武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朔，賈泰奄至，兆軍人因宴休息，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哭葬之。慕容紹宗以余朱榮妻子及餘衆降，神武待之甚厚。仲遠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反覆，斬

之。斛斯椿由是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將軍武於魏帝，魏帝遂武於賀拔岳，司空高乾、密啓神武，神武封主之。魏帝殺乾，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昂，昂伏壯士執紹業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天平元年正月，神武西伐費也頭，擒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浮圖災，人有從東萊至，云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勢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

史集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七

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慕容紹泰備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怒，欲討神武，下詔將征江左，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魏帝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秦隴，多求非分，但表啓未全青戾，欲進討之事，涉忽遽，羣臣請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以防黑獺，二則可威吳楚。」神武表曰：「荆川結接蠻左，密邇畿服，交通關隴，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厚秋干、襄兵四萬，從其來達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命羣臣議欲止神武軍，神

武亦集僚佐博議，奉表自誓，以明忠款。帝錄文武議以答之，使舍人溫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爲敕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出奔，致使聞者疑有異圖。故遣御史中尉某備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復思之，猶有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黑獺爲亂，賀拔勝應之，故冀嚴欲與王爲聲援。黑獺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勝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欲分討，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八

何以爲辭。東南不實，爲日久矣。先朝以來，量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閑味，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姓名。今朕知之，加問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除者，如此議論，自是王圖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雖不怪王，屬既爲禍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遣，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藩，雖有百萬之衆，終無相圖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分空季而爭

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以爲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墮骨粉身，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不圖今日分疎到此。朕與王親如兄弟，所以投筆相將，不勝歎歎。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請遷都鄴。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久之基，經營制度，垂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乃止。至是復謀遷鄴，遣三千騎鎮建興，蓋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捉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羅業運入鄴城。魏帝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可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九

之軍，令黎儒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原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度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同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行止在王，非朕能定。爲山虧實，相爲惜之。魏帝以任祥爲尚書左僕射，祥棄官走河北，據魏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爵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勅士馬，宣告曰：「孤遇余朱氏，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誅，持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

行在所遣大都督顧川王斌之與斛斯椿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侯蔡偁神武使賈泰與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還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遣人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椿爭權斌之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神武召集百官曰爲臣奉主

史籍 卷一百四十六

十

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旋寵急便逐賢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季芬都官尚書劉厥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殺之誅其武也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重爲大司馬承制決事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西寇潼關命長史薛瑜守之大都督庫伏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神武還洛陽道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耆老議所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幸明於夾室業

喪祚短職此之由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以白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若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峭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若還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瑨贊之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云青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二年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魏帝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劉綽升自稱天子居雲陽谷神武許以女妻綽生子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十

侯其不設備滑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蓋升首以送復其皇后王公以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九月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民疾苦三年正月神武帥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鎮守遷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偕涼州刺史劉豐生遣使請內屬周文圍之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戶五千以歸魏帝加神武九錫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撥普撥與南州刺史叱干寶樂降十二月遣司徒高昂赴上洛大都督賈泰入潼關四年正月賈泰軍敗自殺高昂赴上洛四月神

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秦陝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十一月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卻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踰桑乾以遁元象元年四月神武朝於鄴遂還晉陽七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圖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墪西魏帝及周文來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死之周文燒營以遁神武遂毀金墪而還興和元年七月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十一月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十二月還晉陽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周文

史彙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主

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將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軍士有盜驢者神武將至并州夾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順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將至親信都督尉興慶腰有百箭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見小願用兄許之興慶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微射中其二騎勝稍將及神武以孝先橫射勝馬蹶遂見神武指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

歷四十四日罷二年三月神武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三年正月開府儀同三司余朱文暢司馬任直都督鄧仲禮主簿李世林參軍房子遠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旗懷刃而入其營薛季孝以告並伏誅十月神武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四年八月神武將西伐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兵果行必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燈陣圖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占者以此候勝負時黃燈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西魏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中其目用李素

史彙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主

興孤虛術攻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一夜移之奪其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營驢馬放鳴土皆驚懼神武有疾十一月班師遣太原公洋鎮鄴徵世子澄至晉陽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乃勉坐見諸貴人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澄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若無王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至是澄爲神武著名景最先與神武約以書背微點爲驗書至無點景不來問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澄曰我雖疾爾有餘憂色何也未及對又曰豈非憂侯

金鼓動

景教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願我能蓄養豈爲爾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厚狀干斛律金性適直終不負汝可朱暉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加殊禮委以經畧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陳啓於魏帝是日殂於晉陽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哀贈假黃鉞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諡獻武八月葬於鄴城漳水西義平陵魏帝臨送於紫陌天統元年追諡神武皇帝神武深密高岸機權若神馭軍嚴肅斷絕昭察知人善任苟其所堪拔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一四

於屬養虛聲無實稀見任用每有文教慙慙歎悉諸將出計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雅尚儉素居家如官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轉郡韓毅以工書顯咸免其罪命之教授諸子其盡節所事者多蒙寬宥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威招納之規畧宏遠矣

世宗文襄帝諱澄神武長子也天平三年入輔朝政時人猶以少年視之而機畧嚴明事無凝滯朝野振肅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以年勞爲制文襄益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其

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攝執射賦詩各盡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自正光以後在任郡官廉潔者寡文襄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始更私枉路絕乃勝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開直言之路論事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五年正月神武殂祕不發喪司徒侯景據河南反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四月文襄朝於鄴六月侯景奔梁文襄還晉陽乃發喪七月魏帝詔以文襄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皇帝渤海王侯景將秦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文襄以爲可誘而致乃遣景書景使王偉報書文襄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三

問誰所作或曰行臺郎王偉文襄曰偉才如此何不使我知文襄欲開景於梁與景書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南爾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景之叛也南兗州刺史石長宣相影響諸州刺史守令多被誣誤景被後尚書處以極刑文襄請減降於是斬長宣其餘咸寬宥文襄遣尚書辛術率諸將畧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七月朝都還晉陽辛卯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峻陵齊受禪追諡爲文襄皇帝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門外詣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悲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欲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蒼頭

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寵現邪公主欲來往無所避忌故居北城東栢堂太史啓率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文襄曰小人嚇我耳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將進食文襄却之曰昨夜夢此奴所我宜殺却京退寘刀於盤下旋復進食文襄怒曰我未索食汝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爾文襄自投傷足因入床下賊去床遂殺之先是謠言曰脫軟帽床底穿其言驗矣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來討賊秘不發喪明年正月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贈贈依獻武王故事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高祖第二子妻太后初孕每夜有赤光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七

照室高祖之歸尔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歛然曰得活聞者大驚鱗身重蹀脣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帝與諸童詣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高祖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又配兵四出使甲騎偽攻之眾皆怖撓帝勒眾與彭樂戰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從世宗過遼陽山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外貌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琠曰此兒意識過吾師事盧景裕然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太原公加侍中轉尚書左僕射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七

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揮部分衛斬群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莫不驚異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有不便者蠲除之八年正月魏進帝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王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其額以告館客王曇首曇首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五月帝如鄴進相國總百揆加九錫丙辰魏帝遜位別官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備奉冊書璽綬禪位於帝禪代之禮一依漢魏故事帝表辭不許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寮勸進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即帝位於南郊升壇樂燎告天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堯難宗所染也御太極前殿大赦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詔封魏帝為中山王追尊皇祖為文穆皇帝妣為皇后皇考為獻武皇帝皇兄為文襄皇帝尊王太后為皇太后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遷神主於太廟封孔長為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下魯郡修治廟宇詔故太傅孫騰太保尉景大司馬婁昭司徒高昂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可遣使者致祭并饗問妻子詔封弟浚宗室高岳功臣犀秋干等為王立子世宗太子妃李氏為皇后以犀秋干為太宰彭樂為太尉潘相樂為司

晉書
卷之四十六
之也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六

徒司馬子知爲司空以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平陽王湛爲
尚書令詔魏御府珍奇雜錄悉送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
詔郡國修立資序國子學生依舊銓補文襄所運蔡邕石經
五十二枚移置學館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民
之官勸課農桑帝如晉陽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
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官朝皇太后於內殿十一月周文率
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見帝軍
容嚴盛嘆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十二月帝至自晉陽二年春
正月祀圓丘以神武皇帝配親耕籍田享太廟二月太尉彭
樂謀反伏誅九月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課爲白戶冬十
月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十一月候景廢梁主僭位於
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魏中山王珣三年春正月帝親討庫
突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奚口付山東爲民二月茹茹王阿那
瓌爲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注子庫
提擁衆來奔茹茹餘衆立注子鐵伐爲主契丹遣使朝貢
三月以清河王岳爲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樂爲東南道大
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
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以楊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清河
王岳等叛師冬十月起長城北至社于戌四百餘里立三十
六戌十一月梁主蕭繹即帝位於江陵遣使朝貢四年春正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六

月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茹茹登注及庫提還北
鐵伐爲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所
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九月契丹犯塞北討契丹冬十月帝
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壘經昌黎城至陽師水倍道掩襲帝
親踰山嶺爲士卒先指揮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
數十萬頭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
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登碣石山臨滄海十
一月帝如晉陽十二月突厥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帝北討
突厥廢茹茹主庫提立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州給其廩餼
縑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降五年春正月帝討山胡從離
石道造威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夾攻
大破之斬首數萬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
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是役也男子十二已上皆斬女子及
幼弱以貨軍士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驪禮不能教帝命割
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藏皆盡自是始行威虐周文廢西
魏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
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遠緩拔其髮除名使負戾輪晉陽
官夏四月茹茹寇肆州帝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散走時大
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殿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
神色自若指畫形勢演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

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秋七月帝至自北伐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眾於洛陽西南築代慈城新城羅城河南城四鎮帝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率眾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帝為西魏所殺十二月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六年春正月詔以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主遣上黨王渙率眾送之三月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橫五月帝至自晉陽蕭淵明入於建鄴六月帝親討茹茹諸軍大會於祁連池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帝留輜重於白道率輕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騎五千追茹茹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口二萬餘侯利李家提率部人降九月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僧辯殺之廢蕭淵明立蕭方智為主梁泰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據石頭城內附大都督蕭軌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達摩為霸先所攻以石頭降十二月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七年春正月帝至自晉陽二月詔常山王演等於京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得失帝親決之三月大都督蕭軌率眾濟江夏四月造金華殿五月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不食肉六月蕭軌與梁師戰於鍾山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

等竝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修廣三臺官殿冬十月發山東募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多有夫而濫奪者周文帝祖十一月詔曰方今丁口減於時日守令倍於昔辰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循名督實事歸烏有可從并省於是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詔刺史皆行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夏四月以斛律金為右丞相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伏誅秋八月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詔丘郊禱祿時祀皆市取少牢不得割割晨社先蠶酒肉而巳雩禱風雨蠶星雜祀果餅酒脯秋大墜詔遺墜之處免租冬十月陳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是場乾戌凡四百餘里九年春二月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夏四月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塚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鄆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水井曰崇光十一月帝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議群臣命賦詩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王以

爲之
清溪漢
至北

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詔梁王肅莊爲梁主進居九派
起大莊嚴寺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十年春正月帝幸遼陽
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帝至自遼陽五
月詠始平公元世特進元都等四十四家男子無少長皆斬
凡三千人並投漳水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時年三
十一十一月梓宮還京師殯於太極前殿葬武寧陵帝沈敏
有遠量外若不慧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愛重之百
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勝迹故漢兄輕雖家人亦以爲
不及文襄嗣業帝以大長兄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
容貌遠過元后文襄甚不平帝爲后私營服翫文襄逼取之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主

后志未與帝笑曰物猶可求兄既須之何吝也文襄愧而
違之帝便受亦無餘讓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對妻子竟日
不言嘗袒跣奔躍后問其故曰爲爾漫戲蓋習勞也所寢夜
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
侍御皆令出外文襄祖魏帝私謂左右曰大將軍祖似是天
意威權富歸王主矣及帝將赴晉陽入醉於昭陽殿從者千
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衛士升階二百
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
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不能見客吾不知死在何日
及至并州慰諭將士衆皆忻然曰僕射翻不滅令公令公文

史籍

卷之十 四十六

主

襲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將從之郡人張思進言殿下生
於上黨坊卽是上黨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東臺兩
頭然河邊殺雞飛上天藥然兩頭於文爲高河邊殺雞水邊
羊也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尙終北
面吾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
人將生心且識云羊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
也角柱天大位也又陽平郡回星驛傍有水土人常見群羊
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識合顧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
正贊成之使李崱卜之過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卦也帝乃
鑄象以卜之一寫而成使段韶於肆州問斛律金金來朝漢

言不可錯曹崇景棄陳符命金請太后殺之太后曰我兒拜
直必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之耳而帝意已決整兵而東
使高德正之鄉諷諭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遵帝於遼陽
閉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向舍丞李集曰此豈小事
而可還乎五月帝赴鄴令取吳興者斬及登極之後神明轉
茂外采內剛果於斷割留心政術善於任使故楊愔等得盡
匡贊朝政可觀內外肅然以三方門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
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敵之不多
屢犯艱厄頻致剋捷皆追及璫璫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
千塞其走道時虜軍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

此於集解

那肱懼奢輟大破之都督高元海王師羅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開醜末平投孟震怒召親收於御前為詔書宣示遠近荆西伐時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刻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沈溺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日或袒露形體塗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彩拔刀張弓游行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象駝牛驢騾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烈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而帝自若街坐巷宿到處游行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或橫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微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章

集注姬悉去衣裳從官分管朝夕臨視或聚棘為馬紐草為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支解之或焚於火或投於水暮年彌甚每至將醉輒拔劍持槊或張弓傳矢嘗游市廛問婦人曰天子何如各曰頽頽癡癡何成天子遂殺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觀其爭競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醉舉恭太后墜傷醒悟慚恨令聚柴火將投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乃設地席令平蔡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倒放歸彥杖不出血當即斬頭太后涕泣前抱之帝流涕苦請太后不許方捨背杖告歸五十衣冠拜謝悲不自勝戒酒旬還復如初幸李后家以

果敢奮力
人生風故

鳴鏑射后母崔氏中其頰罵曰吾醉時向不識太后何況老婢以馬鞭亂捶百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舞蹈其上折旋中節見者莫不寒心名死因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者皆獲全疑怯者多致損跌沈醺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脫衣而伏射之不中以概貫其下竅入勝使宰相楊愔進廁等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欲以刀子撻其腹崔李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擊刀子而去之愔惜於棺中載以輜車幾下釘者數四至彭城王澈宅謂其母尔朱氏曰憶爾辱我母時何可奈手刃殺之至故僕射崔暹第爾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章

暹妻李氏曰頗憶暹否李氏曰然帝曰若憶之可往看親斬之乘頭墻外在晉陽戲以稍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死在三臺鎗殺都督穆嵩幸開府暴顯家忽召都督韓哲斬之數段魏安樂王元昂后之姊婿其妻有色帝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百餘下流血死帝自往哭弔於喪次逼擁其妻令從官脫衣進錢助禭一日巨萬嘗見問巷人忽令召斬楊愔乃取大辟囚徒隨駕號曰供御囚帝手刃殺以為戲外築長城內營臺殿天下怨毒然嚴斷強記百僚戰慄不敢為非李集而諫言帝惡甚於榮封帝令伏置河中久之令引出曰吾何如榮封集曰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

帝殺了

史綱 卷之十四 四十六

羊

此者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此十非是後物遂放之後被引入見欲進諫帝遽令將出腰斬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先是諸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問泰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答曰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所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及期果崩曾如晉陽宿杜門嶺嶺有數株栢樹皆千餘年枝葉秀茂似為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驥罵射中一株遂枯死又出言屢中時人謂之神靈故雖猖狂不專以為昏暴末年不能進食唯飲酒因而致斃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如生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遂以飲焉祖庭險薄帝數罪之謂為老賊及武成時廷被任遇奏曰文宣暴戾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乃改謚景烈廟號威宗及趙彥深執政奏復帝本諡及廟號云

廢帝殷文宣長子也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侍書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走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豈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太子雖幼冲而溫裕開明有人君

人豈可不

史綱 卷之十四 四十六

羊

之度貫綜經史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畢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何所長對曰散愁自少不登嬰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坐懷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齊絹百匹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三撞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十年冬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土木營造及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詔寬徭賦

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詔諸元良口配沒官內及賜人者並放免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以下降免有差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等以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三月詔軍國事皆申晉陽大丞相常山王規算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寬仁風有令譽及承天位楊愔燕子獻等輔政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崩時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懷猜忌常山王既誅愔等因白太皇

史失其目

也 而元魏

為事

廢帝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平秦王歸彥白孝昭以王當繼，遂遣歸彥馳至晉陽殺之，葬武寧陵西北，諡曰閔悼王。薨後一月，孝昭不豫，兄文宣為崇孝昭，漢惡之，厭勝備設，竟崩。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邵請名殷，字正道。帝不悅，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兒恐不久也。」邵懼，請改為文宣，曰：「天也。」遂不改。謂孝昭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

肅宗孝昭皇帝諱演，神武第六子也。魏元象元年，封常山公。大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見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啼泣拜伏，竟無所言。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六

文

文宣亦大志，抵杯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盡皆棄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王至，內外肅然。帝撰事條將諫，其友王聃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元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為帝廣求淑媛，以移其寵。帝情義彌重，帝性嚴，尚書郎中有失輒加捶楚。文宣立帝於前，以刀環擬帝脇，名被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言。乃見釋，自是不許笞捶。郎中後賜帝魏時官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以刀環亂柔之。帝因致病，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憂之，時王聃被禁，乃捨職令侍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

位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出居藩邸，詔數遂不關帝。或曰：「豈為捨舉，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王何宜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楊愔、燕子獻等以帝望重，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洪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以尊親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上省，朝士咸集，及會食，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帝戎服與平原王浟、平秦王歸彥入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執之，同斬於御府。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歸彥喻之，休寧大呼不從。歸彥害為領軍兵。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六

文

士皆弛伏，休寧嘆息而罷。帝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情等罪，求伏專擅之事。庭中及兩廊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城承樂、武力絕倫，被文宣恩遇，撫刃思效。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為皇太后言，帝無異志，歸彥救衛士解嚴，承樂乃內刀而泣。帝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新承樂於園詔以帝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帝如晉陽，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廢帝恭己以聽。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皇建元年秋八月壬午，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以長廣王洪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

晉書卷一百四十六
史記卷一百四十六

徵為大司馬，節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冬十一月，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皇太子，詔以故太師尉景等十三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等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潘相樂等三人配饗顯祖廟庭。二年十一月甲辰，詔以長廣王入纂大統，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梓宮還鄴，葬文靖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考綜名實，及居正位，彌自勉勵，輕徭薄賦，勤恤民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不過特進，每訪左右，冀

史記卷一百四十六
辛

復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對曰：「陛下聰明公正，遠作古昔，而有識之士猶言帝王之度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耳。然不如此，恐又嫌疎漏。』」澤因被寵遇，趙郡王叔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室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可言我之不遠。」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何若？」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言。對曰：「陛下太細人，謂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亦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正履，容色憔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

行不乘輿，太后所苦小增，便寢伏問外舍飲食藥物，必躬親之。太后常心痛不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攬手心，血流出，補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勇有謀，國富民強，將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與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扼而殺之，後甚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渴，故時向書，趙令史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行禳厭，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屬方騎棟上，歌呼自若。時天狗下，帝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親疾

史記卷一百四十六
辛

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答。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病篤，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遂祖。孝昭若不教濟世祖武成皇帝諱洪神武第九子也，儀表瓌傑，神武方招懷荒遠，為帝聘蠕蠕菴羅辰女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增嚴，神情閑遠，華戎嘆異。元象中，封長廣公，天寶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遷太尉，帝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遷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居守鄴都，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至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以平秦王歸彥為太傅，趙郡王叔為尚書令，封孝昭太子百年為樂陵王，詔

孝昭以慕
帝之德
而武成
帝之德
而武成
帝之德
而武成
帝之德
而武成

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民疾苦擢進賢良二年春正月
車駕至自晉陽祀南郊享太廟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
太子二月詔散騎常侍崔暉聘於陳夏四月皇太后薨氏崩
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河清元年秋七月冀州刺史平秦
王歸彥反詔大司馬段韶討擒之斬歸彥并其黨與於都市
陳人來聘殺太原王紹德二年春正月帝臨朝堂策試秀才
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帝臨都亭錄囚降罪有差三月詔司
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
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五月詔以城南雙堂苑造大總
持寺六月濟河八龍升天八月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冬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六

三

十二月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二十餘萬人自恒
州分為三道殺掠吏人帝至晉陽周軍逼并州三年春正月
周軍至城下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數百里
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盜殺彭城王浹五月
帝至自晉陽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教樂
陵王百年歸宇文弔於周秋九月歸闕弔於周閏月遣十二
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遲迥寇
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迫圍洛陽太尉
婁叔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標十二月豫州刺史王士良以
城降周帝自晉陽南討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解洛陽圍帝

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四
丙子車駕至自洛陽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賑給
竟不行四年春二月詔減百官食廩有差三月有物隕於殿
庭如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有神見於後園萬壽
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唇帝及
嬪御咸見焉四月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易王乃使太宰
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群公上尊
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尙
送詔書於鄴子尙出晉陽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尙未至鄴而
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時
年三十二葬永平陵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六

三

後主緯武成長子也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天統元年夏
四月丙子即位於晉陽宮大赦二年十一月盜竊太廟御服
十二月殺河間王孝琬二年春正月鄴宮九龍殿災二月帝
加元服是秋山東大水人饑饉尸滿道四年夏四月鄴宮昭
陽宣光瑤華殿災九月周人來聘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
舉報聘於周十二月太上皇帝崩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
悉罷之掖庭晉陽中山官人年六十已上及有癯瘠者簡放
天保七年已未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五年春正月殺
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詔應官刑者免刑為官口教太尉

趙紀王叔夏四月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
崇皇寺秋七月詔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者免租調武平元年
九月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十二月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
道修城戌二年六月詔攻周汾州剋之獲刺史楊敷秋七
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領軍大將軍庫
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詔賜尚書左僕射馮子琮死九月
殺琅邪王儼二年秋七月誅左丞相成陽王斛律光及其弟
兩州行臺荆山公羨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拜右昭儀胡氏
爲皇后冬十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十二月廢皇后
胡氏爲庶人四年春正月鄭都并州有狐媚殺人髮二月拜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晉

左皇后穆氏爲皇后夏四月祈皇祠壇壇苑之內忽有車轍
傍無人跡不知所從來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五月開府儀
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畧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大敗破
胡走洪畧戰沒秦湮二州陷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
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圍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彭
唐散騎常侍劉暹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五年春正月
置左右娥英二月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尚書令唐邑破
之思好投火死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
目詔刻木爲形以獻殺南陽王綽六年春三月烹殺賊鄭千
統於都市秋七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逼洛城縱火船焚浮

橋閭月遣右丞相高阿那肱禦之師次河陽周師退以軍圖
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七年春正月詔去秋
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赴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
二月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者悉集省廳匿
者家長處死秋七月大水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雉集於
御座獲之詔營郎鄭官冬十月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
州帝還晉陽出兵大集晉祠帝列陣而行上鷄樓原與周齊
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歛陣而退十一月周武還長安留
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圍州城帝至圍所十二月周武來援
戰於城南我軍大敗棄軍還晉陽憂懼不知所之謂朝臣曰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六

周

周師甚盛若何群臣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俾
自賊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欲向北
朔州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若晉陽不守欲從
朔州奔突厥群臣皆諫帝不從宿衛開府賀拔伏恩封輔相
慕容鍾葵等三十餘人奔周師詔募兵遣延宗爲左孝珩爲
右帝欲向北朔州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還諸將不
從穆提婆降周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拜安德王延宗爲
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
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鄭唯高阿那肱等

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彭道緒至延宗即位於晉陽與周師戰敗被獲詔重加官賞募兵而竟不出物孝珩請出官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命斛律孝卿部勒三軍孝卿請帝親勞且教之言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言遂大笑左右皆笑將士莫不解體自大丞相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除授不可勝數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官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同以禦周之方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華焉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正月乙亥太子恒即位時年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美

八歲承光元年大赦尊帝爲太上皇帝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郎薛道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周師至紫陌橋燒城西門上皇將百餘騎東走渡河入濟州幼主亦東走遣高阿那肱留守禪位於任城王湣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璽綬於瀛州孝卿奔周上皇皇后幼主走青州韓鳳鄧顥等數十人從既至青州爲入陳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屢使人言賊兵尙遠已令軍燒斷橋頭上皇因停緩周軍奄至上皇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韓鳳馮淑妃等十數騎至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高都郡有山絕壁臨水忽有書云齊亡洗之愈明後主使

人改亡爲上至是果驗既至長安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封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咸賜死神武帝孫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啓大丞相楊堅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原洪濟川帝言語雖咄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惡人視視者即忿責雖三公令錄奏事莫敢仰視皆畧陳大旨趨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未嘗貶損唯諸處設齋以爲修德信至視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告者讓云庫狄伏連反帝曰必儆也斛律光死後衆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自以策無遺算遂益驕縱爲無愁之曲自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六

美

彈胡琵琶而唱之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群嬪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鳳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順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起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盡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數百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皆判依字而不具姓名莫知爲誰也諸貴寵祖稱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官掖卿皆封郡君官女實天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奩直千金競爲變巧朝成夕改承武成之奢靡以爲當然更增益宮苑造修武文臺

錄之將士
夫人知之

耶

同
同
同

馬
想
是

史
錄

卷之二十一

美

諸嬪嬙宮中起鏡殿寶殿瑤瑤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
丹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毀而又復夜則以
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為
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內官為胡昭儀起大慈寺改為
移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萬人牛死者
不可勝紀御馬籍以既闕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
廬其半僕而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加儀同郡君有
赤彪儀同道遙凌雲郡君諸號高思好書所謂駭龍道遙者
也大於馬上設褥以抱之圖鸚鵡開府犬馬鸚鵡食縣邑鷹
之入養者生剖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於華林園立貧窮
史錄
卷之二十一
美

史
錄

史
錄

卷之二十一

美

面則誓心正西盡曰元首傾危剪落當走西之兆也魏徵論
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畧伐叛乘
遠於時夷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黑獺如反掌渴陽
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
夏宅心文宣以累世之姿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
懷誠說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文武諸臣盡其力用親
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
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
念作狂為善未能沒身餘殃足以滅後幸以壽終禍嗣不承
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肅雄圖將以牢籠區
城奄一兩夏享齡不永勳用無成若使天假之年足使秦皇
肝食武成即位雅道度遐昭襄之風灌焉已隆洎乎後主外
內崩離眾潰於下陽身禽於青土天道冥遠或未易諱吉凶
由人抑可揚擢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
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
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
奇之士比之二方優劣分矣然大行長城之固自若江淮汾
晉之險不移帑藏賦稅之給未虧士庶甲兵之衆不缺而前
王川之則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世也
冰雨節風拯溺救焚擅用賢良安而利之既與其共存亡故

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彫磨峻宇。爾酒音。鄴肆變於官園。禽色飛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不顧於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謫必入。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迴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割制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奸邪並進。法令多門。持驅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叛親離。顧摩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官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誑。指白日以自保。地倒戈之。抗前歌之。五世累。一舉而滅。豈非鎬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

史

卷之二十四十六

中

自河清之後。建於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墳塋之遷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贖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益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燬。延期過所。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由人事。匪唯天道也。

史緯卷一百四十六終

史緯卷一百四十七

北齊書二

列傳

后妃

奇異其服

神武后。婁氏。名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之。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致私財。使聘已。父母不得已。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拜渤海王妃。關內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性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寬厚。不如忌。嫌侍威加恩待。神武嘗出師。后學生一男一女。

史

卷之二十四十七

十

左右以危急。請追神武。后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嘆。沙苑敗後。侯景屢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以告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彼失此。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過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謝。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袍褥。手縫衣。服以神左右。弟昭以功。召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為請爵位。每言當用人才。義不以私亂公。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延久。天保初。尊為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印位。尚書令楊椿等。受遺詔。輔政。諫忌諸王。太皇太后。帝與孝昭定策。誅

之下令廢立孝昭廟太后下詔立武成大軍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四月崩年六十二謚曰明先是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第九

蠕蠕公主阿那瓌女也蠕蠕強盛與西魏通和欲連兵東伐神武病之令杜弼使蠕蠕為世子求婚阿那瓌曰高王自娶則可神武猶嫌娶后及文襄並請乃使慕容儼往聘之武定三年八月神武迎於下館阿那瓌使其弟禿突佳送女曰待兒外孫然後返國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神武嘗疾不

得往公主所禿突佳悲怒神武自射空輿疾而至神武祖文襄從蠕蠕國法妻公主產一女焉

彭城太妃尔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敬重踰於妻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生彭城王徽神武娶蠕蠕公主尔朱氏迎於木井北蠕蠕公主不相見前後別行公主引角弓仰射賜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後為尼神武為建佛寺天保初為太妃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遇害小尔朱氏后之妹也初為建明皇后神武納之生任城王湝與趙郡公琛私通徙於靈州後適盧景瑋

好則釋

武出肥之

以爲人不
如李氏何

馮翊太妃鄭氏名大車嚴祖妹也初為魏廣平王妃神武納之寵冠後庭生馮翊王潤神武征劉蠡升文襄悉於大車神武還一婢告之二婢為証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妻后亦見隔絕時尔朱氏有寵生子放神武有廢立意文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來朝偽為不知者請妻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衰于如妾如此事正可覆蓋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膚妃晝夜供給看瘡後避為賊同走并州貧困然馬屎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今女配至尊男承大業又妻領軍勳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未必實神武因使子如鞠之子如見文襄尤之曰男兒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三

何意提威自誣因令一婢反辭屬告者自縊乃啓神武曰果虛言神武大悅召后及文襄后遂見神武一步一叩頭文襄且拜且進父子夫妻相泣遂如初神武置酒曰全我一家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文襄贈良馬五十匹高陽太妃游氏父京之為相州長史神武尅鄰欲納之京之不許遂牽曳取之游氏於諸妃中最有德訓諸王公主婚嫁常令主之文襄后元氏魏孝靜之姊也封馮翊公主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文襄為世子時生河間王孝琬三日孝靜幸其第贈錦綵布帛萬疋文襄辭求通受諸賁禮遺於是十屋皆

滿文宣受禪，尊為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天保六年，文宣昏狂，乃移居於高陽宅，取其庫藏，曰：「吾兄昔為我婦，今須報之。」淫於后，令魏安德王騎背上，使人以絙推之，又命吳人苦辱之。其高氏婦女，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之。於前，帝每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崩，怨其兄與高氏婦女何與如此罪惡浮於榮紉與禽獸失。

瑯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妹也。初，不見齒，為孫騰妓，騰放棄之。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姝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為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退必當諫，我亦有以待之。及遇諸事，文襄不假以辭色。居三日，遇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為。崔曰：「請得通名。」公主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七

五

文襄大悅，把臂入見。為季舒語，人曰：「遇常惡吾侯，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自作佞，乃過於吾玉儀姊。」靜儀適貴門，郎崔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由是起授。

文宣皇后李氏，名祖娥，趙郡李希宗之女也。容德甚美，初為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陵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請依漢武故事，不改元妃。德正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為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聞不得見，恨曰：「兒

新婦之

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生女不舉。武成橫刀，謂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於后前執紹德，罵曰：「汝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鑲築殺之。」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撻之，流血淋漓，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續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愛佛法，因此為尼。齊亡，入關，隋時還趙郡。段昭儀，詔妹也。婚夕，詔妻元氏為俗弄女，增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詔曰：「我會殺汝婦。」元氏懼，匿太后宮中。終文宣世，不敢出。昭儀才色兼美，禮遇殆同正嫡。後主時，改適錄尚書唐邑。

薛嬪，本娼家女。年十四五時，為清和王岳所好，其父求內官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七

五

中大被嬖寵。其姊亦進御，文宣復知，經與岳通，大怒，先殺後。其姊薛嬪有娠，適產，斬其首，藏之於懷，往東山宴會，勸爾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梓上，支解其屍，弄其髒為琵琶，一座莫不喪膽。帝方收取為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孝昭為常山王，納為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氏。孝昭即位，立為皇后。帝崩，后隨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殺樂陵王，后被閹，不得與家相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廷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氣蘆子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遷爲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鵲鳴於帳上後主立尊爲皇太后武成幸和士開每令與后握槊因而姦通武成崩後數出詣佛與沙門晏歡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于獻屋堂武成之所御也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獻疑處以爲邪玄統僧徒謂之太上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名之乃男子也於是舉獻事發皆伏誅并殺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先馳入南城令鄧長順南太后於北宮久之帝令使者迎太后太后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不敢食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叙鄴莊公還姜氏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周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既失母儀自愧欲求悅後主故佈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令萱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珽請令立昭儀遂登爲皇后令萱以非已所立乃於太后前作色大言曰何物親姬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令萱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立刺其髮送還家帝思之每致詩以通意與斛律

廢后似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后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舍利小字黃花斛律后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或云卽欽道女也欽道婦妬輕霄而欽道伏誅黃花入宮有幸於後主女侍中陸令萱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時後主未有儲嗣令萱請斛律后養恒爲己子遂立爲皇太子令萱以穆陸爲國大姓奏賜夫人姓穆氏其子駱提婆亦改姓穆爲兄弟焉胡氏廢遂立爲皇后大赦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皇皇后璽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后之瑞焉初武成爲胡后造珍珠箱俗所費不可勝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穆后復爲營之侍中薛孤聘周通商胡齋錦絲三萬疋與同往欲市真珠爲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乃別市造焉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爲后不久也後主自立穆氏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后既以令萱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挾輕霄輕霄療向欲求見太后令萱使禁之竟不得見

馮淑妃名小憐穆后婢也穆后薨哀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窮命慈恩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處隆基堂曹昭儀所居也淑妃惡之悉令反換其地別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

淑妃諸更殺一圍帝從之及帝至晉州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數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復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驚失及橋抽攻城木更造遺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渡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勲將立為左皇后令內參馳往晉陽取皇后服御帝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途中遇皇后衣至帝為按轡命淑妃着之然後去帝先赴鄴太后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鄴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

史記卷一百四十七

人

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一老嫗朕豈與公惜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羅家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達妃為小憐所譖幾至於死後隋文帝賜達妃兄李詢令着布裙配春詞母逼令自殺樂人曹僧奴進二女于後主大者許貞刺面皮小者善琵琶為昭儀以僧奴為日南王僧奴死後兄弟妙達等二人同日封郡王為昭儀別起隆基堂極為綺麗今直詎以左道殺之

諸王

永安王浚神武第三子也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

同有無

漢書

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更被寵八歲時問博士盧景俗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在何煩如字景俗不能答封永安公遷中書監出為青州刺史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過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神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有人以白帝帝銜之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作孤掉尼戲浚言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於屏處責楊情不諫情以聞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還州上書切諫詔徵浚浚謝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泣送者數千人

史記卷一百四十七

九

及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浟真北城地牢下飲食浸穢共在一所明年帝將左右臨穴歌詠令浚和之浚悲懼聲戰帝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與浚不睦曰猛虎安可出穴帝然浚與浟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浚浟皆有雄畧諸王傾服之帝與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浟輒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帝以其妃陸氏配饒同劉郁提帝舊蒼頭也時令害浚故以配焉乾明元年贈太尉諡曰簡平無子以彭城王浚第二子准嗣

彭城王浚神武第五子也元象元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

樂公時年八歲博士韓毅教澈書見澈筆迹未工曰五郎長侍開國書畫如此宜更用心澈曰昔甘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先生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毅甚慙武定六年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黎佐胥吏往來皆自資糧食人間事纖介必知濕澈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澈知之守令畢集澈謂達曰食雞羹何不還直也達謝罪合境號為神明有一人從幽州來驅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會一人為伴盜驅馱及脯去旦以告州澈令左右及府僚更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定州刺史時人有牛被盜牛黑背

史事

卷之一百四十七

十

上有白毛長史章道建謂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澈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盜建等嘆服有老母種菜三畝數被盜澈令人密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來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下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日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蔬薄澈重其意為食一口轉司州牧從事皆選文士明制斷者州舊案五百餘澈悉斷盡別駕羊修等悉犯權戚詣問諮陳澈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

以益不肖
若何元此
若偶然耳

美反以是為言耶修等慙而退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尚書令皇建初拜大司馬轉太保武成立遷太師錄尚書澈明練世務斷事以情車駕巡幸澈常留鄆河清三年二月群盜田子禮等謀劫澈為主詐稱使者向澈第稱救牽澈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澈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澈妻鄭氏夢人斬澈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澈見殺謚曰景思子寶德嗣

史事

卷之一百四十七

十一

漢年尚幼在西學問官中謔驚曰大兄必遭變矣彎弓而出除冀州刺史有美政封上黨王厘尚書左僕射六年遷梁王肅淵明還江南破東關斬梁將裴之橫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自神武來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文宣幸晉陽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漢第七為當之乃使韓伯昇之郭微漢至紫陌橋殺伯昇馮河而渡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浟置地牢下歲餘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刺史馮文洛帝舊奴也時令文洛殺漢故以妻焉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敦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

以七為漆
以漆為黑
竟酷至此

欲人

州婦人
與男子
異故

清不負國
廣不負清

詣之李氏盛列左右引文洛立階下數之曰遺難離以至
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聞汝是家奴猶
欲見侮杖之一百流血灑地子寶嚴襲

任城王濟神武第十子天保初封拜太保并州刺史時有婦
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
州言之濟出靴示衆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豈
有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因捕獲之時
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右丞相出爲青州刺史州民崔蔚波
等夜襲州城沿部分齊整擊賊大破之轉瀛州後主奔鄴加
濟大丞相安德王延宗稱號於青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濟曰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主

至尋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進權主號令事事終歸叔父濟
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幼主禪位濟使竟不達
濟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招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
憲來伐先送書并赦詔濟沉諸水戰敗濟孝珩被擒憲曰任
城王何苦至此濟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不幸獨存
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
城濟馬上大哭自投於地流血滿面至長安與後主同死起
盧氏賜斛斯微達首垢面長齊不言微放之爲尼隋開皇三
年表請葬濟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遷尚書令以滑稽

使發有寵於文宣帝命湜提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又張嬖
之皆道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僕何禮焉帝
於是拜嬖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官吹笛云
至尊顯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
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瘡死也乾明初贈太

師錄尚書事謚康穆子士義襲爵

博陵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
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慌歷位太尉
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
主間之使人殺之贈太尉錄尚書事謚文簡子智襲爵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主

華山王湜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爲齊州刺史加太
傅徙於州諸王中湜最爲屏弱妃王氏與蒼頭姦姦知而不
能禁事發王氏賜死詔杖湜一百

馮翊王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習於吏職摘發隱偽
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超洛與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
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
望嘆息不測其意武成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
法朕信之無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見輩欲輕相間搆超洛
次鞭二百杖決杖一百遷尚書令領太子太師歷司徒太尉
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太師太宰兼贈

漢書卷之
七十八
列傳
第七十八
卷之七十八

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河南王孝瑜文襲長子也養於神武官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孝瑜預其謀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教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謹慎寬厚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初文襲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盛興後園之既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常賜和士開與胡后封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納之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廢及士開皆側目士

史釋

卷之一百四十七

古

開告其若僭服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余朱摩女事太后時孝瑜與之通後為御女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灌酒三十七盃使妻于彥載以出檻之於車孝瑜體肥腰帶十圍至西華門煩熱踰闕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謚康舒子弘節嗣孝瑜母朱氏魏州王斌之妃文襲納之孝瑜死後為孝瑜妃盧氏所譖武成殺之廣寧王孝珩文襲第二子也歷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妙絕當時後主自晉州奔鄴集王公議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

受宣使任城王領幽州兵入玉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承業領

洛州兵向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洛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官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順尉相顧同謀期正旦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顧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順自遊豫園勸兵出既而阿那肱取便路入官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鳳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非謂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送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乎二人恐其變出為滄州刺史相顧拔佩刀砍柱長嘆曰大事去矣至州以五千

史釋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主

人會任城王於信都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乞扶令和叛以稍刺孝珩膝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傷數處遂見虜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聲淚俱下憲各嗟嘆容親為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嘆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由神武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事相非柱石之寄我以親藩不得握兵符受屬集精厲心力今日至此恨何可言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纔至口淚下嗚咽周武乃止其年十

史事

卷之一百四十七

宋

疾甚乞還葬尋卒葬于鄴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廣寧襄城蘭陵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稱之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累遷尚書令安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泣諫請委趙郡王叔寶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既退拜并州刺史河南王孝瑜死諸王莫敢舉聲唯孝琬哭而出怨諸執政為草人射之和士開祖珽同請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乃指大家也初諸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珽說上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將建金鷄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奉闕不從帝問使搜之得銀庫稍滿數百帝以為反訊其諸姬有陳氏無寵詠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實文襄像也帝怒使武衛蘇達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呼我作叔孝琬曰神武帝嫡孫文襄帝嫡子何為不得喚作叔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子正禮嗣

蘭陵王孝瑤一名長恭文襄第四子也芒山之敗長恭率五百騎入周軍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大捷武士共歌謳之為蘭陵王入陣曲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

史事

卷之一百四十七

宋

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惡之及在定陽頗食殘其屬尉相顧諫長恭不答相顧曰豈非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顧曰朝廷若見忌此適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問以安身之術相顧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勿預事長恭然之而未得退歎曰我昔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瘳武平四年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幸於天而遭此也妃曰何不求見大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得見遂飲藥死贈太尉蓋曰武長恭向柔心壯為將躬勤細事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在瀛州參軍陽士漢表其職免官及討定州士深在軍甚恐長恭曰吾本無此意乃杖士漢二十以安之嘗入朝僕從盡散食唯一人隨還長恭亦無所譴武成賞其功賜妾二十人雅受其一有千金貴券臨死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得騎置腹上令溺已膳中曰弱子可憐問欲作何對曰欲作衛天王文宣問楊情情曰天下無此邪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王除定州刺史所行不法孝昭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武成立延宗驕暴不悛武成使捷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

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書言不可。淚流滿紙。河間死。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平陽之役。後主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橋周開府宗挺及再戰。延宗以麾下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軍獨全。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從。及至并州。問周軍已入。勦鼠谷。帝將奔部。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延宗曰。陛下安坐。臣為陛下死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奔鄴。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不能出死力。延宗不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七

大

得已。卽位。詔曰。武平屏弱。政由宦豎。繫結蕭牆。盜起疆場。新開夜運。莫知所之。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過。今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為爪牙。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克壯。坐則仰。偃則俯。人皆笑之。及其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宮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延宗得之。左右曰。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鳴咽。眾爭為死。見皇女子亦來。屋棟扶投。甄石以禦周軍。開府那盧安生守人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

延

史

卷之一百四十七

大

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開府。韓骨胡抵城南。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將軍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尙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基連延長。皆死於陣。段暢以千騎投周。周軍際昏入東門。進兵焚佛寺。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砍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畧盡。自板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僅得出門。齊人追擊幾中焉。城門阨曲。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始達周營。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陷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髯者。不得。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能復整。周武欲遁歸。齊王憲及柱國王誼。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盛言城西空虛。周武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還攻東門。刺之。延宗拒戰力屈。走至城北。見禽。周武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還國。主周武曰。兩國有何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延宗在鄴時。見兩日相連。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十四日建尊號。十五日被圍。至旦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周武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授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

臣飲酒。今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欲仰藥自殺。侍婢苦執。乃止。周武誣後主及諸王。云應穆提婆反。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獨攘袂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李妃收殮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承之德之當威。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後主奔鄴。以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以封輔相。為朔州總管。朔州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富。謀執輔相。迎紹義。紹義至馬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年

邑。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皆齊舊臣。復反。周從紹義。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為周守。前隊以所部降周。周復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過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大敗。紹義奔突厥。尚有眾三千人。謂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辭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厚之。甚見親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代人高寶寧為營州刺史。周武遣使招慰之。寶寧不受。上表勸進。紹義遂即帝位。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開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舉兵南向。周武帝將北伐。遇疾暴崩。紹義以為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表迎紹義。紹義

至幽州。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眾。周遣將軍宇文思將兵馳救幽州。為齊軍所敗。而昌期已為宇文神舉所殺。紹義聞范陽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寶寧還據和龍。周遣賀若詵。購紹義於他鉢。他鉢偽與紹義獵。使詵執之。流於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渤海紹義在蜀。遣妃書云。夷狄無信。使吾至此。死於蜀中。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紹義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因悉出。率意決遣之。飲酒一舉數升。以此麤。

樂陵王百年。孝昭太子也。孝昭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手書曰。百年無罪。汝可置一好處。勿學前人大宰中。封樂陵王。河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年

清三年五月。白虹。日再重。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一夜盆自破。帝欲以百年厭之。傳陵賈德。賈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枚字。德曾以奏帝。帝發怒。使名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袂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數字。驗與德賈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曳百年達堂。且走且打。流血遍地。氣息將盡。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理於後。圖妃。挾哀號。不食死。袂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祿之乃開。時年十四。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一髻一解。兩髻也。南陽王緯。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

他鉢死

人何人

生武成以綽母李氏非正嫡故貶為第二綽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綽欲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為司徒冀州刺史裸人使踞為狀狀縱犬噬殺之左轉定州綽管記扶風馬子結有文學每出遊獵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呼或啼令騎驅之墜馬乃止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恣情強暴云學文宣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縱狗使食之狗不食遂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詔縈綽赴行在所至而省之問在州何者最樂曰多取鴈將狙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鴈一斗比曉得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三

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味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為後主所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鳳出綽為齊州刺史將發鳳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曰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與綽後圖相撲搯殺之燕於典聖寺經四百餘日乃大飲顏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教葬承平陵北

現邪王儼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御史中丞大司馬遷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

又文其子
在是村

陽州軍此

公皆適住車去牛頓輒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避則亦捧捧之自都鄴後此儀廢廢武成欲寵儼使一依舊制初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官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陪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驛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教赤林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領京邑儼恒在官中生含光殿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從駕王師羅後至武成欲罪之對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遂置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是新春早李遐怒曰尊兄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七

三

已有我何故無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常患使醫下針張目不睡常言於帝曰阿兄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現邪儼以和士驛提妻意甚不平謂之曰君等營宅早晚當就二人相謂曰現邪王眼光矣夾射人數步向者對之不覺汗出天子前尚不然由是深忌之武平二年山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每日見太后除太保帶中丞督京畿餘官悉解北城有武庫欲移儼于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高舍洛劉辟羅說儼曰殿下被疏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

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贊成其事儼令子宜驛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後主不省而可之儼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收士開伏連請子琮覆奏子琮曰與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兵于神虎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徒逼之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名儼儼命反縛將殺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曰士開擁兵馬謀廢至尊劉家家頭使作阿尼實合萬死臣故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兄姊姊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書

刀帝後聞之威慄又使韓鳳召儼儼將入劉辟驛牽衣諫曰若不斬令萱母子殿下入必不免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驛曰人少安德顧兵士曰孝昭帝殺楊愔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教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于永巷帝率宿衛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鄒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自至千秋門號令甲士現邪必不敢動領軍皮景和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不進光就

二入字不同

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引以前請帝曰環邪王少腸肥腸滿輕爲舉措長大白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辨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王于宜高舍洛等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支解暴之都街下欲盡殺文武職吏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貴帥於是罪之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城有白馬佛塔是石虎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不利于王儼不從拆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迴旋失之數旬而敗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令萱說帝曰人稱環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疑懼宜早爲計何洪珍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書

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帝未決以合羣迎祖延問之延解周公誅管叔季友仇慶父帝納之使右大將軍趙元伯誘執儼元伯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愛不能行帝出元伯爲豫州刺史九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弟出獵當早出早還遂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令萱曰兄兄喚見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裝以席埋于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葬于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四男皆病死儼如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齊亡乃嫁焉現邪

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後多死於長安武成第六子高平王仁英以清狂免死徙蜀隋開皇中追還與蕭瑄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

宗室

趙郡王叡父琛高祖三弟也叡幼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于宮中令游妃母之恩同諸子年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陽公主也有中表鄭氏戚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視游氏叡既問知精神恍惚高祖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覓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抱頭大哭高祖甚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七

妻

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性至孝我子鮮有及者叡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歎欷十歲喪母舉聲頌絕三日水漿不入口長齋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卧起日夜喻之由是高祖食必呼叡同按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將婚娶親有戚容世宗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嫌而不樂叡曰自痛孤遠方從婚冠襪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憫然襲得南郡王除定州刺史加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稱為良牧天保六年詔叡領兵數萬監築長城時盛夏叡屏除蓋扇與軍人同勞苦定州有藏水長史宋欽道以叡目熱倍道追送叡見之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心

史紀

卷之一百四十七

妻

獨進寒水遂至消液竟不嘗之兵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餓殍叡親帥營伍強弱相持有無相贖眾賴以濟八年除北朔州刺史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銀無水泉叡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號曰趙王泉孝昭臨崩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趙郡王妃謚曰貞昭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甚寒叡跣步號天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令取叡節度而段孝先總之帝與官人被緋甲登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汝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陲嶺凍滑乃鋪曉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段孝先自晉陽失道士卒為虜所屠解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潛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為送女客於是叡為能加尚書令進太尉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叡與馮翊王閼安德王延宗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內任并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兖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不許中官奉太后旨私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故苦違叡曰嗣主幼

中豈可使邪臣在側。吾守之以死。遂重進諫。太后令酌酒賜。叔叔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厄酒言。訖便出其夜。叔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叔。良久失所。在叔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運命至此。恐不能久。旦欲入朝。妻子咸止之。叔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有人曰。殿下入。恐有變。叔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叔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務三日。朝野冤之。詔以王禮葬。無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入周卒。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宋

清河王岳高祖從弟也。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視之。而無燈。乃移高祖于別室。如前所見。怪而策之。遇乾之大有。占者曰。是謂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高祖起兵。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高祖大悅。中興初。除鎮東將軍。戰於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因回師。表裏奮擊。大破賊。封清河郡公。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僚屬。拜京畿大都督。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岳性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

立。高祖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貞陽侯淵明。率眾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為聲援。岳與行臺慕容紹宗南討。大破之。擒淵明。俘誠數萬。景在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相持。岳又破之。景單騎逃竄。除太尉。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封清河王。加太保。梁肅繹為周軍所逼。遣使請援。詔岳為大行臺。救江陵。師次義陽。遇荊州陷。因畧地。剋郢州。獲梁刺史陸法和。詔岳旋師。岳屢有功績。威名彌重。性華侈。好酒色。歌姬舞女。列鼎鳴鐘。諸王不及也。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情禮甚薄。歸彥啣之。及歸彥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元

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為永巷。但無閣耳。帝後夜行。見其壯麗。意不平。會帝召婦人薛氏入宮。岳先嘗使其姊喚之至宅。帝妬殺其姊。讓岳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鴆。岳曰。臣無罪。飲之而死。朝野惜之。時年四十四。贈太傅。謚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兵器。并甲千餘領。世宗末。岳表納之。世宗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請納。又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許之後。歸彥反。世祖曰。清河忠烈。而歸彥毀之。以歸彥賤百口賜岳家。重贈太師。配享世宗廟廷。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子也遷北豫州刺史及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鷄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二人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汝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二人諫不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示永樂以二人清直懼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諡曰武昭弟長卿小名阿伽性驕武出入城市輒擊行路時人呼爲阿伽即君封廣武王有感恩道人至克暴橫行開肆後入長卿黨文宣收掩付獄其黨十餘人皆棄市長輓輓一百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覺叛入突厥不知所終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平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歷位司空太傅薨子元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志不能固啟求歸復本任縱酒肆情廣納姬侍除領軍器小志大以智謀自許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誅楊愔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子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郡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孝昭留濟南王於鄴除領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羨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羨視事時有重譌云中興寺內白兔翁四方側聽聲雅雅道人聞之夜打鐘丞相府在北城舊中興寺也兔翁謂雄鵠武成小字步落稽道人濟

勅召濟南之勅也

武成有反心不附孝昭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平

南小名打鐘言被擊也既而太史奏鄴城有天子氣孝昭以爲濟南應之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謀之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陛下至孝殿下不須別慮武成強之元海乞還省思之武成留元海于後堂元海悲憐徐步達旦不眠夜漏將曙武成遽出曰良策如何曰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此上策也若其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請青徐二州刺史沉靜白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恐誅武成過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

武子山文
卷之十已
既春之矣
薄待何也

告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鄆州刺史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
於鄆城謀反伏誅元海好亂樂禍詐仁慈不飲酒飲肉又宣
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為及為僕
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殺敗思宗
弟思孝本浩氏子思宗養以為弟待之甚薄為左衛大將軍
從討竊璫文宣悅其驍勇曰爾擊賊如鶻入羶羶宜思好事
改名思好累遷尚書令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
心後主時所骨光升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升倨傲思
好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
辨人之情偽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蓋軒階

史緯

卷之十百四十七

至

高胡醜類擅權帷制削生靈劫掠朝市闇于聽受專行忍
害母后深幽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
子立等馬于東門尤弁擊鷹于西市突龍得儀同之號逍遙
受郡君之名大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
王徽實曰宗美社稷惟寄丞相斛律光世為元輔威著鄰國
無罪無辜奄見誅戮孤奉前皇枝實蒙殊獎今擁率義兵除
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
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時武衛
趙海在管陽掌兵舍卒不服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
安王來我輩唯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劉桃枝厚狄士文

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
二千人桃枝聞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
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郡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
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
帝曰露布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暴思好
屍七日屠剝而焚之京尚之于鄆中令內參射其妃仍焚殺
之思好反前有人告其謀反韓鳳女適思好奏其誣告朝貴
不赦無以息後遂斬之思好既誅其弟訴求贈卹鳳不為通
許提婆因思好作亂令臨淮郡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後
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定遠自縊死

史緯

卷之十百四十七

至

平秦王歸彥神武族弟也父徽河東太守卒官徽于神武
恩甚篤徽在長安與婦人王氏私通生歸彥至是年九歲神
武撫之悲喜除徐州刺史天保元年封平秦王除領軍大將
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
之旋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廢帝自晉陽之郭楊愔直
初留從鄧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鄆數日歸彥乃知之
由是惡愔愔等欲去二王間計于歸彥歸彥詐喜請共高元
淑計之馳告二王二王于是誅愔等將入雲龍門都督戚休
單拒之不納歸彥驗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承巷亦如之李

昭踐祚，彌優重之。每入見，在平原王段韶上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卒，昭崩，歸彥迎武成于鄆，武成卽位，進太傅，領司徒，從武成還都，諸貴咸競要之。歸彥所至，一坐盡傾，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凌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時其黜殺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敷言其短，上欲出之。召魏收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以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勅門司不聽輒入。時歸彥縱酒經宿，不知及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乃通名謝，勅令速發。至州不自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書

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視如晉陽乘虛入都，為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于南境，置私驛，開軍將至，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抱別駕陳季瑛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疑歸彥有異，迎名將啓歸彥收仲鸞等殺之。官軍逼城，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鄆，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蘇威、聖上疾忌忠良，但殺此三人，卽歸城自刎。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鄆，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領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

又文通傳
上座也

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記懷怨，帝使讓之。歸彥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聖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汝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賴骨三道著，憤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鞍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歸彥竟反云。」

尉景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七

書

尉景善無人，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神武生而皇妣韓氏祖養于常山君，景從神武起兵，神武入洛，留景鎮鄆，討長樂公韓冀州刺史，大納貨賄，發夫田獵死者三百人，厚狎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人石董桶戲之，董桶刺景衣曰：「公刺百姓，我何為不刺？」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汝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汝，汝則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歷位太保，太傅，坐墮亡人兒，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語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還帝乃許之。顯為驃騎大將軍，神武遣之，景志卧不動，曰：「殺

能全之
乃道也

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誦逼至此又
曰我為爾汲水脈生因出其掌神武跪謝之景有果下馬文
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壙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
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杖文襄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
兒不可慣何須乾啼渥哭耶授大司馬卒贈太師尚書令齊
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配享神武廟庭子聚少歷顯職
往歲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聚以父不預王爵大恚十
餘日曰不朝帝遣就宅問之聚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
聚父為王聚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聚等弓欲射使者使
者以聞文宣使段韶諭旨聚兒節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聚

庫狄干

庫狄干善無人曾祖越豆春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魏
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正光初授干將軍宿衛以家在寒鄉
不宜毒暑冬入京師夏歸鄉里從神武起兵封廣平公高慎
以武半叛神武討之以干為前驅干上道不通家侯景留之
食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魏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

盛諸將未欲南渡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破之遷太
師天保初封章武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公主以親地
兄待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卒諡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為
千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雖時武將王周署名先為吉而
後成其外皇建初詔干配享神武廟庭

韓軌

韓軌狄那人少有志操性深沉喜怒不形于色從破余朱兆
於廣阿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軌從還齊武賜
城人戶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
神武喜嘆乃留焉封安德公歷位司徒齊受禪封安德王軌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韓

得其意
反臨以師

妹神武微時欲聘之軌母不許及神武貴韓氏夫死乃納之
生上黨王煥軌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拜大司馬卒贈太
師諡曰肅武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改封東萊王有俠氣諸
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
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作刀
筆吏披故紙安能飲美酒對名勝乎武平末除尚書僕射百
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

段榮武威人徙五原少好星象正光初語人曰吾觀玄象察
人事不及十年天下亂矣或問曰起于何處當河避乎榮曰

亂始此地。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與高祖歸。余朱榮高祖起兵。榮贊成大策。高祖討都。留榮鎮信都。授定州刺史。榮轉輸無闕。高祖入洛。封姑臧侯。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譏。固辭。竟不之州。除山東大行臺卒。贈太尉。武威王。諡曰昭景。配享高祖廟庭。子韶字孝先。領親信都。忤從高祖。拒余朱兆於廣阿。高祖曰。彼衆我寡。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余朱氏狂狡。哭冠毀冕。拔本塞源。卽山之會。藉紳何罪。沈后殺主。天下思亂。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遂與挑戰。敗之。興和四年。從高祖祭周文于卽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七

美

山。高祖爲賀拔勝所過。韶從旁馳馬。引弓斃其前驅。追騎不敢進。遂免。武定四年。從征玉壁。高祖不豫。令韶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顧命曰。段韶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寇宿預。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遂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思令謀襲肝胎。諸將咸懼。韶曰。白額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偕國預。自將步騎倍道赴涇州。塗山肝胎思令不虞。大軍卒至。望騎奔北。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陳霸先遁去。旋師宿預。遣辨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韶詔度白額終不爲用。執而斬之。封平原王。歷

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兼太傅。錄尚書事。并州刺史。爲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周武與突厥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周人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勢有限。今冒雪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閔氏。配中山宮。周邊境移書請還護母。并通隣好。韶以周人反復無信。護雖爲相。其質王也。旣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乃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弱。宜外許之。待通和之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旣得母。仍遣將尉遲迴襲洛陽。韶聞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卽山下。未進。世祖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七

美

謂韶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圖。但突厥在此。復須鎮塞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寇關逼。膏肓之病。請奉詔兩行。世祖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逢周軍於太和谷。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韶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無以對。遣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竭。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亦退。從卽山至教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太宰。左丞相。武平二年正月。命韶築威敵平寇二城于定隴。二月。

周師來寇，遣韶與丞相斛律光、蘭陵王長恭往禦，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能攻，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置戍而還。周復寇邊，韶攻服秦城，周人于姚襄城南起城，東接定陽，作深塹斷絕行路。韶密從北襲之，遣人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大破之。諸將欲攻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以圍定陽，及圍定陽，屠其外城，會韶病，謂長恭曰：「此城三面長濶，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七

卑

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設伏于東南澗口，賊出伏兵擊之，大潰。城主楊範降，韶竟卒。上舉哀，東堂贈相國、太尉、錄尚書事，諡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勲勞既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溫恭周慎，有宰相之風。關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罕有及者。然貪財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黃門郎元瑀之妻，以謀逆沒官。韶美之上，敬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賜之別宅，同於正嫡。親戚故舊，累無施與。子深，尚公主，省中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子懿嗣，韶弟孝言，韶以別封霸城侯，授之遷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以勲戚緒餘致位

通顯，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宿其客宗孝王家，喚坊民防援，不時赴逐，搏殺之，與淫婦遊，爲其夫覺。孝言殿其夫死，時苑內須果木竹石，從漳河運石，科民間，及僧寺輸果木，孝言分取入私宅。事聞，出爲海州刺史，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兼侍中、典機密，恣情用捨。請謁公行，將作丞崔成于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厲色遣下之。除中書監，加特進，復與韓鳳共構祖珽之短。珽出，孝言遷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勅監潯京城北門，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將等在孝言部下典作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請轉官階。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七

卑

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已任其所進，用皆險縱之流。遷左僕射，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娶裴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閨門不和，更相糾列，坐事免官。孝言雖賈好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引入賓館，與同典賞。其貪賈者，時有乞遺，世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大將軍、開府。

史錄卷一百四十七終

史緯卷一百四十八

北齊書三

列傳

斛律金

斛律金朔州敕勒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何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行遠近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爲余朱榮別將孝莊立拜金紫光祿大夫余朱兆逆亂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太昌初爲汾州刺史封阜城侯沙苑之役神武爲西師所乘軍亂神武將再戰金曰衆心散離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一

乃還甲士皆潰非金請還幾至危殆初神武欲城晉州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雖城何益乃止及敗于沙苑欲棄晉州遣家屬向英雄城行臺薛修義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汝輩負我前不聽城晉州使我不能決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修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將長孫子彥通城下修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遁去高慎西叛周文攻洛陽金從神武破之除大司馬封石城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敕苦其難署改各金猶以爲難司馬子如屢敎乃就神武重其古質謂文襄曰人有說之者勿信之文襄嗣事爲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威

佳名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二

陽郡王除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次子羨爲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承爲藩衛詔其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蠕蠕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詔金屯白道以備之虜帥豆婁吐久備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過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表陳虜可取狀文宣乃與金討之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擲金胸者三金立不動賜物千段孝昭踐祚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仰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讓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遷將羊車引之及知其誤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果莫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卒年八十贈相國太尉錄尚書贈錢百萬謚曰武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從文襄出野見雁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二發俱落焉年十七從金西征射中

周文長史莫孝卿禽之于陣擢都督又從文襄于恒橋校獵見大鳥飛翔雲表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賜也丞相屬邢子高嘆曰此射賜手也時號落賜都督天保十年率騎討周開府曹邈公斬之栢谷城主薛肅生肅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成置櫺而還皇建元年封鉅鹿公歷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于芒山迥等大敗光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死者築爲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推水後主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推水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三

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唯觀聲色奈何光女拜皇后光轉大將軍父喪去官復除太保襲成陽王遷太傅周軍圍洛陽進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光振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銳交周衆大潰光直到宜陽與周齊王憲相持光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軍還次安鄉憲率衆蹙軍後光縱擊大敗之虜其開府宇文英等獲馬千匹詔加右丞相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夷夏萬餘戶并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抱罕公普屯威柱國章孝寬來逼平隴光戰于汾水大破之周遣柱國紇干廣畧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于城下取建安等四戍

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詔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若卽解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進留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軍營逼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挺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此人乃敢爾後挺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挺知光忿賂其奴檀頭問之曰相王與我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挺省事稽士遠夢有人形似其父授以詩曰九升八合粟尙斗定非真堪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挺挺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律於我不實挺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八

四

自是懼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曰此同神武以來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來賂賈于入負錢三百萬賣業者訴焉光曰此萊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章孝寬忌光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自墜祖挺續之曰有眼老公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登以饒舌爲斥已盲老公謂祖挺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帝曰解律氏累世大將光聲震關西義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尙公主

百眼饒舌
合而爲一
用其力

其
周時人言

寬傳

又子見平乃不計其

太廟見而以前宗廟之臣也

光與廷亦無大怨乃至于此

史

卷之十百四十八

五

謫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鳳鳳以為不可事寢光嘗曰今軍人皆無禪禔後官內參一賜數萬疋府藏虛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開相王何事廷通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藏入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韓鳳以為無此理廷未對洪珍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次行萬一事泄奈何帝然之而猶豫未決廷令武都姜兄顏夕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上將星盛恐有災禍丞相府佐封士議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散兵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談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事不可測帝謂洪珍曰人心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先是天狗西流占曰主秦光襲爵咸陽王太廟及光宅並見血有二物如黑猪從光床下地中出走大蛇見屋脊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帝性怯欲誅光恐有變令洪珍召廷謀之廷謀賜光駿馬云明日將往東山游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貫其頸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于地刻之迹終不滅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郡那祖信簿籍其家廷于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廷厲聲曰更得何

太廟所以見血地以下之耳此所以能奔也

史

卷之十百四十八

太

物曰得菓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廷大怒乃大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貲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每會議常後言言輒合理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何奴下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身懷甲冑為士卒先有罪者杖之未嘗妄殺衆爭為之死宣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汝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謗諸城馬上以鞭指畫長短闊狹皆如所量拓地五百里口不言功自結髮從戎未嘗敗北深為敵人所

無罪屠滅朝野傷之周武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人鄒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此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為車騎將軍義字豐樂清河三年為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突厥衆十餘萬寇州境義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義喻之曰汝輩此行本非朝貢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天統元年突厥木汗遣使請朝貢義始以聞自是歲貢不絕加行臺僕射義以虜虜犯邊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庭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置戍邏五十餘所

太后注放
格亦無益

願厚不益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八

七

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遷行臺尙書令封高城侯美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榮寵不自矜尙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上書乞解職優詔不許進爵利山郡王美常慮禍使人騎快騾至郡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郡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夢着枷鎖勸美奔突厥後不從占之曰柳者加也鎖者鎖鎖吉利及光祿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行臺僕射獨孤承業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門者白使人裏甲馬汗宜開城門美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于長史廳事

謂其妻曰啓太后臣兄弟無罪死自當知嘆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帝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殺其五子餘年十五以下者宥之美未死前令在州諸子五六人鎮頭乘廬出城合家泣送日晚乃歸吏民莫不驚異燕郡守馬嗣明爲美所愛竊問之曰用以贖厥數日而變作美及光重工騎射少時金令其出收還較所獲禽獸光所獲即少必驚遽連賊美復雖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美或被責人問其故金曰光必背上着箭美應處卽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金又令子孫舍射而觀之嘆曰光美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光美世衰矣金兄平高祖起義以都督從侯景度江詔平爲大都

有率軍畧壽陽宿預三十餘城封定陽公青州刺史卒贈太尉李百藥曰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許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衛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敵報讐嗚呼後之君子可不戒與

自老公罪
孫騰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八

八

孫騰咸陽人爲高祖長史高祖起兵信都騰常預謀策騰以朝廷闇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高祖遂立中興王封騰咸陽公侍中兼尙書左僕射魏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尙之而侍中封隆之無歸公主欲之二人遂相間構高祖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所漸構同掌機密構既生異端深忌騰騰奔晉陽高祖討構留騰行并州事天平初爲尙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尙書令進司徒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獲疑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所良者皆免之顯免千人冀得其女高祖怒解其官武定中遷太保母段崔孝芬養食家子賈氏爲女有姿色孝芬死其妻元氏更適鄭伯猷賈氏以往騰納之爲妾騰妻元氏死騰以賈氏有子正以爲妻封丹陽郡君復隋以元氏得遇授其女其連禮肆情如此騰早依高祖高祖深待之置之內朝所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由已親狎小人求納財賄生官死贈非食

不行，飾藏銀器，盜為家物，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為四貴，專恣不法，騰為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六年卒，贈太師。

高隆之

高隆之本姓徐氏，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有參議之功。高祖命為從弟，從高祖起兵，封原平公，拜侍中，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權貴占良美，貧弱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更均平之。領營構大將軍，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鄴營造。隆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礮礮，有利於時。魏孝昌以後，天下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八

七

多難，刺史太守兼官，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所在煩擾。隆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加常侍，假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請諸假侍中服用者罷之。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獲五萬餘人，群小誼懼隆之懼而止。進司徒錄尚書事，遷太保。時世宗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世宗大加責辱，齊受禪，進爵為王。隆之性好小巧，於羽儀服制多所改易。於射棚上立三像人，為壯勇之勢。顯祖曰：「射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世宗委任僕射崔暹、黃門郎崔季舒等，及世宗祖隆之，啓顯祖欲害之。顯祖不許，隆之子通楊愔

之妻，故憎恨隆之。季舒等以前隙譖之，曰：「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示非已所能裁。」顯祖以隆之委過要名，禁止尚書省。初，隆之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當與王生死不相背，或以告帝，又帝未登庸時，隆之常輕帝，及將受禪，隆之言未可，帝深銜之。」因此發怒，令壯士築百拳放出，隆之渴求水飲之，或止之。隆之曰：「今日大臣之體何在？」後因從駕，道死。贈大將軍、太尉、陽夏王，竟不得諡。隆之雖不涉學，而欽尚文雅，縉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為尼，事之如母。世以此稱之。顯祖末年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德樞等十餘人於前，以鞭叩案，一時頭絕。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其屍，容貌

史籍

卷之十百四十八

十

不改，斬而焚之。棄于漳流。天下冤之。乾明中，詔其兄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初，隆之見信高祖，性陰毒，睚眦之忿必報。儀同三司崔孝芬以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其罪。殊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

司馬子如，河內人，與高祖相結託，分義甚深。余朱榮向洛，以子如為司馬，遷大行臺，郎中榮諫，子如自宮內突出，與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欲還北，子如曰：「天下恟恟，惟強是視。今走北，示弱，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洛，出其不意，京

城可破。假不如心，猶足示威強於天下。世隆乃還通京城。魏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封陽平公。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知子如與高祖有舊，出為南岐州刺史。子如泣涕自陳，不許高祖入洛。子如遣使啓賀，叙平生舊恩，徵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右僕射，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其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還，高祖及后俱有資遺，率以為常。高祖起義之始，子如不預謀，直以故舊，遂當委任。子如性既豪爽，兼持舊恩，與奪任情，受納無忌。典和中以為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子如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

史籍

宋之四百四十八

上

一言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世宗輔政，以職賄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于尚書省。一宿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養犢牛，猶在道死，唯存此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蠶，賜酒百瓶，羊五百口，梗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起行冀州事，能自厲，改甚有聲譽。詔復官爵，齊受禪，除司空。子如友愛兄弟，欽敬名士，然不事檢裁，言戲穢褻，復不

能平心處物。世宗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被任用，世宗崩，子如言其罪惡於顯祖，請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顯祖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免官，復拜太尉。卒贈太師。子消難，尚高祖女，以主婿貴。公子那邵、魏收等皆游其門。除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鎮武牢，與公主情好不睦。公主愬之，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滇、滇、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恐，朝士疑滇赴成，鼎云：「若與司馬消難連謀，必為國患。」文宣聞而忌之，消難懼，令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封榮陽公，遷大後丞。女為靜帝后，除邳州總管。隋文輔政，消難聞蜀公尉遲迥不受代，舉兵應之，殺長史侯

史籍

宋之四百四十八

上

莫陳杲，邳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九州入鎮，盡從之，使其子承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文父武元奉敕迎消難，結為兄弟。隋文以叔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以舊恩被引見。尋卒。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復者以方之。其赴邳州，留妻高氏公主及三子在京。高氏言於隋文曰：「消難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豫防之。」及消難入陳，高氏母子因此獲免。而勝靜帝后為庶人，後嫁刺史李丹。子如弟子庸之，少好學，美風儀，歷中書黃門侍郎。庸之宰相猶子，兼有聲望，所與游集，皆一時名流。與那子才王景等為莫逆之交，及兄世雲從侯

景膺之應誅以人才為文襄所惜特減死徙近鎮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公廼授膺之膺之事子如如父性方執與楊愔同為黃門郎及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愔有從弟喪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於樹下避之愔望見呼之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淪滯不叙乾明中遷國子祭酒患泄痢積年不起就家拜儀同三司趙彥深起自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忽畧之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輻輳膺之永不至門每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養疾外齋馮几而坐不

史緯

卷之十百四十八

七

為勳容言我患疾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游後進膺之常與之基杳偶後至膺之遂不復基園宅閑素門無雜賓性不飲酒疾久不堪讀書或以奕基承日名士時相尋候無雜言惟論經史好太玄經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卒年七十一李百藥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窮圖攸屬治兵訓旅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委寄深遠孫騰等不能清貞守道以治亂為懷厚歛財貨填彼溪壑普滿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

韓賢

韓賢廣寧人普泰初除廣州刺史高祖起義余朱度律以賢

為高祖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賢不願去乃審道群蠻多舉燎若有寇至使者為啓得停賢潛通誠于高祖除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士民韓木蘭等作逆賢破之親按檢甲仗有一賊藏於死屍之間見賢至忽起斫之斷其脛而卒晉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在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時謂賢因此致禍贈司空賢固不應破函佛亦豈以物害人

薛孤延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高祖起兵拜車騎將軍高祖西伐至蒲津寶泰失利高祖班師延殿行且戰且後一日斫折刀

史緯

卷之十百四十八

南

十五口轉恒州刺史高祖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電火燒浮圖高祖令延視之延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燒面延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騎發及馬睗尾俱焦高祖嘆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鬪封平泰公性好酒多昏醉以勇火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遷太子太傅

張瓊

張瓊代人也高祖克夏州以瓊為慰勞大使留鎮之為周文所陷卒贈大將軍司徒子忻尚魏平陽公主為駙馬都尉大將軍建州刺史南鄭伯瓊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忤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忻豪險放縱與公主情

好不協為周武所殺時稱瓊之先見

解律羌舉

解律羌舉太安人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趨之計羌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戰有同獺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薄無所用力若不與戰還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黑獺之首可懸於軍門諸將不同遂戰大軍敗績為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胸竹箭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武平末侍中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靜豎趙彥深死後朝貴與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為尚書令薛道衡為侍中二人勸後主作詔禪位任城王浩令孝卿齋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詣鄒城歸於周武授納言上士隋開皇中位民部尚書代人劉世清武平末為侍中任遇與孝卿相亞而周慎謹密過之世清能通四夷語後主命作突厥字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敕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序隋開皇中為驛騎將軍

慕容紹宗

慕容紹宗恪之後也深沉有膽畧舅子余朱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除剪恐難制取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紹宗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

史筆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七

既執忠義忽欲殲多士謂非長策榮不從除并州刺史紀豆陵步藩逼晉陽余朱兆擊之為步藩所破欲徵高祖共圖步

藩紹宗曰今天下擾擾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英畧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輒相猜阻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祖減步藩舉兵信都及韓陵之敗兆撫膺謂紹宗曰若用卿言今豈至此兆既死紹宗到馬突城高祖追至紹宗乃以兆餘眾歸高祖高祖厚加恩禮參預軍謀及還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泰屬紹宗以兄為主簿紹宗不用泰譖之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嘆謂其所

史筆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七

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否由是徵還元象初封索盧公侯景叛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梁武帝遣貞陽侯淵明率眾十萬屯梁山與景犄角擁泗水灌彭城紹宗大破之擒淵明還軍討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譚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兵精人凡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薛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大破之景奔還西魏大將軍王思正入潁州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園之蝦洧水以灌城紹宗頻有凶夢惡之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菰髮昨來菰髮忽然自盡菰者算也吾算將盡乎與劉豐臨堰見北有白氣乃入燈坐忽暴風

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向城下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豐游水向土山為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而殺之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之贈尚書令太尉諡曰景惠

慕容儼

慕容儼清都人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儼容貌出群不好讀書頗學兵法余朱榮入洛投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梁將曹義宗圍西京州儼應募赴之北育太守朱帶劍謀叛儼出其不意輕騎直抵城下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劍造次不知所為遂出迎儼執之一郡以定余朱氏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太

敗歸高祖還五城太守兄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承尉已下數獲罪請儼少為群下屈節儼懷曰吾狀貌如此行道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二人在邊不和儼相樂還朝以儼代為刺史沙苑之敗諸州多翻陷唯儼獨全天保三年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降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眾共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將侯瑒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力禦備敵不能克乃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蒺藜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眾情危懼儼勉以忠義城中有城隍神祠儼與士卒相率祈禱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涌激漂溺荻蒺藜故復以鐵鎖連緹儼還祈請風浪

不知何王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太

役驚鎮復斷絕城人大喜以為神助瑒於城北焚燒坊郭約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修繕雉堞樓櫓肅清眾五萬與瑒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從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號將張白石首敵以千金贖之不與瑒約復并力攻圍城中食盡煮槐楮葉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皮革觔角等物食之人死取肉分噉儼申令將士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肅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詔還之儼至見帝悲不自勝帝呼令前執其手持儼鬚脫帽看其髮嘆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威靈得申忠節

不屈豎子車奉聖顏今雖夕死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封成陽公進爵義安王卒贈司徒子子會郢州刺史周武平都使其子送教喻之子會柳其子赴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與容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余朱氏將帥歸神武者有代人庫狄伏連天保初開府僕同三司性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以此見知然貪鄙愚狠為鄭州刺史居室患繩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恨之開府參軍多衣冠士族伏連不識士流皆加捶撻逼遣築塼武平中封宜都王除領軍大將軍與瑒邪王儼矯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百餘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

行饌色冬至日中表相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因何而得妻云於馬豆中分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每入庫檢閱必戒妻子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微視積絹至二萬疋簿錄歸官

高翼

高翼渤海人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卽家拜渤海太守余朱榮弑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怒破家報恩在此時也榮性猜忌忌則多害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八

九

輒而卒子乾字乾邑拜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居藩乾潛相託附及余朱榮入洛乾還鄉里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將亂遂率河北流人反於河濟之間屢敗齊州士馬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榮以乾前罪不應居近要乾遂解官歸以射獵自娛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大喜時榮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拔劍起舞請以死自效余朱兆入洛遣監軍孫白鵠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見白鵠至知將圖已乃潛勒壯士襲據州城殺白鵠執刺史元仲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八

年

宗推封隆之行州事爲莊帝舉哀三軍編素乾登壇誓衆解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靈助被殺高祖出山東揚聲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余朱氏無道殺主虐民正英雄效義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匹馬奉迎密參意旨諸君勿憂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謁因說神武曰余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動則偏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鄴州雖小戶口十萬穀積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計之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乾受命而去時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跡未見余朱羽生爲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禽之遂平殷州中興主立拜乾侍中司空封長樂郡公初起事時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立乾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解侍中乾雖求退不謂便見許既去內侍朝事罕所關知居常快快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爲已用於華林園讌罷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復立殊效雖則君臣義同兄弟欲共盟約以敦情契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又不謂帝便有異圖遂不啓高祖時禁圖畫部

曲三千人，乾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群盜，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荊州刺史，雖示疎外，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難將作矣。禍必及我，乃密啓高祖，高祖召乾詣并州論時事，乾勸高祖宜受魏禪，高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啓叔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及變難將起，昂密啓高祖，求為徐州刺史，將發帝知乾泄漏其事，乃詔高祖云：曾與乾私有盟約，今復反復兩端，高祖惡之，封其前後啓以聞，帝召乾示之，對高祖使人詰責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而乃云臣反復，夫以人主推惡於臣下，復何所逃命，欲加之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主

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色不變，聞者莫不嘆息。後高祖討斛斯椿，大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長子繼叔襲祖洛城侯，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故，不稱朝堂，文襄奏令改選，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所棄，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且慈，善書，記工騎乘，慎為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談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殺，文襄聞其美，掩之不從，衣裘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會除北豫州刺史，遂據虎牢，降西魏，慎與周文率衆東出，高祖敗之於芒山，慎妻子將西度，於

乾傳入見
列生書計
出因食
之在此
生既敗走
李元忠來
收之乾弟
前耳

路見擒，神武以其勳家，配沒慎一房而已。李氏在逆口，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為侍中司徒，昂力遏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父翼為諸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翼以其昂藏，教曹因字敖曹焉。與兄乾數為劫掠，鄉間畏之。建義初，兄弟共舉兵，奉旨散衆，除通直散騎侍郎，解官歸鄉里，陰養壯士，余朱榮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執昂送晉陽，榮入洛，以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莊帝引見，勞勉之。時世隆逼官闕，帝臨大夏門指麾，昂既免繯，被甲橫戈，志凌勍敵，與其從千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壯之，除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主

直閣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尙繁，請還本鄉招集部曲，除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京師不守，與兄乾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余朱羽生潛軍來襲，昂不暇振甲，將十餘騎馳之，乾率五百人來救，未及，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乾開門奉迎，昂在外畧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遣以布裙，神武使其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大都督，率衆從高祖，破余朱兆於廣阿，又隨高祖討兆於韓陵，昂自領鄉里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欲割鮮卑千餘人相參，何如？昂曰：昂所將部曲，練習戰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

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甲不煩更配及戰高祖軍小却光乘之高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射律教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果園出橫擊兆甲兆甲是大敗是日微昂高祖幾殆封武成侯兄乾被殺昂自冀州奔晉陽射斯椿墓起高祖南討令昂為前驅武帝入關昂追至峭陘不及而還天平初除侍中司空昂以兄乾卒於此位固辭轉司徒昂着小帽世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龍高昂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昂攻剋上洛獲刺史泉金會寶泰失利召昂班師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亦何恨所嘆息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三

者不見李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即啓李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虎牢御史中尉劉賁亦率眾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掘梁貴使召嚴祖昂不時遣使者促之昂怒掘其使者曰柳時易脫時難昂以刀就柳刎之曰何難之有賁不敢較明日賁與昂坐語頗譏昂昂怒拔刀斫賁賁走還昂鳴鼓會兵以之侯景與冀州刺史萬俟受洛解之乃止時解軍輕中華朝士惟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為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昂皆請相府守門者不納昂怒引弓射之高祖不責也元象元年進京兆郡公與侯景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周文率眾救之

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傅婢取昂佩刀以行昂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見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昂旦起使折其脛劉桃林在渤海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林知昂必死奔赴昂軍昂輕敵建旗蓋以臨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隙間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闥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告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害將殺之盧武諫而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林會喪于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相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高

與之周亡猶未克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蓋曰忠武永昌王西魏歸昂首猶可識有勸樂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至蓋面正當榮處其妻張氏常見昂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成餘乃絕子矣騎嗣早卒文襄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顗嗣入周為大將軍隋開皇中為黃州刺史李式字子通韓陵之戰李式以七騎追奔慶野馬岡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李式還血滿袖天平中為濟州刺史漢陽民杜靈椿聚眾萬人攻城掠野李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陽平路叔文聚眾為亂李式討平之進近清晏李式兄弟貴盛有勲于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入

史記

卷之十一

差

百匹戈甲器械皆備故追督賊盜多尅捷客謂季式曰漢陽陽平乃是畿內既不奉命又不侵境何故遣私軍邀賊萬一失脫豈不招罪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義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出其不備破之必矣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邛北師徒大敗都曲諸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去之不義是役也兄弟歿焉與和中鎮永安兄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誠待之如舊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子四年發疽卒贈冀州刺史季式豪率好酒又恃勲功不拘檢節與

史記

卷之十一

美

更留一宿時失消難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出乃具言之世宗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燕集其優遇如此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余朱氏守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為二曹曹愷曰何以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阜歷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惘惘聞於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而散曹身長九尺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弘毅方重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嚙齧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群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為神力唯曹與之角焉

封陞之

封陞之字祖裔同之子也為魏汝南王悅參軍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號大乘眾五萬人遣大都督元遵及陞之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余朱兆入洛陞之以父趙嘗常懷報雪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尅之乾等推陞之為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陞之遣子子綸迎于潞口中與初拜吏部尚書侍中封安德公陞之將赴都過鄆謁高祖曰解斯勞賀拔勝賢顯智往事余朱氏中復華阻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

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小人相聚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朝議以余未榮配食明帝廟庭隆之曰榮為人臣親行弒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後為斛斯椿所構逃歸神武孝靜立還尚書右僕射高慎反於北豫州廣招冀州豪望為內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世宗密書與隆之使悉收懷黨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啓高祖事遂得停隆之首參經畧薛稷密以啓開手書削榮罕知於外卒贈太保神武至冀州次交津追憶隆之與司馬子如言其美為之流涕令以太牢祀祭子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毛

子繪嗣爵拜平陽太守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令子繪修開旬日而就武定元年周文帝擁衆來侵高祖於叩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高祖欲攻長安或以為不可子繪曰賊衆瓦解黑獺僅以身免魂膽俱喪進取關中正在今日昔魏祖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後終魏世竟不能得願大王勿疑高祖然之以時方盛暑遂班師神武崩文襄以子繪為渤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勲望但東土須卿鎮撫大錦遊游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畧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微拜尚書右僕射卒弟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

塔司空妻定遠為瀛州刺史子繡為渤海太守定遠遇之子繡妻及諸女譙集定遠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終通州刺史隆之弟子孝琰字士禧性恬靜好文咏為東官洗馬卒邢邵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琰年位懸隔晚乃相遇分好遂深孝琰靈輓歸邵昕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弟孝琰字士光為散騎常侍聘陳還坐觀收囑其門客從行決鞭二百除名後為南陽王友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都嚴興等為義孝有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平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都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因共傳笑士開大怒會黃門郎李瓌奏南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八

天

陽王緯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孝琰為婚事入見帝次馬鞭一百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自此沉廢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命善談戲威儀閒雅人皆慕之珽好自矜大孝琰媚之曰公是衣冠宰相與於餘人聞者大以為恨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旨道人呈獻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以為沙門統後主憾之因僧尼他事辭引呈獻敕有司推勘孝琰致於極法後與崔季舒等以正諫被誅族兄述清河中歷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厚積財產一子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輪財聘及

決還兩次
死三百五
復不覺

將成禮。猶競懸遠。述取所供養佛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督便用。一子娶范陽盧莊之女。述經府訴云。送嫁乃嫌脚跛。許田則云。賦薄。銅器又嫌古廢。皆悞害所致。

李元忠 此人甚高

李元忠。栢人人父顯甫。豪傑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除河南太守。封平棘子。元忠為魏清河王。惲主簿。以母老多病。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實。有舉貸。元忠每笑契免貴。鄉人甚敬重之。嘗亡二馬。既獲。益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八

元

即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魏末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遼。經趙郡。以路便。共投元忠。奉絹千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達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去。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潛圖義舉。會神武東出。元忠乘路車。載素琴濁酒。以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驛驛食之。謂門者曰。聞公招延俊傑。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報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遠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取爭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朱氏乎。神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八

元

武曰。富貴皆由之。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世兄弟。曾來。未時。乾也。已至。神武曰。叔輩。人何肯來。元忠曰。雖粗。頗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失也。神武曰。吾戲之耳。元忠進縱橫之策。漢兒。嘉納。復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世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見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彈從。昨劉誕。黠胡。或當垂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握元忠手。謝焉。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禽斬之。神武令行。殷州事。遷太常卿。武帝納高祖女為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高祖於宴席。論叙舊事。撫掌欣笑云。此人。過我。起兵。元忠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曰。建義不慮無。止如此。老翁不易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持高祖。橫人笑。封晉陽伯。時。朝廷。宿貳。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故不在。嫌嫉之地。天平初。除光州刺史。州境災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濟。報用萬石。元忠以為少。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貴。徵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林。羅種。果菜。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邀游里閭。會與飲酌。蕭然自得。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

子極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久忝名官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乞在閑冗以養餘年除驃騎大將軍會獻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縑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共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庭室無曠葛巾擁被傾壺獨醉使婢質酒更酌二人請妻出拜衣不曳地嘆息而去大餉米絹元忠受而散之卒年六十贈司徒諡曰敬惠元忠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一九而落子極副極有才藝曾米諸整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代至將還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為立碑極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為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徒步往來在路飲水而已雉兎馴狎入其山房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為輕致忿訟宗侃等慚遂讓為閑田元忠族叔遵魏京兆王愉司馬愉據冀州叛遵遇害贈幽州刺史子渾字季初以遵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求為青州司馬奉老母攜妻子赴青齊未幾而余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議者以為知幾普泰中崔社客反圍青州詔渾為北道行臺赴援諸城從賊各自固保眾議攻取之策渾以社客賊之根本今圍城不克眾心離阻若簡練精勇銜枚

夜襲出其不意可擒殄也社客就擒諸郡可傳檄而定渾遂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潰生擒社客海隅清定為東郡太守以職徵還齊文襄使武士提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謂禮賢耶文襄笑而舍之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魏收等修撰渾謂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圍州城城中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舊有一池涸竭已久渾齋戒祈之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為神即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子洪兼通直散騎常侍陳聘渾與弟繪綽俱為聘使趙郡人士目為四使之門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儻舅河間邢晏每嘆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出自黃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否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有三猛虎人患之繪至俱闕死於城西咸以為化感所致勸繪申上繪曰猛獸因闕而斃自是偶然貪以為功人將窺我不聽高陽舊多陂淀後浚水涸繪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培塿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詣州請為繪立碑神武東巡郡國使耶中陳元康喻慰之河間太守崔謹恃其弟遲勢從繪乞麋角鵲羽繪答曰鵲

有六副飛則冲天，廣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疎懶遲鈍，不能追飛逐走，相奉事也。文襄使還，選司徒長史，通薦繪，見書送不果，補大將軍司馬，除右長史。卒。繪字乾經，為中散大夫，聘梁，遷尚書南主客郎，鄴下謂之語曰：學則渾繪，繪則繪。梁齊文襄攝選，以繪為司徒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可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是舉耳。性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梁謝朓來聘，問安平諸崔，繪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問之，怒，繪詣門謝之，趨上馬不顧。繪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還除太子家令。卒。族孫公緒，字穆叔，沉寔樂道，矢心不住，明天文圖緯之學。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八

畫

軍卒

李孝貞

唐書

史

卷之一百四十八

書

李孝貞，字元操，栢人人，好學，善屬文，拜兼通直散騎常侍。孝貞從姊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為廢帝妃。祖欽女，一為後主妹。英一為琅邪王儼妃，從祖審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與帝室姻媾重疊。孝貞與弟孝基，並以文學自達，恥為外戚家。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不許，乾和謀之，出為太尉參軍。隋開皇初，遷家州刺史，不復留意文筆。人間其故，慨然曰：五十之年，條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衰倦，官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徵拜山史侍郎，參典文翰，出為荊州刺史。卒。情既高，無任處。文翰亦無任處。

盧詢祖

盧詢祖，范陽人。祖文偉，封大夏男。詢祖襲爵，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黃門敕祖勳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有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之句。時稱其工。後朝廷大遷除，詢祖立於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天保末，為桑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營快，遂毀客服，如戍役，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廢，唯大夏

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長城賦，有曰：草則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戲之曰：卿少年才學，當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眾共嫉之。宗人思道謂曰：卿何為招四海物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皆語人曰：戎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提柳齊列。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鄭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長廣太守邢子廣曰：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稱衡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八

五

思道無永枝文舉，歷太子舍人卒。文集十卷，皆遺遺，嘗為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云：君王盛海內，伉儷偏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顰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荒臺夜，明月滿床空。叔宗道，性粗率，重任俠，行南管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筚篥，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妓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命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晉九阪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沉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宗道族人勇，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至，遣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

騎至大隗山，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其俄同程華，斬其將王征蠻，驅馬三百匹而還。授揚州刺史。鎮宜陽，勇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奏卿揚州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但依朝廷所委，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勇有馬五百匹，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朝廷贈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疋，贈司空，冀州刺史。

魏蘭根

魏蘭根，鉅鹿人，為定州參軍。丁憂，將葬常山，舊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立祠，伐其栢為栢，正光末都督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八

五

李崇討茹茹，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強宗子弟，或國家肺腑，寄以爪牙，號曰府戶。近來垂實，役同廝養，班齒致失，清流舊族，依然榮顯，顧瞻彼此，理宜憤怨，更張不悉，今也共時，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舊，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以聞，不報。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實討雍州寶實，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饑寒，奈何以充僕隸乎？盡歸其家。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境，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高祖將入洛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

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後難測。與高乾及黃門崔悅言於高祖云。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蘭根等構毀之。深為時論所非。太昌初。除開府儀同三司。封鉅鹿侯。高乾之死。蘭根懼。移病免。卒。贈司徒。從弟悅。以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顯祖大怒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來。時顯祖失德。朝中皆為之懼。而悅神色坦然。顯祖曰。死與長史孰優。任卿所擇。悅云。能殺臣是陛下。不受長史是愚臣。顯祖謂楊愔云。何處無人。若用此漢何為。故之題家。沈慶積年。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情。曰。授官咸由聖旨。愔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獄公豈史籍。卷之一百四十八

崔悅

崔悅。字五世孫也。祖叔陵。自宋入魏。遂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署病。醫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即愈。為冀州別駕。見疹者。喜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渤海鄭文法之徒。咸有名。或子景哲。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司徒長史。子開。尤工相術。武平中。為散騎常侍。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當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

史籍

見也。其精如此。同性廉謹。所得依秩。必分親故。臨終。誠其子曰。夫恭儉。德之興也。傲侈。禍之機也。乘福輿者。康休。蹈禍機者。傾覆。汝其誠之。族人休。為尚書左丞。魏孝文帝嘗問故府得舊題。曰。南部尚書崔暹。制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子。字長。瑞。歷給事黃門侍郎。神武入洛。召百官士民議所立。太僕祭酒盛言節閔賢明。可主社稷。悅作色曰。若論賢明。當待我高王。廣陵既為通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使從偶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為孝武。封悅武成公。以貪污為御史糾劾。遷還鄉里。時清河多盜。文襄以石敬瑭為太守。令得專殺。悅經棧宅。謂少年曰。諸耶輩莫作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八

天

賊太守打殺人。悅曰。何不答府君。我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率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噓摸。賊遇赦出。復為黃門。授徐州刺史。悅性暴慢。寵妾馮氏。淫且狡。假其威勢。恣情取受。初。悅為常侍。神武欲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悅曰。收輕薄。徒耳。引祖鴻勳。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悅備幽薄出迎。使人相問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收挾宿憾。故以此挫之。悅甚不平。此言。轉七兵。尚書悅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神武嘗謂悅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過。趙郡李渾將聘梁。各舉畢。卒。詩酒正。謙。悅後到。一坐無復談者。鄭伯猷嘆曰。身長八

尺面如刻畫，終欲作洪鐘聲，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以門第自矜，常與蕭然明少遊等宴集，終日悛獨無一言，少遊晚謂悛曰：「驚風飄白口，忽然落西山。」悛無他言，直曰：「爾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趙聞而銜之。神武葬後，悛竊言：黃領小兒，堪當重任，不或以告趙，趙以啓文襄。文襄絕悛朝謁，悛要拜趙左，文襄怒曰：「黃領兒何足用也？」趙赴告陽，訊之不服，趙引那子才爲證。子才稱無此言，悛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悛子瞻曰：『尊公意欲結姻陳元康，購有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爲言於文襄曰：「崔悛名字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徒之趙裔。」元康曰：「悛若在趙，或將外叛，以美賢資寇敵，非策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嘗讀崔瑗傳，追恨魏武不弘，悛若須於作所，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悛合死，朝野皆知，公能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悛勳舊，乃舍之。悛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不堪，忝當大任，卿以爲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不減天保初，除侍中，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折豐男，同授弟，子約，悛一門姊妹，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妻太后納悛妹爲博陵王妃，教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八

竟

男孝順富貴，悛對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山陛下爲東充州刺史，復攝馮氏之部，爲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悛名詣廷尉，詔斬馮氏於市，支解之，悛病死獄中，悛有辭藻，然性豪侈，溺於財色，既與魏收不睦，及收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收，收猶鼻笑之，而憾不釋子瞻，字彥通，美容止，神彩巖然，言不安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見悛狀，謂那子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之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文宣命購兼相府司馬，使鄧琨、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悛俱侍宴，爲詩詔問那子曰：「贈此詩何如其父？」那子曰：「悛詩弘麗，購作清新，並詞人之冠冕，宴罷，衆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購父子，楊情欲用爲中書侍郎，問盧思道：『購文藻何如？』思道曰：『崔購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共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惜哉！』奏用之。悛曰：『昔裴瓚爲晉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亦當無愧裴子。』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榮爲莫逆之友，榮將東還，贈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詎謂指議，在卿尤切，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性近重，不堪數奏，孝武踐祚，除太子中庶子，詔議三條，太子少傅魏收立議，朝士莫不雷同，購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八

早

贈正色曰聖上詔群臣議國家大典少傳名位不輕贈議若
是須資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文抗此冷笑崔贈
居聖朝顯職尚不免兄抑草萊諸生欲何以自進贈色厲詞
嚴收大慙竟無一言大寧元年兼散騎常侍聘陳過彭城道
方有其父所立碑文讀之哀感未畢而絕倒從者驚以為中
惡贈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舍人到師知見而心醉襲得
武城公遷吏部郎中卒謚曰文贈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
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恒別室獨
食有裴御史河東人何贈食往造之贈不與交言又不命七
筋裴明日自攜七筋恣情飲噉贈曰我初不喚君食乃能不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八

聖

初小節昔劉毅在京口月請鵝炙亦豈異是君定名士於是
每與之同食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陋者為潦倒而
贈終不改焉選曹以劉選為縣令贈曰官長正應馮子璋輩
乃復屈名人子璋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後弟仲文有
文學太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
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為君
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文襄欲使行青州
聞其常醉而止天保初授為侍中仲文為光祿大夫同日拜
受時云兩以連飛皆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欲罰之使為觀
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卒官子德字岐叔少與范陽盧

此大約治
向若如此
非若如此
此大約治
向若如此
非若如此

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著
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毋得入此室歷尚書郎與頓丘李
若俱見稱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儼李若隋開皇四年授員
外散騎侍郎以聲常得無事一醉輒入日越公楊素重儼門
地為子玄縱娶其女聘禮甚厚親迎之日公卿滿座素令騎
迎之儼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儼禮甚倨言又不避
素拂衣而起遂罷坐後數日儼來謝素待之如初授易州刺
史或言其不堪追停之儼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
卒仲文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人云
崔九作孝風吹即倒長八尺餘安神僞異武定中為平原公

史錄 卷之一百四十八

聖

開府祭酒與兄子贈詣晉陽寄居佛寺贈長於子約二歲每
遇酒子約為兄對之俄望華美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
為二天人也為考功郎中休弟子慈字長謙為青州司馬賊
圍城二百日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後兼散騎常侍使
梁謂人曰我厄在吳國忌在酉年此行恐不免還未入境卒
年二十八

史錄卷一百四十八終



孫奉，樂安人，爲行臺郎。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命司馬李義深、城局李士畧作檄文，辭請以奉自代。高祖引奉入帳，白爲吹火，僱促之。奉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奉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任常煩劇。大見賞重，賜妻韋氏，士人女子，兼有邑。時人榮之。世宗欲之，勅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奉爲官乃決。

特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民戶以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所獲甚衆。奉之計也。奉學淺而行薄，邢劭嘗謂之曰：「更須讀書。」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奉少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曰：「不如卿。」奉要之爲誓。子昇笑曰：「但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奉恨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必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名奉飲酒，醉甚卒，贈吏部尚書。

陳元康，廣宗人。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奉劇飲，奉醉死，神武

哭之。子如叩頭請罪。神武曰：「當求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若何？」季式舉元康曰：「是能夜間作書，快吏也。」召見，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從神武出行，馬上問號令九十餘條。元康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乃上天降佐我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望居其前，性柔謹，通解世事。神武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元康於墮下作軍書，蠟、蠟、運、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元康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耶？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極口肆罵，出以告元康。元康曰：「教訓世子，自

有禮法，儀刑式瞻，豈空至是？言辭懇切，至於流涕。神武爲之愆念，時或悲慙。輒曰：「勿使元康知。」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如此必與我兒相抱。」死，高慎之叛，事由崔暹。神武將殺之，文襄匿暹而爲之請。神武曰：「我爲汝不殺，然須與苦乎？」文襄乃出，暹謂元康曰：「暹若得杖，無相見也。」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歷階而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今有一崔暹不能容忍，神武乃捨之。」文襄入輔，崔暹、崔季舒、崔昂、張亮、張徽、纂皆被任用，然盡出元康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爲妾。元康逆棄，故妻李氏，論者非之。元康

便辟善事人溺於財利不能平心處物受納金帛黃負交易
過於州郡爲諸議所譏從神武破周師於芒山神武會諸將
議進取之策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
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須乘勝追之神武
曰若遇伏兵將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
敗若此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遷左丞及神武
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死不瞑目
文襄嗣事封昌國公侯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桓溫以謝
之元康曰夫欲平四鄰須定紀綱若以諸將在外苟悅其心
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桓溫前

史書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三

事顧公鑒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
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
其堪敵侯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飯元康曰
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
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乃用紹宗遂破侯景賞元
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未拔元康曰明公自
匡朝政未有殊功雖平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顧公因
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既還曰必拔
文襄乃親征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鉅魏授文襄相國齊王
諸將皆勸文襄受命元康以爲未可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

欲謀王王若受朝命置官俸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
未可耳桓溫因問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
康既貪貨賄文襄嫌之欲用爲中書令以開地處之未及行
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在坐共議還除朝士文襄
貪頭蘭京殺文襄元康抱文襄與賊爭刀被刺腸出元康手
書辭母口占祖廷陳權空至夜而卒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
而出遣一批崔季舒逃匿於厠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監尉
薛豐洛率卒人赴難乃擒盜殺文襄凶問殯元康於宮中託
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後贈司空元康母李氏哀感廢病
卒贈廣宗郡君子善藏嗣元康弟季璩美州別駕平秦王歸

史書

卷之一百四十九

四

彥反季璩守節不從遇害贈衛尉卿

杜弼

杜弼字輔玄中山人除曲城令時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墜多
亡叛朝廷思之乃令縣令自送至軍所時光州發兵將進北
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
與同去弼率所領格鬪遂達軍所元康初高祖徵弼爲法曹
參軍轉大行臺郎中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違次不及書
敕直付空紙令弼宣讀弼嘗承問勳高祖受禪高祖舉杖擊
走之法曹辛子炎諸事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卿不知
避諱命杖之弼曰禮二名不偏諱子炎罪可恕高祖怒而

元康名非

奇

前人曠乃復率經引禮叱令出。弱行十步許呼還。子表亦棄。有世子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此正人。天下皆崇其利。豈獨吾家也。京洛既平。貨賄漸通。弱以文武在位。早有廉潔。言之高祖。高祖曰。弱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將何以爲國。汝少待。吾不忘之。及將出沙苑。弱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弱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弱。目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弱戰慄汗流。高祖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戰慄。喪魂。諸勳人身如鋒刃。百死一生。縱使食肉。吾所得者大。不可同尋常之例也。弱頓頭謝。從高祖破西魏於邛山。命爲露布。弱卽書絹。曾不起草。弱將定陽。男奉使詣關。魏帝見之。九龍殿曰。爾卿精學。卿有所同。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弱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弱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又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弱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又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寬。弱曰。以非寬狹。故能寬狹。寬狹所成。雖

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弱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疋。弱好名理。探味玄宗。帝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上之。果進貞陽侯蕭淵明入寇。詔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以弱爲軍司。攝左丞。臨發。文襄贈胡馬一匹。謂弱曰。此鹿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爲贈。令陳政要可爲鑒誡者。弱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二事得中。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既破淵明。復破侯景於瀋陽。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弱昇師子座。當衆敷演。僧達僧道順並縊林之英。問難往復。莫有能屈。帝曰。此人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儀同王思政據潁州。以弱行潁州事。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稱弱。弱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安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要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弱曰。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明旨。今旣無備。鄙言可以還立。顯祖引爲長史。轉中書令。進爵爲侯。弱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遷衛尉卿。嘗與邢邵尾從東山。共論名理。邵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蠶足。弱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復何致怪。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耳。弱曰。聖人合德天

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安有以虛示物以範勸民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銘鑄性靈弘獎風教爲全之大其甚於斯此卽眞教何謂非實邵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弱曰此所言盡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難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則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神之在形亦非能視邵云季扎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弱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全無也之將焉適那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弱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然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猶君之於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邵云捨此適彼生

此人用得
殺之甚可
惜

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中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往復再三邵理屈而止家客告弼謀反案治無實乃見原因此絕朝見次子臺卿廷尉監斷獄稽遲爲郎中封靜菴所訟顯祖發忿從弼臨海鎮賊率張綽攻鎮城弼率屬城人固守顯祖嘉之敕行海州事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性質直前在蜀朝多所匡正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及將禪讓弼復進諫顯祖嘗問弼云治國常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誤已高德政居權要弼於衆面前折得政德政深恨之數言其短令主書杜允珍啓弼在長史曰受人請張纂平城人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寒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纂爲丞相從事中郎出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善之除瀛州刺史士卒入城不能無擾而東候

張亮

張亮，開城人。初事令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自縊，亮伏屍而哭。高祖嘉嘆之，授丞相府參軍，遷行臺右丞。高慎飯，亮與斛律金守河陽，周文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備小艇百餘艘，載長鐵索，索頭以釘釘之。火船將至，即馳小艇引索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累遷尚書右僕射。

張耀

張耀，字靈光，昌平人。除瀛冀二州刺史，韓軌參軍，軌爲御史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九

所勅州府僚佐掛賊罪者百餘人，唯耀以清白免。遷尚書右丞，顯祖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開門，勅兵嚴備。帝駐驛門外，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偽難辨，須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郭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賜以錦采，好讀春秋。月一過，趙彥深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杜之謬耶？耀曰：何爲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溫習所以自厲，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大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

王紘

亦不食馬肝之意

王紘，字師羅，狄那人。年十三，見揚州刺史郭元貞，元貞曰：汝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顧留意之。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傳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惠，賜以名馬。世宗名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遇禍，紘冒死禦捍，賜爵平春男。爲顯祖所知，待傾左右。都督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國亡，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十

紘曰：爾與紇奚合樂？同事我兄，合樂死，爾何爲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所輕，故得不死。帝使燕于殿，反轉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愔，季，你逃走，還避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遂捨之。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紘言突厥與胡人來，女往必相影響，冠邊空還中男，強奪據要險之地。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紘曰：官軍頻北，人情騷動，若復領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惠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進兼侍中卒。

薛琠

薛琠字曇珍河南人爲典客令儀望甚美魏帝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日升進當處何官琠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惟明君所用正元中行洛陽令時以久旱召京師見囚悉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琠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郡縣之職吏部擇才學通博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上

人者自在錄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民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失宜依次補敘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兄復陳之曰共治天下本屬守令是以漢朝常令三公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賢才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茲下公卿議事竟疑元天穆討邢杲以琠爲行臺尚書時元顥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所先議者咸請先討邢杲琠以杲聚衆無名雖強猶賊非有遠志元顥皇族自稱義舉河陰之役人情駭怨易相感動宜先討顥然後迴師平杲度不濟矣天

穆難達羣議遂先邢杲杲降軍還未至元顥入洛天穆謂琠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高祖引爲長史高祖大舉西伐將渡蒲津琠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昂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歛不如分爲二軍相次而進前軍若勝後軍繼之高祖不納遂有沙苑之敗還向青侯射卒取久在省闕開明簿領當官割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外似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人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妻張氏淫逸放恣取與姦通納以爲婦其後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上

言遂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家內忿競爭相告列爲世所鄙

平鑒

平鑒劉人也魏孝昌末盜賊蜂起鑒與慕容儼歸令朱榮於晉陽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參軍除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早竭忠誠今令朱氏披猖又能去逆從善可謂識時務矣授懷州刺史鑒請以州西故軹關築城以防遏西寇從之尋西魏來攻軹關舊之水泉惟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卽竭鑒具衣冠解井而祝至旦井泉涌溢合城取足魏師敗還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喜酣醉擅免境內囚中有西魏細作二人及厠上奏

自勃文宣特原其罪、賜贖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和士、開用事、勢傾朝野、求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然、鑒歷收八州、所在見思、爲都督尚書令卒。

万俟普

万俟普、太平人、其先傳奴之別種也、高祖平夏州、普與其子洛率部落來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洛建昌公、高祖以普尊老、特崇禮之、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渡橋、洛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名其營地爲

史非

宋之一百四十九

古

回洛城、洛懷慨有氣節、勇冠當時、卒贈太師。

鄭述祖

鄭述祖字恭文、義之孫也、天保中、歷尚書侍中、拜兗州刺史、父道昭爲刺史時、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年方九歲、至是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白雲亭、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有人入市查布、其父怒曰、何忍負明君、執之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餉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嘗出行、忽有騎數

百、兄述祖下拜曰、公在此、述祖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終歷顯位及病、曰、吾老矣、以清白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六州事、除六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卒年八十一、贈中書監、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嘗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貴重、君不得並之、兄子元禮、長廣樂陵二郡太守、太子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昂之妹、夫昂常持元禮詩數篇、示盧思道曰、看元禮比來詩、曾不減魏收、思道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

崔暹

史錄

宋之一百四十九

古

崔暹字季倫、博陵人、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諸悅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再三、暹好薦人、士嘗言邢邵之才、世宗遂徵邵、後邵毀暹之短、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妄人也、暹曰、子才言暹之短、暹說子才之長、皆是實事、不爲妄也、遷御史中尉、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通名、獨後世宗出迎、暹高視徐步、兩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設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

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世宗前驅爲赤
棒所擊回馬避之暹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免
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下書於鄴下諸貴曰咸陽王司馬
令並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
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勞之
曰往時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
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今日尊顯直是中尉
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以從且行且語暹
下拜馬驚走高祖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
朝貨牧守所在食暴朝廷之中有用心方正直言彈劾者王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可勒酒高祖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
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高祖崩世宗以暹爲
度支尚書兼僕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自出身從官
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
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
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武爲繕寫以幡花贊頌送至館焉
然好大言調戲無節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
江表子達孳年十三暹命權會教說周易兩字遂集朝貴名
流令達孳昇高座開講趙郡陸仲讓陽屈之暹喜躍奏爲司
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暹之短也顯祖

嗣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綱去
苛察黜崔暹則得遠近人心顯祖從之語之者猶不息帝令
都督陳山提搜暹家甚貧匱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
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衆口不悅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
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究驗無實
初文襄疑文宣伴愚慮其有變將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
郎俱在行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
者指拭而翫之以是知其實痴不足慮也及既考暹責其往
昔打背事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
釋而勞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不及也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會崩遂寢至是譏羣臣於宣
光殿謂暹曰賢子達孳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
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欲作婚姻乃以主
降達孳遷中書監時法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
暹上省便錄四旬月間斷雪畧盡遷尚書右僕射時調絹以
七丈爲疋暹請依舊從之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
然我飲酒何所妨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好酒太后尚不
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
靈而哭贈開府諡曰貞節達孳歷司農卿顯祖常問樂安公
主達孳於汝何似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孳母

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遂率殺主以復讐復謀反為周主所誅

高德政正作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人為黃門侍郎世宗崩帝赴晉陽以楊
愔居守德政與顯祖舊相昵愛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
業為圖謀之學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帝手書與楊愔
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不決自請馳驛赴鄴與楊愔言
乃定德政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名諸將告以禪讓
之事皆愕然莫敢對長史杜弼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勛
敵今若受禪恐因此稱兵挾天子東向將何以待之顯祖召
弼與徐之才相質之才授引証據備有條目弼無以答帝遣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人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止
之曰知諸貴意不須來岳等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得太后
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弄馬事
正是高德政教汝耳時議者以為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後奉
命於是乃旋晉陽居常不悅之才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
陽緯候必安五月禪代德政復教勸諸帝令魏收撰魏書與楊
愔令撰魏書防察魏室諸王楊愔召太常卿邢劭七兵尚書
崔悅等議撰魏書要魏威陽王坦之等總集留于東齊受禪後
乃放還宅帝初發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復

不復進德政與之才苦請帝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入觀

祭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無敢異言帝至城南頓所親帝過
於北城別館既受禪除德政侍中封藍田公還尚書右僕射
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所裨益顯祖末年親酒
醉所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帝不悅後召德政飲德政進諫
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帝謂左右云
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憂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學坐
禪為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
代之際德政情詞懇切常愧而忌之乃曰陛下若用作冀州
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之曰聞爾病我為爾鍼以刀子刺之血流露地使曳下斬其
趾劉桃枝捉刀未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因
索大刀欲下階桃枝乃斬其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
夜開城門以輿與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賣物滿四床欲以
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所從得皆
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新之其妻出拜又斬之并殺其子祭酒
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
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讐帝後序
附太保嫡孫王臣襲爵高洋之孫也

崔昂

崔昂字懷遠。挺之孫也。文襄輔政。為開府長史。文襄令內外
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被蜀。業已興
師。馬督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項以懷洛兩邑。郡接邊境。薄屯
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突蟻。
徐揚交豫。連接吳越。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若諸道
遣使督之。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庫充實。供軍濟國。實謂
至矣。其大。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料察。多不審練。乃
區緣淺入。遠未有雪。大為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戮。至如
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為贓。罪從此定。乞勸導司務存覆。
實如此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除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
鹽。昂曰。既欲官煮。須斷民鹽。官力雖多。不及民廣。請率關市。
薄為鹽稅。私市官賣。彼此有宜。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
闕。魏帝問感致所由。昂曰。吉凶由人。不在符瑞。故桑維之戒。
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
帝為欲容。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
繁劇。昂枝理有術。下無奸偽。又奏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封
華陽男。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與尚書僕射薛琡等議定。轉
廷尉卿。昂性清嚴。見賄貨求。棄之若鶩。持訊深刻。至於推治。
他事。皆就正辨雪。文宣謂之曰。舊人多出為州將。用卿為令。

侯卿六十外。當以本州相與。今勿望為刺史也。後九卿以上。
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于瑤。謂皇太子曰。此國家名
臣。汝宜記之。侍宴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
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右僕射。楊僧
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除光祿勳。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調
才識。善揣上情。或陳便宜。獨省或列陰私。罪失。流為文宣知
實。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性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
自若。前則崔暹。李紆。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
挾持。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所服。
王昕
王昕字元景。挺之孫也。魏太尉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舊
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
逸遊。或馳聘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近前。手為驅策。昕
拾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
可責也。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
悅作色曰。我以帝叔之尊。今親起與床。卿何侮寒。昕曰。所位
望下劣。不足使殿下式。賄儀刑。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屬養之
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於閤室。頻召不至。悅
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溺。
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彼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還東。

帝音與物
以相斯得
志亦說
及否

乘太守所與河間郡友善，郡舉室就之。郡人以郭是郭果，從弟會兵將執之，所以身微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殺我。」郭乃免入為常侍，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郭每見斯即正冠簪容，斯體素肥，遭喪後終身麻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為人之師表。斯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有救其同侶者，詰之未服，斯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郭見文襄，說此以為笑樂。後郭詣斯，斯曰：「卿不識造化，復謂人曰：『子才應死，我屬之極。』」文宣以斯疏誕非濟世才，曰：「好門戶惡人身，有識之者。」云王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怒詔徙幽州，斯任運窮通不改其操，徵還判祠部尚書。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主

帝以臨漳令嵇暉，賜薛豐洛舍人李文師，賜崔士順為叔。子默誘斯曰：「自古無朝士作叔，斯曰：『箕子為之叔，何言無也？』」默以啓文宣曰：「王斯比陛下於紂，楊愔為解之。」帝曰：「王斯是爾博士，爾語皆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斯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所至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天統末，贈吏部尚書，子頌，燕郡太守，斯母清河崔氏有學識，生九子，皆風流儒籍。世號王氏九龍。弟暉，字叔朗，魏末隨母東適海隅，與郭子良遊處，子良愛暉清悟，與其兄書曰：「賢弟意識凌遠，言必論理，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服慮其不進也，母終後遂遊羣洛，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

然有終焉之志，西魏獨孤信入洛，署為記室，暉稱被制大所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制，書勸令赴，暉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猶復審言似疑，吾所傷未必是制，吾豈願其必制，但理無可疑耳，而足下疑之，亦更有說足下既疑其非制，亦可疑其是制，其疑半矣。若疑其是制而營護，雖非制亦無損，疑其非制而不療，倘是制則難救，然則過療可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暉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應飛羣襲，方掩入絃，豈在一介？若必從魏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得免。獨孤信反，暉遂歸鄉，神武訪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主

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暉與清河崔暉、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應選，暉隨神武到晉陽，補常山王賓友，天保初行太原郡事。文宣昏逸，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暉，欲加大辟，王私謂暉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復體勿怪。」乃於眾中杖暉二十，帝聞暉得杖以故不殺，暉紺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因讓大發鼓，暉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倘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親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暉還汝。」乃釋之。暉至王抱暉曰：「吾氣息惛然，恐不復相見。」暉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校？」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斃。

不自惜不為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食歸還為王友王欲尚書事從容謂歸曰主上起居不恆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達一怒遂爾結舌卿為朕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歸曰今朝廷乃爾王欲學介士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劍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歡獻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歸曰吾長夜九思今方息意後王承間復諫帝怒使力士反接板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乃敢非我是誰教爾王曰天下驕臣除臣誰敢有言帝惟遣捶楚亂杖數十會辭臥得解爾後棄爾遍於宗戚所往流連俾書作夜唯常山耶每不入而去

史筆

卷之十一 四十九

王

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歸曰吾曹今日可保優爾歸曰天保在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人姓山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乎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懸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歸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于明辟既有故事唯殿下裁之王曰我安敢擬周公歸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答帝發并州勅王從駕除歸并州長史及王至郭誅楊愔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謂歸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歸曰殿下往時地位猶可

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王奏趙郡王叔為長史歸為司馬每夜載入書則不與語後謂歸曰此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若何歸曰朝廷疎遠親戚寧思骨肉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然刺在背交戟入頭上下相疑何由可止天道不恆虧盈迭至神機變化所寶斯集若若執謙起獲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非所宜言亦須致卿於法歸曰竊謂天時人事若同一揆是以不憚斧鉞王曰拯難匡時方侯聖哲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香將出使歸歸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香等願披赤心而

史筆

卷之十一 四十九

王

忽奉外使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歸白香言王曰若內外咸見推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言之歸以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議每欲陳言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同勸進時諸王公將相數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薨昨九月除歸散騎常侍兼吏部郎中後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畧不可見自今非局司但有所懷隨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用勅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每日日本職務罷金入東廊共舉禮樂刑政諸典制以漸條奏朝朝給御食畢景翽還拜太子太傅帝使齊仲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誣枉朝

自引退

士奏車駕北征。休之。賜數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各杖四十。帝新入於前。問曰。此人合死。不。賜曰。事實當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朕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公改之。帝欲以賜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賜勿自疎。賜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充謝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拔習。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賜耳。嘗賜百官射。賜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賜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賜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賜妻。賜令妻答。妻終不言。賜以手拊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賜

史事

卷之一百四十九

章

哀慕不自勝。因以贏敗。武成本念其舊。授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呵叱。而雅度晏然。除東徐州刺史。遷秘書監。儼同三司。賜問。禮意欲。雖王事敦掌。而羣操不移。在并州時。戎馬喧填。賜未嘗以爲累。夏辰美景。登臨山水。嘯詠宴遊。人士謂之方外司馬。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相王使召。賜不時至。西閣祭酒盧思道謂賜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賜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杯被責。卿輩亦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及晉陽陷。與同志走避周兵。山路險阻。懼有土賊。而賜溫酒服膏。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賜曰。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周武以賜爲僕。同大將軍。隋開皇元

可笑

年卒。贈僕同三司。弟皓。字季高。儒緩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上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天。統末。除通直散騎常侍卒。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居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去。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及侯景降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食道共相。越舉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教。師云。擊之何也。

史事

卷之一百四十九

章

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元英問曰。景今圖滅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據自落。固問之。曰。亦越亦不。越。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同行。法和登船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自法和軍山。祈禱無復驗。人以爲神皆從行。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道觀彼龍。雖不動。吾龍甚顯。當即攻之。遂前縱火舫。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即逆。約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人問之。法和曰。吾

前於此洲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利，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柱仰頭，裁由鼻縫，擒之，約言求就師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約為郡守，及還圖江陵，約以兵赴救焉。法和進見王僧辯於巴陵，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更何能為？檀越宜遂取之。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鐵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口勢既蹙，進退不可。王琳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昨見之，此城有，有其型，將箭鏃一斛許，因令掘之，如其言，至襄陽城北大澗下，澗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應，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已數百歲，不達我，豈得見天日乎？為受三歸處，乃入草入壘，山人多罷法法和，保藥療之，皆差山中毒蟲，猛獸法和授禁戒，不復噬齧，所泊江湖，於峰側結表，云：此處放生，幽者皆無所得，纔有所獲，輒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武公其船，有小弟子私載地頭法和曰：汝何意殺地，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地頭，昨禱而不落，法和使獲，為地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頭斷後，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

卿微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果死，見一人乘馬，謂之曰：勿繫於確，其人後遇野，曲門側有確，因繫馬於確柱，入坐，方憶法和之戒，走出，將解之，馬已繫矣，梁元帝以為鄂州刺史，封江業公，法和不相臣，印上自稱司徒，元帝謂僕射王褒曰：陸法和自稱三公，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元帝遂加司徒，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刑獄加人，列肆之內，不立市丞，領受但以空櫃，箭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買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櫃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日輪之於庫，法和平常言不出口，有所論辨，雄快無敵，然猶帶銀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梵天王坐處，豈現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救授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饌奉兵，法和自鄂將赴江陵，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饌鄂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着粗白布衫，布袴，軍中大繩束腰，坐草席終日，乃脫之，及開元帝敗，復取四服，符之，哭泣受弔，樂人入，魏果見健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海王寺，既架佛殿，更載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衰，此寺出，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宮室焚燒，總管欲發取焉

王佛毀嫌其材短乃止後周氏滅佛法此地入陳故不及難
天保六年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
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荊州刺史安湘郡公樂將侯瑱
遇江夏齊軍棄城而走法和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
備三公齒符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
馬禹步辛術曰公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爲方作此術
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德油絡網
車仗身百人諸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
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
奴婢二百人田一百頃生資什物稱是法和施散錢帛一日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便盡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以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
凡人無異爲司徒太尉世猶謂之居士告弟子死則至時燒
香禮佛坐繩牀無疾而終浴訖將斂屍縮止三尺許文宣令
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劉落有文
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遷代坐文
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龔太后生三天子自
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法和在荊鄆有少姪
年可二十餘稱爲越姥身披法服自言恆隨法和東西私通
十有餘年今者見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金實越姥因改適
生子數人是越姥又曰是法和手所生

王琳

王琳山陰人本兵家梁元帝居藩琳姊妹入後庭見幸琳由
此得爲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
陷沉米中江輕舸還荊州以軍功封建寧侯侯景遣將宋子
仙據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拜荊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傾身
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皆江淮羣盜隨王僧辯
平景勲居第一恃寵縱暴僧辯禁之不可啓請誅之琳令長
史陸納率部曲赴湘州身徑上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
返子等將何如曰請以死報相泣而別及至下吏命廷尉卿
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納等一軍皆哭不肯受命執

史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羅漢張載載戾刻爲帝所信士民疾之如讐納因人之怨納
其腸繫馬脚繞之而走腸盡氣絕乃斬之梁元遣僧辯討納
納走長沙時武陵王兵下江陵恐懼納請琳復本位梁元乃
樂琳送長沙時納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階樓車以示之納
等投戈拜舉軍皆哭曰乞王琳入城即降及放琳入納等送
降仍復其位使拒武陵王紀紀不授衡州刺史梁元以琳得
衆心忌之授廣州刺史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選琳謂之曰
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還琳橫外村官
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廣
州刺史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有警急動靜相知今遠

乘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安得琳力平。膺不敢啓，琳至嶺南，梁元爲魏國，乃徵琳赴援。琳次長沙，魏已平江陵，立梁王。琳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將侯平率舟師攻督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蕭王蕭詧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既破梁軍，不受琳指麾。琳計之不尅，乃遣使奉表詣齊，又獻欵西魏，求其妻子，亦稱臣於梁。陳武殺王僧辯，立敬帝，以司空徵琳不至。琳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艦有聲如野豬，故琳戰艦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之，欲平琳，乃受梁禪。安都嘆曰：師出無名，我其敗乎？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

史記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之禽安都、文育，保所坐艦中，新周鐵虎。琳移湘州軍府於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琳遣李孝欽討熊曇朗，爲曇朗所囚。安都、文育等逃還，初魏尅江陵，永嘉王莊年七歲，逃匿人家。琳送至建業，及敬帝立，莊出質於齊。琳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郢，奉莊築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大將軍，封安成公，及陳武即位，琳輔莊次子，需須口齊，遣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夜上將襲淪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拒戰，大敗之。琳因東下。

陳遣將侯安都侯瑱拒之。琳勢方盛，瑱等引軍入蕪湖，避之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瑱等隨出蕪湖，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填用，放火燒琳船，兵士多投水而死。其衆船上岸者爲陳軍所殺殆盡。琳命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典兵衛莊，及軍敗，泌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與莊同赴鄱都。孝昭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旅，更圖進取。琳繕舟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瑒也，請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右丞盧潛率兵應赴，徘徊不進。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除琳驍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會稽公增兵仗，兼給錢吹鑼，壽陽琳水陸戒嚴，屬陳氏結好。

史記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於齊，詔琳更聽後圖。琳與盧潛不協，被召還都，爲侍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由赤組數升，落地化爲血，蟬蟬而動，有龍出於門外，雲霧盡晦。陳將吳明徹來寇，帝敕將軍尉破胡援秦州，令琳共往。琳謂所親曰：今天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喪敗。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開。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復免。還至彭城，帝令赴壽陽召募，封巴陵王。吳明徹遣兵圍之，堰肥水灌城，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人皆患，願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明徹殺之。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號而盡哀。

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故吏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侯
射徐陵求琳首瑒嘉其志節明徹亦數夢琳求首啓陳主許
之瑒與琳主簿劉韶慧持其首還淮南瘞入公山側義故會
葬者數千人揚州人茅知勝等密送琳柩達於鄣財十五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特進開府錄尚書事送曰忠武王琳體貌
閑雅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內敏強記軍府佐史千數
皆識其姓名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屢經喪亂而忠節不衰
齊人重之及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
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田夫野
老知與不知莫不歎歎流泣琳十七子長子敬襲王爵第九

史華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子衍隋渝州刺史

蕭放

蕭放字希逸隋父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前有
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
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聲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闕時以
爲至孝之感服開龔定襄侯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好文
詠頗善丹青常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
風等雜物遂被眷待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

徐之才丹陽人八歲與從兄康造乘太子詹事周捨聽老子

唐書

拾爲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曰蓋
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除
豫章王綜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
絕爲魏人所止綜入魏爲司空訪之才在彭泗啓魏帝徵之
牧居南館禮遇甚優之才善騎術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
相要引爲之延舉武帝時封昌安侯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
館轉秘書監之才解天文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蔡校吉
因知千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大悅時裴太后及
勳貴咸云關西勳敵恐挾天子令諸侯不可先行禪代之事
之才獨云彼與王爭天下者其意亦欲爲帝譬若逐兎滿市

史華

卷之一百四十九

七

一人得之衆心皆止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念縱欲屬
強不過逐我稱帝宜先機知覺無容後以學人帝從之之才
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大被親昵除侍中見文宣政令轉急
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之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
州刺史未之官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幸昭賜采
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大寧
二年春太后復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人內診候者
皆呼太后爲石婆蓋改名以厭厭也之才聞之曰童謠云周
里鼓求伽利祠嫁石婆新嫁作媒人唯得紫綬靴今太后忽
改稱婆爲可怪之範曰何謂也之才曰鼓求伽利言去已利

若徒急自
應不彼法

元生有命
之才皆在
亦不能救

刺煉石姜豈有好事新冢作媒人合葬也唯得紫綬靴者得至四月何也紫之爲字此下系經者熟在四月之中又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刳化寧是久物至四月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痰也由乘船入海垂那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有以骨爲刀子靴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瘡也問得處云於古家見弱僕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之天統四年還尚書左僕射除兗州刺史旋被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恆曾病發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

史記 卷之十一 附十九

章

韓熙載
畫人

韓熙載
畫人

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宋人即答云卿姓在公爲盧在丘爲盧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嘗與朝士出遊羣大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應聲云爲是宋鶴爲是韓盧爲逐丞相東走爲負帝女南徂之才父名雄李諾於廣坐曰卿嗜熊白否之才曰平平耳唐邑白建方貴時人云井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茂之元日對邑視諸令史曰見卿等位作唐白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齒牙同諸醫尚樂與御鄒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捷之以問之才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乃無一人佞我之才妻觀廣陽王妹之才觀文襄求得之和士聞嘗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曰妨少年戲笑年八十卒贈司徒長子林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嘆云終恐同廣陵散矣之範亦以書術見知位太常特聽範之才時人周投大將軍

史記 卷之十一 附十九

案

楊愔

楊愔字遵彥準之子也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就泣子恭亦歔歔爲之罷酒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舉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季父驥見而嗟異之

宅內有茂竹，爲情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以督厲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父津爲定州刺史，情隨父之職，爲杜洛周所陷，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逼以偽職，情託疾，密含牛血於衆中吐之，陽啗不語，榮以爲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及父津遇害，情乃投高鼻，神武至信都，投刺轅門，陳訴家禍，神武爲之改容，署行臺郎中，兼散騎常侍，聘梁至碭，微州有愜家佛寺，情入禮拜，見其父像，悲感慟哭，臥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與疾還鄴，武定末，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領太子少傅，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公主。

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情辭氣清朗，神彩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賞賜巨萬，散之九族。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情鄰宅，嘗見隆之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遂以後事爲念，情與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以二王望重，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奏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欲以常山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鎮晉陽，復生疑貳，令兩王俱從至鄴，子獻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情自表解，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歸彥初雖同事，後貳於兩王，情等所爲，盡以告之，渾天和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孝道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情議山二王爲刺史，以帝仁心，恐不可所奏，乃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北豫州刺史高慎之妻，坐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以啓視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情等復以二王不可俱出，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及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寮，情等將赴之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情云：吾至誠體國，豈有二王拜

職不赴之理何爲忽有異慮長廣伏家僅於尚書後室與席上諸勳舊約行酒至情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提酒二曰提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之情既擒大呼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爾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至此常山王欲援之長廣王曰不刃情及天和欽道被率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遣人持之使薛孤延執于默于默曰不用吾言以至於此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情等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從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情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頭叩頭進而言

史事 卷之十一 附十九

七

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情等專擅朝權威福自己共相表裏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情等領入宮未敢弒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默然領軍劉桃枝等陸衛叩刀仰視帝不顧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屬解曰奴輩即頭落乃却因問楊耶何在賀拔仁曰一日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耶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悞逆欲殺我二兒大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泣泣三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汝叔帝乃曰天子亦不

敢與叔惜登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背讒已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情喪哭曰楊耶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殺無頭生角又曰阿麼姑爾也道人姑夫死也羊情也角文爲用刀道人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情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乃下詔罪之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情死以中書令趙彥廣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驥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子獻廣陵人尚陽翟公主文宣時官侍中濟南卽位除尚書右僕

史事 卷之十一 附十九

七

射子獻素多力被收時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于獻嘆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天統五年贈司空情之死邪邵流涕曰楊令君死恨不得一佳伴蓋護子獻輩也論曰楊情燕子獻股肱輔弼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懿親又不能遠慮防身淺謀衛主當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舉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

裴讓之

裴讓之字士禮佗之子也爲魏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弟諷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詰之曰卿之何在答曰昔諸葛亮與兄瑾事吳蜀二國各盡其心況

原說再詳

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至誠待物，若以不信處人，人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齊受禪。魏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歎歎，除清河太守。姦吏敏述盜賊清靖，家史田轉賣孫舍興，因事騙人取財，計賊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司州牧清河王岳接之，侍中高德政與讓之不協，密言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及殺吏事，奏帝死，楊情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曰：汝欲與裴讓之同家耶？情不敢復言，遂賜死。讓之字士正，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者無遺。景歎曰：應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皇

本五行俱下，稱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楊情闔門改葬，託誣之作墓誌十餘文，皆可觀讓之誣之。及皇甫和、和弟亮、金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誣勝於讓，和不如亮。沛王辟為記室，遷都後，誣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金墉，辟開府，隨西師入關，周文以為倉曹郎中，弟誣之字士言，為平原公。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都，忽得心病，誣之是日心亦驚，病乃請急而還。人以為孝感，文宣踐阼，轉太子舍人，卒。弟誣之字士敬，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誣之上書切諫。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誣之辭色不變。帝曰：朕漢何敢如此？楊情曰：彼望陛下殺之，以取後世名。帝投刀

嘆曰：小子，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入周，為臺閣令卒。

張宴之

張宴之字熙德，文宣為高陽王，納宴之女為妃。後圓譙坐客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幾賦，漢以慰懷。除北徐州刺史，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唯得百姓所刺清德頌數篇，歎曰：本求罪狀，乃聞頌聲。

皇甫亮

皇甫亮字君翼，安定人。祖徽，梁安定郡太守，隨妻父夏侯道遷入魏。父和，濟陰太守，神武起義，以亮為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思還鄉里。啓乞褒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都，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志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亮疎慢，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嘗令餘司攝焉。臂撲純厚，言無矯飾。有勅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所居宅旁下，標陶賣之，買者問其故，亮云：為宅中水淹，雨即流入床下。由此宅終不售，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

史籍

卷之一百四十九

皇

陸瑒

陸瑒字雲駒，子彰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甚為郡郡所賞。瑒

與子彭交游。謂于彰曰：卿老婢遂出明珠，意欲為紀拜可乎？由是名譽日高。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文襄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慰勉之。詔改所居為孝終里。藍田公主高明婦人也，卬昆季六人，金主所出。那邵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天保初，遷吏部侍郎。中遭母喪，卬哀慕毀悴，遂至沈篤。第五弟冉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性至慈愛，死病如此，搏死必不可使大兄知之。致有憾，憾家人至祖載方告之一，慟而絕。年四十八，卬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朝野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子。又嗣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五

史華

卷之十百四十九

五

妻元氏，有邑，迎入欲通之。元氏且哭且罵，文襄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法，須知罪狀。文襄怒，召操入，以刀環築之，更令科罪。操終不撓，徙御史中丞。卒于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尚書僕射楊愔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位中書侍郎，齊滅，周武間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俱徵入闕，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隋文受禪，遷太子洗馬卒。

王松年

史華

卷之十百四十九

五

王松年，慧龍玄孫也，拜給事黃門侍郎。孝昭崩，松年驛昇主，鄴宣遺詔，發言涕泗，宣訖號哭，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管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哀，朝士咸恐，武成雖忿之，竟不忍害。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

那邵

那邵，字子才，河間人，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五行俱下。少在洛陽，令天下無事，與名勝以山水宴遊，為煥會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畢能記之。仕魏為著作郎，文學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讀過於遠近，袁翻祖塋位望通顯，渡族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辭表，嘗有貴戚初授官，大會賓客，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主人乃命邵

酒闌小笑
何必遲疑

史籍卷之一百四十九

作之翻甚不悅云那家小兒當客作表章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疾元羅鎮青州啓為司馬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語文體宏麗太昌初初恆至內省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歲一入朝以備顧問遷中書監加侍中時與梁和妙選聘使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以不持威儀不令出境南人問賓司那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為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非復行限南人曰那伯散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不可宜武官於春秋初總朝政能選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有名望甚親重之

史籍

然後送廷尉邵以為不可從之文襄祖敕撰哀策入齊授特進卒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爰筆立成証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謂之溫那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那魏焉邵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畧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具充用而已有齋不居坐臥嘗在一小屋果仰之屬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對客解衣寬臥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營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編焉能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節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邵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嘗入內閣為狗所吠無辜大笑性好談貨不能開獨公事歸休恆須賓客相伴在兗州時兄子恕在都遇疾邵憂之至廢寢食及卒人士為之傷心邵竟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達滯累東晉以還所未有也有集行於世嫡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焉

史籍

史籍卷之一百四十九

史籍

史籍卷之一百四十九終

史緯卷一百五十

北齊書五

列傳

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人。父子建，魏東益州刺史。正光五年，南北二秦人莫折念生、韓祖香等構逆，會以州人勁勇，宜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陳，多驍果，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城民曉示之，終獲保全。賊屯黑水，子建潛使掩襲，斬獲甚眾。詔子建兼尚書，為行臺。梁州刺史傅堅眼大行貨賄，以圖行臺，乃遣刺史唐永代子建，堅眼因為行臺。子

史集

卷之一百五十

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曉喻之，諸人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所之數制子建，慰譬旬日，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東益氏蜀等反，唐永棄城走，子建客沙門曇乘、鉅鹿耿顯皆沒於氏，及知為子建客，垂泣追送，物送出之。其遺愛如此，子建好奕棋，及臨邊事，凡五年未曾對局。拜衛尉卿，莊帝殺余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賀。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前權強，凶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畧，恐不可濟。相賀者，無乃忽忽乎？」及余朱榮之逆，如其所慮。遷左光祿大夫，疾篤，勅二子收、祚曰：「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生年契濶，前後三娶，合葬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闊，

不須相合。卒，贈定州刺史。諡曰文靜。收年十五，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即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除太學博士，余朱榮於河陰害朝士，收在圍中，以日暮獲免。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試收作封禪書，收下筆便就。文將千言，帝曰：「雖陳思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典起居注，修國史，兼中書侍郎。黃門郎崔悅從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不諂門，節閔帝祖令收為詔，悅言收昔奏時，始人韓曜今造詔優為詞旨，使義旗之士盡為逆人。收父年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劾之。尚書辛雄言於中尉綦儁，得解。兼中書

史集

卷之一百五十

上

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鄭伯南收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耳。」時孝武間隙已開，收以父疾固辭，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尊而神武入洛，以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斯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君臣咸加敬異。先是李諧、盧元明通使，才器為鄰國所重，梁主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姦穢，梁朝館司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使還，僕射高隆之求貨於昕，收不如志，輒御史中尉高慎禁止昕收久之得釋，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為主簿，以受旨乖忤被塞楚，久不得志。會子如奉使神武，收假

其餘光子如國宴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乃韓府屬。未見優禮。收從叔李景。有才學。歷官在收前。收常忽季景。頓丘李庶謂收曰。朝朝便有二魏。收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輪之比。卿耶輪素惡廢收。不遜多。如此收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爾王功業。皆須記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做騎常侍。修國史。魏帝宴百僚。問何以名人口。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解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自魏果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果後去彼字。自稱猶著此。從史華 卷之十一 五十一

野東謂訖云。打從叔李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此是何語。文襄喜曰。我亦聞此。眾人皆笑。收終身病之。侯景叛。文襄命收做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帝季秋大射。令羣臣賦詩。收詩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那邵子昇。時有所作。詞氣雖不如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收皆已周悉。此亦難及。收兼主客郎。接梁使謝庭徐陵。侯景陷臺城。梁都陽王範為合州刺史。文襄救收以書喻之。合州既定。文襄謂收曰。今得合州。卿有力焉。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祖文宣如晉陽。收與黃門郎崔季舒。吏部郎中尉遲瑒。掌機密。轉秘書監。時將受禪。楊愔奏收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遺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封富平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平原王高隆之總監署名而已。帝謂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陳史官魏初鄧淵撰代記。後崔浩游雅。高允李彪等。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應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劼撰孝文起居注。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暕撰魏宗室錄。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

站之尚書郎高幹撰成魏書辨定名稱甄舉條目搜採亡
其遺續後事備一代史籍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
十卷五年正月之上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勞許
之十一月復成十志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所
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相侑附者延祐元植並非史才
刁柔品之雖有儒素不堪編輯孝幹以左道求進延祐諸人
祖宗網賊皆自棄錄風有怨者多沒其善收不能平言何物
小子乃敢如是魏收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收在神
武時得陽休之助嘗謂休之曰無以報德當為卿作佳傳休
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載在魏

史書 卷之十一百五十

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余朱榮
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納榮子金論云若修德義
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
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相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收隨狀
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云本是梁國
宋人斐庶及太原王松年稱史書不直收不勝憤誣其欲加
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
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本郡功曹更無事
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立傳
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誄稱其道德帝曰

高允不誣

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
惡能皆實收無以對帝重收才不欲加罪斐庶松年被殺配
甲坊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帝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
施行令羣官博議其不實者陳陳眾口誼然號為魏史投厓
者相次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政勢傾朝野收為二家
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尚
書陸操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惜
謂收曰魏史不刊之書但恨論諸家枝葉過為繁碎與舊史
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
具書其枝派八年除太子少傅監國史三臺成文宣曰臺成

史書 卷之十一百五十

須有賦惜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文甚壯麗時所作者
自那郡以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那郡謂人曰魏
收惡人不早言之帝遊東山敕收作詔譬喻關西俄頃而訖
詞理宏壯帝嗟賞之收娶其舅女崔氏產一女無子魏太常
卿芳孫女及中書郎崔暉師女夫家坐事帝登賜收為妻時
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後病甚恐身沒嫡廢不平乃殺二
妾及疾瘳追憶更作懷離賦文宣每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
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
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此言
非戲若便實行魏收既系師傳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

不惜至此

生論可取

情以白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侍從皇太子納鄭良姊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覆之問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姊既東宮之妻理不須牢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振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帝幸祖收宅宴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婦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謂收曰卿還將來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情於樹下造詔久而未就比成帝醉醒不復問情不敢奏事遂寢帝崩於晉陽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議吉凶禮并掌詔詔除侍中遷太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

七

常卿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收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暉親密孝昭令陽休之在晉陽典詔詔收留在鄴暉爲之也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詔我亦不言又除祖弑爲著作作耶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勣告人曰詔詔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恐魏公發背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及書氏備三恪諸理學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元氏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如開

府兼右僕射時武成終日酣飲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府以收才名虛心倚仗收不能匡救帝於華林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像收比溫子昇那那稍爲後進那那被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更相贊毀收每阻那那文邵云河南任昉文體本疎曠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昉黃門那那之雅以邵收語問僕射祖瑒瑒曰見那那之賦否卽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那那雖有一兩首非其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他人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已後國家詔命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

八

立成或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那溫所不逮也坐以門客託陳使封孝瑛同行遇崑崙船至得奇貨探爲祥表美玉盈尺數十件罪常流以贖論起爲清都尹遷黃門卿元文遙救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今卿爲尹非謂美投當還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行齊州刺史收以子侄少年著就中篇以申戒厲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推諉更附出楊愔家傳加有魏以來一門而已八字先云弘農華陰人改自云弘農以配土慧龍自云太原人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諸公以後主卽位有年疑於赦令收固執宜

可降至此
斯文掃地

史記卷之十一

九

帝寵仰之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公收家被發棄其骨殖於外

辛術

辛術字懷哲狄道人武定六年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男與高岳破侯景禽蕭淵明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畧使天保元年侯景殺江西北道行臺諸軍度難斷之燒其制數百萬石下邳人隨術北度者三千餘家文宣救術所統州郡有犯法者刺史啓報郡守以下先斷後問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犯法術案奏殺之雖州刺史及所部郡守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卿資財賜術術三辭不

有恩澤從之掌詔諸除尚書右僕射總監五禮事位特進收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許之多引儒生令洗筆馬敬德熊安生權會等實主之武平三年卒贈司空龜文貞節子仁表嗣收碩學大才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至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那子才與收益以文章顯收少子才十歲世稱大那小魏言尤俊也子才每曰伯起齊人之偉後收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汝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收雖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獨猴與狗鬪

史記卷之十一

十

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開門不道前後銓衡最為折衷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諂諂其所庭羅告致通顯清儉寡欲勤於所職臨軍以威嚴收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貨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名畫二王法書不上王府雖人私門及還朝頗以懷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裴澤

裴澤聞喜人孝昭初為齊師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為恭烈

恭烈亦裴澤收承其

能當此

未知死後
何如

澤正色曰收死後亦不肯諸恭烈何容以擬大行比皇太后
不豫先帝餐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爲
孝昭因此出爲廣州司馬以誅毀大臣趙彥濱等兼詠石欄
詩託賦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卽位爲清河郡守祖
珽奏除尚書左丞執政疾之與崔季舒等同誅妻鉅鹿魏氏
忍好其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性強立時人以
爲佳婦夫半

元文選

元文選魏昭成六世孫也敬慧風成濟陰王暉業大會賓客
時有人將何遜集入洛那邵試命文選誦之幾遍可得文選

史華卷之二十一

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那
云此殆古來未有齊堂禪授中書舍人楊愔每云堪解機侯
中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尚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
後自幸獄執手愧謝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
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廢祚除
中書侍郎封永樂伯泰軍開大事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
郡王叔同受顧託迎立成武轉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
賜姓高氏籍屬宗正遷尚書左僕射封寧都郡公文選歷事
三主明達世務然按測上行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識者所
重齊因襲制宰職多用斯流士流恥居之文選以縣令爲子

民之官遂請革選搜揚賢游子弟禁勅用之恐其敬辭召集

神武門令趙郡王肅宜旨唱名厚加勸慰士人爲縣自此始

也與趙彥濱和士開同被任選雖不如彥濱守道又不爲士

開亂政在於季孟之間性和厚與物無競初文選遷鄉唯有

地十餘頃衣食所資觀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

選卽與之及貴此人將家逃竄文選厚加慰撫還以地與之

彼人不受遂讓爲附田後主嗣位趙郡王肅謀出和士開文

選泰其議肅見殺文選出爲西兗州刺史諸士開別士開口

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漢負朝廷既言而悔執手慰勉

之慮文選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徵

入朝卒行恭少與盧思道交游文選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

微有所知是弟之力然白柳劇飲甚有師風思道云大即能

攝後選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柳劇飲亦天性所得隋開皇中

爲尚書郎

趙隱

趙隱字彥濱南陽人以字行年十歲侯司徒崔光光謂賓客

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達至彥濱安閑樂道不雜

文游爲雅論所歸服味爽無白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

初供司馬子如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省舍衣帽穿

子如給之後拜子如奏軍子如言於神武補伏兵和參軍

學識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嘗與對坐。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神武崩。秘喪事。文襄巡撫河南。委彥浚後事。臨發。握手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及還。蔡表。浚加褒美。自披郡縣。簡選封安國縣伯。從征頴川。引水灌城。燬將沒。西魏將王思政死守。文襄令彥浚單身入城告喻。即口降之。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遷秘書監。河清元年。遷爵安樂公。還尚書左僕射。尚書令。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彥所間。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徒。丁母憂。七年卒。彥浚歷事果朝。常恭謹。近世。恭謹。喜怒不形于色。未嘗以驕矜待物。自皇建以還。每

史

卷之一百五十

七

引見。或升御榻。嘗稱官號而不名。凡諸選舉。皆以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多勸進。彥浚獨不言。孝昭謂王暕云。若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浚。有言。以告彥浚。不獲已。乃陳請。彥浚三歲。母傅氏便孀居。家人欲改適之。傅氏自誓以死。至五歲。傅氏謂之曰。家貧汝小。何以能濟。彥浚泣曰。天若哀矜。見大當報恩。傅氏對之流涕。及彥浚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入見。母子相泣。封宜陽國太妃。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浚一人。子仲舒。沈敏。有父風。終日儼然。雖封妻子。未嘗怠慢。與弟善。字畫精正。云草書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隋開皇中。為安州刺史。弟叔堅。人

才早。彥浚諷朝廷以為中書侍郎。時馮子琮子慈明。祖延子君信。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風池。

崔季舒

崔季舒。挺族孫也。少孤。性明敏。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趙郡公瑳器重之。言於神武。補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靜帝報答。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姊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雖在魏朝。而歸心。朝府密謀大計。皆得與聞。賓客輻輳。傾心接履。甚得名譽。勞

不得到老

史

卷之一百五十

七

傾崔。還。過晉屏人拜之曰。是若得僕射。肯叔父之恩。時禮貴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暕所為。甚惡嫉之。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愛聲色。欲恣其樂。遂不請行。司馬子如緣宿憾。刻其過。由是季舒選各杖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還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大被恩遇。文宣崩。楊愔出為齊州刺史。還侍中。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季舒素好圖籍。累年轉精勤。推薦人士。獎進文學。翁然稱美。祖延來季舒總監內作。延被出。韓鳳以為延黨。欲出之。屬車駕欲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虎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

寬義傳
周武有封
比于墓之
意

稟節度兼道路小人咸云大駕向并州避南寇恐動人情遂與從駕官連名進諫貴臣趙彥廣唐邑等初亦同心臨時疑斌李舒與爭未決風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後主召集令章殿以李舒張雕虎劉逃封孝瑛翟澤郭遵為首並斬之殿前風令棄其屍於漳水家屬男子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獄至沒入家產周武滅齊優詔斛律光與李舒等六人李舒贈大將軍定州刺史

祖珽

祖珽字孝微瑩之子也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倉曹參軍神

史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五

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倉曹罷云州局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珽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少年歌舞為娛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客等為聲色之遊諸人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孔雀羅百餘疋令諸姬持賣諸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妻司馬慶雲女觀孝靜得度公主所生珽忽迎赴席與諸人逐夜其豪縱恣逸如此嘗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珽藏劍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於珽懷中得之所乘老馬常稱驢驘與寡婦王氏姦通珽讓之於眾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醜態老馬十歲猶號驢驘外婦耳願尚稱娘子時諠傳之轉神武

文襄祖珽
似可明

功前神武宴賓屬於坐失金巨羅妻后令依詔者脫帽於珽警上得之神武不罪也遷秘書丞州客賈華林過署文襄策書人一日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私以質錢榜蒲文襄杖之四十與倉督成祖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珽代奏卑趙彥廣宣教給之與鏡高景譽密以問彥廣彥廣言無此事推檢引伏神武大怒鞭珽二百配甲坊加鉗其數倍徵未及科會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曰昔山寺碑文人稱絕妙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元康薦珽才學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文甚工麗神武特怒不問文襄遇害元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事云祖珽處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不遵此書喚祖珽

史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六

私問得金二十五挺與祖珽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書數千卷祖珽懷恨以告元康叔謀謀以語楊愔愔頷曰恐無益也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除秘書丞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并盜過署一部事發文宣使平陽公淹錄珽付禁淹遣參軍孫子寬喚珽珽自知有犯遂逃黃門即高德政曰但宜珽向秘書卿奉并州教須五經三部仰承檢校送還如此則珽意安待還然後掩取之珽果還宅掩轉送廷尉據條處杖文宣特寬其罰免死除名天保元年被召從駕珽天性聰明文章之外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曆象之術帝雖嫌之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部詔兼尚藥典御復坐

劉藏胡桃油免官文宣每呼為賊文宣崩葬以胡桃油進武
成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嘗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常
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拜中書侍郎帝於後閣使延彈琵琶和
士開初舞各貨物百段士開品之出為安德太守還太常少
卿散騎常侍掌詔詰武成於天保中頻被責心常銜之珽希
旨請追尊太祖為高祖神武皇帝改文宣為威宗景烈皇帝
武成從之時皇后愛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
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
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珽曰宜就主上云義宣昭
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

史事

卷之一百五十一

十七

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嘗
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慧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
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秦春秋元命苞云
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
分早定以上應天道并上親獻文禪于故事帝從之拜秘書
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望宰相與黃門侍
郎劉遵友等女許嫁遂弟俊乃疏尚書令趙彥懷左僕射元
文達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送奏之送不敢通彥懷等詣帝自
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厲聲曰臣由士開得
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問臣臣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達彥懷

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賣官鬻
獄政以賄成天下憤怨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
帝曰汝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陛下取人女子帝曰我以
其僕俄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閉舍嚴給乃買入後宮乎帝大
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大呼曰不殺臣臣
下得名殺臣臣得名遂獲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
可如何帝怒曰以我為項羽耶珽曰項羽布衣而成霸業陛
下資藉父兄乃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可輕也臣何止比范
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自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復嗣臣
位非輔弼竭忠盡忠勸陛下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
萬

史事

卷之一百五十一

十八

族父子俱保休祚張良何足比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
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徙於光州刺史李相
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言珽疏囚帝與刺史對
坐敕曰牢掌奉禮口牢者地牢也乃為廢坑桎梏之置諸內
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以燕菁子燭薰眼因失明劉遵遂使
弟離婚武成崩後主愷之除海州刺史時陸令萱干政其子
穆提婆受幸珽遣陸姐弟悉達書曰趙彥懷心腹陰欲行
伊霍事儀同弟弟豈得不安何不早川相士知士開亦以珽
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姐言于
帝曰義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實由祖

奕奕有大功宜重報之。奕行雖薄，奇畧出人，緩急可憑，仗且已發，育必無反意。帝從之。人為秘書監，和士開死後，奕說陸蠡出彥讓以奕為侍中，通密啓，請誅瑯琊王，漸被任遇。太后被幽，奕欲以陸蠡為太后，撰魏帝常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嬀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奕為國師，剛實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蠡自往索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遂見罵云：多事乞索小人，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常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國家事。奕

史

卷之五十五

九

聞之，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趙道潛奏之。帝問奕，奕證實，又說諸云：高山崩，樹舉，自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盲老公是臣，與國同憂戚，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令高元海、良士昆密議之。眾人未從，奕令光府奏軍封士讓告光反，遂滅其族。奕托陸蠡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謂高元海曰：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具陳奕不合之狀，并言奕與廣寧王孝珩交結，奕求面見，自分疏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請臣，帝不能諱曰：然。奕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昇等

結朋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昇南營州刺史，陸蠡唱和之，出元海鄭州刺史。奕自是專掌機密，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列顯位。後主令中要扶侍出入，若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相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為相以來，政體壞壞，奕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依故事，又欲黜諸閣豎琴小，推誠延士為致治之方。陸蠡移提婆議，頗同異，奕諷御史中丞麗伯律劾主書王子冲納賄事，連提婆，使職罪相及，因此并中陸蠡，猶恐後

史

卷之五十五

年

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以為御史中丞。陸蠡忿恨，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君璧還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不問，奕日以疎諸官者，誣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延善人多才博學，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惡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重善不殺，出為北徐州刺史。奕求見分疏，韓鳳積嫌，造人推出柏閣，奕坐不肯行，鳳令軍士曳出之，立奕于朝堂，大加誚責，解其封爵。至州，會有陳冠，奕不開城門，守陴者

英之野
得首領
可為子
然其十
不易得

馬子琮

皆令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賊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忽鼓噪諠天，賊大驚走散。復結陳向城，延令參軍王君植率兵，挺乘馬臨戰。賊聞其言，謂不能拒戰，忽見親在戎行，導氣銳，驚怪而退。提獎賊之不已，欲令陷賊，不道救援。延且守，且戰，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延從弟茂，以經學為本縣所薦，除給事，辭疾不至。更受任，新羅呼茂，茂不獲已，暫來視之。延欲為奏官，茂遂逃去。其人請

馬子琮，弘之後也。性謙聰敏，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開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開對，無有遺失。子琮妻，朝皇

史錄 卷之十一

后妹也。故與胡長梨輔導太子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後主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及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年，慕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北連天關，不宜崇峻。」帝稱善。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言：「神武文襄初崩，金秘喪不來，至尊年少，恐王公有戚心，欲追集然後詳議。」時趙郡王叔陵、韓陵之謀，子琮知士開忌服，恐其矯造詔出，服外任。子琮曰：「今上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今朝貴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殿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來，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遂以子琮太

史錄 卷之十一

李

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王叔陵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封軍都伯。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女為妃。子琮前假赴鄭，遂授侍中、吏部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諸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邸第，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嘗休息。詔子琮與周將軍李寬妻結，龍門五城，因此內附。封昌黎公。遷尚書右僕射。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詞曲躬，事事諮察。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帶選曹，頗生間隙。陸令萱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為姊妹，而和士開有寵於太后。子琮欲殺令萱及士開，因廢帝而立鄭王儼，以謀告僕射。僕射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僕言于琮，教已。太后怒，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以弓絃絞殺之。以庫車載屍歸其家。諸子方握槩，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乃天子琮，引非類，以為洩交。專營婚嫁，歷選上門，以官爵許之。旬月便婚。丘季克、范陽盧思道、龍西李鳳伯、李子希、樂陽鄭庭堅、金其女，皆致超遷。

赫連子悅

赫連子悅，勃物之後也。除林慮太守。世宗往晉陽，由郡境，問所存便悅。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遠，應山嶺重疊，車步艱難。」

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朕子悅云：臣言民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世宗善之，故依事施行。遷鄭州刺史，時新經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撫恤，戶口更增，治為天下之最。除都官尚書，州民馬子韶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詔許焉。

唐邕

唐邕，字道和，晉陽人。初直神武外兵曹。天保初，為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男。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武御前備問，邕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七年

史事

卷之十一

七

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諸軍節度，仍監宴射之禮。上親執其手，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唐太后云：唐邕強幹一人，當千，仍賜錢帛。邕強濟明辨，善揣上意，委任彌重。帝嘗對邕白：太后云，邕手作書，口處分耳，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常解所服青鼠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同弊，兼黃門侍郎文宣常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後謂邕云：高德政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勸楊愔求堪代卿者。愔云：比遍訪文武，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每責侍臣云：觀此等舉措，不中與唐

邕作奴。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武成幸晉陽，因醉責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曰：若非因酒行戮，人無所怨。假實有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遂得免。邕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徙懷州義寧等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從之。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如故。帝曰：未有帶侍中護軍臨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授。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卿還尚書右僕射，轉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陽，監勒諸軍事。平錄尚書事。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幸晉陽，勅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孝卿多自決，不相諮稟。邕以歷

史事

卷之十一

七

典樞要，一旦為孝卿所輕，鬱快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復獵歸鄴，邕懼那肱譖，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順等立安德王為帝，尋降周。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封安福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在齊一代，典執兵機，凡九州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靡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與度支尚書元修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剴換取舍，大有裨益。既被任遇，意氣漸高，未經府寺陳訴，越覽辭牒，及他條數甚多，為寇臺彈劾，金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濟，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

時宰相未有撓撻朝士者大駭物聽齊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邑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邑建位望轉隆各爲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

白建太原人爲大丞相府騎兵曹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勅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爲馬久不得食遠送恐多死傷建勅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戎馬無損建有功焉武平末歷位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

史

卷之一百五十五

唐

公建無他才俊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邑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卒贈司空

基連猛

基連猛代人也其先姬姓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基連氏余朱榮召爲親信及余朱兆敗余朱京纒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猜疑今夜欲殺爾可速走猛以素蒙兆恩不從京纒曰我今亦欲去爾可從我猛又不從京纒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背京纒復歸余朱兆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曰余朱京纒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言事人之理

不可賊心高祖曰服事人須如此遂補都督封廣興侯榮使

求聘求角武藝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鞭左右馳射梁人引強弓兩張力皆三石猛併取四張疊而挽之梁人嘆服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傾朝政趙彥深以猛言議時有可采引知機事祖延既出彥深以猛爲彥深黨與除光州刺史齊人周幸猛與尉興慶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興慶無官茲山之役興慶救神武爲周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而猛竟貴興慶每入陣常白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浮圖贈涇州刺史

史

卷之一百五十五

唐

元景安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襲爵代郡公隋武帝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陣東歸高祖嘉之補都督天保初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陳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安從兄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景皓言白顯祖并告從弟陳與景皓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陳所同陳獲免詔誅景皓自外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景安賜姓高氏餘從本姓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軍緣塞防守諸將頗賄賂顯祖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淺

嘉慶勅有司以所獲賊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兼侍中肅宗與羣臣於西園譙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良馬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景安最後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隨整儀容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美之特賞馬二匹玉帛加等天統初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進尚書令封歷陽王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入周以大將軍討稽胡戰沒

薄伏

薄伏太安人為大都督周武攻河陰伏自永橋夜渡入守中潭城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除東雍州刺史周冠告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

七

州執行臺尉相貴命招伏伏不從既克并州遣韋孝寬與伏子世寬來招伏許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璫二酒鍾為信伏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兄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警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入鄴遣高阿那肱召之伏聞後主被獲仰天大哭率眾人於廳事前北面哀號久之然後降周武謂之曰何不早下代流涕曰臣三世食齊祿革命不能死無顏見天地周武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引之同食授上儀同曰若即與高官恐歸投者心動無慮不富貴問前守河陰得何官職伏曰家授特進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能

守不可動公當時實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以為報州刺史尋卒時儀同叱于苟生襲南兖州周武破鄒敷書至苟生自縊死又宦者田敬宣蠻人也好讀書頗之推甚加開獎為侍中後主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周拷掠之每折一支離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開府訖奚永安後主失并州使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開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殘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四而歸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

末

高保寧

高保寧代人也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黃龍周武平齊遣使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保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保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保寧引紹信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保寧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陽斐

陽斐字叔鸞漁陽人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觀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請斐詣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侃來已久經貴朝還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

日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梁武親謂裴曰偏極願相見今三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裴終辭焉除廷尉少卿東郡太守裴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為公家苑囿裴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宜輕徭薄賦動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裴監築長城卒贈中書監

盧潛

盧潛范陽人文襄引為大將軍西閭祭酒天保中除揚州刺史在淮南十三年為陳人所憚陳主與邊將書曰盧潛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人不死方為國患宜濫備之武平中徵就煩難高元海執政漁獵人家百姓嗟怨潛隨事撫慰因得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

手

寧靖復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為信釋氏大設僧會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未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陳將吳明徹來寇國壽陽詔王長春為都督南討長春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糶其米及頓兵更貴糶城陷潛及巴陵王王琳等皆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問之潛曰潛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陷陳者唯潛鄭伯偉二人耳李駒餘將逃歸要潛潛曰我如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地死生已定卿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遠言吾夢汝以某日得惠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

歎曰壽陽陷吾不難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在首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尚書左僕射潛為行臺慕容德所重恃德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與我如昆弟我死持上驛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停不動巫祝為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驛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為管福事

盧叔虎

盧叔虎范陽人為賀拔勝長史勝奔梁叔虎歸涿築室臨陂優游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至天保初復徵不得已事裘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

手

位召為太子中庶子問以世事叔虎勸計關西蓋地陳兵勢曰夫人眾敵者常任智謀倍者當任勢力故強所以制弱富所以兼貧今大齊之北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不併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開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處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為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為艱難與我相持農作

此策真可
以制西秦

具廢不過五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叔虎願自居平陽。成此謀。上令元文通與叔虎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祚。拜合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虎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今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子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為子貴。叔虎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餐。蔡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僕從亦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城陷。以寒餒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名德。收而葬之。

陽休之

史

卷之一百五十

幸

陽休之字子烈。固之子也。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詩能賦。陽休之為州主簿。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人奔青州。為榮寇。亂河北。流人多聚青州。休之知有變。請族叔伯彥等曰。主客異勢。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宜潛歸京師。避之不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伯彥等為土人所殺。文襄以為郎中。神武幸汾陽。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密問休之曰。此何義也。對曰。六者。六王。三。河洛伊洛。為三川。此大王受命之符。於天池得之。可謂天意。神武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元象初。封新泰伯。除中書侍郎。有士人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錫之驄馬。

周書
之書也

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遂停。武禁正會。赦左遷。驍騎將軍文宣郊天。休之衣兩袖甲。手持白楮。還收為中書令。朝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載蟬冕。今處驍游。身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藏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為太守。立制監臨。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以為非。及至。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體。今日行之者。欲自避嫌。豈其夙心直處世難爾。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及魏收至晉陽。經紀喪禮。既至。言及喪事。收掩泪失聲。休之頓眉而已。他日楊愔曰。昨觀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知遇甚深。鄙夫以眾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諸悉氏族。凡所選用。才地俱允。性簡率。不樂煩職。典選既久。非其所好。謂之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平六年。除尚書左僕射。初文襄時。尚書僕射崔暹任事。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年十餘。能作詩。時梁使在館。暹持達。率數百詩。示諸朝士。欲示梁客。休之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晚節說祖。延禧御覽。書成。加特進。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還鄴。舉朝多遷授。封休之燕郡王。謂所

史

卷之一百五十

幸

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知遇甚深。鄙夫以眾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諸悉氏族。凡所選用。才地俱允。性簡率。不樂煩職。典選既久。非其所好。謂之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平六年。除尚書左僕射。初文襄時。尚書僕射崔暹任事。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年十餘。能作詩。時梁使在館。暹持達。率數百詩。示諸朝士。欲示梁客。休之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晚節說祖。延禧御覽。書成。加特進。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還鄴。舉朝多遷授。封休之燕郡王。謂所

親曰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為識者所護周武平齊封贈
澤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
開皇二年卒弟俊之尚書郎作六言歌辭淫蕩而俗時相流
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賈之俊之趨市見其字誤取而改之
賈書者曰陽五古之賈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取輕賤論俊
之大喜待詔文林館自言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袁孝脩

袁孝脩字叔德積之子也天統中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
為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建鰥寡皆得其歡心御史
過諸州悉有舉劾惟不到信州及還京州民鄭揚宗等七万

史書

卷之七十五

七

餘人請為立碑敕銀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
紀功德數許之除都官尚書為益郎十年未曾受升遷之賞
尚書那邪與孝脩舊歡常呼孝脩為清郎大寧初以太常少
卿出使遼省歷充州時那邪為兗州刺史別後致書并送新素
事脩不受與那邪書云今日相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
慎願得此心不貽後責那邪報書云竊素之贈率爾不思敬承
來旨吾無問然弟昔為清郎今復作清卿矣兼吏部尚書時
政塞道喪違忤要勢禍不旋踵率脩雖清白自守猶不免此
謂之累齊人入周投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隋開皇初除
都官尚書出為熊州刺史卒

李幼廉

李幼廉高邑人少而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
嘗以金寶投之不取強付之輒都於地以幼而廉故名曰幼
廉聰敏好學為世宗長史世宗薦之遷瀛州長史高祖經冀
州總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
簿指景取備事緒非一幼廉應機立成恆先期會為諸州推
的神武貴衆人曰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席指不高祖還
并以告世宗世宗喜曰吾知人矣世宗嗣事謂杜弼曰并州
王者之基須好長史時舉者多不允世宗乃曰我諸君好長
史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辛

史書

卷之七十五

七

衛六人號為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衛及政
刑寬猛帝意凌文峻法幼廉以為非帝不悅除濟陰郡守還
大司農卿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寶盡傾幼廉高揖而已出
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恃官暴橫前刺史不能禁幼廉收
繫之乾宿疏奉黃金百挺妓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代還
祖乘執政求紫石美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有
同請乃市二兩與之喪不能平咸以告之幼廉曰李幼廉結
髮從官誓不曲意求人假欲挂領不過還向并州耳時已授
都官尚書幼廉表辭遂發教遣之齊宋官三品悉加儀同幼
廉獨不在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宜為榮卒贈吏部尚

書

許惇

許惇，新城人，為司徒主簿，明斷敏速，時人號為「人鐵」。主簿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為畿郡，軍國貴弊，勳貴屬請惇御之以道，改為天下第一，詔圖形於闕，頒示天下。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髮，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因不復敢長。又號齊鬚公，歷尚書右僕射，特進，封萬年子。惇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說經史，咏吟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杜口而坐，或隱几而睡，不

史

卷之一百五十

章

為勝流所重，致仕卒。文學政事各有其長亦不嫌

源彪

源彪，字文宗，樂都人，為涇州刺史，以恩信待物，為鄰境所欽服。前被抄掠者，多放還，李貞聘陳，陳主云：「齊朝還道，源涇州來，爪步真可謂通和矣。」陳將吳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相等失守，趙彥浚於起居省密訪彪計捍之計。彪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復不可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為彼餌，尉破胡進既未得，退又不能，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視失淮南，同于蒿矢。如彪計者，宜專委王琳，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且琳於墨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

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事彌不可為。彥浚歎曰：「此實良圖，但口舌爭來已十餘日，終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及齊平，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拜官州刺史卒。

史
卷之一百五十

史

卷之一百五十

章

史糾卷一百五十一

北齊書六

列傳

儒林

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因魏氏喪亂之餘，屬余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盡，禮樂同奔，茲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至平一人，播越九鼎，爵祿文武，神醫顧盼，所在猶且提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獨名教之地，衛仁義之風，與屬疆揚多虞，戎車歲駕，靡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形諸心慮，觀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卿，起遼高

史糾

卷一百五十一

祖免其罪，置之賓館，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隆卒，以趙郡李同執繼之，茲蒙恩遇，待以殊禮，同執云亡，復徵中山張摩虎，石碣，渤海李炫，刁柔等，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軍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委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頗自砥礪，自餘多驕恣，微動違禮度，月就月將，無聞焉爾，鑲米雕朽，迄用無成，夫帝子王孫，秉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大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親賢，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稱山竹箭

加以括羽，黜黜皇猷，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賂，晉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趙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諸郡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富豪之家，皆不從訓，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多被州郡學使，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學生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尤異者，補掾之，今取其通顯者，列于儒林云。

史糾

卷一百五十一

李炫字寶鼎，渤海人家，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諸經義疏，用心精苦，曾三冬不就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至二十七，歸養二親，教授鄉里，生徒數百，蓋趙間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李同執卒後，高祖令世宗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為之徵，詣晉陽時，中山石碣，北平陽綽，北海王嘯，清河崔暹，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乖謬，喟然有刊正之意，於教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經注，中課字名曰字辨，天保初，詔鉉與殷

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廢帝在東宮顯祖詔
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遣王人將
送儒者榮之

馮偉字偉節中山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見者肅然敬憚閉
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單思無所不通
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辭疾
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使星馳報之縣令爲整冠履不得已
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而之賓館其見禮
重將舉充秀才固辭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
贈道甚厚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親至其

門環時置羊酒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食
飯食驅飲不改其業以壽終

邢時字士陵河間人天保初舉孝廉還國子助教以經入授
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厨宰進食有菜曰邪當時令
去之曰此菜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被
褥繡纈拜國子博士除將河太守有惠政謝病歸

劉雲字孔昭阜城人舉秀才不第乃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
一首賦名六合自謂絕倫以呈觀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
六合已是太愚文又甚於六合四體又甚於文畫不服以示
邢邵邵曰君此賦正似疥騶驪伏而無賦媚畫客止舒綬舉

此語有符

不得於生
而得於死

動不倫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換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李
與欲以畫應詔先告之畫曰公自爲國舉才何勞相語河南
王孝瑜聞畫名每見輒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至使且在畫
坐畫徑去追謝要之終不返孝瑜卽位好直言畫聞之喜曰
董仲舒可以出矣步詣晉陽上書言雖切直而非世要不見
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篇畫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補
交州典後令俄卒死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畫云我被
用爲典後令得假暫來辭別云畫有子孫能者少

馬敬德河間人詣州求舉秀才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
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畧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

舉送之至京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國子助教
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後主既不
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武平初以師傅之恩拜國子祭酒卒贈
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
封王侍講無封爵於是封敬德廣漢王子元熙襲武平中
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有
文學可令教兒於是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之元熙姓
和厚甚有名譽皇太子親敬之隋開皇中爲秦王文學平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
世宗引爲賓客教授太原王紹德書除參軍後主在東宮世

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通婚朝士爲其兄子取景仁息子瑜之子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病遺徐之範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開府儀同三司文林館立中人鄧長順布衣奏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中書監卒贈齊濟等五州刺史景仁出微寒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何氏知氏族所出音容庸都既爲王妃與公主郡君同入朝見者爲之慙悚子瑜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給事黃門侍郎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衛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若顏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人郡貢孝廉策居上第除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其敬重之暹欲薦會爲諸王師會不慕榮勢因辭徵修國史性懦弱似不能言臨機若難酬報如衡貴遊子弟慕其德義或就其宅或宿其家晝夜承閑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都不言及學徒有請問者輒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亦不以此術教其子曾令家人遠行久而

此馬

不反及還垂將至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使人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占然大小必中但用爻辭象象以辯吉凶占卜之屬都不經目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佐助教乘驢上下助教職事多非晚不歸曾獨夜騎驢出東門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回動輕漂有異恒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墮驢迷悶至明始覺墮驢之處去家數里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口不能言遂卒年七十六會生平畏馬果以此終

張雕虎北平人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世祖卽位除通直散騎侍郎入授經書加國子祭酒胡人何洪珍與張景仁爲婚媾雕虎與景仁同宗自託於洪珍公私之事雕虎常爲指南機提婆韓鳳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虎爲洪珍謀主甚惡之雕虎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賜匪躬之節論議無所迴避數讓切寵要獻替帷幄上頗委以朝政雕虎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虎不如也若致君亮舜則也不如我鳳等陰圖之會雕虎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鳳因譖之臨詠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虎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

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掩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歟歟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憐之于德冲爲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在殿庭執事須臾於地久之乃蘇與諸弟徙北邊石蠟中山人爲黎陽郡守居官情儉兗州刺史解律武都皇后之兄也性貪暴所過郡縣歛絹數千足以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曜曜手持一縑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須出於民一毫不敢輒犯武都知曜純備清素笑而不責終譙州刺史

文苑

史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述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寶飛聲若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翅露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與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青懸解天縱多能摘韞囊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卿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同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

縱其情思底滯開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騁勝流周旋益友夙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續飾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爲虎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若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殺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乎齊自劉圖云啓廣延髦偶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煙霧集河間邢子才邢子明鉅鹿魏伯起魏季明范陽盧元明祖孝徵清河崔長孺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南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卬崔暕陸元規並在中書參掌給誥其李廣樊遜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肅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間杜臺卿劉遵義齊亦參知詔敕自李愔以下在省唯撰建除官詔旨其闕涉軍國文翰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中書侍郎隋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屬於羣小然頗好詩賦因畫屏風教通直郎蕭放及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詭諸詩以充圖書帝愛之復追齊州參軍蕭繇趙州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之推欲更廣其事祖英輔政愛重之推託鄧長順說後主屬意斯文延奏立文林館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延又

奏操御覽詔廷及特進親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虎中書監陽休之監撰奏通直散騎侍郎章道孫陸又等人館撰書并教放懸之推等同人撰例復命特進崔季舒等續人待詔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前濟州長史李肅等並入館待詔御覽成後撰錄之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文學庸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畧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論其才性入館諸賢強半不逮之也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別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觀畧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焉

祖鴻勳范陽人為州主簿魏臨淮王或為鴻勳文學除奉朝請鴻勳不謝或喜曰吾得其人矣城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參軍鴻勳至徽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高祖徵至并州作晉祠記除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餓卒官李廣范陽人為侍御史顯祖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徵早朝未明假寐忽覺驚聞其妻云吾向似睡見一人出吾身中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恍惚不樂數日遇疾積年不起卒

樊遜字孝謙猗氏人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少從學其兄仲以造禮為業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受安邊能不愧於心乎欲同作樂母馬氏曰汝欲謹小行經上進耶遜遂專心典籍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為僕射遜過客遇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在坐言欲命府僚遜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梁州舉遜為秀才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獄之禮勅在虞書省方之義若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判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軍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煩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籙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薄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聖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欽

吞巴蜀而歸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傳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開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襄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鼎，楚攻鉅鹿，在矢宵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之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按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烈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雕虎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鹿，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容相非毀，肥遯之與賓王，難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耻從衛亂，雖星于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行禪受，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上應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

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素名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藉首天師，方開牧馬之術，滕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含弘，高懸王符，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議，官止於郡丞，趙壹貢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七

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諸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無稽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復，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遁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移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貴，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業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見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

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嬌軀波斯瀝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官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想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錦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春言萃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公章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

史書

卷一百五十一

書

又問刑罰寬猛遜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資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哀吏到門無求而不可肯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典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淡文臣實未悟何則人

有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順存擾則國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今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簡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寬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尚書掇第以遜為第一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選與冀州秀才高乾和水曹參軍周子漢等十一人共刊定秘府書籍時統緒者多遜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

史書

卷一百五十一

書

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管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籍衆本太常卿邢邵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始無遺闕陸探伏潭卒楊愔使選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收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凡

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二人並員外將軍天統元年加員外郎行過轎車頓肩下泪指方相曰何日煩君一到數日卒

荀士遜廣平人好學有思理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曾有事入奏值世祖在庭因左右傳通傳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歎笑後主即位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齊滅年卒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主

釋道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書管記侯景陷郢州欲殺之行臺郎中王則救之獲免景平還江陵釋自立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送行弘農掌其兄平陽王虔遠書幹值河水暴長之推具船經砥柱之險將安子來奔顯祖悅之除奉朝請內館侍從從至天池授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教書示之之推于管外飲酒孝信以狀聞顯祖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有才辨工尺牘應對開明大為祖延所重遷通直散騎常侍領中書舍人帝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京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

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遇為勳要所嫉欲害之崔季舒等入諫之推取急還不連署亦被喚入及勘無之推名方得免禍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鄉窘急計無所之推因宦者鄧長順進奔陳之策募吳士千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那肱等不願入陳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以之推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濟齊亡入周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甚見禮重尋卒有文三十三卷家訓二十篇行於世嘗撰觀我生賦其末有曰予一生而三化備茶苦而夢辛嗟宇宙之遼闊愧無所以容身遠絕聖而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主

棄智妄鎖義以屬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遵譽以求申既衡石以填海終荷戟而入秦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為飲獻之人委朱綬而樂曉辭白璧以安貧亮舜不能榮其素樸策封無以汗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嘆風而泣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為序

鹿尾亦豈

蕭慈字祖仁梁上黃侯暉之子天保中入國官太子洗馬工於詩詠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

循吏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爲大丞相府屬周文據雍州高祖使華原入關說之周文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明公憂爾關右便自隔絕華原銜旨相喻明公不思改圖轉禍爲福乃欲相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不返每嘆息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封新城公除兗州刺史人懷戴附盜寇寢惠州

宋華

卷一百五十一

七

獄有繫四千餘人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數十人華原悉遣歸家期五日還獄依期畢至州境數有猛虎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駃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卒贈司空

宋世良字元友并族子也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魏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河州刺史梁景獻抱罕羌首侍遠不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爲送表賀正世良竝奏科其罪帝謂長孫承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拜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捕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大

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時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皆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謂之神門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樂援涕泣有老人丁金剛曰金剛年九十記三十五郡主府君善政其清徹底今失賢主人何以濟爲東郡太守卒贈信州刺史弟世軌天保初拜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徒黨千七百人廷尉崔昂以之爲反數年不斷世軌判爲劫唯殺魁首餘悉舍之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稱寺中二絕及卒諸繫囚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族子欽道中山太守好察細事州府佐吏使人問者先酬錢然後敢食時稱嚴整遷侍中與楊愔同死贈吏部尚書孟業字敬業鉅鹿人定州刺史彭城王元韶神武之婿也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仁之入爲中書令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執業手曰我去君失

援恐不自保全。願君勉之。業有一馬瘦死。留以養貧。令州府
官人同食馬肉。欲厚相饋。業固辭。留戲業曰。卿選名人也。對
曰。業為典。冀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思無方便耳。今與卿值
恐損聲名。仁之為。西兗州。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
有正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後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
政績。使劉西充如此欽歎。答曰。業唯自修。無他長也。司州牧
清河王岳。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之。笑而不
言。後謂業曰。卿斷決之明。有過驅貌之用。遷東郡太守。以寬
惠著。麥一莖五穗。嘉禾一莖九穗。武平九年。為大中大夫。加
衛將軍。卒。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崔伯謙字士通。博陵人。為京畿司馬。族弟暹。當時寵要。為伯
謙舊寮。非吉。尚未嘗造。請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公田肥沃。
伯謙易之以給貧民。鞭用熟皮。為之示辱。而已有朝貴。過郡
境。問太守政治。何如。對曰。府君恩化。自古所無。因屬民歌曰。
府君政莫之先。退良田。易皮鞭。布威德。人無冤。答曰。既解恩
化。何復布威。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象其恩。惠及教。入百姓。
號泣。遮道。除南鉅鹿太守。民有爭訟。其貧弱者曰。我自有白
頭公。不慮不決。拜銀青光祿大夫。卒。族子叔寶。性好直言。其
妻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為親尹。丞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
寶。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

內典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陵之。擢其髮。以澗汁沃
其頭。史以山廢。頗久之。為平陽太守。卒。贈本州刺史。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父備。魏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謁東荆
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
異之。署為參軍。文襄引為刑獄。參軍。并州有強盜。參軍張龍
推其事。賊徒已拷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得
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語妄引者曰。爾輩若不遇
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瓊至。盜止。
息。零陵縣人。魏雙成。任處與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于
官。列送至郡。瓊一問。知實非盜。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七

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答。密遣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
收。云。但付府君。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界內。以避盜。縣富
人成氏。為賊攻急。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祇賊
劉黑狗。構結徒侶。瓊所部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郡中舊賊百
餘人。瓊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
性清慎。不發私書。濟州沙門統道研。資產巨富。在郡出息。常
請郡縣為徵。及來謁。瓊知其意。每見。設問玄理。研無由。啓口。
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問何由得。論地
上事。遂焚券。郡人趙穎。為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
得新瓜一雙。自來。送瓊。致於廳事梁上。竟不剖。人聞瓊受趙

和內本通

類餉瓜競貢新果至門知瓜猶在相顧而去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現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於心何如因下淚眾人莫不泣普明兄弟叩頭求出後遂同往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觀時田元鳳等講於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儉而衷禮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兵賦次第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他郡遣人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絕食者千餘家瓊集郡中有梁家自從貸粟以給饑者編紀白瓊曰雖矜饑民恐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而活千室何所怨乎在郡六年民庶無一人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主

經州相訟政為諸郡之最裴獻伯為濟州刺史肅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濟州獻伯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獻伯云得民譽者非至公延祐曰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有敕州舉清能獻伯竟以瓊應舉遷三公郎中前後告謀反者付瓊推檢事多中雪尚書崔昂曰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怒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賜爵安定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瓊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汝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贖處所遣人收掩

悉獲實驗道俗嘆服遷大理卿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

路去病平陽人為咸安令京城有鄰臨漳咸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諸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下至厮養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為稱首房豹翼之子也為慕容紹宗主簿紹宗自云有水厄乃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翼以厭當之豹曰夫有命在天豈人所能為公若實有災厄非禳祥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穰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遵命任理方乃秉帑入水以厭災咎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主

耳後紹宗竟遇溺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郡頗稱水陸賊若豹擊并遂得甘泉豹罷歸後并味復賊齊滅遷都頻復四節終於家

酷吏

宋遼道廣平人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遼道魏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尚書令臨淮王琰族私譴責之遼道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驥不謝王理即日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表云偽果廣發士卒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平宗室重臣告諸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乎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

此言那州
不怨

漢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或乎之兄子造省事謝遠三日之
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案乎
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
意合科其罪或召臣於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
我鳳屬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世隆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
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顧貴賤比自元顓入洛王不能
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
討起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為私害政為臣
此言或怒更甚臣既不佞于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
嘉勞之或亦奏臣系官百寮遂使一郎擡挾高聲肆言頓挫

史錄 卷一百五十一

金

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將還鄴
會霖雨行旅擁河橋遊道於幕下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
聲也固大癡遊道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神武自
太原來朝見之曰此宋遊道耶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還
別為神武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
卿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
知朝貴中有情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辱以為中尉文襄請
以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暹遊道曰卿一
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威
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

剛則不慈
慈則不剛

令司馬子如奏駁尚書遷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茲
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
下皆側目高隆之與左僕射裴瑒王旭上奏局內降人左澤
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判聽宋遊道蔡怒曰往
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官格
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據律處死朝士皆為之懼文
襄聞其與隆之相抗謂楊情曰此大剛惡人情曰譬之畜犬
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文襄謂
之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以為司徒左長史文襄繫黃門郎溫
子昇於獄餓死之素疑路隔遊道收葬之文襄曰卿真重義

史錄 卷一百五十一

金

人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是也人代卿情是不知吾心也
除御史中尉王道習奏御史遊道限外投狀遊道與道習有舊
使令史受之文襄悉收遊道付獄吏欲為脫卿遊道不肯曰
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天保元年兼太府卿
與少府覆檢主司盜裁得鉅萬計奏更反証之下獄尋出不
歸家徑之府理事卒諡曰貞忠遊道性剛直疾惡如讐同獄
嚴酷犯罪者皆欲殺之極法彈糾奸察陰私兗州刺史李子
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義勳意將舍免遊道疑
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屬文
襄遂獲殺子貞兗州人為遊道生立祠肖像題曰忠清君遊

非道人語
此乃謠言

道一日効吉寧等五人同死有喜色朝士甚鄙之然鵠交遊重然諾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譏不關貌何謂隗者必無情遊道常會客李構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宜迎接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大怒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為博陵王管記與構誣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之士遜寢臥夢遊道怒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子士素黃門侍郎士約尚書左丞

史事

卷一百五十一

七

畢義雲眾敬曾孫也為尚書都官郎中性嚴肅事多幹了文義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義雲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大起怨謗司州吏訟其減裁并改換文書文義以義雲奉公取怨並無所問拘吏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咸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還御史中丞繩劾更切頻被怨訟與高元海淡相依附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疑惑元海遣懷車迎義雲入北宮參署義雲與元海等勸進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得意義雲銓衡進許引接言離別非久州先有錢吹按部行遊兩部並用除七兵尚書閤門積雜與左丞宋遊道因事忿競遊道延

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不能答辭最殘忍非人理所及居家尤甚子姓僕隸殆盡徧體華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抄掠無數首者龍頭禁之庭樹食以飴殊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得遺刀於庭善昭所佩也善昭聞難奔哭家人以佩刀示之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縣令武成命令人蘭子暢推之義雲新納少室盧氏有也貌子暢疑盧氏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氏具列之乃收捕善昭解府漳獄將斬之邢邵言此乃大逆義雲貴臣不可宜揚乃斬之於獄渠尸漳水

外戚

史事

卷一百五十一

七

胡長仁安定人武成皇后之兄也歷位尚書令武成崩預奉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鄭孝祿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祿必方駕而來省署既繁簿案堆積令吏諸都坐者日有百數孝祿每屏人私語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往公事停斷時人號為三佞長仁私遊不密處為地孝祿勸其求進和士開漢疾之除孝祿為章武郡守元亮進南郡守仁惠幽州長史孝祿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士開必害因而殺之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如其謀從孝祿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求為領軍齊相文武以主上實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抑而不許出為齊州刺史辭於昭

列仗引見長仁無所言唯涕泣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屬不
爲奏長仁怒憤謀令李楷培刺士開其弟長成告之士開
與祖廷議延引漢文帝殺薄昭爲故事於是敕遣張國範
謝齊州責長仁謀害宰相賜死長仁好歌舞飲酒數斗不
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嘆歎歎流涕不自勝後主新長
仁女爲后長仁子君璧等並賜爵合門黃盛后廢稍稍退
焉長仁從兄長榮爲黃門侍郎後主踐祚敕長榮與黃門
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
彥深和士開高文通領軍婁建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
朝政時人號爲八貴後定遠文通被出唐邕專典外兵建猛

卷一百一十五

主

那肱別總武任長榮常在左右宣詔令後主富於春秋廢事
皆委長榮長榮盡心曉奉甚得名譽長仁欲入處機要之地
執政不許疑長榮之謀大以爲恨言於太后廢其陰私出之
後主不得已除趙州刺史及辭長榮流涕後主亦惻然至州
卒

方伎

由吾道榮瑯琊人少爲道士開晉陽人某明法術往尋之是
人爲人家傭力無識之者久乃訪得其人符水禁咒陰陽曆
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悉以投道榮戒餘謂道榮云我本恒
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終

在軍中
自必贊子

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是人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
河流便絕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
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其驚異之如此遂道
榮所不得也道榮隱於瑯琊山辟穀餌松木茯苓修長生之
秘善洞視驚輒敗於江南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從役得歸
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文宣召往晉陽道榮恒
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有猛虎去馬止十餘步後人驚
怖將走道榮隨以杖盡地成火坑猛虎遽走道榮至文宣見
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諫議大夫沐陽公
從晉王平陳還辭歸卒又有張遠遊文宣令與諸術士合九

卷一百一十五

末

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食世間作業不能即上天待
臨死時取服忘時可不厭也
王春安邑人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神武引爲館客韓陵之
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
叩馬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春縛其子爲質云不勝請斬之
俄而賊大敗後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安
夷公卒

信都芳河間人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之玄妙
精微我每沉思不聞雷霆之聲爲魏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
家有群書欲抄集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歌地動銅

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圖畫為器畢。令芳撰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復撰史宗仍注之。又注畫差勾股。合數十卷。後陳於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保樂弟紹宗。薦之神武為館客。授田曹參軍。紹宗給以驛馬。不肯乘。騎夜遣侍婢試之。芳忿呼賊擊。猶介自守。無求於物。丞相倉曹祖延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謂意十數日。報延云。吾得之矣。然須河內度草灰。後得灰。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不動也。非時所重。竟不行。此法遂絕。嘗曰。渾天覆觀。以象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

史宗

卷一百五十一

記

以明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蓋意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素。廣宗人。明於陽律候之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景素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景五月。聖人君。天與是年。南東北水中。庚人王。高得之。建業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鄒至平。鄒城諸大臣。同謀將還。賀拔仁云。景素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素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素筮。遇乾之鼎。景素曰。乾為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云。

亦朱必

月不可入宮。犯之卒於其位。景素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其驗若神。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當貴。不積死。任情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惜之。芒陰之役。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陣。我為火陣。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記室。岳封王。以背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未至而喪。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

史宗

卷一百五十一

手

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子。聯欲學術。數違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芒山之戰。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時有基母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精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有蠕蠕密善算術。在晉陽館庭中。一聚樹。令其布算。客云。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糾數之。唯少一千。客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算。榮陽趙紹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卜。三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光。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

煙色青，故知青牛先起，果如紹言。

吳遵世，渤海人，避京洛，以下筮知名。文襄引為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劍。李業興云：「坤上艮下，艮為山，山山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須臾雲散，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其懷憂懼，謀起兵，令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遣詔徵武成，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之。遵世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起呼而舞，後預慰，遵世亂死焉。」籍之不

趙輔和，臨漳人，以明易善筮，為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

史緯

卷一百五十一

主

有日矣。文襄令文宣擇地，得一所，命筮之。過華，咸云：「不吉。」輔和少年，在眾人之後，進云：「華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遂用此地，即義平陵也。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文宣以帛抹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曰：「亦貴，而各私指之。」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聞玉為諸王相，心不悅。王謂其妻曰：「殿

上者，不遇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帝怒，召王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同，若得過午時當活。」及至，遂斬之。時正日中，文襄時有吳士燮，言妙於聲文，襄試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開太原公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曰：「我家奴猶祿貴，况吾身也？」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巧速，非帝王相也。

史緯

卷一百五十一

幸

鳴於庭樹，闕而墜焉。子信曰：「鶻言不善，向夕有風從西來，歷此樹拂堂角，主不善事，今夜有人喚，當以疾辭，雖救亦不可往。」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召永洛，且云：「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雨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果詰朝而難作。」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為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那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為之診脈，退告楊愔云：「那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當死，未卦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粗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浮醕中，石自成屑，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持徒和醋

以塗腫上無不愈除通直散騎常侍

恩倖

和士開臨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士開幼而聰慧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又能彈胡琵琶加以傾巧便解大見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相愛重如此文宣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徙之長城王請之赦還還武成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御史中丞畢義雲俱疾士開將出之士開奏元海等支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被疎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亮州刺史廣陵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太守敬長瑜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劾之以貨事士開士開書屏風詐為長瑜所獻武成大悅駿表至遂不同焉天統元年加士開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真定伯遣母憂帝悲悅遣武衛將軍侯莫弼詣宅晝夜扶持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浚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遣韓寶業以情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并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遷尚書右僕射帝患氣疾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泣下獻歡不能言帝曰此是卿不言之諫因不飲酒武

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與士開相離或累月不歸或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候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

催喚前後貨賜不可勝計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說帝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快活即是一日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處不辦無為自勤苦也帝大悅於焉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畧無一言須臾罷入帝親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局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漢委任之又得幸於胡太后猶見親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密題邵王獻與妻定遠元文遠謀出士開引任城馮嗣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謀為太后駕朝臣於前殿獻面陳士開舉火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官掖臣等義無杜口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獻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獻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獻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遠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使胡長樂傳太后令曰梓官在殯事太急速欲王等更思量獻等拜謝太后及後主以告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大臣皆有觀

太后亦來

太后所

珠麗謂是
也美人則
何如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畫

今若出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叔等云文選與臣同任事豈
得一去一爾可竝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叔
等謂臣真出必心喜太后告叔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
史文選為西兗州刺史山陵畢叔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二
美女一珠簾及諸寶玩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
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聊獻微誠定遠大喜謂士開曰
欲還人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
長作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入見
士開曰先帝登遐臣魂不能死親朝黃意勢欲以陛下為乾
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
主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
敷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叔以不
臣之罪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
所遺加賜以珍寶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錄尚書事初武成帝
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出入臥內遂與太后為亂及是彌自放
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治
書御史王子宜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干秋門外不
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性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
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畧不在意及旦士開早參伏連把士開
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遠

供用人以
為其者多
為女共

史籍

卷一百五十一

美

軍士防送禁於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斬之簿錄其
家口先是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
帝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贈士開右丞相太宰司徒錄
尚書事士開自天統以後威權轉盛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
附會甚者為其假子有一士人謂士開值士開患疾醫云王
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請為王先嘗之
一舉便盡士開為之強服遂得汗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
營救既得免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
非直道云
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母陸令萱配入掖
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萱鞠養之謂之乾阿彌呼姊
姊為太后所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官掖之中獨
擅威福封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義子天統初引提婆
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寵養無所不為寵任尊
隆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封城陽王令萱佞媚寵昭儀養之
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稱曰太姬此齊朝
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以
來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賜與動傾府
藏令萱則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邑之徒皆重跡
屏氣提婆嘗有舉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

謂提婆也。斛律皇后廢。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詞厚禮以求令宣。宣以胡氏寵幸方隆。不得已。白後主立之。然意在胡昭儀。每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以穆氏有子也。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恆。後主漸惡之。令宣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胡昭儀別造寶帳。枕席潔玩。備盡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請大家看之。及見昭儀。大相媚悅。令宣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遺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黜胡氏。以穆氏為正嫡。引祖奭為相。殺胡長仁。皆令宣所為也。自外殺生與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而性和善。不甚傷物。未嘗毒害世人。朕祥色極奢。後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晉州軍收後主還都。提婆奔投周軍。令宣自殺。子孫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因此見害。

高阿那肱善無人。天寧初。除武衛將軍。那肱工騎射。便辟善事人。諂悅和士開。士開每為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封淮陽王。除并省尚書令。武威令在東宮侍衛。後主大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郎中源師嘗語肱云。龍見當雲。肱驚

大加驚請
公問不早
亦亦宜

喜。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雲祭。非真龍見也。肱云。漢兒強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嘆曰。國家大事在祀典。戎禮既廢矣。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還司徒右丞相。周師過平陽時。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向暮使至。云平陽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即欲引軍。救妃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饑。城火頭三分除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家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

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七

未央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舉軍還來。我何為守。歷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使內參讓那肱曰。爾富貴惜性命。即後主與穆提婆親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傳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妃奔高家橋。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事。今眾全覆。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曰。軍尊收。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覲。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軍士雷相告。那肱私遣人招引西軍。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

以那肱謀焉

反又以為妄斬之帝恨俱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關寺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覬候周軍那肱每奏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至關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必生致齊主故不報兵至使後主被擒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隆州刺史大衆未至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恩僧亮師於路中大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環終被你國時端端主阿那環在塞北強盛帝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高阿那肱遂亡齊云雖名肱世人皆稱為環斯同亡秦者胡益縣定於鈞賓也

史緯卷一百五十一

元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數與共戲及卽位除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云強弓長箭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謀解律先鳳固執不從祖珽因譏之後主數日不與語後乃復舊封昌黎王領軍大將軍子寶行尚公主賜甲第一區公主生男蒲月為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喚入顧問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遊戲射獵皆在御傍每賜與動至千萬與高阿那肱稽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國害政日

何不復知

滋月甚書陽陷沒報至鳳與稽提婆擁禦不輟日他物從他去帝使於黎陽臨河築戍曰急時且守此鳳作龜茲曲云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鳳帝刀走馬未曾安行與口張拳勢欲啖人二子寶行寶信弟萬歲並開府儀同寶信復尚公主為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氏段孝官從嫁也奏遣孝官監造晉陽官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官役官夫匠自營宅及為鳳稽提婆造第德信以聞及幸晉陽鳳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怒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罪命毀其宅公主離婚後主晉陽走還詔復官爵從走度河到青州為周軍所獲鳳忌嫉人士朝夕譏私唯相譏訴世

史緯卷一百五十一

早

李紆等死皆鳳所為也意包服屬未嘗與人相接朝士諸事莫敢仰視動致叱咤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屬奏未品亦容下之仕隋為龍州刺史卒後主左右有開府薛榮宗自云能使處及周軍之過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解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家榮宗問舍人行恭是誰家行恭戲之曰林宗家復問林宗是誰行恭云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裳靴掛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奉妄多類此

史緯卷一百五十一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五十二周書一本紀	
文帝	孝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卷一百五十三周書二列傳	
后武帝皇后阿史那氏	宣帝皇后楊氏
宗室幽公導 <small>亮</small>	晉公護
太師齊王憲 <small>亮</small>	衛王直
趙王招	代王達
李弼 <small>亮</small>	于謹
獨孤信	侯莫陳崇
若千惠	劉亮
王德	
卷一百五十四周書三列傳	
王熙 <small>亮</small>	王思政
達奚武 <small>亮</small>	豆盧寧
宇文貴	王雄 <small>亮</small>
賀蘭祥	尉遲迥
馮景	楊寬

柳慶 <small>弘</small>	蘇綽
李遠 <small>弘</small>	
卷一百五十五周書四列傳	
長孫儉	長孫紹遠
斛斯徵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田弘	梁臺
宇文測 <small>深伯</small>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	郭賢
王勇	耿豪
高琳	李和
侯植	竇熾
于翼	韋孝寬 <small>亮</small>
申徽	盧柔
趙剛	
卷一百五十六周書五列傳	
王悅	趙文表
楊斛	裴寬
崔謙	崔儉

世紀

唐華原令 魏徵 撰
清晉江 陳 附修



太祖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炎帝神農氏之後也。黃帝既取天下，炎帝子孫遷居朔野，有葛藟者，雄武多算畧，鮮卑奉以為王。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其裔孫曰普回，因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

史紀

卷一百五十二

十

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為魏勇賜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為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封玄菟公。慕容寶敗，陵率甲騎五百歸魏。道武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徙居武川，陵會孫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人破六汗拔陵作亂，其偽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糾合鄉里，斬可孤，後陷於鮮于修禮，為定州軍所殺。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少子也，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身長八尺，方頰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而有紫光，人望而畏之。少有大度，輕財好施，爾朱榮定河北，忌太祖兄弟雄傑，託以他罪，誅太祖兄洛生。太祖以家寬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為別將，

從賀拔岳討元顥於洛陽，孝莊反正，封寧都子。從岳入關，平萬俟醜奴，行原州事。關隴寇亂，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悅服。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從數騎於野，忽聞蕭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心異之，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問計於太祖。太祖曰：「今天光在，還悅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留心，進失天光之期，退恐人情變亂。然後以此說悅，事無不遂。」岳令太祖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令太祖輕騎為先鋒。顯壽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岳為關西

史紀

卷一百五十二

工

大行臺以太祖為司馬，事無大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既破，爾朱氏遂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齊神武見太祖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太祖說陳忠款苦求，復命遂倍道而行。齊神武果追之不及而返。太祖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凡欲立大功，未有不因地就總英雄而能成者也。侯莫陳悅本庸材，圖之不難。今貴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侍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

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次平涼。表太祖爲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貳於齊。岳欲討之，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遂與悅討泥。果爲悅所害。悅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寇洛收集將士，返至原州。洛最舊，爲衆所信，咸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洛固辭。趙貴言於衆曰：「今欲復讐雪恥，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宇文夏州英姿俊謨，遠邇歸心。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則大事濟矣。」諸將稱善，命赫連達馳告太祖。太祖將赴之。夏州吏民曰：「聞悅今在平涼，去平涼不遠，且已害賀拔公。」

史事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三

之實難，請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撲平涼，而反越趨屯兵平涼。吾知其無能爲也。」遂率帳下輕騎馳赴之。太祖至平涼，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齊神武使義寧太守王基勞太祖，太祖不受。基還言太祖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神武不以爲然。時魏孝武帝欲圖齊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岳軍，追還洛陽。會諸將已推太祖，太祖表於魏帝，辭以高歡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平涼，首尾受敵。且軍士多是關西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乞少停援。因與元毗利往盟誓。同樊王室。魏帝詔太祖爲大都督，統賀拔岳軍。太祖遂引兵上隴，責悅以殺賀拔岳。

悅遁走。太祖令原州都督宇文導追悅斬之。太祖入上邽，收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豪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甕歸，太祖知而罪之，卽剖腸將士。衆大悅。太祖令李弼鎮原州，拔也惡蜼鎮南秦州，可朱渾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齊神武聞秦隴克捷，遣使於太祖，深相倚結。太祖不納。時齊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令太祖稍引軍而東。太祖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禦遂入雍州。魏帝遣太祖侍中、關西大都督署陽公承制封拜。於是寇洛爲荊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張獻爲南岐州刺史，魏帝方圖齊神武，遣使徵兵。太

史事

卷之一百五十二

四

祖遣大都督略超率兵赴洛，進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太祖乃傳檄方鎮討歡。期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欲入洛。吾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羅率甲士一萬擁華州。歡若西來，王羅足以相拒。如其入洛，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驅之執。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稱善。七月，太祖發自高平，前軍至弘農，齊神武逼京邑。魏帝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高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

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卽遣大都督趙貴、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兵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帝遂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免冠泣涕謝罪。奉帝都長安。加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郡公。軍國之政。咸取決焉。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公主配太祖。未及結婚。而帝西遷。至是。詔太祖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陷潼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太祖進軍討瑾。斬之。虜其卒七十。還長安。進位丞相。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討曹泥於靈州。泥降。遷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五

其豪帥於咸陽。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與群公定策。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帝。大統元年。遣太祖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封安定王。太祖固讓。乃改封安定公。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如同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黑擊走之。太祖爲新制二十四條。奏魏帝行之。二年。秦州刺史万俟普。率所部叛入東魏。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寶泰趣關。高昂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南詣將曰。賊將吾三面。又遣橋於河。示必度。是欲緩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

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不可。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日大來。謂吾但自守耳。玆於得志。有輕我之心。擊之必克。賊雖造橋。不能徑渡。比五日中午。吾已取寶泰矣。太祖率騎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潛出軍至小關。寶泰卒閉軍至陣。未成。太祖縱兵擊之。盡俘其衆。斬泰。高昂聞之。焚輜重走。神武亦撤橋而退。太祖還長安。七月。後兵會咸陽。八月。太祖率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遣于謹徇地至槃豆。降之。攻弘農。虜其將高干。及刺史李徽伯。戰士八千人。宜陽郃郡皆降。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歸。齊神武懼。率衆十萬趣蒲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六

坂。將自后土濟。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饑。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聞齊神武將渡。乃引軍入關。神武逼華州。刺史王黑嚴守。乃涉洛。軍於許原。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未至。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太祖曰。歡若至咸陽。人情騷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之。卽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至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候騎告齊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遣軍

渭曲背水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令將士皆偃戈於
敗葢中聞鼓聲而起日暉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銳馳而進
不爲行列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軍
與之合戰李弼率鐵騎橫擊之斷其軍爲二大破之斬六千
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
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皆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
長安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准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栽
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進太祖柱國大將軍太祖遣馮翊王元
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
李頌趨荊州賀拔勝渡河圍蒲坂鎮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七

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追獲之太祖進軍蒲坂畧定汾絳獨
孤信入洛陽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梁陳以
西降者相屬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東魏將是云寶殺其東
揚州刺史鄒椿以州降四年三月太祖入朝禮畢還華州七
月東魏將侯景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之帝奉魏帝至
穀城斬其將莫多婁貸文悉虜其衆送弘農進軍潁東景夜
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至河上景北據河橋南屬邙山
爲陣與我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軍中擾亂都督李穆
下馬援太祖軍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昂李猛等虜其甲士一
萬五千赴河死者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

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等
居左戰失利不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棄其卒而歸開府李
虎念賢爲後軍遇信等退卽與俱還太祖乃班師洛陽失守
弘農守將棄城西走降卒在弘農者因閉門拒守進攻拔之
誅其魁首數百人太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兵少東魏降卒謀
爲亂公卿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百姓相剽劫降人
趙青雀據長安于城雍州人于伏德據咸陽與太守慕容思
慶拒還師長安大城民拒青雀每日拒戰魏帝止閔鄉遣太
祖討之長安父老見太祖至且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
公華州刺史宇文弼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八

太祖會攻青雀破之關中乃定魏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
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自襄廣以西
城鎮復內屬五年大閱於華陰七年太祖奏行十二條制恐
百官不勉於職事下令申明之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
高慎降太祖帥師迎之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潁上
以引之齊神武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太祖留騎重
於潁曲軍士銜枚夜登邙山擊之齊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
逐僅而獲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軍悉虜其步卒
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軍復合太祖夜引還人關屯
渭上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太祖以邙山

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帝不許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十年魏帝以太祖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命尚書蘇綽損益之爲五卷班於天下搜簡賢才以爲牧守令長百姓便之十二年七月太祖大會諸軍於咸陽九月齊神武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守神武攻圍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傷者多會齊神武有疾燒營而退十三年正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與其大行堂侯景有隙景舉河南六州來附文襄遣其將韓軌圍景於潁川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遁走七月侯景謀附梁太祖知之悉追還前後所配將士景懼遂叛十四年春

史紀

卷之一百五十二

九

魏帝封太祖長子毓爲軍都公五月進太祖太師太祖率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山安定登隴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乃還及至帝疾愈於是還華州東魏遣其將高岳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政於潁川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將軍趙貴率軍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渭水灌城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梁竟陵郡守孫暉降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攻之楊復降仲禮太祖大怒遣開府楊忠討之克隨郡進圍安陸盜殺齊文襄其弟洋嗣事十六年正月楊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滌頭大破之擒仲禮其長史馬岫以城降魏帝封太祖第二

子震爲武邑公五月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軍山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總百揆梁邵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雄出于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魏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涼州刺史蕭循降侯景克建業自立歲餘梁湘東王釋討景擒之遣舍人魏彥來

史紀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十

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爲元帝二年正月魏帝詔太祖都督中外諸軍事三月太祖遣大將軍尉遲迥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方物七月太祖至自姑臧八月尉遲迥克成都創南平十一月誅尚書元烈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自元烈誅魏帝有怨言太祖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魏恭帝元年夏四月魏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帝之嗣子年七歲

文帝託於公曰：是子也才，出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公而誰？太祖令太常盧辯作誥諭公，曰：維文皇帝以機祿之副，託於子，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子罔能革變厥心，庸賢乎歷歷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于其焉避？惟子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子爲口實，詔封太祖子邑爲輔城公，遷爲安城公，梁元遣使，請據舊國，以定疆界，連結於齊，言辭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遣柱國于謹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師濟於漢，中山公獲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

史集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十一

賊下，據江津以備其逸，遂至江陵，利魯圍守，進剋其城，擒梁元毅之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免者二百餘家。立蕭督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梁將王僧辯、陳霸先於丹陽立梁元子方智爲主，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爲九十九姓，後所統庸人亦改從其姓。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命蘇綽、盧辯依周禮改創。三年正月，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冢宰四月，太祖北巡狩，魏帝封太祖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令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殂於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

行紀年表
北魏元年

年五十二，葬於成陵，諡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太祖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思信被物，咸思用命，所獲囚俘以充戰士，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畧，無不制勝，性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太祖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命爲安定公。世子十月，太祖崩，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魏帝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帝，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綬，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魏帝遜於大司馬府。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樂燎

史集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十二

告天，朝百官於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爲文王，皇妣爲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四百，官奏云：帝王之興，岡弗更正，朝明受之於天，華民視聽也。惟我文王，誕立氣之祥，有黑水之讓，服色宜尚焉。制曰：可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太傅，獨孤信爲太保，中山公護爲大司馬，壬寅祠國丘，諡曰子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遠海，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祀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祠方丘，祭太社，祠太廟，除市門稅，會百官於乾安殿，班賞有差，詔分命使者巡察風俗，求民得失，禮像高年，恤于鰥寡，立皇后元氏，太傅趙貴謀反，伏誅，太保獨孤信賜死，浙州仇郡

周文終身
事魏孝閔
十六年
事由於漢
既見神代
之場不能
適其地
官其職也

租輸未畢者竟之其窮餒者加振給省六府士員三分減一
死罪以下各降一等詔二十四軍舉賢良其不稱任者所舉
官司治罪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專政浚忌之司會李植軍司
馬孫恆與官伯乙弗鳳賀拔提等請誅護帝許之引官伯張
光洛同謀光洛以白護護出植爲梁州刺史恆爲潼州刺史
鳳等不自安奏帝召羣公入因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
尉遲綱總統宿衛兵護令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執送護
第誅之綱罷散禁兵帝無左右令官人持兵自守護遣大司
馬賀蘭祥逼帝遜位幽於舊邸以獄崩時年十六植恆等亦
遇害及武帝誅護詔太師迴於南郊上諡曰孝閔皇帝陵曰

靜陵

史事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世宗明皇帝諱毓太祖庶長子也大統十四年封寧都公孝
閔踐祚進柱國岐州刺史及孝閔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
州九月至京師止於舊邸甲子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
即天王位大赦天下十月陽平公李遠賜死梁相陳霸先廢
其主蕭方智而自立十二月詔曰善人之後猶累世獲有況
魏氏以德讓代終豈容不加隱卹元氏子女沒入爲官口者
悉宜放免二年正月以大冢宰晉公護爲太師立王后獨孤
氏三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降四月以太師晉公護爲
雍州牧五月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恤孤寡掩骼埋

帝七月順陽獻三足烏羣臣上表稱慶大赦九月封少師元
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
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淒涼晚菊寒井落
疎桐舉盃延故老今聞歌大風冬十月還宮十二月太廟成
以琅邪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大赦武成元年
正月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
攝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五月詔有司造周曆聽訟於
正武殿詔曰比屢有紕弊官司敕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
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
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廩倉庫與海內共之漢帝有云朕爲

史事

卷之一百五十二

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自周有天下以來
雖經赦宥但免其罪僅徵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
吐谷渾遁走六月大雨霖詔公卿士庶上封事言極諫無
有所諱其遭水者有司修列以聞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
爲帝大赦改元十月齊文宣帝殂二年夏四月帝因食遇毒
口授遺詔曰朕子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
大度海內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辛丑帝崩年二十七葬
昭陵帝寬明仁厚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
及即位集公卿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提
採衆書自魏興以來訖于魏末序爲世譜凡五百卷所著文

齊十卷

高祖武皇帝諱邕太祖第四子也生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武成元年爲大司空封魯國公領宗師世宗甚親愛之叅議大政漢沉有遠識非顧問終無所言世宗每嘆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二年四月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壬寅卽皇帝位大赦十二月齊常山王高演廢其主殷而自立保定元年春正月以大冢宰晉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祠園丘方丘太社太廟親耕籍田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有差二月遣大使巡察天下朝日於東郊省舉雜去百戲改八丁兵爲十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主

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六月遣治御正殷不害使於陳七月旱降死罪以下囚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金行十一月陳遣使來聘齊孝昭帝殂弟長廣王湛代立二年春正月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送陳主弟項還江南三年正月太保侯莫陳崇賜死二月初頒新律詔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依月令以順天心宕昌國獻猛虎二詔放之南山四月幸太學以太傅子謹爲三老問道焉禁天下報讐犯者以殺人論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子朔避正寢不受朝旱也甲戌雨八月改作路寢九月自原州登隴山詔柱國楊忠率騎一萬與突厥伐齊

太保達奚武率騎三萬出平陽以應楊忠四年正月楊忠破

齊長城至晉陽而還三月初令百官執笏九月皇伯母閼氏至自齊大赦十月詔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推景宣出豫州少師楊樹出枳關帝幸沙苑勞師十一月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權景宣攻齊豫州刺史王士良降齊師渡河至洛陽諸軍驚散尉遲迥引還庸國公王雄雉力戰死之楊樹於枳關戰沒權景宣棄豫州而還宕昌羗王彌定引吐谷渾寇石門戊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庸國公王雄死王事故也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貴如突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主

厥逆女四月齊武成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詔公私奴婢年七十者所在官司贖爲庶人天和元年正月路寢成令羣臣賦詩京邑耆老預會焉頒賜有差大赦改元二月詔三公以下各舉所知庚午日闕光遂微日裏鳥見四月陳文帝殂子伯宗立五月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涇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爲扶州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喪弘表昆吾之志杜預有揚解之文自世衰亂禮儀索毀此道茫然已墜於地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秋七月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置軍人詔諸胄子入學不勞釋奠學成乃

行釋奠之祭八月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苦骨立可稱揚者官司隨事上言加弔勉以屬薄俗十月初造山雲餅以備六代之樂十一月行幸武功等城二年三月初立郊丘壇禮制度四年省東南諸州六月尊所生叱奴氏爲皇太后四月陳州刺史華皎降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大將軍元定率兵援之因南伐秋七月梁州鳳凰集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九月衛國公直與陳將淳于量戰於沌口失利元定以步騎數千先渡沒於江南三年三月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大赦天下會百寮及四方賓客於路寢賜衣馬錢帛有差齊人來聘請和親詔軍司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史

馬陸還報聘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臨禮記十月上講武於城南觀者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陳安成王項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齊武成帝沮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廢朝以齊武成祖故也遣河陽公李繪會葬於齊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講論釋老義五月帝制象經成集百寮講說六月集原州及涇州東城八月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遣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五年三月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夏四月遣大使巡行天下十二月大將軍鄭恪率師平越雋置西寧州齊將斛律光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太

六年春正月詔齊國公憲率師禦斛律光三月齊國公憲自訛門渡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四月陳國公純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五月齊將段孝先陷汾州九月省掖庭四夷樂後官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建德元年春正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歲刑以下並宥之三月誅大冢宰晉國公護護子譚國公會柱國侯伏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以尉遲迥爲太師實爲太傅李穆爲太保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爲政欲靜靜在羣民爲治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自今正朔以外無妄徵發夏四月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遣代公達使於齊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斷四方非常貢獻追尋曷陽公爲孝閔皇帝立魯國公贊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五月大旱帝集百官於庭詔之曰亢陽不雨豈朕德薄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武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七月陳遣使來聘十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遣小匠師楊龜使於陳十一月上講武行幸羗橋集京城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十二月行幸斛谷集京城以西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幸道會苑

以上善殿壯麗命焚之二年二月詔皇太子養無憂西土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曰在德不在瑞六月皇孫衍生文武官皆加一階大遼諸軍將帥帝御路寢集諸軍將帥以戎事自春末不雨至於七月帝集百寮於大德殿責躬罪已問以治政得失戊子兩九月詔曰政在節財禮唯率儉項者婚嫁就為奢靡年歲之費虧竭資財有司宜加宣勸使遵禮制納皇太子妃楊氏十月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十一月帝講武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十二月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陞高座辨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釋教為後聽訟於正武殿三年春正月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七

冊齊國公憲衛國公直趙國公招燕國公儉陳國公純趙國公盛代國公達滕國公迨金進爵為王詔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無算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為財幣稽留丙子初服短衣辛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橫盡歡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准口聽留以外盡糶二月令六府舉賢良清正之人詔曰民生而靜純懿之性本均感物而遷嗜欲之情斯起雖復殊世異時莫不限以隄防示之禁令朕恐振綱納之軌式此因犯罪與衆棄之但上失其道有自來矣變衷之弊反本無由所在羣官有德過者咸聽首露輕重畢陳纖毫無隱加

與斯民蕩滌更始可大赦天下三月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贊總庶政夏四月齊遣使弔昭會葬五月葬文宣皇后於承恩陵帝祖妣至陵所詔曰齊斬之情經籍葬訓近代沿革遂於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葬慕几延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遂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備不得全制軍國重務庶自聽斷縶麻之節苦慮之禮率遵前典以申國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初置太子陳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二人學士六人詔故晉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七

公護及諸子金復先封改葬加蓋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金令還民禁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六月集諸軍將牧以戰陣之法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秋七月行幸雲陽宮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欲突入蕭章門司武尉遲運等拒守直敗率百餘騎遁走車駕還自雲陽宮八月擒直於荊州免為庶人冬十月詔蒲州民遭飢乏絕者令向郡城以西及荊州管內就食行幸蒲州曲赦大辟以下四年春正月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事非急要金停至秋無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

賑卹連租懸調兵役殘功金宜獨免四月詔上書者金爲表
皇太子以下稱敕七月帝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日往以
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關東討惡衣菲食籍甲
治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僞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
斯實其時羣臣稱善乃下詔暴高氏過惡以陳王純爲前一
軍榮陽公司馬消難爲前二軍鄭國公達奚震爲前三軍趙
王盛爲後一軍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二軍趙王招爲後三
軍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隨國公楊堅舟師三萬自渭入
河梁國公侯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率衆
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上親率六軍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主

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
從事上親率諸軍攻河陰大城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
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李穆等所在克捷
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
正守之正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代冬十月詔州郡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詔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廢布泉錢令鑄錢爲首
者紋從者遠配二月遣皇太子贊討吐谷渾文宣皇后服再
期戊申祥四月清河公宇文神舉攻拔齊陸渾等五城五月
利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八月皇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
城而還九月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冬十月帝復論羣臣

伐齊以去歲屬有疹疾不獲冠平通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
視彼行師殆同兒戲但往年出軍河外雖撫其背未扼其喉
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
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行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
穴諸將多不願行帝曰幾者事之微不可失也若有間沮當
以軍法裁之帝總戎東伐以趙王盛爲右一軍杞國公亮爲
右二軍隋國公楊堅爲右三軍燕王儉爲左一軍大將軍竇
泰爲左二軍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
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
萬守千里徑鄭國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主

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焉氏公尹昇步騎五千守鐘鼓鎮涼
城公辛詔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各攻
齊汾州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內史王誼監六軍
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拔之虹見於晉
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帝自汾曲赴城下親
督戰城中惶窘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齊晉州刺史崔景
嵩守北城夜遣使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登城鼓噪齊
衆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以
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以鎮之遣諸軍徇齊城鎮
金相次降十一月齊主自并州率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

廷之詔諸軍班師。道齊王憲為後拒。齊主閉晉州。齊王憲屯涑水。為晉州聲援。帝至自東伐。獻俘於太廟。放齊降人還帝。復於京師。十二月。次晉州。帝帥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勞之。將士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初。齊攻晉州。恐西師卒至。於城南守。斬齊主於城北。列陣申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井州。齊眾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當獨往。諸將乃不敢言。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

史

卷之十一

五十二

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棄降。大軍次井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井州。自將輕騎走鄆。詔諭齊王公以下。示以勝敗事勢。願逆禍福。自是齊之將帥降者相繼。高延宗偕位軍次井州。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拒戰。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勢逐北。率千餘騎入東門。子城諸軍統城置陣。至夜。延宗率其眾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帝為延宗所敗。千餘騎死傷。畧盡。齊人欲開門。門下積尸。扉不得開。帝從數騎冒險僅得出。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帝率六軍趣鄆。以陳王純為井州總官。

六年春正月。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恆。自號太上皇帝。至鄆。齊王於城外掘塹豎柵。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大破之。遂平鄆。齊主先送其母并妻子於青州。及城陷。率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率二千騎追之。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走鄆。携妾棄母。是不孝。外為偽主。戮力內實通敵。於朕是不忠。送欵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心。不死何待。遂斬之。甲午。帝入鄆城。齊任城王湝在冀州。齊主至河。遣其侍中斛律孝卿送傳國璽。禪位於湝。孝卿未至。被執。詔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赦。何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詔自出師。至於平鄆。身殞。曷堪

史

卷之十一

五十二

者。其子即授父官。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恆於青州。詔曰。偽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偽右丞相斛律光。偽侍中崔季舒等。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窮除內暴。表關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諡。并加寬措。其見存子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并還之。詔偽齊東山南園及三臺金殿。撤瓦木諸物。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二月。諭定功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有差。齊主至。帝降自階。以賓主之禮相見。高潛冀州。擁兵未下。遣齊王憲與隋公楊堅率軍討平之。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走入突厥。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

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俘斬三萬餘人夏四月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突厥寇幽州殺掠吏民五月帝總戎北伐遣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帝不豫止於雲陽宮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遺詔曰人肖形天地稟質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領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遵先志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赫而民勞未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一

七

軌今遭疾大漸氣力衰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寮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費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吉即葬葬即公除四方庶士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葬孝陵帝沉毅有智謀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謀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勵精勞謙接下用法嚴整羣臣畢服性明果善斷大事立懷制行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疑布被諸宮殿華綺者徹毀之土階數尺不施楹栢雕文刻鏤錦繡禁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以海

內未康銳情教習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伐齊時見軍士就行者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洗盃勸酒手付賜物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平突厥定江南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宣皇帝諱寶高祖長子也建德元年四月高祖親告廟冠於陣階立為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諱問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誅上柱國齊王惡立妃楊氏為皇后以隋公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尊所生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七

李氏為帝太后大成元年春正月立晉王衍為皇太子行幸洛陽二月發山東諸州兵起洛陽宮常役四萬人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徐州總管鄴國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嫁突厥辛巳詔傳位於皇太子行大赦改元大象帝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見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行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邁之戶並聽還洛州此外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毫青徐各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至自東越大陳軍伍帝親懷中胃人

自青門皇帝行備法駕從入百官迎於青門外時驟雨儀衛失容四月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遣使簡觀京兆及諸州士民之女充選後宮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秋七月納大後承司馬消難女爲正陽宮皇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后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卽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爲刑經聖制其法漢制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九月以韋孝寬爲元帥率總管杞國公亮鄭國公梁士彥伐陳十月帝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復佛像及天尊像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元

十一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韋孝寬授壽陽杞國公亮授黃城梁士彥授廣陵江北盡平十二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遂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乃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縱初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行幸洛陽帝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二年正月帝受朝於道會苑詔江左諸州新附民給復二十年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改制詔爲天制詔勅爲天勅有黑龍與赤龍鬪於汴水黑龍死三月詔封孔子爲鄒國公立後承業於京師置廟以時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二

元

祭享杞國公亮舉兵反元帥韋孝寬殺之行幸同州時侯正前驅式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令虎賁持鉞馬上稱警蹕以至於同州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與公服間服之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僦伏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四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迎候五月帝不豫詔隋國公楊堅入侍疾後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已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昫與御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年二十二葬

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為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殷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尊彝珪璜之屬以飲食焉令羣臣朝天臺者皆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主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冠通天冠加金附蟬帶綬上公侍臣綬及金蟬並令去之不許人有高大之稱姓高者改爲姜高祖改爲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大宇亦改之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惟宮人得乘有輜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帝之從兄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飲之以酒通而淫之溫反伏誅卽追尉遲氏入宮初爲妃尋立爲皇后令京城少年爲婦

史纂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主

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爲喜樂每捶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宮人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內外恐懼人不自保重足累息以逮於終史臣曰高祖議嗣子之非才顧祖宗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拆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橫楚則之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帝之事身沒爲幸矣

靜帝衍後改爲閼宣帝長子也太象元年正月立爲皇太子二月宣帝於鄴宮傳位帝居正陽宮二年夏五月宣帝寢疾詔帝入宿於路門學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赦天下停洛陽宮作上天元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

后李氏爲太帝太后天元太皇后楊氏爲皇太后天太皇后朱氏爲帝太后其天中太皇后陳氏天右太皇后元氏天左太皇后尉遲氏金出俗爲尼以隋國公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帝居諒闇百官總已以聽於丞相罷入市稅錢六月復行佛道二教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受代詔發關中兵以荏孝寬爲軍元帥率軍討之上柱國畢王賢以謀執政殺陳七月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慧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舉兵遣清河公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以隋公楊堅爲都督內外諸軍事邳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王誼爲元帥率軍討之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

史纂

卷之一百五十二

主

被誅八月益州總管王謙舉兵不受代以梁睿爲元帥率軍討之韋孝寬破尉遲迥於鄴城剋自殺相州平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居皆毀之司馬消難以魯山饒山二鎮入陳遣宋安公元景山率衆追擊邳州平楊素破宇文胄於榮州斬之九月廢皇后司馬氏爲庶人以楊堅爲大丞相十月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楊堅加大冢宰梁睿破王謙於劍南斬之益州平十二月詔諸改姓悉復舊大丞相楊堅進爵爲上代王達滕王迥以謀執政被誅以長寧公楊勇爲大司馬大定元年春二月帝遜位於隋居於別宮隋氏奉帝爲介國公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靜皇

帝葬恭陵。史臣曰：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緒，宰衡扶膺，馬之詐宗，藩無齊代之疆，本因戚屬，遂遷鼎祚，雖復喉衄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太祖之克隆景業，未逾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此齊魏所勝之。

史記卷之一百五十二終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二

史記

史記卷之一百五十三

周書二

列傳

皇后

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杆可汗侯斤之女。突厥滅茹茹後，盡有寒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爭衡，結以為援。侯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累使人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貴、神武公寶、南陽公楊騰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侯斤牙帳所迎。后侯斤又許齊人以婚，純等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一

在彼累載，不得反命，論之以信義。侯斤不從，會大雷風，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侯斤大懼，以為天譴，乃備禮送后。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安親，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大象元年，改為天元皇太后。二年，冊曰天元皇帝。臣贊奉，願綏冊，謹上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宣帝崩，靜帝尊為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冊，附葬於孝陵。

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聘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立為皇后。帝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

后尋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焉二年詔后與三皇后並加太焉又立天中太皇后與后爲五皇后性柔婉不如忌四皇后及嬪御咸愛而仰之帝皆慕慈甚喜怒乖度嘗詔后欲加之罪后母獨孤氏請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爲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行此詔心甚悅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心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主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殂隋煬帝有司備后禮祔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上

葬於定陵

宗室

南公導太祖長兄邵惠公顯之子太祖討侯莫陳悅悅敗走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悅斬之授車騎大將軍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趙青雀于伏德作亂導自華州率兵擊之擒伏德進屯渭橋會太祖軍事平封章武公爲隴右大都督秦州刺史導性寬明善撫御凌爲吏民所附薨於上邽贈尚書令諡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域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翼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相率負土成墳高五

十餘尺周圍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贈太師柱國幽國公子廣封天水公除秦州刺史會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進高祖悅保定四年進位柱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納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父導贈幽國公詔廣襲爵廣母李氏以廣患病憂而成疾因此致沒廣病既篤遂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以慈孝幸於一門贈太保弟亮爲太祖次兄杞公連後遷大司徒大象初詔亮爲行軍總管與鄆國公韋孝寬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軍還至豫州亮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孝寬并其衆鼓行而前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上

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亮聞官茹寬馳告孝寬孝寬乃設備亮不克遁走孝寬追斬之

晉公護邵惠公顯之少子也太祖諸子幼委護以家務不嚴而肅大統十二年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率輕騎爲先鋒晝夜兼行擒其候騎徑進江陵城下遣騎斷江津收舟艦大軍至遂克之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師還護討平之太祖西巡遇疾馳驛召護至涇州見太祖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必不濟諸子幼小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太祖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弱羸寇在近人情

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諷親帝行禪代之事孝閔踐祚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誅之拜大冢宰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恆久居權要見護崇政密要官伯乙弗鳳張光洛等爲腹心說帝曰護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將不守臣節願早圖之且護每云我夾輔陛下欲行周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豈能七年若此乎帝然之數於後園習武士護知之出植爲梁州刺史恆爲潼州刺史帝思植等欲召之護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構隙他人何可親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願命託臣以後事臣情兼家國願竭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逞其欲非惟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亾伏願陛下無惑護人之口因涕泣久之乃止帝雖不召植等而心忌護鳳等謀召羣公入譏執護誅之而光洛中變以謀告護護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告之祥等勸護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幽帝於舊邸召公卿畢集護流涕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旣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觀興周爲四海主自卽位以來

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累陽不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何如羣臣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并誅植恆尋弑帝迎世宗於岐州而立之拜太師賜輅車冕服金石之樂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爲膳部下大夫護密令安進飲食加以毒藥帝崩護立高祖百官總已以聽於護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詔及百司文書金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初太祖與突厥和親謀爲倚角共圖高氏是年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齊主大懼護母閭姬與皇四姑及諸戚屬金在齊被幽禁護每遣人尋求莫知音息至是許還朝以求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當權留其母以爲後圖令人爲閭氏作書報

護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信斷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視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濟恩卹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乾于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復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松長悲豁然獲展仁俾造化將何報德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曰吾國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

史華 卷之七十五十三

二叔母賀拔及兒元寶三叔母乾于及兒善提并吾與汝大人同被擒投入定州城未幾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乾于各別分散賀拔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所掠男女婦老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至定州城南夜宿鄉人姬庫根家茹奴奴望見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汝叔將兵遣截吾及汝還營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金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善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余朱天封

止說小兒
婦人不許
出關也

凶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當迎汝及盛洛等汝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纈成額通身袍黃綾裏金乘驪同去汝等三人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常分明記之今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紀禽獸蟲魚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及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於旦夕不得一朝覿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汝何用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

史華 卷之七十五十三

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者先繫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信常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欵實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護性孝得書悲泣不能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遠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于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眠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與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

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
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
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敘齊
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
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悲痛伏讀未周五情磨
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
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
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
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經心腑天長
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
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
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
心情斷絕何顏履戴負愧神明霽然之恩既已霑洽禽魚有
心草木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
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私願生死肉骨豈過今
恩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賜許奉
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鳴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
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忍死拜見知復
何心齊不即登道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
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

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食奉窮極華盛每四
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
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眾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其親未欲即
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
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眾二十萬人帝於廟庭
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為前鋒大將軍權景
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師楊綱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
弘農迥攻洛陽齊憲公達奚武等營於邙山護無戎畧此
行又非其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護令塹斷河陽之路
迥其救兵然後攻洛陽使其內外隔絕諸將以為齊兵必不
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之軍一時潰
散唯尉遲迥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督邙山諸將拒之乃得
全軍而返權景宣克豫州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綱於軹
關戰沒護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護
母卒詔起視事四年護巡歷北邊城鎮至靈州而還五年詔
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
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係屬縱逸恃護
威勢益政害民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
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護入舍仁殷朝皇太后
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立

待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喜嬉之問時有乖輿比雖屢諫未蒙垂納願兄更啓請因出懷中瀾浩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讀奏未訖帝以玉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王直匿於戶內遂出斬之召官伯長孫覽等令收護子譚國公會莒國公至等并柱國侯伏大將軍劉勇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殺之齊王憲曰李安唯典庖厨既不預政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世宗之崩安所爲也詔暴護等罪惡大赦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遣趙國公盛往蒲州賜死護官屬及所親任皆除名字昌城公濊使突厥

史

卷之七十五

十

遣開府宇文德海壁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封改葬之謚曰謫

太祖高祖諸王

齊王憲太祖第五子也世宗卽位授大將軍益州刺史封齊國公太祖平蜀以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高祖以下誰欲行金不對而憲獨請行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而授當歸兄輩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而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接留心政術辭訟輻奏聽受不倦蜀人懷之立碑頌德保定中拜

雍州牧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先鋒圍洛陽憲與王雄軍於邙山齊兵數萬屯山軍後諸軍恒駭各退散惟憲與雄率衆拒之雄爲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晉公護執政甚相親委齊將獨狐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山宜陽蔡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光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光遁走光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威銳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遣憲率衆出龍門齊新蔡王康德宵遁憲渡河攻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光時在華谷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見圍日久糧

史

卷之七十五

十一

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果餽之憲自兩乳谷襲克相社城使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乃各收軍而退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以憲爲大冢宰初憲爲護所委任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聞其間或有不可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心然以威名過重雖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事應

此武帝所爲實主

宣帝所以
爲暴君也

宣帝所以
爲暴君也

其不可及

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
哲經緯屬便禮若君臣此乃亂世權宜非經國之術詩云風
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止據天子耳雖陪侍齊公不得卽同
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親以正道勸以義方
韓維我君臣協和我兄弟無令骨肉自致嫌疑文舉拜謝出
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
復何言建德二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
之休徵後以箴上高祖高祖方裁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常以
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畧五篇表陳之高祖覽而稱善其秋高
祖幸雲陽宮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高祖召憲曰汝爲
前軍吾當續發直敗走高祖至京師憲與趙王招入謝高祖
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使兄弟親睦
干戈於我爲有愧耳初直內忌憲憲隨而容之且以帝母弟
每加友敬晉公護誅直固請誅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
之不可更有所疑文宣皇后崩直密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日
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故祖括是同
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無假說人四年高祖將東討獨與
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也後以諸弟才畧無出憲右乃告
之憲贊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資不納而以
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乎詔憲

史

卷之五十三

上

爲前軍趣黎陽高祖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陷
其東西二城高祖以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
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爲前鋒守雀鼠谷高祖圍晉州憲進兵
克洪同永安二城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顯
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雞樓原大將軍盛守汾水關金受憲節
度憲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
柘爲巷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向千
里徑又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盛馳騎告急憲自救
之齊人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所斬獲俄而椿
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椿被勅追還齊人謂柘巷爲帳幕
翌日始知軍退時高祖去晉州留憲後拒阻水爲陣齊領軍
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
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姓名
憲曰我齊王也暢鞭馬而去憲命旋軍齊人追之戈甲甚銳
憲與關府忻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百餘人齊
衆乃退高祖令憲援晉州乘輿次高顯憲率所部至晉州明
日諸軍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
返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
主遁走齊人收其餘衆據高壁及洛女砦高祖命憲攻洛女
破之齊主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高祖進圍其城憲

史

卷之五十三

上

攻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獲之。詔憲先驅趣鄒進克鄆城。齊任城王浚廣寧王孝珩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令齊主手書與浚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無不優待。浚不納。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士者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浚令間諜二人。覘窺形勢。為候騎所執。憲集將通示之。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浚書曰。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支大厦。三謀可逃其身哉。且微子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匹職。家破身殞。為天下笑。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匹職。家破身殞。為天下笑。足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殲甲。

可謂可恨
使人髮指

智察其動靜。高祖山陵還。帝命智就宅候憲。智因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任重。非所敢當。且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復來曰。詔王曉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伏壯士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證。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留茲遺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繼之時。年三十五。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帝既誅憲。無以為辭。託安邑公王興。開府獨孤熊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寃之。咸云。仲憲死也。憲母遠步干氏。茹茹人。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憲永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憲六子。長子貴始讀孝經。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頭。建德四年。為幽州刺史。舉出自濠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常道達二人。謂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便說其姓名。左右莫不嗟伏。自虎烽為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來奉貴。問曰。商人燒烽。何以私放。烽帥愕然。即首服。其明察如此。卒年十七。餘子皆被誅。史臣曰。齊王以介弟之親。居上將之重。智勇

世攻戰如神。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而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可謂賢矣。

衛王直，太祖第六子，高祖同母弟也。封衛國公，為梁州總管。與陳將淳于量戰於沌口，不利，坐免官。直性浮詭，貪狠無賴，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見免黜，又請帝除護，冀得其位。帝夙有誅護之意，遂與直謀之。護誅，帝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乘本望，請為大司馬，欲總知戎馬，得擅兵權。帝揣知其意，謂之曰：「兄弟長幼有序，汝寧可反居下？」列以直為

史

卷之七十五

七

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為王。高祖以直第為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吧寺，欲居之。齊王憲曰：「弟兒女成長，理須寬博，此寺福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惡怪之。直嘗從帝校獵，亂行，帝怒，對衆楚之。憤怨滋甚。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舉兵反，攻蕭關，門司武封遲遲閉門拒守，直不得入，遂遁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為庶人。囚於別宮，復有異志，遂誅直及其子賀等十人。謚曰剽。

趙王招，太祖第七子也。保定三年，封以洛州，邑萬戶。為趙國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摩五王赴闕，招等至，帝已崩。隋文帝帝輔政，將還周鼎，招欲圖之，乃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廣堂，

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在閣外，惟楊弘元、胄、元威間徹坐於戶側，招以佩刀割爪啖文帝。文帝不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以大觥親飲胄，酒命胄向厨中取羹，胄不動。滕王迥後至，文帝降階迎之。元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帝共迥就坐，須臾辭出，事覺，陷以謀反。誅招及其子員等五人。

代王達，高祖第十一子也。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為荊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勅褒美之。所管澧州刺史蔡澤，贖貨被訟，達以其熟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

史

卷之七十五

七

乃令有司加按劾密表奏之事，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性節儉，食無兼席，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綈衣，不營資產。家無儲積，左右以為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為王。從平齊，淑妃馮氏尤為齊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遇聲色，特以賜之。隋文帝執政，害達及其諸子，周氏子孫少有遺者。

李弼

李弼，字景和，襄平人。隸侯莫陳悅為大都督，及悅害賀拔岳，太祖討悅，弼知悅必敗，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畧冠世，侯莫陳氏智小謀大，吾等若不為計，與之共滅矣。」太祖兵至，悅棄

史記

卷一百五十三

七

秦州南山據險，蜀送款於太祖。至夜，蜀勒所部云：公欲還秦州，命皆束裝，蜀妻悅之，故也。為悅所親，委衆信之，爭趣秦州。蜀慰輸之，遂擁衆歸太祖。悅由此敗，太祖謂蜀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定也。拜秦州刺史，進驃騎大將軍。太祖與齊神武戰於沙苑，蜀居右軍，而左軍為敵所乘，蜀率麾下六十騎，身先士卒，橫截之，賊分為二，因大破之。封趙郡公。大統四年，從太祖東討洛陽，蜀為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賀文率衆至，殺城蜀倍道而前，遣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賀文以為大軍至，遂走。蜀追之，斬賀文。翌日，從太祖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漢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為所獲，蜀佯殞絕於地，守者稍解，蜀脫其傍。

于謹

于謹，字思敬，洛陽人。沉深有識量，屏居閭里，或有勸之仕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歸，台鼎之位，須待時來，是以優游卒歲。北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破六汗拔陵作亂，引茹茹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辟謹參軍事。北伐茹茹，逃山塞，纂令謹率騎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騎，使置叢薄間，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恃衆徑進，軍逼謹，謹常騎駿馬，一紫一駟，乃使二人各乘一騎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謹乃率軍擊之，賊遂奔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淵北伐，引謹為參軍，特相禮接。時羣盜蜂起，謹請慰喻之，謹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金降廣陽王與謹，至折數嶺，迎之。謹曰：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歸附，必欲要擊，今以也列河何之當競來抄掠，設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謹伏兵發，賊大敗，悉收回也列河之衆，會章武王為鮮于修禮所害，遂停軍中山，待中元晏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受律專征，盤桓不進，坐圖非望，于謹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太后於尚書省立榜，募能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心腹，廣陽許。

之謹遂到。廟下曰：我即于謹，也有司以問。太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欵，兼陳停軍之狀。太后遂捨之，仍加別將。孝莊卽位，拜征虜將軍，從余朱天光破方侯麗奴。天光敗，謹遂入關。太祖以謹爲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若陳懸誠，請都關右，帝必西還。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千載一增也。太祖大悅，會詔謹爲關內大都督，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西遷，從太祖征潼關，破烈洛城，授北雍州刺史。大統元年，大軍東伐，謹爲前鋒，拔弘農，擒刺史李徵伯，齊神武至沙苑，謹從太祖力戰。

史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主

破之，進爵常山公。邛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道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亦收兵於後，奮擊齊神武軍，亂，以此周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侯景款附，請兵爲援。太祖命李弼率兵應之，謹曰：侯景少習兵，情實難測，宜厚其禮，秩以觀其變。遣兵爲不可，太祖不聽，命謹率兵鎮潼關，加華州刺史，賜拒鬯一斗，主贊副焉。拜司空。十五年，進柱國大將軍，除雍州刺史。梁元帝平侯景於江陵，嗣位，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兄子岳陽王瑒以元帝殺其兄，舉據襄陽來附，請師令謹率衆討之。太祖使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計，將

史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主

何如？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爲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釋懷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昔邕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遣兵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昝

魯道齊語
謂不知之
在解行何
如耳

人圖問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國祚中興。羣生遂性。今天降禍。奄棄庶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何敢有辭。護既大祖等夷。護每中微禮。至是謹起而言曰。公既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衆議始定。孝閔帝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與李弼侯莫陳崇。參議朝政。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爲三老。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施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

史纂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主

以師道自居。大司馬楚國公寧升階正。皇帝升階立於旁。庠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和。勑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酬有司。敬訖。皇帝北面而立。而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微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詢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定。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聖人云。去食去兵。無信不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國之綱紀。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善惡不分。下民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願

陛下慎思而言。熟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晉公護東伐。請與同行。詢訪戎畧。軍還。賜鐘磬一部。天和二年。賜安車一乘。授雍州牧。卒年七十。六高祖親臨。詔護王儉監護喪事。賜綵絲千段。粟麥五千斛。贈太師。雍懷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已下咸送出郊外。配享太祖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軍國之務。多與決之。謹竭其智能。竭諸帝室功臣之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教訓諸子。務存進退。年齒退長。禮遇

史纂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主

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焉。子實嗣。拜大左輔。隋開皇初卒。贈司空。

獨孤信

獨孤信。雲中人。本名如願。余朱榮以爲別將。從征韓瑋。信死。馬挑戰。擒賊漁陽王。袁肆周轉驍騎將軍。賀拔勝鎮荊州。表信爲大都督。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太祖。已統岳兵。信與太祖鄉里友善。相見甚歡。尋徵信入朝。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渾河。孝武歎曰。公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忠良。豈虛言哉。封浮陽公。時荊州雖陷東魏。民心猶戀本朝。乃除信東南道行臺。荆

州刺史以招懷之信至武陶東魏遣弘農郡守田人能拒信於浙陽又遣都督張齊民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我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擊齊民敵人謂我退走必來要截不若先破人能逐齊擊人能敗之齊民亦潰乘勝襲荊州東魏刺史辛纂勒兵出戰士庶懷信惠愛信喻之莫不解體因縱兵擊之纂大敗奔城都督楊忠追斬纂遂入荊州東魏將高昂侯景率衆奄至信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許信還時信父母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信答以事君無二梁武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至長安上書謝罪加侍中開府爲大都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額豫襄廣陳留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三

信

相繼欽附東魏將侯景率衆圍洛陽信據金墉城太祖至邙東信爲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除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信在州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賜名爲信邛山之戰大軍不利信收散卒自後擊之齊騎驚亂諸軍因此得全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太祖令信率衆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克之擒仲和虜其民六千戶送於長安拜大司馬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增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魏寧公第三子穆文侯第四子藏義寧侯第五子順項城伯第六子

隋建忠伯贈信父庫者司空母貴連氏常山郡君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孝閔帝踐祚遷太保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與趙貴謀殺晉公護貴伏誅護欲殺信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太祖初啓霸業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東魏侯景之奔梁魏收爲檄梁文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欲以威衆人其爲鄉境所重如此信在秦州出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民咸慕之而側帽焉長子羅在東魏及齊平羅至嗣爵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唐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唐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有也隋文帝踐極贈太師諡曰景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三

信

侯莫陳崇

侯莫陳崇武川人除建威將軍從賀拔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賊徒悉逃散封臨涇侯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迎太祖原州刺史史歸爲悅守太祖遣崇襲歸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直到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入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應崇中外鼓噪伏兵悉起擒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遷驛騎大將軍封彭城郡公除雍州刺史進位柱國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空孝閔帝踐祚封梁國公邑萬戶加太保大司徒保定三年從高

祖幸原州高祖夜還京師衆竊怪其故崇曰吾比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忽還不過是晉公死耳於是衆皆傳之高祖召崇責之崇懼恐謝罪其夜護送兵逼令自殺禮葬如常謚曰躁護誅改謚曰莊閔子芮嗣授上柱國拜大司馬初魏孝莊帝以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死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復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李虎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與太祖爲八柱國太祖位總百揆都督中外軍事

史華

卷之七十五

表

魏廣陵王欣從容王朗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共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每一開府領一闔兵是爲二十四軍每一闔儀同二人其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陞執警巡夜十五日下午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鈔金資官給此本問之儀衛志也

若干惠

若干惠武川人大統初拜儀同三司七年高慎舉北豫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於邙山及戰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齊兵乃幸於左軍軍將趙貴戰不利退會

日暮神武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齊兵復來追惠惠徐下馬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建旗鳴角欲向齊軍齊疑有伏兵不敢過乃收軍而還至弘農見太祖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簣歎歎不自勝太祖壯之遣司空侯景內附令惠鎮魯陽遇疾卒惠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常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太祖問之卽日以堂爲惠宅其見重如此及卒爲之流涕喪至親臨之贈秦州刺史謚曰武烈子鳳尚太祖女錄惠佐命功封徐國公拜柱國

劉亮

史華

卷之七十五

主

劉亮中山人本名道德太祖誅侯莫陳悅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涇秦靈等州與定兒相應衆至數萬太祖使亮襲之定兒以兵猶遠不爲備亮將二十騎登巖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應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黨還指城外盡命二騎日出追大軍賊黨惶懼一時降服諸州歸款太祖置十二軍簡諸將以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爲騎將進軍騎大將軍封長廣郡公亮以勇敢爲時名將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曰卿文武兼資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爲東雍州刺史卒太祖泣曰朕臨喪矣腹心何寄贈太尉謚曰襄後配享太祖廟庭子相

尚太女西河公主位至柱國泰靈三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

王德

王德武川人以孝悌見稱除討夷將軍從賀拔岳討万俟侯奴侯莫陳悅岳德與寇洛等甥戴太祖除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為最大統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府侍中封河間公除涇州刺史卒諡曰獻德厚重廉慎言行無撓母年幾百歲後德終于慶小名公奴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得之因名曰慶孝威

史籍卷之一百五十四

周書三

列傳

王褒

王褒蜀城人肅剛直木讷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鎮梁州討平叛羌授西河內史辭不拜人謂之曰西河大拜俸祿殷厚何為致辭無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辭耳除荊州刺史梁遣曹義宗圖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內外多虞未遑救援城中糧盡無煮粥與將士分而食之每出戰不披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國家使賊箭中王褒不爾王褒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歷三年義宗方退封霸城公太祖徵兵勸王褒請前驅放命拜大都督鎮華州褒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褒修城梯在外齊將韓軌從河東有濟襄縣乘梯入城褒尚臥未起聞關外洶洶有聲便起身露髻徒跣持白挺大呼而出敵驚退至東門左右合戰破之軌泉遁走關中大飢徵民開穀食以供軍費隱匿者令相告多被笞捶隱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謫少苑之役壽軍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褒令加守備褒曰老

黑龍道臥轅子安得過齊神武至城下謂黑曰何不早降黑大呼曰此城是王黑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攻封扶風郡公移鎮河東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其有固志黑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王師敗績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黑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欲他適亦可任意如有忠誠能與王黑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拜雍州刺史茹茹渡河南寇侯騎至幽州朝廷徵發士馬屯守京城整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黑議之黑臥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王黑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

史記卷之十王十一

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懼怯致此黑輕侮權勢皆此類也還鎮河東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黑為設食使者裂去餅糠黑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溲春覺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大慚又與客食瓜客削瓜侵肉黑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就取而食之性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黑不暇命杖手自取鞭以擊之每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唯其鄙碎黑安於貧素不營生業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終常時伏其清潔卒贈太尉諡曰忠孫述幼喪父黑卒居喪逾時東西交爭羣官遭喪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

終禮制備鮮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見其衰毀乃特許之葬扶風公遷上大將軍

王思政

王思政太原人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引為賓客及登大位委以心忤預定策功封新侯齊神武有異圖拜思政中軍大將軍總宿衛兵思政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知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峭函之固十馬精強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泰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徐復舊京此長策也帝然之及神武兵至帝西入關進爵

史記卷之十王十一

太原公太祖秉政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扇後絹數千段命諸將務捕取之物既盡太祖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誓曰王思政獨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心果忠誠願斷頭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當明之當殺身以謝辭氣慷慨一坐盡驚乃拔佩刀橫於膝上攬擲蒲拊髀擲之太祖急止之已擲為盧矣拜而受帶自此太祖寄任遂深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踏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

軍旅每戰著被衣弊甲，敵人以非將帥故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蘇剡、袁剡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險，請築城移鎮之。東魏來寇，卒不能克。除荊州刺史。思政命都督蘭小歡繕治城壘，掘得金三十斤，夜中竊送之。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衆代已者。思政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稱其知人。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思政入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畧地，密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太傅、大將軍、中書令、河南

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豐生屍，以禮埋瘞。齊文襄率步騎十餘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崩。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上山，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欲自刎。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及見辭氣慷慨，涕淚交流。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過半。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無有叛者。思政不營資產，所賜園地，家人種桑果。思政出征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齊受禪，以爲都官尚書。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金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思政陷後，謂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以子康襲爵。當時爲衆人所止，不得引決，固也。後

達奚武

達奚武，代人也。太祖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武與齊侯騎遇，卽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

軍號上馬歷營警夜有不如法者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太祖遂破之拜車騎大將軍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爲前鋒斬其司徒高昂還侍中進位大將軍十七年詔武經畧漢川梁州刺史宜豐侯道循固守南鄭武聞之循請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救循循更據城不下武恐援軍至表裏受敵乃備精騎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陳俘數於城下循知援軍破乃降自劍以北悉平朝議欲以武爲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開帝廢祚拜柱國大司徒轉太宗伯封鄴國公齊將斛律金侵汾絳武禦之金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守之趙太保從晉公護東伐時尉

史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七

遲趙開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可得矣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居車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從者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恆書掩一扉或曰公寇羣後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嗚呼且天下未平安可遇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在同州屬歲旱高祖勅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災蝗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祈禱必登壇禮極尊其靈輿華岳高峻千仞壁立人迹罕通武年踰六十攀援而上稽首祈請遇晚即

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人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益用祿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遽近霑洽高祖更書嘉勞賜雜絲百疋武性貪悞爲大司徒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卒贈太傅子震嗣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太祖於渭北校獵有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震震足不墮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額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太祖喜曰此非父不生此子賜雜絲一百段還車騎大將軍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胥隸頗有治術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太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隋開皇初卒

史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七

賈盧寧

賈盧寧昌黎人本姓慕容中山之敗白燕歸魏北人謂歸魏爲賈盧因氏焉寧善騎射以別將贈余朱天光入關授都督寧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懸彩草百步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以功封楚國公卒贈太保初寧未有子養弟承恩子勛及生子肅親屬請讀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勛爲嗣世以此稱之

宇文貴

宇文貴字永貴周宗室也陰武聘常侍從源子雍計葛榮子雍奔鄴爲榮所圍賊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國

久不解。貴於地道潛山北見。余朱榮陳賊勢。因與榮擒葛榮於滏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公。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太祖甚委之。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領川刺史賀若統據領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貴率衆二萬攻領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領川三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與雄合。諸將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衆者。由預觀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堯雄等以領川孤危。勢非其敵。悉力攻之。必指掌可破。既陷領川。與任祥軍合。爲害更甚。吾屯兵不進。便入其計內。今進據領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

史

卷之一百五十四

人

進退狐疑。吾盡力擊之。可破也。遂入領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城爲陳。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雄大敗走。趙育降。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會儀同怡峰率騎五百至。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貴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危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石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羌酋傷乞鐵忽據梁株川。扇惑諸羌同反。太祖令貴與史寧討之。貴擒斬鐵忽。寧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置帳州於梁株川。詔立碑以紀其功。拜益州刺史。蜀多劫盜。貴召任俠健健者。署爲二十四部遊軍令。其督捕由是衰息。孝閔

賧祚進位柱國。歷大司徒。還太保。卒。贈太傅。子善嗣。

王雄

王雄。太原人。孝閔帝賧祚授柱國大將軍。封庸國公。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邛山。與齊將斛律光接戰。雄馳衝之。殺三人。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曰。惜不殺爾。但生將爾見天子。光反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卒。贈太保。諡曰忠。子謙上柱國。益州總管。隋文輔政。以梁睿代之。時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驍突基勸謙據險觀變。隆州

史

卷之一百五十四

九

刺史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順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奈用其中下策。梁睿將至。謙遣兵戍始州。隋文以睿爲元帥。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悉乙弗虔衆十萬攻利州。開睿至。衆潰。睿乘勢深入。基皮密使前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其反。已令守成都。謙無籌畧。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計無所出。乃自率衆迎戰。以基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基虔以成都附文。以其首謀斬之。阿那肱亦被誅。阿那肱亦被誅。

賀蘭祥

賀蘭祥，武川人。大統十四年，除荊州刺史，祥嘗行荊州事，有惠政。至是，重往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欽附。時夏旱，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為政耶？」令所在收葬之。即日，雨。歲大有年，祥性清素，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時與梁通好，百貨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唐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以絳綵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受而付諸所司。太祖益以賜祥，拜大將軍，命祥修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民獲其利。拜尚書左僕射，進位柱國，遷大司馬。祥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卒，贈太師。

尉遲迥

尉遲迥，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迥聰敏，美容儀，好施愛。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尚書左僕射，拜大將軍，侯景渡江，梁元帝鎮江陵，請修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大懼，遣使請救。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異同，唯迥以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有征無戰。太祖曰：「伐蜀之事，一以相委。」令迥督開府元珍等六軍。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一

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自散關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梁州刺史楊乾運降。迥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瑒、嬰城自守，進軍圍之。渤海李棠應募入城，諭降。蕭瑒問軍中委曲，棠不對，瑒苦笞辱之。嬰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賈顧，我王臣有死而已。」瑒遂害之。紀至巴郡，聞迥來，遣譙淹回師為瑒外援。迥遣元珍破之，淹降。瑒屋為迥所破，乃與紀子宜都王肅及文武官屬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吏人各令復業，收儻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白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黜陟。迥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之。迥性孝，身雖在外，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母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在京師時，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為之和顏進食，以安其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迥入朝，遣大鴻臚郭芳賜褒見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封蜀公，邑萬戶。宣帝即位，除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輔政，以迥望位夙重，懼為異圖，令迥子魏安公惇齎詔書徵迥會葬，以郎公韋孝寬代之。迥以隋文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又使侯正破六汗京，詣迥喻旨，密與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迥殺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三

引及衆集文武士庶而令之衆咸從命自稱大總管承制署
置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趙奉以號令趙弟于勤爲青
州總管初得趙書表送之華亦從趙趙所管相衛黎毛沼具
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
史宇文弼中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
史曹孝遠各據州以應趙趙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
人許割汝淮之地隋文於是徵兵討趙以韋孝寬爲元帥趙
遣石惡攻建州刺史宇文弼以州降韓長業攻昭潞州執刺
史趙威赫連士龍攻晉州據小鄉城紇豆陵惠昭鉅鹿郡送
關恆州宇文威攻汴州烏丸尼闐沂州檀護昭曹亮二州席
毗附昌慮下邑豐縣李惠攻永州宇文弼軍於洛口梁子康
攻懷州停軍於沁東孝寬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遣高穎馳
驛督戰停布兵二十里鹿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
寬因其却鳴鼓齊進停大敗孝寬乘勝進鄴趙與于謹祐等
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趙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
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趙以三千騎先到趙素得軍旅
雖老猶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
敗鄴中士女觀者數萬人高穎宇文忻謀曰事急矣當以權
道破之乃擊觀者大驚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傳呼曰
賊敗矣衆軍復振因急擊之趙大敗官軍入鄴趙走保北城

孝寬縱兵圍之李詢以其屬先登趙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
勒停東走追獲之隋文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趙末年衰老
惑於後妻王氏諸子不睦以崔達孥爲長史達孥文士無籌
畧不能有所匡救趙自起兵至敗凡六十八日

馮景

馮景河間人蕭寶夤爲關西大行臺景爲都令史及寶夤敗
還長安武議歸罪關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
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還洛朝廷問景有諫言故
不罪之後爲賀拔岳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
武問岳使至其喜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三

爲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歡喜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
無私盟吾料之燕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繼
侯莫陳悅及爾梁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
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後周文使景於京師帝有西遷意
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封高陽伯行涇州事卒

楊寬

楊寬字景仁華陰人以都督從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那某師
未還屬元顥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集諸將謀之寬勸天
穆徑取成臯會兵伊洛天穆趣成臯令寬爲後拒以衆議不
可同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

今不來矣。天穆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吾當為諸君明之。語訖，外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遂出帳迎之。與天穆謁孝莊於太行，從平河內，進關北中。梁將陳慶之為顓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關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慶之不答。久之，曰：吾兄撫軍在此，願欲相見。寬曰：僕兄既力屈，內咸述論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彌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封澄城伯。余朱榮被誅，世隆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上黨相知之義也？寬曰：上黨見愛，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大節。余朱榮陷洛陽，執孝莊帝，寬自成皋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被弑，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古

發京盡禮。梁武義之禮，送還朝。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進爵華山公，除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保定元年，除總管梁州刺史卒。

柳慶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年十三，因曝書，父僧習於雜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遺漏。由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其新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今叔物故已久，情事不追，豈容降尊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塊終喪。魏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即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五

奉迎，與駕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荊州地非要害，眾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鎮洛陽，乃得人關。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親之，銘親其甥。孟氏屢為內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將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慶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畢，便笞殺之。貴戚斂手，有買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符，無何絃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問賈人曰：卿鑰恆置何處？曰：恆自帶之。慶曰：卿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伙乎？曰：曾與一沙門再度耐宴，醉而盡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之。沙門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多被囚繫，慶以賊徒既眾，必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廟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而縛，自告：勝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開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月清河男，兼尚書右丞，太祖嘗怒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

罪朝臣莫敢諫。慶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曰：「王茂當死，卿乃云無罪，亦須坐之。」命執慶，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竭愚誠，不敢愛死，但惜公之不明耳。」太祖悟而赦茂，已不及矣。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轉左僕射。孝閔帝聽祥，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公。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件護意，又與楊寬有隙，及寬任事，出慶宜州刺史。寬同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六十餘日，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保定三年，入爲司會。慶兄椿爲魏興郡守，爲賊黃寶所害。後寶率其所部歸長安，椿子雄亮手刃寶，晉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七

護怒，讓慶子弟擅殺人。慶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以此見責乎？」護愈怒，免慶官。雄亮待罪闕下。武帝特原之，入隋，爲給事黃門侍郎。慶子弘，御正上士。陳造王，偃民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齏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爲追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解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慙，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卒，士友痛惜之。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

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贈晉州刺史兄子帶韋，大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令帶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漢人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取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傾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之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幾逃亡以勸力攻，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爲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七

者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遺體，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循乃降封康城男。大軍東討，爲齊王憲長史。齊平，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卒，謚曰愷。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於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薦綽。太祖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之知也。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臺中咸稱其能。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

請出外議之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
善問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
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
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
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召問之綽具以對太祖大悅因問
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太祖益喜與綽
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間以治道太
祖臥而聽之綽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
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
奇士吾方任之以政拜大行臺左丞泰典機密寵遇日隆綽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四

六

始制文案程式朱由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
武三道入寇諸將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攻
齊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伯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年授度支
尚書領著作太祖欲革易時政行強國富民之道綽盡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員立二長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
奏施行之其一治身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
臨下國論其尊貴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稱共治天下
者唯良守宰耳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
守宰之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
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

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
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但不貪貨財也
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
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
其民下民孰不從化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乃百姓之
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
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
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
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
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四

七

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
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惟人爲貴明其
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
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則質直化於澆偽則浮薄浮薄
者衰敝之風質直者淳和之俗衰敝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
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由於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
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可述唯刑
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前師旅困之以飢饉凡
百革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穰
賦差輕飢寒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

意上承朝古下宣教化夫化者貴能變之以淳風變之以太和誠之以道德示之以樸素使百姓蠢蠢日遷於善邪偽之心皆欲之性潛消默變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天下治者莫不由之此之謂要道也其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也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王

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明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耨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授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

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是絕民之命驅以就死其卑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菓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若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列國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王

理百世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金不問志行夫門資者先世之爵祿無關於孫之愚賢刀筆者身外之末才不與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之末才不與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愚驢是則以引重木馬不能以致遠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持夜光而易連城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尺絲不能以爲衣尺木不可以勝棟也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廩養而爲卿相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

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受世及之傳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今之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非適理之論亦未之思耳古人有言明主事興不降佐於吳天大人基命不遷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郡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

史籍

宋之一百五十四

至

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譽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當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庸流較然不同昔太公望之格釣百里奚之飯牛甯戚之扣角管仲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於是後世稱之彼瑋偉之才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

千載無太公必待管子而後任是百世無管子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而致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成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而事無不理官煩則難不善之人難不善之人則政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諸如此輩悉宜罷黜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

史籍

宋之一百五十四

至

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郵獄訟日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本皆善情流爲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視聽參之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大小加刑輕重赦過於惡得情勿喜復能消息情理斟酌

的。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能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虐。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今之宰守。當勸於中。科而募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政。先王之制。日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漢文

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徵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紉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紵先事。織紉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復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撻交至。取辦日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賈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敝矣。輸稅之時。雖有成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常置諸座右。今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綽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推心委任。嘗山遊。暑空紙以授綽。若有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母。訓民如嚴師。

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詔公卿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孤有疑焉，所以詢於諸公。」尚書令史麻瑤越次對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操履濟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葬，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所為，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群慟哭，不覺失厄於手。至葬日，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為祭文，後配享太祖廟庭。

李賢

李賢，字賢和，成紀人。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後隨魏南遷，復歸隴西。賢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為原州主簿。賊帥達符願圖州，城賢問道赴雍州，請余朱天光請援。賢返，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覺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賊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李

聞大軍將至，即散走。投安東將軍大統二年，原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據州反。賢招集豪傑，謂之曰：「賊起倉卒，誅二將，驕矜自得，唯以殘剩為業。夫以羈旅之賊，取烏合之衆，勢必離解。今若擊之，指掌可取。」衆從之。賢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為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斬關遁走。賢追斬之。除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叛，賢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合一陣，併力擊之，彼必總萃於我。今若分為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李

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其心懈怠，擊之必破。後熾一敗，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率數百騎，徑進後熾營，收其妻子輜重。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賊大敗。後熾單騎遁走。授原州刺史。太祖西巡至原州，幸賢第，讓而面坐，行鄉飲酒禮。後太祖復至原州，今賢乘轎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頒賜親族，進爵河西公。高祖及齊王憲在襁褓，以避忌不居官中，令處於賢家。六載，乃還宮。賜賢妻姓宇文氏，為姪女。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大將軍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

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勸功勞甚茂今巡撫至此不殊代
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
乃至子姪可金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憶往瓜州降
璽書勞賢賜衣服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耍中鹿馬
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中國公穆亦
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庫
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投大都督四人投帥
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投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
備釋放之四年投河州總管賢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片
候以備寇戎於是羗軍敘述徵拜大將軍卒高祖親臨哀動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宋

左右贈柱國大將軍諡曰桓弟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戲爲
戰鬪指麾部分有如陣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
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向陣意氣雄壯郡守曰此小兒必爲
將帥非常人也仕魏爲高平郡守太祖令居麾下甚見親遇
孝武西巡授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之有臂
豈可暫離本州之榮乃私事耳於是令賢代行州事東魏北
豫州刺史高慎請舉州降時齊神武屯兵河陽諸將以慎所
據遠遠憚於應接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
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
意事或可濟如願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遠所

言差強人意投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潛
師而往援慎以歸投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遠
善接畧有幹畧每厚撫境外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
之至有事泄被誅亦不以爲悔嘗獵於沙柵見石於叢蒲中
以爲伏兔射之獵入寸餘太祖聞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有
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耳除尚書左僕射遠辭曰遠
秦隴匹夫平生志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至於此僕
射任居端揆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
祖不從太祖以第十一子代王遼今遠子之時太祖嫡嗣未
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召羣公謂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四

元

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獨孤信明帝后父
也衆未有言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爲世
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新信便拔刀而起太祖還曰何
至此信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盡從遠議遠出拜謝信曰
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孝閔踐
祚進位柱國大將軍遠子植太祖時爲相府參軍掌朝政及
晉公護執權欲誅護謀世護出植爲梁州刺史廢帝召植還
朝護謂遠曰公兒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
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
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云植

在門外護大怒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乃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復云遠聞之自投於床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及護誅詔贈太保諡曰忠植弟基尚義歸公主封清河公太祖威權震主魏廢帝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哥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孝閔踐祚除海州刺史以兄植事合坐死既以主貴又奉父穆請以子代得免史臣曰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

史記卷一百五十四終

史記卷一百五十四終

史記卷一百五十五

周書四

列傳

長孫儉

長孫儉洛陽人本名慶明少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相見荆襄初附授儉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非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有犯者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與儉書曰近聞公

史記卷一百五十五

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謂愛公志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儉清正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刑罰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耕桑習武事邊境無虞史人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敬畏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食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復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梁岳陽王蕭察內附遣使人朝至荊州儉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聲音



如錦爲鮮卑語。遣人傳譯各問客情。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葛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有章。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好。內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徵儉入朝。問其經畧。儉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國家既有蜀士。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曰。如公言。吾取之矣。遣儉還州。密爲之備。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命儉鎮江陵。封昌寧公。遷大將軍。總

身錄

卷之五十五

二

管五十二州。儉嘗請開奏事。時大雪。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無情容。及卒。遺啓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賜宅。還官。從之。追封鄒公。荆民趙超等七百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許之。詔曰。儉以賜宅宏麗。請以還官。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慚曩哲。官尋嘉尚。弗忘於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遂以其第別給。今還其妻子。

長孫紹遠

長孫紹遠。字師洛。陽人。聰慧過人。父稚。作牧海春。紹遠年十三。稚嘗記王頌文學士也。問其盟記。白稚請試之。於是試以月令。紹遠讀一徧。誦之若流。頌歎服。魏孝武初。遷錄尚書事。

奏黃鍾下
應有作黃
鍾三字

太祖謂羣公曰。長孫公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孝閔踐祚。封上黨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惟黃鍾不調。每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鐘。其音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啟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泊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簇爲人。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

史籍

卷之五十五

三

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亦猶天子端拱。羣司奉職。爾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齊之衰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十一月調用六月之均。是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漢非至理。紹遠曰。按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爲宮。大呂爲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體。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爲至理。無乃不可乎。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

臣以祝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
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
冬之調又曰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
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
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然則還相為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
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為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
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為正謂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
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為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
且調妙合真體然八章平濁有何足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
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
史緯 卷一百五十五

荀彧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畢當別奏聞紹遠疾篤謂其子
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
廢去正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
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為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疾
其乃上遺表曰謹按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
縣八佾氏之鍾十六冊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
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推而言足為龜鏡
伏惟陛下受圖若帝接統玄精泰漢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
武有事于文臣獨辭之而況陛下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
願撫御萬機不勞收八從七帝省表涕零贈柱國大將軍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五

耳乃黃鍾
武王過矣

奏周用七
音律何以
八百亦不
在此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五

日獻弟澄涇州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宴言孝經立行之本
諸公宜各引要語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一曰匡
救其惡座中哂之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如有所
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明公恩慈實無所須澄雅
好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喜人爾與常恐座客請歸每
敕中厨別進饌饌留之

斛斯微

斛斯微字士亮椿之子也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盞米
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選精諸典故創
新改舊方始備焉樂有鐸于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

莫之識微見之曰此算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簡持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遂取以合樂焉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咸服背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太宗伯封岐國公高祖崩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同請依禮七月帝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除名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其委任之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今與徵議之徵駁奏曰禮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今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性情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按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庭今若益之於何陳列譯之笙管竊謂無用帝納之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開樂不樂開尚不樂而况作乎鄭譯曰既云開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帝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備位師傳上疏極諫

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以佩刀穿獄墻送之出元被拷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卒隋文爲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帝未出徵怒遂還北出候徵已去久矣隋文以此恨之至是詔謚曰闇

赫連達

赫連達盛樂人勃勒之後也從賀拔岳征討有功遷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明畧過人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曰此

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用也謀遂定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遂以數百騎而赴平涼令達據彈爭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軍士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受制於賊今若掠之何謂義師遂以恩信民皆悅附太祖嘉之悅平封魏昌伯除雲州刺史即本州也進爵爲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夜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請急攻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也彼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傷况因獸猶關成敗未可知乎武遂受術降師還加侍中遷大將軍夏州總管性廉儉胡民有餽羊者達欲招納異類

報以糧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尉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出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進柱國樂川郡公卒

韓果

韓果武川人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遷驃騎大將軍褒中郡公拜少師進位柱國卒

蔡祐

蔡祐陳留人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太祖太祖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召元進等入計事太

史書

卷之一百五十五

八

祖目祐祐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斬之一坐戰慄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謂祐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封其鄉伯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率左右十餘人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不富貴耶祐罵之曰吾取汝頭自當封侯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令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豈慮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乃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

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守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授京兆郡守太祖與齊神武戰於邙山祐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鐵猛虎也皆避之進懷寧公孝閔踐祚拜少保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泣諫不聽尋而帝廢世宗與祐相友昵卽位禮遇彌隆每有異味輒以賜祐拜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宵夜列炬鳴笳送之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婚姻不願結勢要出鎮原州卒祐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言太祖歎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諡曰莊祐弟澤邛州刺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田弘

田弘高平人太祖嘗以所著鐵甲賜弘曰天下若定還孤此甲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授車騎大將軍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百餘傷被骨者九馬被十箭朝廷壯之孝閔踐祚封馬門公除岷州刺史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濇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二柵遂破平之進位柱國大將軍拜大司空少保出爲襄州刺史卒

梁臺

梁臺，長池人，保定四年，拜大將軍，中部縣公。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惡禦之，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死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臺數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拜鄆州刺史。臺性疎通，恕以待物，流民以仁愛為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辭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踣蹶，馳射弋獵，矢不虛發，以疾卒。

宇文測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族子也。尚魏宣武女平陽公主，拜駙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十

都尉，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令密為之備。孝武西遷，測從之，封廣川公。太祖為丞相，以測為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驛騎大將軍，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抄掠，有為汾人所獲者，測命解縛，置之賓館，引與相見，為設酒食，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慚，不復為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太祖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問我骨肉？」命斬之。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先是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多積柴，

清開如後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十一

仍遠斥候，知其動靜，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請置戍兵以備之。拜太子少保。卒。測性仁慈，好施與。在洛陽日，曾被竊盜，失其妻公主衣物。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盜坐死，乃不認之。盜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艱狃，此人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測弟深，年數歲，累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為軍陣之勢。父永見之，喜曰：「兒後必為名將。」大統元年，為丞相主簿。齊神武屯蒲坂，遣其將賈泰趣潼關，高昂圍洛陽。太祖將襲泰，諸將難之。深曰：「賈泰，欺之驍將也，頑內而勇，戰勝而輕敵，數每仗之以為禦侮。今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賈泰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銳卒，潛出小關，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恃重，未即救之，則泰可擒也。既虜賈泰，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說太祖進取弘農，克之。太祖大悅曰：「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率大眾渡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太祖問其故，曰：「高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圖也。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賈泰，復謀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敗也。請假深一節，發王屋之兵，邀其走路。」太祖然之。大破齊軍，拜更

部下大夫孝聞受命進驃騎大將軍封安化公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奇諫好讀兵書在近侍每進籌策及任選曹頗獲時譽從弟神泰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卒贈少師恒雲蔚三州刺史子孝伯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弟內及長與高祖同學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恩相啓發由是晉公獲弗之猜入爲右侍上士侍讀賜以十三環金帶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機務皆預焉高祖將誅晉公護孝伯奏密議護誅授東宮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高祖曰皇太子德粹未聞臣恭宮官實當共責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訓護聖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主

費不然悔無所及帝敕容口卿所言可謂鯁直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願陛下深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前選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嘗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否答曰皇太子比體天成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持帝贊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爲此言公得無誑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默然久之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添戰功加大將軍進廣陵公賜金帛及女伎等車駕還幸常令居守高祖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

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授總督衛兵馬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即位忌齊王憲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復顧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憚乃與于智鄒譚等圖之令智告憲譚遂誅憲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譚預焉軍還孝伯主軌以白高祖高祖怒捷帝數十除譚名譚既被親昵帝追感被杖問譚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譚曰事由孝伯王軌譚因言王軌將廢事帝誅軌謝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主

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曰堂上有老母地下有先帝爲臣爲子將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和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可各行其志運求出爲秦州總督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屢諫帝愈銜之會稽胡反以孝伯爲總督討平之軍還帝欲殺孝伯責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曰齊王忠於社稷爲釋小嫌寧加之以罪臣又何言且先帝囑臣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慚愧首不答命將出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隋文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令收葬復其官爵高祖曰宇文孝伯實周之

自來在生
其有亡也

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敬嗣

史寧

史寧建康人賀拔勝爲州刺史以寧爲軍司東魏遣侯景寇州寧隨勝奔梁梁武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嘗使卿衣錦還鄉寧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倘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游注橫流梁武爲之動客在梁二年寧謂勝曰朱異旣爲梁主所信請往見之寧與勝見異申以投分之言徵託思歸之意異爲奏聞梁主許勝等歸大統二年歸關除涼州刺史宕昌羌獫狁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連結傍乞鐵忽等詔寧

史寧

卷之一百五十五

古

與宇文貴討之寧進兵破其柵獫狁將百騎走投生羌羣康王彌定得復位寧以未獲獫狁密圖之乃揚聲欲還獫狁聞之復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將軍功已立矣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獫狁斬之并執羣康王送關所得軍賞分賞將士無所私焉封安政公就拜大將軍寧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賜寧謂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

州將襲吐渾太祖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渾奔南山木

汗將分兵追之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其二城是吐渾巢穴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木汗從北道向賀其寧趣樹敦渾安周國王率衆迎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渾主奔賀其留其征南王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渾人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闕寧兵入生獲征南王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周回五十餘里欲塞寧路寧攻其柵破之俘斬萬計木汗亦破賀其勝渾主妻子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遣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哭厥以寧所圖必破畏懼

史寧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三

之曰此中國神智人也被徵入朝屬太祖崩懷悲慟不已請赴陵所盡哀孝閔踐祥拜荊州刺史卒子雄尚太祖女永富公主

陸騰

陸騰字顯聖侯之後也慷慨有大節遷通直散騎常侍魏孝武西遷騰留郡爲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城陷被執太祖釋之與諸騰盛論東州人物敘述時事辭旨抑揚太祖歎曰卿真不肯本也拜帳內大都督授龍州刺史使通江油路直出南秦謂之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憑據巖險騰多遣飛梯夜擊破之執廣嗣

武於鼓下其黨任公忻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是墮軍實而長寇讐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驛騎大將軍轉江州刺史陵州木僊縣抄劫詔騰討之徐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乃於城下設聲樂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棄兵仗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縱兵討擊盡殺之鐵山縣抄斷內江路騰進軍討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三萬戶信州蠻蠻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詔騰討之騰沿江南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巴蜀悉定詔樹碑紀功焉前後賞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遷江陵總督陳將章昭遠圍江陵李遷哲守外城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七

陳將程文季夜來掩襲遷哲營亂騰開門奮擊大破之加位柱國封上庸公拜大司空卒

賀若敦

賀若敦代人也父統為東魏潁州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賜爵當亭公除北雍州刺史卒贈司空敦少有氣幹統之謀執迅也應事不果沉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曰大人往事余朱氏禮遇獨重韓陵之役屈節高歡既非故人又無功敦以天下未定且相委任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願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大寬山賊張世顯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

悅謂左右曰我小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畧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破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信言於太祖授都督封安陵伯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怒圍內唯有一鹿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乘馬步逐至山半蹕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資加驃騎大將軍開府進武都公陳將侯瑱圍湘州退絕糧援令敦渡江赴救敦被之乘勝徑進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瑱援既絕敦分兵抄掠以克資費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人各持囊若欲給糧者因名側近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七

村民陽訪問之令於營外遙見之瑱以為資敦修營壘遣使示以持久湘羅之閒遂廢農業土人常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與兵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敦乃別率一馬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遂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殪之後實有饋餉及亡命者瑱謂敦之詐反擊之相持歲餘瑱無如之何求以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舍我百里當為爾去瑱留船於江將兵去津路

百里敦徐勒衆而還。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保定五年，除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建德初，追贈大將軍。

權景宜

權景宜，天水人，爲外兵郎中。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宜率徒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景宜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畧盡。景宜投民家自匿，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太祖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宜陽驛。有大軍，積至東魏將段琛，率衆至九曲，憚之不敢進。景宜恐琛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太

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西遁，與饒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皆降。太祖留景宜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授大行臺右丞，進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封顯親男。除南陽郡守，郡降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景宜並除之，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民得安業。百姓立碑頌德。除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屢來攻逼。景宜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餘級，敵兵退走。進車騎大將軍，鎮荊州。隨州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黃道玉，聚衆爲寇。景宜與英書，稱道玉凶暴，歸功於英，英信之，率衆而至。景宜執而戮之，進拔應城，獲夏侯珍洽於

是應澄安隨皆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授并州刺史，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討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降。天和初，授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降，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宜到夏口，陳人已至，景宜以任遇隆重，遂自矜伐，受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艦器械，靡有孑遺。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宜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特赦之，遇疾卒。

郭賢

郭賢，陽州人，以功授都督。大統二年，齊神武陷夏州，太祖慮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十九

其南下，賢曰：「高歡兵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卒，關中振駭，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與駕西遷，六軍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幽夏荒阻，千里無烟，縱欲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矣。」齊神武果退。進車騎大將軍，饒同三司武成二年，遷安州刺史，進樂昌公，卒，贈少保。

王勇

王勇，武州人，本名胡仁，除衛大將軍，祁山之戰，胡仁率敢死士三百人，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

常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有殊功。太祖賞帛二千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封新陽公。以討茹茹功，別封永固伯。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進位大將軍。勇性雄猛，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柱國侯莫陳崇勸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問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慚恚，疽發背而卒。好勝者必遇其敵

耿豪

耿豪，鉅鹿人。本名令貴，拜前將軍。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主

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封平原公。從太祖戰於邛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戰數合，殺傷甚衆。豪謂左右曰：「吾堂堂役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遂坐人也？」當時咸謂已殺俄奮刀而還。拜北雍州刺史。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豪性驕悍，言多不遜。太祖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自謂意氣冠群，終無所屈。李穆、蔡祐與豪同時，開府後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開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蔡祐李穆丞相臂膊，王身耿豪丞相咽喉，咽喉在上，故爲勝之。」十六年卒。太祖痛惜之，贈

朔州刺史

高琳

高琳，其先高句麗人也。琳母嘗被襖酒漬，見一石，光彩潤澤，遂持以歸。夜夢見仙人謂曰：「夫人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累遷衛將軍，從擒莫多婁貨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勇冠諸軍。太祖曰：「公我之韓白也。」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瘡而遁。謂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車騎大將軍，封健爲公。明帝宴羣公卿士，命賦詩言志。琳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漢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尚未欽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副衛公直鎮襄州，進位柱國，卒。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主

李和

李和，本名慶和，狄道人。賜姓宇文氏。太祖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畧明贍，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封德廣公。爲洛州刺史。和仁恕，訓物獄訟簡靜。隋開皇初，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賜名。朝廷已華慶和父之所命，義不可違，遂以和爲名。卒，贈司徒。侯植，上谷人。從于謹平江陵，拜驃騎大將軍。孝閔踐祚，封沂

侯植

源公時帝幼冲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任及護誅趙貴諸宿將多不自安植謂龍恩曰今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共爲唇齒尚憂不濟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不惟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兄既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用植乘間言於護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明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天子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此言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與龍恩言忌之植憂悸而卒贈大將軍諡曰節子定嗣及護誅龍恩與其弟大將軍萬壽金預其禍高祖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注

賈熾

賈熾字光成平陵人漢靈帝時馬門太守統選實武之難人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徙家於代熾以功拜武厲將軍魏孝武卽位茹茹諸蕃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知熾善射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命射之賜應弦而落諸蕃人咸嘆異焉帝大悅賜帛五十疋帝西遷熾及兄善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四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至卬山熾下馬背山抗之俄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破壞熾乃總

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殺傷既多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授大將軍原州刺史城北有泉水熾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惟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封廣成郡公孝閔爲造第熾辭以干戈未假不宜輒發徒役進鄧國公大宗伯先是太祖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獲十七頭護獲十一頭護耻其不及因以爲嫌熾以高祖年長勸護歸政護惡之左遷宜州刺史及護誅後太傅帝謀伐齊熾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陛下誅前鯨鯢廓清寰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注

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高祖壯其志以熾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眞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贈帛千疋進上柱國雍州牧及宣帝營建東京以熾爲營作大監隋文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不肯署歲時人高其節隋文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卒年七十八子茂嗣

于翼

于翼謹之子也尚太祖女平原公主封安平郡公謹平江陵所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待

遇之太祖間之賜奴婢二百翼不受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高祖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相傳金委翼選置時稱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翼心腹內懷猜忌轉小司徒加柱國外示崇重實疎斥之及誅護帝遣翼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家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餘孽皆陛下骨肉臣聞疎不問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異姓竊所未安帝乃遣趙王盛代翼齊陳二境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高祖將圖東討詔邊城益儲儲加戊卒二上者不若解邊嚴戒防戍繼好息民敬待來使彼必喜於通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勳進并請入朝許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拜太尉三年卒

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杜陵人以字行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遷南兖州刺史東魏將段瑛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患之乃遣謀人訪道恒手迹令善書人偽作道恒與孝寬書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令謀送於瑛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經畧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瑛轉晉州刺史鎮玉壁齊神武領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城下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縛木接之令極高多積戰具以禦之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舍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守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灼爛城外復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排梢莫之能抗孝寬縫布為綬隨其所向張設之布懸於空中車不能壞城外縛松於竿灌油加大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鐵鈎利刃火竿一來以鈎刃遙割之城外四面穿地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崩壞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橋以

扞之敵終不得入神武遣泰軍祖延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即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耳延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軍士何事相隨人湯火中那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公邑萬戶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在山東被鐵至城下臨以白刃曰若不早降便戮之孝寬慨然激揚士卒感動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死傷者半智力俱困因發疾夜遁遂殂授驃騎大將軍封建忠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兩輒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美

受孝寬勸部內當據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太祖見之曰豈得一州獨爾今諸州夾道一里植一樹十里植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拜尚書僕射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母在彼因其請和或可致之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接對使人兼諭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甚悅時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放還致書具陳朝廷欲救鄉好齊遂以禮送護母還孝寬善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皆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主帥許金孝寬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汾州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主

北隴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患之而地入於齊欲常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徙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築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稱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未進孝寬令汾水以南傷介山覆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進位柱國晉公護將東討孝寬啓陳不可護不納大軍果不利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勢師數戰彼有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峭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連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國之寶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不從天和五年進爵鄧國公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築城汾北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債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債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汾瀨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無辜之人猶爲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巖知卜筮謂孝寬曰來

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傳之於蕭蕭與光有隙間而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往歲出軍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之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惟有毀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山南號銳汾河而下復造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各募關河之外勁勇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五

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機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金趙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有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惟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閭閻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觀之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推枯其三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昔席卷之威持

建德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兪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畧遂使漳滏遊魂更存餘燄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邊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併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元衡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及帝凱旋幸玉壁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上柱國除徐州總管遣孝寬率衆攻壽陽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密送誠款五門陳之險要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五

遽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夾堰已無及於是退走江北悉平宣帝崩隋文輔政尉遲迥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以此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起鄉孝寬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來候孝寬與貴語察其有變遂稱疾徐行遣人至相州求鑿窰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達長文奔回孝寬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輒停留由是不及咸謂孝寬曰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鮮卑迥若先據之爲禍不小孝寬乃入保河陽城內有鮮卑八百人家在

鄉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迴孝寬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道鮮卑
詣洛受賜既至洛陽金留不遣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
東伐軍大河陽迴儀同薛公禮圍懷州孝寬擊破之進次懷
縣城既要衝雉堞牢固迴兵掠之將士以此城富路請先攻
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
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武陟被迴于惇惇奔鄴軍次於鄴迴自
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殺關東平凱還京師卒年七十二附
太傅雍州牧諡曰襄孝寬在邊多戰屢抗強敵所有經畧布
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
晚有眼疾猶令學士讀而聽之于總為京兆尹帝嘗戲總曰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孝

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曉正色曰陛下
臣非分竊謂已蹇愚誠今奉嚴旨猶似未服丹亦豈可久系
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
從武帝東征先驅陷敵於并州戰歿贈上大將軍河南郡公
諡曰貞孝寬兄字敬遠濟於榮利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
也謝疾去前後十見後辟皆不應太祖備加禮命竟不能屈
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焉
有慕其閑素者載酒從之曼為之盡歡明帝禮敬愈厚為詩
以招之曼荅詩願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
曰逍遙公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曼至宅訪以政事曼

其不情于
此舉非
非名義

仰視其堂嘆曰酣酒嗜音璇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以獲
不悅陳遵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曼名請與相見許之弘正
造曼談論盡日恨相遇之晚武帝嘗與曼夜宴大賜綵帛令
侍臣數人負送出城曼惟留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益重之
孝寬為雍州總管曼至州與之相見將經孝寬以所乘馬及
鞍勒與曼曼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素道
符歷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捨舊錄新非吾志也於是
乘舊馬以歸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曼辨其優劣曼以
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淺淺其理實無優劣乃著三
教序奏之帝稱善宣帝在東宮遣曼書并以所乘馬迎之問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五

孝

以立身之道曼曰傳云儉為德之基侈為惡之大欲不可縱
志不可滿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曼子瓚隨州刺史病故
孝寬子總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並至家人悲慟而曼
神色自若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撫柔如舊曼雅
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善可稱皆接引之與族
人處玄安定梁驥為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老來感
削其髮預戒其子曰吾死一日可斂以舊衣使棺足周屍填
高四尺橫廣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望一奠勿設牲牢
親友以物弔祭者並不得受汝輩勿違吾志也卒年七十七

申徵

申微字世俊，魏郡人。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僭劉彥龍為及榮死，瓜州表榮子康為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眾，以微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微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微單使，不以為疑。微遣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微復使贊成其住計。彥從之。遂來至館。微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微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嶽之重，恃遠背義，不恭官職，毀辱使人，輕忽詔命，罪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恨不得申明明罰以誦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城

史纂 卷之一百五十五 重

內無敢動者。使還都。官尚書。大統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肅請刺史以微信洽西土。拜瓜州刺史。微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安之。微兼尚書右僕射，驍騎大將軍，封博平公。微性勤敏，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吏不得為姦，由為製州刺史，舊俗官人皆通餽遺。微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微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中使君手迹，竝寫誦之。天和六年，致仕卒。」

盧柔

盧柔字子剛，涿人也。質拔勝，牧荊州。以柔為行臺郎中。孝武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欽梁國，可以庇身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還，東魏遣侯景襲豫城，勝敗。遂南奔。柔從之。勝類長梁武求歸關中，梁武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制，因遣舍人勞問，并遣繒錦，後與勝俱還。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棄船山行，羸羸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大半。至豐陽界，遇雨失道，獨宿偃

史纂 卷之一百五十五 重

木之下，水濕寒凍，殆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客城男。太祖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太祖知其貪，解衣賜之。進中書監卒。

趙剛

趙剛洛陽人。父和，魏陸良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還。即罪戮死，無所恨。」言訖號慟。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卒。剛為魏孝武閭內都督。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馬景昭率兵赴關，未及發，而孝武西還。景昭集府僚議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神武。剛抽刀砍地曰：

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遂率眾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祖歡起兵應景，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然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令剛齋書招魔憐，剛還仍說魔憐斬祖歡，以州西歸魔憐。使剛入朝，剛見太祖於勦上，具陳關東情實。太祖嘉之，封臨汝伯，賀拔勝、獨孤信、金流寓江左，剛言於文帝，請追復之。以剛為兼給事黃門侍郎，齋移書與梁梁州刺史杜懷寶論鄰好，并致請勝等移書懷寶與剛盟，秋受移送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尋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還。除潁川郡守、高慎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五

詩

惜樂若臣
不聞此言
所以貽笑

史緯卷之一百五十六

周書五

列傳

王悅

王悅字樂喜，藍田人。拜大行臺右丞，侯景據河南來附，請兵為援。太祖遣韋法保質輔順德帥眾助之，悅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為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百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理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鄙小嫌，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一

不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乃遣行臺郎中趙士遷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奉閔陵祚拜驍騎大將軍，大都督，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封河北縣公卒。

趙文表

趙文表其先天水氐人也。保定元年，拜車騎大將軍，從宇文貴使突厥迎皇后，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行，徐文表慮其為變，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藩，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為變，今君以可汗之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可乎？莫緣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進位大將軍，封伯陽公，拜吳州總管，時于顗為吳州

刺史隋文執政尉遲迴舉兵人懷異望頡自以周家肺腑
文表圖已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頡遂手刃文
表因云文表謀反隋文恐頡為變授頡吳州總管以安之後
知文表無異志聽其子仁海襲爵

楊樹

楊樹正平人豪俠有志氣余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
元徽逃難投樹樹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山由是樹以義
烈聞拜伏波將軍元頴入洛余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樹具
船以濟王師封肥如伯從孝武入關進爵為侯太祖攻拔弘
農河北猶附東魏樹父猛先為郡郡白水令樹與豪右相知

史華

卷之一百五十六

二

微行詣郡郡舉兵遂與土豪王覆憐等內外俱發拔郡郡
守程保斬之表覆憐為郡守以樹行正平穆事東雍州刺史
司馬恭泰城遁樹遂據東雍州太祖表行建州事東魏遣太
保尉景攻陷正平樹以孤軍無援謀欲拔還恐義徒背叛乃
偽為太祖書遣人若從外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又分土
人各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貴樹遂於夜中拔還郡郡東
魏遣薛榮祖鎮正平樹謀取之乃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盡
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樹從他道濟襲之進擊騎
將軍正平郡守保定四年加少師樹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
齊人戰常克獲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樹渡入敵境又

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之樹遂降齊樹慷慨壯烈及軍敗遂
為降虜以求苟免時論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令其子襲爵

裴寬

裴寬字長寬聞喜人親歿撫弟以友聞鄭孝穆常謂從弟文
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
之遊處除員外散騎常侍魏孝武西遷寬謂諸弟曰權臣擅
命乘輿播越戰爭方始當何所依諸弟不能對寬曰君臣逆
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
難於大石巖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之汾州刺史韋子粲降
於東魏兄弟在關中者咸從坐其季弟子真在洛窘急投寬

史華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三

寬納之獨孤信聞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相負今日獲
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得不坐投都督從防主筆法保向賴川
解侯景圖景密圖南叛以事計未成軍中將帥必躬自造尤
親附法保寬謂之曰侯景役帶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
未可信若仗兵以斬之亦一時之計也如日不然便須渡加
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寬與東魏將彭樂
相戰於新城被擒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
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勿懷異
圖也解銀付館厚加禮遇寬執臥體夜縋而出因道遇太祖
謂諸公曰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厚遇如此乃

冒死歸我，雖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署寬都督，封夏陽男，賜衣馬，遷河南郡守，鎮孔城。齊伊川郡守梁鮮常在境首抄掠，太祖命寬圖之。鮮行過妻家，惟牛宴飲，既醉之後，不復自防。寬密偵知，遣兵襲斬之。加驃騎大將軍，除沔州刺史。州城卑狹，寬恐秋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白襄州總管請移城於羊蹄山，不許。寬乃度量常年水至之處，豎大木於岸，以備敵船。陳將程靈洗來攻，會雨水暴長，所豎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以大艦臨逼，拍干打樓，即時摧碎。弓弩大石晝夜攻之，苦戰三十餘日，死傷過半。女垣崩盡，陳人遂上城，短兵相接，猶經二日，外無繼援，城陷被執。卒於江左。子義宣從御正杜杲使

史籍

卷之七十五十六

四

崔謙

崔謙，字士遜，博陵人。賀拔勝鎮荊州，以謙為行臺左丞。魏孝武帝將備齊神武之逼，詔勝引兵赴洛，軍至廣州，帝已西遷。勝將旋所鎮，謙謂勝曰：「皇家多故，主上蒙塵，實忠臣効命之時。志士立功之日，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衆，若仗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奮？宜倍道兼行，謁帝關右，與宇文行臺同心協力，誅討不庭，則桓文之勳，復興於茲日矣。捨此不為，恐人皆解體。」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川還，未至州，州民鄧延引侯景軍奄至，勝戰敗奔梁。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為出軍，而嘉勝等志節，許其還國。乃命謙先還，通鄰好。魏文帝見謙，甚悅，謂之曰：「卿得生還本朝，忠貞之報也。」太祖素聞謙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男，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加大將軍，進武康郡公。荊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鄰齊寇，謙外禦強敵，內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謙隨賀拔勝在荊州，未幾遂踐其位，時以為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共立祠堂。四時祭饗于曠嗣。

史籍

卷之七十五十六

五

崔猷

崔猷，字宣猷，博陵人。父孝芬，吏部尚書，為齊神武所害。猷遭家難，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為之改容。既退，帝目送之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封平原伯，加車騎大將軍，侯

景祿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太祖以思政舊曰崔宜。賦智畧明膽。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否。思政初領兵襄城。後欲於潁川為行臺。遣魏仲啓陳之。并致書於賦。論將移之意。賦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阻。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領兵襄城。為行臺。治所潁川。置州道郭。鎮守。則表裏膠固。人無異心。縱有不虞。豈能為患。太祖遣仲還令。依賦之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為斷。陸攻。請三歲為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已往。惟朝廷所裁。太祖乃許之。及潁川沒。太祖深悔焉。太祖欲開梁漢舊路。

史籍

卷之七十五

本

命賦督儀同劉道通等。開趙東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於梁州。以賦為梁州刺史。世宗即位。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遵年號。賦以為世有流淳。運有治亂。故帝王以之沿革。聖哲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廷從之。世宗崩。遣詔立高祖。晉公護謂賦曰。今奉遺遺。有君以為何如。賦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事雖不行。當時稱其守正。陳將華皎來附。晉公護欲徵南伐。公卿莫敢言。賦獨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雖加撫循。而瘡痍未復。近者長星為災。上玄所以垂鑒。誠也。誠宜修德。以禳天變。豈可窮兵極武。重其贖負哉。方今陳氏保

境息民。敦守鄰好。無容違盟約之重。納其叛臣。護不從。其後果敗。開皇四年卒。

裴俠

裴俠字嵩和。解人也。年七歲。猶不能言。後見羣鳥蔽天。舉手指之而言。年十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魏正光中。拜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敕書。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就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國歡有立至之憂。西寇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還。俠將行。妻子猶在東郡。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之祿。寧可以妻子易國。遂從入關。賜爵清河伯。除丞相參軍。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周文帝嘉其勇決。曰。仁者必有勇。因名為俠焉。進爵為侯。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舊有漁獵。夫三十八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不以入私。收庸直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

史籍

卷之七十五

七

齊周開國
二諸侯

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俠齊與諸牧守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
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無敢
應者太祖乃厚賜之朝野歎服號爲獨立使君俠撰九世伯
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自潛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
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從弟伯鳳世彥金爲丞相府佐笑曰人
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濯職
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吾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
沒流芳於典策今俠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
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孝

史

卷之七十五十六

八

閑賤祚加驃騎大將軍進爵爲公轉工部中大夫司空掌錢
物典李貴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
公清嚴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俠嘗遇疾沈
頓許國公貴來候疾見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還言之於帝
帝爲起宅併賜良田十頃奴隸耕牛糧粟莫不備足紹紳榮
之卒贈太子少師諡曰貞河北吏人感俠遺愛作頌紀其清
德焉子祥長安令爲權貴所憚居俠喪以毀卒

薛端

薛端字仁直薛六世孫遷吏部郎中每啓太祖云設官分職
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官太祖凄然之魏帝廢近臣勅

太祖踐極太祖召端問之端言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
以不廣請待龜蓍僞然後俯順樂推太祖撫端背曰成我
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以
賜之賜姓宇文氏進吏部尚書端久居選曹雅有人倫之鑒
擢用咸得其才封文城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不
可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卒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
州里弱冠爲丞相祭軍事京兆韋良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
數候之談宴終日良以從孫女妻之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
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棲遑徒勞苦
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仕塞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何

史

卷之七十五十六

九

其樂也裕曾夜飲夏家後庭有井裕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
裕便却行遂落井坐中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有不測
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小事耳方當逾於此也人
問其故裕曰近夢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誅之者數人
太祖惜之贈洛州刺史族孫善爲秦州別駕齊神武敗於沙
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
善與從弟慎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善以背
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圍門俱叨封邑遂與弟慎固辭不受
晉公護執政僕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
在權門善白之護殺軌遷京兆尹及卒武帝以善告齊軌事

謚曰繆善弟慎丞相府置曹參軍太祖於行臺省置學取丞
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
經後子史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彥等十
二人應其選以慎爲學師考諸生課業太祖雅好談論併簡
名僧識玄宗者於第內講說命慎等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
由是四方競爲大乘之學由爲湖州刺史州界雜蠻夷以劫
掠爲務慎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令首領每月一參或言事者
不限時節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
諸蠻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眞民父母也徭貢而至者千餘
戶蠻俗悍戾之後父母即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
其賦役風化大行以疾去官卒

段永

段永匹碑之後也爲平東將軍封沃陽侯賊魁元伯生率數
百騎西自峭濱東至華洛屠陷塢壁所在爲患魏孝武遣京
畿大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曰此賊既無城
柵唯以寇抄爲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也
今星馳電發出其不虞宿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微兵而後往

彼必遠竄雖有大衆無所用之帝命永代昭以五百騎討之
永規知所在倍道兼進遂平之帝西遷永不及從乃結宗人
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除北徐
州刺史進爵爲公拜大將軍卒

令狐整

令狐整燉煌人孝武西遷河右擾亂邪彥竊瓜州拒不受代
整與開府張穆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太祖嘉其忠節
表爲都督城民張保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
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爲
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殺整以整人望外加禮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上

內甚忌之整偽相親附而密圖之今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
結爲唇齒今東軍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禍
必相及宜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東軍可破然後保境
息民計之上也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
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整兼資文武才堪統
御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從其計以整家在城中弗之疑也
遂令整行整至玉門召集豪傑陳保罪逆馳還定晉昌斬呂
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棄保來附保奔吐谷渾衆議
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毒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
不義今者同心戮力務在除凶若其自相推薦復恐效尤致

嗣於是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以狀聞詔以申徽為刺史徽整赴關授壽昌郡守封驍武男太祖謂徽曰卿早建殊勳今官位未足酬實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除撫軍將軍整以國難未寧願舉宗効力進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士眾忘羈旅盡其力用太祖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世濟其美者也整遂祖漢建威將軍邁不屈於奔其子稱避地河右云除驍騎大將軍加侍中進彭陽公晉公護執政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護以此疎之卒謚曰襄整弟休樂曹參軍時功臣多為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功勳望應得本州但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主

朝廷藉公無容遠出乃以休為燉煌郡守

司馬

司馬喬楚之曾孫也為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於溫城送欽授北徐州刺史河內四千餘家歸附並喬楚舊命領河內郡守安集流人十五年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眾入關者加重賞喬領千戶先至太祖欲封喬喬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皆誠心內發豈喬能率之乎今乃封喬是賣義士以求榮也太祖從之拜其妻元氏為襄城公主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喬隨上庸公陸騰討之喬自開州道人遣使宣示勸解蠻酋冉三公等三

十餘城皆降進次雙城蠻酋向寶勝等率其種落據險自固晝夜攻圍自春至秋五十餘戰寶勝力屈乃降出師再期羣蠻率服拜信州刺史遷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喬清約不事生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界廬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

寇傷

寇傷字祖傷昌平人性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利得絹五疋傷後知之曰惡本之陰不可暫息益泉之水無吝悞歟得財失行吾所不為訪其主還之為司空府主簿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眾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主

田給椿傷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今損不足以給有餘欲使需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魏孝莊嘉之拜司馬出為梁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為盜賊傷乃令郡縣立庠序勸其耕桑教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將曹瑛之領興與屢獲賊塲傷遣長史杜休道攻克其城擒瑛之在州清苦秩滿兵于徒步而還大統二年東魏授傷洛州刺史傷因此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餘口入關拜秘書監封西安男除車騎大將軍傷以年老乞骸骨太祖弗許遂稱疾篤不復朝觀世宗欽重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傷不得已入朝世宗與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傷身長八尺鬚髮浩然容止端

史籍何乃
編年人地

詳音韻清明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前膝及僞辭還帝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神輿令於帝前乘山帝顧左右曰此唯積善者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於後時人榮之卒年八十二贈冀州刺史謚曰元僞篤於仁義期功孤幼者衣食之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僞結友僞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重僞業行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僞燕語彌日恆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重如此子奉位至大將軍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順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官大將軍護澤公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南

韓褒

韓褒字弘業潁陽人避地於夏州太祖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賓禮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褒曰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此天授也復何疑乎且侯莫陳悅不乘勝進取平涼反屯營洛水斯乃井中蛙耳往必擒之太祖爲丞相引褒爲錄事封三水侯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盜賊褒密訪之金豪右所爲而陽不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寒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乃悉召禁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北

於是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劫皆某等爲之列其徒侶姓名亡命隱匿者悉言其所在褒乃取名簿藏之大隋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一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告者旬日之間諸盜悉首盡褒取名簿勸之一無差裏金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除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富豪富豪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日富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獨免盜賊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加驃騎大將軍進爵爲公出爲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齊寇數入民廢耕桑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設備多被抄掠齊人喜曰汾州不覺吾至未集兵必不能追蹙由是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金送京師褒來日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以少保致仕褒性長厚歷事三帝高祖以師道處之每朝見必詔令坐與論政事卒謚曰貞

郭彥

郭彥太原人爲澶州刺史贊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民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澶州糧儲乏少每令

荊州遞送，自彥游職，合庚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來送款，其衆不知之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齊人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獲之。以南安無備，引軍掩襲，夜至城下，詐稱顯歸，門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封懷德公，從弱遲廻，攻洛陽，軍次豫州，彥攻之，刺史王士良出降，以彥鎮豫州，轉隴右總管府長史卒。

裴文舉

裴文舉，開喜人，爲益州總管府中郎，加車騎大將軍，蜀土沃饒，有勸文舉營利者，文舉曰：「利莫若安身，非貨之謂，是以不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六

十

爲非惡財也。除南青州刺史卒。

柳蚪

柳蚪，字仲蟠，洛陽人，天下喪亂，蚪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徵蚪爲行臺郎中，裴諷爲都督府屬金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諷，南省柳蚪，季海嘗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入朝，太祖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久之，爲丞相府記室，封美陽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

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

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誰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開誹謗之路，納忠諫之言，請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闕庶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除祕書丞，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時人論文體有古今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史錄

史錄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七

李相

李相，虎之孫也，爲黃門侍郎，太祖謂之曰：「卿祖在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不墜家風，孤以中尉卿勅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卽授，然無以易卿，乃奏相爲御史中尉，太祖之世，詔冊之筆，皆相所作，相嘗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了無華草，唯留心政事而已。』」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以此稱焉。

辛昂

辛昂，狄道人，爲小吏部，陸騰討信州蠻，詔昂運糧饋之，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反，圍郡城，昂謂同侶曰：「若待上聞，旬月方至，孤城無援，必淪寇賊。」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謂大軍赴援，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拜渠州刺史。

杜果

杜果，字子暉，杜陵人，爲司命上士。陳文帝弟安成王顓爲齊於梁及江陵，平項遷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命果使

史

卷之一百五十六

六

爲陳文帝遣使報聘，請畫野分疆，永敦鄰好。果更往分界，陳人以魯山歸我，帝拜項柱國大將軍，詔果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果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果曰：「安成之在關中，雖咸陽一布衣，然是陳之介弟，其體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思繼鄰好，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止俾魯山固當不食，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乃本朝蕃臣，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問諸朝廷？」文帝漸久之曰：「前言戲之耳。」接遇有加，果還，引升殿，文帝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小納言，及華峻來附，詔衛公道都

督元定援之，元定陷沒，自是連兵不息。武帝授果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黃門侍郎徐陵謂果曰：

「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果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執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在吞嚙，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果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旣以爲恩，衛公共元定渡江，執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果

史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七

曰：「元定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成焉，王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答。果因言和通之便，宣帝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仍使於陳，宣帝謂果曰：「長湖公等，雖築館處之，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旣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果揣陳宣意，欲以元定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旣不死節，安用此爲？」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宣帝乃止。及果還至石頭，遣人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果曰：「合從圖齊，豈唯敵色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還又使於陳，時

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果受之以歸。還溫州刺史封義興伯。隋開皇元年，進爵為公，除西南道行臺尚書卒。

尉遲運

尉遲運，字子為，右宮正。武帝幸雲陽宮，令運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衛尉王直作亂，襲衛尉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恐火盡，賊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几益火，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衛守兵因其退擊之，直大敗而走。是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六

手

夜微，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不可勝數。拜柱國，進盧國公，卒，贈大後丞。

王軌

王軌，太原人。武帝即位，拜上大將軍，封鄜國公。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與戰不利，退保州城。明徹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以軌為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斷其船路。乃決其堰以絕之，明徹破堰遠退。翼乘決水之勢，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潤，水勢亦衰，船礙於車輪，不得過。軌因圍而蹙之，唯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

與此處可
情同一否
心亦不虛
耶何

史記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主

三萬餘人，金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柱國，拜徐州總管。武帝命太子征吐谷渾，令軌與宇文孝伯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太子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得幸於太子，太子在軍中，頗有失德。軍還，軌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撻太子，除譯等名。軌與小內史賀若弼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奏曰：「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而弼比者對臣，漢以此事為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謂弼曰：『卿何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

本謂公密陳，賊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曰：「吾專心圖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言之，良為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將武帝嬪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演感其言，但以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金幼，故不能用。其說宣帝即位，復以鄭譯等為近侍，軌自知必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羅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君，便欲背德於先帝止當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翼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大衆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

帝不納遂誅之執立朝忠恕兼有大功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之

宇文神舉

宇文神舉文帝族子也父顯和魏安喜侯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在蕃時屬多難問計於顯和顯和請杜門靜處相時而動帝深納之及即位拜閭內都督齊神武專政帝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以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難全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改容曰卿我之

史

卷之七十五十六

主

王陵也從孝武入關封長廣公進車騎大將軍卒子神舉襲爵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并州平即授刺史州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為姦猾神舉勵精為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公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詔神舉討平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在反中見獲將解衣伏法神舉釋而禮之令草露布還并州總督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預焉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范陽之役威聲甚振帝忌其名望兼以宿憾使人齎酒賜之子同嗣位至大將軍

顏之儀

顏之儀字子升之推弟也之儀博涉羣書好為詞賦江陵平之儀遷長安世宗以為麟趾學士遷太子侍讀太子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坐不能匡弼獲譴唯之儀以累諫蒙賞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封平陽公宣帝崩劉昫鄭譯矯遺詔以隋文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昫等草詔署訖過之儀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昫等知不可屈

史

卷之七十五十六

主

之儀因難
文帝幸東
宮所請為
太子

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隋文大怒命引出將戮之以其民望乃止出為西魏郡守隋文踐位徵還京師進爵新野公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文帝望而議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於卿見之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卒

樂運

樂運字承業清陽人年十五江陵滅遷長安親屬被籍及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孝謹梁故都官郎

王澄次其行事為孝義傳授諸門學士高祖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謂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運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太子聞之甚不悅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也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

史纂卷之七十五十六

書

軌之內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衛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竊所未安不納帝德政不修而數行赦有運上疏曰臣按周官曰國君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書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薄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連疢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奸究之惡乎帝不納

而昏暴滋甚運乃與親諸朝堂陳帝八失一口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至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亮帝大聖尚資輔弼至尊未為聖主豈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至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賞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絕廢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肝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至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監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因國之微請准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為政

史纂卷之七十五十六

書

之大忌嚴刑酷罰非政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制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以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泰網密而國以茂章疎而祚永請遵經典金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斷犀為模本欲傳之後世至尊朝夕趣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諒以軍國之要不敷

稱勞。登客朝夕徵求。唯俱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為俳優。角
觥財力。俱竭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金停罷。七日。近詔上
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誠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
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
鋒。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銜口。至
尊。縱不能採誦。諱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諸停此詔。天下幸
甚。八曰。昔秦殺生。朝殿王。因之獲福。今象垂誠。此乃仁愛
之意。至尊雖減。庶幾懸。未盡銷。之理。誠願諸善道。修布
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若不
革茲人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特戮之內史。元巖曰。
史。卷之一百五十六

王褒

王褒。字子淵。儉曾孫也。褒識量通達。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

笑。博覽史傳。工屬文。褒姑夫梁祭酒蕭子雲。善草隸。褒相模
範。名亞子雲。梁武嘉其材。獎以弟都陽王恢之女。妻之。裴南
昌侯。遷秘書丞。拜安成郡守。侯景陷建業。梁元嗣位。褒將家
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其歡。拜侍中。遷吏部尚書。左僕射。
褒世曾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旬月之間。位昇端右。
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建業彫殘。江陵
殷盛。故府臣寮。皆楚人。願即都荆郢。元帝召羣臣議之。領軍
將軍胡僧佑等。請都江陵。元帝謂褒曰。卿意以為何如。褒性
謙。知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惟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審
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欲從僧佑策。乃於
史。卷之一百五十六

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為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
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復言。大軍征江陵。城
陷。元帝出降。褒與衆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
妙盡閑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金和之。競為凄切之詞。
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效。宗。僚。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
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
可謂過之矣。謂褒及王克曰。吾王氏甥也。卿等金吾之舅。氏
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投褒克殷。不害車騎大將軍。
從容上席。資饒甚厚。金荷恩盼。忘其羈旅焉。問帝踐祚。封褒
石泉子。世宗即位。篤好文學。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

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加開府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乘輿行幸褒常侍從褒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併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銑述幽蹤銷聲窮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其弟昔因多疾重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管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慕丹砂之說頃年事適盡容髮衰謝云其

史

卷之十一百五十六

天

黃矣不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榮總集觀陰陽日猶趙孟之租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羣羣羽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遼無日矣援筆覓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其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鏤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襟江南煥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陲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美離拆二仲不歸糜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謂老木可

求極為探擷昔吾壯日及第當年俱值邑照金歡衛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瑟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與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惘惘弟非茂齒尚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遠悲大房遊魂不反遠扶二產骸軀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願享黃髮猶與蒼鷹類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于澗于淵長為別矣程管操觚解渴俱咽為宣州刺史卒

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身長八

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徐摛為左

衛率瀛于陵及信為抄撰學士父子金在東宮出入禁闥恩

幸

禮莫比文詞綺麗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侯景作亂梁簡文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景至信先退臺城陷信奔江陵梁元帝除御史中丞封武陵侯加散騎常侍來聘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車騎大將軍孝閔帝既許遣驛騎大將軍義成侯洛州刺史為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



ZW 21181886514331

全明大
即此意

等十數人高祖放王克殷不害等還留信及王褒不遠世宗
高祖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趙滕諸王周旋欽至若布衣交
草公碑誌多相請託唯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
信雖位望通顯常有卿閣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
象初卒隋文帝深悼之贈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史臣曰周
氏創業築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綽盧柔之徒
咸奮鯀翼白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樸遂獲批魏晉靈
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
焉既而革車電邁清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
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世主王公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士聞問
之人莫不忌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翁丘陵之仰高倚川流
之宗漢渤也然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
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適於
鄉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
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
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鈔銘
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旨要舉其大端莫若以氣爲主以文
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蓋六經百代之英華橫展宋卿雲
之靈其詞也尚遠其旨也在凝其理也貴當其詞也欲巧

然後璧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
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
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觀矣士衡所謂難
能足以達意矣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六

羊